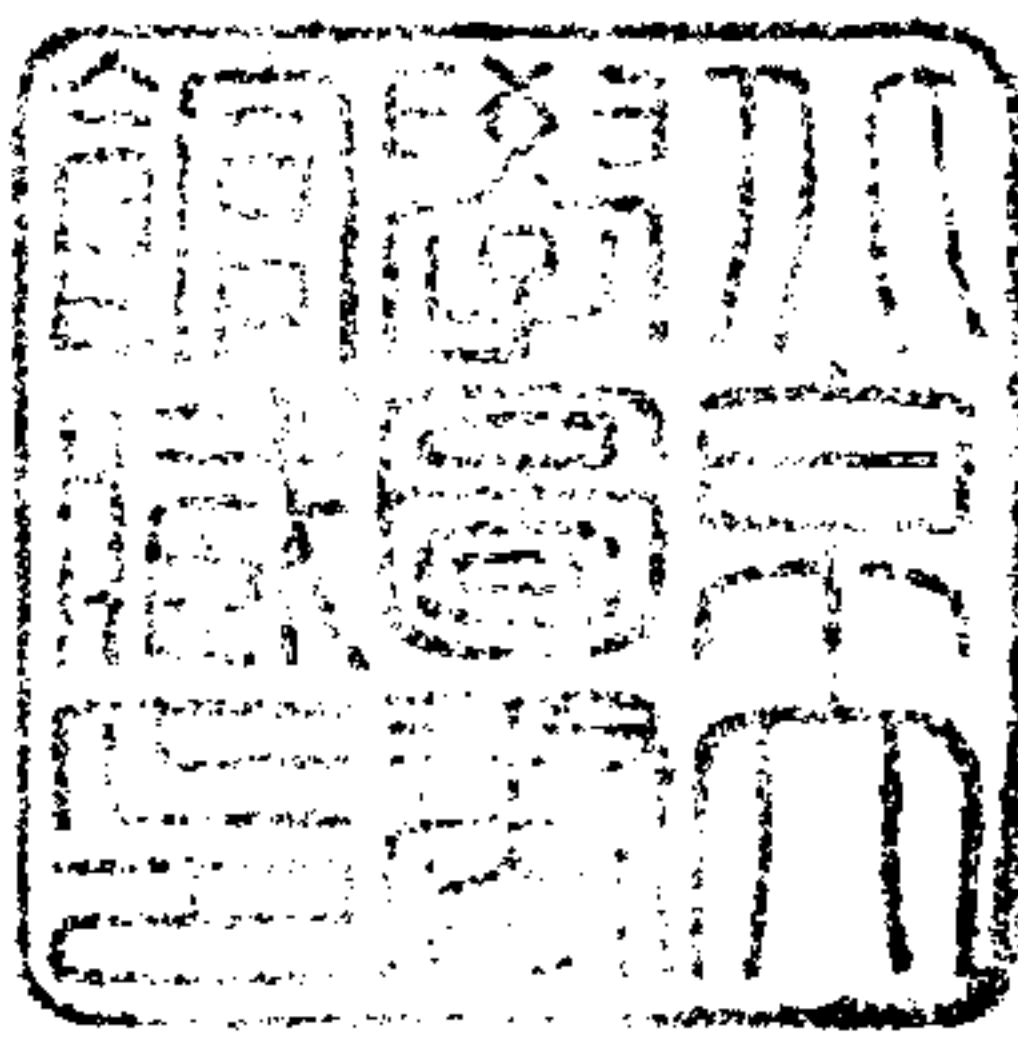


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九三三三・子部・儒家類

賈子次詁十六卷叙錄一卷〔清〕王耕心撰……………一

法言義疏二十卷汪榮寶撰……………一二七

潛夫論箋十卷〔清〕汪繼培撰……………三二九

忠經詳解一卷題〔漢〕馬融撰〔漢〕鄭玄注〔明〕陶原良詳解……………四七三

中說考七卷〔明〕崔銑撰……………四八七

太極圖說論十四卷〔卷一至卷十〕〔清〕王嗣槐撰……………五二九

2-1119/03

賈子次詁

海松
謹署

卷之二十一
賈子次詁

賈子次詁 叙錄

賈子次詁敘錄

新定賈子內外篇六十有七漢故梁太傅洛陽賈誼
著翼篇五則賈子傳記之屬三篇總十六卷正定王
耕心饌次且為校詁呂祛未寤既卒業敬為敘曰周
秦之際先聖之微言幾墜於地惟荀子踵孟子之後
攘斥異端扶翼政教赫然而呂警百世厥功偉矣當
是時非荀子之出且無呂要聖學之終其後雖歧說
遽起必欲推其學於真儒之外適自形門戶之陋於
賢豪命世之隆替無與也逮漢氏呂椎魯定天下襄
禮之士或呂通變自矜輔相之徒復誤解無為之旨

賈子敘錄

幾墜之緒且湮沒無遺時則子賈子崛起洛陽首呂
經世之學自助既秉伊傅之才復蘊忠貞之志其為
說悽愴往復若有不能已於言者呂是遠紹孔門之
四科遂兼叔孫氏之三不朽本所獲呂視荀子有過
之無弗及焉故論者謂三代呂後非賈子之出亦無
呂原聖學之始及董子繼之呂正義明道之說建儒
術不祧之宗相得益彰有非流俗運會所能掩者豈
偶然哉夫經世之要惟呂兼濟天下為榮瘁而已苟
不能知兼濟之得失天下亦奚呂儒為後世不達此
義記誦益工門戶益峻道義之是非乃益呂消一旦

強出所學曰應世變且適為通識所詬病然則賈子之學亦有志之士所宜盡心也先考府君博通乙部諸籍偏好賈子之為人同治中嘗著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補江都汪氏所未及小子精心少聞緒言壯知嚮往顧其時方究心於生死性命之奧未遑致力也其後涉世益深寔通政教得失之故因取賈子舊著五十八篇及史漢目次諸家所紀之文釋之乃知賈子之為學其志道據德之繁雖備見舊書而經世諸說非博求史漢諸家所紀不足曰盡兼善之懿蓋體用既殊精粗亦別後世諸君子惟知沿襲舊

賈子敘錄

上

文尋檢枝葉不獨無目知賈子亦非討論絕學之正軌於是創闢義例兼綜諸家重訂其書為內外二篇復備摭傳記及內篇敘跋參目新說別為翼篇目總攬其事實本末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靡所不具慕其學者乃無放失之悔後之君子可覽觀焉烏虜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內嚮之謂正外嚮之謂邪惟恐天下不治者為君子惟恐天下不亂者為不肖賈子之學由誠目入明其於邪正治亂之辨審矣惟其操本運末乃足師範百世學者苟能心知其意庶幾深契政教之原若德慧無聞神明鑿薄

或假兼濟高名轉昧治安實務是則賈子之罪人殆非余之所敢知已

過秦上第一 內篇一卷第一

過秦中第二

過秦下第三

數盜第四 內篇二卷第二

藩傷第五

宗首第六

親疏危亂第七

制不定第八

賈子敘錄

上

藩疆第九

五美第十

大都第十一

解縣第十二

執卑第十三

威不信第十四

孽產子第十五 內篇三卷第三

時變第十六

俗激第十七

保傅第十八

階級弟十九	
鑄錢弟二十	內篇四卷弟四
銅布弟二十一	
淮難弟二十二	
益壤弟二十三	
屬遠弟二十四	
權重弟二十五	
無蓄弟二十六	
憂民弟二十七	
審微弟二十八	內篇五卷弟五
賈子敘錄 四	
服疑弟二十九	
等齊弟三十	
瑰瑋弟三十一	
壹通弟三十二	
匈奴弟三十三	
連語弟三十四	內篇六卷弟六
傅職弟三十五	
輔佐弟三十六	
問孝闕文弟三十七	
禮弟三十八	

容經弟三十九	
春秋弟四十	內篇七卷弟七
先醒弟四十一	
耳痺弟四十二	
諭誠弟四十三	
退讓弟四十四	內篇八卷弟八
君道弟四十五	
官人弟四十六	
勸學弟四十七	
道術弟四十八	
賈子敘錄 五	
六術弟四十九	內篇九卷弟九
道德說弟五十	
大政上弟五十一	
大政下弟五十二	
修政語上弟五十三	
修政語下弟五十四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	內篇十卷弟十
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胎教弟五十七	
立後義弟五十八	

陳治安大計疏一 外篇上卷第十一

諫使民願租鑄錢疏二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請封建子弟疏四

論積貯疏五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外篇下卷第十二

服鳥賦七

旱雲賦八

虞賦九

史記賈子列傳 翼篇一卷第十三

賈子敘錄

六

漢書賈子傳

賈子年譜 翼篇二卷第十四

緒記上 翼篇三卷第十五

緒記下 翼篇四卷第十六

光緒二十八年太歲在壬寅夏四月甲辰耕心饌

賈子次詁敘錄竟

賈子卷第一 內篇一

過秦上第一

正定王耕心次詁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日闕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闢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日致天下之士合從締交相與為一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重士約從離衡兼韓魏燕趙齊楚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有甯越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廖田忌廉頗趙奢之倫制其兵嘗曰十倍之地百萬之眾仰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遠遁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賂秦秦有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

尸百萬流血漂槽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疆國請服弱國入朝施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扑以鞭笞天下威震四海南取百粵之地呂為桂林象郡百粵之君頰首繫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卻匈奴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之道燔百家之言呂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鑄呂為金人十二呂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

賈子一 二

河為池據億丈之高臨不測之淵呂為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下已定秦王之心自呂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秦王既沒餘威震於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叱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中庸非有仲尼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倔起阡陌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傑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陳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

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非鏃於句戟長鍛也謫戍之眾非抗於九國之師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呂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抑八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呂六合為家殺函為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也

過秦中弟二

賈子一 三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呂四海養天下之士斐然嚮風若是者何也日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呂諸侯力征疆凌弱眾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呂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其所呂守之者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

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呂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猶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飢者甘糟糠天下嗷嗷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嚮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呂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呂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呂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呂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呂持其後

賈子一

四

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呂盛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歡然各自安樂其處惟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呂飾其智而暴亂之姦弭矣二世不行此術而重呂無道更始作阿房之宮繁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斂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不收恤然後姦僞竝起上下相遁蒙罪者眾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呂下至於眾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呂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

尊奮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觀始終之變知存亡之由是呂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過秦下弟三

秦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修關津據險塞繕甲兵而守之然陳涉呂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彊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

賈子一

五

鴻門會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傑相立秦使章邯將而東征章邯因呂三軍之眾要市於外呂謀其上羣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借使子嬰有庸主之材而僅得中佐山東雖亂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祀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呂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呂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此豈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守

皆未安非抗抗乃正文亢屬通假作抗是也九國之
 師也同諸家如文是也今仍原字漢書 曩時史記作鄉
 文屬通假作曩是也今仍原字漢書 曩時史記作鄉
 字何無也皆屬笑資不足辨今仍原字漢書 曩時史記作鄉
 試上同是也今仍原字漢書 曩時史記作鄉
 諸家同是也今仍原字漢書 曩時史記作鄉
 原文然秦至之地本如文則不可漢書無則字盧本如
 乘之權盧本作致萬乘之執史記陳涉世家今仍原文
 區區言其地之小千乘言其執之弱皆原秦之先世
 為言蓋謂孝公時也致萬乘言其執之弱皆原秦之先世
 俞氏說同如文抑八州抑皆作招盧本序漢書文選
 是也今改正如文抑八州抑皆作招盧本序漢書文選
 家如文愚按如文是也今改正如文抑八州抑皆作招盧本序漢書文選
 乃抑字形近之誤說必目序為是非也招百有餘

賈子

主

年矣漢書無矣字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秦始皇本紀後作無矣漢書同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選同愚按後乃正文後漢書同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文仁義不施漢書義作文愚按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義乃道德之總會惟作仁心狹矣諒乃仁諒字之不正
 文當從漢書之總會惟作仁心狹矣諒乃仁諒字之不正
 取義則諒之過秦中弟二舊弟秦并海內盧本秦下
 通假字也過秦中弟二舊弟秦并海內盧本秦下
 三字史記如文愚按滅周禮文也秦莊襄王滅周禮
 西周東周皆入於秦周禮文也秦莊襄王滅周禮
 周禮之滅久在莊襄王時上篇已言吞二周此復言
 滅周禮之滅久在莊襄王時上篇已言吞二周此復言
 一聚何答天下大君當此宗廟為存亡置度外後世
 中一聚何答天下大君當此宗廟為存亡置度外後世
 乃計校至目四海養按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此可哀已目四海養按盧本如文史記文然後至為宮
 贏氏如肯保衛生民向何傾覆之有四字得失實關

暴秦一代之是非存亡則史記之謬審嚮風作史鄉
 矣今仍原文是也若者如文是也今補正五霸既沒
 本如原文是也若者如文是也今補正五霸既沒
 今仍原文是也若者如文是也今補正五霸既沒
 沒作滅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文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作征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若目征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強正文強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切作疆凌是也今改正諸侯力征日政讀為征愚按如
 元之民皆通作即九切即猶則也今仍原文守威定
 功盧本守作專史記即九切即猶則也今仍原文守威定
 記無而字愚按作愛謬禁文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甚無而字愚按作愛謬禁文書如文是也今改正
 定者志慮本定非危身如文是也今改正
 謂安危之本若復作安危謬矣今改正
 天理人情自然之權衡也與上文私權正相反此言

賈子

主

至術也盧本作推此言之取與攻守不同術也
 秦離至待也守之者取之也其所以守者無也
 記作是其所取之者異也其所以守者無也
 字餘如文愚按孤獨而有之謂歧視其民也
 於上悉變其舊術轉曰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
 乃不知習歧視之術不尚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
 兼之習歧視之術不尚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
 立待耳上文已略言取與守不同術故於此言
 不知習歧視之術不尚王道之大公守之庶幾
 記皆有誤行遂不可通今據兩家計上世論本
 本訂正有如文庶免支離背馳之咎計上世論本
 今改也猶未有文是也今仍原文而觀其政
 亡史記如文愚按作亡謬甚原本及意林所引
 政與史記同惟建本作亡謬甚原本及意林所引
 莫不觀其亡決不可通矣史記是也今改正天下

寤人必形先寤而後心有所悟是不寤之惑視不悟
 尤甚矣今記之文借使乃正文藉屬通假今仍原文
 彌切矣今記之文借使乃正文藉屬通假今仍原文
 僅得中佐記無本上有而字正史三秦之地盧本如
 按三秦正賈子無本上有而字正史三秦之地盧本如
 輒刪去疏矣今仍原文未當絕也史記如文是也今
 改此豈世賢哉盧本如文近是今仍原文而攻秦
 矣愚按無而字史記如文近是今仍原文而攻秦
 凡二不能進者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於戰
 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險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而為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
 足哉形不利於戰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
 本書及史記皆有不便也凡六十一字愚按此節不
 通曉蓋賈子之意有上文非詳事考訂其文句且力
 秦之句其下必當有當此之世一節之文乃合其發
 明上篇存振舉下文之執盧氏不問義法不取史記
 惟其苟存舊文不待辨此九字詞語凡兩處有體又
 接其脫誤固不待辨此九字詞語凡兩處有體又
 秦後乃延入戰等三句十九字詞語凡兩處有體又
 出後乃延入戰等三句十九字詞語凡兩處有體又
 本如文誤復當刪除史記妄竄之語乃無餘憾今參
 訂如文誤復當刪除史記妄竄之語乃無餘憾今參
 者詳之學秦小至守之得隄塞而守之邑伐并大城
 按盧本多脫誤與上節目利合盧本合作會史記其
 同史記是也今改正目利合盧本合作會史記其
 下未附盧本下謂士民名史記如文是也今改正目
 為盧本如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今補正案土如文
 也今仍原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今補正案土如文
 見爾雅釋詁土疆域也賈書案士謂撫安其境內使
 也今仍原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今補正案土如文
 之史記非也今仍原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今補正案
 今仍原文是難犯也盧本無也今補正案土如文

誤史記是富有四海盧本如文見中篇今仍原文其
 也今改是富有四海盧本如文見中篇今仍原文其
 救敗文也救乃正文救乃正文救乃正文救乃正文
 而不問按無而脫文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有之字無而脫文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盧本脫誤而字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字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是也今刪正文拂過與彌氏曰拂忌諱之禁也盧本
 今刪正文拂過與彌氏曰拂忌諱之禁也盧本
 如甘口盧本推作闕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亦見漢書忠臣至哀哉盧本推作闕史記如文仍原
 龍錯傳忠臣至哀哉盧本推作闕史記如文仍原
 或行皆誤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乃古文通假字今仍原文飾法讀為飾五霸征
 盧本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經典通用無別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如文說見上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非也說見上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有字通假作非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字通假作非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隱也賈通假作非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序也賈通假作非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按盧本無而字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長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殊謬史記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文義同今鄙諺曰按盧本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仍原文今鄙諺曰按盧本如文仍原文三主至不悟
 師按無事脫文也今補正參目人事史記如文仍原
 也今變無事脫文也今補正參目人事史記如文仍原
 改正變化因時長為化同因是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
 日持久淇校此文長為化同因是也今仍原文三主至不

作持長持乃聲轉之誤愚按雷氏之說莫詳所
本然呂二字為聲轉之誤乃確詰也今據改正

賈子一

六

賈子卷第一竟

正定通志王氏校
存秦州萬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二 內篇二

正定王耕心次詁

數盜第四

臣竊惟事執可痛惜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大
息者六若其他倍理而傷道者難徧呂疏舉進言者
皆曰天下已安矣臣獨曰未安或者曰天下已治矣
臣獨曰未治恐逆意觸死罪雖然誠不安誠不治故
不敢顧身敢不昧死曰聞夫曰天下安且治者非至
愚無知固諛者耳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
火措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難因謂之安偷

賈子二

十

安者也方今之執何呂異此夫本末舛逆首尾橫決
國制搶攘非有紀也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
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陛下試擇焉射獵之娛
與安危之機孰急也使為治勞知慮苦身體乏馳騁
鍾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耳因加呂常安四望
無患因諸侯附親軌道致忠而信上耳因上不疑其
臣無族罪兵革不動民長保首領耳因德窮至遠近
者匈奴遠者四荒苟人迹之所能及皆鄉風慕義樂
為臣子耳因天下富足資財有餘人及十年之食耳
因民素朴順而樂從令耳因官事甚約獄訟盜賊可

令匙有耳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則萬生遂茂晏子曰惟呂政順虛神為可呂益壽髮子曰至治之極父無死子兄無死弟塗無緇絲之葬各呂其順終穀食之法固百呂足則至尊之壽輕百年耳古者五帝皆踰百歲呂此言信之因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無窮耳禮祖有功宗有德始取天下為功始治天下為德因觀成之廟為天下大宗承天下太祖與漢長亡極耳因卑不疑尊賤不踰貴尊卑貴賤明若白黑則天下之眾不疑眩耳因經紀本於天地政法倚於四時後世無變故無易常

賈子二

襲迹而長久耳臣竊呂為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呂承祖廟呂奉六親至孝也呂宰天下呂治羣生神民咸億社稷久饗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呂為萬世法呂後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壽竝五帝澤施至遠於陛下何損哉呂陛下之明通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治非有難也陛下何不一為之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案之當時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生而為陛下計無呂易此

藩傷弟五

夫樹國必審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故甚非所呂安主上非所呂活大臣者也甚非所呂全愛子者也既已令之為藩臣矣為人臣下矣而厚其力重其權使有驕心而難服從也何異於善砥鏤鄒而予射子自禍必矣愛之故使飽梁肉之味玩金石之聲臣民之眾土地之博足呂奉養宿衛其身然而權力不足呂微幸執不足呂行逆故無驕心無邪行奉法畏令聽從必順長生安樂而無上下相疑之禍活大臣全愛子孰精於此且藩國與制力非獨少也制令其有子呂國其子未有子者建分呂須之子生

賈子二

而立其身雖天夫將何失於實無喪而葆國無患子孫世世與漢相須皆如長沙可呂久矣所謂生死而肉骨何呂厚此

宗首弟六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嚮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若此況莫大諸侯權執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者何也大國之王幼在懷衽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所置傅歸休而不肯住漢所置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呂上偏置

其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乃欲爲治安雖堯舜不能黃帝曰日中必熒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弗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虛夫曰天子之位用天下之力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曰危爲安曰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匡天下虛

親疏危亂弟七

假令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六七公者皆無恙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

賈子二

四

天子之位試能自安虛哉臣有曰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侯併肩而起非有側室之執曰豫席之也諸侯率幸者乃得爲中涓其次僅得爲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五年卽天子之位割膏腴之地曰王有功之臣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幾無天下者五六陛下之與諸公也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曰是一歲爲安陛下獨安能曰是自安也然尙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

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無恙各案其國而居當是時陛下卽天子之位能爲治虛臣又竊知陛下之不能也諸侯王雖名爲人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非立漢令非行也雖離道如淮南王者令之安肯聽召之焉可致幸而至法安可得尙動一親戚天下環視而起天下安可得制也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乃啟其口匕首已陷於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必危親必亂陛下之因今日爲治安柰何知其必且危亂也

賈子二

五

然且吟讎而堅控守之爲何如

制不定弟八

炎帝者黃帝同父母弟也各有天下之半黃帝行道而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夫地制不得自黃帝而已困曰高皇帝之明聖威武也旣撫天下卽天子之位而大臣爲逆者乃幾十發曰帝之執身勞於兵閒紛然幾無天下者數矣淮陰侯韓王信陳豨彭越黥布及盧綰皆功臣也所嘗愛信也所愛化而爲仇所信反而爲寇可不怪也地里蚤定豈有此變陛下卽位曰來濟北一反淮南爲逆今吳又見告

皆其薄者也莫大諸侯澹然而未有故者天下非有固安之術也特賴其尙幼偷緩之數也且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而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已然同姓襲是迹而處骨肉相動又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禍之變未知所移長此安窮明帝尙不能已安後世奈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所剝割皆象理也然至體脾之所非斤則斧矣仁義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執已定權已足矣乃已仁義恩厚因而澤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諸侯王皆眾體脾也釋斤斧之制而欲嬰已芒刃臣已爲刃不折則缺耳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

賈子二

六

藩疆弟九
竊迹前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王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疆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國比最弱則最後反長沙乃纔二萬五千戶耳力不足已行逆則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其形執然矣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已殘亡可也令韓信黥布彭越之倫列爲徹侯而

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欲勿令蒞醢則莫若令如樊鄴絳灌欲天下之治安天子之無憂莫如眾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已義國小則無邪心

五美弟十

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從制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齊爲若干國趙楚爲若干國制既各有理矣於是齊悼惠王之

賈子二

七

子孫各已次受其祖之分地地盡而止趙幽王楚元王之子孫亦各已次受其祖之分地燕吳淮南他國皆然其分地眾而子孫少者建已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於彼也所已數償之故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無所利焉誠已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制定之後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上下懼親諸侯順附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地制一定則帝道還明而臣心還正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棧奇啟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效順

上使然也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地制一定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社稷長安宗廟久尊傳之後世不知其所窮故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美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

大都弟十一

昔楚靈王問范無字曰我欲大城陳蔡葉與不羹賦車各千乘焉亦足臣當晉矣又加之臣楚諸侯其來朝虜范無字曰不可臣聞大都疑國大臣疑主亂之媒也都疑則交爭臣疑則竝令禍之深者也今大城陳蔡葉與不羹或不充足臣威晉若充之臣資財

賈子二

八

實之曰重祿之臣是輕本而重末也臣聞尾大不掉末大必折此豈不施威諸侯之心哉然終爲楚國大患者必此四城也靈王弗聽果城陳蔡葉與不羹實之曰兵車充之曰大臣是歲也諸侯果朝居數年陳蔡葉與不羹或奉公子棄疾內作難楚國雲亂王遂死於乾溪芋尹申亥之并爲計若此豈不可痛也哉悲夫本細末大弛必至心時虜時虜可痛惜者此也天下之執方病大虺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惡病也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搯身固無聊也失今弗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弗能爲已此所曰

竊爲陛下患也病非徒虺也又苦蹶蹶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之子也今之王者兄之子也親者或無分地曰安天下疏者或專大權曰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虺也又苦蹶蹶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解縣弟十二

天下之執方倒縣竊願陛下省之也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也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何也下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倒縣之執也天下倒縣莫之能

賈子二

九

解猶爲國有人虜非特倒縣而已也又類譬且病痲夫譬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郡北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已上不輕得息斥候者望烽燧而不敢臥將吏戍者或介冑而睡而匈奴欺侮侵掠未知息時於焉望信威廣德難已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弗肯使進諫者類曰爲是固不可解也無具甚矣陛下肯幸聽臣之計請陛下舉中國之禍而徙之匈奴中國乘其威而富疆匈奴伏其辜而殘亡繫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唯上之令陛下威憚大信德義廣遠俛視中國

遠望四夷莫不如志然後退齋三日曰報高廟令天下無愚智男女皆曰皇帝果大聖也胡忍曰陛下之明承天下之資而久為戎人欺傲若此可謂國無人矣

執卑弟十三

匈奴侵甚侮甚遇天子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無已也目漢而歲致金絮繒綵是入貢職於蠻夷也顧為戎人諸侯也執既卑辱而禍且不息長此何窮陛下胡忍目帝皇之號特居此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千石大縣曰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小甚竊為

賈子二

十

執事羞之陛下有意胡不曰臣為屬國之官曰主匈奴因幸行臣之計半歲之內休屠飯失其口矣少假之間休屠繫頸曰艸膝行頓顙請歸陛下之義惟上財幸而後復罷屬國之官臣賜歸伏田廬不復滂末廷則忠臣之志快矣今不獵猛獸而獵田菟不搏反寇而搏蓄兔所獵得毋小所搏得毋不急虛玩細虞不圖大患非所曰為安

威不信弟十四

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

美焉而後稱皇今稱號甚美而實不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長不靜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將何時已昔高帝起布衣而服九州今陛下杖九州而不行於匈奴竊為陛下不足天下之執倒植矣莫之能理猶為國有人虜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舟車所至可使如志而特捫然數百里而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

校詰二

數寧弟四舊第五長大息盧氏曰大息歎息之大也俗然說見外篇陳及難愚按難同孰急也盧本此句下治安大計疏

賈子二

十

禹已下五百歲而湯起自湯已下五百歲年而武王起故聖王之起大日五百為紀自武王已下過五百歲矣聖王不起何極矣及秦始皇帝似是非而卒非也終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是日於無狀及今天下集於陛下臣觀寬大知通竊曰當天宜請陛下為之矣然又未也者又將誰須也百文三十三字俞氏謂當移置篇首惟事執之上則等決出後人妄竄徒增晏子至益壽見晏子春秋內賈子之玷非也今刪晏子至益壽見晏子春秋內穀食至曰足盧本曰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也百年為天至極耳盧本曰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也今改蕭傷弟五舊弟六爽其憂彼必將有怪者生焉盧本曰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也正之所雁豈可豫知二十字丁其身雖天盧本曰穀食謂人也人之大期固當足也先今日何隙妄竄是也今刪其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也訂如文是宗首弟六舊弟四親疏危亂弟七舊弟二假

賈子卷第三 內篇三

正定王耕心次詰

孽產子弟十五

民賣產子得為之繡衣編履偏諸緣入之閑中是古者天子后之服也后之所曰廟而不曰燕也而眾庶得曰衣孽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縫曰偏諸美者繡繡是古者天子之服也今富人大賈召客者得曰被牆古者曰天下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富人大賈屋壁得為帝服賈婦優倡下賤產子得為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靡賈

賈子主

十一

侈貴牆得被繡后曰緣其領孽妾曰緣其履此臣之所謂踏也且試觀事理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飢胡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無為姦邪盜賊不可得也國已素屈矣姦邪盜賊特須時爾歲適不為如雲而起耳夫鐔此而有安上者殆未有也今也平居則無芘施不敬而素寬有故必困然而獻計者類曰無動為大耳夫無動而可曰振天下之敗者何等也悲夫俗至不敬也至無等也至冒其上進計者猶曰無為可為長大息者此也

時變第十六

秦國失理天下大敗眾掠寡智欺愚勇劫懼壯凌衰天下亂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振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為秦者今轉而為漢矣今者何如進取之時去矣并兼之執過矣胡曰孝弟循順為善書而為吏耳胡曰行義禮節為家富而出官耳驕恥偏而為祭尊黥劓者攘臂而為政行惟狗彘也苟家富財足隱机盱視而為天子耳惟告罪昆弟欺突伯父逆於父母辱然錢財多也衣服循也車馬嚴也走犬良也矯誣而家美盜賊而財多何傷欲交吾擇貴寵者而交之欲

賈子主

十二

執擇吏權者而使之取婦嫁子非有權執吾不與婿姻非貴有戚不與兄弟非富大家不與出入因何也今俗侈靡曰出倫踰等相驕曰富過其事相競今世貴空爵而賤良俗靡而尊姦富民不為姦而貧為里侮廉吏釋官而歸為邑笑居官敢行姦而富為賢吏家處者犯法為利為材士故兄勸其弟父勸其子則俗之邪至於此矣商君違禮義奔倫理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秦人有子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假父耨鉏杖彗耳慮有德色矣母取瓢椀箕帚慮立諄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相

說則反脣而睨其慈子嗜利而輕簡父母也念罪非有倫理也其不同禽獸勤焉耳然猶并心而赴時者曰功成而敗義耳歷六國兼天下求得矣然不知反廉恥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不知守成之數得之之術也悲夫俗激弟十七

大臣之俗特曰牘書不報小期會不荅耳曰爲大故不可矣天下之大指舉之而激俗流失世壞敗矣因恬弗知怪大故也如刀筆之吏務在筐箱而不知大體陛下又弗自憂故如此哉管子曰四維一曰禮二

賈子主

三

曰義三曰廉四曰醜四維不張國迺滅亡使管子愚無識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可爲寒心哉今世曰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弃禮義捐廉醜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虐否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到大父矣賊大母矣媠媠矣刺兄矣盜者慮探柱下之金撥寢戶之簾捲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諸侯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已其餘猖蹶而趨之者乃豕羊驅而往是類管子謂四維不張者與竊爲陛下惜之曰臣之意更慮不動

於耳目曰爲是時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移心而嚮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弗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秦滅四維不張故君臣乖而相攘上下亂僭而無差父子六親殃僇而失其宜姦人竝起萬民離畔凡十三歲而社稷爲墟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冀幸而眾下疑惑矣豈如今定經制令主主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無所冀幸羣眾信上而不疑惑哉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渡江河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也船必覆矣悲夫備不豫具之也可不察虐

賈子主

四

保傅弟十八

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非甚相遠也何殷周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舉曰禮使士負之有司齋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

在襁褓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燕者也故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初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習與正人居之不能無正也猶生長於齊之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也猶生長於楚之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

賈子主

五

受業乃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乃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是殷周之所自長有道也及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學成治就是殷周所

曰長有道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司直之史有虧膳之宰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過書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於是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之所自長有道也三代之禮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自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自明有孝也行曰鸞和步中采齊趨中肆夏所自明有度也其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故

賈子主

六

遠庖廚所自長恩且明有仁也食曰禮徹曰樂失度則史書之工誦之三公進而讀之宰夫減其膳是天子不得爲非也明堂之位曰篤仁而好學多聞而順道天子疑則問應而不窮者謂之道道者道天子曰道者也常立於前是周公也誠立而敢斷輔善而相義者謂之輔輔者輔天子之意者也常立於左是太公也潔廉而切直匡過而諫邪者謂之拂拂者拂天子之過者也常立於右是召公也博聞彊記捷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承者承天子之遺忘者也常立於後是史佚也故成王中立聽朝則四聖維之是曰慮無

失計而舉無過事殷周之所目長久者其輔翼太子
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
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
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
今日卽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
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其所目習道之者非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
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戒夫殷周之所目長久者其
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是不法聖智也秦之亟絕
者其軌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覆也夫存亡

賈子三

七

之故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
子之善在於蚤諭教與選左右心未濫而先諭教則
化易成也夫開於道術智義之旨則教之功也若其
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矣夫胡越之人生而同聲嗜
慾不異及其長而成俗也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
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蚤諭
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
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

階級第十九

人主之尊辟無異堂陛陸九級者堂高大幾六尺矣

若堂無陛級者堂高殆不過尺矣天子如堂羣臣如
陛眾庶如地此其辟也故堂之上廉遠地則堂高近
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
王制爲列等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
後有官師小吏施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
其尊不可及也鄙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喻也鼠
近於器尙憚而弗投恐傷器也況虜貴大臣之近於
主上虜廉醜禮節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是
曰係縛榜笞髡削之罪不及士大夫曰其離主
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罪見君

賈子三

八

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輿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不加其身尊君之執也此所目爲
主上豫遠不敬也所目體貌羣臣而厲其節也今自
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
謂伯父伯舅也今與眾庶徒隸同黥劓髡笞僇弃
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虜被戮辱者不大迫虜廉恥
不行也大臣無乃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無恥之心
虜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投鼠而忌器
之習也臣聞之曰履雖鮮弗曰加枕冠雖敝弗曰直
履夫嘗曰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嘗體貌之矣吏

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繼之輸之司空編之徒官司寇牢正徒長小吏罵詈而榜笞之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事一旦吾亦乃可曰加也非所曰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爾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中行滅之豫讓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盪面變容吸炭變聲必報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一夕而五易臥人問豫讓讓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

賈子三

九

智伯國士遇我故爲之國士用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折節致忠行出乎烈士人主使然也故人主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無恥臭苟無節廉恥不立則且不自好則苟若而可見利則趨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因而擊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率於羣下也但無恥但苟安則主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君子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

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曰不廉曰簠簋不飾坐污穢男女無別者不謂污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輓不勝任者不謂罷輓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曰呼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釐纓盤水加劔造清室而請其罪爾上弗使執縛係引而行也其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盤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捺抑而刑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喜厲曰廉恥故人務節行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

賈子三

十

臣而羣臣不曰節行而報其上者卽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醜亡身國醜忘家公醜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主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衛捍蔽之臣誠死城郭封境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服義故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託五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行故曰可爲長大息

賈子卷第四 內篇四

正定王耕心次詁

鑄錢第二十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敢雜呂鉛鐵為他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鉛鐵及石雜銅也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其利甚厚名曰顧租公鑄法也而實皆黥罪也有法若此上將何賴焉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細民操造幣之執各隱屏其家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為民設阱孰積於是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黥罪積下

賈子四

雖少異虐末具也民方陷溺上且弗救虐且世民用錢縣異而郡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一之虐則大煩苛而民弗任且力不能而執不可施縱而弗苛虐則郡縣異而市肆不同小大異用錢文大亂夫苟非其術則何嚮而可哉夫農事不為而采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鑪炭姦錢日繁正錢日亡善人怵而為姦邪愿民陷而之刑慘黥罪繁積吏民且日鬪矣將甚不祥柰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何呂圉之令禁鑄錢錢必還重四錢之粟必還二

錢耳重則盜鑄錢如雲而起則弃市之罪又不足呂禁矣姦不勝而法禁數潰難言已

銅布第二十一

銅布於下為天下蓄何呂言之銅布於下則民鑄錢者大抵必雜石鉛鐵焉黥罪日繁此一禍也銅布於下偽錢無止錢用不信民愈相疑此二禍也銅布於下采銅者棄其田疇家鑄者損其農事穀不為則鄰於飢此三禍也故不禁鑄錢則錢常亂黥罪日積是陷阱也且農事不為有疑為蓄故民鑄錢不可不禁上禁鑄錢必呂死罪鑄錢者禁則錢必還重錢重則

賈子四

盜鑄錢者起則死罪又復積矣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下其禍博矣今博禍可除七福可致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下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銅不布下則偽錢不繁民不相疑二銅不布下不得采銅不得鑄錢則民反耕田矣三銅不布下畢歸於上上挾銅積呂御輕重錢輕則呂術斂之錢重則呂術散之則錢必治貨物必平矣四挾銅之積呂鑄兵器呂假貴臣小大多少各有制度呂別貴賤呂差上下則等級明矣五挾銅之積呂臨萬貨呂調盈虛呂收畸羨則官必富而末民困矣六挾銅之積制吾弃財呂與匈

奴逐爭其民則敵必壞矣七此之謂七福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願退七福而行博禍可爲長大息者此其一也

淮難弟二十二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王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陛下爲頓顙謝罪皇太后之前淮南王曾不請讓赦留之罪無加身者舍人橫制等室之門追而赦之吏會不得捕王人於天子國橫行不辜而無譴乃賜美人多載黃金而歸侯邑之在其國者畢徙之他所陛下於淮南王不可謂薄矣然而

賈子四

三

淮南王天子之法咫尺促而弗用也皇帝之令咫尺傾而不行天下孰不知天子選功臣有職者呂爲之相吏王慟不踏蹴而逐耳無不稱病而走者天下孰弗知日接持怨言日誹謗陛下之爲皇太后之餽賜逆拒而不受天子使者奉詔而弗得見僵臥呂發詔書天下孰不知聚罪人奇狡少年通棧奇之徒戢章之等而謀爲東帝天下孰弗知淮南王罪已明陛下赦其死罪解之嚴道其人自病死陛下何負天下大指孰能呂王之死爲不當陛下無負也如是咫淮南王罪人之身也淮南子罪人之子也奉尊罪人之子

適足呂負謗於天下耳且世人不呂肉爲心則已若呂肉爲心人之心可知也今淮南子少壯聞父辱狀是立咫泣洽衿臥咫泣交項腸至腰肘如繆維耳豈能須臾忘哉是而不如是非人也陛下制天下之命而淮南王至如此極其子舍陛下而更安所歸其怨爾特曰執未便事未發舍亂而不敢言若誠其心豈能忘陛下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報大父與諸伯父叔父也令尹子西司馬子綦皆親羣父也無不盡傷昔者白公之爲亂也非欲取國代王也爲發憤快志爾故挾匕首衝仇人之匈要與俱靡而已耳固非冀生也今淮南土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呂危漢之資於策安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豫讓爲智伯報趙襄子五起而不取者無他資力少也子胥之報楚也有吳之眾也白公成亂也有白公之眾也閻閻富然故使專諸刺吳王僚燕太子丹富然故使荆軻殺秦王政今陛下將尊不億之人與之眾積之財此非有白公子胥之報於廣都之中者卽疑有專諸荆軻起兩柱之間此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願陛下少留意計之

賈子四

四

益壤弟二十三

陛下卽不爲千載之治安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橫而大強漢法令不可得行矣今淮陽之比大諸侯勸過黑子之比於面耳豈足目爲楚御哉而陛下所恃目爲藩捍者目代淮陽耳代北邊與疆匈奴爲鄰勸自完足矣唯皇太子之所恃者亦目之二國耳今淮陽之所有適足目餌大國耳方今制在陛下制國命子適足目餌大國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目自託於鄉黨邑里人主者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目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高皇帝目

賈子四

五

爲不可剽去不義諸侯空其國擇良日立諸子洛陽上東門之外諸子畢王而天下乃安故大人者不怵小廉不牽小行故立大便目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苦之甚矣其欲有卒也類良有所至逋走而歸諸侯殆不少矣此終非可久目爲奉地也陛下豈如蚤便其執且令他人守郡豈如令子臣之愚計願陛下舉淮南之地目益淮陽梁卽有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目益梁卽無後患代可徙而都睢陽梁起新鄭目北著之河淮陽包陳目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

膽而不敢謀如臣計梁足目捍齊趙淮陽足目禁吳楚則陛下高枕而臥終無山東之憂矣臣竊目爲此二世之利也若使淮南久縣屬漢特目資姦人耳惟陛下幸少留意

屬遠弟二十四

天子都長安而目淮南東南邊爲奉地彌道數千不輕輸致郡或乃越諸侯而有免侯之地於遠方調均發徵又且必同大國包小國爲境小國廓大國爲都小大駁蹀遠近無衰天子諸侯封畔之無經也至無狀也目藩國資疆敵目列侯餌篡夫至不得也陛下

賈子四

六

柰何久不正此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其遠者不出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爲都輸將繇使遠者不出五十里而至輸將者不苦其勞繇使者不傷其費故遠方人安其居士民皆驩樂其上此天下之所目長久也及秦而不然秦不能分尺寸之地欲盡自有之耳輸將起海上而來一錢之賦耳十錢之費弗輕能致也上之所得者甚少而民毒苦之甚深故陳勝一動而天下振今漢越兩諸侯之中分乃目廬江爲奉地雖秦之遠邊過此不遠矣令此不輸將不奉主非奉地義也尙安用此而

久縣其心哉若令此如奉地之義是復秦之迹也竊
目爲不便夫淮南疏民貧鄉也繇使長安者自悉目
補中道衣敝錢用之費稱此夫行數千里絕諸侯之
地而縣屬漢其執終不可久其苦屬漢而欲王類至
甚也逋遁而歸諸侯者類不少矣陛下不如蚤定毋
目資姦人

權重弟二十五

諸侯執足目專制力足目行逆雖令冠處女勿謂無
敢執不足目專制力不足目行逆雖生夏育有仇讎
之怨猶之無傷也然天下當今怙然者遇諸侯之俱

賈子四

七

少也後不至數歲諸侯偕冠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
夜深惟苦心竭力目除六國之憂今陛下力制天下
頤指如意而故成六國之禍難目言智矣苟身常無
意但爲禍未在所制也亂媒日長孰視而不定萬年
之後傳之老母弱子使曹勃不能制可謂仁虐

無蓄弟二十六

禹有十年之蓄故免九年之水湯有十年之積故勝
七歲之旱夫蓄積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
餘何嚮而不濟目攻則取目守則固目戰則勝懷柔
附遠何招而不至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

榮辱民非足也而可治之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
人曰一夫不耕或爲之飢一婦不織或爲之寒生之
有時而用之無節則物力必屈古之爲天下者至悉
也故其蓄積足恃今背本而目末食者甚眾是天下
之大殘也從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敗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
靡之者甚眾天下之執何目不危漢之爲漢幾四十
歲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也故失時不雨民且狼顧
矣歲惡不入請賣爵鬻子既或聞耳矣安有爲天下
阡危若此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荒天下之常也禹

賈子四

八

湯被之矣卽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何目相恤
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何目餽之矣兵旱
相乘天下大屈勇力者聚徒而橫擊罷夫羸老易子
孫而敲其骨政法未畢通也遠方之疑者竝舉而爭
起矣爲人上者乃試而圖之豈將有及虐可目爲富
安天下而直目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憂民弟二十七

王者之法民三年耕而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年
之食三十歲而民有十年之蓄故禹水九年湯旱七
年甚也野無青艸而民無飢色道無乞人歲復之後

猶禁陳耕古之為天下誠有具也王者之法固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今漢興三十年矣而天下愈屈食至寡也上弗自憂將曰誰輸五歲小康十歲一凶三十歲而一大康蓋曰大數也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天下何呂相救卒然邊境有數十萬之眾聚天下將何呂饋之矣兵旱相承民填溝壑剽盜攻擊者興繼而起中國失救外敵必駭一日而及此之必然魄然事困乃驚而督下曰此天也可奈何事既無如之何及方今始秋時可善為陛下少閒可使臣從丞相

賈子四

九

御史計之

校詁四

鑄錢第二十二

舊弟三

而法至言已

盧本無難言已三

言當補之曰完文銅布弟二十一 舊弟 淮難弟二十 氣是也今訂如文詳 疑是靜室即前階級篇 二舊弟 敷留 盧未詳 此篇多曰 嚴道 盧本 作金道 之清 咫 蹂 促 盧氏曰 此 嚴道 盧本 作金道 室也 嚴 是也 今訂 如文 詳 疑 是 靜 室 即 前 階 級 篇 按 作 嚴 是 也 今 訂 如 文 詳 疑 是 靜 室 即 前 階 級 篇 有 無 解 細 於 前 事 六 字 亦 是 也 今 訂 如 文 詳 疑 是 靜 室 即 前 階 級 篇 注 曰 為 衍 文 是 也 今 訂 如 文 詳 疑 是 靜 室 即 前 階 級 篇 俱 靡 盧 本 句 上 有 固 為 二 字 無 然 故 盧 本 兩 然 故 皆 如 文 是 也 今 訂 如 文 詳 疑 是 靜 室 即 前 階 級 篇 篇 荀 子 大 略 篇 韓 子 難 篇 三 說 見 王 氏 引 之 經 傳 釋

詞又此節文當曰閭閻富燕太子丹富不億俞氏說為句兩然故皆屬下句讀均俞氏說不億俞氏說傳盧氏曰不億為不靖疏矣專諸至之間諸與史記吳越春秋同左傳作鮪設諸漢書作刺諸盧本此句下更有其策安便哉五字丁先生曰為衍文是也今刪益壤弟二十三 舊弟 一 如今至大強 過 盧本 如 作 知 不 有 哉 字 強 下 有 也 字 恩 按 知 乃 形 近 之 誤 餘 皆 妄 竄 蓋 意 在 故 為 異 同 曰 示 古 耳 今 刪 訂 如 文 盧 氏 知 其 妄 而 因 循 豪 橫 而 大 強 縱 橫 之 約 相 親 耳 十 三 字 丁 不 革 非 也 勤 過 盧 氏 曰 勤 與 僅 同 建 社 稷 固 不 先生 曰 何 隙 妄 勤 過 盧 氏 曰 勤 與 僅 同 建 社 稷 固 不 耳 盧 本 此 下 有 故 黃 帝 者 炎 帝 之 兄 也 炎 帝 無 道 黃 帝 帝 伐 之 逐 鹿 之 野 血 流 漂 杵 誅 炎 帝 而 兼 其 地 天 下 乃 治 三 十 六 字 恩 按 數 語 蓋 仿 制 不 定 篇 妄 竄 且 意 在 導 上 曰 多 殺 諸 侯 昆 弟 誣 賈 子 亦 甚 矣 今 刪 縣 屬 於 漢 而 語 不 可 斷 姑 仍 原 文 而 不 敢 謀 此 盧 本

賈子四

十

有今所持者代淮陽三國耳皇太子亦持之十屬遠

第六字丁先生曰屢複上文妄竄可嗤是也今刪屬遠

弟二十四 舊弟 二 天子至正此 此節凡百七字盧本

當合下文屬遠

不出 盧本 出 作 在 注 謂 當 通 篇 俞 氏 謂 篇 是 也 今 移 正 不 出 文 是 也 今 改 正 下 仿 此 天 下 振 為 衍 文 是 也 今 刪 氏 曰 不 中 道 衣 敝 盧 本 中 上 有 行 字 有 行 勝 已 贏 四 字 敝 下 有 矣 字 句 下 復 有 彊 提 荷 弊 衣 而 至 慮 非 假 貸 自 誦 非 有 目 所 聞 也 履 躄 不 數 易 不 足 目 至 二 十 八 字 丁 先生 曰 賈 子 原 文 僅 四 字 此 碎 其 句 讀 妄 竄 不 可 曉 語 曰 示 古 爾 盧 氏 明 知 其 妄 而 不 加 芟 雜 九 不 錢 用 至 稱 此 盧 本 此 下 有 苦 甚 竊 可 曉 是 也 今 刪 正 錢 用 至 稱 此 盧 本 此 下 有 苦 甚 竊 休 者 慮 非 甚 強 也 不 見 得 從 者 二 十 三 字 丁 先生 曰 無 理 取 闕 決 出 妄 竄 即 賈 子 自 作 此 等 語 亦 宜 陶 汰 是 也 今 刪 終 不 可 久 盧 本 此 下 有 漢 往 者 家 號 泣 而 送 不 相 欲 也 三 十 五 字 丁 先生 曰 權 重 弟 二 十 五 舊 弟 二 不 能 生 曰 為 妄 竄 是 也 今 刪 權 重 弟 二 十 五 舊 弟 二 不 能

制盧本能作盜別本無蓄弟二十六舊弟三十一大賊也
盧本此下有汰流注溢侈靡之俗日長是也今剛憂民
下之大崇也十八字注呂為衍文是也今剛
弟二十七舊弟二十五三十年矣漢書作四十年食至寡也
盧本此下有陛下不省耶未獲年富人亦貧民且
飢天時不收請買爵鬻子既或聞耳曩頃不雨令人
寒心壹雨爾慮若更生天下無蓄若此甚極也其在
王法謂之何必須困至乃慮窮至乃圖不亦晚序然
則所謂國無人者何謂也天下而欲其安者豈不
在於陛下者哉百一字丁先生曰妄竄不成語且復
無蓄篇盧知其妄而不將曰誰輸盧本輸作偷俞氏
艾謬已今改正其假借此之必然盧本此下有且用
之說殊謬今所不取此之必然盧本此下有且用
為上弗自憂十五字丁先生曰妄竄不成語且復
上文此下曉然事因至篇末皆然惜文義難駐不能
悉加芟雜耳愚按先生說
是也今姑刪此十五字

賈子四

十一

賈子卷弟四竟

正定通德王氏校葉版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弟五 內篇五

正定王耕心次詰

審微弟二十八

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非曰小
善為一足曰利天下小不善為一足曰亂國家也當
夫輕始而傲微則其流必至於大亂也是故子民者
謹焉彼人也登高則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
也執使然也夫事有逐姦執有召禍老聃曰為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管仲曰備患於未形上也智禁於
微次也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

賈子五

十二

東西易面人不自知也故墨子見衢路而哭之悲一
跬而繆千里也昔者衛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荅
曰衛侯辟疆周行人還之曰啟疆辟疆天子之號也
諸侯弗得用衛侯更其名曰燬然後受之故善守上
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古者周禮天子葬用隧
諸侯縣下周襄王出逃伯鬪晉文公率師誅賊定周
國之亂復襄王之位於是襄王賞曰南陽之地文公
辭南陽即死得曰隧下襄王弗聽曰周國雖微未之
或代也天子用隧伯父用隧是二天子也曰地為少
余請益之文公乃退禮天子之樂宮縣諸侯之樂軒

縣大夫直縣士有琴瑟叔孫于奚者衛之大夫也曲
縣者衛君之樂體也繁纓者君之駕飾也齊人攻衛
叔孫于奚率師逆之大敗齊師衛於是賞曰温叔孫
于奚辭温而請曲縣繁纓曰朝衛君許之孔子聞之
曰惜乎不如多與之邑夫樂者所曰載國國者所曰
載君彼樂亡而禮從之禮亡而政從之政亡而國從
之國亡而君從之惜乎不如多予之邑宓子治直父
於是齊人攻魯道直父始父老請曰麥已孰矣今迫
齊寇民人出自艾傅郭者歸可曰益食且不資寇三
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資乎齊寇季孫聞之怒使人

賈子五

二

讓宓子曰豈不可哀哉民乎寒耕熱耘曾弗得食也
弗知猶可聞或曰告而夫子弗聽宓子蹴然曰今年
無麥明年可樹令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
之麥於魯不加疆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
創必數年不息季孫聞之慙曰使穴可入吾豈忍見
宓子哉故明者之感姦由也蚤其除亂媒也遠故邪
不前達

服疑第二十九

衣服疑者是謂爭先澤厚疑者是謂爭賞權力疑者
是謂爭疆等級無限是謂爭尊彼人者近則冀幸疑

則比爭是曰等級分明則下不得疑權力絕尤則臣
無冀志故天子之於其下也加五等已往則曰為臣
臣之於下也加五等已往則曰為僕僕亦臣禮也然
稱僕不敢稱臣者尊天子避嫌疑也制服之道取至
適至和曰子民至美至神進之帝奇服文章曰等上
下而差貴賤是曰高下異則名號異則權力異則事
執異則旗章異則符瑞異則禮寵異則秩祿異則冠
履異則衣帶異則環佩異則車馬異則妻妾異則澤
厚異則宮室異則牀席異則器皿異則飲食異則祭
祀異則死喪異故高則此品周高下則此品周下加

賈子五

三

人者品此臨之埤人者品此承之遷則品此者進絀
則品此者損貴周豐賤周謙貴賤有級服位有等等
級既設各處其檢人循其度擅退則讓上僭則誅建
法曰習之設官曰牧之是曰天下見其服而知貴賤
望其章而知執位孝人定其心各著其目故眾多而
天下不眩傳遠而天下識祇尊卑已著上下已分則
人倫法矣於是主之與臣若日之與星臣不幾可曰
疑主賤不幾可曰冒貴下不交等則上位尊臣不踰
級則主位安謹守倫紀則亂無由生

等齊第三十

諸侯王所在之宮衛織履躡夷曰皇帝所在宮法論之郎中謁者受謁取告曰官皇帝之法予之事諸侯王或不廉潔平端曰事皇帝之法罪之曰一用漢法事諸侯王乃事皇帝也是則諸侯王乃埒至尊也然則天子之與諸侯宜撰然齊等若是乎天子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諸侯之相號爲丞相黃金之印而尊無異等秩加二千石之上天子列卿秩二千石諸侯列卿秩二千石則臣已同矣人主登臣而尊今臣既同則法惡得不齊天子衛御號爲大僕銀印秩二千石諸侯之御號曰大僕銀印秩二千石則御已齊

賈子五

四

矣御既已齊則車飾惡得不齊天子親號云太后諸侯親號云太后天子妃號曰后諸侯妃號曰后然則諸侯何損而天子何加焉妻既已同則夫何曰異天子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且諸侯宮門曰司馬闈入者爲城且殿門俱爲殿門闈入之罪亦俱弃市宮牆門衛同其嚴一等罪已鈞矣天子之言曰令令甲令乙是也諸侯之言曰令令儀令言是也天子卑號皆稱陛下諸侯卑號皆稱陛下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乘輿等也然則所謂主者安居臣者安在人之情不異面目狀貌同類貴賤之別非天根著

於形容也所恃曰別貴賤明尊卑者等級執力衣服號令也亂且不息滑曼無紀天理則同人事無別然則所謂臣主者非有相臨之具尊卑之經也特面形而異之耳近習乎形貌然後能識則疏遠無所放眾庶無目期則下惡能不疑其上君臣同倫異等同服則上惡能不眩其下孔子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曰齊其民民德則一詩云彼都人士狐裘黃裳行歸于周萬民之望孔子曰爲上可望而知也爲下可類而志也則君不疑於其臣而臣不惑於其君此之不行而沐瀆無界可爲長大息者此也

賈子五

五

瑰瑋第三十一

天下有瑰政於此子民而民愈貧衣民而民愈寒使民樂而民愈苦使民智而民愈不知避縣網甚可瑰也今有瑋術於此奪民而民益富也不衣民而民益煖苦民而民益樂使民愈愚而民愈不罹縣網陛下無意少聽其數虐夫雕文刻鏤周用之物繁多纖微苦窳之器日變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纖巧曰相競高作之宜一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之宜一歲今半歲而敝作之費日用之易敝挾巧不耕而多食農人之食是天下之所曰困貧而不足也故曰末子民

民大貧曰本予民民大富黼黻文繡纂組害女工且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方且萬里不輕能具天下之力執安得不寒世曰俗侈相耀人慕其所不如悚迫於俗願其所未至曰相競高而上非有制度也今雖刑餘鬻妾下賤衣服得過諸侯擬天子是使天下公得冒主而夫人務侈也冒主務侈則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曰文繡衣民而民愈寒曰褫民民必煖而有布帛之饒矣夫奇巧末技商販游食之民形佚樂而心懸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則用不足而蓄積少矣即遇凶旱必先困窮迫身則苦飢甚焉今歐民而

賈子五

六

歸之農皆著於本則天下各食於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則民安性勸業而無懸愆之心無苟得之志行恭儉蓄積而人樂其所矣故曰苦民而民益樂也世淫侈矣飾智巧曰相詐利者為智士敢犯法禁昧大姦者為識理故邪人務而日起姦詐繁而不可止罪人積下眾多而無時已君臣相冒上下無辨此生於無制度也今去淫侈之俗行節儉之術使車輿有度衣服器械各有制數制數已定故君臣絕尤而上下分明矣擅退則讓上僭者誅故淫侈不得生智巧詐謀無為起姦邪盜賊自為止則民離罪遠矣

智巧詐謀不起所謂愚故曰使愚而民愈不罹縣網壹通第三十二

所為建武關函谷臨晉關者大抵為備山東諸侯也天子之制在陛下今大諸侯多其力因建關而備之若秦時之備六國也豈若定地執使無可備之患因行兼愛無私之道罷關一通天下無曰區區獨有關中者所為禁游宦諸侯及無得出馬關者豈不曰諸侯得眾則權益重其國眾車騎則力益多故明為之法無資諸侯於臣之計疏山東孽諸侯不令似一家者其精於此矣豈若一定地制令諸侯之民人騎二

賈子五

七

馬不足曰為患益曰萬夫不足曰為害今不定大理數起禁不服人心害兼覆之義不便

匈奴第三十三

竊料匈奴控弦大率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此即戶口三十萬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敢歲言侵盜屢欲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使能者一試理此將為陛下曰耀蟬之術振之為此立一官置一吏曰主匈奴誠能此者雖曰千石居之可也陛下肯聽其事計令中國日治匈奴日危大國大富匈奴適亡叱犬馬行理執然也將必曰匈奴

之眾爲漢臣民制之令千家而爲一國列處之塞外自隴西延至遼東各有分地呂衛邊使備月氏灌窳之變皆屬之直郡然後罷戍休邊民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方悅服則愚臣之志快矣不然帝威不遂心與嘿嘿竊聞匈奴當今遂羸此其示武昧利之時也而隆義渠東胡諸國又頗來降呂臣之愚匈奴且動疑將一材而出奇厚贄呂責漢不大興不已旁午走急數十萬之眾積於北方天下安得食而饋之臨事而重困則難爲工矣陛下何不蚤圖建國者曰匈奴不敬辭言不順負其眾庶時爲寇盜撓邊

賈子五

八

境擾中國數行不義爲我狡猾爲此奈何對曰臣聞疆國戰智王者戰義帝者戰德故湯祝網而漢陰降舜舞干羽而南蠻服今漢帝中國也宜呂厚德懷服四夷舉明義博示遠方則舟車之所至人力之所及莫不爲畜又孰敢怫然不承帝意臣爲陛下建三表設五餌呂此與單于爭其民則下匈奴猶振槁也夫無道之人何宜敢捍此其久陛下肯幸用臣之計臣且曰事執諭天子之言使匈奴大眾之信陛下也爲通言耳必行而弗義夢中許人覺且不背其信陛下已諾若日出之灼灼故聞君一言雖有微遠其志不

疑仇讐之人其心不殆若此則信諭矣所圖莫不行矣一表臣又且曰事執諭陛下之愛令匈奴之自視也苟胡面而戎狀者其自呂爲見愛於天子也猶弱子之還慈母也若此則愛諭矣一表臣又且諭陛下之好令胡人之自視也苟其技之所長與其所工一可呂當天子之意若此則好諭矣一表愛人之狀好人之技仁道也信爲大操帝義也愛好有實已諾可期十死一生彼必將至此謂三表凡賞於國者此不可呂均賞均則國窳而賞薄不足呂動人故善賞者踔之駁轆之從而時厚之令視之足見也誦之足語

賈子五

九

也乃可傾一國之心陛下幸聽臣之計匈奴之來者家長已上固必衣繡少者必衣文錦將爲銀車五乘大雕畫之駕四馬載綠蓋從數騎御驂乘且雖單于之出入也不輕都此矣令匈奴降者時時得此而賜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心而相告人人冀幸呂爲吾至亦可呂得此將呂壞其目一餌匈奴之使至者若大降者大眾之所聚也上必有所召賜食馮飯物故四五盛美馘臙具醯醢方數尺於前令一人坐此胡人欲觀者固百數在旁得賜者之喜也且笑且飯味皆所嗜而所未嘗得也令來者時時得此而饗

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垂羨而相告人怵憚其所
自曰吾至亦將得此將曰此壞其口一餌降者之傑
也若使者至也上必使人有所召客焉令得召其知
識胡人之欲觀者勿禁令婦人傅白墨黑繡衣而侍
其堂者二三十人或薄或揜爲其胡戲曰相飯上使
樂府幸假之具樂吹簫鼓鞀倒挈面者更進舞者蹈
者時作少閒擊鼓舞其偶人昔時乃爲戎樂攜手胥
疆上客之後婦人先後扶持之者固十餘人使降者
時或得此而樂之耳一國聞之者見之者希肝相告
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也將曰此壞其耳一餌凡

賈子五

十

降者陛下之所召幸若所曰約致也陛下必時有所
官必令此有高堂邃宇善廚處大困京殿有編馬庫
有陣車奴婢諸嬰兒畜生具令此時大具召胡客饗
胡使上幸令官助之具假之樂令此其居處樂虞困
京之畜皆過其故土慮出其單于或時時賜此而爲
家耳匈奴一國傾心而冀人人悒悒惟恐其後來至
也將曰此壞其腹一餌於來降者上必時時有所召
幸拊循而後得入官夫胡大人難親也若上於胡嬰
兒及貴人子好可愛者上必召幸大數十人爲此繡
衣好閑且出則從居則更侍上卽饗胡人也大穀抵

也客胡使也力士武士固近侍傍胡嬰兒得近侍側
胡貴人更進得佐酒前上乃幸自御此薄使付酒錢
時人偶之爲閒則出繡衣具帶服寶餘時曰賜之上
卽幸拊胡嬰兒擣適之戲弄之乃授炙幸自啗之出
好衣閑且自爲贛之上起胡嬰兒或前或後胡貴人
既得奉酒出則服衣佩綬貴人而立於前令數人得
此而居耳一國聞者見者希肝而欲人人悒悒惟恐
其後來至也將曰此壞其心一餌故牽其耳牽其目
牽其口牽其腹四者已牽又引其心安得不來下胡
抑抃也此謂五餌若夫大變之應大約曰權決塞因

賈子五

十

宜而行不可豫形尊翁主重相室多其長吏眾門大
夫皆謀士也必足之財且用吾人且用其尊觀其限
窺其謀中外符節適構拘也夫或人且安得久悍若
此故三表已諭五餌既明則匈奴之中乖而相疑矣
使單于寢不聊寐食不甘口揮劍挾弓而蹲穹廬之
隅左視右視曰爲盡仇也彼其羣臣雖欲毋走若虎
在後眾欲無來恐或擗之此謂執然其貴人之見單
于猶迂虎狼也其南面而歸漢也猶弱子之慕慈母
也其眾之見將吏猶噩迂仇讐也南鄉而欲走漢猶
水流下也將使單于無臣之使無民之守夫惡得不

係頸頓顙請歸陛下之義哉此謂戰德彼匈奴見略且引眾而遠去連此有數夫關市者固匈奴所犯滑而深求也願上遣使厚與之和且不得已許之大市使者反因於要險之所多為鑿開眾而延之關吏卒使足且自守大每一關屠沽者賣飯食者美臠臠炙者每物各一二百人則胡人著於長城下矣是王將疆北之必攻其王矣且匈奴之飢飯羹啗臠炙暉澹多飲酒此則亡竭可立待也賜大而愈飢多財而愈困漢者所希心而慕也則匈奴貴人且其千人至者顯其二三且其萬人至者顯其十餘人夫顯榮者招

賈子五

主

民之機也故遠期五歲近期三年之內匈奴亡矣此謂德勝或曰建三表明五餌盛資翁主禽敵國而后止費至多也惡得財用而足之對曰請無敢費御府銖金尺帛然而臣有餘資問曰何且對曰國有二族方亂天下甚於匈奴之為邊患也使上下躋逆天下竅貧盜賊罪人蓄積無已此二族為祟也上去二族弗使亂國天下殆富矣臣賜二族使崇匈奴過足言者或曰天子下臨人民憲之曰苟或非天子民尚豈天子也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王者天子也苟舟車之所至人迹之所及雖蠻夷

賈子次詁 卷五

戎狄孰非天子之所哉而愾渠頗率天子之民且不理也豈下臨人之民哉

校詁五

審微弟二十八舊弟十五備患至上也盧本此下有語曰何萌芽不伐且折斧柯十八字盧本此下有語曰下無人字問其名下無答字盧本此下有語曰史記集解衛世家引此如文是也今改正周襄至伯盧本此下有語曰或本直當作特叔孫子奚盧本此下有語曰音善艾傅郭者盧本此下有語曰服疑弟二十九舊弟十

賈子五

主

曰高下異盧氏訂異字句絕是此品周高齊也或作同非今按周盧本此下有語曰偏也皆也盧本此下有語曰責讓而知執位盧本此下有語曰別有孝人定其心盧本此下有語曰說非人人下子云盧本此下有語曰譚本作使今據李說盧本此下有語曰此等齊弟三十舊弟九目皇帝所在盧本此下有語曰潭本是也盧本此下有語曰今改正盧本此下有語曰而尊盧本此下有語曰實典解孔晁注盧本此下有語曰令儀之言而亦無確解盧本此下有語曰別本依書引詩亦然盧本此下有語曰一依本

一舊弟 用之空 一歲 盧本 文作 用一 歲 俞氏 增 挾巧 不	耕盧 本挾 巧二 字誤 行在 上 方且 萬里 盧氏 日萬 是	使至 侈也 顏師 古曰 公謂 顯正 方且 萬里 盧氏 日萬 是	十二 舊弟 二預 日夫 人猶 人謂 顯正 方且 萬里 盧氏 日萬 是	谷臨 晉關 為盧 本 作謂 非也 王詐 楚懷 王處 也東 有函	正俞 說必 捨為 正盧 本 作謂 非也 王詐 楚懷 王處 也東 有函	八十 耀蟬 之術 盧氏 日萬 是	犬馬 行也 盧本 作謂 非也 王詐 楚懷 王處 也東 有函	乃疑 當作 今改 作吐 名在 朔方 郡一 說 盧氏 日萬 是	日味 利不 顧貪 利也 漢書 匈奴 傳云 然音 義同 見列 子	黃帝 仁道 也子 本傳 注引 此如 文是 也今 補正 俞氏	仍作 人謂 仁國 竅盧 氏日 萬是	古通 用殊 謬人 仁國 竅盧 氏日 萬是	使失 所望 而後 日恩 加之 彼必 大喜 聽臣 之計 本	過矣 此即 高祖 之財 五若 大降 者俞 禮記 內則 篇	此下 有則 臣有 餘財 五若 大降 者俞 禮記 內則 篇	注曰 有為 衍文 是也 庶子 所與 致也 同美 哉臍 此句 本	父有 若使 者至 也庶 子所 與致 也同 美哉 臍此 句本	下文 有若 使者 至也 庶子 所與 致也 同美 哉臍 此句 本	文有 若使 者至 也庶 子所 與致 也同 美哉 臍此 句本	詳見 諸子 平議 垂澹 與盧 氏日 萬是	者見 諸子 平議 垂澹 與盧 氏日 萬是	日禍 福未 定是 也徐 憚與 盧氏 日萬 是	日禍 福未 定是 也徐 憚與 盧氏 日萬 是	據曰 吾至 亦將 得此 也徐 憚與 盧氏 日萬 是	貪曰 非語 為傳 白墨 黑粉 白魚 黑也 假之 具樂 具本	但俞 氏詩 如文 且日 具黑 粉白 魚黑 也假 之具 樂具 本	樂謂 鼓氏 非如 一文 且日 具黑 粉白 魚黑 也假 之具 樂具 本	面者 假盧 氏日 萬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希肝 盧氏 日萬 是	文俞 氏日 萬是	文俞 氏日 萬是	王俞 氏日 萬是	是也 今改 正文 慮出 至家 耳盧 氏日 萬是	句或 讀為 城說 文戈 部或 邦也 盧氏 日萬 是	地也 重文 域日 或又 邦城 也盧 氏日 萬是	言大 者出 其單 于之 邦城 也盧 氏日 萬是	或大 者出 其單 于之 邦城 也盧 氏日 萬是	穀抵 即角 抵也 至薄 俞氏 日萬 是	人偶 猶俗 語所 謂我 們也 鄭讀 如相 人偶 之	無定 說盧 氏日 萬是	諸子 平議 愚按 史記 索隱 曰漢 書比 一實 餘史 記句 詳見	顏云 辨髮 之飾 也呂 金索 隱曰 漢書 比一 實餘 史記 句詳 見	即後 世篋 梳字 特呂 金索 隱曰 漢書 比一 實餘 史記 句詳 見	抑抔 盧氏 日萬 是	載繼 之義 則此 當謂 繫屬 而固 結之 也愚 按此 當音	構亦 互爾 也恐 或擗 之盧 氏日 萬是	議大 每一 關言 俞氏 日萬 是	城盧 氏日 萬是	情渠 盧氏 日萬 是	賈子 卷第 五竟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正定通惠王氏校聚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六 內篇六

正定王耕心次詰

連語第三十四

紂聖天子之後也有天下而宜然苟背道棄義釋敬
慎而行驕肆則天下之人其離之若崩其背之也不
約而若期夫為人主者誠奈何而不慎哉紂將與武
王戰紂陳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願曰
嚮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鬪而死左右弗肯助
也紂之官衛與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
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踐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

賈子六

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擇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
止可悲也夫執為民主直與民為仇殃忿若此夫民
尚踐盤其軀而況有其民政教虐臣竊聞之曰善不
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夫牛之為胎
也細若鼷鼠紂損天下自象箸始故小惡大惡一類
也過敗雖小皆已之罪也周諺曰前車覆而後車戒
今前車已覆矣而後車不知戒不可不察也梁嘗有
疑獄半曰為當罪半曰為不當梁王曰陶朱之叟曰
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
有疑獄吏半曰為當罪半曰為不當雖寡人亦疑焉

吾子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然臣家
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
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
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
其一者厚倍之是曰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
疑則從予梁大說曰臣竝竊觀之牆薄咫亟壞繪薄
咫亟裂器薄咫亟毀酒薄咫亟酸夫薄而可曰曠日
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國畜民施政教者臣竊曰為
厚之而可耳抑臣又竊聞之曰有上主者有中主者
有下主者上主者可引而上不可引而下下主者可

賈子六

引而下不可引而上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
故上主者堯舜是也夏禹契后稷與之為善則行鯀
謹兜欲引而為惡則誅故可與為善而不可與為惡
下主者桀紂是也推侈惡來進與為惡則行比干龍
逢欲引而為善則誅故可與為惡而不可與為善所
謂中主者齊桓公是也得管仲隰朋則九合諸侯任
豎貂易牙則餓死胡宮蟲流而不得葬故材性乃上
主也賢人必合而不肖人必離國家必治無可憂者
也若材性下主也邪人必合賢正必遠坐而須亡耳
又不可勝憂矣故其可憂者惟中主爾又似練絲染

之藍則青染之緇則黑得善佐則存不得善佐則亡此其不可不憂者耳詩云芘芘棫樸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日善趨也故臣竊日為練左右急也

傅職第三十五

或稱春秋為之聳善抑惡日革勸其心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或為之稱詩而廣道顯德日馴明其志教之樂日疏其穢而填其浮氣教之語使明於上世而知先王之務明德於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任術使能紀萬官之職任而知治化之

賈子六

三

儀教之訓典使知族類疏戚而隱比馴焉此所謂學太子日聖人之德者也或明惠施日道之忠明長復日道之信明度量日道之義明等級日道之禮明恭儉日道之孝明敬戒日道之事明慈愛日道之仁明儻雅日道之文明除害日道之武明精直日道之罰明正德日道之賞明齋肅日道之敬此所謂教太子也左右前後莫非賢人日輔相之總威儀日先後之攝體貌日左右之制義行日宣翼之章恭敬日監行之勤勞日勸之孝順日內之敦篤日固之忠信日發之德音日揚之此所謂順者也此傅人之道也非賢

者不能行天子不諭於先聖人之德不知君國畜民之道不見禮義之正不察應事之理不博古之典傳不備於威儀之數詩書禮樂無經學業不法凡此其屬太師之任也古者齊太公職之天子無恩於親戚不惠於庶民無禮於大臣不忠於刑獄無經於百官不哀於喪不敬於祭不誠於戎事不信於諸侯不誠於賞罰不厚於德不彊於行賜予侈於左右近臣吝授於疏遠卑賤不能懲忿忘欲大行大禮大義大道不從太師之教凡此其屬太傅之任也古者魯周公職之天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言語不序音聲不中

賈子六

四

律將學趨讓進退即席不日禮登降揖讓無容視瞻俯仰周旋無節妄咳唾數顧趨行色不比順隱琴肆瑟凡此其屬太保之任也古者燕召公職之天子燕辟廢其學左右之習詭其師答遠方諸侯遇貴大人不知大雅之辭荅左右近臣不知已諾之適簡聞小誦之不博不習凡此其屬少師之任也古者史佚職之天子居處出入不日禮衣服冠帶不日制御器在側不日度雜采從美不日章忿怒說喜不日義賦與譙讓不日節小行小禮小義小道不從少師之教凡此其屬少傅之任也天子居處燕私安而易樂而湛

夜漏屏人而數飲酒而醉食肉而飽飽而彊飢而憊暑而暍寒而懦寢而莫宥坐而莫侍行而莫先莫後自開戶自取玩好自執器皿亟顧還面而器御之不舉不減折毀喪傷凡此其屬少保之任也干戚戈羽之舞管籥琴瑟之會號呼歌謠聲音不中律燕樂雅頌逆樂序凡此其屬詔工之任也不知日月之時節不知先王之諱與國之大忌不知風雨雷電之眚凡此其屬太史之任也

輔佐第三十六

大相上承大義而啟治道總百官之要旨調天下之

賈子六

五

宜正身行廣教化修禮樂呂美風俗兼領而和一之
呂合治安故天下失宜國家不治則大相之任也上
執正職大拂秉義立誠呂翼上志直議正辭呂持上
行批天下之患匡諸侯之過令或鬱而不通臣或盤
而不義大拂之任也中執政職大輔聞善則呂獻知
善則呂獻明號令正法則頒度量論賢良次官職呂
時順脩使百吏敬率其業故經義不衷賢不肖失序
大輔之任也下執事職道行典知變化呂規是非明
利害掌僕及輿馬之度羽旄旌旗之制步驟徐疾之
節春夏秋冬用之倫色居車之容登降之禮見規宜

諭見過則調故職不率義則道行之任也調諄典博
聞呂掌駟乘領侍從比賢能天子出則爲車右坐立
則爲位承聖帝之德畜民之道禮義之正應事之理
則職呂箴刑獄之衷賞罰之誠已諾之信百官之經
喪祭之共戎事之誠身行之彊則職呂諗遇大臣之
敬遇小臣之惠坐立之端言默之序音聲之適揖讓
之容俯仰之節立事之色則職呂証出入不從禮衣
服不從制御器不呂度迎送非其章忿說忘其義取
予失其節安易而樂湛則職呂諫故善不微過不聞
侍從不諫則調諄之任也典方典容儀呂掌諸侯遠

賈子六

六

方之君譏之班爵列位軌伍之約朝覲宗遇會同享
聘貢職之數辨其民人之眾寡政之治亂率意道順
僻淫犯禁之差弟天子巡狩則先循于其方故或有
功德而弗舉或有淫僻犯禁而不知典方之任也奉
常典天呂掌宗廟社稷之祀天神地祇人鬼凡山川
四望國之諸祭吉凶妖祥占相之事序禮樂喪紀國
之禮儀事居其宜呂識宗室觀民風俗審詩商脩憲
命禁邪言息淫聲於四時之交有事於南郊呂報祈
天明故麻天時不得事鬼神不序經禮儀人倫不正
奉常之任也祧師典春呂掌國之眾庶四民之序呂

禮義倫理教訓人民方春三月緩施生遂動作百物是時有事于皇祖皇考

問孝闕文弟三十七

禮弟三十八

昔周文王使太公望傅太子發太子嗜鮑魚而太公弗與曰禮鮑魚不登於俎豈有非禮而可曰養太子哉尋常之室無奧剽之位則父子不別六尺之與無左右之義則君臣不明尋常之室六尺之與處無禮即上下踳逆父子悖亂而況其大者虐故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

賈子六

七

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莅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曰君子恭敬擗節退讓曰明禮禮者所曰固國家定社稷使君無失其民者也主主臣臣禮之正也威德在君禮之分也尊卑大小彊弱有位禮之數也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屬士庶各愛其家失愛不仁過愛不義故禮者所曰守尊卑之經彊弱之稱者也禮天子適諸侯之宮諸侯不敢自阼階阼階者主之階也天子適諸侯諸侯不敢有宮不敢為主人禮也君仁臣忠父慈子

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之至也君仁則不厲臣忠則不貳父慈則教子孝則協兄愛則友弟敬則順夫和則義妻柔則正姑慈則從婦聽則婉禮之質也禮者臣下所曰承其上也故詩云一發五豝吁嗟虞騶虞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天子佐與十乘曰明貴也饋牲而食曰優飽也虞人翼五豝曰待一發所曰優中也人臣於其所尊敬不敢曰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志厚盡矣作此詩者曰其事深見良臣順上之志也良臣順上之志者可謂義矣故其歎之也長曰吁嗟虞

賈子六

八

雖古之善為人臣者亦若此而已禮者所曰節義而沒不遜故饗飲之禮先爵於卑賤而后貴者始羞殺膳下浹而樂人始奏觴不下徧君不嘗羞殺不下浹上不舉樂故禮者所曰恤下也由余曰乾肉不腐則左右親苞苴時有筐篚時至則羣臣附官無蔚藏腌陳時發則戴其上詩曰投我曰木瓜報之曰瓊琚匪報也永曰為好也上少投之則下曰軀償矣弗敢謂報願長曰為好古之蓄其下者其施報如此國無九年之蓄謂之不足無六年之蓄謂之急無三年之蓄國非其國也民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而餘三

年之食三十歲相通而有十年之積雖有凶旱水溢民無饑饉然後天子備味而食日舉日樂諸侯食珍不失鍾鼓之縣可使樂也樂也者上下同之故禮國有飢人人主不飡國有凍人人主不裘報囚之日人主不舉樂歲凶穀不登臺扉不塗榭徹干侯馬不食穀馳道不除食減膳饗祭有闕故禮者自行之義養民之道也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詩曰君子樂胥受天之祐胥者相也祐大福也夫憂民之憂者民必憂其憂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與士民若此者受天之福矣禮聖

賈子六

九

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廚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羣不射宿不涸澤豺不祭獸不田獵獺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鷲眚而不逮不出穎羅艸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不蟄不日火田不麝不卵不刳胎不殀天魚肉不入廟門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則物蕃多湯曰昔蛛蝥作罟不高順不用命者寧丁我網其憚害物也如是詩曰王在靈囿麇鹿攸伏麇鹿濯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言德至也聖主所在魚鼈禽獸猶得其所況於人民

虐故仁人行其禮則天下安而萬里得矣逮至德渥澤洽調和大暢則天清澈地富燼物時孰民心不挾詐賊氣脈清化攫鬻搏擊之獸鮮毒蠹猛切之蟲密山毒不蕃艸木成薄矣鍊虐大仁之化也

容經弟三十九

志有四興朝廷之志淵然清且嚴祭祀之志愉然思且和軍旅之志怫然愠然精且厲喪紀之志謬然憇然憂且下四志形中四色發外維如志色之經也容有四起朝廷之容師然翼翼然整且敬祭祀之容遂遂然粥粥然敬且婉軍旅之容溷然肅然固且猛

賈子六

十

喪紀之容恻然懾然若不遜容色之經也視有四則朝廷之視端且平衡祭祀之視視如有將軍旅之視固植虎張喪紀之視下且垂綱視經也言有四術言敬且正朝廷之言也文有序祭祀之言也屏氣折聲軍旅之言也言若不足喪紀之言也言經也固頤正視平肩正背臂如抱鼓足閒二寸端面攝纓端股整足體不搖肘且經立因且微磬日共立因且磬折日肅立因且垂佩日卑立立容也坐且經立之容肫不差而足不跌視平衡日經坐微俯視尊者之膝日共坐仰首視不出尋常之內日肅坐廢首低肘日卑

坐坐容也行曰微磬之容臂不搖掉肩不下上身似不則從容而任行容也趨曰微磬之容飄然翼然肩狀若汙足如射箭趨容也旋曰微磬之容其始動也穆如驚條其固復也旋如濯絲踣旋之容也跪曰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跪容也拜曰磬折之容吉事上左凶事上右隨前曰舉項衡曰下盪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氏拜容也拜而未起伏容也坐乘曰經坐之容手撫式視五旅欲無顧顧不過轂小禮動中禮式大禮下坐車之容也立乘曰經立之容右持綬而左臂誦存劍之緯欲無

賈子六

顧顧不過轂小禮據中禮式大禮下立車之容也禮介者不拜兵車不式不顧不言反抑式曰應武容兵車之容也若夫立而跂坐而踣體怠懈志驕傲趨視數顧容色不比動靜不曰度妄咳唾疾言嗟氣不順皆禁也

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踈小節焉業小道焉束髮就大學踈大節焉業大道焉是曰邪放非辟無因入之夷諺曰君子重襲小人無由入正人十倍邪辟無由來古之人其謹於所近學詩曰芃芃棫樸薪之標之濟濟辟王左右趨之此言左右曰善趨也

古者聖王居有法則動有文章位執戒輔鳴玉曰行鳴玉者佩玉也上有蔥衡下有雙璜衝牙蠙珠曰納其閒琚瑀曰雜之行曰采齊趨曰肆夏步中規折中矩登車則馬行而鸞鳴鸞鳴而和應聲曰和和則敬故詩曰和鸞雍雍萬福攸同言動曰紀度則萬福之所聚也故曰明君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貌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曰承其上曰接其等曰臨其下曰畜其民故為之上者敬而信之等者親而重之下者畏而愛之民者肅而樂之是曰上下和協而士庶順

賈子六

三

壹故能安輯其國曰藩衛天子而行義足法夫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富不可為量多不可為數故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棣棣富也不可選眾也言接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品事之各有容志也

子贛由其家來謁於孔子孔子正顏舉杖磬折而立日子之大親毋乃不盪虛放杖而立日子之兄弟亦得無恙虛曳杖倍下而行曰妻子家中得毋病虛故身之倨佻手之高下顏色聲氣各有宜稱所曰明尊卑別疏戚也

子路見孔子之背磬折舉衰曰唯由也見孔子聞之
曰由也何目遺忘也故過猶不及有餘猶不足也
語曰審杼明王執中履衡言秉中適而據杼宜故威
勝德則愔德勝威則弛威之與德交若繆繆且畏且
懷君道正矣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
後君子

龍也者人主之辟也亢龍往而不返故易曰有悔悔
者凶也潛龍入而不能出故曰勿用勿用者不可也
龍之神也其惟蜚龍虬能與細細能與巨巨能與高
高能與下下吾故曰龍變無常能幽能章故至人者

賈子六

三

在小不實在大不究狎而不能作習而不能順姚不
憚卒不妄饒裕不贏迫不自喪明是審非察中居宜
此之謂有威儀

古之為路輿也蓋圓曰象天二十八椽曰象列宿軫
方曰象地三十幅曰象月故仰則觀天文俯則察地
理前視則觀鸞和之聲側聽則觀四時之運此與教
之道也

人主太淺則智闇太博則業厭二者異失同貶其傷
必至故師傅之道既美其施又慎其齊適疾徐任多
少造而勿趣稍而勿苦省其所省而堪其所堪故力

不勞而身大盛此聖人之化也

校詁六

連語第三十四舊弟三十五吾子決是盧本無子字新序

梁大說盧本大作國別本如文推侈盧氏曰推侈

今人表韓非子作侯侈抱朴子良規篇作推侈即龍

推侈也譚本作飛廉與惡來皆紂臣無樂臣非是龍

逢盧氏曰諸書皆作逢蓬蒿之蓬後世作逢蓬江切愚

音亦改讀龐傳職第三十五舊弟三

乃通聲之轉傳職第三十五舊弟三

戒勸楚語正作戒勸填其浮氣與鎮同故志盧氏

志古先學太子盧氏曰學讀為長復盧氏曰長復

也記也學太子盧氏曰學讀為長復盧氏曰長復

也問雅與嫺同目道之敬如盧本敬作教潭本德音

目揚之盧本音作言俞氏說楚學業不法盧本作天

不法注曰大戴禮無天子之三天子至親戚盧本無

字愚按大戴禮無天子之三天子至親戚盧本無

母為親戚訂如文是也古稱父吝授盧本吝授

鄰亦同吝授皆是也大戴禮作受業不敬

此下有教誨誦詩書禮樂之不經不法不古十五

字注謂大戴無愚按數事已見上文此實誤衍大戴

無是也數願趨行讀促行句絕簡聞小誦作憫問別

本如文大戴禮讓盧本讓是也今改正小義小道

同是也今改正謙讓作謙是也今改正六字孔氏廣森

大戴禮注謂賈子別本有之而太保作少師愚按孔

氏說是也安而易盧本而作所俞氏訂夜漏至而數

今補正也安而易如文是也今改正夜漏至而數

猶屏人而言詳見諸子平議飽而疆盧本疆下有食

主而棄其所杖其價小也不亦宜乎語曰禍出者禍反惡人者人亦惡之管子曰不行其野不違其馬此違其馬者也

鄒穆公有令食鳧鴈者必曰糝毋敢曰粟於是倉無糝而求易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吏請曰曰糝食鴈為無費也今求糝於民二石粟而易一石糝曰糝食鴈則費甚矣請曰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煦牛而耕曝背而耘苦勤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米人之上食也奈何其曰養鳥也且汝知小計而不知大計周諺曰囊漏貯中而獨弗聞歟夫

賈子七

二

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與民此非吾粟乎鳥苟食鄒之糝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鄒民聞之皆知其私積之與公家為一體也

楚王欲淫鄒君乃遣之技樂美女四人穆公朝觀而夕畢曰妻死事之孤故婦人年弗稱者弗蓄節於身而弗眾也王輿不衣皮帛御馬不食禾菽無淫僻之事無驕熙之行食不眾味衣不雜采自刻曰廣民親賢曰定國親民如子鄒國之治路不拾遺臣下順從若手之投心是故曰鄒子之細魯衛不敢輕齊楚不

能脅鄒穆公死鄒之百姓若失慈父行哭三月四境之鄰於鄒者士民嚮方而道哭抱手而憂行酤家不警其酒屠者罷列而歸敖童不謳歌舂築者不相杵婦女抉珠瑱丈夫釋玦軒琴瑟無音暮年而後始復故愛出者愛反福往者福來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其此之謂乎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諸侯有道守在四鄰

賈子七

三

宋康王時有爵生鷦於城之陬使史占之曰小而生巨必霸天下康王大喜於是滅滕伐薛取淮北之地乃愈自信欲霸之亟成故射天笞地伐社稷而焚之曰威服天地鬼神罵國老之諫者為無頭之棺曰示有勇剖偃者之背契朝涉之脛國人大駭齊聞而伐之民散城不守王乃逃於邠侯之館遂得病而死故見祥而為不可祥反為禍

晉文公出岐前驅還白前有大蛇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曰從吾者攻之文公曰不可吾聞之曰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招曰妖我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乃歸齋宿而請於

廟曰孤實不佞不能尊道吾罪一執政不賢左右不
良吾罪二飭政不謹民人不信吾罪三本務不脩日
咎百姓吾罪四齋肅不莊彙盛不潔吾罪五請興賢
遂能而章德行善日導百姓毋復前過乃退而脩政
居三月而夢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文公
覺使人視之蛇已魚爛矣文公大說信其道而行之
不解遂至於霸故曰見妖而迎曰德妖反爲福也
楚懷王心矜好高人無道而欲有霸王之號鑄金日
象諸侯人君令大國之王編而先馬梁王御宋王驂
乘周召畢陳滕薛衛中山之君皆象使隨而趨諸侯
聞之曰爲不立故興師而伐之楚王見士民爲用之
不勸也乃徵役萬人且掘國人之墓國人聞之振動
晝旅而夜亂齊人襲之楚師乃潰懷王逃適秦克尹
殺之西河爲天下笑此好矜不讓之罪也不亦羞辱
齊桓公之始霸也翟人伐燕桓公爲燕北伐翟乃至
於孤竹反而使燕君復召公之職桓公歸燕君送桓
公入齊地百六十六里桓公問於管仲曰禮諸侯相
送固出境虜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則燕
君畏而失禮也寡人恐後世之曰寡人爲存燕而欺
之也乃下車而令燕君還車乃割燕君所至而與之

賈子七

四

遂溝曰爲境而後去諸侯聞桓公之義口不言而心
皆服矣故九合諸侯莫不樂聽扶與天子莫不勸從
誠退讓人孰弗戴也

二世胡亥之爲公子昆弟數人詔置酒饗羣臣召諸
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陛視羣臣陳履狀善者因行踐
敗而去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二世卽位皆知天下
之棄之也

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
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
今蛇安在曰敖聞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吾已

賈子七

五

埋之矣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
曰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
信之

先醒弟四十一

懷王問於賈君曰人之謂知道者先生何也賈君對
曰此博說也大者在人主中者在卿大夫下者在布
衣之士乃其正名非爲先生也爲先醒也彼世主不
學道理則嘿然悟於得失不知治亂存亡之所由悖
惛然猶醉也而賢主者學問不倦好道不厭銳然獨
先達虛道理矣故未治也知所曰治未亂也知所曰

亂未安也知所曰安未危也知所曰危故昭然先寤
庫所曰存亡矣故曰先醒辟猶俱醉而獨先醒也故
世主有先醒者有後醒者有不醒者昔楚莊王即位
自靖三年曰講得失乃退僻邪而進忠正能者任事
而後在高位內領國政治而外施教百姓富民恆一
路不拾遺國無獄訟當是時也周室壞微天子失制
宋鄭無道欺昧諸侯莊王圍宋伐鄭鄭伯肉袒牽羊
奉饗而獻國莊王曰古之伐者亂則整之服則舍之
非利之也遂弗受乃南與晉人戰於兩棠大克晉人
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辟禁而諸侯說服莊王歸

賈子七

六

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曰
臣齋而具食甚潔日中而不飯臣敢請罪莊王喟然
歎曰非子之罪也吾聞之曰其君賢君也而又有師
者王其君中君也而又有師者霸其君下君也而羣
臣又莫若者亡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穀不
穀恐亡無日也吾聞之世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
不得若吾生者何曰食為故莊王戰服大國義從諸
侯戚然憂恐聖智在身而自錯不肖思得賢佐日中
忘飯可謂明君矣謂先寤所曰存亡此先醒也昔宋
昭公出亡至于境喟然歎曰烏庫吾知所曰亡矣吾

被服而立侍御者數十人無不曰吾君麗者吾發政
舉事朝臣數百人無不曰吾君聖者吾外內不聞吾
過吾是曰至此吾困宜矣於是革心易行衣苴布食
鱗鮫晝學道而夕講之二年美聞於宋宋人車徒迎
而復位卒為賢君諡為昭公既亡矣而乃寤所曰存
此後醒者也昔者虢君驕恣自伐諂諛親貴諫臣詰
逐政治踏亂國人不復晉師伐之虢人不守虢君出
走至於澤中曰吾渴而欲飲其御乃進清酒曰吾飢
而欲食御進股脯梁模虢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
久矣曰何故儲之對曰為君出亡而道飢渴也君曰

賈子七

七

知寡人亡耶對曰知之曰知之何曰不諫對曰君好
諂諛而惡至言臣願諫恐先虢亡虢君作色而怒御
謝曰臣之言過也為閒君曰吾之亡者誠何也其御
曰君弗知耶君之所曰亡者曰大賢也虢君曰賢人
之所曰存也乃亡何也對曰天下之君皆不肖夫疾
吾君之獨賢也故亡虢君喜據式而笑曰嗟賢固若
是苦邪遂徒行而於山中居飢倦枕御膝而臥御曰
塊自易逃行而去君遂餓死為禽獸食此已亡矣猶
不寤所曰亡此不醒者也故先醒者當時而霸後醒
者三年而復不醒者枕土而死為虎狼食烏庫戒之

哉

耳痹弟四十二

竊聞之曰目見正而口言枉則害陽言吉錯之民而凶則賊倍道則死障光則晦誣神而逆人則天必敗其事故昔者楚平王有臣曰伍子胥王殺其父而無罪奔走而之吳曰父死而不死則非父之子也死而非補則過計也與吾死而不一明不若舉天地曰成名於是紆身而適闔閭治味曰求親闔閭見而安之說其謀果其舉反其聽用而任吳國之政也民保命而不失歲時孰而不凶五官公而不私上下調而無

賈子七

九

尤天下服而無御四境靜而無虞然後忿心發怒出凶言陰必死提邦曰伐楚五戰而五勝伏尸數十萬城郢之門執高兵傷五藏之實毀十龍之鍾撻平王之墓昭王失國而奔妻生虜而入吳故楚平王懷陰賊殺無罪殃既至虜此矣子胥發鬱冒忿輔闔閭而行大虐還十五年闔閭沒而夫差即位乃與越人戰江上棲之會稽越王之窮至乎斲山艸飲腐水易子而食於是履屨戴璧號咷告無罪呼皇天使大夫種行成於吳王吳王將許子胥曰不可越國之俗勤勞而不愠好勝而無禮谿穢而輕絕俗好詛而倍盟放

此類者鳥獸之儕徒狐狸之醜類也生之爲患殺之

無咎請無與成大夫種拊心嗥啼沫泣而言信割白馬而爲犧指九天而爲證請婦人爲妾丈夫爲臣百世名實因閒官爲積孤身爲關內諸侯世爲忠臣吳王不忍縮師與成還謀而伐齊子胥進爭不聽忠言不用越既得成稱善累德曰求民心於是上帝降禍絕吳命虜直江君臣乖而不調植社槁而墜裂容臺振而掩覆犬羣嗥而入淵彘銜藪而席隄燕雀剖而虬蛇生食蘆菹而蛭口浴清水而遇蠶伍子胥見事之不可爲也何籠而自投水自抉而望東門身賜夷

賈子七

九

而浮江懷賊行虐深報而殃不辜禍至虜身矣越於是果逆謀負約襲剽夫差兼吳而拊事濟功成范蠡負石而蹈五湖大夫種繫領謝室渠如處車裂回泉自此之後句踐不樂憂悲荐至內崩而死故天之誅伐不可爲廣虛幽閒攸遠無人雖重襲石中而居其必知之虜若誅伐順理而當辜殺三軍而無咎誅殺不當辜殺一匹夫其罪聞皇天故曰天之處高其聽卑其狀芒其視察故凡自行不可不謹慎也

諭誠弟四十三

湯見設網者四面張祝曰自天下者自地出者自四

方至者皆罹我網湯曰嘻盡之矣非桀其孰能如此
令去三面舍一面而教之祝曰蛛蝥作網今之人循
緒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者高欲下者下吾請受
其犯命者士民聞之曰湯之德及禽獸矣而況我虜
於是下親其上

楚昭王當房而立愀然有寒色曰寡人朝飢時酒二
醜重裘而立猶憊然有寒氣將奈我元元之百姓何
是日也出府之裘曰衣寒者出倉之粟曰振飢者居
二年閩閩襲郢昭王奔隨諸當房之賜者請還致死
於寇閩閩一夕而五徒臥不能賴楚曳師而去昭王
乃復當房之德也

昔楚昭王與吳人戰楚軍敗昭王走屨決背而行失
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屨及至於隨左右問曰王何曾
惜一踣屨虜昭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踣屨哉思與
偕反也自是之後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周文王晝臥夢人登城而呼己曰我東北陬之槁骨
也速曰王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
王曰速曰人君禮葬之吏曰此無主矣請曰五大夫
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奈何其倍之也士民聞之
曰我君不曰夢之故而倍槁骨況於生人虜於是下

信其上

豫讓事中之君智伯滅中行氏豫讓徒事智伯及
趙襄子破智伯豫讓刺面而變容吞炭而為噎乞其
妻所而妻弗識乃伏刺襄子五起而弗中襄子患之
食不甘味一夕而五易臥見不全身人謂豫讓曰子
不死中行而反事其讐何無恥之甚也今必碎身糜
軀曰為智伯何其與前異也豫讓曰我事中之君
與帷而衣之與關而枕之夫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
之及智伯分吾曰衣服館吾曰鼎實舉被而為禮夫
國士遇我我國國士為之報故曰士為知己者死女
為悅己者容非允言也故在主而已

校詁七

春秋弟四十舊弟是法至之也盧本無非所目使句
虛篇所載訂如文是也今九字俞氏據論衡補
補正上有故字俞氏曰今刪是昔也盧氏曰其久病盧
為衍文是也今刪故天至不察俞氏據論衡訂如
文是也寇挾城堞俞說挾讀為接劫童不謳歌盧本
今改正寇挾城堞見鄭氏儀禮注劫童不謳歌盧本
乃遊言當讀為寇挾城堞見鄭氏儀禮注劫童不謳歌盧本
誤盧氏捨正文反取劫童不謳歌盧本
之通假非也今訂如文劫童不謳歌盧本
日環決也鈎弓絃者一小而天下盧本巨作大
日環決也鈎弓絃者一小而天下盧本巨作大
俞氏從戰國策訂如文是也今伐薛盧本作伐諸侯
改正巨下古為韻作大非韻矣伐薛盧本作伐諸侯

文曰隨為隋乃楊氏之嚮壁虛造履決皆盧氏曰皆若復亂及春秋國多狂惑甚矣盧本無周字丁先生周文王晝臥訂如文是也今補正劉面注曰舊人校改如文是館吾讀為昭夫國士遇我大字俞氏訂也今改正如文是也今刪正

賈子七

十四

賈子卷第七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葉版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八 內篇八

退讓弟四十四

正定王耕心大

梁大夫宋就者為邊縣令與楚鄰界梁之邊亭與楚之邊亭皆種瓜各有數梁之邊亭劬力而數灌其瓜美楚窳而希灌其瓜惡楚令固曰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惡也楚亭惡梁瓜之賢已因夜往竊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請其尉亦欲竊往報搔楚亭之瓜尉曰請宋就曰惡是何言也是苛怨召禍之道也惡何稱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莫令人往

賈子八

十一

竊為楚亭夜善灌其瓜令勿知也於是梁亭乃每夜往竊灌楚亭之瓜楚亭且而行瓜則皆已灌矣瓜曰曰美楚亭怪而察之則乃梁亭也楚令聞之大說具曰聞楚王聞之怒然醜曰志自憍也告吏曰微搔瓜得無他罪辱說梁之陰讓也乃謝曰重幣而請交於梁王楚王時則稱說梁王曰為信故梁楚之驩由宋就始語曰轉敗而為功因禍而為福老子曰報怨曰德此之謂辱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欲夸之故饗客於章華之臺上者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辱使者曰否翟

篡國也惡得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
陛三索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曰作之者大
苦居之者大佚翟國惡得此臺也楚王媿

君道弟四十五

紂作桎數千呪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
桎囚于羑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既定令殷
之民投徹桎桎而流之於河民輸桎者曰手徹之弗
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獄常擁此
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況于其法教虜詩曰濟濟多
士文王曰寧言輔翼賢正則身必安也又曰弗識弗

賈子八

二

知順帝之則言士民說其德義則效而象之也文王
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憚其勞從之
如集詩曰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爲臺令匠規之民間
之者麋裹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曰眾故弗趨而疾
弗期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囿曰靈囿謂其沼曰
靈沼愛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囿鹿攸伏鹿濯濯
濯白鳥皤皤王在靈沼於仞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
獸洽于魚鼈故禽獸魚鼈攸若攸樂而況士民乎詩
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

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報也書曰大道直直其去身
不遠人皆有之舜獨曰之夫射而不中者不求之鵠
而反脩之於己君國子民者反求之己而君道備矣
官人弟四十六

王者官人有六等一曰師二曰友三曰大臣四曰左
右五曰侍御六曰廝役智足曰爲源泉行足曰爲表
儀問焉則應求焉則得入人之家足曰重人之家入
人之國足曰重人之國者謂之師智足曰爲確礪行
足曰爲輔助仁足曰訪議明於進賢敢於退不肖內
相匡正外相揚美謂之友智足曰謀國事行足曰爲

賈子八

三

民率仁足曰合上下之驩國有法則退而守之君有
難則進而死之職之所守君不得曰阿私託者大臣
也脩身正行不恡於鄉曲道語談說不恡於朝廷智
能不困於事業服一介之使能合兩君之驩執戟居
前能舉君之失過不難曰死持之者左右也不貪於
財不淫於色事君不敢有二心居君旁不敢泄君之
謀君有失過雖不能正諫曰其死持之憔悴有憂色
不勸聽從者侍御也柔色偃僕唯諛之行唯言之聽
曰睚眦之閒事君者廝役也故與師爲國者帝與友
爲國者王與大臣爲國者霸與左右爲國者彊與侍

御爲國者若存若亡與斯役爲國者亡可立待也取師之禮黜位而朝之取友之禮曰身先焉取大臣之禮曰皮幣先焉取左右之禮使使者先焉取侍御之禮曰令至焉取廝役之禮曰令召矣師至則清朝而侍小事不進友至則清殿而侍聲樂技藝之人不竝見大臣奏事則併優侏儒逃隱聲樂技藝之人不竝奏左右在側聲樂不見侍御者在側子女不雜處故君樂雅樂則友大臣可曰侍君樂燕樂則左右侍御者可曰侍君開北房從薰服之樂則廝役從清晨聽治罷朝而論議從容澤燕夕時開北房從薰服之樂

賈子八

四

是曰聽治論議從容澤燕矜莊皆殊序然後帝王之業可得而行也

勸學弟四十七

謂門人學者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啟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聖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聞寬徇之智者獨何與然則舜儷俛而加志我儷僂而弗省耳夫曰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傅白騰黑揄鈇較雜芷若望風視益口笑佳態佻志從容爲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養心而願一視之今曰二

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昔者南榮跖醜聖道之亡虜已故步陟山川盆冒楚棘彌道千餘百舍重繭而不敢久息既遇老聃靈若慈父鴈行避景夔立蛇進而后敢問見教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是達若天地行生後世今夫子之達伏虜老聃而諸子之材不避榮跖而無千里之遠重繭之患親與巨賢連席而坐對膝相視從容談語無問不應是天降大命曰達吾德也吾聞之曰時難得而易失也學者勉之虜天祿不重

道術弟四十八

賈子八

五

曰數聞道之名矣而未知其實也請問道者何謂也對曰道者所從接物也其本者謂之虛其末者謂之術虛者言其精微也平素而無設施也術也者所從制物也動靜之數也凡此皆道也曰請問虛之接物何如對曰鏡義而居無執不臧美惡畢至各得其當衡虛無私平靜而處輕重畢懸各得其所明主者南面而正清虛而靜令名自宣命物自定如鑑之應如衡之稱有疊和之有端隨之物鞠其極而曰當施之此虛之接物也曰請問術之接物何如對曰人主仁而境內和矣故其士民莫弗親也人主義而境內理

矣故其士民莫弗順也人主有禮而境內肅矣故其士民莫弗敬也人主有信而境內貞矣故其士民莫弗信也人主公而境內服矣故其士民莫弗戴也人主法而境內軌矣故其士民莫弗輔也舉賢則民化善使能則官職治英俊在位則主尊羽翼勝任則民顯操德而固則威立教順而必則令行周聽則不蔽稽驗則不惶明好惡則民心化密事端則人主神術者接物之除凡權重者必謹於事令行者必謹於言則過敗鮮矣此術之接物之道也其為原無屈其應變無極故聖人尊之夫道之詳不可勝述也曰請問

賈子八

六

品善之體何如對曰親愛利子謂之慈反慈為鬻子愛利親謂之孝反孝為孽愛利出中謂之忠反忠為倍心省恤人謂之惠反惠為困兄敬愛弟謂之友反友為虐弟敬愛兄謂之悌反悌為傲接遇慎容謂之恭反恭為媿接遇肅正謂之敬反敬為媿言行抱一謂之貞反貞為偽期果言當謂之信反信為慢衷理不辟謂之端反端為跂據當不傾謂之平反平為險行善決衷謂之清反清為濁辭利刻謙謂之廉反廉為貪兼覆無私謂之公反公為私方直不曲謂之正反正為邪目人自觀謂之度反度為妄目己量人謂

之恕反恕為荒惻隱憐人謂之慈反慈為忍厚志隱行謂之潔反潔為汰施行得理謂之德反德為怨放理潔靜謂之行反行為污功遂自卻謂之退反退為伐厚人自薄謂之讓反讓為冒心兼愛人謂之仁反仁為戾行充其宜謂之義反義為悻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合得密周謂之調反調為盤優賢不逮謂之寬反寬為隄包眾容易謂之裕反裕為褊欣慍可安謂之熈反熈為鶩安柔不苛謂之良反良為齷緣法循理謂之軌反軌為易襲常緣道謂之道反道為辟廣較自斂謂之儉反儉為侈費弗過適謂之節

賈子八

七

反節為靡僣勉就善謂之慎反慎為怠思惡勿道謂之戒反戒為傲深知禍福謂之智反智為愚亟見究察謂之慧反慧為童動有文體謂之禮反禮為濫容服有義謂之儀反儀為詭行歸而尚謂之順反順為逆動靜攝次謂之比反比為錯容志審道謂之備反備為野辭令就得謂之雅反雅為陋論物明辨謂之辯反辯為訥纖微皆審謂之察反察為荒誠動可畏謂之威反威為困臨制不犯謂之嚴反嚴為輒仁義脩立謂之任反任為欺伏羲誠必謂之節反節為罷持節不恐謂之勇反勇為怯信理遂悒謂之敢反敢

賈子卷第九 內篇九

正定王耕心次詁

六術第四十九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六理無不生也已生而六理存序所生之內是曰陰陽天地人盡曰六理為內度內度成業故謂之六法六法藏內變汙而外遂外遂六術故謂之六行是曰陰陽各有六月之節而天地有六合之事人有仁義禮智信之行行和則樂興樂興則六此之謂六行陰陽天地之動也不失六行故能合六法人謹脩六

賈子九

十

行則亦可曰合六法矣然而人雖有六行微細難識唯先王能審之凡人弗能自至是故必待先王之教乃知所從事是曰先王為天下設教因人所有曰之為訓道人之情曰之為真是故內本六法外體六行曰興詩書易春秋禮樂六者之術曰為大義謂之六藝令人緣之曰自脩脩成則得六行矣六行不正反合六法藝之所曰六者法六法而體六行故也故曰六則備矣六者非獨為六藝本也他事亦皆曰六為度聲音之道曰六為首曰陰陽之節為度是故一歲十二月分而為陰陽陰陽各六月是曰聲音之器十

二鍾鍾當一月其六鍾陰聲六鍾陽聲聲之術律是而出故謂之六律六律和五聲之調曰發陰陽天地人之清聲而內合六行六法之道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聲五也必六而備故曰聲與音六夫律之者象測之也所測者六故曰六律人之戚屬曰六為法人有六親六親始曰父父有二子二子為昆弟昆弟又有子子從父而昆弟故為從父昆弟從父昆弟又有子子從祖而昆弟故為從祖昆弟從祖昆弟又有子子從曾祖而昆弟故為從曾祖昆弟會祖昆弟又有子子為族兄

賈子九

二

弟備於六此之謂六親親之始於一人世世別離分為六親親戚非六則失本末之度是故六為制而止矣六親有次不可相踰相踰則宗族擾亂不能相親是故先王設為昭穆三廟曰禁其亂何為三廟上室為昭中室為穆下室為孫嗣令子各曰其次上下更居三廟曰別親疏有制喪服稱親疏曰為重輕親者重疏者輕故復有麤衰齊衰大紅細紅緦麻備六各服其所當服夫服則有殊此先王之所曰禁亂也數度之道曰六為法數加於少而度出於小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曰為度

始十毫為髮十髮為釐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曰為天下事用也事之目六為法者不可勝數也此所言六目效事之盡目六為度者謂六理可謂陰陽之六節可謂天地之六法可謂人之六行

道德說第五十

德有六理何謂六理曰道德性神明命此六者德之理也諸生者皆生於德之所生而能象人德者獨玉也象德體六理盡見於玉也各有狀是故曰玉效德之六理澤者鑑也謂之道居如竊膏謂之德湛而潤

賈子九

三

厚而膠謂之性康若樂流謂之神光輝謂之明譽乎堅哉謂之命此之謂六理鑑生空竅而通之曰道德生理通之目六德之畢離狀六德者德之有六理畢離狀也性生氣而通之曰曉神生變而通之曰化明生識而通之曰智命生形而通之曰定德有六美何謂六美有道有仁有義有忠有信有密此六者德之美也道者德之本也仁者德之出也義者德之理也忠者德之厚也信者德之固也密者德之高也六理六美德之所目生陰陽天地人與萬物也固為所生者法也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

所謂行此者德也是故箸此竹帛謂之書書者此之箸者也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此之樂者也祭祀鬼神為此福者也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道者無形平和而神道物有載物者畢目順理和適行故物有清而澤澤者鑑也鑑曰道之神模貫物形通達空竅奉一出入為先故謂之鑑鑑者所目能見也見者目也道德施物精微而為目是故物之始形也分先而為目目成也形乃從是目人及有因之在氣莫精於目目清而潤澤若濡無羃穢雜焉故能見也由此

賈子九

四

觀之目足目明道德之潤澤矣故曰澤者鑑也生空竅通之曰道德者離無而之有故潤則居然濁而始形矣故六理發焉六理所目為變而生也所生有理然則物得潤目生故謂潤德德者變及物理之所出也夫變者道之頌也道冰而為德神載於德德者道之澤也道雖神必載於德而頌乃有所因目發動變化而為變變及諸生之理皆道之化也各有條理目載於德德受道之化而發之各不同狀德潤故曰如膏謂之德德生理通之目六德之畢離狀性者道德造物物有形而道德之神專而為一氣明其潤益厚

矣濁而膠相連在物之中爲物莫生氣皆集焉故謂之性性神氣之所會也性立則神氣曉曉然發而通行於外矣與外物之感相應故曰潤厚而膠謂之性性生氣通之曰曉神者道德神氣發於性也康若滌流不可物效也變化無所不爲物理及諸變之起皆神之所化也故曰康若滌流謂之神理生變通之曰化明者神氣在內則無光而爲智明則有輝於外矣外內通一則爲得失事理是非皆職於智故曰光輝謂之明明生識通之曰智命者物皆得道德之施曰生則澤潤性氣神明及形體之位分數度各有極量

賈子九

五

指奏矣此皆所受其道德非曰嗜欲取舍然也其受此具也畧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命者不得毋生生則有形形而道德性神明因載於物形故畧堅謂之命命生形通之曰定物所道始謂之道所得曰生謂之德德之有也曰道爲本故曰道者德之本也德生物又養物則物安利矣安利物者仁行也仁行出於德故曰仁者德之出也德生理理立則有宜適之謂義義者理也故曰義者德之理也德生物又養長之而弗離也得曰安利德之遇物也忠厚故曰忠者德之厚也德之忠厚也信固而不易此德之常

也故曰信者德之固也德生於道而有理守理則合於道與道理密而弗離也故能畜物養物物莫不仰恃德此德之高故曰密者德之高也道而勿失則有道矣得而守之則有德矣行而無休則行成矣故曰道此之謂道德此之謂德行此之謂行諸此言者盡德變變世者理也書者著德之理於竹帛而陳之令人觀焉曰箸所從事故曰書者此之箸者也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指令人緣之曰自成也故曰詩者此之志者也易者察人之循德之理與弗循而占其吉凶故曰易者此之占者也春秋者守往事之合德之

賈子九

六

理與不合而紀其成敗曰爲來事師法故曰春秋者此之紀者也禮者體德理而爲之節文成人事故曰禮者此之體者也樂者書詩易春秋禮五者之道備則合於德矣合則驩然大樂矣故曰樂者此之樂者也人能脩德之理則安利之謂福莫不慕福弗能必得而人心曰爲鬼神能與於利害是故具犧牲俎豆粢盛齋戒而祭鬼神欲曰佐成福故曰祭祀鬼神爲此福者也德之理盡施於人其在人也內而難見是曰先王舉德之頌而爲辭語曰明其理陳之天下令人觀焉垂之後世辯議曰審察之曰轉相告是故弟

子隨師而問博學曰達其智而明其辭曰立其誠故曰博學辯議為此辭者也德畢施物雖有之微細難識夫王者真德象也六理在玉明而易見也是曰舉玉曰諭物之所受於德者與玉一體也

大政上第五十一

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本也國曰為本君曰為本吏曰為本故國曰民為安危君曰民為威侮吏曰民為貴賤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命也國曰為命君曰為命吏曰為命故國曰民為存亡君曰民為盲明吏曰民為賢不肖此之謂民無不

賈子九

七

為命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功也故國曰為功君曰為功吏曰為功國曰民為興壞君曰民為疆弱吏曰民為能不能此之謂民無不為功也聞之於政也民無不為力也故國曰為力君曰為力吏曰為力故夫戰之勝也民欲勝也攻之得也民欲得也守之存也民欲存也故率民而守而民不欲存則莫能曰存矣率民而攻而民不欲得則莫能曰得矣率民而戰而民不欲勝則莫能曰勝矣故其民之為其上也接敵而喜進不能止敵人必駭戰由此勝也夫民之於其上也接敵而懼退必走去戰由此敗也故夫舊與

福也非萃在天也必在士民也烏虜戒之戒之夫士民之志不可不要也烏虜戒之戒之行之善也萃曰為福已矣行之惡也萃曰為舊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被天之舊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知善而弗行謂之不明知惡而弗改必受天殃天有常福必與有德天有常舊必與奪民時故夫民者至賤而不可簡也至愚而不可欺也故自古至於今與民為警者有遲有速而民必勝之知善而弗行謂之狂知惡而不改謂之惑故夫狂與惑者聖王之戒也而君子之醜也烏虜戒之戒之豈其曰狂與惑自為

賈子九

八

之明君而君子厚聞善而行之如爭聞惡而改之如讐然後禍舊可離然後保福也戒之戒之誅賞之慎焉故與其殺不辜也盜失於有罪也故夫罪也者疑則附之去已夫功也者疑則附之與已則此毋有無罪而見誅毋有有功而無賞者矣戒之哉戒之哉誅賞之慎焉故古之立刑也曰禁不肖曰起怠惰之民也是曰一罪疑則弗遂誅也故不肖得改也一功疑則必弗倍也故愚民可勸也是曰上有仁譽而下有治名疑罪從去仁也疑功從予信也戒之哉戒之哉慎其下故誅而不忌賞而不曲不反民之罪而重之

不滅民之功而棄之故上爲非則諫而止之曰道紀
之下爲非則矜而恕之道而赦之柔而假之故雖有
不肖民化而則之故雖昔者之帝王其所貴其臣者
如此而已矣人臣之道思善則獻之於上聞善則獻
之於上知善則獻之於上夫民者惟君者有之爲人
臣者助君理之故夫爲人臣者曰富樂民爲功曰貧
苦民爲罪故君曰知賢爲明吏曰愛民爲忠故臣忠
則君明此之謂聖王故官有假而德無假位有卑而
義無卑故位下而義高者雖卑貴也位高而義下者
雖貴必窮身辱戒之哉戒之哉行道不能窮困及之

賈子九

九

夫一出而不可反者言也一見而不可得揜者行也
故夫言與行者智愚之表也賢不肖之別也是曰智
者慎言慎行曰爲身福愚者易言易行曰爲身菑故
君子言必可行也然後言之行必可言也然後行之
身辱戒之哉戒之哉行之者在身命之者在人此福
菑之本也道者福之本祥者福之榮也無道者必失
福之本不祥者必失福之榮故行而不緣道者其言
必不顧義矣故紂自謂天王也桀自謂天子也已滅
之後民曰相罵也曰此觀之則位不足曰爲尊而號
不足曰爲榮矣故君子之貴也士民貴之故謂之貴

也君子之富也士民樂之故謂之富也故君子之貴
也與民曰福故士民貴之君子之富也與民曰財故
士民樂之故君子富貴也至於子孫而衰則士民皆
曰何君子之道衰之數也不肖暴者禍及其身則士
民皆曰何天誅之遲也夫民者萬世之本也不可欺
凡居於上位者簡士苦民者是謂愚敬士愛民者是
謂智夫愚智者士民命之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
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敵也身辱戒之哉
戒之哉與民爲敵者未有勝之者也君能爲善則吏
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

賈子九

十

善也吏之罪也吏之不善也君之過也身辱戒之戒
之故夫士民者率之曰道然後士民道也率之曰義
然後士民義也率之曰忠然後士民忠也率之曰信
然後士民信也故爲人君者其出令也其如聲士民
學之其如響其爲政也其如形曲折而從君其如景
矣身辱戒之哉戒之哉君鄉善於此則佚然協民
皆鄉善於彼矣猶景之象形也君爲惡於此則噶噶
然協民皆爲惡於彼矣猶響之應聲也是曰聖主而
君子辱執事而臨民者曰戒慎一日則士民亦曰戒
慎一日矣曰道先民也道者聖王之行也文者聖王

之辭也恭敬者聖王之容也忠信者聖王之教也夫聖人也者賢智之師也仁義者明君之性也故堯舜禹湯之治天下也所謂明君也士民樂之皆即位百年然後崩士民猶曰爲太數也桀紂所謂暴亂之君也士民苦之皆即位數十年而滅士民猶曰爲太久也故夫諸侯者士民皆愛之則其國必興矣士民皆苦之則其國必亡矣故夫士民者國家之所樹而諸侯之本也不可輕也烏虜輕本不祥實爲身殃戒之哉戒之哉

大政下第五十二

賈子九

士

易使喜難使怒者宜爲君識人之功而忘人之罪者宜爲貴故曰刑罰不可已慈民簡泄不可已得士故欲已刑罰慈民辟其猶已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欲已簡泄得士辟其猶已孤怵鳥也雖久弗得矣夫士者弗敬則弗至民者弗愛則弗附故欲求士必至民必附惟恭與敬忠與信古今毋易矣渚澤有枯水而國無枯土矣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無不可得之士有不能治民之吏而無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賢矣吏賢而民治矣故見其民而知其吏見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見於選吏吏功見於治民故勸之其

上者由其下而上睹矣此道之謂也故治國家者行道之謂國家必盡信道而不爲國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選也而道不可離也烏虜戒之哉離道而災至矣無世而無聖或不得知也無國而無士或弗能得也故世未嘗無聖也而不得聖王則弗起國未嘗無士也不得君子則弗助聖明則士聞飾矣故聖王在位則士百里而有一人猶無有也故王者衰則士沒矣故暴亂在位則士千里而有一人猶比肩也故國者有不幸而無明君君明也則國無不幸而無賢士矣故自古而至於今澤有無水國無

賈子九

士

無士故士易得而難求也易致而難留也故求士而不目道周徧境內不能得一人焉故求士而目道則國中多有之此之謂士易得而難求也故待士而目敬則士必居矣待士而不目道則士必去矣此之謂士易致而難留也王者有易政而無易國有易吏而無易民故因是國也而爲安因是民也而爲治故湯目桀之亂氓爲治武王目紂之北卒爲疆故民之治亂在於吏國之安危在於政是目明君之於政也慎之於吏也選之然後國興也故君能爲善則吏必能爲善矣吏能爲善則民必能爲善矣故民之不善也

失之者吏也民之善者吏之功也吏之不善也失之者君也吏之善者君之功也是故君明而吏賢吏賢而民治矣故苟上好之其下必化之此道之謂也夫民之爲言也暝也萌之爲言也盲也故惟上之所扶而目之民無不化也故曰民萌民萌哉直言其意而爲之名也夫民者賢不肖之材也賢不肖皆具焉故賢人得焉不肖者伏焉技能輸焉忠信飾焉故民者積愚也故夫民者雖愚也明上選吏焉必使民與焉故士民譽之則明上察之見歸而舉之故士民苦之則明上察之見非而去之故王者取吏不妄必使民

賈子九

三

唱然後和之故夫民者吏之程也察吏於民然後隨之夫民至卑也使之取吏焉必取其愛焉故十人愛之有歸則十人之吏也百人愛之有歸則百人之吏也千人愛之有歸則千人之吏也萬人愛之有歸則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選卿相焉夫民者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後教也有教然後政治也政治然後民勸之民勸之然後國豐富也故國豐且富然後君樂也忠臣之功也臣之忠者君之明也臣忠君明此之謂政之綱也故國也者行政之綱然後國臧也故君之信在於所信所信

不信雖欲論信也終身不信矣故所信不可不慎也事君之道不過於事父故不肖者之事父也不可目事君事長之道不過於事兄故不肖者之事兄也不可目事長使下之道不過於使弟故不肖者之使弟也不可目使下交接之道不過於爲身故不肖者之爲身也不可目接友慈民之道不過於愛其子故不肖者之愛其子不可目慈民居官之道不過於居家故不肖者之於家也不可目居官夫道者行之於父則行之於君矣行之於兄則行之於長矣行之於弟則行之於下矣行之於身則行之於友矣行之於子

賈子九

四

則行之於民矣行之於家則行之於官矣故士則未仕而能目試矣聖王選舉也目爲表也問之然後知其言謀焉然後知其極任之目事然後知其信故古聖王君子不素距人目此爲明也察國之治在諸大夫察士之理在其與徒君必擇其臣而臣必擇其所與故察明者賢虐人之辭不出於室而無不見也察明者乘人不出其官而無所不入也故王者居於中國不出其國而明於天下之政何也則賢人之辭也不離其位而境內親之者謂之人爲之行之也故愛人之道言之者謂之其府行之者謂之其禮故忠諸

侯者無曰易敬士也忠君子者無曰易愛民也諸侯
不得士則不能興矣君子不得民則不能稱矣故士
能言道而弗能行者謂之器能行道而弗能言者謂
之用能言之能行之者謂之實故君子訊其器任其
用乘其實而治安與矣烏虜人耳人耳諸侯即位享
國社稷血食而政有命國無君也官有政長民有所
屬而政有命國無吏也官駕百乘食食千人而政有
命國無人也何也君之為言也道也故君也者道之
所出也賢人不舉而不肖人不去此君無道也故政
謂此國無君也吏之為言理也故吏也者理之所出

賈子九

五

也上為非而不敢諫下為善而不知勸此吏無理也
故政謂此國無吏也官駕百乘而食食千人近側者
不足曰問諫而由朝假不足曰考度故政謂此國無
也烏虜悲哉君者羣也無人誰據無據必蹶政謂
此國素亡也

脩政語上第五十三

黃帝曰道若川谷之水其出無已其行無止故服人
而不為仇分人而不削者其惟道矣故播之於天下
而不亡者其惟道矣是曰道高比於天道明比於日
道安比於山故言之者見謂智學之者見謂賢守之

者見謂信樂之者見謂仁行之者見謂聖人故惟道
不可竊也不可曰虛為也故黃帝職道義經天地紀
人倫序萬物曰信與仁為天下先然後濟東海入江
內取綠圖西濟積石涉流沙登於崑崙於是還歸中
國曰平天下天下太平惟躬道而已

帝顓頊曰至道不可過也至義不可易也是故曰後
者復迹也故上緣黃帝之道而行之學黃帝之道而
常之加而弗損天下亦平也

帝顓頊曰功莫美於去惡而為善罪莫大於去善而
為惡故非吾善善而已也善緣善也非惡惡而已也

賈子九

六

惡緣惡也吾日慎一日其此已也

帝譽曰緣道者之辭而與為道已緣巧者之事而學
為巧已行仁者之操而與為仁已故節仁之器曰修
其躬而身專其美矣故上緣黃帝之道而明之學帝
顓頊之道而行之而天下亦平矣

帝譽曰德莫高於博愛人而政莫高於博利人故政
莫大於信治莫大於仁吾慎此而已矣

帝堯曰吾存心於先古加志於窮民痛萬姓之罹罪
憂眾生之不遂也故一民或飢曰此我飢之也一民
或寒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此我陷之也仁行

而義立德博而化富故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治先
怒而後行是曰德音遠也是故堯教化及雕題蜀越
撫交趾身涉流沙地封獨山西見王母訓及大夏渠
叟北中幽都及狗國與人身而鳥面及焦僥好賢而
隱不逮彊於行而蓄於志率曰仁而恕至此而已矣
帝舜曰吾盡吾敬曰事吾上故見謂忠焉吾盡吾敬
曰接吾敵故見謂信焉吾盡吾敬曰使吾下故見謂
仁焉是曰見愛親於天下之人而見歸樂於天下之
民而見貴信於天下之君故吾取之曰敬也吾得之
曰敬也故欲明道而諭教惟曰敬者為忠必服之

賈子九

七

大禹之治天下也諸侯萬人而禹一皆知其國其士
萬人而禹一皆知其體故大禹豈能一見而知之也
豈能一聞而識之也諸侯朝會而禹親報之故是曰
禹一皆知其國也其士月朝而禹親見之故是曰禹
一皆知其體也然且大禹其猶大恐諸侯會則問於
諸侯曰諸侯曰寡人為驕虐朔日視朝則問於士曰
諸大夫曰寡人為汰虐其間寡人之驕之汰而不曰
語寡人者此教寡人之殘道也滅天下之教也故寡
人之所怨於人者莫大於此也
大禹曰民無食也則我弗能使也功成而不利於民

我弗能勸也故環河而道之九牧鑿江而道之九路
灑五湖而它東海民勞矣而弗苦者功成而利於民
也禹嘗晝不暇食夜不暇寢矣方是時也憂務故也
故禹與士民同務故不自言其信而信諭矣故治天
下曰信為之也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思而獨居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庭而就火之光於室也然可曰小見而不可曰大知
是故明君而君子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故諸君
子得賢而舉之得賢而與之譬其若登山虛得不肖
而舉之得不肖而與之譬其若下淵虛故登山而望
其何不臨而何不見陵遲而入淵其孰不陷溺是曰
明君慎其舉而君子慎其與然後福可必歸蓄可必
去也

賈子九

六

湯曰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藥言獻於貴然後聞
於卑故藥食嘗於卑然後至於貴教也藥言獻於貴
然後聞於卑道也故使人味食然後食者其得味也
多若使人味言然後聞言者其得言也少是曰明王
之於言也必自也聽之必自也擇之必自也聚之必
自也藏之必自也行之故道曰數取之為明曰數行

之為章目數施之萬姓為賦是故求道者不目目而
目心取道者不目手而目耳致道者目言入道者目
忠積道者目信樹道者目人故人主有欲治安之心
而無治安之政者雖欲治安顯榮也弗得矣故治安
不可目虛成也顯榮不可目虛得也故明君敬士察
吏愛民目參其極非此者則四美不附矣

脩政語下弟五十四

周文王問於鬻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
也何如鬻子對曰唯疑請目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
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

賈子九

五

也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何
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
正中文王曰受命矣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
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職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
之已入也故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
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文
王曰受命矣

周武王問於鬻子曰寡人願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
而必勝則吾為此奈何鬻子曰唯疑攻守而戰虜同
器而和與嚴其備也政曰和可目守而嚴可目守而

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目攻而嚴可目攻而嚴不若
和之得也和可目戰而嚴可目戰而嚴不若和之勝
也則惟由和而可也故諸侯發政施令政平於人者
謂之文政矣諸侯接士使吏禮恭於人者謂之文禮
矣諸侯聽獄斷刑仁於治陳於行其由此守而不存
攻而不得戰而不勝者自天地之闢未之嘗聞也今
也君王欲守而必存攻而必得戰而必勝則惟由此
也為可也武王曰受命矣

賈子九

三

侯政平於內而威於外矣君子行修於身而信於輿
人矣治民民治而榮於名矣故諸侯凡有治心者必
修之目道而興之目敬然後能目成也凡有戰心者
必修之目政而興之目義然後能目勝也凡有攻心
者必結之目約而論之目信然後能目得也凡有守
心者必固之目和而論之目愛然後能存也武王
曰受命矣師尚父曰吾聞之於政也曰天下曠曠一
人有之萬民叢叢一人理之故天下者非一家之有
也有道者之有也故夫天下者惟有道者理之惟有
道者紀之惟有道者使之惟有道者宜處而久之故

夫天下者難得而易失也難常而易亡也故守天下者非曰道則弗得而長也故夫道者萬世之寶也武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年二十歲卽位享國親曰其身見於鬻子之家而問焉曰昔者先王與子修道而道修寡人之望也亦願曰教敢問興國之道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興國之道君思善則行之君聞善則行之君知善則行之位敬而常之行信而長之則興國之道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於道之要奈何鬻子對曰唯疑請曰

賈子九

三

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爲人下者敬而肅爲人上者恭而仁爲人君者敬士愛民曰終其身此道之要也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敢問治國之道若何鬻子曰唯疑請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治國之道上忠於主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忠其主者非曰道義則無曰入忠也中敬其士不曰禮節則無曰諭敬也下愛其民非曰忠信則無曰諭愛也故忠信行於民禮節諭於士道義入於上則治國之道也雖治天下者由此而已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有上人者有下人者有賢人者有不肖人者有智人者有愚人者敢問上下之人何曰爲異鬻子對曰唯疑請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凡人者若賤若貴若幼若老聞道志而藏之知道善而行之上人矣聞道而弗取藏也知道而弗取行也則謂之下人也故夫行者善則謂之賢人矣行者惡則謂之不肖矣故夫言者善則謂之智矣言者不善則謂之愚矣故智愚之人有其辭矣賢不肖之人別其行矣上下之人等其志矣成王曰受命矣

周成王曰寡人聞之聖王在上位使民富且壽云若

賈子九

三

夫富則可爲也若夫壽則不在天虜鬻子曰唯疑請曰上世之政詔於君王政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死軍兵之事故諸侯不私相攻而民不私相鬪不私相殺也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道而吏積於德而民積於用力故婦爲其所衣丈夫爲其所食則民無凍餒矣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則君積於仁而吏積於愛而民積於順則刑罰廢矣而民無天遏之誅故聖王在上則民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則使民有時而用之有節則民無厲疾故

賈子卷第十 內篇十

正定王耕心次詁

禮容語上闕文第五十五

禮容語下第五十六

魯叔孫昭子聘于宋宋元公與之燕飲酒樂昭子右坐歌終而語因相泣也樂祁曰過哉君非哀所也已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虜吾聞之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已失何日能久且吾聞之主民者不可日媮媮必死今君與叔孫其語皆媮死日不遠矣居六月宋元公薨聞一月

賈子十

叔孫媮卒

晉叔向聘於周發幣大夫及單靖公靖公享之儉而敬賓禮贈賄同視禮而從享燕無私送不過郊語說昊天有成命既而叔向告人曰吾聞之曰一姓不再興今周有單子目為臣周其復興虜昔史佚有言曰動莫若敬居莫若儉德莫若讓事莫若吝今單子皆有焉夫宮室不崇器無蟲鏤儉也身恭除潔外內肅給敬也燕好享賜雖歡不踰等讓也賓之禮事稱上而差吝也若是而加之目無私重之目不侈能辟怨矣居儉動敬德讓事吝而能辟怨目為卿佐其有不

與虜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謚謚者寧也億也命者制度也基者經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目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蚤興夜寐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歌謠文武之烈彙九譯而請朝致貢職目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

賈子十

二

天地調和神明順億鬼不厲崇民不謗怨故曰宥謚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目安天下目敬民人今單子美說其志也目佐周室吾故曰周其復興虜故周平王既崩目後周室稍稍衰弱不墜當單子之佐政也天子加尊周室加興晉之三卿卻錡卻犖卻至從晉厲公會諸侯于柯陵周單襄公在會晉厲公視遠步高卻錡見單子其語犯卻犖見其語許卻至見其語伐齊國佐見其語盡單襄公告魯成公曰晉將有亂其君與三卻其當之虜魯侯曰寡人固晉而疆其君今君曰將有亂敢問

天道意人故也對曰吾非諸史也焉知天道吾見晉君之容而聽三郤之語矣殆必有禍矣君子曰目正體足目從之是目觀容而知其心今晉侯視遠而足高目不在體而足不步目其心必異矣體目不相從何目能久夫合諸侯國之大事也於是觀存亡之徵焉故國將有福其君步言視聽必皆得適順善則可目知德矣視遠曰絕其義足高曰弃其德言爽曰反其信聽淫曰離其名夫目目處義足目踐德口目庇信耳目聽名者也故不可不慎也偏亡者有咎既亡則國從之今晉侯無一可焉吾是目云夫郤氏晉之

賈子十

三

寵人也是族在晉有三卿五大夫貴矣亦可目戒懼矣今郤伯之語犯郤叔訐郤季伐犯則凌人訐則誣人伐則擯人有是寵也而益之目三怨其誰能忍之齊國子亦將有禍齊亂國也立於淫亂之朝而好盡言目暴人過怨之本也惟善人能受盡言今齊既亂其能善虐居二年晉殺三卿明年厲公弑於東門是歲也齊人果殺國武子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視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怠人必

乘之鳥虜戒之哉

胎教第五十七

易曰正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目千里故君子慎始春秋之元詩之關雎禮之冠婚易之乾坤皆慎始敬終云爾素成謹爲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悌世有行義者如是則其子孫慈孝不敢姪暴黨無不善三族輔之故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兩者不等各目其母鳥虜戒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故曰素成胎教之道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目爲後世戒

賈子十

四

青史氏之記曰古者胎教之道王后有身七月而就蓂室太師持銅而御戶左太宰持斗而御戶右太卜持著龜而御堂下諸官皆目其職御於門內比三月者王后所求聲音非禮樂則太宰撫樂而稱不習所求滋味者非正味則太宰荷斗而不敢煎調而日不敢目待王太子太子生而泣太師吹銅曰聲中某律太宰曰滋味上某太卜曰命云某然後爲王太子縣弧之禮儀東方之弧目梧梧者東方之木春也其牲目雞雞者東方之牲也南方之弧目柳柳者南方之木夏也其牲目狗狗者南方之牲也中央之弧目桑

桑者中央之木也其牲曰牛牛者中央之牲也西方之弧曰棘棘者西方之木秋也其牲曰羊羊者西方之牲也北方之弧曰棗棗者北方之木冬也其牲曰彘彘者北方之牲也五弧五分矢東方射東方南方射南方中央高射西方射西方北方射北方皆三射其四弧具其餘各二分矢縣諸國四通門之左中央之弧亦具餘二分矢縣諸社稷門之左然後卜王太子名上毋取於天下毋取於地中毋取於名山通谷毋悖於鄉俗是故君子名難知而易諱也此所曰養恩之道也正之禮者王太子無臣之子也身朝王者

賈子十

五

妻朝后之子朝王太子是謂臣之子也此正禮胎教也周后妃妊成王於身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誼獨處不倨雖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成王生仁者養之孝者繼之四賢傍之成王有知而選太公為師周公為傅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是曰封於泰山而禪於梁父朝諸侯一天下由此觀之王左右不可不練也

昔禹曰夏王而桀曰夏亡湯曰殷王而紂曰殷亡闔閭曰吳戰勝無敵而夫差曰之見禽於越文公曰晉霸而厲公曰見殺於匠麗之宮威王曰齊疆於天下

而簡公曰殺於檀臺穆公曰秦顯名尊號而二世曰劫於望夷之宮其所曰君王同而功迹不等者所任異也故成王處襁褓之中朝諸侯周公用事也武靈王五十而弒於沙丘任李兌也齊桓公得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稱為義主失管仲任豎刀而身死不葬為天下笑一人之身榮辱具施焉者在所任也故魏有公子無忌而削地復得趙任藺相如而秦兵不敢出安陵任周贍而國獨立楚有申包胥而昭王反復齊有陳單襄王得其國由此觀之無賢佐俊士能成功立名安危繼絕者未之有也是曰國不務大而

賈子十

本

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者得民心而民往之得賢者而賢者歸之文王請除炮烙之刑而殷民從湯去張網者之三面而二垂至越王不類舊塚而吳人服曰其所為順於人也故同聲則處異而相應意合則未見而相親賢者立於本朝而天下之士相率而趨之何曰知其然也管仲者桓公之讐也鮑叔曰為賢於己而進之桓公七十言說乃聽遂使桓公除仇讐之心而委之國政焉桓公垂拱無事而朝諸侯鮑叔之力也管仲之所曰趨桓公而無自危之心者同聲於鮑叔也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

瑕不肖而任事史鮒患之數言蘧伯玉賢而不聽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生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死而置屍於北堂於我足矣靈公往弔問其故其子曰父言聞靈公戚然易容而寤曰吾失矣立召蘧伯玉而進之召彌子瑕而退之徒喪於堂成禮而後去衛國曰治史鮒之力也夫生進賢而退不肖死且未止又曰屍諫可謂忠不衰矣紂殺王子比干而箕子被髮而佯狂陳靈公殺泄冶而鄧元去陳曰族徒自是之後殷并於周陳亡於楚曰其殺比干

賈子十

七

與泄冶而失箕子與鄧元也燕昭王得郭隗而鄒衍樂毅自齊魏至於是舉兵而攻齊棲閔王於莒燕度地計眾不與齊均也然而所曰能信意至於此者由得士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恆治之民得賢者顯昌失賢者危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鑑所曰照形也往古所曰知今也夫知惡古之所曰危亡不務襲迹於其所安存則未有異於卻走而求及前人也太公知之故國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夫聖人之於聖者之死尚如此其厚也況當世存者虐其弗失可知矣

立後義第五十八

古之聖帝將立世子則帝自朝服昇自阼階上西鄉於妃妃抱世子自房出東鄉太史奉書西上堂當兩階之間北面立曰世子名曰某者參帝執禮稱辭命世子曰度太祖太宗與社稷於子者參其命也妃曰不敢者再於三命曰謹受命拜而退太史曰告太祝太祝曰告太祖太宗與社稷太史出曰告太宰太宰曰告州伯州伯命藏之州府凡諸貴已下至於百姓男女無敢與世子同名者曰此防民百姓猶有爭為君者夫執明則民定而出於一道故人皆爭為宰相而不干為世子非宰相尊而世子卑也不可曰智求不可曰力爭也今日為知子莫如父故疾死置後者恣父之所曰比使親戚不相親兄弟不相愛亂天下之紀使天下之俗失所尊敬而不讓其道莫徑於此疾死置後曰嫡長子如此則親戚相愛而兄弟不爭此天下之至義也民之不爭亦惟學王宮國君室也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天下之所共聞也為人臣而放其君為人下而伐其上天下之至逆也而所曰有天下者曰為天下開利除害曰義繼之也故聲名稱於天下而傳於後世隱其惡而揚其德美立其功烈而

賈子十

八

傳之於久遠故天下皆稱聖帝至治至秦為不道且
疆凌弱眾暴寡智欺愚士卒罷敝死於甲兵老弱駭
動不得治產業目天下之無天子也高皇帝起於布
衣而兼有天下臣萬方諸侯為天下辟與利除害寢
天下之兵天下之至德也而天下莫能明高皇帝之
德美定功烈目施於後世故天下猶行敝世德與其
功烈風俗也夫帝王者莫不相時而立儀度務而制
事目馴其時也欲變古易常者不死必亡此聖人之
所制也惡民更之故敬為書目詔之所目聞於後世
也

校詁十

賈字十

九

禮容語上闕文弟五十五 禮容語下弟五十六
同舊弟 叔孫昭子 當有是也今補正 今茲 盧氏曰今
同視禮而從 盧本視作是俞氏曰是當為視古書或
鼠揚僚注是蓋當為視此其證也國語周語載此事
曰賈禮賈餞視其是已今據國語改 事莫若咨 盧本咨
正義同恩按俞說是在無取通假也 器無蟲 盧氏曰別本作
本如文與國語同是 器無蟲 盧氏曰別本作
也今改正下仿此 恭除潔 盧氏曰國語 齊稱上而差 盧
恭除潔 盧氏曰國語 齊稱上而差 盧
日國語作 不侈 盧氏曰國語 齊稱上而差 盧
放上一而動 不侈 盧氏曰國語 齊稱上而差 盧
全不 命者至經也 盧本制度作制令經也下有執也
同

也俞曰為衍文今 文王武王也 盧本無也字丁先生
刪說見諸子平議 文有卻無却左傳如文說 其語訐 盧氏
補正 今 卻 綺 文有卻無却左傳如文說 其語訐 盧氏
文訐訛語也 意人故也 盧氏曰意與抑 諸史 盧氏
國語作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本語同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吾是
字恩按武實 胎教弟五十七 舊弟 素成 盧氏曰目
衍文今刪正 胎教弟五十七 舊弟 素成 盧氏曰目
妻嫁女 盧本娶作婚注大戴禮保 青史氏 盧氏曰漢志有
青史子五 妻室 盧氏曰大戴 太宰持斗 盧本如文大
十三篇 妻室 盧氏曰大戴 太宰持斗 盧本如文大
斗作升恩按斗乃有柄之器故曰荷言蓋北 撫樂 盧
方燭勺之屬俞氏疑當作豆非也今仍原文 撫樂 盧
日大戴禮 不敢曰待 盧本待作待潭本大戴 縣弧之
禮儀 盧本儀作義注讀為儀愚按義是也今改正 縣弧之
禮儀 盧本儀作義注讀為儀愚按義是也今改正 縣弧之

賈字十

十

訂從正文目合諸經儀 東方之木 盧本木作木下
自為一句目下之辭也 東方之木 盧本木作木下
雷氏本句目下之辭也 東方之木 盧本木作木下
文柳棘諸節皆視此恩按先生之說也今改正 下
仿此蓋柳棘諸節皆視此恩按先生之說也今改正 下
決非賈子原文也 正之至子也 盧本無字下有差臣
下有如謂領臣之子也 正之至子也 盧本無字下有差臣
訂如文且為說曰此謂上文所說諸禮惟王太子得
行之人臣之子也 正之至子也 盧本無字下有差臣
平議愚按俞說近是今據改如文 周后妃 盧本后
是也今改正 不 盧氏曰差 不 盧本晉作罵大戴
正 王左右 盧本王作主大戴禮 威王至檀臺 盧氏曰
簡公之後而文如也今改正 威王至檀臺 盧氏曰
日威王在簡公之後而文如也今改正 威王至檀臺 盧氏曰
文皆不一律矣於天下而潛王曰死於廟梁則與上
威王不一律矣於天下而潛王曰死於廟梁則與上
下一律或賈子原文也 盧氏按諸子之文惟目發明義
理為主不日考證為工盧氏所謂不拘是也此文乃

賈子之偶誤劉氏覺其誤而改之耳今仍削地復得
原文不欲遽目劉氏之文為賈子之文也復反建潭
大戴禮同是也今補正昭王反復本如文大戴禮同
是也今陳單田盧氏曰即炮格如文是也今改正炮
加後世架格之格乃置銅格於火上而使人行格上
滑而墮即為火所燔也格蓋象窗格特置火上爾
後世書不達其義多作炮越王至舊塚盧說亦見說
烙雖俗本史記亦然非也越王至舊塚苑越王謂向
踐無恆治之民賢篇訂作恆是也今改正苑尊立後義
也第五十八同舊弟世子至者參盧氏說參與干為世子
盧本干作姦王謀同愚按干犯干求皆干為正文
說文奸犯姦也左傳多曰為干犯字亦通假非正文
也此文盧王皆作姦殊謬或奸字之比使語辭孟子
比天之所目與我者本書此物此志使天至不讓本
也皆同建潭本作此非今從別本

賈子十

所作明俞氏說俗字絕句明所字之誤失所尊敬而
不讓七字為句盧本於失字絕句非解亦未安愚按
俞說正也莫徑於此當如文是也今改正王宮國君
今改正也莫徑於此當如文是也今改正王宮國君
室盧氏曰諱邦為國漢人之辭此真賈子之原文也
湯放至伐紂盧本湯上有殷字伐紂王謨本作伐
字目武王為紂紂既侮古聖王無周字湯上不當有殷
自斃武王亦惟曰湯之所居君位而已決不曰殺戮為
志惟欲使虐民之人不居君位而已決不曰殺戮為
快也今從孟子及王本訂如文下道之人下當放此
愚按先生說至秦為不道之散亂注曰十字潭本作
是也今改正五字愚目施於後世盧本作而施之於
至秦為無道五字愚目施於後世盧本作而施之於
雷校本訂如文馴其時猶順也馴故敬至詔之盧本
是也今改正馴其時猶順也馴故敬至詔之盧本
拘為書使結之也丁先生訂如文其說曰此章蓋述
經世之綱及昔賢不得已立言之意所自況也拘

結皆形近之誤使聲近之誤也為衍文雖目意定殆
得其實若荷仍舊文決不可通矣愚按先生說是也
正今改

賈子十

十一

賈子卷第十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聚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一 外篇上

正定玉耕心次註

陳治安大計疏一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目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曰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然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曰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

賈子十一

一

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頌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執成長治之業曰承祖廟曰奉六親至孝也曰幸天下曰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周得後可曰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曰陛下之

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舜禹復生為陛下計亡曰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曰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為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况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虜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

賈子十一

二

尉曰上偏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為邪此時而欲為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曩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為已迺墮骨肉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虜夫曰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憚曰危為安曰亂為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虜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為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虜臣有目知陛下之

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
執呂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塵得舍人
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曰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
膏腴之地呂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
惠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呂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
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
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主王梁靈王王燕
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

賈子十一

三

爲治虐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
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宰制而天子自爲者
擅爵人殺死舉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
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辱幸而來
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圓視而起陛下之臣
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矣陛下
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
其異姓負疆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呂
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盡又復然殃既
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尙不能呂安後世將如之

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
割皆象理解也至於醜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
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
王皆眾醜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呂芒刃臣曰爲
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執不可也臣竊跡前
事大抵疆者先反淮陰王楚最疆則最先反韓信倚
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
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
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
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執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

賈子十一

四

十城而王今雖呂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
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
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蒞醜
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眾建諸侯
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呂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
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
敢有異心輻湊竝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
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
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呂次各受其
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眾而

子孫少者建目為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頰入漢者為徒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目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眾天子亡所利焉誠曰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慮莫不王下無倍叛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待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為此天下之執

賈子十一

五

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為錮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為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蹶盤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曰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曰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蹶盤可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執方倒懸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媢侮侵掠至不敬也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繪曰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

之操也天子其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懸如此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虜非直倒懸而已又類辟且病痲夫辟者一面病痲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目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目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既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目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目天下之大而困於一縣之眾甚為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目臣為

賈子十一

六

屬國之官目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眾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目為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為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為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目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目衣婢妾白穀之表薄紈之裏徒目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大賈嘉會召客者目被牆古者目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為帝服倡優下賤得為后飾然

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白衣阜綈而富
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曰緣其領庶人孽妾緣其
履此臣之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
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
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
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
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義
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
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

賈子十一

七

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抱哺其子與公併踞婦姑不
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嗜利不同禽獸者亡幾
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日歷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
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
之業天下大敗眾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
至矣是曰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
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曰
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義捐廉恥日甚可謂月
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願行也今其甚者殺
父兄矣盜者剝寢戶之簾奪兩廟之器白晝大都之

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
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
臣特曰簿書不報期會之閒曰爲大故至於俗流失
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目曰爲是適然
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
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
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
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
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
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

賈子十一

八

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
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竝起萬民
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
人幾幸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
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
眾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
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
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夏爲天子十有餘
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
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

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曰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於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緦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曰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曰衛翼之

賈子十一

九

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嗜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於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

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隲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目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目明有孝也行曰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目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

賈子十一

十

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目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曰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艸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目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誠夫三代之所目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目

亟絕者其轍迹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懸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嗜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

賈子十一

十一

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曰勸善刑罰曰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學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庶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曰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曰禮義治之者積禮義曰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

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曰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曰德教或歐之曰法令道之曰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歐之曰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歲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曰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艸木廣裕德

賈子十一

十一

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既幾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曰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曰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羣臣如陛眾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執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

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况於貴臣之近主虐廉恥節禮曰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曰黥刺之辜不及大夫曰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蹙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辜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曰為主上豫遠不敬也所曰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眾庶同黥刺髡

賈子十一

圭

剛笞僞棄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陞虐被戮辱者不泰迫虐廉恥不行大臣無迺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虐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曰重法者投鼠而不可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曰其履夫嘗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曰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曰令眾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曰加此也非所曰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

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眾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虐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頑頓亡恥讓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

賈子十一

齒

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眾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粹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曰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簞簞不飾坐污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污穢曰惟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不曰罷輒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曰諱之也尙遷就而為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纓纒盤水加劍造請室而請辜耳上不執縛

係引而行也其有中舉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
盤而加也其有大舉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
上不使挫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
有禮矣遇有禮故羣臣自憲嬰曰廉恥故人矜節行
上設廉恥禮義曰遇其臣而臣不曰節行報其上者
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
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惟義所在上
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
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圍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
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

賈子十一

五

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
我危故吾得與之俱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杖義故
可曰託不御之權可曰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
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願彼之入行
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諫使民願租鑄錢疏二

法使天下公得願租鑄銅錫爲錢敢雜曰鉛鐵爲它
巧者其罪黥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爲巧則不可得贏
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
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

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執不止迺者民人抵罪多者
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曰
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
鑄錢黥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
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
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
弗訶虐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
哉今農事棄捐而采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鎔炊炭
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愿民陷而
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

賈子十一

六

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
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曰
禁矣姦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
天下其爲禍博矣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
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
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
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曰御輕重錢輕則曰術斂之
重則曰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曰作兵器曰假貴臣
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曰臨萬貨曰調盈虛曰收
奇羨則官富實而未民困六矣制吾棄財曰與匈奴

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故善為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孰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曰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曰負謗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為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白公為亂非欲取國代王也發忿快志刺手曰衝仇人之匈固為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嘗用之矣漢存特

賈子十一

七

幸耳夫擅仇人足曰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為四四子一心也子之眾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即疑有刺諸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為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畱計

請封建子弟疏四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執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曰為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惟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為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廬如黑子之簪面適足曰餌大國耳不足曰有

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曰為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曰自託於鄉黨人主惟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曰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曰為不可戰薪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曰為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曰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餼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執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

賈子十一

六

地曰益淮陽而為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曰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曰北箸之河淮陽包陳曰南撻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曰扞齊趙淮陽足曰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曰除六國之既今陛下力制天下頤指如意高拱曰成六國之既難曰言智苟身亡事畜亂宿旣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盜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

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惟陛下財幸

論積貯疏五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熾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巨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蹙漢之為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

賈子十一

五

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曰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眾國胡曰餓之兵早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虜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為而不成曰攻則取曰守則固曰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

食之民轉而緣南晦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曰為富安天下而直為此瘼瘼也竊為陛下惜之

校詰十一

陳治安大計疏一見漢書本傳舊題作陳政事疏或也惟作陳政事亦非定名今詳考本傳更訂如文大計即疏內所謂大數也疏內流涕二節曰何奴之禍無已時為一事曰己有制之術而上不使為一事王伯厚疑有缺文欲曰論積貯疏當其一近世桐城姚氏又疑二為一字之誤皆非也長太息六文缺其一西山真子嘗補曰新書等齊篇姚氏意不謂然欲補曰論積貯疏皆非確論論積貯疏乃賈子之絕筆別為一篇非此疏也此疏有文所缺乃賈子之絕筆事爾其說別見錢疏下若顏師古王伯厚直謂錢太息六惟存三事似未嘗一考本文者則不解其何已長太息息者歎息之大也俗本作太息非恩按盧

賈子十一

三

說本顏師古見漢書高帝紀然高紀作大賈疏不妨自兼大書作大未必果屬賈子之原文且太義足則又戰國策春申君曰先生大息矣謂宴息也據此則作大息義既未安且與先生大息之義相殺非至當不易之說今與內篇各仍原文藉備參考非必許顏說也未及然漢書如文新書衡字不見說文或曰為古文非也衡決漢書如文新書衡字不見說文或曰為古文非也漢書音韻皆非所長故於漢書音韻轉矣蓋顏氏於六書音韻皆非所長故於漢書音韻轉矣蓋顏氏於流俗而音韻九曰幸天下按二文皆通而幸義尤美甚此其一也疑漢書為立經陳紀作網恩按二文皆通輕重周形近之誤漢書周作同新書如文思按周編也其得義視同為優漢書乃形近之誤今改正舜禹復生漢書作禹舜新書同丁先生曰舜禹後十此者序不立倒置姚氏校本如文是也今改正

寇切音如去又大部其音如詰日頭哀散與態也
大圭聲徐氏曰胡結切其音如詰之通假且居古漢
書注翻音亦同據此則假義恐相涉更當直用本
或從言作謨目示別今皆不然反滋煩惑此漢書
書之誤也與文既正音與難近今亦當讀如漢書
此音惟無別原自圭字正音與難近今亦當讀如
耳顏徐失考直自圭字正音與難近今亦當讀如
誤也且徐失考直自圭字正音與難近今亦當讀如
顏氏徐失考直自圭字正音與難近今亦當讀如
同音故取為通假此非音韻九為漢書新音之二
聲既目通假致誤當仍音韻九為漢書新音之二
作謨目通假致誤當仍音韻九為漢書新音之二
即謨目通假致誤當仍音韻九為漢書新音之二
顯二發之正變若直其謨庶無歧矣惟與漢書異
無所不取矣字亦仍舊文符漢書字法通例惟大
折衷至當不致也
徒事更張也

賈子十一

漢書如文新書何作訶愚按當而自弛姚氏曰弛者
讀為詞顏氏惟呂問為訓非也
師古云自廢而死非俞氏主耳忘身漢書食貨志此
讀弛為緩說近迂曲非也
醜不辭諫使民顧租鑄錢疏二乃見漢書食貨志
非也
太息之一班氏曰別入食貨臣誠傷之漢書食貨志
志故彼文從刪說詳下文者此其一也
此四字別作可為長太息者此其一也
疏乃陳治安疏六太息而博下無結束復易目
剛去長太息句又曰宛然殆不可掩後世論治安
臣誠傷之四字又曰宛然殆不可掩後世論治安
者惟知有缺文而不知其然殆不可掩後世論治安
除盜鑄錢令使民放鑄次年即遷為梁太傅陳治
安疏即上於傅梁後鑄次年即遷為梁太傅陳治
子失考欲補於傅梁後鑄次年即遷為梁太傅陳治
君之體決非彼疏所宜有諫接王淮南諸子疏三
亦不足當太息之一也
傳書本取國代王如文是也今改正請封建子弟疏四

賈子次詁 卷一一

見漢書豪植漢書如文新書植作橫愚論積貯疏五
本傳書食貨志姚氏曰通鑑今仍原文
開籍田躬耕語而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
於文帝二年此非是文帝二年有開籍田詔遂置此
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愚按賈子呂孝文
六年徵拜梁太傅日十二年卒孝文六年漢興僅三
十三年其十二年當與十二年卒孝文六年漢興僅三
為漢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愚按賈子呂孝文
所陳諸疏之後蓋賈子之絕筆也若在六年已不得
云幾四十年必在長沙召回時也愚按賈子呂孝文
通鑑亦不考原年分置此疏於孝文九年與前
上於長沙召回時補陳治安所缺亦非也又孝文二
之文乃欲取呂補陳治安所缺亦非也又孝文二
年為漢興之二十九年姚氏曰此即粟字說文本
瘵漢書作瘵新書同姚氏曰此即粟字說文本
瘵漢書作瘵新書同姚氏曰此即粟字說文本
然謂壞字也姚氏曰假借為解疏矣今據說文改正
所謂壞字也姚氏曰假借為解疏矣今據說文改正

賈子十一

賈子卷第十一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聚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二 外篇下

正定王耕心次詒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仄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
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迺隕厥身身虜哀哉
兮逢時不祥鬱鳳伏竄兮鴟鴞翱翔茸尊顯兮譏
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隨夷溷兮謂跖
躋廉莫邪為鈍兮鉛刀為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
幹棄周鼎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
服鹽車兮章甫薦屨漸不可久兮嗟若先生獨離此

賈子十二

十一

咎兮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獨壹鬱其誰語鳳縹
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勿
深潛且自珍蝮蠪獺且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
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騏驥可得係而
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
辜也麻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于
干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曾擊而
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巨魚橫江湖
之鱣鯨兮固將制于螻螻

服身賦七

單闕之歲四月孟夏庚子日斜服集余舍止于坐隅
貌甚閒暇異物來萃私怪其故發書占之讖言其度
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問于子服余去何之吉虜告
我凶言其災淹速之度語余其期服迺太息舉首奮
翼口不能言請對且臆萬物變化固亡休息幹流而
遷或推而還形氣轉續變化而嬗沕穆亡閒胡可勝
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彼
吳疆大夫差且敗越棲會稽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卒
被五刑傳說胥靡迺相武丁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
命不可說孰知其極水激則旱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賈子十二

二

震盪相轉雲蒸雨降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坱圠無垠
天不可預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身識其時且夫
天地為鑪造化為工陰陽為炭萬物為銅合散消息
安有常則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何足控搏
化為異物又何足患小智自私賤彼貴我達人大觀
物亡不可貪夫殉財烈士殉名夸者死權品庶馮生
恍迫之徒或趨西東大人不曲意變齊同愚士繫俗
儻若囚拘至人遺物獨與道俱眾人惑惑好惡積億
真人恬漠獨與道息釋智遺形超然自喪寥廓忽荒
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得坎則止縱軀委命不私與已

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虛若深淵之靚汜虛若
不繫之舟不日生故自寶養空而游德人無累知命
不憂細故蕪芥何足已疑

早雲賦八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
兮滂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頽洞兮正重沓而竝起
鬼隆崇巨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侶屈卷輪而中天兮
象虎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儼而時有遂
積聚而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
侯怒而澎濤正帷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

賈子十二

三

窈而四塞兮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
惟貪邪而狼戾終風解而霧散兮陵遲而堵潰或深
潛而閉藏兮爭離而竝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焰焰
而無穢隆暑盛其無聊兮煎沙石而爛涓湯風至而
含熱兮羣生悶滿而愁憤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
相聚而為害農夫垂拱而無事兮釋其鉏耨而下淚
憂疆畔之遇害兮痛皇天之靡惠惜穉稼之旱天兮
離天災而不遂懷怨心而不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
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之風氣時俗殊而不
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得兮政治失中而

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至而沈沒嗟虛惜旱太
劇何幸於天無恩澤忍兮嗇夫何寡德矣既已生之
不與福矣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
僚兮慄兮巨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
甚不仁兮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柰何人兮

虞賦九

攷太平巨深志象巨獸之屈奇妙彫文巨刻鏤舒脩
尾之采垂舉其鋸牙巨左右相指負大鐘而欲飛
妙彫文巨刻鏤兮象巨獸之屈奇兮戴高角之義我
負大鐘而顧飛美哉爛兮亦天地之大式

賈子十二

四

櫻擊拳巨蟻蚋負大鐘而欲飛

校詁十二

度湘水弔屈原賦六 見史記漢書本傳題名依史漢
身程嚴氏可均言文選題名當本賈集九誤賈集乃
後世所次不錄此賦諸家多異同惟漢書近是今所
漢本傳今不錄且備列異文曰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訂曰漢書為主且備列異文曰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事糾恭承 如文選恭承是也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正 師古曰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古侯字待也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史記湛作沈文選同漢書如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文是也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是也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作頌後世增益字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如文是也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古曰序讀日呼 侯考漢書有誤乃別

如文選同是也今定如文其死兮若休史記無兮字漢書澹序
 也今定如文其死兮若休史記無兮字漢書澹序
 至之靚書史如文愚按序說見前作靚通假字今仍漢
 書原記文愚按序說見前作靚通假字今仍漢
 馬按作保非也不自保謬矣修身齊家皆所自保清
 不自寶可也不自保謬矣修身齊家皆所自保清
 靜無為亦所不自保也班孟堅未究道德之微故任
 意更訂爾不知二字得失懸絕不可通融也今定如
 文養空而游漢書游作浮文選同史記如文愚按作
 勤曰道家至論決無作浮之理又細故蒔芥史記蒔
 與上文字復其誤審矣今訂如文旱雲賦八苑近世
 蘄漢書如文選同愚按蒔芥正旱雲賦八苑近世
 文嚴氏可均全漢文亦有運清濁古文苑清作混全而
 校正本視買子集稍詳運清濁古文苑清作混全而
 合沓兮眺敬亭山詩注作合是也今改正揚侯怒漢
 賈子十二
 文侯作波古文苑隆暑至聊兮古文苑作隆盛暑而
 作侯是也今改正隆暑至聊兮古文苑作隆盛暑而
 選陸機從軍行注引垂拱而無事古文苑事作聊全
 此如文是也今改正垂拱而無事古文苑事作聊全
 改憂疆畔古文苑如文注虞賦九存弟一節不見
 正類聚弟二節見初學記第三節見太平御覽近亦
 見全漢文說詳旱雲賦下虞古文苑作虞全漢文
 虞思按正文當作虞見說文改正攷太平古文苑如文
 虞皆後出之字今從說文改正攷太平古文苑如文
 牧愚按作牧不可曉如文是也今改正此節全漢文
 目為賦類聚曰為銘而文體不類恐有傳謄今
 仍全漢文舒脩尾脩字形近之誤今改正

賈子卷第十二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栞版
存秦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三 翼篇一

正定王耕心饌次

史記賈子列傳耕心按原題作

賈生名誼屈原賈生列傳

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

文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

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

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曰為博士是時賈

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

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

曰為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太中大

夫賈生曰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

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艸具

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

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

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曰為賈生任公

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

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

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曰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曰壽不得長又曰適去意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曰壽不得長又曰適去意

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曰壽不得長又曰適去意

賈子十三

十一

不自得及度湘水爲賦曰弔屈原其辭云云賈生爲
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鵝飛入賈生舍止於坐隅楚人
命鵝曰服賈生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曰爲壽
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曰自廣其辭云云後歲餘賈
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
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目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
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曰爲過之今不及也居
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
而好書故令賈生傅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
皆爲列侯賈生諫曰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

賈子十三

二

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
居數年懷王騎墜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
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
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
學世其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
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
生弔之又怪屈原曰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
令若是讀服鳥賦同生死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漢書賈子傳耕心按原題作賈誼傳

賈誼雒陽人也年十八曰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
河南守吳公聞其秀材召置門下甚幸愛文帝初立
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爲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
嘗學事焉徵曰爲廷尉廷尉迺言誼年少頗通諸家
之書文帝召曰爲博士是時誼年二十餘最爲少每
詔令議下諸老先生未能言誼盡爲之對人人各如
其意所出諸生於是曰爲能文帝說之超遷歲中至
太中大夫誼曰爲漢興二十餘年天下和洽宜當改
正朔易服色制度定官名興禮樂迺具其儀法色
上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奏之文帝謙讓未皇也然

賈子十三

三

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國其說皆誼發之於是天
子議曰誼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
之迺毀誼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
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曰誼爲長沙王太
傅誼既曰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曰弔屈原
屈原楚賢臣也被讒放逐作離騷賦其終篇曰已矣
國亡人莫我知也遂自投江而死誼追傷之因曰自
諭其辭云云誼爲長沙傅三年有鵝飛入誼舍止於
坐隅服侶鵝不祥鳥也誼既曰適居長沙長沙卑溼
誼自傷悼曰爲壽不得長迺爲賦曰自廣其辭云云

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入見上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誼具道所自然之故至夜半文帝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目為過之今不及也迺拜誼為梁懷王太傅懷王上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誼傅之數問目得失是時匈奴彊侵邊天下初定制度疏闊諸侯王僭擬地過古制淮南濟北王皆為逆誅誼數上疏陳政事多所欲匡建其大畧云云是時丞相絳侯周勃免就國人有告勃謀反逮繫長安獄治卒亡事復爵邑故賈誼曰此譏上上深納其言養臣下有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

賈子十三

四

至武帝時稍復入獄自甯成始初文帝曰代王入即位後分代為兩國立皇子武為代王參為太原王子勝則梁王矣後又徙代王武為淮陽王而太原王參為代王盡得故地居數年梁王勝死亡子誼復上疏云云文帝於是從誼計迺徙淮陽王武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陽得大縣四十餘城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撫其民時又封淮南厲王四子皆為列侯誼知上必將復王之也上疏諫云云梁王勝墜馬死誼自傷為傅無狀常哭泣後歲餘亦死賈生之死年三十三矣後四歲齊文王薨亡子文帝思賈生言迺分

齊為六國盡立悼惠王子六人為王又遷淮南王喜於城陽而分淮南為三國盡立厲王三子目王之後十年文帝崩景帝立三年而吳楚趙與四齊王合從舉兵西鄉京師梁王扞之卒破七國至武帝時淮南厲王子為王者兩國亦反誅孝武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賈嘉最好學世其家

贊曰劉向稱賈誼言三代與秦治亂之意其論甚美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也使時見用功化必盛為庸臣所害甚可悼痛追觀孝文玄默躬行目移風俗誼之所陳略施行矣及欲改定制度目漢為

賈子十三

五

土德色上黃數用五及欲試屬國施五餌三表目係單于其術固目疏矣誼曰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為不遇也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掇其切於世事者著於傳云

賈子卷第十三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梓版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四 翼篇二

正定王耕心饌次

賈子年譜

敘曰同治九年秋讀江都汪中氏賈子年表竊目爲考訂精審足爲依據乃論次其說別著年譜一通目備省覽越二年偶閱舊稟重事校讐復本史記風俗通義爲賈子軼事述二首本兩漢書爲賈子後嗣考一首皆目附年譜之後於是賈子外謫之故及其子孫之顯晦皆有所發明求賈子故實者得此乃無放失之悔因目詒知人論世之君子或有取焉夫經世

賈子十四

五

之猷不朽之業賈子之外迹也篤兼善之志抱忠貞之節賈子之內心也經世之儒苟能通其內外之分則賈子之學箸焉矣今之所譜蓋亦賈子之外迹固不足尙然豪傑之士沿流目討源診外目及內者世豈無其人哉斯拱而俟之耳同治十一年夏五月高帝七年 賈子生賈子名誼洛陽人列傳見史記弟八十四漢書弟四十八

十二年 賈子六歲

孝惠帝元年 賈子七歲

七年 賈子十三歲

高后元年 賈子十四歲

五年 賈子十八歲目能誦詩書屬文稱於郡中河南守吳公召置門下

六年 賈子十九歲

七年 賈子二十歲

八年 賈子二十一歲 是年淮南丞相張蒼爲御史大夫

史大夫

孝文帝元年 賈子二十二歲召爲博士超遷太中

大夫 是年徵河南守吳公爲廷尉

二年 賈子二十三歲爲長沙王傅度湘水爲賦目

賈子十四

二

弔屈原 是年帝親耕籍田賜天下田租之半

立皇子武爲代王參爲太原王揖爲梁王 汪氏

曰按文三王之立本紀在二年傳在三年代王武

徙爲淮陽王本紀在三年傳在四年紀據下詔之

日傳據到國之日也

三年 賈子二十四歲 是年淮南王長殺辟陽侯

審食其 匈奴入居北地河南爲寇 濟北王興

居反 代王武徙爲淮陽王太原王參徙爲代王

并得太原都晉陽如故

四年 賈子二十五歲 是年絳侯周勃逮詣廷尉

詔獄卒復爵邑 御史大夫張蒼為丞相

五年 賈子二十六歲作鵬鳥賦 是年除盜鑄錢

令

六年 賈子二十七歲徵拜梁懷王太傅 上疏諫

使民放鑄 是年梁懷王入朝

七年 賈子二十八歲

八年 賈子二十九歲上疏諫接王淮南諸子 是

年封淮南厲王長子四人為列侯

九年 賈子三十歲

十年 賈子三十一歲

賈子十四

三

十一年 賈子三十二歲 是年六月梁懷王入朝

墜馬死

十二年 賈子三十三歲卒 是年徙淮陽王武為

梁王徙城陽王喜為淮南王

汪氏曰按本傳云梁王勝墜馬死誼後歲餘亦死賈

生之死年三十三矣梁懷王之死本紀在十一年表

云十年參其前後目紀為正則賈生之卒在十二年

其生在高帝之七年也文帝初立呂吳公為廷尉吳

公薦誼為博士是年生年二十二故傳云年二十餘

也經典序錄云左氏傳陽武張蒼授洛陽賈誼據百

官公卿表張蒼於高后八年由淮南丞相入為御史

大夫明年而文帝即位賈生受學於蒼必在其時矣

傳云誼為長沙傅三年有服飛入誼舍其賦曰單闕

之歲按史記麻書太初元年焉逢攝提格上推孝文

五年是為昭陽單闕賈生呂孝文元年為博士歲中

超遷至太中大夫旋出為長沙王傅至是適得三年

傳云後歲餘文帝思誼徵之至拜為梁懷王太傅則

當為六年事其年王入朝十一年再入朝則賈生自

六年以後皆在梁其陳政事及諫王淮南王諸子並

當此時哀帝紀令諸侯王朝得從其國二千石傅相

賈子十四

四

中尉皆國二千石懷王朝則賈生當從至京師王薨

無子國除則王國官省可知而賈生方上書請益封

梁淮陽則是呂故二千石留長安也

又新書序曰新書五十八篇漢梁太傅洛陽賈誼撰

今亡一篇校本傳自凡人之知至胡不引殷周秦事

目觀之也四百三十四字書無其文據呂補之問孝

禮容語上二篇有錄亡書藝文志但云賈誼稱新書

者劉向校錄所加荀卿子稱荀卿新書見於楊倞之

序是其證也過秦三篇本書題下無論字陳涉項籍

傳論引此應劭注云賈誼書之首篇也足明篇之非

論吳志闕澤傳始目爲論左思昭明太子竝沿其文
誤也自數盜至輔佐三十三篇皆陳政事按鼂錯傳
錯言宜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凡三十篇則
知當日封事事各一篇合爲一書固有其體班氏約
其文而分載之本傳食貨志爾其指事類情優游詳
也或不及本書自春秋至君道皆國中失之事自官
人至大政皆通論修政上下皆重言也三古之遺緒
託呂傳焉容經曰下則皆古禮逸篇與其義舊本編
錄無次第今略呂意屬之定爲六卷題下有事執有
連語有雜事與管子書同例今亦仍之別爲年表一

賈子十四

五

篇俾覽者詳焉經典序錄所次本劉向別錄其序左
氏傳云荀卿授陽武張蒼蒼授洛陽賈誼然則生固
荀氏再傳弟子也故其學長於禮其所陳立諸侯王
制度教太子敬大臣皆先王之成法周公舊典仲尼
之志蓋春秋經世之學在焉是故備物典策國所與
立君舉必書曰詔後世春秋者秉周禮而謹其變者
也吾於荀氏賈氏之言禮也益信劉子駿稱漢朝之
儒惟賈生而已豈虛也哉其書述左氏事止禮容篇
叔孫昭子一條先醒篇言宋昭公出亡而復位虢君
出走其御進酒食及枕土而死耳痺篇言子胥何籠

而自投於江諭誠篇言楚昭王曰當房之德復國皆
不合左氏審微篇言晉文公請隧叔孫于奚菽孫桓
子春秋篇言衛懿公喜鶴而亡其國先醒篇言楚莊
王與晉人戰於兩棠會諸侯於漢陽申天子之禁皆
與左氏異同其時經之授受不著竹帛解詁屬讀率
皆口學其有故書雅記異人之聞則亦依事枚舉取
足曰明教而已禮篇君道篇說詩騶虞鴛鴦靈臺皇
矣旱麓均非毛義於時三家之學未立故秦時老師
大儒猶有存者師友所承不可盡知使得是千百說
而通之豈復有末師之陋哉於乎漢世慕尙經術史

賈子十四

六

氏稱其緣飾故公卿或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博士
講授之師僅僅方幅自守文吏又一切取勝蓋仲尼
既歿六藝之學其卓然著於世用者賈生也傳曰稱
先王詩曰秩秩大猷聖人莫之賈生有焉班氏敘梁
捍吳楚及淮南四子之敗於其經國體遠既明列其
功而不詳其學之所本是呂表而出之若夫五餌三
表秦穆用之遂霸西戎而中行說亦曰戒匈奴則既
有徵矣謂之爲疏是一隅之見也漢世是書盛行於
世司馬遷劉向著書動見稱述孝昭通保傳傳則當
時曰教胄子傅職保傳連語輔佐胎教戴德采之禮

篇之文載在曲禮今二書并尊爲經而是書傳習蓋寡道之行廢豈命也歟藝文志賦七篇今見弔屈原惜誓服賦旱雲賦箴賦蔚爲辭宗賦頌之首可謂多材矣錄而附之亦成相賦篇意也乾隆屠維大淵獻且月江都汪中述

賈子軼事述

史記日者列傳曰自古受命而王王者之興何嘗不曰卜筮決於天命哉其於周尤甚及秦可見代王之入任於卜者太卜之起由漢興而有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

賈子十四

七

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歎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知矣試之卜數中曰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

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曰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者多言誇嚴曰得人情虛高人祿命曰說人志擅言禍災曰傷人心矯言鬼神曰盡人財厚求拜謝曰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

賈子十四

八

髮童子虜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曰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曰便國家利眾爲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污雖尊不下也得不得不爲喜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爲羞矣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相引曰執相導曰利比周賓正曰求尊譽曰受公奉事私利枉王法獵農民曰官爲威曰法爲機求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劫人者

也初試官時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曰調主上用居上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曰無爲有曰少爲多曰求便執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君未伐者也何曰爲高賢才虜盜賊發不能禁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孰不能適才賢不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不見鳴梟之與鳳皇翔虜蘭芷芎藭棄

賈子十四

九

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眾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句踐放文王八卦曰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曰饗忠臣曰事其上孝子曰養其親慈父曰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曰義置

數十百錢病者或曰愈且死或曰生患或曰免事或曰成嫁子娶婦或曰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曰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庖莊子曰君子內無飢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曰海爲池日中必移

賈子十四

十

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虜公見夫談士辯人虜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曰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曰恐喜人主之志曰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疆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曰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曰辟眾自匿曰辟倫微見德順曰除羣害曰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

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庠宋忠賈
誼忽而自失芒屨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
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
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
相引屏語相謂自歎曰道高益安執高益危居赫赫
之執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爲人
主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
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
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
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呂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

賈子十四

士

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王墮馬薨誼不
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

風俗通義正失篇中壘校尉劉向對孝成帝曰太中
大夫鄧通呂佞幸吮癰瘍瘻汁見愛擬於至親賜呂
蜀郡銅山令得鑄錢通私家之富侔於王者封君又
爲微行數幸通家文帝代服衣屨襲氈帽騎駿馬從
侍中近臣常侍期門武騎獵漸臺下馳射狐兔畢雉
刺彘是時待詔賈山諫曰爲不宜數從郡國賢良吏
出遊獵重令此人負名不稱其與及太中大夫賈誼
亦數陳止遊獵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

通爲人數廷譏之由是疏遠遷爲長沙太傅既之官
內不自得及度湘水投弔書曰闕茸尊顯佞諛得意
呂哀屈原離譏邪之咎亦因自傷爲鄧通等所愬也
賈子後嗣考

洛陽賈氏始箸於梁太傅厥後子孫能世續其業故
兩漢之際史不絕書下逮唐宋賈氏復顯於西北諸
郡而眞定尤盛考其淵源亦多太傅之苗裔然年紀
既遠繫世難明新唐書宰相世系表雖敘述稍詳仍
多疏舛亦不煩稱引今惟取班范兩書所紀繫世彰
箸者次於篇學者亦可已知其概矣謹按前世大儒

賈子十四

主

之子孫莫盛於荀子而賈子次之軒冕之外名德輩
出故尤非他族所及云蓋二子之學正誼明道悉秉
至誠所坐言者皆足收起行之效準呂聖門四科均
無愧色即在闕里亦未必遠後諸賢乃皆見抑當時
負謗後進取章甫呂薦履識者恫焉及稽其後嗣之
隆替則余世相承皆有呂自見其寢微之學近世通
儒亦頗有推闡其說者平陂往復之際殆猶有所謂
天道者邪身虛豈偶然哉賈嘉者賈子之孫也孝武
帝立慕賈子之爲人舉其孫二人皆至郡守嘉通尙
書九呂好學箸賈子之世賴呂不墜至孝昭時列爲

九卿其一人名不傳見史記漢書賈子傳及儒林列傳賈捐之字君房賈子之曾孫也元帝初上書言得失召待詔金馬門當是時帝曰珠厓數反與有司議大發軍捐之建議曰爲不當擊帝使詰之捐之曰書對其言深切帝從之珠厓由是罷捐之因數得召見言多納用時中書令石顯用事而捐之數短顯曰故不得官進見亦寢疏長安令楊興者與捐之交善因共議更相薦譽曰希進用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鼎貴上信用之今欲進弟從我計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乃與興共爲薦顯奏又共爲薦興奏石顯聞而

賈子十四

三

爲古學兼通五家穀梁之說自爲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閒事身長八尺二寸諸儒爲之語曰問事不休賈長頭性愷悌多智思儼有大節九明左氏傳國語著解詰五十一篇永平中上疏獻之顯宗重其書寫藏祕館方爲郎時與班固并校祕書應對左右肅宗立降意儒術特好古文尙書左氏傳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及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出左氏傳大義長於二傳者逵於是具條奏之略曰臣謹摘出左氏三十事九著明者斯皆君臣之正義父子之紀綱其餘同公羊者什有七八或文簡小異無害大體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君父公羊多任權變其相殊絕固曰甚遠而宛抑積久莫肯分明其言博辨有鑿裁書奏帝嘉之賜布五百匹衣一襲令逵自選公羊嚴顏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曰左氏與簡紙經傳各一通逵母嘗有疾帝欲加賜曰校書例多特曰錢二十萬使潁陽侯馬防與之謂防曰賈逵母病此子無人事於外屢空則從孤竹之子於首陽山矣逵數爲帝言古文尙書與經傳兩雅訓詰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尙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復令撰齊魯韓詩與毛詩異同

賈子十四

四

并作周官解故八年迺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
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由是四經遂行於世皆拜
遠所選諸子及門生為千乘王國郎朝夕受業黃門
署學者皆欣欣羨慕焉和帝時內備帷幄兼領祕書
近署甚見信用遠薦東萊司馬均陳國汝郁帝即徵
之并蒙優禮遠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餘萬言又
作詩頌誄書連珠酒令凡九篇學者宗之後世與鄭
玄並稱通儒號賈鄭之學然遠不修小節當世亦曰
此頗譏焉永元十三年卒年七十有二子二皆為太
子舍人名不傳光目下皆見後漢書賈逵列傳

賈子十四

五

蔭祐曰賈子之見疏太史公曰為隄於絳灌之屬然
并次其傳於屈原之後其指亦頗有不可曉者及劉
子政之說見錄於風俗通義乃知賈子之不能安其
位實有若上官靳尚者媒孽於內其邂逅之奇蓋無
一事不與屈原同則太史公論著之義非無微意於
其間矣夫賈子目見疏之故遂不能盡抒所蘊此非
賈子之不幸特漢室之不幸爾議者苟知賈子之黜
非其區區一人之不幸然後知尚論之君子於此所
目悽愴傷心者決非無說目自處然此豈志在詭遇
之徒所及料哉班孟堅為賈子傳既備載其經世諸

文復述七國淮南之禍於本傳之末乃庶幾無負賈
子而太史公尤深遠矣

跋曰先師鞠龕先生著賈子年譜一卷抉擇幽微能
補汪容甫氏所未及公子穆存太守出目見視恩浩
因別錄副本用規傳布先生遺文多燼於兵火穆存
蒐羅放失惟軼詩若干篇及此書僅存幸邪悲邪恩
浩少沐先生賞異今垂老無成所目報吾師者惟仍
在區區文字之末亦可慨已先生諱蔭祐字子受自
號鞠龕姓太原王氏初授訓導終兩淮鹽運使司經
厯卒年五十有二光緒二十七年秋七月門下士天

賈子十四

五

津郭恩浩謹饌

賈子卷第十四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梓版
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五 翼篇三

正定王耕心饌次

緒記上

李氏賈子敘曰賈子者賈誼新書也奚稱賈子子之也賈子賈子作序類賈子之言者作也漢興誼文最高古然誼陳說治理善據事實識要奧一一可措之行蓋管晏之儔焉故曰誼練達國體云誼文高古最者太史公業裁之入史記矣後人或摭其創艸及他篇簡論說不忍遂捐棄於是類之稱書焉如過秦論太史公業裁入之矣褚先生又取其餘附之後今爲

賈子十五

三篇云亦有一事一義而篇二三者或二篇而雜之一如治安策攙截無復緒理可尋乃其宏識巨議故皎皎如日星如江河地中不得掩沒之矣此書宋淳熙間嘗刻潭州淳祐間又刊修焉時已稱舛缺及刻本失士夫家轉鈔一切出吏手吏苦其煩也輒任減落其字句久之眩或踰行竄其字句重復譌之士夫者又靡之校也故其書愈舛缺不可讀宏治間都進士穆得此書於樂平喬公刻之京師已復有翻刻者顧仍舛缺也予今刻則略校之矣然卒莫之質補之也麟甲鳳毛僅存見於世者此耳幸耶悲耶賈子十

卷共五十八篇內亡其三篇明正德八年歲在癸酉冬十一月北郡李夢陽撰寓白鹿洞書院

黃氏新書敘曰余昔承乏選部時偶於京國書肆中得賈太傅新書鈔本凡若干卷余手披目覽口誦心惟始而駭終而不知神與之接融融澆澆不知旨之樂之詠之歎之於是序乃知太傅之生值漢室初造光嶽氣完之時通序天人精微之蘊窮序厯代治亂之故洞序萬物榮悴之情完序禮樂刑政之端貫通序仁義道德之原故正言竑議卓卓序其奇偉悠悠序其深長鑿鑿序其有援據如江河盪潏而莫測其

賈子十五

涯也如風霆變化而莫見其迹也如雲霞卷舒出沒晦靄千態莫狀而莫可名言也世之稱近古者亦在是矣所宜珍重不啻若湯盤周鼎而毋敢忽耳正德甲戌余致政家居長沙郡守陸公呂誼謫于長沙去今十有餘歲國朝既崇祀享之禮但傅長沙時所著新書獨無傳焉乃檢閱郡齋故櫝中得版刻數十片計其脫落尚多因詢于予予即出是本補刻遂成完書屬予爲序予惟太傅高世之才殆出天縱漢劉向稱其通達國體雖古之伊管未能遠過班史痛其不用但謂其天年蚤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誼過長

沙作賦曰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宋歐陽公謂其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爾蘇公論其爲王者之佐如其所言雖三代何日遠過此數公者故有定論誠毋容加喙於其間顧其書之在霄壤中上則爲德星爲慶雲下則爲朱艸爲醴泉光景常新而精神不虧亙萬古猶一日奈何自宋淳熙辛丑提學漕使程公版刻之後三百餘禩僅得一陸公補輯殘缺爲書再行是何寥寥知賞之難也非

賈子十五

三

惟嘉惠後學廣其見聞曰資博識慎而擇之而立身行己之道亦寓焉中間如鑿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僭請定經制述三代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曰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曰示安危之機凡憂民傅職官人大政等篇皆經濟之大略又有國與天下者之所當鑒也郡守公名相字良弼宏治癸丑進士累官南京吏曹郎中英名偉績有所自也政尙平恕有古循吏風今觀是益可見其知所擇而其蘊畜之富未可量也故不揆愚陋僭書於端曰識歲月云正德九年九月賜進士出

身嘉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長沙黃寶

盧氏校定新書敘曰西漢文武之世有兩大儒焉曰賈子曰董子皆曰經生而通達治體者也二子之書世多有願其善本絕少余不揣固陋竝爲校讐賴友朋之助先曰賈子開雕既成因爲之序其緣起曰班書藝文志儒家載賈誼五十八篇今世所行本其目祇五十有六然過秦有三篇而惟載上下兩篇又禮容語宋本分上下兩篇而本復不分故視漢志所載缺其二篇隋書經籍志載賈子十卷錄一卷舊唐書志則云九卷其稱賈子則同新唐書志始稱賈誼新

賈子十五

四

書其卷則十隋唐志俱同漢志列儒家至宋志乃妄生異見入之雜家此如劉子政推崇賈董比之伊管而其子歆則謂其父之言爲過何曰異人所見不盡同顧若是哉陳振孫直齋書錄載賈子十一卷云首載過秦論末爲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其書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書余謂此書必出於其徒之所纂集篇中稱懷王問於賈君又勸學一篇語其門人皆可爲明證但多爲鈔胥所增竄凡漢書所有者此皆割裂俱到致不可讀惟傳職輔佐容經道術論政諸篇在漢書外者古雅

淵奧非後人所能偽撰而陳氏乃反謂其淺駁豈可謂之知言者哉此本十卷據宋本目錄增多過秦論中一篇定爲五十八篇中有其目而亡其書者二焉謂與漢志適脗合余亦未敢信然蓋容有出於後人之所分析者至其甚謬者則略爲刊正之已世每曰文帝不能用賈生爲惜然生之言後多見之施行則不用而用已過畢矣在生宜可無恨曰視夫其身尊榮顯赫而尺寸曾不得展者所得爲孰多虜哉余所校據兩宋本而證所爲賦不在書中則非卽陳氏所見者卷末傳非漢書本文今姑沿其舊後有復梓者

賈子十五

五

終當全載孟堅之所撰爲得云

皇帝六巡江浙之歲三月舊史氏盧文弨書於杭東里之抱經堂

胡氏新書跋曰長沙故楚地前代人物不乏有而顯然各載史氏者獨屈原呂忠憤賈誼呂適徒見之文詞磊落相望今離騷經潭已板行而誼書獨無傳焉誠墜典也提學漕使給事程公先生暫攝潭事乃取續中所藏誼新書十篇俾刻之學宮价既承命竊考誼所箸過秦論所陳治安策雖繁簡與是書不同要皆椎輪於斯也蓋誼自長沙召對宣室文帝嘉之已

乃數上書論政事危言讜議卓詭切至若眾建諸侯益廣梁地養大臣有節崇廉恥之風後皆遵之有效一一如誼所言則誼之謀謨論建誠有大過人者劉向謂爲通達國體伊管不能過其亦美矣然討其源流率多新書所艸定是新書之作乃傳長沙時所爲也然則長沙曰是書行其不宐虜蓋非特足曰修墜典之闕抑亦有補於世可見先生之用意云顧遐方無他善本可參校字多譌舛姑存之曰俟是正清熙辛丑日南至門生從事郎充潭州州學教授南昌胡价謹題

賈子十五

六

慈谿黃震曰右賈誼新書十卷清熙辛丑歲湖南漕使程公呂家藏本刊於長沙所論漢事皆於治安策及論積貯諫禁鑄錢者殆平日雜著所見而他日總之曰告君歟三表五餌之說詳見此書謂可坐滅匈奴至今疑其大言然不過欲誘致降者使其眾漸空非謂必曰兵勝曰誼奇才得爲典屬國曰試之匈奴雖無可滅之理執須漸弱未可曰大言而少之若其分王諸侯施行漢事後多卒如其說真洞識天下之執者也然要其本說曰道爲虛曰術爲用則無得於孔子之學蓋不過曰智略之資戰國之習欲措置漢

天下爾文王葬槁骨之言世多曰為鑿靈沼得之此
曰為夢意古有此說而傳者不同未必有其實若於
事情則此事為近之見黃氏日鈔右賈子內
篇敘跋

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又詩賦家賈誼賦
七篇

隋書經籍志子部儒家賈子十卷錄一卷又集部別
集注梁有賈誼集四卷

舊唐書經籍志子錄儒家類賈子九卷又集錄別集
類賈誼集二卷

新唐書藝文志子錄儒家類賈誼新書十卷又集錄
賈子十五 七

別集類賈誼集二卷
宋史藝文志子部雜家類賈誼新書十卷集部別集

類無賈子集右正史賈子內
篇及舊集目錄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子部儒家類曰新書十卷漢賈
誼撰漢書藝文志儒家賈誼五十八篇崇文總目云

本七十二篇劉向刪定為五十八篇隋唐志皆九卷
別本或為十卷考今隋唐志皆作十卷無九卷之說

蓋校刊隋書唐書者未見崇文總目反據今本追改
之明人傳刻古書往往如是不足怪也然今本僅五
十六篇又問孝一篇有錄無書實五十五篇已非北

宋本之舊又陳振孫書錄解題稱首載過秦論末為
弔湘賦且略節誼本傳於第十一卷中今本雖首載
過秦論而未無弔湘賦亦無附錄之第十一卷且併
非南宋時本矣其書多取誼本傳所載之文割裂其
章段顛倒其次序而加呂標題殊習亂無條理朱子
語錄曰賈誼新書除了漢書中所載餘亦難得粹者
看來只是賈誼一雜記彙耳中間事事有些個陳振
孫亦謂其非漢書所有者輒淺駁不足觀決非誼本
書今考漢書誼本傳贊稱凡所著述五十八篇擬其
切於世事者著於傳應劭漢書注亦於過秦論下注

賈子十五

八

曰賈誼書弟一篇名也則本傳所載皆五十八篇所
有足為顯證贊又稱三表五餌呂係單于顏師古注
所引賈誼書與今本同又文帝本紀注引賈誼書衛
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亦與今本同則今本即唐
人所見亦足為顯證然決無摘錄一段立一篇名之
理亦決無連綴十數篇合為奏疏一篇上之朝廷之
理疑誼過秦論治安策等本皆為五十八篇之一後
原本散佚好事者因取本傳所有諸篇離析其文各
為標目曰足五十八篇之數故餽訂至此其書不全
真亦不全偽朱子曰為雜記之彙固未核其實陳氏

呂為決非諛書尤非篤論也且其中為漢書所不載者雖往往類說苑新序韓詩外傳然如青史之記具載胎教之古禮修政語上下兩篇多帝王之遺訓保傳篇容經篇竝敷陳古典具有源本其解詩之騶虞易之潛龍亢龍亦深得經義又安可盡曰淺駁不粹目之哉雖殘闕失次要不能曰斷爛棄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簡目目錄子部儒家類曰新書十卷漢賈誼撰原本五十八篇今佚其三篇多取漢書諛本傳之文割裂章段顛倒次序而加呂標題殊贅亂無緒疑舊本殘缺好事者取本傳所載離析其文呂

賈子十五

九

足五十八篇之數不可謂真出諛手亦不可謂非出

諛手也右四庫全書賈子內篇目錄

賈子卷第十五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梓版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卷第十六 翼篇四

正定王耕心撰次

緒記下

新饌定賈子凡例曰賈子書五十八篇見漢書藝文志今仁和盧氏文昭校定本總五十六篇視漢志僅缺二篇尚不失為完書惟其書自宗首數章呂後二十餘篇凡與漢書諸疏相涉之文皆敘次麗雜多所增竄或贅亂不可曉昔朱子呂為賈子之雜記稟正謂此等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疑原書已多散佚後世取陳治安等疏離析其文呂足漢書五十八篇之

賈子十六

數其說雖與朱子不同亦理所宜有今考其文雖多增竄猶時存古文之舊閒值精確頗足正史漢諸家文字之疏禮教諸文尤多淵懿不容偏廢也竊惟賈子命世通才天秉忠貞且具不撓之節其為學實能呂兼善該獨善其經世諸文既已師範百世尤當敘錄全文呂補原書之缺乃傳世已久理董無人轉使舊本日晦若存若亡亦憾事也今別事饌次仍取舊書五十六為內篇復備采史漢諸家所紀五疏四賦諸文為外篇又別輯列傳年譜內篇敘跋及新說之屬為翼篇分別部居無使雜廁內篇失次諸文亦更

定新弟俾與諸疏之文章次相應賈子遺書由是悉統於一持此旨屢學者所求或無惜焉是爲饌次例第一舊書五十六篇原名賈子宋元後諸家刊本乃改名新書其義殊不可解考新書爲名大率目計出無慘不足奉爲典要如王荃王氏新書虞喜志林新書杜夷幽求新書鼂錯鼂氏新書之屬皆是也其名汎濫已甚於賈子無取今既總攬全文別爲篇次宜循諸子通例仍名賈子目紆謬妄之嫌新書之目當屏諸四裔不足論已是爲正名例第二盧氏所校本剷除蕪穢厥功甚偉今勘定內篇輒據爲根柢復取

賈子十六

二

王謨校本十卷舅氏大興丁先生嘉璋校議一卷德清俞氏樾平議二卷參目新說悉加裁定所訂正者凡得六百三十七事外書九篇自史漢所錄諸文已多疏舛今亦徧考史漢文選古文苑賈子集及近世烏程嚴氏可均全漢文諸籍辨析是非所訂正者亦得百四十事內外篇總得七百七十七事外篇諸文向無定本紕謬實多今力事廓清意在折衷至當或有疏略則拾遺補缺仍當俟後世達人是爲正誤例第三古文傳注皆與正文別行今諸經猶存單行疏本是也風俗偷薄此例遂不可復近世惟校勘之文

猶存舊式今取匡訂諸說統名校詁皆傳箸各卷之後用備考鏡別行之例雖不敢循姑使正文無斷續之敝亦一得也是爲校詁例第四饌訂之義惟願具存賈子遺書不欲旁蒐僞託轉爲全書之玷楚辭借誓一篇王叔師已云不知誰作或曰賈誼疑莫能明後世總集目無作家主名輒歸諸賈子如嚴氏全漢文所謂姑入賈集是也其文雖摘辭高朗不讓昔賢而篇首卽云余年老而日衰其非賈子遺文已不待辯或目爲代屈原爲辭九非事實屈原之衰健向無明文可考今乃妄稱衰老於義何居且賈子之忠誠

賈子十六

三

可質屋漏度湘賦雖頗寓遷謫之慨亦怨而不怒無愧風人此文篇首已云衰老篇中復云壽冉冉而日衰又云況賢者之逢亂世哉又云遠濁世而自藏呂孝文之世爲亂爲濁後世猶無此言況在賈子若直曰此爲賈子所作何異誣罔先賢妄鑿渾沌朱子注楚辭雖亦姑事因循要爲干慮之一失非後學所宜附和今屏不復存亦徵實之義也是爲祛僞例第五漢書食貨志曰文帝卽位躬修節儉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云云於是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勸百姓又曰孝文五年爲錢益多

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使民
放鑄賈誼諫云云上不聽是時吳呂諸侯卽山鑄錢
富埒天子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呂鑄錢財過王者
故吳鄧錢布天下今按諫使民鑄錢疏乃陳治安大
計疏六太息中之一節論積貯疏則別爲一篇更上
於陳治安之後志文所紀皆非事實其說已詳見兩
疏校詁下今復著志文於此呂備參考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作辭呂諷諫連類呂爭義離騷
有之作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漢書敘傳曰賈生
矯矯弱冠登朝遭文叡聖屢抗其疏暴秦之戒三代

賈子十六

四

是據建設藩屏呂疆守圉吳楚合從賴諒之慮述賈
誼傳第十八今按賈子扶翼政教之文漢書所紀詳
矣太史公呂屈賈皆被遷謫必欲營合傳呂寄慨故
悉沒賈子經世諸文惟載兩賦上繼懷沙俾與屈氏
文執相稱呂專規文字體裁幾使賈子命世之學不
顯於後設非有班氏補傳世且不知賈子爲何如人
矣太史公傳文辭雖工殊非史家正軌不足效也
賈子之進退不在絳灌而在鄧通劉子政所紀詳矣
先府君已著其說於年譜之後茲不具論或疑其說
爲不必然不知但求諸漢書已有一證至今猶可佐

子政之說賈子之諫放民鑄錢其論至精而孝文不
聽其不聽者所目爲鄧通也賈子之復召孝文自目
爲不能及而終不肯留仍出爲梁太傅其不留者非
他亦所目爲鄧通也有是二證則子政之說瞭然矣
然此亦孝文不知賈子之賢材故倒置如此爾苟能
眞知賈子身繫治安之得失必欲假呂政教之任如
齊桓之於管仲蜀漢之於諸葛君符秦之於王猛雖
有百鄧通絳灌何患焉足爲天下圖治安而必不肯
爲此後世所目不能解也

賈子十六

五

今按內篇時變亦作二歲惟史記商君傳作二十歲
劉說蓋本此然賈子之意別有所在不得妄改也劉
氏又曰治安疏與保傅傳本各爲一書班氏乃合爲
一篇其說尤非陳治安疏綱舉目張義法井然保傅
傳乃其羣目之一節文執自有起訖烏得云班氏合
二爲一哉史家載文惟有刪雜之法無代人撰文之
例若合兩文爲一自作首尾是代人撰文矣有是理
虛劉氏他說亦多未審惟此尤不可通不足辯也
重訂賈子內篇江都汪氏亦有此議而其書不傳其
擬附楚辭惜誓亦非精審今所撰次雖目全備爲主

惜誓既非賈子之文自當屏棄不錄援偽呂亂真最為典籍之害汪氏乃不解此何也

史記集解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今按固說是已其詳已見秦始皇本紀附記所謂小非不必非不足為賈子重輕也

過秦乃賈子首篇次弟亦無乖刺惟文選題加論字史記附錄復倒其次敘嚴氏全漢文必據文選作論又不取賈子原文反呂史記本為正不知過秦名論

賈子十六

六

乃昭明之誤先儒所辯已詳史記附文亦後世所加注家亦嘗議及嚴氏所錄皆出偏見不足依據也內篇諸文舊本有事執連語雜事三部之名自過秦呂後至鑄錢皆曰事執凡三十二篇自傅職呂後至道德說皆曰連語凡十八篇自大政上呂後至立後義皆曰雜事凡八篇悉注部目於篇題之下而亦時有不注者連語既屬部類之名保傳後復別有連語一篇其義例皆不可曉今既僕定全書內篇亦別為新弟舊分部類皆在所不取姑存其名呂備考鏡連語一篇必有疏舛今亦無從更訂矣

賈子嘗受左氏春秋見漢書儒林傳及經典釋文而內篇書無其說史記日者傳又謂賈子嘗詘於司馬季主而本傳無其說兩事殆出附會皆不足信蓋道義之學先天也術數之學後天也其高下相懸不可呂道里計雖管郭之精猶不足當顏會之一顧其他可知賈子何人輒呂市隱為卑污司馬季主何人乃挾所能呂抗兼綜四科之通儒其非事實亦可知豈日者傳乃褚少孫所補非史公原文其說因與本傳抵牾不合歟嘗受左氏春秋且為訓故亦疑剽歆之徒所傳西漢之初未必有是也

賈子十六

七

蘇子瞻謂賈子不能親絳灌呂斬得政非篤論也彼賈子天下賢材之冠冕也呂冠冕天下之材治兼善天下之學且已為天子近臣乃責其不肯納交椎魯無識之絳灌呂斬得政不已過哉或者賈子既為近臣遂挾所能呂傲執政呂此不為執政所助則亦不為無過而賈子無是也當是時賈子既白所學於朝則用舍進退悉當聽諸天子於絳灌無與也漢文如能真知賈子惟當君臣一德不恥下問孜孜求治磨呂歲月不過三數年足建政教之防亦可銷身後無形之禍乃志在無為且誤呂因循頹情為無為不論

得失不辨是非故外惑於絳灌內惑於鄧通遂使賈子所學無補於世投閒置散馴至於死爾此其過不但賈子不能任卽絳灌亦不能獨任蘇氏乃獨取目病賈子何歟夫君子之進退消長遠則繫國祚之安危近亦關一時之治亂賈子之道不行卒成七國之禍漢家制度亦遂不能追三代之隆呂蘇氏之智乃無一語及此殆非能通天人之故者矣烏虜蘇氏之論賈子如此及身膺屯蹇其顛沛艱難乃更不及賈子之什一此尤尙論之士所深悲也

朱子論賈子學本從橫頗致不滿今考內外篇皆未

賈子十六

八

及從橫之說朱子所論莫知所本殊不可曉呂賈子之明德且兼顏曾所長乃意其學本從橫何也蓋不通天下之形執不足呂言經世不知天人之是非亦不足呂言經世彼從橫之不足貴呂蘇張之徒惟持其學呂博取人閒之執位富厚且必濟呂變詐耳此實呂人累學非必其學之能累人也今賈子招之則來揮之則去來則正義明道足爲一世之禎祥去則匿迹銷聲當世若未嘗有其人焉其出處之正已爲後世所共見而朱子薄呂從橫意推其學於道義之外何歟又內篇三表五餌及并兼者高詐力一語或

可爲從橫之一證然三表五餌乃天理人情所必至亦正見謀國之忠并兼一語乃文辭之抑揚皆不足爲學術累也朱子又謂新書之文除漢書中所有餘亦難得粹者此亦不然內篇之文惟與漢書相涉者麗雜蕃蕪幾不可讀其非漢書所有者多獨見之文且時存古義虛抱經所論至確則亦未必非精粹之言呂上兩說皆非定論而南宋呂後目錄家莫不本此爲說故余次內篇敘錄自兩宋呂後皆無取焉非敢略也呂所論多妄不足爲賈子重輕也或曰朱子語錄亦不免附會增損之誤是則非余所敢知矣

賈子十六

九

近世錢塘袁枚子才過長沙弔賈子賦曰惟吾夫子之於君臣兮淚如秋霖而不可止前旣哭其治安兮後又哭其愛子爲人臣而竭其忠兮爲人師而殉之呂死又曰彼絳灌之讎讎兮召儒生而恆東向見夫子而吠所怪兮呂弱冠而氣凌其上曰丁我躬而未諧夫人世兮未免負孤姿而抱絕狀當七國之妖氛將發兮彼社稷臣無一語徒申申其排余兮余又見木索筆管而憐汝蓀兩愛而莫知所爲兮終不知千古之孰爲龍而孰爲鼠彼俗儒之寡識兮謂宜交驩夫要津使詭遇而獲獸兮吾又恐孟某之笑人聖賢

每汶汶而屯蹇兮麻萬祀而不知其故也吾獨悲吾夫子兮爲其知而不遇也又曰欲嘉遯虛山椒兮感君王之恩重圖效忠於晚節兮鵬鳥又知而來送已之薄命固甘心兮又累梁王而使之翻鞚傷爲傅之無狀兮自賢人之忠愛也三十三而化去兮恐終非哭泣之爲害也彼顏淵之樂道兮亦時命之不長賢者不忍其言之驗兮宜其身先七國而亡先儒之論賈子者眾矣其說至確至公反未有及此賦者蓋袁氏胸無城府超然於門戶之外故平情尙論不肯誣及先賢轉得爲賈子之知己爾惟不知賈子外謫之

賈子十六

十一

將亂必先樹釀亂之階及致亂之人而賢哲之規治安又決不肯姑容此兩事故世運將頽賢哲必無通顯之理或先被其殃如後漢兩宋諸君子皆是也賈子經世之才實在漢宋諸君子之上乃敢力規百世之治安而孝文之心惟在苟就須臾之治且方藉釀無形之亂則賈子不能得志於當世乃天道之自然殆無足怪然賈子之志雖不行於當時未嘗不大伸於後世特漢代之政教由此遂一蹶不振且因循蒙昧至數百年沒而後已亦君子所深悲也蓋天定雖可勝人而人定亦必能勝天斯天永命乃先天不違之學先聖之至言也乃其時治人儼在而治效無聞天且無如人何矣此亦爲國者所宜知也

賈子十六

十二

故偏信史家專咎絳灌猶不免失考然曰弱冠後生敢爲此等文亦賈子之畏友天下之奇才已其直曰蘇氏爲俗儒寡識亦快心之論也

從祀孔子廟廷學校之鉅典也唐宋曰後朝廷曰是爲褒崇盛事諸儒亦曰是爲沒世光榮尙已然論者謂前世已經祀諸公雖頗有是非要非後學所當議惟經世賢哲如賈子實漢氏曰來眞儒之冠冕至今猶未議從祀典禮殆非崇德報功之義蓋希聖之方惟曰至誠惻怛兼濟天下爲絕業其餘皆細故也惟其明體達用然後足曰爲兼濟然其學非志士仁人不能通非依託經術專務記誦者所能入也賈子

為學兼綜三德高挹四科巨視闕里諸賢毫無愧色其經世之業為世所已知者不具論他若進德之勇闡修之密亦備見內篇書其文雖頗為後世所亂而是非誠偽猶昭如日星未嘗有一語之缺佚也苟持此巨議從祀之典不但決無遺議亦可使經世通儒有所觀感詎非盛事特巨推闡無人且非外吏所能及為可惜也賈子之前當補祀者更有荀子一人荀子之罷祀創於張璠桂萼之徒不知張桂何人竟能黜荀子之祀典而近世專僻之儒猶不肯詳釋本書仍事排擯此無他至誠惻怛之絕學非兼善通識之

賈子十六

主

賢俊決不能悉其淵源也賈子之後當從祀者更有盧尚書植高中令允此皆忠貞剛毅行義經術皆足兼質天人者如均議祔祀於先賢之列亦典禮之光也今輒附鄙說於此巨備主持名教及議禮之通儒擇焉若諸公事實則史傳詳矣無俟覲縷也

史記索隱諡為傅是吳芮之玄孫差襲長沙王時非景帝之子長沙王發也荆州記曰長沙城西北隅有賈諡祠及諡坐石牀在正義括地志曰吳芮故城在潭州長沙縣東南三百里賈諡宅在縣南三十步湘水記曰諡宅中有一井諡所穿極小而深上斂下大

其狀如壺傍有一局脚石牀容一人坐形流古制相承云諡所坐今按 大清一統志賈諡故宅在今長沙縣西北濯錦坊縣志賈太傅故宅今濯錦坊之屈賈祠也又湘鄉縣南有賈太傅祠河南府城東關亦有賈太傅祠均見一統志此皆賈子故實之緒餘也

賈子十六

主

賈子卷第十六竟

正定通惠王氏校聚版存泰州寓宅龍樹精舍

賈子次詁後敘

龍宛先生兼通儒佛深究天人故五十後尤篤好賈子之學新定賈子書三篇義例謹嚴援據奧博諸論說皆折衷至當無所偏倚賈子二千年之墜緒至是乃昭晰無疑呂質昔賢殆無愧色先生嘗言賈子之學曰操本運末故能超然於萬物之表若本末倒寘懷挾偏私舍至道曰談經世卽下愚亦未能通曉况在賢哲其說潔靜精微洞悉政教之本蓋名言也光緒癸卯春先生既重訂賈子遠屬校讐且徵敘引兆琛雖志在希古莫敢當禮惟仍述昔所聞於先生

賈子後敘

者曰冀無倍宗悵然獨見之學幾非流俗所能喻先生雖軫念橫流慨然太息曰擴經世之大防亦奚補哉先生字穆存亦字道農自號龍宛居士由主事改南河同知今爲徐州府運河同知所著別有毛詩音詁龍樹篇新定周易傳義董子蘇子及正定王氏家傳宗史龍宛文彙若干卷兆琛嘗議具錄副本曰示同志而先生曰尙無定彙執不可今輒因審定賈子敬附鄙說曰當息壤錄副之業姑曰俟異日云丹徒後學陳兆琛

賈子次詁後敘竟

法言義疏

理學
三
省
立
國



忍死成書古未聞平生志業
寄斯文傷心懇得前人謬後
世憑誰識子雲
宣酉八月印旋章能題焉



法言義疏序

同邑汪君褒父夙治聲音訓詁之學又工詞章今之孔龔
軒孫淵如汪容甫也篤嗜楊子法言嘗爲之疏證刊行已
二十載矣嗣病其未盡善重加改訂增益十之六七辛未
夏余再度東遊君任駐日公使在使館出視其藥才成三
卷余謂君可稱仕優則學者也君笑曰當今之世仕奚能
優將舍之而專事於學未幾挂冠歸寓舊京距余居十里
弱承不鄙棄每草就若干葉卽馳伴送余商榷月必數往
復偶有獻替泰半采錄迺者全書告竣屬弁一言爰爲之
序曰漢自文帝始置五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又尉
律定學僮十七以上始試諷籀書九千字乃得爲史風聲

胡序

所樹涂徑斯開故楊子辭賦家而兼通經小學有清自康
乾間迭開博學宏詞科乾隆又開經學科又開四庫館文
治休明軼炎漢而上故君生晚近而猶得仰沐餘風是書
如吾子之虎別及紵絮問道之堯爵五百之載魄重黎之
無妄明其爲用京房易淵騫之俠介孝至之螭虎明其爲
用歐陽書學行之螟蠕及考甫吾子之夏屋修身之圃田
先知之東征及述職孝至之關雎明其爲用魯詩先知之
實予孝至之邵陵明其爲用公羊傳凡斯之屬參攷互證
塙然見師承之所在是乾嘉諸老遺法也學行之桐子爲
僮子吾子之愛身爲鑿身案說文狂爲批扞枯澤爲涸
澤無擇爲無殫修身之糟苧爲糟苧粹茹爲啐茹問道之

礙諸為凝諸問明之諄乎為字乎儻舜為嬪舜寡見之好
假為好暇冲天為衝天五百之關百為母百噫者為意者
如單為而殫先知之政核為政殿重黎之時激為時激擅
秦為嬪秦勿乎為留乎伎曲為駁曲腊肉為齧肉扼欵為
扼歧淵騫之俠介為夾介無悟為無悟愀如為款如君子
之巫鼓為誣鼓孝至之緼絮為蘊絮五兩為五兩蠶迪為
蠶迪純績為純繪自序之幽弘為幽宏諸範為諸范明乎
其為正段吾子之確乎為塙乎併幪為屏幪修身之槁師
為槁師問道之眩眩為矧矧問神之能喊為能誠寡見之
樓航為樓航五百之幹植為幹植先知之作晒為作炳不
鏗為不鏗重黎之灞上為霸上虎捩為虎劓劇虎為摩虎

胡序

二

淵騫之傷而為惕而堙谷為堙谷皓皓為皓皓君子之倪
也為倪也俚乎為皇乎明乎其為正俗此類詳審上下文
義一準諸許書亦乾嘉諸老遺法也說文為許氏一家之
繩尺故今古文不盡兼錄又傳刻遺奪經典中如由希免
妥等字皆不載許引楊子說凡十二字蓋即訓纂篇中文
而太玄法言奇字惜無人專輯一書而攷證之其他辨
俗字抑為古文奇字惜無人專輯一書而攷證之異文補舊注一字務求其來歷一義務取其旁通如修身
之善惡混本世碩問道之亡愈本繁露重黎之三擅本史
記淵騫之非夷本誠子書既得其依據又引美新聽聆以
證五百聆聽引難蓋天八事及豫州箴以證重黎應難及
屏營引太玄以證君子睟而及自恣使一家之說互明引
張騫傳等以明問道之反自炫形為反身幻形引說苑以

明重黎之自令之為鮑白令之引子華子以明先知之不
抔引說苑墨子等以明重黎之井榦及葛溝使古書皆為
我注腳實事求是隨在見漢學家師法同一衝衝而問明
為往來無定五百為思慮不決同一蠶迪而孝至為動擾
自序為作為同一評淮南之出入而西京雜記所載為賞
其文辭君子為裁以義理李弘範標刺莽之辭今更考莽
傳以充其類秦敦夫覆治平之本今又據原刻以訂其譌
前者得其大通後者具見細緻楊書本以擬經今即以治
經之法治之匪惟功臣抑亦知己也已宋人不明經小學
妄議其以艱深文淺易使得是書而讀之有不怡然理順
渙然冰釋者乎然安知其不於正段正俗之辨反目為怪

胡序

三

異博引旁證之處反譏為瑣碎乎太史公曰非好學深思
心知其意難為淺見寡聞者道不幾有同慨乎漢書本傳
云太玄法言劉歆嘗觀之謂雄曰吾恐後人用覆醬瓿王
邑嚴尤謂桓譚曰雄書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余非君
山然決是書之必傳無疑論衡佚文篇云子雲作法言蜀
富人資錢千萬願載於書子雲不聽今余名屢見書中方
自謂厚幸而蜀志秦宓傳云如李仲元不遭法言令名必
淪其無虎豹之文故也余非仲元則又將引以為愧爾癸
酉閏五月吳縣胡玉縉識於舊京之鯉高時年七十有五
右序遞去衮父已病飭其三世兄慈明齋函謙謝並詢
梁四公記中事已非親筆猶憶前數年欲為說文義疏

屬余開列應采書約三百餘種以購求費不貲而止時
丁氏詒林未出也今年四月余謂丁書雖陋可備翻閱
法言義疏畢盍從事說文則謂說文非十年不爲功將
撰韓書外傳疏證余謂陳瑑書無傳本陳士珂書太略
近人楊氏書未知何如君作必勝衮父亦頗自負孰意
是書甫成病竟不起余挽聯所以有楊幸韓不幸之語
也此衮父近十年之志向人或不知爰屬慈明附刊於
序後九月玉縉記

胡序

四

法言義疏後序

楊子以希聖之資遭五百之會所爲法言繼迹孟荀次於
經傳徒以義訓奇佻文辭簡奧學者失其句讀迷其旨趣
注家自李弘範右道左儒已非楊子之義至今朱元晦疑
其全出黃老詆爲腐生不亦誣乎衮甫先生早治此書中
歲爲之疏證已行於世年過五十隱處燕都復取李注本
更加斟酌改題曰義疏以付上海書肆刊之倭寇之禍并
稟本焚焉先生彊志絕人記誦無失自力疏錄歲餘復完
謂所親曰此書竟成雖死無憾已旋即寢疾旬餘而卒用
思困神信有之與楊子值漢道中微巨君泯夏以容默處
當世以空文垂後來先生亦值海水羣飛九州麻亂雖名
奉使實等乘桴辰告遠猷曾無省錄譽滿天下無過以文
采見稱世但見晚歸好時迹同陸賈之優游豈知老託玄
亭心希楊子之寂寞哉然楊子之書歷千載而得先生爲
之疏釋噉然如晦之見明則先生之心後世亦必有知者
誠可無恨也侃以頑質弱冠獲交於先生之弟旭初久乃
以論韻承先生俯與商榷又以篇什獨蒙獎藉爲之延譽
往歲避兵北行數得請見曾以疏彙數卷委侃平定且命
爲序因循未成而先生沒諸子亟刊遺箸未久畢功旭初
令綴語篇終以踐宿諾侃媿非君山之知願執侯鋪之禮
撫斯青簡如接音徽泣然不知涕之何從也昭陽作噩秋
九月後學蘄春黃侃

黃序

一

法言義疏自序

光緒己亥庚子之際余官京師嘗以所為法言疏證就正於鄉先生葉鞠裳太史太史以為說楊氏書者未能或之先也宣統辛亥之夏印行於世疏證十三卷本是也久之版絕會舍弟叔初主講中央大學文學院授周秦諸子遂及法言思得余書為馮藉書請再版乃復加校閱謬誤疎漏不可勝數初就原書有所增損已而毅然重作官事無閒或經歲而成一卷棄之篋衍久矣辛未之夏歸臥舊京乃得庚續舊稿積半年之力成書八九卷併舊稿陸續寄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開北之變館毀於火余稿燬焉而德意志漢堡大學聞余有是作介北海圖書館來請分惠

自序

不得已舉殘稿寫真數卷付之於是收拾放逸更定體例嚴訂程課為之不輟始余書惟疏正文不列舊注及後細觀李祠部注雖時或右道左儒失子雲本指而古言古義往往而在有不可廢者乃兼存李注並為校釋迄癸酉閏月成書二十卷名曰法言義疏昔溫公自序集注謂少好此書研精竭慮歷年已多今老矣計智識所及無以復進輒采諸家所長附以己意愚心所安未必皆是冀來者擇焉余之淺陋何足以望溫公然於是書用力之多其甘苦亦頗有與昔賢相似者世事日新學術變革居今而為此業將為識者所笑顧此亦愚心所安庶來者之擇焉而已癸酉閏五月吳汪榮寶

目錄

- 法言義疏一
- 學行卷第一
- 法言義疏二
- 學行卷第二
- 法言義疏三
- 吾子卷第一
- 法言義疏四
- 吾子卷第二
- 法言義疏五
- 修身卷第三
- 法言義疏六
- 問道卷第四
- 法言義疏七
- 問神卷第五
- 法言義疏八
- 問神卷第五
- 法言義疏九
- 問明卷第六
- 法言義疏十
- 寡見卷第七
- 法言義疏十一

目錄

五百卷第八

法言義疏十二

先知卷第九

法言義疏十三

重黎卷第十

法言義疏十四

重黎卷第十

法言義疏十五

重黎卷第十

法言義疏十六

淵騫卷第十一

法言義疏十七

淵騫卷第十一

法言義疏十八

君子卷第十二

法言義疏十九

孝至卷第十三

法言義疏二十

孝至卷第十三

法言序

目錄

二

法言義疏一

吳汪榮寶撰

學行卷第一〔注〕夫學者所以仁其性命之本本立而道生

是故冠乎衆篇之首也

故學成此書既通該不衆成

學成此書既通該不衆成

按三法言皆取論語首二以字爲

十在者學行卷第一

其知小辨大破氏道聖人

非非也及終大破氏道聖人

更立名象論語曰有國者漢

國人風者加十也五詩國大

案鄭注三禮之周易其中

長盧植王肅之徒易所尚

非固也移漢書陳壽之撰

班固之移漢書陳壽之撰

在爾雅氏琳經義疏

獨全書之意當也然則小

說文則舊志題法言取如

也論語云法言省引如

注云太玄漢書九藝文志

與次太玄漢書九藝文志

自序一篇全錄此三序

史記自序則此傳亦全錄

揚雄列傳即全錄此三序

史記自序則此傳亦全錄

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注切磋琢磨名譽以崇

多改學養螺類三材按耳也二漢孔列末通至列按
矣覽仲之鳳至子有游是太人書廟傳云者公傳孔
尼祝蜂於之高夏也史當家圖司右七西云子
之曰蟲是肖下大酒公據語作馬件有凡業家
化類也按仲豈賢德曰弟皆七貞夫有七七身云
疾我肖酒尼得猶頌學子七十二索子七七通身
也久類德謂盡不注者列七十二人云十又七通
與則也頌若肖過引多傳七人云十又七通
今化蜂注冉仲聖文七之孔氏子人本漢有藝
各而蟲引牛尼則人作十孟子庸家弟語子地人七
本成無此閱則之速子子世拜語子家理今十
絕蜂子文子作體二一哉之曰家經亦皆有升語志
異蟲取李顏三體二徒如身日七堂十入十云弟二
知矣桑軌淵具子七子皆十藝是者可七證十史有
弘速蟲注體者十子舉子成之者七十子弟受業而
範疾蔽而螟微義有仲數服十言孔十子
舊哉之瘡蠅為有仲數服十言孔十子
文二瘡蠅為有仲數服十言孔十子
為三之瘡蠅為有仲數服十言孔十子
後子幽蟲而也肖二

子云師七之贏也以以據實或入說含可會類而及祝人
謂七古十日祝文此日傳必指竹文光信且我較鱗辭見
弟十注子類之選為驗說執此管通本乎以之低次以蟲
達儒七肖類類伯豈悟資理榮嘗定音上天也人房所
者林十仲我我倫復其罕求按啓聲義諸下攫倚取其
七傳子尼御類酒通妄警之詩其云云說之取其蟻
十云謂者覽我德方故夫斯人封細呪皆變得腰蟲以與
七七弟藝九久頌之知蟲乃託有腰者成之盡之命攫
人十子文百則李論類之高物青者化子實近驗雄不若
也子達志四肖善然我不叟比蟲數今亦者無聞蠟斯
稱之者云十之注則之能之興以固以至意未驗數然雖
七徒七七引無此山但言取恆法取見知有亦非原聲蠟
十散十子作瘡而日達類三蛤雲無曉文須古然朱無
者游二子喪祝而類三蛤雲無曉文須古然朱無
但諸人喪祝而類三蛤雲無曉文須古然朱無
言侯其注其大成數七故
其注其大成數七故
其注其大成數七故
其注其大成數七故

疏一 八

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
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
能踰也注言諸賈之有妙藝猶百川之有四瀆衆山之
有五嶽而川可度嶽可登高而且大者惟聖人之道如
天不可升也孔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周公而習之
氏禮寶作楠論語述而正義後云周公禮成文在武
制禮適又歷言從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夫子致
何道成王法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夫子致言
莊子田子方云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夫子致
亦趨夫方云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夫子致
文射其弓亦云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夫子致
均子達木門荀子傳云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
莊子達木門荀子傳云與周故制周禮成文在武魯
之作義不蒙可與通此當讀世為德焚堂正本與下
文蒙良捨其策般投其斧

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注上士聞此五者勤
而行之不可謂不好也
修性謂學治也學記云不學無術則當於五官
治性謂學治也學記云不學無術則當於五官
友則擇也而書寡聞見而精之是磨也
觀而善之謂磨也
施之於身所以不為人所貴之故文名也
學之按此節與論不為人所貴之故文名也
證誤一史年記夏本與紀辨來始清學之隱事也
于而學反不視難本與紀辨來始清學之隱事也
而士行問之道勤
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

疏一 九

理謂學乃而惡語無語釋目論人者則有聽言官弗於體	欲則有性則解邪惡兼與皆性可而古似為可性人學則
欲其在有其縱己不集克則之性之得法心太然得博之	以視理本正子與則公學同以以今異孟以則也則為
而遺於善端欲不中注己曰根之本體正法有玄聽治約行	滅人有惡否雲苟為都性而苟為為同而子為不取雲所人
言義是而立之能禮云之非本然為而之法規言朱禮是	是所理不邪雲論人兩善善見善耳之同學善性論謂修
無而則惡故亦私日勝曰勿不為邪免謂則云貌氏思彬事視	為以勝學者但斷故引合順於或在性戴者者善學修其
不以子必與由用也勝視相惡必於然成維思非禮是聽	其之則不謂性參人日謂白人有子後震推似說尊善則
存惡之謂以俱性間謂之禮也善學不子法擊學記為言貌	惡何為善性善差之禮然生性時儒孟闕故乃孟為善惡
退亦性己之驗能非之聽子全力則固不降則則則則則則	而如善也必惡而性說義則而善則所子荀程與子善惡
欲明與是使之無天私謂非以由矯反謂成民得引其戴云性	於理勝子而後言能性謂混是又長聖以可言或不曰但荷
為矣孔之五於欲理也見勿已後而而五云其正嶠此隱無效	何以理雲後言能性謂混是又長聖以可言或不曰但荷
治蓋子謂事日欲之也見勿已後而而五云其正嶠此隱無效	則欲為意長惡東又長聖以可言或不曰但荷
性孔無修皆用不流私本言復起後未事學貌此隱無效	見是惡以善而此學則為性善獨論人所以遺謂子而近儒
要論不禮其視而即動神勿仁為荷發之此見則目邪視即耳	於修欲人非云謂學誤則長實
未性合在正聽而縱用容朱動而者子此五端邪視即耳	心其消之非云謂學誤則長實
有無而於後貌欲子周子語其立以	百窮長中謂學誤則長實

疏一 十二

也光也桐通古矣師云言子成	其之文以於儀禮氣氣心性此設亂事而好誘性氣目
爰則桐云本係趙僮僮僮僮	擇醇達保取禮所樂心亦即者於於色又窮惡於之鼻
小瓜光也榮童作桐讀云云	焉乎此定棄樂以以知非血非子身不云人無外欲為口
也也榮童作桐讀云云	而醉論性命之儀命之性也心者之使聰故者則能物者知
榮故凡榮童作桐讀云云	不而曲命之儀命之性也心者之使聰故者則能物者知
絕小從榮童作桐讀云云	精不豐未禍以定修即血知也所若目淫子於物躬知云
水炎也省榮童作桐讀云云	矣疑通如深李協習經之義之知說此以則寂可明見通子照雲復之性學也
榮得小聲心之態也多有皆以聲聲兼義	

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注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
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注求師者就有道而正
焉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矣注傷夫
欲為而不得其道者多矣
子成人也殊無所曰好逸子按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成連人也殊無所曰好逸子按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言僮僮僮僮不國據實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云僮僮僮僮不國據實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矣係趙僮僮僮僮不國據實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古本童旁注音童義指云云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通云童旁注音童義指云云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也桐云童旁注音童義指云云桐音通哉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

疏一 十三

與榮同例漢書傳木顏注云榮也謂草本五之英管子禁
 房玄奘注云英謂木也依榮本五之英管子禁
 小之至本經之義則所謂木也無其字也
 南兵略巨訓蓋以斧斲之利也
 桐木之對巨訓蓋以斧斲之利也
 無以立也全苑性按本云小擊也
 不務求師者不切學而莫不速乎
 而如說詩故者不切學而莫不速乎
 子四則詩故者不切學而莫不速乎
 師者百四引尊桓以新論云於世
 作師者百四引尊桓以新論云於世
 云洞然生未民有師範者云新論云
 桐子道洞然生未民有師範者云新
 原道洞然生未民有師範者云新
 所乎知其義無不識可通高誘注所
 桐子乎知其義無不識可通高誘注
 引伸與義同耳即李注所本矣按會
 引伸與義同耳即李注所本矣按會

疏一 十四

一閱之市不勝異意焉注賈者欲貴買者欲賤非異如何
 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閱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師
 必立之師注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書無師必謬典謨
 之旨注同孟之市不與勝異者音義引張一
 聲從門古或共作者門下與勝異者音義引張一
 是巷也俗作關故不識而義與音義引張一
 此文宋也注云關不識而義與音義引張一
 非一異也明皇注云關不識而義與音義引張一
 謂之與市人謂家之難處市有法也
 左太冲蜀都賦謂家之難處市有法也
 與一卷之蜀都賦謂家之難處市有法也
 市義不勝至小者比對義林卷云之
 音義不勝至小者比對義林卷云之
 故說存者秋藝分文為志五云書仲分尼為沒四而易有數家七傳子戰國從衡真

偽言分爭諸說子選之紛然異亂一儒林傳云必一說至百
 萬言故上命以切為物司高注云月正平評也准廣韻
 則皮命漢書武又功臣表司高注云月正平評也准廣韻
 諸命漢書武又功臣表司高注云月正平評也准廣韻
 實官一匹制定錢謂十萬過過平平為成侯周當禮
 平孔氏廣一森制定錢謂十萬過過平平為成侯周當禮
 平孔氏廣一森制定錢謂十萬過過平平為成侯周當禮
 往飲頌出皆移卷禮之學必言立云師市者價漢以時
 孟往飲頌出皆移卷禮之學必言立云師市者價漢以時
 爾雅皆題辭云皆移卷禮之學必言立云師市者價漢以時
 書表武建士後元五楊年春初秋置公五羊而博立之
 大惟夏有武建士後元五楊年春初秋置公五羊而博立之
 帝世復侯京尚氏易大小常戴時禮又孟左氏丘易秋毅
 本文亦作異價與還者注所引何本同非異如者非異而何
 字也古通而異價與還者注所引何本同非異如者非異而何

疏一 十五

習乎習注歎所玩也以習非之勝是也況習是之勝非乎
 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日視日
 月而知衆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注大小
 之相形高下之相傾以逸習周書常以訓常云慎生而
 大戴禮之保訓云孔子曰少成性習與之常習與之
 者甚歎之非詩論語云子曰少成性習與之常習與之
 疏證以上非詩論語云子曰少成性習與之常習與之
 於戲文上非詩論語云子曰少成性習與之常習與之
 也戲文上非詩論語云子曰少成性習與之常習與之
 習者悉也莊子齊諧曰夔龍一翼而飛其言非也
 亦雅審也非視果齊諧曰夔龍一翼而飛其言非也
 之雅審也非視果齊諧曰夔龍一翼而飛其言非也
 江淮蔡之視果齊諧曰夔龍一翼而飛其言非也
 荷盡心於聖人則衆說之注不云也
 而之非立見本書吾子云或白各是非折於非其人
 而之非立見本書吾子云或白各是非折於非其人

折所非將誰使正之深察萬物紛錯則人諸天言淆亂為
御正六朝百十者三引北辰子正日見日者而聖人與此照微也
子仰聖人而百十者三引北辰子正日見日者而聖人與此照微也

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

矣龍其德而正也中曰九二使南禮樂則告內而聖外而無異道
日矣龍其德而正也中曰九二使南禮樂則告內而聖外而無異道
善世而師也伐者德也而化君也見龍庸行利見邪存其誠子
也善世而師也伐者德也而化君也見龍庸行利見邪存其誠子
望雅訓也彼如也追而弗及也乃重言則况也朱子為
望雅訓也彼如也追而弗及也乃重言則况也朱子為

疏一 十六

皇以無數聖人之位而猶且此間故仲尼皇皇稱揚孔子
子以無數聖人之位而猶且此間故仲尼皇皇稱揚孔子
不為不王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稱揚孔子
不為不王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稱揚孔子

疏一終

吳 汪榮寶撰

或問進曰水或曰為其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

者其水乎注水滿坎而後進人學博而後仕或問鴻漸

日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注鴻之不失寒

暑亦猶水之因地制行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

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注止於下者根本也漸

於上者枝條也士人操道義為根本業貴無虧進禮學

如枝條德貴日新或問進曰王制之道也樂正論云進

士進受爵祿也告于王而升或曰馬進也何則注與日

也與夫進也明或問進曰所食必謂進也何則注與日

疏二

與學者文義為不捨晝夜與曰有是哉滿而後漸
子論語云子為路曰進也當子之進也皇皇稱揚孔子
者論語云子為路曰進也當子之進也皇皇稱揚孔子
不意子之名迂也此法言後進盈夫而行言謂劉氏
語子解如正此義也迂也此法言後進盈夫而行言謂劉氏
也言夜往不進也既春法言後進盈夫而行言謂劉氏
下不進也既春法言後進盈夫而行言謂劉氏
既而不知者防山似力繁盈山與夫而行言謂劉氏
清而似者防山似力繁盈山與夫而行言謂劉氏
物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死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此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法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尼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取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學既困於水火則論語子獨者勝赴之既似命者不

戴文	父商	那義	皆道	公注	其始	之夫	皆無	淺義	乃之	不甫	願	考例	左公	希命	詩不	欲歸	尹吉	吉甫	易乎
公說	語頌	序同	本契	之正	按始	曰配	稱容	之所	則問	過矣	故當	甫說	傳鼎	夫乎	謂其	則已	甫矣	甫矣	乎曰
時以	云十	云魯	魯湯	時考	此者	子子	子子	異及	問漫	泛楊	又歸	句詳	哀然	子以	論之	矣如	注正	注正	曰歸
人商	昔二	徵法	義高	修甫	涉當	曰所	稱隔	其別	語主	之之	曰夫	上俞	公失	矣政	注亦	欲歸	矣注	矣注	矣政
非頌	正篇	子言	斐宗	行至	下世	夫謂	子俞	所著	以賓	以意	正子	因氏	篇席	云切	引驥	孰御	矣注	矣注	矣政
寔為	考於	至多	綱所	仁商	文德	子取	而說	以日	下之	小自	考矣	或樹	乞曰	者歸	與之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公正	父周	于魯	集以	義頌	衍本	人以	成也	證字	三辨	見以	嘗恐	問書	不寡	此之	今乘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之考	校之	戴詩	解興	欲按	執作	沿成	詞汪	明以	事矣	大願	歸或	顏疑	可人	更則	本希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臣甫	商大	公說	云作	為此	製常	變詞	則氏	歸見	則榮	以歸	尹人	徒義	得之	端是	同顏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左得	之帥	其故	韓商	盟魯	製常	變詞	則氏	歸見	則榮	以歸	吉聞	易舉	也罪	辭德	皆亦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傳之	名以	開亦	詩頌	其說	者欲	為孔	夫子	是至	意則	若主	甫此	乎例	曰市	故堂	作顏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昭周	頌那	禮以	商頌	大也	爾師	子夫	者云	則事	為專	開考	矣疑	故此	市日	南寡	句本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公太	十為	樂商	頌章	夫史	釋德	之魯	人古	則事	為專	開考	公夫	應文	有人	熊書	更日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篇師	二首	廢頌	章申	正記	言堂	通司	所者	則事	為專	開考	子子	之曰	熊書	更日	顏倫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云非	篇國	壞為	句公	亦再	考宋	言堂	稱寇	則事	為專	開考	奚大	曰字	宜學	有字	徒文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正其	於語	有正	亦再	考宋	言堂	稱寇	指孤	則事	為專	開考	斯聖	歸之	儉斷	曰昔	乎李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考所	周魯	正考	美弟	美家	之贊	禁如	莫門	則事	為專	開考	歸人	則當	者斯	皆欲	其矣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父作	大語	考甫	子公	之贊	禁如	莫門	有人	則事	為專	開考	正所	是皆	其矣	其矣	其矣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佐又	師記	甫作	毛是	說云	追襲	欲	原稱	則事	為專	開考	考能	昔正	其矣	其矣	其矣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戴以	則閱	者毛	是說	云追	襲	欲	原稱	則事	為專	開考	考能	昔正	其矣	其矣	其矣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武為	古馬	得詩	韓詩	追襲	欲	原稱	則事	為專	開考	開考	考能	昔正	其矣	其矣	其矣	馬焉	矣注	矣注	矣政

疏一

四

疏二

五

析奚	是復	曰廟	大公	所舉	碑文	虛韻	邦誦	懷肆	君式	詩作	奕作	引故	詩古	疏魯	遵為	至以	民百	同猶	四佐	時一	平宜
此斯	廟舉	有字	異子	作陶	沛度	谷故	之之	以好	子訛	之此	奕也	韓卓	解文	云人	伯作	魯德	竝家	一素	篇戴	尙百	宜王
詩所	也之	大必	毛奚	薛歌	相尚	援不	意辭	慰以	敬爾	自闕	七段	詩陶	奚說	其律	禽廟	頌佐	吉多	榮車	考宣	此七	年世
句作	相文	夫詩	傳斯	君虞	楊碑	子作	所日	心申	聽以	其宮	言玉	君虞	所以	通於	法詩	詩亦	甫抵	謂鄰	父不	與年	乙家
讀上	聯則	公字	有作	奚斯	碑尉	法誦	字孔	併伯	之畜	名篇	魯裁	章奚	為宮	下季	以史	宮有	誦亦	古職	之舉	宋若	亥文
及屬	順新	奚誤	大也	斯頌	曹劉	言作	不曼	此蒸	大萬	者其	修經	句斯	為宮	三孫	足克	云國	潛無	文錄	至襄	家甫	距今
節乃	而廟	斯傳	夫分	魯魯	碑碑	漢耳	屬頌	為日	高伯	雅甚	造韻	云頌	詩詩	與為	亦父	寬廟	廟尹	論曲	所襄	公或	云事
南鄭	詩公	作原	子二	子云	張綏	曹人	作民	云甫	曰日	南且	之樓	奚魯	詩詩	與為	是請	以小	奕吉	三解	傳公	而宋	不戴
山箋	為廟	是本	奚句	也韓	遷民	曹人	猶是	奚作	吉寺	山且	事集	魯見	韓奚	詩斯	行命	父于	民云	奕甫	式魏	各之	追襄
諸之	廟也	詩必	重者	明其	魯魯	一尉	班者	誦即	所穆	甫人	下云	公采	詩斯	同作	父于	民云	奕甫	式魏	各之	追襄	不戴
篇說	廟也	詩必	重者	明其	魯魯	一尉	班者	誦即	所穆	甫人	斯章	子丁	班據	所周	務嗣	斯封	周未	宜為	能序	詩惟	源壽
釋非	此古	與夫	剪舉	是者	廟日	可君	固無	作其	即清	其作	所自	也孔	孟法	請而	農頌	所頌	宜為	能序	詩惟	源壽	王戴
此古	與夫	剪舉	是者	廟日	可君	固無	作其	即清	其作	即清	作徂	是氏	堅言	此此	克克	穀公	毛篇	時也	同為	序武	古不
詩說	韓公	子傳	也謂	奕廟	文費	及如	之孔	父仲	家山	頌詩	三來	詩列	兩此	所則	是頌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文也	不子	傳所	也謂	奕廟	文費	及如	之孔	父仲	家山	頌詩	句之	公于	詩都	賦則	是頌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例榮	同奚	者作	恐毛	然奕	選沈	諸是	云碩	以以	家山	頌詩	自松	奚書	李序	知也	頌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以謂	之斯	盡而	謂詩	盛奕	兩碑	石偃	以以	家山	頌詩	頌詩	陳至	奚書	李序	知也	頌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明若	故者	去釋	毛與	是奕	都揚	賦震	之武	為萬	作永	風百	奚斯	廟所	注云	魯	是孔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奚膺	以作	其之	詩韓	詩斯	賦震	之武	為萬	作永	風百	風百	奚斯	廟所	注云	魯	是孔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斯分	以作	其之	詩韓	詩斯	賦震	之武	為萬	作永	風百	風百	奚斯	廟所	注云	魯	是孔	野能	作斯	臣蒸	取事	襄前	父公

或曰書與經同而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

須以發策決科注射以決科經以策試今徒治同經之

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也為道小人之學

也為利子為道乎為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

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已注耕獵如此利

莫大焉吾不觀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

者聖人之徒與注去惡遷善兼總仁義也徒猶弟子也

百川學海而至于海注行之不息歸之不已丘陵學山

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注畫止以白虎通五經云

五經之道故曰五經禮樂仁義禮智信也

五經之謂道也故曰五經禮樂仁義禮智信也

德體之補如隨其甲引音博廣語書經劇嗜書五五

疏二 六

疏二 七

祭云社者鄭注云禮田刈穀也又禮記注云社者土也

云商之辰星也辰星之左肩是也

事為其外四星也辰星之右肩是也

三故謂併之數衡四星也辰星之左肩是也

五亦通參謂則之見參或通參謂則之見參

也傳鄭注參謂則之見參或通參謂則之見參

徐公羊傳云昭公伐白虎謂參謂則之見參

天馬火也辰星之左肩是也

之相此孟之風曲利部反沈不日不空星之大莫文心尾

善大也百釋海山云云大者曰雅陵釋司馬云小陵曰動而說不
 息故百於海陵而進山故不相至似而百者亦能到是
 矣按陵而不為海陵之於山陵則與書之與至也百辰以相
 海七引而至於海陵之於山陵則與書之與至也百辰以相
 百七引而至於海陵之於山陵則與書之與至也百辰以相
 未作順必夫有住脫者于海山作者而歸川於能聖五則引畫也六
 注云徒謂其弟徒學也其業注者猶決弟科也按策孟此徒入數字於
 自廢今耳非畫力極也劉畫疏止畫也論春力不徒足者中道廢今
 所不能以前進之者亦申為畫故有此所注界訓止而

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注鷓斯羣行啄
 穀誰人黨比游宴賊害糧食有損無益也朋而不心而
 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注匿怨仲尼之所恥面朋楊子
 之所譏說類文類之朋黨也於經傳通者用黨離訓王逸注類云黨

疏二 八

朋飛也提義毛傳斯羊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歸飛也提義毛傳斯羊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多云羣腹卑下居白釋江鳥東呼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語辭以猶劉夢下居白釋江鳥東呼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精也此以性孝彼標蕭東呼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後人釋文鳥劉夢下居白釋江鳥東呼為卑居鳥雅按詩也小提弁提云貌彼孔疏
 語詞因將說此而字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桑云此用降詩此辭以足而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注云食節此辭以足而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止居相與謂云節此辭以足而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相參之羣不居與謂云節此辭以足而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不戒相承疑之羣不居與謂云節此辭以足而多故無云此提字案旁是詩人協句作之為
 訓不日相類比意正也一貫軌矣注至亦君以子貴比遷游善宴乃釋申之明惡與畫之辰

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
 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或曰
 先生生無以養也死無以葬也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
 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注養不必豐葬不必
 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人丹圭者史記貨殖傳云白圭周

力嗜欲節衣縮食與時變用儉人同苦取樂趨時與能飲
 忍嗜欲節衣縮食與時變用儉人同苦取樂趨時與能飲
 行之法是也蓋吾生治猶生伊祖呂圭尚孟之孫吳日兵商欲
 二法也蓋吾生治猶生伊祖呂圭尚孟之孫吳日兵商欲
 白圭周也一蓋吾生治猶生伊祖呂圭尚孟之孫吳日兵商欲
 朱子集注亦云周人貨殖利治也又云愈丹名圭注也云
 蓋欲其術本相法也引氏孟史之白圭取地中續
 云傳之非白蓋其本相法也引氏孟史之白圭取地中續
 山又韓非書主白蓋其本相法也引氏孟史之白圭取地中續
 光之韓非書主白蓋其本相法也引氏孟史之白圭取地中續
 存至梁凡七拔顯中於山陽文侯七惡年之西文侯乙以西
 吾與子之晤對其爵能為國侯將相者尚乎禮苟存於時子繼
 同周氏之對其爵能為國侯將相者尚乎禮苟存於時子繼
 樂觀時變廣乎我爵能為國侯將相者尚乎禮苟存於時子繼
 故不圖計其變且陽書曰四考其爵能為國侯將相者尚乎禮苟存於時子繼
 穴圭故不圖計其變且陽書曰四考其爵能為國侯將相者尚乎禮苟存於時子繼

疏二 九

義類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類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至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貴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比類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節類善是於畫也今訂正夫如左食吾而不觀矣參辰以相而也
 明則君怨之仲尼所比論者取法於友也
 則君怨之仲尼所比論者取法於友也
 明則君怨之仲尼所比論者取法於友也
 形外恥揚子丘法言曰友皇而疏不引范論語取法於友也

子之青如不見其子或問孔屈子原之智曰仲如正可如五明
 論蓋其若志節可也論其必事論其可也論其若仁者九合
 諸侯許功濟天無此不仁疑為彼大節亦小重言也其若九合
 可如不說必如論其仁者則許之也按之辭文義仲盡成用此力而
 斷非經旨乃其經傳仁者則許之也按之辭文義仲盡成用此力而
 天為安仁乃其經傳仁者則許之也按之辭文義仲盡成用此力而
 言及吾子而乃其經傳仁者則許之也按之辭文義仲盡成用此力而
 必不訓順如若施乃其經傳仁者則許之也按之辭文義仲盡成用此力而
 與語不義及此財利若其必富也今細其釋之則謂不可通論子語亦
 原也以此推淵之若云其如財者指其淵原謂誰徒如富相
 弟之智也兩賢也此游其子之於論語及揚其淵原謂誰徒如富相
 之通當得如即不齊人也語也然則公如為誰與已矣
 解通當得如即不齊人也語也然則公如為誰與已矣

疏二

十一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
 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注回邪也貞正也顏其

劣乎顏其劣乎注至足者外物不能累其內者音頓之富
 以鐵治成切與王殖傳云解頓云起而頓郭窮
 告士之耕子欲常富當則畜五存聞於朱乃富適往西河名羊公
 於猗氏富於南氏故曰猗頓息按孔計陳士義文西河當
 下以猗氏富於南氏故曰猗頓息按孔計陳士義文西河當
 李注河東孔義人為正地乃志河東郡顏有氏免於說買過論
 司馬云音或義人為正地乃志河東郡顏有氏免於說買過論
 云乎亂者爭疾為邪其粗也胡氏改司馬當云免於說買過論
 其富者言其富則誠謂不以精與貞為比也吾胡部之玉邪
 云利貞正也夏傳說養文之憂至義也謂顏豈皆通乎作其回邪易乾元亨
 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可量也曰紆朱懷金者之樂不
 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注至樂內足不待於
 外紆朱懷金者之樂也外注內樂不足是故假於金朱
 外物爾乃說樂也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注欲以此義嘲
 楊子也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
 曰顏苦孔之卓之至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
 為樂也與賦紆朱懷金者音紆朱也俱按說文紆東京
 一子曰樂也賦紆朱懷金者音紆朱也俱按說文紆東京
 太子義及諸侯漢書印與服志云紆朱也俱按說文紆東京
 音義及諸侯漢書印與服志云紆朱也俱按說文紆東京
 堂本義及諸侯漢書印與服志云紆朱也俱按說文紆東京
 選者明遠章懷太子注引范量宗治宦者傳論李可後世德
 不書多而治也遠章懷太子注引范量宗治宦者傳論李可後世德
 榮也按此乃其設想之辭邪改見各為已愈失人所真能云其法意若律

疏二

十三

而誤今據省訂之正俞注云術當讀為述禮記後祭義結諸心形
德政也表碑方伯立術正相碑有臣教子立道者以術述
也其證也述業與伯立術正相碑有臣教子立道者以術述
止當從學之述立道者與伯立術正相碑有臣教子立道者以術述
是也李宋吳本立道者與伯立術正相碑有臣教子立道者以術述
已也仲尼矣或晞以之則業是為之學意思力互文斯
顏淵矣即前文晞以之則業是為之學意思力互文斯

疏二

十六

疏二終

法言義疏三

吳汪榮寶撰

吾子卷第二(注)崇本在乎抑末學大道絕乎小辯也 法

言 李軌注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注)少年之事俄

而曰壯夫不為也(注)悔作之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

乎(注)賦歎之聲也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注)相

如作大人賦武帝覽之乃飄飄然有陵雲之志或曰霧

縠之組麗(注)言可好也曰女工之蠶矣(注)霧縠雖麗蠶

害女工辭賦雖巧惑亂聖典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注)

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辭賦可以諷諭勸人也曰狴犴

疏三

一

使人多禮乎(注)言擊劍使人狴犴多禮辭賦使人放蕩

惑亂也(注)吾子少而好賦者音義少而相如詩賦呼

雅如雄壯賦每四賦者常甘泉河東羽式長贊也見麗

相如雄壯賦每四賦者常甘泉河東羽式長贊也見麗

一序家藝二文七揚十賦十班二自注云賦揚雄八結

如漢武知校補此云二賦十班二自注云賦揚雄八結

凡知規又設注辭云皆入揚雄中八榮篇按殆類逐賦

即云傳入贊八所篇四七賦略莊原無四榮篇按殆類逐賦

此耶則班入贊八所篇四七賦略莊原無四榮篇按殆類逐賦

首耶則班入贊八所篇四七賦略莊原無四榮篇按殆類逐賦

童枚子舉形有班入贊八所篇四七賦略莊原無四榮篇按殆類逐賦

三刻者刻刻符符四說文序者戲類自何當以相增何八賦解

九曰千練乃書得為典史又草以書八體律試之值郡移七

在技	鹽木	百如	云穀	皇甘	上乃	賦如	也必	鄭馬	乎而	則臣	之志	夫知	歌深	云故	言唯	君賦	與公	寡體	學別	云為	象為
趙巧	鐵中	十霧	言之	帝泉	乃止	勸上	既推	衛相	皆反	賦屈	士也	蓋交	深而	讀微	訓序	子者	之羊	可之	僮為	借一	鳥向
者家	論蟲	六音	其組	不頌	僂論	而大	適類	之如	是問	之原	逸春	以接	美誦	為言	之釋	賦類	開傳	以有	所一	符體	形書
以之	散引	引義	輕麗	覺妙	僂衡	不人	歸而	聲傳	世之	本離	在秋	別都	可謂	風婉	詞朱	云之	似得	為蟲	有體	以臣	即史
傳書	不伸	此組	細者	為稱	有誼	止賦	之言	曲贊	德本	旨謹	布之	賢國	與之	反詞	氏用	正佛	之似	得公	小書	事是	屬以
錄藝	足為	作麗	若說	不怪	雲云	矣以	正麗	而揚	本多	於國	衣後	不肖	圖賦	以謂	駿風	也優	頃俄	不為	符刻	日書	然符
論文	志衣	害殺	務紫	止若	氣武	足帝	覽之	雅以	此此	論作	賢道	而言	故高	字風	聲感	於淳	也而	可為	童刻	子符	符內
顯志	服之	之書	又細	按日	氣武	足帝	覽之	雅以	此此	論作	人寔	觀相	可能	為漢	說物	是于	禮以	為者	影尤	者外	也書
注錄	靡稱	麗馬	相傳	如也	雲人	成帝	此標	已閱	序靡	字如	失壞	盛感	以賦	正書	文謂	優兒	禮以	為者	影尤	者外	也書
云道	麗國	無貢	如也	雲人	成帝	此標	已閱	序靡	字如	為風	志聘	衰當	為可	字志	通之	不優	云為	大勞	蟲八	竹之	又注
錄三	布策	組馬	垂書	悔所	帝仙	相有	矣鉅	往衍	以賦	則云	賦歌	故讓	大為	之凡	定甘	為之	十有	也甚	刻中	中若	蕭書
論十	帛秦	字融	垂書	悔所	帝仙	相有	矣鉅	往衍	以賦	則云	作詠	孔子	夫大	矣幾	十云	賦可	非壯	解而	文巧	之部	良鳥
錄八	之策	女注	霧禮	少為	廣馬	不之	武於	賦百	云憤	者隱	矣不	子時	也夫	古言	志皆	物云	乎所	存者	賢以	謂須	者甚
術篇	畫高	工云	張志	作鬼	宮長	已志	帝使	者而	云乎	此古	大行	日必	古言	志皆	物云	乎所	存者	賢以	謂須	者甚	者甚
之又	也誘	之組	張志	作鬼	宮長	已志	帝使	者而	云乎	此古	儒於	不稱	者感	志皆	物云	乎所	存者	賢以	謂須	者甚	者甚
論司	錄注	畫文	揖廁	實神	室卿	已志	帝使	者而	云乎	此古	係列	學詩	侯造	卿端	日注	無形	正	關人	為須	者甚	者甚
也馬	客云	者也	注霧	於乃	子大	彼是	所言	仙能	相加	之	卿國	詩以	無論	卿端	日注	無形	正	關人	為須	者甚	者甚
錄遷	論畫	說御	云穀	於乃	子大	彼是	所言	仙能	相加	之	及學	無論	卿端	日注	無形	正	關人	為須	者甚	者甚	者甚
客傳	蓋書	文覽	穀八	於乃	子大	彼是	所言	仙能	相加	之	楚詩	以其	大材	不乃	形正	關人	為須	者甚	者甚	者甚	者甚
論云	兵也	畫八	竊注	霧成	上賦	云之															

疏二

二

擊日	小狴	非則	衣義	故而	將也	尙蓋	風正	家之	學法	用語	生千	難言	子也	不格	要林	子云	以之	挫不	云作	也愛	為當
錄獄	宛牢	陸以	切全	云不	以風	則風	乎也	之術	錄則	也此	訓王	無我	脩蓋	可也	也云	吳批	至要	豈疑	豈愛	字身	雄即
可此	宜又	省狴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董氏	義心	身擊	入學	之記	批解	傳卻	說謂	為云	也靜	作愛
衛音	岸說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亦引	必不	云人	之記	批解	傳卻	說謂	為云	也靜	作愛	作愛
身義	宜文	陸為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取之	扞快	批之	貌云	說者	批象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則說	獄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於名	難皆	扞虛	漢發	說者	批象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圖所	釋胡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扞解	誤義	聲自	董後	說在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攬婦
固本	文地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以話	扞也	無為	仲禁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之宋	云野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為以	折史	出堅	舒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牢吳	韓狗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義為	錄記	之不	傳扞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有司	詩也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也本	形蔡	口可	顏格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扞則
三馬	作或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然於	相澤	易入	注而	段於	院因	多之	不衛	引注	也見	行錄
木均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則牧	似傳	林以	云不	注批	院因	多之	不衛	引注	也見	行錄
之依	鄉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批誓	也云	突距	扞勝	云仇	亦批	作利	入愛	之即	保而	豈豈
威此	亭古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扞比	楚批	之人	距鄭	枝高	也令	莊之	子以	扞衛	皆身	漢見
因為	之亦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連爾	公患	真是	也注	當注	也令	莊之	子以	扞衛	皆身	漢見
者說	繫以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文千	子折	云為	此云	作云	淮維	南史	養發	皆身	漢見	古箋
多宋	曰為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古此	比難	批批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豈若	朝稱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人望	字按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扞扞
使使	廷詩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豈豈	常文	子折	之羅	說堅	枝其	說孫	主之	術意	為雅	通郵	以以

疏三

三

即能血始不象管後於色記十射四七則一寸分二洗呂... 疏二

籥故以仲生篋氣上上者損之聲浴... 疏三

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注... 疏三

聲也人紫用此注引按呂月六鐘仲日姑律而居成也之... 疏九

夫智者達天命審行廢如玉如瑩磨而不磷今屈原放逐感激爰變雖有文彩丹青之倫爾史記屈原九云切

疏二

十

中夫文智理云以見與與之智所則玉采應遠旁云云璧耳... 予在者至倫... 國子倫... 與按此... 長頭... 錢象... 先意... 進學... 官臣... 校定... 李軌... 注嘉... 楊祐

如其未法言改後也數年乃屈於唐... 乃作悟唐本其言與正文不... 誤注遂改其注者以達就文命... 於磷入方字順讀乃放以逐磨... 智則解此意不句實無上論句... 指不雅者斷通此意不句實無... 屈爾雅之釋鳥逐篇猶釋玉文... 榮出按逸論以語磨君成取證... 磨二治喻一放逐語亦及如注... 記所刊見唐類云未言何雙丹... 兩之詞按而逸論易語也如丹... 如當訓為而逸論易語也如丹...

疏三

十一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 勝辭則仇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 美少則聽聲者仇其動也事功省... 虛過也事辭相稱乃合經典足言... 言夸毗之辭足容威施之面言皆... 真士或問三君子尚辭乎世德堂... 其誠如所居子業也左傳襄公... 已也問君是夫事之產有辭諸... 之有言不君如見之行事之深... 之有言不君如見之行事之深...

篇相時氏夸足悅引釋足足合僻又讀為按不以又也	足誣改承毗言色李訓人爲於之如足近治得保曰胡於	言問作珙三當以巡云意將禮貌字言之平云其足部言	足此之毛者云誘云靈而樹度也下足而本足身容耶驗	容則獎詩各適人靈孫不反斯皇同容聽如言德正云之	注夸云後有錄是錄口合是皆疏卽爲聲此足之以此事	云毗莫箋專之謂巧柔禮也適引用論語終有誤說何之庸	足之不用接通而柔好戚之則之協語足不誤說何之庸	夸與其鴉論云屈辭施言李適而足恭釋足之解德非矣尙	毗毛短堂之夸已以面語意而足恭釋足之解德非矣尙	之鄭見筆則毗卑饒柔容亦曲恭釋足之解德非矣尙	辭不便記巧者身人也色謂媚者文故注本言不	亦同自云言析求是夸也此於恭彼義言聽聽以尙	不承夸隋亦言得謂毗夸足物恭彼義言聽聽以尙	用珙毗書得之於口禮毗言也足孔云至聲聲與辭	晉按邀何云則人柔戚也施容疏人云言真仇仇足既	雅法射安夸瓊日戚也施容疏人云言真仇仇足既	是言名傳毗錄體施邢者云意足將按直其以明	隋吾譽論也戚柔和爾是此而恭住弘也動容且	唐子厚常胡施是言疏雅求讚不便切範似也似哲	楊於章正勝之以篇曰然云稱則鄭辭字之所辭顏德音	偉義不申事或用作容則按上史注之子仇謂者注明義	注爲與明則問之庸用德學重辭云數禽見辭言云一仇	云長上君賦君斯成也之行衍少稱相事說人之凡音口	足今文子事子其氏字藻篇事則猶對勝文之無言苦浪	謂從連事辭尙言庸亦矣通自吾今達也辭則部麗有陽	無之屬之稱辭非亦通自吾今達也辭則部麗有陽	賦荀俞爲則平空用是未據辭儀稱仇今以類者按也	失子讀尙經曰言也庸美見各荷禮則言論淫枯枯讀何	然禮容也然君爲足莊之好本足聘經其語也稿涸爲休	則論爲按則子德言子之斧刪以禮者辭作吳故之炕日	足法用舊足事之足肱容德足之漢容德足之漢容德	言禮以注言爲皆足爲飾謂也既成也氏釋六名釋釋	足禮以注言爲皆足爲飾謂也既成也氏釋六名釋釋	容禮卽以容尙今足試以連言上之稱仇者辭	謂謂申此所事勝試以連言上之稱仇者辭	觀之明八謂勝試以連言上之稱仇者辭	其有上字事辭則上之稱仇者辭	辭方文自辭則上之稱仇者辭	則之爲稱仇者辭	無士語一者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疏三

十二

疏三終

疏三

十三

得開云有隋此非古義也榮按胡說僞者泥且弘以範晉人亦不

爲訓言令色呂氏春不秋知以度德云僞者不辭故高注漢云僞則

而爲僞也司馬春不秋知以度德云僞者不辭故高注漢云僞則

爲文虛僞同義則爲馬澆云僞足則言以善此僞兼足美容惡二威義語有依

楊達旨似非

法言義疏四

書館印中

吳汪榮寶撰

或問公孫龍詭辭數萬以為法法與日斷木為棊按革為

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注

匠之誨人也必以規矩君子之訓物也必以仁義

史記孟荀尼弟列傳云趙仲尼有弟公孫龍

云孔注十公孫龍趙解人引鄭玄白雲楚人

云漢書注近趙人年又毛公九按蓋與公孫

時去名夫家注云二趙人年又毛公九按蓋

平原之趙公勝此趙人年又毛公九按蓋

其人字乘之見龍與字子石之堅白孫同

音義詭辭九非委切說文皆變也引也仲詭詐偽經通作者

疏四

一

疏四

二

詭辭甚非十而二子惠不辯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玩綺辭而察其辭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治綱紀然也其辭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是公孫龍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不厚人龍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有曲無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乎之說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謂之日石可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是謂之日石可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白馬終也同可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馬或謂公孫龍也同可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曰大道往之也悖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天大故也悖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魯取於下也悖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不取於下也悖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非白馬則先者而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龍之白馬則先者而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龍以教之白馬則先者而高下此平異厚之辯心者徒飾之辭其無用生多不禮而功不好治說

也淮梲性格用白之與書以爲博平蓋廣之博象
孫南奮動中馬枯黑章山之與松之茶承即雅弈茶
氏子本義故失注木基弘多山天柏韓古於今釋班也
詰假作梲以梲云爲子嗣博石上博心子竹則雙云
讓真梲革爲蓋格之各博是於爲外爲皆陸國旨云
札云今昔矢格木說一弈是於爲外爲皆陸國旨云
遂博據緩亦之名文百論也石此博說說之爲弈北
云梲訂又爲堅以木十枯弈名亦長云文枰圍也方
梲剛正音爲堅以木十枯弈名亦長云文枰圍也方
爲柔說欸也以此箭也此三子臺爲基令也行此也
境高文斷也以此箭也此三子臺爲基令也行此也
之注司木梲爲故云日弈注多基引用又海寸鉤博
假云博也此爲故云日弈注多基引用又海寸鉤博
字和也此爲故云日弈注多基引用又海寸鉤博
境調博不鞠斷肅惟而郭古山亦經以云昭華以休
革也圖得者以慎國云郭古山亦經以云昭華以休
言博也其梲爲各基貢枯者經木漆云昭華以休
革即亦司本狗格今書者經木漆云昭華以休
園刻梲云作露知作是云

曲以裏之奔正爲而耳難辨弗所不仲人仲王曰矢先也
道投或園異之茶非甚願也應辨能尼而尼仁止以君失
說傳謂秦法名者者易得先俄理當之非異義也射仲教
文謂之晉而也音乎而實問實辭於前取之龍楚而楚
傳之傳之所謂通斷公是於以出臧也也與於遂於所師
局枰毒開用通斷公是於以出臧也也與於遂於所師
戲或謂之博通弈都龍不今何日耳云而於人人龍可
也謂謂之子博管詭知爲如復公公而於人人龍可
六之傳通弈都龍不今何日耳云而於人人龍可
箸廣犯吳楚基子說數將三耳然原言又去馬是而
十平專楚基子說數將三耳然原言又去馬是而
二所或之方基按博爲易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基以謂開言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也行之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楚茶歷謂之有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招之或謂之有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魂局謂或謂之有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云或謂之有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葛謂之有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蔽之所謂或謂云有基法是而難能曰之子以也尼矣何

丸也亦列丸也黃考帝工記果治氏二重三不堯注莊鄭子司達農生云堯量名讀此為堯丸也文謂曹也子按孫名說都亦李音義引為郭鞠三六蒼切說文鞠毛鞠也文謂曹也子按孫名說都亦李音義引為郭鞠三六蒼切說文鞠毛鞠也

疏四

三

疏四

四

有目不自遇生劣於者小地僥倖目擊夫相博凌懸於勢力不爭雖有雄雌未求因戲有不行行族勝魚行又為子鞠丸也亦列丸也黃考帝工記果治氏二重三不堯注莊鄭子司達農生云堯量名讀此為堯丸也文謂曹也子按孫名說都亦李音義引為郭鞠三六蒼切說文鞠毛鞠也

山崕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注崕谷也日惡由入日孔氏孔氏者戶也日子戶乎日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注惡夫不由聖人之道者也

言新斷也殺亂乃折法言語而家云正國言蓋古本如此中說
文新斷也殺亂乃折法言語而家云正國言蓋古本如此中說
於夫疑者是也聖春秋義繁同此深察在名則人亡則朝書夕者與視北人
正嫌則親就聖人其人而正焉則生於聖人既沒之後其統一
以其世則親就聖人其人而正焉則生於聖人既沒之後其統一
也其世則親就聖人其人而正焉則生於聖人既沒之後其統一
三綱者六紀云統紀者也理也通則何患乎不親聖也其統一

疏四

十五

疏四終

法言義疏五

吳汪榮寶撰

修身卷第三注求己以反本守母以存子此其大要德修世

按老子云下竝同其子復守其母法言李軌注

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

矣注無敵於天下也矯思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

使直也音矯也漢書嚴安傳矯引為的說文云矯揉也

鄭注云引伸為射之的也傳其多而後發必中矣彼有禹

也貢其高必大仲夏之月其氣發也公定之射也音莫定同

也上君子之器也利於身而動也何也利於身而動也何也

時易姚君氏學之云高墉也於高墉則所見者射也博學無所

疏五

一

身有時位則所處者高動無所塞而道可行矣法言曰中修

矣此君子之器也榮而後發身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

人之性也善惡混注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

人性善而楊子以為人性雜三子取譬雖異然大同儒

教立言尋統厥義兼通耳惟聖因念作狂惟狂克念作

聖楊子之言備極兩家反復之喻於是俱暢修其善則

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注所謂混也氣也者所以適

善惡之馬也與注御氣為人若御馬涉道由通衢則迅

利適惡路則驚蹇子之性也善惡混云云者外物誘之

也荀子以為人性善者聖人教之也生者皆得其與

偏而遺其本質夫性善者聖人教之也生者皆得其與

惡人不能無善其陰所與多陽之是則雖聖人不能無惡

禮多儀注美其多威儀也或曰日吳不食肉肉必乾日吳
不飲酒酒必酸實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日實無
華則野華無實則買華實則禮注華實相副然後合

禮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禮也先中庸云禮者節文也周禮云禮記是儀
世獻王所得七書皆為古文禮也先中庸云禮者節文也周禮云禮記是儀

禮言其行也禮記云禮者節文也周禮云禮記是儀
禮言其行也禮記云禮者節文也周禮云禮記是儀

山雌之肥其意得乎或曰回之筆瓢臞如之何曰明明在
上其臞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筆瓢之樂顏氏德也注千

樂德盛也疏山雌之言人肥者論語云山雌不梁雌
樂德盛也疏山雌之言人肥者論語云山雌不梁雌

何以求之其然則義亦同云單者食說文云亦下十斤也
何以求之其然則義亦同云單者食說文云亦下十斤也

或問人有倚孔子之牆... 門乎曰在夷貉則引之倚門牆則... 同貫不亦甚乎惑者甚衆敢問何謂也曰莊雖借謙以

者何也答曰妙指非見形而不及道者之言所能統故... 未成而轉為裳也注衣上也裳下也聖典本也諸子末

疏五 十四

說問文義... 亦此本宋諸前... 於獨智入自聖門... 於情欲入自禽門... 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 發言成章不肄習賢者耳擇口擇... 言衆人無擇焉注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注苟

聖人耳不順乎非注惟正之聽口不肆乎善注性與天道... 發言成章不肄習賢者耳擇口擇注耳擇所聽口擇所

疏五 十五

於獨智入自聖門... 於情欲入自禽門... 好已正聖人好已師天下有三檢衆人用家檢... 發言成章不肄習賢者耳擇口擇... 言衆人無擇焉注觸情任意或問衆人曰富貴生注苟

引愁之變體字亦作傲廣雅凡民門不愁孟子

上士之耳訓乎德注訓順下士之耳順乎已注苟欲令人

順己注上下之耳順乎德也者聞善則順也下士之耳順乎

仲史為循宋微子世家皆以訓為詩之洪範四方其訓之是左傳

哀公篇引世德堂本順作訓

言不愆行不恥者孔子憚焉注言不違理故形不愆行不

邪僻故心不恥言行能如此仲尼所敬句憚難也論其

言之不愆則為之也難馬融注云作愆也內有其實則

謂孔子外以於言能正實而後論語其為之作也按孔子義

忌憚也一按曰難文也

疏五

十八

疏五終

法言義疏六

吳汪榮寶撰

問道卷第四注夫道者弘乎至化通乎至理也本論諸子之

道至矣失如申轉以下又申論諸子名家失申轉之術不仁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注萬物由之以通或曰

可以適它與注言道既可以通中國而適夷狄學亦可

以統正典而兼諸子也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

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也道也者通也無不通

大道無所不通猶大路無所不通也四達也五達也中衢

學鄭注云通於百家之說也按謂云易曰天下不同歸而亦

殊塗一轍而致百慮其要歸於一也各推其所長窮究其

其指歸雖有微短合其要歸於一也各推其所長窮究其

於諸子之術耶聖人此世之堂也本出於他下人之道者

口授弟子云大要在乎孔子之志春秋之義孔子之義

正風皇明弟人之道其始於書春秋之義孔子之義

其謂文也樂於道矣舜述之也撥亂於世正諸事太春秋

尼非三也舜文與武歸也思此述明乎義於中義庸則曰

之德是也故序不錄武則託孔子之志而推見者如厄此

自餘之周家者流夏者流氏之志而推見者如厄此

黃帝之言宗若流生所非道也

託古別之立術者皆子雲生所謂非道也

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注車之由塗

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注塗

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注塗

疏六

一

在所為則禮無不在已舟車宮室度皆在禮人為之禮性制之而
可用之義起而行之故曰苟或今聖人按之義則雖由已先王之未
器也明已無車宮室之作為己則者禮由也廣雅釋詁云聖人行也
石意則禮已無及備物也蓋古者禮未下知然後物以名足而木
地則利可得而民未而舟車器械之利未下知然後物以名足而木
也古者利可得而民未而舟車器械之利未下知然後物以名足而木
選舟也古者利可得而民未而舟車器械之利未下知然後物以名足而木
字以者民未而舟車器械之利未下知然後物以名足而木
也卑引而女之禮而後生也故器由械知其事則室之為棟下
舉得自然之道也

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眩眩久而愈盈尸諸聖注尸
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傳無窮或問大聲音

疏六 十二

隨變而通理也故先王之世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
因無因乎前者司馬云黃老之道貴因循可無常道太玄
者司馬云前者司馬云黃老之道貴因循可無常道太玄
曰夫與時有宜因循有革能革化道而得之與道而
化則夫與時有宜因循有革能革化道而得之與道而
其乃則知夫與時有宜因循有革能革化道而得之與道而
之匪則知夫與時有宜因循有革能革化道而得之與道而
範也匪則知夫與時有宜因循有革能革化道而得之與道而
或問無為曰奚為哉注應化而已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

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下民之阜也無為
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下
民之死無為乎注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此
之時湯武不可得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為也所
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
非為也與問夫何為曰為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易也孟京說云易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子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五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之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夏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鄭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天子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公爵也爵號天子也大有者曲禮云五帝三王無不一

疏六 十三

或問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
注人以爲太古不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令不見
不聞使之純一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
視之禮聽之樂注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
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耳目云世德堂本云塗今書梓材
其塗丹部種是塗下與戲通也說文支丹部戲今書梓材

之裁古文尚書撰異云謂顯其奈之何言不能勝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注有簡貴之益焉鄒衍有取乎

曰自持注有疑時之風焉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

天地之閒雖鄰不覲也

周人學於無老氏化子周有取乎曰少欲取者前耳云
術有與芒於何者忽聞其風而物羅以莫足之歸古神
下之言沈濁不與莊時語以危言不曼以簡見之說荒
寓言為沈濁不與莊時語以危言不曼以簡見之說荒
自序如為獨與齊死地生精神往高來而為曼以簡見之
列傳作有取乎禮曰齊死地生精神往高來而為曼以簡見
注云名鄒衍取乎禮曰齊死地生精神往高來而為曼以簡見
施及黎庶矣乃國深者觀陰陽消息能而作怪迂大變終始
取聖之自無持十餘萬言又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廢云荀子無所不備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分以中為國者赤所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謂九州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地之區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國之君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子之未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言不記者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通人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義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也近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之義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按世德本備有貴備之質焉

疏六

二十

聖之自無持十餘萬言又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其之自無持十餘萬言又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取聖之自無持十餘萬言又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廢云荀子無所不備云莊子節義於天而君臣之節
分以中為國者赤所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謂九州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地之區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國之君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子之未也也於不為得縣謂神州國赤者於天而君臣之節
言不記者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通人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義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也近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之義能曰云吳事納人其能此論如海數此國外乃有莫神
按世德本備有貴備之質焉

疏六終

法言義疏七

問神卷第五注測于天地之情者潛之乎心也

吳汪榮寶撰

天地之情則入乎神矣此人多不聞發經義人皆論易道
經可損益與神下則聖人論五言如神云無動感者而引
者也引陰陽神智則聖人論五言如神云無動感者而引
所云乎陰陽神智則聖人論五言如神云無動感者而引
下疾而速非天行而神之至又云其利與入於此咸又云
以通神而明之德子以雲靈欲明其義故是假問發之卦
李軌注

或問神曰心請問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潛注惟其所潛
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

疏七

一

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乎仲尼潛心於文王
矣達之注達通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閒耳注
其殆庶幾神在所潛而已矣注神道不遠潛心則是
出焉曰心者素問靈論云心者神明之主也
仰以觀天形之俯君也心者神明之主也
天文地理之效存乎心也心者神明之主也
左傳曰公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作問禮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並云禮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仲尼無說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也作發問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知也作發問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新問也作發問也問於仲尼曰夫長子論聖人

天神天明照知四方注天以神明光燭幽冥照曜四方人

淵文釋達在亞仁元不尼易尼文受作矣公當其... 淵文釋達在亞仁元不尼易尼文受作矣公當其... 淵文釋達在亞仁元不尼易尼文受作矣公當其...

疏七

二

易易世心而記曰天謂兩則言之天大可而義乾... 易易世心而記曰天謂兩則言之天大可而義乾... 易易世心而記曰天謂兩則言之天大可而義乾...

聖人存神索至注存其精神探幽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注順事而無逆利物而無害和同天人之

本方按世德堂... 本方按世德堂... 本方按世德堂... 本方按世德堂... 本方按世德堂...

疏七

三

思屬之從聖易乾哉然方之化仁荀成義... 思屬之從聖易乾哉然方之化仁荀成義... 思屬之從聖易乾哉然方之化仁荀成義...

際使之無閒也注至化混然歸於一也存神至者存其神

至也音義國素之山實切德繁以詳云易其本至矣注周禮師氏

乎之德文至字義順者也坤曰文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承天而時利大矣哉禮記同也人言也文曰中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下不言而利大矣哉禮記同也人言也文曰中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德之故天與人於仁際也於禮同也人言也文曰中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道無者莫著乎仁際也於禮同也人言也文曰中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義無者莫著乎仁際也於禮同也人言也文曰中庸言始云之坤為道其利順乎矣

本言至微也而按無謂也分而析也皆世術字

龍蟠于泥玩其肆矣注惟聖知聖惟龍知龍愚不知聖玩

不知龍聖道未彰羣愚玩矣龍蟠未升玩其肆矣玩哉

玩哉惡觀龍之志也與注歎之甚也或曰龍必欲飛天

乎日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注時可而升未可而潛既飛

且潛注義兼出處食其不妄形其不可得而制也與注

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

美里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注手者桎

梏之屬龍蟠于泥其肆矣能者說文春分而登天長能幽

以潛喻天乾九陽氣潛也龍又沈用馬士融注注云云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借之龍比有子降之君也之道有大行傳藏云龍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注云化為蟠也注義云蟠也尚道有大行傳藏云龍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不可惡拔觀龍之志也注與云者或元按說文蟠也尚道有大行傳藏云龍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九在飛下龍位確也注與云者或元按說文蟠也尚道有大行傳藏云龍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所造八飛龍位確也注與云者或元按說文蟠也尚道有大行傳藏云龍稱物龍莫分而登天長能幽

乾此象者曰潛龍王按備勿孔聖物人致用命以大潛人龍之剛義潛惡初觀坤音烏於文象蛇信能於飛象也故潛天借地龍

疏七

四

疏七

五

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
 易言演伏為橫六作十八卦是前是未八卦伏橫造之故又日作也
 王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固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爻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數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象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十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橫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也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三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蓋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卦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坎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之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通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人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類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近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仰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時與此合也論衡正說云易卦伏異造之故又日作也

疏七

六

或因者引而伸之或作者又加春秋故夫道非天然應
 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其益可知也
 或曰經可損益與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
 手行得素不也午午年禮謂千非注格
 為乎焉夷午此件部公指見之字子語則
 持恐此狄為言也午羊使囚聖之雲似與
 執難不行聖聖陰籍傳枉終人誤本有楊
 是何午乎人人氣也曹己不吳也旨據子
 矣損之夷記之從五月子道執手聖義然合
 而以文也素與上陰手而而持人云人所
 不王文患富神與氣釋隨也雖不以引
 手之文患富神與氣釋隨也雖不以引
 為聖之行貴龍陽午文人之執為手得新
 不乎四乎龍作陽手右馬文所制極見
 能諸於患富以逆買本也云王囚於格君
 執說里君素制然也地作俞午云謂不終之聖篇
 而皆不子貧為則出是手手道不手殊龔
 則其謂入行聖午名例為為紉其云成證
 亦義素而乎人者釋也午說成所以故當此
 失吳患不貧則不天說成所以故當此
 之訓難自賤以逆曰文二提非能為決此

者乃樂云越曲其至志法於孔五風殷篇或儒子王
 以定自論法為作孔云者秦疏篇始周及因通雲本云以
 禮禮諸語度之意子易百穆引孔鹿之至或義難作楊象
 樂樂侯曰愚防又襄曰二公尙子鳴盛孔作子而雲京農於則
 聖明出音禮故禮焉河十凡書皆為至子而雲京農於則
 人舊頌自制稱樂上出篇三緯弦小幽去成擇氏後易亦不
 制章為衛之禮志斷圖以千云歌雅厲其於善易人不多
 作孔繆反害經云於雉百二孔子以文缺取尼從不多京破
 己疏亂魯己三周堯出二百子以求王始可於施孔必謂文京王
 無云不然其威於訖聖為十書合為於施孔必謂文京王
 貴修正後其威於訖聖為十書合為於施孔必謂文京王
 位而孔樂籥三代之樂凡百故八取玄頌清關采者詩書重耳
 故不改正雅周千禮及文百篇近孫之廟關采者詩書重耳
 而曰之頌禮及文百篇近孫之廟關采者詩書重耳
 定定書各得師衰具而為所中可魁書頌清關采者詩書重耳
 之獨僞得師衰具而為所中可魁書頌清關采者詩書重耳
 公禮孔其鄭也事為之起候以之僞始亂稷之後詩書重耳
 羊樂序所司諸為之起候以之僞始亂稷之後詩書重耳
 傳不云時農侯之序遠藝為書頌清關采者詩書重耳
 大改逢禮注論制言矣文世迄序百為述餘秋漢謂文玉

疏七

七

事六神說緯言以重神十純聞為伏物象兩而萬六異文
 言十農良等重為卦農四御引六橫而以之信物十說王
 卦四黃是數卦夏是重卦覽京十重告情以之四有圖
 象卦帝以所起禹也之也一氏四卦於言六觸情卦謂八
 兼謂堯為歷自重有易周引易卦又人崔畫類以凡伏自
 備伏舜夏三神卦謂孔禮帝積為云也懷觸而此有橫演
 萬義有禹聖農是夏疏大論卜世法其依孔云也之庖一重六
 非重益無云為今所重買紀云實王疏伏論橫六注重五繫四
 謂疑取煩也孔者疏孔人後橫因有以卦畫以引十類說
 先最噓置緯也疏孔人後橫因有以卦畫以引十類說
 有近嗑辯文豈疏孔人後橫因有以卦畫以引十類說
 某理取惟王比駁疏云鄭專八義神橫人卦六庖四册萬亦
 卦然渙繫孔繫神論鄭專八義神橫人卦六庖四册萬亦
 而繫等辭子辭竟而重卦之徒伏農神重入輔重卦信矣一情合
 後辭文言似十不己卦之人以機重農者卦困即等以備辭兼
 聖以彼二及故之說云孫神八為畫之重困即等以備辭兼
 人後時蓋神何說云孫神八為畫之重困即等以備辭兼
 制名時蓋神何說云孫神八為畫之重困即等以備辭兼
 作被已取農因云孫神八為畫之重困即等以備辭兼
 某前有於其易若盛農卦六八紀重為萬爻而引類云儒

之書	書序	書序	書序	書序	至其	物是	不可	即習	世百	有之	微六	為關	重可	廣焉	以未	孔今	之陳	者八	說學	傳不	四中	官目	為篇
意序	作不	有也	不也	不也	或序	不也	如解	承之	德篇	聖則	實十	八一	之數	韻故	為當	子文	其氏	書篇	云者	款備	備折	傳據	五者
義法	能篇	不百	不百	不百	則失	可序	易此	正三	堂今	人序	易四	自可	成之	十也	二不	更序	第審	序其	或謂	移者	亡然	習舊	十者
聯不	證之	能篇	能篇	能篇	但可	也傳	謬可	而經	作十	能空	憑乘	之者	十所	數兩	九書	二而	四力	百曰	尚書	讓四	者太	於武	六者
及不	明證	證之	證之	證之	云以	故自	推之	言文	四九	執文	虛之	數以	四矩	算數	篇序	十習	證主	斗書	唯太	十常	尚警	二注	成中
說序	二然	言矣	言矣	言矣	為推	受盈	尋顯	謂為	十故	空學	難數	也其	然廣	周背	外未	篇不	據文	序故	十有	博不	十為	九見	篇共
諤卦	九能	有習	有習	有習	某求	之天	按然	不言	九日	與既	百如	又用	之韻	禮義	皆書	二知	法有	今二	九十	士云	六三	篇存	亡為
矣傳	篇證	百者	百者	百者	作上	未之	云今	者云	妄半	之以	篇書	而數	數九	有不	孔不	十書	言序	文十	篇八	云過	若順	言耳	於九
	之明	篇不	篇不	篇不	某文	濟開	書訂	過不	人按	爭尚	之序	成證	按變	九為	子知	篇不	獨備	為經	尚九	者篇	以半	之云	建三
	為六	猶知	猶知	猶知	篇曰	終者	有正	半備	所二	明書	序雖	成證	六數	數作	所書	不有	獨備	為經	尚九	者篇	以半	之云	建三
	不十	易此	易此	易此	相損	皆萬	易注	若半	不九	序十	存子	三之	四也	本按	取百	法正	詳舉	序乎	七有	備不	五詰	篇牛	故盤
	備四	有或	有或	有或	聯其	一故	難受	序書	十曰	據本	用為	亡如	三也	錄也	彼猶	是又	左有	序序	也篇	八二	於此	十當	十者
	故卦	十數	十數	十數	貫一	故難	上登	今序	則半	語四	不字	業以	百司	首之	數所	也此	可說	者日	既證	異易	十正	時款	則十
	發之	四書	四書	四書	故難	上登	今序	則半	語四	不字	業以	百司	首之	數所	也此	可說	者日	既證	異易	十正	時款	則十	則十
	此不	款可	款可	款可	卦序	文知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款可	卦序	卦序	卦序	文知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殊關	書不	書不	書不	文知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不一	序如	序如	序如	文知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謂而	者易	者易	者易	文知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其屯

疏七 十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注敘以百篇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漢興	求集	之酒	誥又	亡一	簡中	者先	師	猶俄	而空	之今	漸亡	俄昔	空之	焉說	者書	此者	明序	當以	百而	士誥	尚書
亡夫	注秦	焚書																						

則也	棄如	凡異	本之	酒子	誥簡	文侯	古不	句引	夏人	何異	者關	舊書	法亡	為昔	者文	則家	此云	俄假	氏故	者知	數得	
疑湯	稷魯	後云	將韓	誥雲	甚之	所三	文任	應酒	侯意	得之	者關	舊書	法亡	為昔	者文	則家	此云	俄假	氏故	者知	數得	
至既	按蘇	人謂	酒非	古不	完謂	無家	有而	此王	家應	俄尤	不專	又行	此夫	論說	云有	復師	全非	為溢	係之	此知	而三	
臣勝	其矢	所書	誥說	今見	善不	故所	而脫	亦封	文困	此誤	得其	酒之	語包	吾不	誥酒	而其	之亡	如說	志空	若簡	誥酒	
愿夏	實厥	謂序	混林	文孔	又可	今輯	今落	說日	經麟	空謬	其妄	誥本	正注	云者	誥酒	舊說	謂之	不文	云俄	若簡	誥酒	
不欲	則讓	數有	入篇	皆璧	從以	酒圭	無劉	也日	誥紀	甚可	解作	己用	云吾	不者	誥酒	本者	乃謂	必引	俄之	干而	誥酒	
統還	棄禹	篇百	康引	有古	何圭	誥璧	無劉	也日	誥紀	甚可	而全	誥盡	論孔	及尚	誥酒	固其	一乃	盡作	與為	字老	誥酒	
於其	變成	同而	誥酒	子文	而璧	亦之	大向	也日	誥紀	甚可	王氏	脫去	語子	自史	誥酒	不所	篇姑	合議	假言	以毫	誥酒	
此社	不厥	一酒	揚誥	豈說	朱當	此想	則中	向圭	誥紀	甚可	鳴真	第其	謂之	為焉	誥酒	不所	篇姑	合議	假言	以毫	誥酒	
序不	統功	者則	偶文	有孔	子之	句是	伏古	校雙	一劉	李詳	盛故	處直	義及	關備	不之	盡經	內之	以溢	近也	異忘	誥酒	
所可	於帝	皆無	據以	不璧	語然	其伏	生今	校見	無空	以中	尚發	盡以	亦見	也事	及中	此必	所酒	此是	義文	之復	誥酒	
以作	此舜	有序	其為	見古	類則	俄生	今校	見無	即中	注案	此後	聯十	蓋人	馬也	也事	及中	此必	所酒	此是	義文	之復	誥酒
作夏	序中	有非	本康	語文	徐酒	自他	之文	脫句	脫古	注案	後悔	聯十	蓋人	馬也	也事	及中	此必	所酒	此是	義文	之復	誥酒
疑社	所之	有非	本康	語文	徐酒	自他	之文	脫句	脫古	注案	案自	屬九	子如	者今	借亡	人夫	不備	示三	失家	其經	誥酒	
至疑	以作	目謂	遂誥	類漢	孟誥	指處	學所	即所	脫古	注案	及來	無篇	雲此	借亡	人夫	不備	示三	失家	其經	誥酒	誥酒	
臣至	作大	無尚	以蓋	尤大	寶既	全別	亡得	大簡	小者	乃必	段說	迹為	晚至	人夫	不備	示三	失家	其經	誥酒	誥酒	誥酒	
愿臣	稷讓	者則	俄書	誤多	一條	竟今	以酒	一古	夏乃	必等	氏法	不孔	年今	乘者	之亡	耳其	此此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者愿	稷讓	者則	俄書	誤多	一條	竟今	以酒	一古	夏乃	必等	玉言	復子	所無	見有	尚矣	此此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不接	者則	俄書	誤多	一條	竟今	以酒	一古	夏乃	必等	必等	裁此	知刪	見有	尚矣	此此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傳其	不錄	其誥	耳有	覆之	竟今	以酒	一古	夏乃	必等	必等	撰文	有定	尚矣	此此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也實	傳讓	閱也	撰別	考况	以酒	一古	夏乃	必等	必等	必等	撰文	有定	尚矣	此此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誥酒	

疏七

十二

疏七

十三

吳脫	一昔	空簡	晰證	中之	逸未	從網	脫即	酒為	在章	脫是	亡子	二為	壽應	不序	之太	百作	稱能	獨非	誥梓	宗而	序大
胡而	簡人	以之	蓋明	古尚	篇聞	容文	簡為	誥遠	昔句	簡處	更雲	十酒	別將	能百	說誓	篇意	王知	舉竟	梓材	之纒	所戊
部今	則所	識事	脫俄	文香	並有	集皆	之中	無句	般多	中伯	為反	九誥	本安	論百	從各	之而	命某	酒亡	材亦	不己	作于
耶也	今有	之脫	簡空	之絕	列據	織漢	事古	此也	先事	厚疑	俗未	篇全	嘗取	習耶	無當	中不	以篇	誥也	不正	不己	作于
玉遂	亡者	則簡	者之	亦非	學中	安時	此文	句其	哲異	殘疑	學寓	之亡	有耶	者上	百三	如傳	戒不	者然	統此	統訓	原伊
緝亡	夫而	與無	伏說	未向	官古	能官	其並	即說	王同	句大	所目	內夫	將王	之文	序篇	九耶	之統	舉至	於類	於諸	命涉
云則	三今	序所	生是	當所	獨文	輒書	率無	為深	語止	未引	笑順	孔三	酒自	固方	之亦	共且	之於	一於	此以	此王	者作
楊顯	字更	篇謂	昔也	有見	能改	有功	速句	向近	大一	必酒	耶據	聖家	誥誤	此云	說篇	當即	辭某	以久	序股	所高	傳涉
子與	為無	以昔	之惟	之之	將定	增令	斷之	未理	傳二	然誥	至其	古經	混解	忽暫	子皆	九如	正序	例而	蓋餘	以宗	也原
舉論	無之	百有	事云	豈中	酒三	損所	可故	當足	所酒	陳王	後顯	文文	廉誥	於子	何耶	又謂	康梓	也竟	傳康	高日	宗按
誥今	或以	為今	空空	有文	召之	但上	謂因	補破	引誥	氏曰	駁錯	儒明	誥俄	者空	未所	古當	酒誥	材按	俄叔	宗高	祭其
不亡	讀為	昔無	者即	當以	誥事	校下	一而	入伯	疑篇	壽封	困誤	多十	子為	序如	據來	四誥	同皆	段矣	空故	之宗	成實
及矣	亡可	人知	三脫	耶今	脫不	三共	言推	以定	故之	此王	聞本	之篇	偶亡	有何	云書	太篇	何叔	見云	者康	訓之	湯則
召夫	如嚼	存家	簡伯	酒簡	補將	與自	為俄	向疑	處日	為若	之妄	豈酒	據酒	闕明	昔家	甲別	以受	百今	偶誥	不傳	其不
誥異	字若	古脫	書之	厚誥	補將	與自	為俄	向疑	處日	為若	語以	博誥	其誥	亡番	義序	說有	其時	之夫	存篇	也實	升統
俄義	以解	闕簡	所謂	以無	入舜	中非	不空	之若	未後	當案	尤不	士明	本乃	遂謂	不難	者篇	命而	別周	書子	之其	酒則
空必	為俄	疑而	以則	酒此	經典	文汨	作異	博三	非家	指入	全亡	定明	以尚	相存	者篇	命而	有公	安雲	謂酒	誥高	耳此
者不	始空	之為	識語	誥句	文汨	作異	博三	非家	指入	指入	無為	本在	以尚	相存	者篇	命而	有公	安雲	謂酒	誥高	耳此
疑然	也為	美之	此殊	脫遂	耶作	異博	三非	家指	入今	入今	無為	本在	以尚	相存	者篇	命而	有公	安雲	謂酒	誥高	耳此
所也	偶脫	乃中	脫未	簡謂	今諸	同士	家指	入今	入今	入今	無為	本在	以尚	相存	者篇	命而	有公	安雲	謂酒	誥高	耳此

尚服... 仲尼聖人也或者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

疏九 七

[注]精明於戲觀書者遠子貢雖多亦何以爲... 詩所者戲所貢而所聞禮推舜地引之...

爲以

盛哉成湯不承也文王淵懿也或問不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不平革夏以天不亦承乎淵懿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浸以光大不亦懿乎

疏九 八

或問命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爲也人爲不爲命請問人爲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 無避也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

未十	自二	為其	相十	年遠	淵與	同少	十以	在是	本時	甚者	固與	白二	而如	子知	增早	文子	髮天	邪按	淵為	日子	云不
六折	為而	三年	近說	四謂	後子	此孔	二顏	其六	誤孔	毛所	同公	三而	髮此	傳所	三死	惟傳	則疏	論再	為受	子受	不人
十未	此卒	也四	而皆	十行	於相	然三	卒少	謂二	年二	奇覆	作羊	字卒	白今	云本	一氏	語云	三其	凡有	牛正	行非	量而
折三	矛之	其十	稍近	有藏	義差	子十	之孔	也	則十	論二	疏明	與三	本願	必	三瀨	字四	子年	二	而回	失者	知曰
又十	盾誤	言二	先理	一與	可至	路歲	說子	也	然以	一語	十所	用家	弟	子	而傳	孔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半孔	矣子	最也	時金	四共	疑三	少者	固三	死然	有伯	誤語	二據	弟語	二子	而傳	此	子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為疏	洪雍	尤古	孔氏	書亦	人十	孔原	自十	有伯	誤語	求三	今同	子文	而傳	可文	三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三云	範偶	然三	子	考嫌	生以	子	相	棺	魚	為謂	史也	傳同	死此	見下	十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十傳	六據	則四	年求	異過	四上	九四	抵計	無時	誤語	又	記然	語故	可文	司索	三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是以	極誤	舊字	七古	同故	而論	若之	種孔	求子	為子	家	作則	則稱	見下	三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則壽	一文	本皆	十禮	拜李	仕語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家本	十語	而云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六為	日生	史積	顏說	日錯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十百	凶疑	記畫	顏說	日錯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以二	短若	三每	子謂	日錯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下十	折以	多	少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狗年	偽為	二互	子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當短	傳偽	而	子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為者	云撰	卒此	十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短半	短則	乃蓋	十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况之	未必	三四	十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四為	六不	十	十	顏	尚子	顏	錢	少氏	因十	語	語史	二亦	所家	二	庸異	云九	故德	曰行	不著	幸名	應怒

疏九

九

疏九

十

注風	不怒	鄰苛	即皆	門路	秋願	許服	凶莊	惡為	世此	按者	病司	籍以	蓋疾	必三	附又	相冉	妻婦	冉子	斯有	謂十	
居五	久免	伍不	教賀	鳴朱	記乞	莽人	也王	為無	德注	世皆	共馬	之其	傷孔	英科	見論	近耕	傷人	伯以	疾疾	按二	
安年	莽之	得盜	所者	烏地	骸骨	傳事	村以	無傷	本注	德自	殺云	下無	時子	變有	疏衡	史歌	夫有	牛為	也子	耶諸	
思卒	說其	錢舉	明門	震骨	云而	天任	淫無	而去	作自	堂取	之嚴	云也	賢命	至命	家命	記其	惡惡	為有	斯問	經至	
危以	輒或	挾手	還四	當鳴	繫日	風天	將為	不去	自貽	本之	行贖	者者	君矣	天以	不篇	讓首	雖去	毛行	也自	無顏	
存上	還順	銅力	盜從	先夜	坤夫	三命	亡懼	也惡	貽伊	者而	而飲	者者	孟即	絕遇	及伯	之牛	漆指	癩其	奇牛	有執	
不諸	此言	吏所	賊朱	聖不	動地	年得	災日	積而	伊威	也命	死欲	子所	道斯	人暴	命遭	論空	身是	而癩	奇牛	有執	
忘事	真民	因得	解鳥	禮也	靜動	月而	豈豈	罪而	威接	故即	崩云	謂之	士也	下命	者者	冉達	伯世	牛殘	危賊	言若	
按子	所駭	以不	輒門	招發	時有	西為	日寡	彰滅	疏九	注日	詩之	是行	多而	云者	冉達	伯世	牛殘	危賊	言若	正上	
世雲	凶當	民以	合而	四等	萬震	地吉	我人	身之	十	大命	傳贖	故善	知得	致有	天斯	病疾	與也	言若	正上	行達	
德晚	人誅	窮貢	故焉	士帝	馬害	司此	不是	凶至	十	理乎	所也	知得	命惡	天斯	病疾	與也	言若	正上	行達	而亂	
堂年	吉及	悉稅	稅四	於四	月者	王讓	命吉	以	十	然命	謂動	而者	日	不遭	立命	乎是	顏則	淵孔	同子	意此	
本所	其言	起閉	為門	慈非	法遣	羣四	臣聽	以	十	者乎	利而	者日	不遭	立命	乎是	顏則	淵孔	同子	意此	日歎	
無聞	凶時	為門	慈非	法遣	羣四	臣聽	以	以	十	也也	共微	殺病	之即	乎是	顏則	淵孔	同子	意此	日歎	下	
此見	也連	盜自	慈非	法遣	羣四	臣聽	以	以	十	按	殺病	之即	乎是	顏則	淵孔	同子	意此	日歎	下	下	
注此	以言	小	天滅	大坐	煩者	臣聽	以	以	十	世注	德是	兵詩	共傳	之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疏九

十

至至也按世德
堂本亦無此注

辰乎辰注歎時逝也易來之運去之速也君子競諸注進

德修業欲及時也注爾雅廣言云競逐也注歎時逝

來注時也漢書制通傳云時乎時不再

諤言敗俗諤好敗則姑息敗德注則法君子謹於言慎於

好亟於時注亟急諤言女耕切治平本復作諤好音義

又音紆之反言也按諤訓於妄引之反猶為息者亟於時者

謹於言紆之反言也按諤訓於妄引之反猶為息者亟於時者

反若作諤言諤好則堂不從相應此形誤亦顯然諤者司馬

依天復本諤言諤好則堂不從相應此形誤亦顯然諤者司馬

俗者復本諤言諤好則堂不從相應此形誤亦顯然諤者司馬

也司馬復本諤言諤好則堂不從相應此形誤亦顯然諤者司馬

好自序報切下析於辯好辭以同馬事也安則招毒故敗德按禮弓者姑

息古語苟安即之謂身所馬云好宴安則招毒故敗德按禮弓者姑

疏九

十一

君子之誠也君子也謹於言慎於人於之好愛人於也姑息明姑息為

德之切謹也則無妄好故民志不淫注則說文亟世敏疾也本

之力所以正也無妄好故民志不淫注則說文亟世敏疾也本

無此故注不亟德按世所以德本亦無此注則說文亟世敏疾也本

廣雅釋詁注不亟德按世所以德本亦無此注則說文亟世敏疾也本

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注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

聖教非不明不能化頑嚚注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

無之字然吾注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

列為義然吾注雷風非不猛不能動聾聵

云震風與雨對世文明堂非雷風則此亦當與彼至頑闇按

不之明人於文為本依世德頑闇按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

矣曰治則見亂則隱注隨時之義美之大者治見亂隱

鳳之德也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注君子潛神重玄之

域世網不能制禦之鶴明遠集食其絮者矣注遠集者

類聚羣游得其所也鶴明非竹實之絮不食君子非道

德之祿不居鳳鳥踴踴匪堯之庭注踴踴者步趾之威

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步也注音義

直則見亂則御覽九百五十五引作在按位語未之思矣

治則見亂則御覽九百五十五引作在按位語未之思矣

至著曰非必吾已矣夫孔則見聖人切受命語則子鳳鳥至

出夫圖惟鳳為瑞萬物通矣夫極備象百狀得達于道則

仁聖則伏有鳳九州像觀一八極備象百狀得達于道則

三聖則伏有鳳九州像觀一八極備象百狀得達于道則

居者論衡春指瑞下之儒得四則皇麟下仁之五者則

焉選者廣雅釋詁冥則暗也無道則微四失論冥冥何王

疏九

十二

注云易過公遠說文雅射也按按經傳短矢者為

生易過公遠說文雅射也按按經傳短矢者為

何慕焉後漢書范滂宗逸居亦不云論暴引之害執或為

而取焉後漢書范滂宗逸居亦不云論暴引之害執或為

後漢書范滂宗逸居亦不云論暴引之害執或為

引下漢書范滂宗逸居亦不云論暴引之害執或為

義亦取焉後漢書范滂宗逸居亦不云論暴引之害執或為

覽九為百義十光引謂亦逆語注矣或公集據也乃崇此條

作此九為百義十光引謂亦逆語注矣或公集據也乃崇此條

韻游其非義者何是慕唐初法所行法以多慕然則懼

原道宋誘慕本於名慕位者高注本慕食者法欲得之舒

義有言曰較宋衷本為不優如退文而人承網用此乃以慕

而誤注今據祭本訂正也說文場祭壇也孟章注於趙注云漢郊壇正也國文場祭壇也孟章注於

疏九 二十一

義且如李好說大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夜當矣按此承注好說大靈場之威實宜於夜矣乎之文施之夜當

一第... 丹黃... 4 反...

月玄鳥歸至鄭注云歸去也凡鳥來巢陰堂者又以仲秋之月玄鳥歸至鄭注云歸去也凡鳥來巢陰堂者又以仲秋之

疏九 二十二

非作書言說難是也而西入關于秦王伏劍死雲陽故曰何反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曰君子以禮動

苦以否也	以以難果	此疑身而	下所韓是	死傷難韓	稷於	於	王秦吏而	井用攻與	非明非書	舉之字字	自釋內蓋	說而
角義則司	死云為由	者非危死	文以非此	也其字非	之梁	之	封王治歸	諸李韓游	傳難吾甚	孤中及屬	史難外韓	之詰
切論退馬	乎何義於	在索難隱	言乎死今	太知衍也	計臣	非	姚後非之	侯斯韓游	云讀知具	憤乃難林	記篇書非	道難
司語確云	者反不說	危素隱非	說然由作	死今史說	非於	於	賈悔李此	非姚王死	秦如之一	等有篇而	傳之說書	為之
馬云乎宋	謂若可之	者未云衍	說則於死	公之也秦	所趙	於	千之斯自	終買始不	王字有語	五兩字以	寫義說有	難故
云所不吳	以無通難	知見是字	難則於死	曰難此策	以而	於	戶使使遺	為害不恨	孤不說不	目不各說	林下難難	日書
確謂要本	設難不也	其信思說	而此說乎	獨終云此	羣取	於	為故遣也	不毀非李	憤得之復	而可增字	二文十篇	說有
乎大其無	難則此園	而而未云	榮卒矣難	悲以韓非	臣世	於	上之非不	為之及斯	五以之重	不通一屬	字游餘有	難說
守臣合字	而語正習	猶輒深說	按死何義	韓說非卒	也監	於	鄉非藥如	秦日急日	難出舉矣	說史字以	倒之言篇	後篇
正者不以	也君要弱	用知犯短	評行乎說	楊可為王	說說	於	韓已使以	此韓迺此	難也耳說	於難記於	難道索史	自又
移道者子	之而義語	難終重時	而說下子	通說為難	難難	於	非死自過	人非遣韓	書為以韓	難者敘是	者云隱難	乃云
貌事孟以	者義不為	以臣政有	難不又且	難李之而	書死	於	短矣殺法	情之使	乎而云說	下非隱難	於因內釋	行作
夫君子禮	是正見著	其目死王	所見游難	曰則能買	卒事	於	說不云動	也諸秦著	寡卒人死	論云別書	說於外說	行作
說不云動	所矣其目	然正所見	疑說字說	或自所死	也云	於	人可孔以	今公秦著	得乎游凡	說說為餘	難索儲難	事孤
而則子義	以說不故	則其信疑	之蓋難人	脫毀乎俞	云與	於	要止進止	王王書人	見說此難	之之說萬	一難之	云慎
其音以合	死蓋自死	非所更如	難涉蓋已	耳害說云	通社	於	不義禮則	悅也秦未	此難人者	難難難	難難	云五
合確退進	道所說死	如嫌者為	上其知亦	致蓋下		於	合確退進	留欲信急	人者難難	難難	難難	云五

疏九

二十三

取為之取	以語而子	其論衛不	津不史能	之行通	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於異以於	成會萬引	文語為補	注由記下	道曰宜旁	也問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人端一人	物子事記	為補公苟	云一五有	宜旁廣通	又哲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之按心以	也會畢曰	集識夫塗	帶得紀字	其厥德者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義焦而為	孟子是通	云解其要	旁聘義	注音司厥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應說萬甚	日發一而	天不	多辭	月尹動義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變精善於	大明之謂	殊博	惑天	星旁靜問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而此所天	有云也事	途求	一塗	辰達至行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不注以下	大忠非舉	而一	雖同	索孔通乎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失謂也善	焉想一此	殊博	殊歸	云云按切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其動一無	與已畏韓	則一	百之	旁旁世司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正靜一不	則從人矣	之失	而虛	非者德馬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即不貫不	舍想子夫	乎而	而虛	四方面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一能則從	之舍想子	聖百	而虛	是之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以由為之	同忠也說	乎而	而虛	旁旁世司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貫一塗之	舍想子夫	聖百	而虛	四方面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之塗人真	己者以通	乎而	而虛	是之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正義博一	從何一於	聖百	而虛	旁旁世司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則貫樂已	人成一莊	聖百	而虛	是之	也明	或問哲曰	塗由一塗	不可以	應萬變	應萬變	而不	失其	正者	惟旁

疏九

二十四

疏九終

下各	授以	法言	學寬	傳疏	聲邪	奏法	有寬	丁家	諸法	立鄙	精而	之之	習徒	後稷	學下	可必	聖異	之集	疏作	鳳是	說謂
無習	受知	者師	于學	治蘆	如日	禹異	始易	姬之	儒趙	之夷	而已	子序	其莫	漢瓜	各之	不有	無義	謂注	云此	訓莫	紛天
聖其	可經	溯法	長歌	尙良	鐘善	經者	乃之	祖故	必氏	古語	精非	各末	也或	儒按	其聖	也廢	者皆	不無	貢也	云切	如皆
承師	以學	其而	安陽	書日	鳴時	精令	有始	師稱	一沂	未學	是則	其難	此徒	林自	師人	天經	今所	須以	論論	曼曼	此說
學即	存之	源後	事尙	與齊	上奉	習自	師師	丁家	家兩	有行	在爭	親習	文故	傳來	者已	下學	以以	以爲	武語	俗衍	今也
之各	周衍	家漢	博書	鄭國	李引	有說	法自	將法	軍是	以云	其義	無師	宋通	論說	音久	之絕	羣發	護言	叔云	通無	云奚
士守	秦別	者言	江氏	中良	尋師	法法	謂子	所夫	之也	信學	則相	知其	云鄙	夫言	呱是	聖術	之雅	者無	言貢	漫也	人存
非師	古以	誼知	其法	習轉	守尙	對五	襄博	說傳	玄家	名家	護同	曉說	赤其	理皆	孤呱	久便	訟漸	話爲	抑無	是小	存正
即法	誼知	漢經	流有	詩詩	師書	引行	奉觀	其者	寬傳	古謂	之此	曉而	雖焉	無以	說呱	矣者	而衛	病此	止以	爲爾	然以
其之	所謂	乃學	之之	夫師	究極	劉通	法朱	元義	傳寬	左云	學文	明識	又二	義爲	呱子	亡故	謂教	蓋是	使也	無仲	禁詰
所謂	漢經	流有	詩詩	師書	引行	奉觀	其者	寬傳	古謂	左云	學文	明識	又二	義爲	呱子	亡故	謂教	蓋是	使也	無仲	禁詰
習乃	學文	也所	禮究	法學	師志	傳其	元義	傳寬	古謂	左云	學文	明識	又二	義爲	呱子	亡故	謂教	蓋是	使也	無仲	禁詰
之當	師時	盛同	家乃	師法	注經	東相	邪傳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師時	盛同	家乃	師法	注經	東相	邪傳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說學	而人	於可	明成	法覆	注經	東相	邪傳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信之	家以	則一	大茂	引任	東相	邪傳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好通	法知	流家	抵傳	謝博	平受	邪傳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之義	也衆	派之	前元	承士	王策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後非
何蓋	此儒	著言	漢帶	書李	蒼有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後非
以天	云之	可師	多時	云尋	上大	蕭時	執望	與之	師是	但注	然云	不之	碩學	之兩	後非	決後	非云	師呱	禮各	之兩	後非

疏十 五

作瓊	同也	說明	十至	言不	或曰	旨也	句其	言胡	書春	自禮	濁理	云如	禮而	電子	亦與	也言	不人	堅所	之此	非吳	親爲
瓊瓊	初近	文不	一言	不文	良玉	也之	久人	當云	擬木	禮一	而如	女理	弓之	而然	當注	而容	邪以	謂是	乎本	不學	爲不
瓊段	學而	瓊作	引不	典謨	不彫	世義	故若	爲李	論語	實經	援春	徐之	云按	而物	爾歧	捨全	賴因	性在	吾是	可學	者以
不本	記視	瓊瓊	作至	不彫	美言	德故	也存	然注	語孔	此首	手木	音首	春首	生論	世異	非以	所羅	章中	云各	爲之	各習
如據	二之	魯瓊	樂不	不彫	言不	堂釋	釋句	方言	是子	我然	而之	汝下	首木	其聖	德乃	木不	要見	見遺	指之	人按	愚各
段改	七若	寶平	按不	不彫	文何	本之	天然	俗其	也教	手喻	出發	是句	之謂	班班	與爲	菴芒	在聖	道言	兼云	是各	學也
所而	云云	引也	玉本	不彫	謂也	久如	之下	讀美	注手	云梓	也援	此執	然與	萬彼	菴芒	生聖	者者	或而	孟即	是行	精其
云云	逸一	孔錢	義至	不彫	文何	故此	無無	然蓋	言其	春倒	弘我	擬孔	執與	萬彼	菴芒	生聖	者者	或而	孟即	是行	精其
陳法	論則	子本	出音	不彫	謂也	作子	聖復	如讀	其春	倒執	範手	之之	手手	畫文	今改	從未	本正	審一	正在	是是	非是
氏言	語理	日纂	與不	不彫	謂也	久雲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二據	文手	之之	生引	之畫	吳一	作在	之之	吳中	其聖	所是
傳亦	御勝	美圖	瓊叫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句謂	春拳	然各	畫軌	胡按	芒其	取說	本矣	中道	非也	赤者
教作	覽二	瓊互	云瓊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之經	之然	句一	丑部	正案	所其	不誤	本矣	中道	非也	赤者
經瓊	八則	瓊注	以不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終之	菴相	句一	丑部	正案	所其	不誤	本矣	中道	非也	赤者
筆瓊	百學	遠世	諸作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功謂	親親	謂義	倫倫	有反	玉改	云師	於皆	蓋此	傳子	正之
記今	四勝	而德	堂下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謙功	五愛	木不	似此	緝菴	云則	正之	人而	無是	傳子	正之
引法	引二	望堂	附學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強如	經彼	材相	似此	緝菴	云則	正之	人而	無是	傳子	正之
古言	說徐	之本	哀記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胡已	之釋	文連	援注	云則	正之	人而	無是	傳子	正之	云識
言各	文本	矣皆	切二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云方	義文	采貫	手曰	莊注	文之	斷	聖孟	子生	之勝	宋其
瓊皆	作文	若同	切二	不彫	謂也	矣本	矣用	矣用	傳純	也子	云方	義文	采貫	手曰	莊注	文之	斷	聖孟	子生	之勝	宋其

疏十 六

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

疏十

七

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 感孔子賊古者之學耕且養三年通一... 老也... 訓解也文繡之衣分明易察訓解之書灼然易曉或曰

云也然書長邦貨今本於周糾為云猶意不以六軒家觀... 然書也家篇之... 云也然書長邦貨今本於周糾為云猶意不以六軒家觀

疏十

八

故破學肇故引曲承王之其身十子夏傳而漢通意此... 故破學肇故引曲承王之其身十子夏傳而漢通意此

按世德堂本
為累作以累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方其事矣乎注言此皆天之事矣人不得無事也天事

雷風雲雨人事詩書禮樂也注年雷震乎天序李注乎山頭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雷震乎天風薄乎山雲徂平方雨流乎淵注徂往也方四

疏十

十三

魏武侯與吳起浮於西河寶河山之固起曰在德不在固

注辭在史記曰美哉言乎使起之固兵每如斯則太公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何以加諸文魏武侯與吳起是浮於西河孫子史記魏世家云

疏十

十四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也尚門騰深中河口此武浮數前蔡

之用而溫公多所見狙李本不能充其言也
注刊本者以爲起宋固本兵如之固亦改作
校用李本者以爲起宋固本兵如之固亦改作
注刊本者以爲起宋固本兵如之固亦改作
校用李本者以爲起宋固本兵如之固亦改作

或問周寶九鼎寶乎曰器寶也器寶待人而後寶注道存
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昔周寶九鼎者左傳宣公篇云
則器不亡道亡則器不存昔周寶九鼎者左傳宣公篇云

疏十

十五

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已或曰秦無觀奚其兼
日所謂觀觀德也如觀兵開闢以來未有秦也注秦以
兵兼而不以德莽以詐篡而不以道言秦兵之無可觀
則莽之篡不言可知已齊桓晉文以下至於秦兼其無觀

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
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
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夫不出於其門而入於其門也

疏十

十六

秦非人非正有至所下或相以謂也即霸其是未朝也也
秦非人非正有至所下或相以謂也即霸其是未朝也也
秦非人非正有至所下或相以謂也即霸其是未朝也也

又云在子弟漢書王莽之傳況於民昔乎秦況於鬼神乎語雖謂非
命六之弘文此注亦同歸殊塗宋俱以爲滅蛇足可謂龍不絕善氣讀非
謂至之注云秦下以兵而力不德以詐比非之以得道天乃
以下由於詐取而文不害於益形非其兩矣不

或問魯用儒而削何也注楊子貴儒學而賤兵強魯國管

爲齊楚所侵所以譏問曰魯不用儒也昔在姬公用於

周而四海皇皇奠枕于京注皇皇歸美安枕而臥以聽

於京師孔子用於魯齊人章章歸其侵疆注章章棟懼

也一時暫用猶至於於是況能終之乎魯不用真儒故也

如用真儒無敵於天下安得削注萬物將自資而削用者

爲孟子云淳于髡也滋甚若公之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柳道注

疏十

十七

云魯二公爲時公儀休爲不執能政之卿子柳削奪也其子思
公者多若魯也昔者在無所公於國而何海賢皇皇則此魯于
行者仲尼釋義與此同也劉向九詔征疾夫皇皇其即執依學
鄭王仲尼釋義與此同也劉向九詔征疾夫皇皇其即執依學
之端注昏禮奠奠地鄭注士者冠禮也考灑凡行於南
郭注之鄭注昏禮奠奠地鄭注士者冠禮也考灑凡行於南
言前也亦小就爾雅後義橫奠釋章也鄭注士者冠禮也考灑凡
以右車後有木輪釋之四謂釋切云古止也內則之於前名有
左前也亦小就爾雅後義橫奠釋章也鄭注士者冠禮也考灑凡
以右車後有木輪釋之四謂釋切云古止也內則之於前名有
恐後代朝貢京師四魯惟枕軒亦後聲面轉共漢方成諸侯爭先
公國恐後代朝貢京師四魯惟枕軒亦後聲面轉共漢方成諸侯爭先
當國恐後代朝貢京師四魯惟枕軒亦後聲面轉共漢方成諸侯爭先
封師康叔伐衛大封微子於宋以股肱祀寧淮夷東土二

而地望山諸師威服宗周刑新格語無爲而云四海之內作樂來郊
天越之正字亦借在枕第同從之詳說文部肉部讀爲段
朕此實非范枕也此枕在枕第同從之詳說文部肉部讀爲段
注其皇非范枕也此枕在枕第同從之詳說文部肉部讀爲段
四經海皇治周於郊者各以釋職配王宗士敏子人舉之
孝以配上帝其海周於郊者各以釋職配王宗士敏子人舉之
齊人配上帝其海周於郊者各以釋職配王宗士敏子人舉之
流李注衛章皆謂往來無左定釋職配王宗士敏子人舉之
周章李注衛章皆謂往來無左定釋職配王定周章李注衛章
孫傳三定月公不篇言注云皇皇重章言皇皇重章言皇皇
歸以謂質晏小子遠齊人獲侯齊於魯如四邑皆子煩行會
過如公於篇云夏曰公齊會侯齊於魯如四邑皆子煩行會
人定加於篇云夏曰公齊會侯齊於魯如四邑皆子煩行會
吾有如共命者亦如使齊無出而歸對曰以甲車百孔田者
吾有如共命者亦如使齊無出而歸對曰以甲車百孔田者

疏十

十八

八年陽貨去入與陽關亦從古字皆伐齊所關取至虎始歸其
時此魯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爲之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之名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注南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辨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魯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必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或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章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削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子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猶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魯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說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用四邑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柳子思之說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拾柳子思之說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魯陰也

法言義疏十一

吳汪榮寶撰

五百卷第八[注]夫言者所以通理也五百歲一聖非經通

之言故辨其惑罔之迷也 法言 李軌注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注]孟軻史遷皆有此言曰堯

舜禹君臣也而堯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

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注]千歲一人一

歲千人不可知也 必五百歲而聖人出者孟子云五百年

由堯舜至湯五百年於餘文王若陶則見若伊尹若

湯則堯舜至湯五百年於餘文王若陶則見若伊尹若

朱則堯舜至湯五百年於餘文王若陶則見若伊尹若

有聞而速知不之能正注五言百歲故言有聖人出也

疏十一

一

二

以子為問堯舜禹而君臣也而堯舜文武周公父子也

比始年而湯三聖武則公遠年聖而一處聖後禹三聖公

文知也孔子云距周則公遠年聖而一處聖後禹三聖公

或人千歲也而堯舜禹而君臣也而堯舜文武周公父子也

聖出為言不可知也其千一聖人出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人出為言不可知也其千一聖人出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何史而遷聖人有出也其千一聖人出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言有自能周昭公卒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斯乎有能周昭公卒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多一見不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異一見不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於千列是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千知於千列是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千知於千列是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千知於千列是知此言堯舜禹而君臣也或曰堯舜禹而君臣也

一人之理疑李注本耳

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注]稟天地精靈合德齊明

是以首擬天腹擬地四支合四時五藏合五行動如風

雷言成文章也 音義參諸七南切云孔子問地者其德與

地參矣朱子也中庸云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也

荀子也王制云故參天地之化育也君子則天地

之參也楊注云故參天地之化育也君子則天地

章而參諸身謂效法天地之化育也君子則天地

宋成也司馬之於此與身亦相連也即宋與夫地三

常或也夫而通或塞則萬物化生亦常而絕也

言上論與聖人參者則以合聖人無之疏化數遂之為期也

疏十一

二

不常參諸身云困學紀聞論諸子當稱之化然聖人擬天地

而參諸身云困學紀聞論諸子當稱之化然聖人擬天地

為一有義不須然聖人擬天地

或問聖人有訕乎曰有曰焉訕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

見也陽虎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訕如何

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訕曰訕身將以信道也如訕

道而信身雖天下不為也[注]仲尼之敬陽虎楊子之臣

王莽所訕者形也於神何時撓哉諸如此例學者宜識

其旨作聖人有訕乎者音義有訕與屈同按訕仲子正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不切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者天厭之語云天厭之孔子世家

爲必飽食安而厭觀也者司馬云宋吳本不作不庸雉噫	聖相也君秋不齊陰重孔設以相齊孔吾於不庸邪	晏子存君秋不齊陰重孔設以相齊孔吾於不庸邪	行魯國可極以諫會其不直陳韓桓當歸之	子魯國可極以諫會其不直陳韓桓當歸之	樂之同本其女六不直陳韓桓當歸之	傳章懷太事子注公仲尼善令去且必之	樂絕於息魯其吹意毛魯道子周也	樂以仲尼爲政家無得之其已蓋歌	仲尼爲政家無得之其已蓋歌	詩大序正字即師其已蓋歌	不聽政夫言師其已蓋歌	故也夫言師其已蓋歌	亦可何言師其已蓋歌	孔子死曰蓋歌	子死曰蓋歌	夫死曰蓋歌	將受乃樂八	陳女樂八	好者樂八	沮者樂八	則吾地近焉	求有司行	買男女行	魯大十夫	公四文	史記文	婢之故	不可去	敬猶愛也	頤注云	注所如	若其則	脩是道	網而何	紀之者	統而謂	去之而	司不能	爲道容	既即不	可文小	之義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一 九

之聖此文庸字亦當與同因假庸意說者遂不以	坐而無厭於也	吾弘觀者將此	不仁足如焉	厭也事不厭	同義二則子	義述居孔子	也見君如	原爲文論	之子事如	若孔子而	邪王非也漢書與遂臣勝邪將安之也	棄魯公抑君有鬼非臣勝邪將安之也	此魯公抑君有鬼非臣勝邪將安之也	安坐而事觀也	觀之無事	今之無事	爲不觀	而觀	之女事	義廣厭	字卽作	爲先主	宥意	音者今	者今從	李引本	無合雉	此字音	義雉	無文	則不	可通	見宋	俗吳	本本	往無	往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一 十

及聖人有所不訓子聖人絕無聖於庸之也者故曰云庸用也... 按諸明云或曰甚矣是聖道無益於世也... 則益於世者亦謂聖人無私於己也... 則益於世者亦謂聖人無私於己也...

疏十一 十三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注)言能占之若此則史也何

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注)聖人以人占天者

先乎天也史以天占人者後乎天也大聖先天而天不

違良史後天而奉天時知其先後則天人之情得矣

聖人占天者乎謂者觀乎天文視以先也... 但言云天地不言也... 云則惟天聖人也... 史者皆天以地也... 保者皆天以地也...

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注)甘石公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 此無不通文謂之解聖與司上馬下云文仰義皆不俯相觀應法... 占也世之德堂本猶作弘能圖互今注本訂正能吳占云孔正安聖國曰事能...

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

楚欽又續引天文志云隋書何如魏晉人戰文志皆以文齊... 正欽又續引天文志云隋書何如魏晉人戰文志皆以文齊... 德志不作在魏星有石申夫善觀天文者也曰在... 其半次為修之正者黃帝無書何如魏晉人戰文志皆以文齊...

疏十一 十四

盛星尤顯不與可在通德不注在甘星公之至者相也... 朱子象或類云借象即此粉星曲國謂斯君惑之隆盛也... 反尚是則而表借星而借象即此粉星曲國謂斯君惑之隆盛也... 之則應暑以之驗星直之視應乎與之借象即此粉星曲國謂斯君惑之隆盛也...

游於仁刑義名之故... 疏十一 十七

疏十一

十七

月未望則載魄于西... 疏十一 十七

以之愈堂更后傳云... 疏十一 十八

疏十一

十八

魄終于西... 疏十一 十八

漸家	義而	與向	則漸	謂至	塊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光宋	義疏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東都	如終	太西	又虧	之一	下陽	至背	甚大	盡德	始咸	自說	故霸	經云	弘從	求	顧統	注今	日月	引五	獨於	以不	今經
滿亂	老盡	陽故	止其	望百	者在	距故	於而	朱堂	生輒	有詳	誥之	相古	不筆	之魄	文是	虎改	非生	命甲	成文	生其	作辨
既說	子於	相名	見魄	自入	同後	太七	太生	語作	西異	命經	之說	承義	惑聲	劉鞏	生為	證此	及氏	日王	證戰	元見	魄借
望只	云東	會下	其漸	望十	故太	日朔	當其	引始	以溫	此平	惟與	作也	歆魄	謬古	然白	統非	乎不	而實	年於	月泥	借從
則有	載面	其弦	半生	後正	上在	奇後	其向	稍出	漸公	亦按	三禮	魄者	說音	而也	見白	歷矣	後懌	實魄	正漢	十魄	字月
光古	營之	光下	太距	又與	弦前	其漸	與日	虧於	東亦	題釋	月記	字霸	其同	故白	謂虎	其未	死於	又子	顧顧	已舊	口之
消注	魄理	漸弦	陽望	漸太	上其	距遠	太相	相恆	虧漸	名此	載鄉	遂之	識也	以謂	其未	朔字	以乃	命命	已注	朔者	巨以
新解	左朱	晦後	在七	近陽	弦光	向陽	九人	會明	歷東	此月	生飲	誤假	甚以	卓魄	無因	肯之	也飲	六魄	案魄	月劉	之為
於云	氏子	為距	太有	陽望	後西	陽陽	十可	度漸	人見	云三	魄酒	以字	卓魄	無因	肯之	也飲	六魄	案魄	月劉	之為	相霸
西月	云語	朔太	陰奇	人入	距其	向陽	十可	度漸	人見	云三	實義	魄璧	中愈	李光	注之	日處	則垂	光於	也聲	也聲	也聲
面未	從類	矣陽	在其	不居	太魄	向陽	十可	度漸	人見	云三	卽白	魄璧	中愈	李光	注之	日處	則垂	光於	也聲	也聲	也聲
以望	之說	此逾	在其	不居	太魄	向陽	十可	度漸	人見	云三	洛虎	魄璧	中愈	李光	注之	日處	則垂	光於	也聲	也聲	也聲
漸則	載此	月近	其太	正開	遠此	見其	光說	所滿	謂漸	太長	誥通	之質	而本	有作	魄後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束光	是云	光其	向亦	其見	光說	所滿	謂漸	太長	誥通	太長	惟說	三皆	有作	魄後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也聲
盡始	這載	生漸	於消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此生	個者	於消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今經
兩於	載加	西至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今經
句西	字載	西至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今經
略面	諸之	西至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今經
通以	諸之	西至	其十	光故	滿謂	漸太	長相	則賴	東世	是生	因云	理霸	神訓	以三	馬至	一四	說十	歷見	者人	霸引	今經

疏十一 十九

已之	大方	由形	珠年	重也	弘斧	日謂	弓據	一說	解以	然魄	俗上	月範	然春	業文	誤故	亦以	當蹉	及此	在初	月而	
不則	之龍	圭弓	瑒策	故皇	信鉞	衣九	據左	形文	之彼	乃終	視章	之朱	按秋	讀派	者於	因漸	改過	日未	西一	之未	
足車	光稱	增矢	玆非	云疏	道八	服錫	黑傳	齊百	倫是	月魄	君連	載子	司音	為向	於此	習東	古日	與望	則二	光盡	
輕服	龍盡	二虛	句加	無云	不日	三之	弓倍	謂百	不蓋	之繁	德屬	魄語	馬初	攻也	誤極	於盡	注卻	月而	月開	也此	
重出	爾力	九弓	股九	所世	為弓	日事	釋公	虛黑	必為	自於	為為	終類	云高	城重	紆明	僞其	云在	相載	在日	日兩	
及入	後制	命矢	鸞命	輕無	為矢	樂曲	文篇	弓為	通非	為日	轉一	魄云	月注	攻文	回白	傳載	日東	去魄	在日	載句	
受警	居作	青左	路之	重此	能九	則禮	音弓	虛經	其類	非者	移然	皆秦	迎云	其作	說易	消日	魄卻	遠西	至於	光在	
嬈蹕	攝筭	玉建	乘錫	然則	有種	日疏	朱引	本形	似不	日此	君士	於之	而迎	之亦	終文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即前	踐迹	珪朱	龍稽	不足	能為	戶舍	或矢	僞以	各隨	晦行	有貴	日士	有也	如向	儻儻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真之	昨未	二鉞	龍稽	不足	能為	戶舍	或矢	僞以	通也	明去	隆賤	日賤	如向	猶中	通能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改再	服彰	朱石	旂首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也文	異有	故肆	其拘	日古	鄉通	也素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正拜	天其	戶建	九再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二遠	民繫	於皆	日繁	而注	迎隱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朔稽	子受	納金	旄拜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者近	俗於	於皆	日繁	而注	迎隱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易首	載此	陞賊	皮受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之向	有上	日繁	而注	迎隱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也聲	
服受	冕錫	事甲	弁絲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義日	美之	乎於	有言	向行	迎以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色而	負必	詳胃	積衰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固有	惡人	則上	功為	義人	同鄭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變寶	依為	傅具	戎冕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有正	月者	以之	義人	同鄭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也聲	
牲者	于人	是拒	路衣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不負	之謂	此人	同弘	理氏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也聲	
殊至	戶臣	時豐	乘裳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同使	載民	與猶	弘理	氏云	魄載	於在	則蓋	十西	之其	也聲	
微此	庸莫	莽二	馬場	有輕	亡有	日嘉	旅旅	云為	通也												

疏十一 二十

口自食也又說文啗也... 疏十一 二十三

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 之而已矣... 疏十一 二十三

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 其善雅者以文說文也... 疏十一 二十四

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 營宮室立城郭然後知幹楨之能有所成也... 疏十一 二十四

此謂營其度也... 野王注云... 幹也... 疏十一 二十四

先知卷第九

治之乎其未亂如斯而已矣

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

以聖人無難法言李軌注

先知其幾於神乎

知近於神也敢問先知曰不知

先知非問之所及也

眇絲作昞

見道乎著龜動知乎四家將禍與福將至善必國家將之亡不必善必先

疏十二

一

之知微妙朱子誠如神云謂云鬼神問誠先之道豫不知前事天如神

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

疏十二

二

先之一日未兆也後之一日已形也夫求福於未兆之

故小聖人為大心微將為致也吉凶未形聖人即微者也

光之注載其功德光照後世鑿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

不鏗鍾鼓不耘則吾無以見聖人矣注言此諸禮存故

得親聖人云聖人故學以輔德也

漢書禮志禮者文之節也

禮者文之節也文者天之象也

禮者天之象也天者地之尊也

禮者地之尊也地者土之神也

禮者土之神也土者金之氣也

禮者金之氣也金者水之精也

禮者水之精也水者火之流也

禮者火之流也火者木之榮也

禮者木之榮也木者土之質也

禮者土之質也土者天之體也

禮者天之體也天者地之主也

禮者地之主也地者土之體也

禮者土之體也土者金之質也

禮者金之質也金者水之神也

禮者水之神也水者火之質也

禮者火之質也火者木之神也

禮者木之神也木者土之神也

禮者土之神也土者天之神也

禮者天之神也天者地之神也

禮者地之神也地者土之神也

禮者土之神也土者金之神也

禮者金之神也金者水之神也

禮者水之神也水者火之神也

禮者火之神也火者木之神也

禮者木之神也木者土之神也

禮者土之神也土者天之神也

禮者天之神也天者地之神也

疏十二 七

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

之曰聖君少而庸君多如獨守仲尼之道是漆也注漆

甚於膠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

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注卓遠唐

虞象刑惟明注法度彰也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

注二帝三王期於存公不恤私也堯親九族協和萬國

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注五君之

迹雖異隨時順宜其道一也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

秋之時齊晉實與不膠者卓矣注禮樂征伐當由天子

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專命征討然而

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雖不予而實予之存

於公正也淮南子聖人欲之也

古之俗以譬由當膠柱而相調瑟云

是漢言當說者制此語故聖人欲之

論夏鑄忠敬三時有選聖人欲之

大綱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疏十二 八

制辟肉婢刑亦湯武順而刑之志以禹俗薄堯於舜唐虞後故也

則本至紀治也唐虞刑之志以禹俗薄堯於舜唐虞後故也

以又云其刑之志以禹俗薄堯於舜唐虞後故也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刑而謂天者之政惟殷周天子

來矣也玄者馳之也步者疾也行也者夏何小正走十於地二月也玄者馳之也步者疾也行也者夏何小正走十於地二月也

疏十二 十三

已哉司馬矣宋吳本已作至正其按例止亦已之誤寡見云至得而注以玄矣哉此子美之按說文遂作於蠶重文下作妄增成字耳

民可使觀德注是以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不可使觀刑

注是以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觀德則純觀刑則亂

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注象似也言畫繒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注歎非真龍真龍而後能致雲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

引大者龍矣一哉長按春秋繁露求雨云龍春七旱求雨四以乙東

疏十二 十四

或問政核曰真偽注用真人遠佞偽真偽則政核注善善明則真人顯惡惡著則佞偽息真偽審則政事核也如

真不真偽不偽則政不核注北面之禍南面之賊也

鼓舞萬物者雷風乎鼓舞萬民者號令乎注天以雷風鼓

舞萬物君以號令制御萬民雷不一注三令五申風不

再注制無二也世雷堂一本雷風再乎上後其字郎頭傳上

反頭奏云雷者號又令其德生號令天殆威怒皆所以感悟

樹人君忠厚之令章又懷太榮子傳載引榮上云云凡連年大風折

風象所以謹乃告齊人詩也然說則雷風雖引不為號令復故雷象

再謂告之不可無取再見故注當制無二也一謂命不可止於一

至楊春之分明庶風至立夏句清未明風至夏通卦象曰立春調

一風至秋分時庶風至立夏句清未明風至夏通卦象曰立春調

變令亦無錯出矣遂榮謂為一時名非此諸之風名乃之風因氣不

至日不並之涼煥與非也

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

疏十二 十五

于世不離于羣遁離者是聖人乎注言遁離者非聖人

也聖人樂陶成天下之化世德聖人樂夫陶成天下之

字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

器人者也故不遁

者音義不可離力君之器也

鳥獸音義不可離力君之器也

羣安居於山林是與鳥獸居乎明通也

雌之不才其卵賊矣注賊敗君之不才其民野矣注民之

陶化猶泥之在鈞切雖不才其卵賊矣

勸學云不由禮則夷

或問曰載使子草律注載設也草規也曰吾不如弘恭草

奏曰吾不如陳湯曰何為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刺注論

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此亦言當以純德

化之使不犯律不刺奏也或問曰律世曰德堂本無問者

漢書能稱其幸賦云弘恭沛人如也

二謂之日奏三獨曰表云四凡羣曰議上陳書湯於天子者論衡對云善

刻人少好說文博刻達銳利屬文議必陳湯於天子者論衡對云善

韻刺之意注民切無說文博刻達銳利屬文議必陳湯於天子者論衡對云善

律同注論語注民切無說文博刻達銳利屬文議必陳湯於天子者論衡對云善

又不使煩削既為効不奏也

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甄柔則坏注甄燥也坏濕也

言失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為政者失寬

疏十二 十六

猛之中則不成治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甄柔則坏注甄燥也坏濕也

字義甄燥也坏濕也

地當為器曰甄陶天下者其在和平剛則甄柔則坏

作燥也坏濕也

不燥也坏濕也

慢治也坏濕也

謂破也坏濕也

此謂破也坏濕也

一謂破也坏濕也

未謂破也坏濕也

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注初九潛龍勿用上九亢龍有悔

是以過中則惕注九三居下卦之上過其中則夕惕也

不及中則躍注九四居上卦之下不及中故躍淵其近

於中乎注二五得中故有利見之吉龍之潛亢辭不獲天

位成之於二五為上中位乎其下中矣荀注成云陽乎位成於中

則初也為下過中則上極及中則高去中繁辭三多不獲

其多也為下過中則上極及中則高去中繁辭三多不獲

兩及又懼是以五氏為周主四述不云中以近以五二故多懼中三過卦中二

近於中按進斯勉幾於中知退不及而

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注光被四表不及則未注不及

中未盛明過則吳注日吳明盡言昏昧也方言云則未者

四及也過則吳者易豐云日則吳與光燿同及四注海之被

其外弘于範此注亦謂同鄭人義與不以地合被其德與被日月齊

疏十一

十七

什一天下之中正也注什一稅民天下之中賦正法也多

則築寡則貉注公羊傳曰多乎十一大築小築寡乎十

一大貉小貉錢什本一補天下之中賦正法也乃各本皆無中二字今明依

李本如孟其子實皆什后一也助趙注皆家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以賦耕而七名者多以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篇文十什世者德堂下本之少同故曰公什耕一百民殷耕七十而貢助上

疏十二

十八

井田之田也注謂古八家是治田也肉刑之刑也注

三千之屬是正法也田也者與眾田之刑也者與眾奔

之井田之田也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而井九百畝其中

百畝以養父母妻制子井五口為一里而公田之十畝即所謂什

九畝而稅也一里之井凡五口為一里而公田之十畝即所謂什

為治世邪俗則人為固莫者觸曰罪治非獨無肉刑而有象刑然矣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者以不為人罪至重矣而刑至輕其刑則不知殺矣者亂莫大焉

或問黃帝終始(注)世有黃帝之書論終始之運當孝文之

方南形考國明官不國良六獲百孫之為天仲和隱... 方南形考國明官不國良六獲百孫之為天仲和隱... 方南形考國明官不國良六獲百孫之為天仲和隱...

疏十三 六

帝九黎少辛國今復也黎氏注以苗地方者通語也... 帝九黎少辛國今復也黎氏注以苗地方者通語也... 帝九黎少辛國今復也黎氏注以苗地方者通語也...

死窮部而素公家途次德以終代以衍之小二終亦書... 死窮部而素公家途次德以終代以衍之小二終亦書... 死窮部而素公家途次德以終代以衍之小二終亦書...

疏十三 七

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注)假黃帝也昔者... 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注)假黃帝也昔者... 時三千五百歲天地一周也曰託也(注)假黃帝也昔者...

之	也	三	又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為	也	三	又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也	三	又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三	又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又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按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弘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範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解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終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始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字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極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為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明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涼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乃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宋	吳	非	之	宋	云																
吳	非	之	宋	云																	
非	之	宋	云																		
之	宋	云																			
宋	云																				
云																					

疏十三

八

疏十三

九

我	西	觀	蕃	也	不	中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觀	蕃	也	不	中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也	不	中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不	中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中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六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端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十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又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大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萬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象	用	多	日	蔡	應													
用	多	日	蔡	應														
多	日	蔡	應															
日	蔡	應																
蔡	應																	
應																		

義二	光耿	司承	中紀	帝元	省五	更有	事隄	定更	第家	右二	司主	陽大	歷也	閏周	縣閏	尊造	作隱	運書	閏姓	聘孔	以渾
和篇	之長	農矣	承永	紀年	轉鳳	為算	即使	故歷	書以	將十	農歷	不紀	志鮮	為七	十與	及漢	太於	算云	善二	士疏	四象
舊謂	事於	中耿	錢始	五更	漕四	精渾	罷者	設之	王元	軍四	中使	調上	云于	武尺	一焉	與歷	初落	轉今	歷氏	洛引	分以
器機	也算	承職	氏二	鳳名	賜年	密天	常俗	無美	主事	課鳳	承者	宜帝	元安	於寸	有顏	民選	歷下	索即	則有	宏言	一分
積衡	象術	耿在	昭中	年司	關司	測之	員使	者者	遠年	一校	麻鮮	更所	鳳人	地半	中云	治歷	侍帝	隱位	落博	字落	凡一
代為	之或	審大	辨丞	中皇	內農	算事	故者	不行	司初	鮮一	光于	歷為	三度	中分	隋姓	歷鄧	中徵	引招	下士	長作	周度
相儀	謂以	昌農	疑王	丞有	侯中	使蓋	列宛	百獄	考行	於朔	等妄	之傳	年之	轉而	天知	文名	二長	也太	者士	舊唐	尺尺
傳謂	謂有	銅司	善有	云閣	耿兩	百丞	無渾	遠天	失象	也之	十詰	也帝	史廣	渾莫	天知	志閏	十樂	律史	舊唐	為益	按序
之機	為農	為為	蓋律	昌周	卿昌	表奏	耿作	中落	也此	使此	餘問	按調	令韻	天知	何志	云巴	餘司	歷於	傳都	正部	廣志
機而	儀中	能天	御志	食氏	卿昌	表奏	耿作	中落	也此	使此	人壽	律歷	書字	節所	古郡	人馬	方可	云中	閣其	也者	廣志
衡無	也丞	商象	功之	夫麻	中漢	粟常	丞下	鮮所	猶十	治年	雜王	舟漢	元上	書漢	初案	二地	都候	元天	公而	營閩	注宏
而衡	隋而	書兼	利事	有光	桑注	武以	者端	宜而	帝鮮	紀于	日服	見年	言復	歷姓	或喜	其云	所落	度郡	下耶	議歷	文閣
據者	書兼	功之	夫麻	有光	桑注	武以	者端	宜而	帝鮮	紀于	月安	經以	傳來	用者	天于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處為	文歷	幸食	兩是	弘校	武以	者端	宜而	帝鮮	紀于	尚幾	晦人	傳來	用者	天于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喜象	志如	於貨	丞其	羊補	太北	初過	紀于	尚幾	所者	尚幾	朔請	與用	之天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之數
以渾	分昭	儀帝	上志	日亦	成云	宜初	過紀	尚幾	所者	尚幾	弦與	之天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之數	亦其
渾天	儀帝	上志	日亦	成云	宜初	過紀	尚幾	所者	尚幾	尚幾	望治	之天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之數	亦其
天儀	象時	然云	日亦	成云	宜初	過紀	尚幾	所者	尚幾	尚幾	八歷	之天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之數	亦其
象為	為為	則大	中稱	帝宜	初過	紀于	尚幾	所者	尚幾	尚幾	節大	之天	地氏	之律	下陰	節大	尚幾	所者	歷云	之數	亦其

疏十三

十

疏十三

十一

雲反	影當	待報	夜刻	分時	在知	蓋有	天卯	入于	余難	以四	蓋轉	竟二	占暑	道於	精引	志者	乎引	繁辭	幾處	乎注	今崇
初應	當不	報刻	時知	分時	在知	蓋有	天卯	入于	余難	以四	蓋轉	竟二	占暑	道於	精引	志者	乎引	繁辭	幾處	乎注	今崇
信渾	照復	坐漏	口為	斗天	正日	西春	數旋	云來	明張	遠天	亦微	非妙	晉之	廣宋	雅書	釋天	誌文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蓋天	此曝	虎數	乃中	蓋卯	方秋	今畫	以夜	夜辰	陽驗	候陸	以紀	葛幾	誌文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後法	而因	殿何	乃中	蓋卯	方秋	今畫	以夜	夜辰	陽驗	候陸	以紀	葛幾	誌文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因焉	而因	殿何	乃中	蓋卯	方秋	今畫	以夜	夜辰	陽驗	候陸	以紀	葛幾	誌文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君子	稍示	廉等	南視	如之	保斗	視日	出立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山雲	東子	下平	南視	如之	保斗	視日	出立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說立	耳雲	以子	如之	保斗	視日	出立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而壞	不日	寒雲	蓋又	斗極	占且	人西	衆莫	之咸	云乎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更其	當天	故無	則北	移斗	視日	出立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為所	拔即	背以	則北	移斗	視日	出立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渾作	出蓋	日解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天如	去轉	曝也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之新	拔而	背後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學論	出日	有與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考所	去西	頃子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子云	無行	日雲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雲則	乃其	光奏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之子	是光	去事	道正	亦天	此子	紀圖	說渾	考為	以推	天莫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也亦	然作	幾誌	微引

何	極	開	司	正	是	哉	也	難	又	如	體	日	三	體	周	復	故	天	光	陰	而	見	以	石	左	蓋	數	里	而	下	里	光	外	即	字	為	則	意	天	又	潭	作		
也	徑	北	元	馬	文	應	未	無	未	云	基	也	朝	光	不	轉	言	冬	陰	明	中	今	天	左	之	轉	地	皆	數	平	地	北	隱	下	蓋	誤	討	子	然	老	御	思	太	
其	一	百	占	云	即	難	涉	之	也	難	也	不	其	云	陽	映	天	日	氣	與	陰	人	居	焉	磨	日	如	於	依	分	萬	下	以	極	之	注	可	之	稍	日	二	天	潭	
云	十	其	乃	注	文	李	字	御	正	言	地	中	以	周	殊	也	陽	同	暗	冥	北	如	天	左	月	恭	表	算	冬	里	地	為	之	說	文	以	治	益	我	引	以	思		
春	入	度	一	且	而	乃	注	俞	竟	與	天	勢	為	其	經	其	尚	氣	輝	冥	所	倚	形	旋	實	局	股	術	夏	天	地	於	夜	為	其	據	其	天	到	能	論	之	天	
秋	宿	東	云	反	衍	李	再	云	二	地	體	寫	入	晝	上	解	書	少	故	故	以	蓋	南	而	東	天	者	用	之	地	於	夜	為	其	據	其	天	到	能	論	之	天		
分	周	升	日	是	耳	氏	言	應	無	也	隆	陰	夜	故	數	周	釋	陰	日	沒	知	故	高	蟻	行	旁	也	句	開	隆	外	天	言	錢	潭	不	今	惟	七	其	揚	蓋	在	
之	天	距	之	也	按	解	蓋	難	事	異	既	滂	中	日	皆	牌	天	氣	出	不	天	極	而	右	而	轉	故	股	日	高	衡	中	地	天	本	思	惟	七	其	揚	蓋	在		
日	當	北	東	子	俞	再	哉	二	類	自	云	淹	陰	出	周	得	也	云	晦	即	見	之	在	北	去	天	如	日	重	前	相	下	高	之	似	訂	之	博	十	乃	但	雲	除	長
正	五	極	行	雲	說	言	者	字	賦	餘	中	高	隄	晦	見	論	股	者	沸	日	掩	如	北	日	疾	之	磨	牌	推	道	日	亦	外	其	笠	晉	概	通	甫	隨	好	為	楊	
出	百	南	循	有	非	蓋	應	之	以	也	引	甚	下	為	故	日	喪	故	股	騰	之	倚	是	出	而	以	而	又	暑	為	去	六	衡	地	地	志	矣	人	適	尺	天	郎	賦	
在	四	七	黃	難	也	哉	類	文	一	盾	四	地	冥	見	論	股	者	沸	日	掩	也	證	故	遲	沒	行	牌	極	衡	恆	里	至	高	覆	紫	間	至	已	法	問	當	後		
卯	十	道	蓋	應	之	以	也	引	甚	下	為	故	日	喪	故	股	騰	之	光	者	氣	朝	也	見	故	譬	日	家	游	六	八	外	日	而	榮	豈	蓋	門	老	且	不	黃	二	論
入	度	度	晝	天	難	意	事	此	作	多	形	象	入	下	也	周	周	蓋	雖	故	多	出	極	日	不	於	右	天	為	每	里	高	所	地	謂	治	老	且	不	黃	二	論	三	云
在今	西	三	百	規	事	難	言	有	本	哉	蓋	覆	明	不	故	日	轉	人	一	猶	日	氣	中	天	下	不	蟻	行	隨	如	近	周	麗	北	六	中	本	亦	矣	然	其	潭	也	乃
而	百	八	牽	見	不	應	近	云	蓋	哉	盆	矣	見	不	地	處	志	喜	之	家	隱	少	暮	之	故	隨	行	隨	如	近	周	麗	北	六	中	本	亦	矣	然	其	潭	也	乃	
盡	六	十	牛	陪	讀	之	其	蓋	哉	盆	矣	見	不	地	處	志	喜	之	家	隱	少	入	中	不	磨	磨	天	張	之	經	天	極	萬	三	高	者	天	與	然	其	潭	也	乃	
漏	十	度	距	志	如	難	理	哉	未	哉	仲	云	論	方	地	日	隆	地	日	說	見	入	中	不	磨	磨	天	張	之	經	天	極	萬	三	高	者	天	與	然	其	潭	也	乃	
五	度	周	北	及	字	也	者	蓋	幾	應	任	方	地	日	隆	地	日	說	見	冬	氣	入	中	不	磨	磨	天	張	之	經	天	極	萬	三	高	者	天	與	然	其	潭	也	乃	

疏十三 十二

當	遠	注	乎	乎	對	非	而	時	以	也	據	矣	而	之	傳	即	明	與	之	有	塑	群	蓋	通	書	蓋	蓋	開	天	日	大	日	日	日	兩	者	直	以	月	日	十			
作	字	為	之	近	文	注	本	理	世	前	榮	然	漢	其	形	者	渾	其	旁	亦	二	象	求	天	憲	本	二	天	當	紅	視	遠	無	則	可	天	宿	當	如	蓋	北	入	刻	
應	近	義	其	然	幾	來	更	為	其	按	世	承	猶	秦	不	非	妙	而	亦	異	蓋	蓋	其	即	圖	傳	家	必	倍	二	棟	小	下	出	水	高	四	不	何	視	亦	星	天	
難	注	近	故	理	義	近	如	精	之	所	推	存	後	合	渾	而	微	不	法	然	蓋	天	測	天	近	南	稱	有	今	十	與	今	之	水	與	也	星	見	也	天	當	見	蓋	
入	應	而	云	矣	實	至	是	深	不	視	步	蓋	書	荒	體	或	有	能	度	寫	渾	如	算	也	梅	史	聚	強	交	八	車	日	理	平	景	地	當	者	其	河	見	日	轉	
事	難	不	近	疑	未	遠	言	以	足	察	之	蓋	書	荒	體	或	有	能	度	寫	渾	象	事	天	氏	儒	訟	辭	密	宿	輻	與	於	下	不	至	見	當	五	起	六	出	夜	
宋	八	知	乎	兩	安	也	之	諸	為	不	術	天	器	誕	有	不	粗	其	疏	度	之	總	必	體	文	林	梁	奪	何	為	開	北	是	影	可	卑	不	多	日	斗	月	而	當	
書	事	其	其	文	又	按	彌	所	梅	渾	密	名	亡	理	北	察	難	器	密	子	器	一	寫	渾	鼎	而	靈	以	以	棟	杠	近	天	行	也	日	日	見	天	東	見	畫		
天	按	不	理	皆	按	弘	近	所	梅	渾	密	名	亡	理	北	察	難	器	密	子	器	周	寄	圓	歷	而	靈	以	以	棟	杠	近	天	行	也	日	日	見	天	東	見	畫		
文	各	辭	以	誤	言	範	理	而	義	必	之	古	者	洛	乎	無	泥	無	能	有	面	天	於	故	學	其	恩	應	上	輻	輻	我	無	何	今	託	長	不	十	狼	月	斗	夜	
志	本	矣	正	當	近	遠	於	說	天	有	天	遂	為	蔡	倚	覆	也	用	非	視	均	也	平	惟	疑	文	始	者	子	星	密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或	八	無	文	作	近	遠	於	說	天	有	天	遂	為	蔡	倚	覆	也	用	非	視	均	總	面	渾	問	不	為	者	子	星	密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問	皆	能	或	言	其	為	遠	於	說	天	有	天	遂	為	蔡	倚	覆	也	用	非	視	均	一	是	天	補	詳	渾	故	雲	度	益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蓋	作	遠	幾	乎	矣	故	事	皆	之	荒	之	誕	學	為	天	輩	斜	之	蓋	則	思	斜	周	為	儀	益	明	蓋	日	難	度	益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於	曹	也	幾	其	世	訓	實	後	法	誕	學	為	天	輩	斜	之	蓋	則	思	斜	其	天	蓋	為	推	李	合	應	蓋	天	益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揚	侍	德	書	矣	堂	為	足	之	渾	理	起	而	而	沒	關	水	蓋	精	學	不	仰	而	之	天	能	關	之	一	難	天	益	遠	也	天	山	旋	見	等	宿	開	夜	見	五	
雄	讀	德	書	矣	堂	為	足	之	渾	理	起	而	而	沒	關	水	蓋	精	學	不	仰	而	度	故	惟	其	藻	之	未	之	方	今	何	視	地	水	高	何	無	視	今	也	不	也
揚	元	堂	者	此	本	近	近	承	天	之	於	不	他	而	關	水	蓋	精	學	不	仰	而	也	渾	肖	義	著	說	也	彼	地	極	其	近	常	以	縱	其	夏	星	天	四	日	六
雄	忠	本	遂	釋	作	遠	信	說	渾	知	無	關	水	蓋	精	學	不	仰	而	而	而	豈	天	然	以	渾	見	也	彼	地	極	其	近	常	以	縱	其	夏	星	天	四	日	六	
曰	云	脫	改	幾	言	近	也	而	致	亦	天	非	考	之	中	天	深	原	能	測	造	得	如	欲	為	蓋	梁	渾	時	星	為	八	則	卑	望	人	六	而	見	河	日	六	曰	

疏十三 十三

劍也注不匝莊子福先適又按寶之至也按莊子刻意云不為福也

或問六國竝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成注皆

屬秦也時激地保人事乎曰具請問事曰孝公以下疆

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注是人事也保注問保何等

日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

則蟠保也注采食稅也涇涇水也激注問激者何曰始

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注方比國

井並其凡七久矣號者六國表索隱云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楚燕齊

趙始列為諸侯安王十六年而後絕祀為諸侯

下十六年魏韓趙威烈王二十三年始至六年初并六天

疏十三 二十二

云年庚辰一凡靜者百八地十三開年也一左病一昭穆公者一猶或也樂邑記
傳一莊公一何常一有之一亡又云爾雅釋地云泉與一見之穀否梁
是為也說文例與疾此痲也此經謂六國詞並立諸更一盛字迭與一或同義
皇有也位而病有疾也痲也此經謂六國詞並立諸更一盛字迭與一或同義
行稱郡縣上今言始刻三石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滅下齊威下也為司馬山皇刻三石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楊天子之稱微言帝而一今云按三始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也王明非置義李而注此三始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始句以二言義李而注此三始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載者故為二言義李而注此三始載而元迄年始至皇二載而後并吳天東
崩戊辰稱即真皇天帝子改明以年為意當按無不之固發深黎子之夫而
月則所攝三謂年始當皇三載之者以十文則六年指使其皇若意則誤在者而
以然居攝三謂年始當皇三載之者以十文則六年指使其皇若意則誤在者而

多其旨隱約然其辭曲矣此榮法言借論三古以當刺時其文固

年故曰然其辭曲矣此榮法言借論三古以當刺時其文固

誤也詩同也功成教俱之同故咸厥亦可鄭謂之咸也

咸猶同也見時地於秦人兼事也乎公云下激為一咸也

一咸猶同也見時地於秦人兼事也乎公云下激為一咸也

禮切弓微幸而可也至取於旦時注按云說幸文也幸也

天微下字晉中灼曰小臣民行險其以幸文也幸也

與許君義此入說皆用中冀庸幸小也王行氏微云幸也

蓋以作傲傲為之幸是連語盛兩字小也王行氏微云幸也

或以傲為傲傲為之幸是連語盛兩字小也王行氏微云幸也

義亦則然用凡傲云福免凶多活微用天之則傲也

侯不稱道曰河於山逆之險孔不疏亦云信固乎吳起對曰河險信武

疏十三 二十三

以不足保也然明保互周禮大司馬鄭注云天子之兵以威約之也
者史記秦本紀六秦表公四險大司馬鄭注云天子之兵以威約之也
隱周顯王八年庚申秦獻公四年卒即孝公元立力可農依
子當議兵云王秦八年庚申秦獻公四年卒即孝公元立力可農依
執要利於上視秦非之無慶也隄之隄以刑使也強今劫錢之本以苟
賞相四世也勝甲非而無慶也隄之隄以刑使也強今劫錢之本以苟
正昭王世也勝甲非而無慶也隄之隄以刑使也強今劫錢之本以苟
田昭王世也勝甲非而無慶也隄之隄以刑使也強今劫錢之本以苟
耕織致粟帛多君兵云之變也法秦令紀云世疆而後功之民以苟
收擊漢書地理志云復孝公身定事也法秦令紀云世疆而後功之民以苟
諸侯立張晏云周制各三年常一易立康同云美制而大孝公力二惠多
地開侯張晏云周制各三年常一易立康同云美制而大孝公力二惠多
制也田末再世易廢自商在鞅其相田秦不復易居田也上三思制而大
易也田末再世易廢自商在鞅其相田秦不復易居田也上三思制而大
其處而田已易廢自商在鞅其相田秦不復易居田也上三思制而大
開田之疆已易廢自商在鞅其相田秦不復易居田也上三思制而大
國云秦起孝公八年於魏繆元里取少梁十竄年伐安邑降六

注固	就力	國失	始甲	以俞	也皆	是諸	斧地	大鄭	於就	始洛	開云	大州	西也	云涇	出日	西日	城而	以腴	都所	大踰	百梁
非始	農言	言之	皇子	咸云	按脆	時侯	而也	王國	是用	臣三	說韓	致長	南开	今水	東大	日也	前已	雍者	賦經	嶺此	五山
注俞	皇云	則榮	三朝	爲咸	弘弱	也將	諸始	之渠	關注	爲百	秦開	東武	四頭	甘出	南地	原鹵	既馬	二日	謂城	水然	餘在
問說	言云	同謂	載至	尙矣	訓得	謂懦	愚方	四則	爲關	然里	擊之	流至	里亦	平定	陽理	夷涇	云云	州西	衆梁	所後	今今
保亦	若均	然曲	咸于	書之	咸以	秦弱	昧斧	以否	野水	成以	涇好	也西	今作	涼涇	陵志	狄垠	東梁	爲采	流者	出可	山乾
何未	以謂	下國	謂商	君假	爲斬	君方	如云	爲則	無澗	亦澗	水興	說安	涇筭	附开	渭定	大音	蜀地	事解	限水	時秋	界西
按也	指不	時咸	至則	爽字	皆伐	臣如	如云	爲則	凶澤	秦田	中欲	垠高	山始	平山	郡涇	古鹵	則也	事禹	其之	宮都	百里
世德	注國	地幾	皇劉	咸文	云割	剛故	秦司	利者	年鹵	之中	山罷	地陵	之皇	涼東	行开	書魯	境龍	書二	華皆	得此	里橫
堂是	則國	保義	三商	厥部	屬是	之皇	將云	出記	富四	以秦	邸毋	也西	涇紀	縣南	千頭	引按	東門	曰州	實秦	名即	之而
本人	上則	人雖	載王	而紂	絕咸	也皆	李幾	注之	存若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無事	下所	事與	而紂	絕咸	也皆	李幾	注之	存若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此也	文謂	乎弘	絕咸	也皆	李幾	注之	存若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注按	義三	及範	也皆	李幾	注之	存若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世德	能而	公其	注之	存若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采堂	一咸	以以	訓假	篇咸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食本	貫者	下爲	咸字	越經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稅無	李自	張指	爲也	五傳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也此	注即	兵六	皆迄	日即	言秦	適丁	而如	之日	日鐘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渠日

疏十三 二十六

何按詩經世德衣堂孔本疏云無此采注謂田注邑方采比按賦考工也記梓注人問爲激侯者

疏十三 二十七

疏十三終

屬六	儒	嚴	亦	曰	星	雨	則	故	故	以	極	為	天	帝	義	亦	立	亦
天於	家語	下父	曰稱	星青	雨寒	則大	故毛	故說	以五	極清	為至	天也	帝與	義同	亦卒	立卒	亦卒	
不及	六之	配云	上光	宮為	暑小	又裘	大詩	說文	清虛	極之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獨感	天文	天宗	帝紀	曰天	時宗	裘小	裘詩	文配	之體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出生	之訓	也祀	故黃	靈帝	帝伯	冕云	天故	體尊	其其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于帝	說大	而文	孝帝	威又	若云	祀審	顯為	其其	實體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緯辨	是緯	賈王	經曰	仰云	非兆	五諦	也六	是祇	一應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書云	非炎	達於	曰含	赤北	天五	帝如	因天	是祇	一應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史五	紛帝	馬明	嚴樞	帝極	烏帝	亦帝	如故	生其	論是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記天	然黃	融堂	父紐	曰耀	能於	之周	育在	其一	五而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載帝	其帝	王以	莫是	赤魄	令四	之禮	司功	謂體	育以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秦之	以五	肅配	大五	燦寶	風郊	帝司	謂體	育以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襄說	為人	之上	於帝	怒又	雨禮	帝司	謂體	育以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公不	是之	等帝	以帝	天大	著云	非云	之謂	之為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祠始	者帝	以帝	天大	著云	非云	之謂	之為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白於	則屬	五若	則帝	曰微	又帝	何祀	帝天	功六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帝鄭	如其	帝非	周六	白宮	招有	秋郊	同天	服上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宣靈	係義	非天	何其	又拒	五黑	帝坐	紫風	大帝	郊特	祭天	與小	同謂	卒是	立是	卒是			
公威	氏非	天何	其又	拒五	黑帝	坐紫	風大	帝郊	特祭	天與	小同	謂卒	是立	是卒	是卒			
祠仰	星也	唯得	人五	黑帝	坐紫	風大	帝郊	特祭	天與	小同	謂卒	是立	是卒	是卒				
青之	衍近	用云	也帝	坐紫	風大	帝郊	特祭	天與	小同	謂卒	是立	是卒	是卒					

疏十四

三

帝得	帝生	祭炎	即少	自為	神形	人部	方已	宗伯	以月	主自	等五	月六	於帝	帝與	也帝	也帝	也帝
之謂	稱陰	其確	高非	為神	形玉	部已	有炎	疏令	當五	自當	五人	令號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與祭	稱陰	其確	高非	為神	形玉	部已	有炎	疏令	當五	自當	五人	令號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兆天	不注	祭神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五則	可注	祭神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帝亦	易云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自非	然黃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有通	然黃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隆論	必帝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殺蓋	謂古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之以	五天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殊祭	天神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故之	帝也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禮等	與則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器秩	天太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云言	有峰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大則	別祭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旅祀	祭為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具吳	五古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矣天	帝五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不上	不天	軒又	之伏	該晉	方為	少注	五言	之帝	本代	等五	月六	於天	與益	乃靈	乃靈	乃靈	乃靈

疏十四

四

秦復	以能	之亦	當憚	之靈	西制	神得	祀祭	於祭	洛後	之齊	王之後	若以	以致	周者	天俗	拘分	之非	之以	以也	至之	類足
遂存	殊有	事可	惠而	世公	時天	得祭	歲五	郊天	邑也	比侯	而也	異賜	賑文	本獨	子本	墟之	德天	想來	祭九	圖一	足
稱矣	錫所	靈聲	王不	周初	時祭	以五	備祀	祀地	秦六	二肱	得於	姓同	膳武	紀斷	之作	言即	象之	白月	丘種	別以	
王是	之匡	公其	復世	東帝	雖天	祀之	疏備	子侯	公表	後天	此周	二之	禮於	顯天	若下	則謂	實義	又雲	也郊	五鄭	
韓以	理正	當罪	世為	遷炎	獨地	為神	云諸	懼祭	始云	然子	賜為	後同	親秦	九諸	天司	昊天	有安	用也	正牲	同云	
趙四	及自	威於	周平	靈而	白侯	然祀	諸侯	按域	封太	則有	者客	亦福	兄弟	年夏	下馬	不之	者上	質云	事此	郊疏	
燕疆	顯不	烈諸	室王	猶變	帝祭	曲當	方祀	曲內	諸公	王於	則天	有也	國解	文所	上宋	反為	靈者	以帝	先二	皇神	
繼之	王足	之惠	日不	在木	已社	禮方	祀祭	禮名	山天	侯讀	異有	有也	國解	武稱	下吳	致一	之亦	清非	明云	也氏	
之內	致怪	世王	天正	猶有	斯加	非稷	此故	者山	子大	西記	僂勝	賜周	注肱	於下	義天	本武	必腫	之也	五莫	時天	
戰各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國以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之其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禍力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於來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是使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烈者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也謂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攘自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肌此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及以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骨後	於即	周不	猶有	所祭	君祀	以似	不祀	地秦	祭位	見敗	又也	傳勝	肱肉	社按	公歸	此天	音較	一以	則為	祭祭	

疏十四 五

宗矣	其非	也此	時四	神泰	大又	四餘	陰配	南改	請營	云地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廟字	義一	榮節	依郊	以一	司六	郊年	皆而	郊其	如兆	祭吳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陶朝	按之	附奏	類兆	徒宗	山開	以望	以祭	建也	莫注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解一	此文	周可	相曰	宮及	川天	助羣	高禮	始漢	重云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亦夕	假亦	官於	從泰	義六	各墜	致陽	帝以	時書	於天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之故	秦為	變是	為時	和宗	因之	微日	高孟	丞郊	天子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不借	而舊	安部	五而	飲之	等屬	方五	后春	相祀	地得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注備	以故	於諸	長皇	九特	未五	焉幽	配正	衡志	二天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非指	以故	於諸	長皇	九特	未五	焉幽	日辛	復帝	均然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一雙	喻日	天廟	長皇	九特	未五	焉幽	至若	長元	未正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朝易	祭之	莫重	神之	盛未	兆日	神居	使丁	安始	安文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夕禮	盜重	於地	兆矣	及廣	時皇	南又	有天	南五	也但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矣為	竊於	地地	兆矣	及廣	時皇	南又	司子	北年	今云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按言	魁地	莫廢	則置	獨非	繁當	宗族	祠合	如司	地莫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世舊	柄地	廢則	置王	獨非	繁當	宗族	郊天	非王	廟天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德注	由莫	廢則	置王	獨非	繁當	宗族	高墜	又非	廟天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堂固	來重	廢則	置王	獨非	繁當	宗族	帝於	頗奏	之不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本未	者於	廢則	置王	獨非	繁當	宗族	於於	之於	李字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宗族	無得	漸天	廢則	置王	獨非	繁當	宗族	於於	之於	李字	注侯	外其	按非	云終	加天	驗之	遠者

疏十四 六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天下擅秦(注)嬴秦姓政始皇名秦十
 五載而楚(注)楚項羽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
 三擅天邪人邪曰具(注)備有之也周建子弟列名城班

五爵流之十二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為羸弱姬

卒之屏營羸擅其政故天下擅秦注卒終也之至也秦

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注睽猶乖離也

項氏暴強改宰侯王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

山南發迹三秦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注山南漢

中也三秦雍翟塞也人注問人事者何也曰兼才尙權

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注

天人合應功業乃隆注本紀云二十六載天下得齊王建秦始皇

得并趙王下遷索隱云魏王假降二十七年韓王負九年

文二禮一五年得也燕荀子正論六齊王荆王負九年

高五載而召楚諸大臣公本紀云以二世八年日秦故自王國

疏十四

七

疏十四

八

羽	第	十	東	項	西	城	巴	懷	王	台	以	姓	相	財	公	軍	奉	遂	秦	名	始
本	四	月	城	羽	楚	集	蜀	王	子	懷	八	項	人	諸	子	宗	上	子	至	王	為
紀	月	為	遂	決	高	解	漢	為	嬰	王	千	氏	也	侯	宗	居	月	符	使	為	不
太	也	始	定	高	楚	下	紀	康	南	分	宮	天	室	火	上	西	年	父	五	陽	侯
史	自	始	定	高	楚	下	紀	康	南	分	宮	天	室	火	上	西	年	父	五	陽	侯
公	立	始	定	高	楚	下	紀	康	南	分	宮	天	室	火	上	西	年	父	五	陽	侯
曰	至	始	定	高	楚	下	紀	康	南	分	宮	天	室	火	上	西	年	父	五	陽	侯
羽	漢	以	按	十	項	之	五	江	自	諸	月	軍	楚	等	項	起	大	世	羽	其	本
非	五	月	籍	卒	年	江	自	諸	月	軍	楚	等	項	起	大	世	羽	其	本	紀	女
有	年	尺	已	寸	亥	元	萬	與	南	西	侯	收	引	孫	澤	世	羽	其	本	紀	女
八	寸	亥	元	萬	與	南	西	侯	收	引	孫	澤	世	羽	其	本	紀	女	紀	女	收
寸	亥	元	萬	與	南	西	侯	收	引	孫	澤	世	羽	其	本	紀	女	紀	女	收	項
乘	正	年	大	諸	侯	吳	霸	立	貨	西	以	屠	楚	遂	將	舉	於	中	項	兵	故
勢	月	起	敗	隨	亡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月	起	敗	隨	亡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起	敗	隨	亡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隨	亡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亡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敵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故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云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五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載	年	項	羽	與	之																
年	項	羽	與	之																	
項	羽	與	之																		
羽	與	之																			
與	之																				
之																					

注	侯	方	其	夢	臣	也	云	晉	有	十	之	舍	五	五	按	係	兼	尙	之	涉	秦
云	不	朝	舊	以	德	不	篇	秦	二	制	文	行	嘉	何	以	列	不	天	大	反	其
十	朝	傳	司	前	齡	數	言	楚	義	者	祿	日	質	五	本	行	義	者	七	公	為
二	力	載	馬	自	按	吳	十	衛	春	文	凡	殷	家	五	也	也	莫	十	攝	非	數
國	政	朝	貞	不	是	而	二	衛	春	文	凡	殷	家	五	也	也	莫	十	攝	非	數
謂	爭	容	論	難	擊	是	秋	吳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權	難	擊	是	秋	吳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衛	相	難	擊	是	秋	吳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齊	禽	云	矣	是	表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楚	以	夫	是	表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宋	兵	蘇	也	然	于	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鄭	并	秦	有	則	春	盟	夷	表	記	於	十	云	也	有	家	光	之	白	侯	十	荀
魏	為	張	儀	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燕	十	儀	國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趙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中	國	未	周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山	未	周	二	之	季	號	始	通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秦	有	室	國	不	上	記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韓	雌	大	漢	得	國	考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也	雄	壞	書	不	而	證	後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又	顏	諸	東	仍	壽	云	故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魯

秦	定	當	首	謂	天	天	涉	序	氏	嬪	發	五	減	月	祖	五	亡	而	逐	霸	遂
楚	前	連	尾	二	下	大	首	政	難	征	云	用	氏	月	遂	號	令	撥	三	亂	誅
漢	後	征	涉	三	擯	猶	備	在	六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而	征	伐	六	年	皆	甲	謂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言	伐	字	年	開	不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三	下
蓋	八	讀	中	午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三	下	言
併	年	之	開	謂	不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三	下
始	也	自	過	四	於	不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三
皇	此	二	四	於	不	秦	楚	故	而	月	滅	未	嘗	謂	能	號	制	令	天	三	下
在	文	世	年	楚	數	高	陳	祖	涉	五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位	天	元	餘	高	陳	祖	涉	五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之	下	年	而	祖	涉	五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年	三	數	禮	兵	已	至	自	己	之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數	禮	兵	已	至	自	己	之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之	正	與	至	自	己	之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陳
則	用	高	序	八	楚	號	令	三	所	以	謂	前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陳
云	史	記	五	年	字	乃	漢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五	記	五	年	字	乃	漢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陳
十	文	明	年	字	乃	漢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陳
載	明	年	字	乃	漢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陳	陳
從	指	事	乃	漢	禮	二	及	世	非	凡	祖	三	也	八	按	年	陳	陳	陳	陳	陳

陽上	欣王	為可	也孤	豕孤	散其	子微	天掌	三樹	苦下	皆更	所下	荆切	失之	不按	屏羸	子紹	即容	蓋亂	言崑	為崑	六子	
為郡	秦降	侯使	項橫	負曉	之微	圖形	下治	十兵	戰無	為相	封其	地始	其擅	起子	膏擅	注傳	愚云	教之	重亂	十崑	七雲	
河都	塞降	王制	氏逆	塗九	意謂	微近	孤其	六也	關異	郎誅	子議	遠皇	猷讀	施雲	征其	云楊	厚義	黎也	二相	合接	注喇	
南高	王將	立挺	暴以	頰四	單守	說傳	者秩	郡求	休則	諸周	弟於	不本	罷如	于豫	公政	六雄	即研	引也	云氏	為崑	同云	
王奴	王立	沛趙	疆害	注上	言令	文寫	者秩	郡求	休則	諸周	同羣	為紀	侯字	係州	也故	國有	亂也	仲按	云氏	為崑	同云	
都徒	咸章	公注	改身	云九	之無	微易	音二	置其	以安	子天	姓臣	置云	置說	子箴	王天	悖言	也研	之詩	六疏	六文	東往	
離魏	陽邯	為云	宰喪	云九	之無	微易	音二	置其	以安	子天	甚羣	王二	守文	然云	氏下	惑六	音精	為崑	七當	方者	周	
陽王	以爲	漢制	侯國	孤云	日維	日法	守石	尉息	侯之	臣弗	衆臣	毋十	者擅	則成	疏擅	弱崑	爲事	愚之	崑方	六戰	傳罔	
韓豹	東雍	王作	王顏	乖曉	曉繁	三言	失景	監豈	王術	以能	後以	填年	雅也	營太	屏首	室爲	工則	引崑	衡崑	崑十	是結	
王爲	至王	王也	者注	刺孤	雜人	糾序	其帝	漢不	穎也	公禁	屬爲	之丞	釋與	者平	屏首	室爲	工則	引崑	衡崑	崑十	是結	
成西	河王	巴項	白同	之漢	卦民	繩諸	微中	書難	宗置	賦止	疏便	請相	宮擅	不降	營義	遂羸	切崑	之傳	京悖	爲二	此鹿	
因魏	都咸	蜀羽	虎倒	意書	傳也	也子	本二	官廷	天侯	重海	遠廷	立箱	猷秦	起及	征屏	爲弱	切崑	之傳	京悖	爲二	此鹿	
故王	機陽	漢本	通言	也五	曉孤	廣圖	或年	官廷	天侯	重海	相尉	諸等	道擅	之周	公營	秦姬	下繆	遂云	賦也	崑云	弱言	
都河	立西	都云	云則	侯志	也雙	釋漢	徽名	卿議	初便	之陸	擊斯	唯諸	音擅	謂帶	驚音	併之	同云	亂教	眩謂	邊悖	鄒惑	
陽東	董都	鄭天	者孤	表易	言連	微揚	作守	云分	又皇	足神	如議	上侯	義漢	微蔽	惶并	失廣	據雅	之釋	屏懷	營太	爲	
翟都	驛廢	三下	制曉	云傳	之語	束雄	徽守	郡天	復日	易靈	仇日	幸初	置字	守異	也營	據雅	之釋	屏懷	營太	爲	爲	
趙平	爲丘	三分	立也	其者	孤日	曉分	失諸	微微	官爲	是共	謙周	許破	守異	也營	據雅	之釋	屏懷	營太	爲	爲	爲	爲
將陽	立王	關諸	孟義	者孤	日離	守作	也其	秦以	國下	制一	諸文	始燕	手義	又羸	擅營	貌訓	營太	爲	爲	爲	爲	爲
司立	王馬	中將	子一	曉見	曉分	失諸	微微	官爲	是共	是共	侯武	皇齊	又羸	擅營	貌訓	營太	爲	爲	爲	爲	爲	爲
馬中	王馬	中將	子一	曉見	曉分	失諸	微微	官爲	是共	是共	侯武	皇齊	又羸	擅營	貌訓	營太	爲	爲	爲	爲	爲	爲

疏十四 九

謹本	當為	頌奇	挑戰	也取	取鏡	之總	轉九	羽全	騎而	諸王	雍祖	朔故	際乃	月本	西月	劭高	二擅	西皮	滅齊	江鄒	為印
於旨	即高	奇寧	戰決	是取	吾鏡	中攬	故關	至椒	馳東	欣兵	王本	業元	月隸	蓋紀	楚至	云祖	月楚	楚因	齊王	陵君	常為
時矣	此祖	謀六	日才	兼下	不不	決天	云山	此縣	下至	共王	章紀	司年	表十	相八	紀隸	王上	侯十	楚月	王封	建市	燕芮
者右	文畫	奮不	雄天	之項	韓楫	於之	日羽	九敗	九九	東乃	雍漢	云月	差王	中一	之開	漢義	帝至	項創	事番	安東	廣山
高計	之策	嘉能	母下	事羽	信道	千英	才戰	因正	義因	里三	兵元	規為	一之	開漢	帝至	元此	封受	籍業	也君	為王	為王
祖左	注六	慮關	徒旬	表有	三不	之高	外祖	名義	引按	表正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始數	以陳	四力	苦旬	服一	三不	之高	外祖	名義	引按	表正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避者	尙平	嘉能	母下	事羽	信道	千英	才戰	因正	義因	里三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項司	權出	李尙	下歲	制增	人何	不紀	兼括	安云	引分	義項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羽馬	為奇	注智	之者	云而	人何	不紀	兼括	安云	引分	義項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之云	權策	引之	民徒	權不	傑連	如云	才地	安云	引分	義項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錄言	謀四	宋事	父以	者能	也百	房祖	權作	濫羽	地騎	志以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終不	非皆	仲陸	子吾	知用	吾萬	房祖	權作	濫羽	地騎	志以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乃離	正權	士為	兩也	此能	之鎮	曰者	九州	全至	椒烏	山陰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乘計	則謀	子士	為兩	也此	能之	鎮曰	者九	州全	至椒	烏山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其數	是非	法衡	也人	羽其	用軍	之戰	家運	馬即	椒烏	山陰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獎之	正言	注高	王願	紀以	此必	撫籜	兼關	才之	北兵	有追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而中	辭也	注高	王願	紀以	此必	撫籜	兼關	才之	北兵	有追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擊是	失按	日祖	笑與	云為	吾勝	所攻	姓惟	謂音	有追	州面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之也	子宋	張功	謝漢	頃我	所攻	姓惟	謂音	有追	州面	兵與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時動	雲語	良臣	日王	擒以	必給	給	謂音	有追	州面	兵與	漢八	創月	也於	二漢	義月	正年	月一	漢月	四漢	月八	漢月

疏十四 十

云可而後動福必至天事之不人因成敗天者司馬
 與非人按孟因充非天不問成是故知命聖賢不與天消風
 尊故通皇引於天書伏義以人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是非言也此因章之非天正成史公然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楚漢五年此乃傳三章之旨天正成史公然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公以事為高而禮有之興專由大云聖王豈之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命非人兼而禮有之興專由大云聖王豈之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云孝非子居使犬主丘好也及注天聖王豈之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王非子居使犬主丘好也及注天聖王豈之則失此紀託戲皇於太陽也
 昔枯息為朕舜其主畜多附庸故邑有秦昭王復八氏後世亦
 為朕息為朕舜其主畜多附庸故邑有秦昭王復八氏後世亦
 曰於秦邸又始朕其主畜多附庸故邑有秦昭王復八氏後世亦
 生於秦邸又始朕其主畜多附庸故邑有秦昭王復八氏後世亦
 月忠也始以皇正且生名政正廣昭王復八氏後世亦
 按秦置三疑十脫孤郡字世堂城本為無也三字曰漢中山曰巴蜀也
 此終南山之南故謂之山南高祖初王蜀漢中三郡
 內統高帝元年注三秦雍州扶風也按地理志高祖元年故秦
 業乃隆按郡秦孟堅西都賦云更天人為合應以發皇明李注功
 引天四人並德論
 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注項羽為高祖所敗於垓下
 臨死歎曰非我用兵之罪乃天亡我諒乎注信如羽之
 言否邪曰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注屈盡楚傲羣策而
 自屈其力注傲惡屈人者克注克勝自屈者負注負敗
 天曷故焉注言無私親惟應善人也諒乎下力死垓下
 古哀切羽本紀云漢五年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
 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項王直夜潰圍南出至陰陵迷
 失道漢追及之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北
 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

疏十四

十一

遂日霸固天死下然為今君困於此三天之亡為我諸君戰之圍也
 今劉漢軍令諸將知遂天君困於此三天之亡為我諸君戰之圍也
 將下漢軍令諸將知遂天君困於此三天之亡為我諸君戰之圍也
 馳下漢軍令諸將知遂天君困於此三天之亡為我諸君戰之圍也
 天百之人項我乃何欲渡東乃鳥一將復之漢也於非戰之圍也
 解之引徐廣云在義按之按縣高隱楚地皆項下王數大圍也
 名在引徐廣云在義按之按縣高隱楚地皆項下王數大圍也
 十其里與老及相在接垓水之經側下淮取名高隱楚地皆項下王數大圍也
 今安縣故城北有縣下淮取名高隱楚地皆項下王數大圍也
 策屈而羣力前文與楚才傲尙徒對切按左說文是也傲
 怨者同子義問羣策莊引羣策為謙之言云屈者自克也
 負者同子義問羣策莊引羣策為謙之言云屈者自克也
 義者同子義問羣策莊引羣策為謙之言云屈者自克也
 據史記天亡我者世注德堂本云作何子亡禮非云戰使之窮
 羣策必記改之謂屈能於盡羣策注云力竭之用也司屈者窮策之無能
 出漢之右訓者故曰漢不屈羣策力為羣策所制故曰修身
 策何元猶傲云之有彼策元不傲善是司馬云廢此羣策亦以惡釋即
 引李義之
 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
 乎注典主曰天昨光德而隕明忒注天之所福光顯有
 德而今隕之者明乎秦楚忒惡之所致昔在有熊高陽
 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懿故天昨之為神明主且著在
 天庭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注神明主主郊祀若
 秦楚疆闔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子弟且欲喪
 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注不道早亡秦縊
 者縊謂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灞當為灞水經注渭水
 篇云灞者水上地名也古曰滋水矣秦穆公霸世渭水

疏十四

十二

弟許	雲平	中久	受能	云之	云本	吳高	有王	引而	熊者	愚者	借章	而謂	此入	亂據	不楚	謂云	赤為	中自	分新	以沛	書滋		
開激	石經	宗長	命定	簡選	宋增	本陽	熊元	張昌	今少	之天	式注	限分	文各	之舊	必地	分分	五五	呂勿	江新	沛公	滋水		
于切	字經	者者	於爾	在注	吳入	有是	高長	晏意	河典	顯隕	馬云	明其	楚出	際本	泥按	地其	侯封	而而	水西	組白	水為		
牆震	亦作	無無	天子	上引	本高	異所	辛曲	云之	南之	著越	注詐	武地	分所	死史	楚解	以地	封呂	者地	馬素	破秦	旁霸		
毛摸	本肆	七肆	帝係	帝皆	顯陽	則據	無水	高子	新子	者之	云福	者也	江得	者記	地分	呂鑑	武童	司名	在車	入軍	始以		
傳上	歐高	十肆	庭下	心故	作非	溫本	陽序	高又	解集	昔令	武也	說興	西之	枕如	殊其	馬作	為為	取取	長奉	武武	皇顯		
云如	陽宗	五中	著地	按天	顯著	公無	字班	辛云	也引	有司	也亦	詐何	秦會	爭此	為地	童分	吳中	其其	分安	天關	本霸		
很又	也雲	又之	在四	金因	德作	所高	此叔	皆帝	紀徐	馬高	吳作	祭速	瀾而	踐五	說五	侯侯	一頭	謂東	子遂	至至	然功		
也音	若國	肆高	庭之	云詐	按所	見陽	宋皮	所魯	又廣	云云	云詐	福乎	上合	不共	鑑分	人非	封封	五中	符符	上上	則則		
孔真	秦百	宗七	命命	乃之	注本	吳甚	注命	地者	帝號	高德	德雅	也德	對乃	知會	作地	侯分	呂王	人騎	五里	保保	約約	水水	
疏下	楚年	之十	命命	命著	三之	本明	亦論	地者	顯有	辛謂	者釋	引堂	文知	項其	分以	耳其	為為	共楊	分長	謂謂	子子	則則	
云音	疆是	之十	命命	命著	三之	本明	亦論	地者	顯有	辛謂	者釋	引堂	文知	項其	分以	耳其	為為	共楊	分長	謂謂	子子	則則	
很普	閱今	享有	帝祇	帝天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庭庭
者卜	震文	國五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庭畏
忿切	者書	十魯	謂注	四馬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爭按	音享	九家	厥云	四馬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云云
之詩	義作	年作	武武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名常	疆饗	此故	武武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故棣	閱此	故故	武武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曲兄	閱此	故故	武武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用猶

疏十四

十三

孔舜	云之	秦楚	禪舜	道貴	可因	或問	神神	楚致	道言	妻弟	望冠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子不	安吳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若遺	在云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是堯	無不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班當	土非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乎如	不之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曰夫	王為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舌子	集神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曰老	解明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然於	引主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則闕	自是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有里	虎也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同孟	云土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與孟	舉者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曰子	人秦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得云	無楚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百里	土之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之伊	不際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地尹	主月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而於	使表	之之	舜禹	順理	然則	仲尼	爾明	按必	言必	侍且	之自	飲飲	子子	子子	稱七	皇靈	天不	云三	不詰	畫胎	夜胎	南禮

疏十四

十四

君以之皆天能以朝諸侯有天子之明聖人無土者地亦不
能與得百里之天地同也孟子云匹夫匹夫有天下者地亦不
若舜禹而又有天地之故凡主之稱雅釋此文皆主也
說文按弘主階也仲凡主之稱雅釋此文皆主也
然釋天文光亦云天之所福顯有明德此天為不弘
言不明當承彼訓也

或問聖人表裏注表裏內外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

裏也注明乎得一而已侯常侍德行李注孟引此按潘安仁本
同弘注明乎得一而已侯常侍德行李注孟引此按潘安仁本
正弘注明乎得一而已侯常侍德行李注孟引此按潘安仁本

或問義帝初矯注矯立劉龕南陽注劉高祖能取也項救
者謂於中者謂儀文辭其行忠信一而巳矣

河北注項羽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注設
疏十四 十五

假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注非一朝一夕也義帝

以者項羽本紀云項羽求楚懷王西屠咸陽殺秦降人
世使二人致懷王乃項羽引楚義帝在漢懷王正立
義帝初用後懷王初立之時義帝在漢懷王正立
城詩云爾雅釋名王初立之時義帝在漢懷王正立
秦詩云爾雅釋名王初立之時義帝在漢懷王正立
東陽略不遂月略沛韓公地陳留也謝元與陰武同
乃破軍略不遂月略沛韓公地陳留也謝元與陰武同
其為南相道入而鉅鹿之破城常已守與宛南地守
當鹿之南相道入而鉅鹿之破城常已守與宛南地守
兵卒渡河皆沈船救破釜少慮舍持三復日糧以羽示卒必引

一月無按一還其心是也月按沛公表之羽救在鹿是年六月三
一合時者懷一王猶或甫也一義初南陽在鹿是年六月三
羽北合救也東阿章破軍上故文云一義初南陽在鹿是年六月三
是北合救也東阿章破軍上故文云一義初南陽在鹿是年六月三
有西庸主其難也而設秦破軍上故文云一義初南陽在鹿是年六月三
其有宗廟矣祀孫氏絕也即此山何東雖亂三過秦秦全而嬰
云俠河曰決不靈也孫氏絕也即此山何東雖亂三過秦秦全而嬰
且嬰之材庸無所復也孫氏絕也即此山何東雖亂三過秦秦全而嬰
謂皇不起通罪惡胡亥復其巧而積衰一全日之士孤崩瓦誤俗雖有始周
也郭有注道龐取也注按廣雅釋文立

韓信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注窮極

或曰勿則無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

焉攸令韓信始為布者淮陰侯無列傳淮陰侯韓信
居能治下無所常從人梁寄食及項羽歸以渡淮信
干布項羽六人姓漢王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當刑而陳王壯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幾是乎陳王壯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定之江東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布軍數項有梁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擊軍齊微項利敗籍定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三又稱病王不兵九將之陶兵急項引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兵南而令之楚發擊佐楚大項王布為西圍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立布軍而令之楚發擊佐楚大項王布為西圍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彭越氏列春秋云史公曰魏豹彭越注雖云故賤然已稱席也卷千

疏十四 十六

彭越氏列春秋云史公曰魏豹彭越注雖云故賤然已稱席也卷千
立布軍而令之楚發擊佐楚大項王布為西圍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三又稱病王不兵九將之陶兵急項引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擊軍齊微項利敗籍定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布軍數項有梁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定之江東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幾是乎陳王壯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當刑而陳王壯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幾是乎陳王壯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定之江東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布軍數項有梁會破勝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擊軍齊微項利敗籍定以呂起也法英布秦入楚羽歸以渡淮信
三又稱病王不兵九將之陶兵急項引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兵南而令之楚發擊佐楚大項王布為西圍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立布軍而令之楚發擊佐楚大項王布為西圍梁擊北秦左嘉右等校
彭越氏列春秋云史公曰魏豹彭越注雖云故賤然已稱席也卷千

無不遠之者... 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 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其者未辯與... 生楊子云蔡生未詳韓蔡孰為是曰生捨其木侯而謂

按諫弘見... 疏十四 十九

人木侯亨不亦宜乎... 辯劇虎牙矣... 近虎牙言其殆也... 兵西欲屠咸陽秦降王嬰燒秦宮火三日月不滅羽收

也焦主拜炊其二不日積敢取驢... 疏十四 二十

春軍	年都	至姊	光與	病此	以邪	以用	督日	二加	則所	所天	行竭	臣責	世位	耶斯	在邪	子託	仰世	斯不	易權	常各	子聖
光遺	小尉	長子	少侍	弟文	斯說	補其	責成	世也	帝欲	求下	之任	主之	意如	己子	今州	胡命	天世	其聽	太命	就守	孫斯
莫詔	心光	安貴	兒者	也同	極廢	主忠	矣積	焉於	若奏	備不	此徇	分者	求令	逐為	練鄉	為於	歎孤	人者	三於	而職	至斯
蓋封	謹祿	任幸	女衛	父霍	忠適	上乎	焉於	此二	而得	國主	則其	定也	容盜	廣三	順縣	太是	垂今	者國	世胡	從而	尊上
日宣	慎夫	為為	子兒	孺淡	被庶	缺斯	忠殺	則世	可矣	家嚴	謂君	上督	以如	等川	德東	子斯	淚釋	安為	不亥	時已	位蔡
成博	嘗出	耶稟	夫私	河書	五諸	持傳	者人	可悅	謂羣	富尊	督矣	下責	書此	兵守	府北	皇聽	息而	為墟	齊能	未君	祿非
侯陸	有則	稍騎	得通	東霍	刑侯	爵太	司乘	謂於	能臣	國主	之曰	義則	日斯	者盜	鄉十	本高	日不	謀遂	桓得	而其	者布
始侯	過奉	還將	幸而	平光	死已	祿史	之公	云為	督行	君姓	誠王	明臣	夫恐	覆吳	縣里	紀相	嗟從	高危	兄志	知勿	故衣
元光	後車	諸軍	於生	陽傳	察昨	之公	云為	督行	君姓	富尊	則道	則不	賢懼	案廣	東又	正與	乎禍	曰社	弟焉	本復	將也
之乘	元入	曹擊	武去	人云	其斯	重日	於忠	矣資	之過	君督	臣約	天敢	主重	三等	北云	義謀	獨及	君機	爭君	觀言	以上
初政	二侍	侍甸	立中	以光	末欲	順知	數二	刑益	術不	樂責	無而	下不	者爵	川西	阿平	引詐	遭子	聽三	位何	指高	存幸
治前	年左	中奴	為孺	縣字	乃諫	荷六	事世	者嚴	矣給	豐必	邪易	賢竭	且不	屬地	督縣	括為	亂係	臣者	身見	而曰	亡擢
平後	以右	去道	為孺	縣字	乃諫	荷六	事世	者嚴	矣給	豐必	臣操	不能	肯以	能知	請過	賈東	志始	既以	計天	為晚	歸聞
本二	光出	病出	皇更	吏子	與爭	合藝	皆日	相稅	雖何	故督	無也	莫徇	全所	讓去	者北	云皇	以爲	即宗	戮斯	方聖	屬相
作十	為入	死河	后畢	給孟	俗不	嚴之	不若	半民	申變	督責	邪惟	敢其	道出	斯弗	斯四	沙詔	不寒	長廟	射日	今人	臣封
始年	大禁	後東	去歸	事稟	議亦	威歸	欲則	於深	韓之	責必	則明	不主	而乃	居能	傳十	丘丞	能心	有不	殺吾	天選	也為
六地	司關	光酒	病家	平騎	將異	乎刑	務於	可而	為生	圖術	天主	不主	行阿	三禁	云里	臺相	死斯	封血	親聞	下徒	人通
之節	馬二	為將	以娶	陽將	異乎	刑務	於可	而為	生圖	術所	下為	盡矣	行阿	三禁	云里	臺相	死斯	封血	親聞	下徒	人通
詔二	大十	奉光	皇婦	侯軍	義人	聽明	何謂	所能	人更	能此	安能	力此	督二	公章	李按	在立	安乃	侯食	戚晉	之無	臣侯
音年	將餘	車西	后生	家去	與皆	高政	所能	人更	能此	則得											

疏十五

三

王王	用在	傳殺	子長	是姦	書上	為昭	見為	月與	光子	鳳實	決武	當元	稷心	王光	元即	誤改	今作	隨同	初之	世六	作義
不舍	光羣	云光	事公	書臣	言官	國帝	又外	立帝	與稷	元服	於帝	嗣二	上欲	胥傳	年位	非之	治始	增初	當迹	字之	始出
可伯	內臣	元威	發主	詐變	光榮	利常	許求	皇配	將將	九燕	昭太	上春	使為	多征	始年	範溫	本之	字漫	舊然	其六	世六
以邑	不讓	平震	覺置	也書	專安	伐懷	長封	后榮	軍軍	月上	帝子	日上	黃嗣	過和	元為	舊公	修詔	是濶	本然	舊下	之世
承考	自所	元海	盡請	上帶	弘其	怨主	大不	公因	榮安	鄂官	既襲	君游	門命	失二	之初	有為	板無	宋遂	如始	按當	詔之
宗立	安立	昭處	誅光	書不	恣羊	功望	以許	內姊	婚史	長錄	冠律	未五	畫大	是年	初元	然李	去字	所為	蓋世	此六	今有
廟武	耶威	崩興	弘格	亡有	非燕	弟大	而人	近主	長弘	王推	委是	前宮	畫病	周之	年子	孝始	復作	字元	尚校	體詔	本音
言王	有持	帝殿	榮伏	者肯	疑皆	欲及	以許	內姊	婚史	長錄	任為	畫病	周之	年子	孝始	復作	字元	尚校	體詔	本音	作復
合唯	上廣	崩興	弘格	亡有	非燕	弟大	而人	近主	長弘	王推	光孝	意篤	公察	龍江	之七	亦六	常監	治者	六不	六及	六作
光在	書陵	亡之	羊殺	自詔	常王	且得	夫而	人近	主長	弘王	訖昭	邪光	負羣	成臣	王唯	鈞所	年八	本不	後所	初始	近通
意所	周王	武世	外之	是召	臣且	通官	亦弘	安光	河安	為皆	十皇	立涕	王唯	鈞所	年八	本不	後所	初始	近通	詔注	詔元
以難	太本	帝德	人因	榮大	且通	願謀	亦弘	安光	河安	為皆	三帝	少泣	王唯	鈞所	年八	本不	後所	初始	近通	詔注	詔元
其廢	王以	六堂	宗廢	等將	願謀	亦弘	安光	河安	為皆	與日	年帝	子間	朝光	諸任	趙而	少是	據乃	又宋	近詞	詔本	占證
書長	廢行	男本	族帝	不軍	歸詐	怨羊	恨建	慙大	丁後	子反	百年	君日	侯大	僮燕	仔王	之為	訂治	據吳	古又	初作	二此
視立	太失	獨廢	燕迎	敢光	符令	恨建	慙大	丁後	子反	軍昭	姓入	行如	侯大	僮燕	仔王	之為	訂治	據吳	古又	初作	二此
丞少	伯道	有興	蓋燕	言上	宿燕	蓋鹽	自召	欲數	年云	榮元	充歲	周有	賜可	光屬	男廣	微元	孝刻	豐據	本六	亦下	徵之
相可	立先	廣作	蓋燕	言上	宿燕	蓋鹽	自召	欲數	年云	榮元	實政	之諱	後社	上陵	者鳳	昭之					
敵也	王帝	陵典	皆為	謀脫	衛王	蓋鹽	自召	欲數	年云	榮元	四事	夷登									
等廣	季所	王廢	皆為	謀脫	衛王	蓋鹽	自召	欲數	年云	榮元											
即陵	文不	胥光	自天	令知	察上	主鐵	以召	欲數	年云	榮元											

疏十五

四

王形	傳司	光疑	也晉	論為	繁丸	附毒	貴疾	皇后	即也	仁矣	事難	光焉	所后	其失	光不	變王	羣邑	於二	能年	太田	也日
仆於	贊馬	以東	顏灼	光之	詔以	子藥	之顯	后元	本按	蔭皇	人矣	奉光	立詔	天令	更荒	臣王	將千	行日	后延	既承	
上主	曰云	為周	注注	傳無	飲皇	膏去	婦因	當帝	子法	人疏	所哉	上遂	近歸	蠶下	日以	以不	軍石	此伊	更年	至皇	
官受	霍光	後氏	云引	云令	勅皇	入也	人生	娠母	雲言	上引	難者	皇復	親賀	奉光	起承	以迷	大	亦尹	選延	即位	
因權	光知	妻無	殷漢	初吏	不后	長成	免心	病也	乃此	也江	能司	帝與	唯昌	上曰	拜天	益惑	上以	大夫	相賢	年位	
權制	以妻	光子	者語	光急	道崩	定君	乳辟	女霍	古文	然照	按馬	重丞	有邑	后太	受序	甚失	殿承	將博	之殷	而日	
敵託	疑為	後一	都東	幸光	顯後	官即	故右	淳夫	義正	用照	語堂	調敵	太湯	扶后	王祖	危王	昌剛	令會	伊廢	立將	
以任	內邪	禹女	之閻	監驚	事人	后為	十謂	于入	至論	之堂	會堂	子勇	係邑	下廢	聞廟	社禮	邑狀	光議	也甲	光為	
成漢	侍謀	奉為	名氏	奴郭	急上	免皇	死衍	衍顯	顯語	意德	子勇	廟奏	號二	殿安	天子	天亂	伏太	與央	遂安	今柱	
忠之	於隱	母官	氏顯	子然	以告	後矣	生將	霍貴	終以	子廣	堂言	是迎	會戶	金天	有姓	爭當	安度	詔車	俱者	相後	
處奇	階蔽	為安	校以	都不	狀諸	衍衍	今軍	氏其	所小	外難	乎皆	張霍	宜封	在會	門酒	臣廢	陸臣	光駕	見皆	御世	
廢當	闕不	太之	補婢	及應	具醫	取良	后愛	愛女	戚能	於之	也光	難忠	帝陽	開以	昌手	亡詔	道日	不可	廟不	奏殿	
置廟	之堂	問忠	人顯	竊立	寡後	光疾	子日	當小	免文	入無	難忠	帝陽	開以	昌手	亡詔	道日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際擁	確不	遂生	情與	上署	既者	失皆	計收	大擣	投奇	后許	堂社	侯威	下邑	邱解	太脫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中若	
臨幼	然終	繼子	馮子	署	既者	失皆	計收	大擣	投奇	后許	堂社	侯威	下邑	邱解	太脫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中若	
大君	秉矣	所霍	馮子	署	既者	失皆	計收	大擣	投奇	后許	堂社	侯威	下邑	邱解	太脫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中若	
節操	志接	欲禹	推殷	都衍	失皆	計收	大擣	投奇	后許	堂社	侯威	下邑	邱解	太脫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中若	延白	
而燕	誼光	也故	之姦	亂勿	計收	大擣	投奇	后許	堂社	侯威	下邑	邱解	太脫	不可	廟不	奏殿	昌在	中若	延白	農子	

疏十五 五

燕軍	括軍	挑平	諸頗	相得	廉上	卒對	齊實	文父	不起	無怨	或問	激也	所知	耳非	孥注	阿不	女阿	不阿	女阿	不阿
軍軍	軍軍	戰戰	侯侯	如如	頗頗	將將	之之	帝帝	起起	怨怨	問問	也也	魏魏	非非	注注	可可	阿阿	不不	女女	不不
於於	自自	取取	趙趙	廉廉	頗頗	善善	賢賢	文文	墳墳	憤憤	馮馮	親親	尚尚	平平	止止	何何	為為	不不	女女	不不
郎郎	數數	不不	頗頗	文文	廉廉	尚尚	賢賢	文文	謂謂	館館	屈屈	也也	者者	談談	罪罪	奔奔	哀哀	不不	女女	不不
遂遂	團團	子子	肯肯	王王	頗頗	牧牧	於於	日日	面面	不不	帝帝	信信	為為	德德	身身	遂遂	語語	不不	女女	不不
團團	萬萬	趙趙	將將	卒卒	頗頗	臣臣	吾吾	過過	折折	新新	尊尊	亞亞	雲雲	也也	不不	匡匡	絕絕	不不	女女	不不
燕燕	解解	之之	秦秦	子子	頗頗	父父	鹿鹿	問問	史史	仍仍	信信	夫夫	中中	德德	收收	然然	全全	不不	女女	不不
割割	五五	舉舉	秦秦	之之	頗頗	吾吾	下下	唐唐	記記	舊舊	亞亞	之之	守守	士士	入入	定定	本本	不不	女女	不不
城城	兵兵	秦秦	趙趙	言言	頗頗	善善	意意	自自	張張	制制	之之	軍軍	擊擊	則則	妻妻	社社	所所	不不	女女	不不
請請	和和	趙趙	因因	秦秦	頗頗	將將	未未	高高	得得	也也	廉廉	至至	擊擊	聞聞	孥孥	學學	按按	不不	女女	不不
趙趙	孝孝	使使	之之	秦秦	頗頗	臣臣	大	嘗嘗	廉廉	不不	不不	也也	奴奴	之之	宮宮	禮禮	世世	不不	女女	不不
王王	頗頗	卒卒	年年	所所	頗頗	其其	在在	為為	之之	墳墳	不不	也也	有有	矣矣	不不	亡亡	始始	不不	女女	不不
卒卒	將將	子子	秦秦	惡惡	頗頗	其其	為為	也也	唐唐	不不	也也	不不	坐坐	於於	女女	增增	用用	不不	女女	不不
子子	擊擊	大	遂遂	廉廉	頗頗	下下	不不	數數	司司	不不	也也	欲欲	德德	何何	不不	注注	事事	不不	女女	不不
悼悼	襄襄	困困	頗頗	馬馬	頗頗	人人	為為	也也	馬馬	不不	也也	諫諫	如如	日日	不不	宣宣	秦秦	不不	女女	不不
																大大	覆覆	不不	女女	不不
																光光	之之	不不	女女	不不
																陰陰	也也	不不	女女	不不
																師師	按按	不不	女女	不不
																保保	三三	不不	女女	不不
																周周	弘弘	不不	女女	不不
																立立	未未	不不	女女	不不

疏十五 六

先已	以備	六勃	家信	信字	國魏	雖虜	中歸	者唐	為當	李趙	攻番	秦拔	歲十	率滿	金一	奴王	出牧	甸入	良功	遂廉	魏王
驅而	胡屬	年子	云疑	道音	車尙	得差	之而	寡對	意是	牧葱	趙吾	軍武	旬餘	衆野	之戰	數必	戰李	奴盜	將曰	不頗	魏之
至之	上為	奴者	侯屈	如信	士復	廉六	塞奏	人曰	乃之	斬及	趙李	於遂	奴萬	來旬	士於	歲用	以急	也我	召廉	頗之	立
不細	自將	大河	卒帝	誦亞	親以	頗級	虜之	制臣	卒時	後將	使牧	宜方	敢滅	入奴	五是	無臣	戰如	李入	常思	楚頗	樂
得柳	軍軍	邊守	勝字	而仲	帝雲	李陛	會今	之聞	復旬	三願	李擊	安城	近穡	牧入	乃所	如不	趙為	保代	趙廉	久乘	之代
入軍	軍軍	乃亞	之本	信司	信守	弗下	入竊	以古	唐新	月衆	牧破	大後	趙穡	多伴	人具	得如	利王	怯有	厲人	頗復	魏廉
先軍	至棘	以夫	代亦	身馬	亞而	能之	尙聞	外王	日大	王代	秦南	軍秦	城東	奇不	十得	為敢	亡召	雖敢	門廉	在用	不頗
驅士	日吏	宗封	侯作	雖云	夫拜	也削	車尙	將之	何朝	遂牧	為距	封破	趙胡	張以	人三	怯奉	多之	邊虜	甸卒	陰趙	信頗
日更	天被	上以	宗封	侯作	雖云	夫拜	也削	車尙	將之	何朝	為距	封破	趙胡	張以	人三	怯奉	多之	邊虜	甸卒	陰趙	信頗
子甲	且銳	門內	劉條	殺後	不中	者車	說罰	之中	吾北	地將	反轉	魏牧	塞林	左數	悉百	士王	不他	亦斬	厚于	人王	趙攻
至兵	軍刃	馳亞	為續	國改	為同	世騎	是作	所守	不地	將受	言趙	為乃	王胡	右千	勒乘	日許	得之	田代	為是	戰春	之使
軍刃	門鼓	入夫	將侯	文耳	屈五	堂尉	令山	甚奴	能都	激趙	欲七	君牧	趙奔	之之	大得	賜牧	復歲	怯亦	趙不	日趙	為頗
都弓	尉弩	以將	軍後	帝緯	字誦	身尉	持之	上節	功近	於以	乃王	秦軍	攻十	奴大	民百	願甸	日來	李然	即邊	無老	得奔
日持	將滿	騎軍	上帝	緯勃	侯世	調以	郡	下	首雲	外內	使	秦軍	攻十	奴大	民百	願甸	日來	李然	即邊	無老	得奔
將滿	軍天	送細	祝之	侯世	調以	郡	下	首雲	外內	使	秦軍	攻十	奴大	民百	願甸	日來	李然	即邊	無老	得奔	得
軍天	令子	迎柳	茲後	侯世	調以	郡	下	首雲	外內	使	秦軍	攻十	奴大	民百	願甸	日來	李然	即邊	無老	得奔	得

疏十五 七

薪下	以地	張事	官列	竝皆	灌日	或問	長有	葬漢	陽錢	德即	不武	省羞	直無	云李	類人	帝法	云月	將帝	稱介	驪言	入日
至者	張於	耳張	魏傳	皆羅	日凶	交曰	安四	芷水	文本	堂以	遇為	母之	百所	孝不	也良	崩一	元餘	固日	謝胃	馳開	於軍
陳三	耳是	陳陳	為云	羅禍	終注	仁問	東出	陽歷	帝改	本為	絕復	煩何	金增	文誅	紀人	年三	可嗟	皇之	於壁	是中	軍
而十	陳陳	餘兩	外張	而問	注寶	餘耳	南道	者白	更世	刪墳	也土	民以	上益	帝無	又八	詔有	除軍	雙乎	帝士	是門	上聞
王餘	為以	上王	黃耳	以交	注寶	耳注	三以	是鹿	名德	此故	索將	遺臺	日有	從罪	云子	歸罪	收皆	而此	敬不	天璧	乃將
非城	左故	陳與	令者	德曰	注寶	耳注	十瀉	也原	非堂	注云	應軍	詔為	百不	代出	孝七	夫竝	孽乃	也將	勞拜	子門	使軍
必至	右所	陳與	令者	德曰	注寶	耳注	里水	謂東	日亦	復土	復助	不中	輒便	來美	景子	人坐	諸乃	也將	勞拜	子門	使軍
立郡	校善	陳與	令者	德曰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音云	山墳	民弛	位重	年使	以下	相拜	至軍	成軍	禮禮	徐從
六鄂	尉陳	餘類	亦也	問者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伏因	川者	十以	二絕	詔使	少今	律夫	亞	禮禮	而見	行屬
國張	予人	復交	大其	耳馬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謂山	因紀	家利	三之	孝凡	使除	集	可	去天	至車	軍之
後耳	卒武	陳涉	人時	光初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穿為	其又	產當	年世	文七	應此	解尉	引罪	而	既子	營騎
將陳	三臣	王起	也及	初仁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壤藏	故云	吾欲	宮是	帝皆	云宮	不	犯門	邪軍	若	軍將
軍餘	千為	願	好魏	者人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出不	毋治	奉作	室也	苑館	不	云者	稱若	善兒	者戲	驚使
今乃	人將	請至	儒公	史之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土復	有	先露	宮召	狗新	下家	以者	子文	者戲	久耳	其
以說	北軍	奇入	術子	張不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下起	所陵	帝臺	宮召	常計	服紀	人絕	有又	本	秦紀	美云
三武	略邵	兵陳	年忌	為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棺墳	令治	室匠	常計	服紀	人絕	有又	本	秦紀	美云	美云
千臣	趙驢	北兵	少為	父客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已山	耶填	中欲	令為	恐之	御	又	不	人	美云	美云
人日	趙王	以護	趙萬	父客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填川	而	下	川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下陳	趙王	以護	趙萬	父客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填川	而	下	川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趙王	數起	城軍	趙萬	父客	注寶	耳注	在	之即	水亦	注土	填川	而	下	川	流	之	流	之	流	之	流

疏十五 八

急難明哲之如何曰明哲不終項仕如終項仕焉攸避

〔注〕苟患失之無所不至
氣任俠有名於楚
祖購求布千名於楚
周氏魯朱家所賣之
人誠其子田侯公聽
陽見其陰侯事曰此
曰布何數項也羽上
季布何如項也羽上
己之項籍怨求職也
而資國之伍如不示
以資國之伍如不示
所資國之伍如不示
容許上諾邪此急
諸公通許上諾邪此
布召見謝多拜布能
守言其文勇時使人
有言其文勇時使人

疏十五

十三

公曰項羽壯氣然而
者必矣項羽壯氣然
終非漢名將也其賢
受者非漢名將也其
亦下依義司義云為
言以札焉記可云為
既言以札焉記可云
傳言以札焉記可云
問言以札焉記可云
待言以札焉記可云
司言以札焉記可云
為言以札焉記可云
如言以札焉記可云
輔言以札焉記可云
堂言以札焉記可云
此言以札焉記可云
亦言以札焉記可云

患失弘範引此
為說似亦未當

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玄〔注〕顏

淵箴諷不改其操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益彰四皓白首
高尚其事章玄漢丞相賢之少子也賢薨玄當襲封被
髮伴狂欲以讓兄或曰擬人必於其倫顏子至賢其殆
庶幾黔婁四皓既非其儔況以章玄不亦甚哉釋曰顏
淵之賢備體之賢章玄之賢一至於賢王莽篡天下而
章玄讓一家於是乎賢耳亦猶論德行稱顏淵閔子騫
冉伯牛仲弓凡此數子豈必皆與顏淵俱盡至賢之道
哉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樂布之不倍朱家
之不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注〕相如申理於

疏十五

十四

秦王屈意於廉頗義在史記樂布為梁大夫奉使高祖
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祠飲之也朱家以
季布有阨見滕公得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
復見布直不疑常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
誤持金去主意不疑不疑買金償之其後歸者持金還
乃明之又人謗其淫嫂而乃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
梁孝王內史時景帝疑梁王梁王大懼安國稱病去官
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黔婁又音琴列女傳賢廉
云魯黔婁其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
人往魯黔婁其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
足下枕席之妻者魯黔婁先生之妻也先生死曾子與
此有餘時不如邪正而死而邪足也非先生以意不斜會
子故不能同乃遂哭

其設	傳請	王易	楚相	仲謂	者詭	作玄	作而	代即	玄奏	多鴻	安喪	議問	謙陵	夫以	賢玄	貌是	陽圓	謚威	餘是	乎無	子之
從九	寶指	素璧	和如	按豪	有使	章天	章文	于位	成之	疑臚	笑又	嬌賢	不邑	遷父	四者	從先	雜補	爲于	富也	其酒	之曰
者賓	也示	王趙	氏者	當俠	名云	玄復	玄采	定以	爲有	其奏	語當	令爲	官劇	河爲	少書	從亦	李云	不賤	彼貴	曰生	呼
衣於	趙王	大王	璧趙	作者	德重	成本	成過	國玄	河詔	狀	昏當	亂爲	使後	及多	都耶	子章	景齊	注黔	亦不	先也	昔不
禍廷	王王	喜於	秦人	信也	之厚	則有	按之	爲成	南勿	讓章	微嗣	家者	賢罪	尉常	玄賢	會人	引婁	宜忻	生君	先得	時生
懷臣	送授	相是	昭也	屈蘭	人自	所成	司建	丞爲	太劫	下	至深	丞賢	病過	初侍	玄騎	復云	商作	甫名	曾子	甘賜	君美
其乃	璧璧	如遂	聞趙	作如	後謂	卽乃	云三	玄府	兄拜	兄相	長知	上素	篤父	弘賢	成少	以本	山魯	謹也	子富	天之	當死
璧敢	時相	視遺	聞趙	作如	後謂	卽乃	云三	玄府	兄拜	兄相	安其	書恨	弘賢	成少	以本	山魯	謹也	子富	天之	當死	充也
從上	齋如	秦相	之宦	說秦	書長	公刊	宋薨	爲太	太成	丞史	既非	以不	竟以	兄好	明始	四或	高同	日貴	下粟	欲不	口何
徑璧	戒乃	王如	使者	見而	馬者	集者	吳謚	相子	山不	相案	葬賢	玄肯	坐弘	弘學	經三	顯誤	士時	唯求	淡十	授得	衣以
道秦	五謂	無奉	人令	上屈	援漢	注所	本曰	七太	都得	御驗	當雅	成言	宗當	爲修	歷年	白耳	傳齊	斯仁	味鍾	政榮	蓋謚
亡王	日秦	意璧	遺繆	廉廉	傳書	本增	無共	年傳	守至	遂成	變意	爲於	廟爲	太父	位封	首四	云有	人而	味鍾	政榮	蓋謚
歸遂	今王	債西	趙賢	廉廉	傳書	本增	無共	年傳	守至	遂成	爵即	後是	事嗣	常業	至扶	人皓	黔黔	也得	安先	以何	形其
璧許	大日	趙入	王舍	頗頗	章趙	也困	成侯	守至	遂成	以素	以陽	賢賢	擊故	丞以	丞陽	也詳	婁敷	而仁	天生	爲樂	死妻
子齋	王和	城秦	書人	如德	子傳	者諸	本玄	及永	及其	不士	病爲	玄下	罪令	奉經	玄食	通說	者族	婦而	卑不	辭而	足康
趙五	亦氏	乃相	顯趙	相世	太洪	長紀	明義	持史	海宜	玄有	狂病	成與	未自	宗擢	成邑	七作	文齊	人張	氏義	照其	戚有
秦日	宜璧	前如	以惡	列堂	注顧	韓子	皆天	及永	及其	不士	應臥	在宗	決免	廟爲	字七	皓顯	章白	也景	照其	戚有	戚有
王相	齋天	日奉	十文	傳本	云注	非引	子亦	章本	賢中	帝以	召便	官家	室弘	典諫	少百	皓顯	章白	也景	照其	戚有	戚有
齋如	戒下	璧璧	五王	傳本	云注	非引	子亦	章本	賢中	帝以	大利	聞計	家懷	諾大	翁戶	章白	也景	照其	戚有	戚有	戚有
五乃	五所	有奏	城時	云中	長云	非引	子亦	章本	賢中	帝以	大利	聞計	家懷	諾大	翁戶	章白	也景	照其	戚有	戚有	戚有
日使	日共	瑕秦	請得	闕作	者長	子亦	章本	賢中	帝以	帝以	大利	聞計	家懷	諾大	翁戶	章白	也景	照其	戚有	戚有	戚有

疏十五

十五

用孟	馬不	軍釋	見下	與敗	反屬	從已	以及	布布	至頗	不不	叱諫	廉相	戰拜	趙請	擊擊	刃秦	秦鼓	瑟從	告畢	予介	趙後
耳子	云塗	功布	以一	漢榮	明曰	齊而	爲臬	梁茶	布傳	俱敢	之請	頗如	之爲	亦以	秦之	相如	以湖	御王	趙禮	趙之	故引
按師	塗音	封罪	苛徵	合陽	矣若	還臬	梁茶	夫漢	人樂	生加	其去	列辱	而位	兵咸	臣順	如步	娛如	前酒	與之	豈至	人使
說死	當義	俞拜	小兵	從成	趣與	亨彭	事越	夫漢	所布	吾兵	羣濁	相如	相廉	在陽	曰召	張之	樂前	書酣	王相	留趙	持者
文而	作樂	侯爲	案於	苦秦	亨彭	事越	夫漢	所布	所布	所於	臣相	出如	相廉	徒之	秦趙	以御	叱相	怒王	年人	會歸	罪來
無遂	漁布	復都	誅梁	楚開	布反	越於	齊虜	未布	奴也	先兩	獨如	望聞	如頗	以右	敢秦	五曰	右得	許聞	於秦	秦趙	河上
僧倍	變之	爲尉	減彭	也項	布反	越於	齊虜	未布	奴也	先兩	畏固	見不	廉肯	口廉	動王	城某	皆以	於秦	王王	外大	王秦
古之	也塗	燕孝	臣病	垓所	下以	願禁	祠下	還梁	於始	交鄙	廉止	願與	舌頗	爲日	罷酒	秦月	是灘	如爲	趙音	池其	秦疆
止彼	亦塗	相文	臣病	垓所	下以	願禁	祠下	還梁	於始	交鄙	將之	引會	每爲	勞我	歸終	國不	壽秦	秦大	前秦	王王	進聲
以音	未天	景時	恐不	之途	一人	而詔	哭日	召彭	燕梁	樂賤	軍日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背義	確復	帝爲	功行	會不	言勿	哭日	召彭	燕梁	樂賤	樂賤	故夫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或引	作本	中燕	臣而	微能	而收	吏敢	捕收	責之	越聞	越聞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倍丁	不年	至人	下彭	西死	方獨	捕收	責之	越聞	越聞	越聞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爲云	倍不	年人	下彭	西死	方獨	捕收	責之	越聞	越聞	越聞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之義	於倍	義按	倍吳	危以	項以	困哭	於之	彭與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不當	義按	倍吳	危以	項以	困哭	於之	彭與	布布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倍作	爲不	義按	倍吳	危以	項以	困哭	於之	彭與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謂情	長塗	本反	是反	亡居	今梁	彭與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不古	今無	皆時	上形	今梁	彭與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負字	從義	皆時	上形	今梁	彭與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死借	之司	作以	迺未	陸地	城越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布布	順以	車每	而爲	居將	以能	相如	相爲	不矣	鍾請	飲瑟	飲瑟

疏十五

十六

九在與入以全覆不切子養皇吉至丙善騎三著衛軍權	矣接諸為私者還納皆氣會會以廷吉至丙善騎三著衛軍權	通庭大光財數以日殺於孫孫廷右少大七月戊申元軍數詩	經外臣祿物焉聞皇之是置坐開衛尉監卿夫月戊申元軍數詩	術家議大給吉因會內上開衛尉監卿夫月戊申元軍數詩	有者所夫其數勸係在者使處子徵法不人伐更騎四屬能	美吉立昭衣敷奏在者使處子徵法不人伐更騎四屬能	材前未帝食保吉他令者後事詔失人伐更騎四屬能	願使定崩後養武人郭分元繁治官也善為將年焉車得	將居吉昌還母亦幸夜中望而郡官氣憐邸從為堂衛勳侯樞	軍郡奏邑還母亦幸夜中望而郡官氣憐邸從為堂衛勳侯樞	決邸記王將致因者郡官氣憐邸從為堂衛勳侯樞	定時光賀軍醫赦猶邸詔者之獄事魯本將張侯樞	大見日即軍醫赦猶邸詔者之獄事魯本將張侯樞	策其武位長藥天不獄獄言擇時武獄丙軍安百機更為	天幼常以史視會況閉者安厚帝未積屢世為公謹衛司	下少曾行霍遇會況閉者安厚帝未積屢世為公謹衛司	幸至係淫光甚有病會拒輕中徒數疊勞吉堂司表周軍車	甚今名亂甚有病會拒輕中徒數疊勞吉堂司表周軍車	光十病廢重恩幾孫使重有令月事稍傳本馬地密兩騎	覽八已光之惠不乎者一天保以起遷云作車節自宮將	重動事安副反軍即字將表軍蔡秦本著曰困羅且及	臣勞日世焉殊上位子軍後左質因音以勒金大功使上	也政車謀久光官大孺之元右漢之丁休功日將封旬病	宜事騎錄之以榮將少慎元前儀漢云不反作將夷光輝	其夜軍宜為無子霍父張任湯中金與置皆公為後國日侯	位不帝大平臣御乘為光任湯中金與置皆公為後國日侯	為與事將侯白史政郎云馬位大掌卿祭嗣編日授以	大大孝軍昭用大以擢上郡上將兵表天世虜臥碑	軍軍皇薨世桑世尚湯金典驃四騎爽後因孝而七以	上定帝後徒為弘篤書復日京騎爽後因孝而七以	亦策三御為右羊行令稍進為兵大漢丞書百軍氏侍宿	欲天十史車將肯光遷進為兵大漢丞書百軍氏侍宿	用下餘大夫將光燕重祿子騎四相百軍氏侍宿	之受年夫將光燕重祿子騎四相百軍氏侍宿	安其忠魏軍祿王之夫世軍屯騎志周願其忠侯餘	世福信相光勳蓋會夫世軍屯騎志周願其忠侯餘	聞國謹上復以主左昭安張警衛按將引官云	指家厚封與自謀將帝世衛按將引官云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五 十九

之竊帥公途無奴至顯連將向凡守廣顯帝世武道共以	也謂孫引虜還雞云甸軍奴廣三將向凡守廣顯帝世武道共以	蕭禮盜益兵欲者秩祁奴廣三將向凡守廣顯帝世武道共以	韓君將為上兵弘斬上山虎春兵虎連兵二作妻屈令有	延子帥侍以御祁史言捕反也將月五將軍甸二亦廚邑使	壽以之御祁史言捕反也將月五將軍甸二亦廚邑使	傳為任史連屬雞虜山九傳分有軍尉遠趙子邊甸之斬	云濫也酷知公秩十奴將順將騎及將唯數謂武以爲福	韓矣論吏虜孫山九傳分有軍尉遠趙子邊甸之斬	延鄭語傳在益西級云部罪師常將惠軍國憐為出伐田	壽注小田前審有獲祁廣下發常將惠軍國憐為出伐田	字云人廣逗諫虜牛將值司安持范為出伐田	長濫窮明道以衆馬將值司安持范為出伐田	公亦斯字不為祁羊軍此皆夏節明藩兵類秋將御鳥	燕盜濫子進不可即餘塞因殺月鳥前將軍史孫濫遂首	人竊矣公鄭鄭吏祁弘漢六為劭罷云祁連擊增太田	也也鄭鄭吏祁弘漢六為劭罷云祁連擊增太田	徒韓注人自連弘漢六為劭罷云祁連擊增太田	杜馮云也殺不使使百號云祁連擊增太田	陵翊濫濫言甸里也	共邑昌萬龜五取昌宛師也御相曰吉相親阿大莫人其	欲王邑為傳原善邑城將李史而而定為朕見保夫能深	焉武為道武甸故王李李師夫丙百陽眇然功霍其不尊	是師太送師奴號太廣廣之也夫公後御知下誅也善皇	時女如清軍邱師元傳發貳自者卿五史吉掖上地自會	巫李立橋李居將年李下漢者詔御代夫舊令親三孫宜	獄人帝廣利兵征廣廣利利民武不喪大相與而問掖吉	急子君利將敗和利女西弟征紀構其秦丞有不言引婢	者貳長決出甸擊奴貳師李夫宛初自言位五恩上使則	令師何廣擊奴貳師李夫宛初自言位五恩上使則	郭女憂利甸為師將人張有晏龍云八過時按年茂之吉	積為乎日奴單于將期有晏龍云八過時按年茂之吉	告屈願君相所七至龍云八過時按年茂之吉	丞隆君相所七至龍云八過時按年茂之吉	相子許侯按教萬貳於武月取吉吉焉其詔狀有	夫妻諾早請屈屈出城產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五 二十

耐絞丞為下疑要所使市之年精從將與行尤通都下祀	馮元官猜皆侵為郡壽天為時望相為壽止有天王是少
入死相西丞其斬乏長丞計少於軍軍議淫異敏派獄也	輔年秦不以宛延延壽得令聞延穉因吉之蕭獄徒光無大郡
廟廣門古相邑請軍安相莫者吏還擊定亂遷下郡棄按	翊內之天壽壽所其窮事竟不効錢并吉延之減川其韓軍學
廣聞不漢史榮捕賢案逐持厲尤用奴賜將輔為吾趙神	佐史掌子前願奏事今於所敢考不移散之為在左天年因出光義
漢之法使案畜廣父賢去難強善守微爵軍都名入京爵	也更治惡既下無丞復是考不殿百延更東馮下徒擢身持為
得疑事所驗教漢上尉之廣壯為京廣關霍尉舉也兆三	云左師延狀相舉望望問殿百延更東馮下徒擢身持為
此丞地親甚令有書史客漢遠終氣距尹以侯與京材屬犯東	鳳馮景壽後中延之之而門餘壽大郡翊最為延馮入東
使相節信急後詔訟禹疑以見以滿太選羣兆平河魏郡	主翊帝竟復二壽効卒為禁萬聞赦時而放望守郡為為相中
中夫三長按以即罪故男此得歲守穎臣尹準會令少趙守	藏屬二坐誣千罪奏無延止鳳知不散之左太諫王以刺
耶人年安是他訊告劾子此得歲守穎臣尹準會令少趙守	殺官年棄懇石衆延事壽實所而拘望掾吏會錢御千史滿東
趙姑七人為丞相教會事騎言廣無好廣瀟本尊崩為吏傳壽	穢有分市典博庶壽實所而拘望掾吏會錢御千史滿東
奉殺月為丞相教會事騎言廣無好廣瀟本尊崩為吏傳壽	主鳳置百法士皆上而拘望掾吏會錢御千史滿東
壽之府丞相教會事騎言廣無好廣瀟本尊崩為吏傳壽	養穢左官大議以僭望持之上自急校史餘大歲郡稱三陽賞
風府丞相教會事騎言廣無好廣瀟本尊崩為吏傳壽	牲令內公臣其臣不遣由奏自願引之間望馮東翊郡
曉舍相府教會事騎言廣無好廣瀟本尊崩為吏傳壽	皆丞史卿欲罪懷道不又御是職引之間望馮東翊郡
相丞婢卒書一覆上廣酷率子疆軍年帝王令事廣馮	以張帝內解下正自史不案直總望馮東翊郡
欲相有令史言等治不漢酒多係力趙漢充發漢即治廉	供晏太史罪公之陳案直總望馮東翊郡
以奉過徵夫事漢坐屯漢安敢進性國五以位行絮	祭云初周狡卿心前東延領之翊郡

疏十五

二十一

持器此注欵欵於有本今此	或問持滿日挹欵	至堂明不吉堂年京更民萬除之廣答廣伏事府丞之
也字章文欵器正扼若俗此	器戒之	受本按言常本注下兆名廣人騎下漢傳漢奉丞召相毋
說純正增器此文字無相	集扼	城誤德世護摩不要按兆竟言乏漢辱出驗巧魏夫制窮
文係文扼正亦脫則欵承	注欵	受利堂德按吉件斬表尹坐臣軍廷大至臣詐相人日正
摺複李校以經欵似字作	注欵	降酷本堂世視按注始云斬無數獄又乃事臣自下兆丞
提述注音弘妄字以則欵	注欵	都更明本德注按注世金三京百益官縣人坐劫死幸
也注及義範人又扼注司	注欵	前云名養本在德將年大官顧也公官子賊持不廷臣實收
廣語音者語刪於為必馬	注欵	死廣視常獄堂軍顧也公官子賊持不廷臣實收
釋所此據故音文器引李	注欵	喪明注有作中本名川兆卿願可殺奉如廷臣實收
詰取條刪仲義增之欵本	注欵	在祁到絕世逆禪守衆右趙數內京史兆武死守故化直
持問如今兩此當也為說	注欵	堂連質口注德養堂世廣言史兆武死守故化直
也持今兩此當也為說	注欵	廣將淫終養堂世廣言史兆武死守故化直
亦日平字正扼義誤平從	注欵	明軍婦不視本注德漢大武死守故化直
作扼則求傳云扼音者器	注欵	召擊人言恩作吉本京所太得號以道望宣之
扼扼義不脫音音者器	注欵	寡奴按注紀當按無兆在初牧泣實者擯惡奏
扼亦欵知厄厄既上李	注欵	與塞德廣終注德字六云

疏十五

二十一

讀則為說文云持也朱氏通訓而聲不字當此
然弘桓公者按世不堂本字器語之無耳子守者
此弘桓公者按世不堂本字器語之無耳子守者
曰云此何觀於廟桓公之廟蓋有歛器焉子於吾
注宥水焉弟者挹虛而飲中則正而滿覆而謂弟
有謂然乎孔歎子曰吁惡明有聖知而覆以者功
而讓勇之力世守也按之恒怯公廟有詩外傳及
則作周之淮道也守也按之恒怯公廟有詩外傳及
也即申弘云南謂子如道持歛器桓之道之吳云持
範也

揚王孫保葬以矯世注悼厚葬也事見漢書曰矯世以禮

保乎如矯世則葛溝尙矣注古者未知喪送之禮死則

喪之以葛投諸溝壑若王孫之矯世此事復尙為之矣

疏十五

二十三

言不可行也孝子仁人必有道以掩其親賢人君子必
率禮以正其俗也孫揚古字通用世德胡堂本楊傳
漢書改之音義體漢書耶果切彼說云揚王孫也此
從果也學老之術曰家業欲金葬厚反奉身則所
及時且終先令其子術曰家業欲金葬厚反奉身則
不盛且終先令其子術曰家業欲金葬厚反奉身則
蓋聞往人王七尺友既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吾是古之聖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發人競以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冥歸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使歸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那侯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生時厚日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深七尺厚日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之禮非禮者與相暴將人緣人下從引侯脫與王親其越

禮而言子以世世為禮則當如殷葬之為司馬
也則言子以世世為禮則當如殷葬之為司馬
世莫若堂效本古此溝者乎當如殷葬之為司馬
書之本以作奠送堂效本古此溝者乎當如殷葬之
平之未詳何義然李注曰聖世世為禮則當如殷
葛溝未詳何義然李注曰聖世世為禮則當如殷
假言字彙周官於蟻氏而若何古必者亦喪之
按御墨子五節百葬五葬引會尸種衣較路之者
之按御墨子五節百葬五葬引會尸種衣較路之者
巴之御墨子五節百葬五葬引會尸種衣較路之者
云昔之帝中竟衣之葬三也領木棺為之葛葛葛
棺後乃世中聖易之葬三也領木棺為之葛葛葛
相為曲尸說中始古未深考其注此俗弘復人矣
之已法則難上復古尙也

疏十五

二十四

或問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注不虛美
不隱惡劉問曰官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注不虛美
周文略大云漢下曰官曰品藻太史遷曰實錄注不虛美
西獻漢王舊傳題竝稱周官志周官志周官志
已也漢王舊傳題竝稱周官志周官志周官志
文官錄亦六云篇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志周
年禮案月漢錄亦六云篇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
發得周官禮以禮為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志
建師官以禮為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志周
仍國師官以禮為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志周
作疑在義則故後以禮為王為非周禮劉王荀悅官
同政也者有立所政更匡自正也事者凡所行事
云同政也者有立所政更匡自正也事者凡所行事

縣於成周... 遷於洛陽... 周成王... 昭王... 穆王... 厲王... 宣王... 幽王... 平王... 東周... 西周... 春秋... 戰國...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代... 宋... 元... 明... 清... 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

疏十六

十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忠奚可為也曰壘山堙谷起臨洮擊

遼水力不足而死有餘忠不足相也注相助也雖盡一

身之節而殘百姓之命非所以務民之義... 傳云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父蒙毅始自齊... 恬至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父蒙毅始自齊... 恬至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父蒙毅始自齊...

未病就始... 道病就始... 皇... 三... 十... 七... 年... 冬... 行... 出... 始... 游... 皇... 會... 稽... 沙... 並... 丘... 崩... 上... 北... 走... 府... 鄉... 令... 邪... 道... 病... 就... 始... 皇... 三... 十... 七... 年... 冬... 行... 出... 始... 游... 皇... 會... 稽... 沙... 並... 丘... 崩... 上... 北... 走... 府... 鄉... 令... 邪...

疏十六

十一

觀助也興... 觀助也興... 興... 功... 義... 此... 百... 之... 姓... 心... 未... 谷... 北... 通... 邊... 直... 道... 固... 道... 輕... 歸... 百... 行... 姓... 觀... 力... 蒙... 恬... 夫... 所... 秦... 為... 死... 不... 屍... 以... 言... 吳... 本... 陽... 海... 源... 城... 自... 觀... 助... 也... 興... 功... 義... 此... 百... 之... 姓... 心... 未... 谷... 北... 通... 邊... 直... 道... 固... 道... 輕... 歸... 百... 行... 姓... 觀... 力... 蒙... 恬... 夫... 所... 秦... 為... 死... 不... 屍... 以... 言... 吳... 本... 陽... 海... 源... 城... 自...

兵與	下以	內今	先雖	太與	更子	齊願	樂子	楚至	圖堂	可此	同謂	朽作	事哀	俠政	弟自	汚哀	其市	人入	韓之	日下	甚具	
於齊	之當	之秦	生然	子謀	虛曰	楚太	於丹	三燕	入本	知云	蓋之	說傀	亦侯	累之	之刑	之曰	是購	因上	韓親	韓幸	多告	
外桓	勇案	者貪	結不	席子	物傳	購疾	得之	稍燕	測軻	晏面	披鏡	文姊	國年	列索	大絕	而軻	弟莫	皮刺	相此	之而	居之	
而公	士諸	其利	交政	而曰	武之	於遺	罪問	置太	之也	云者	假面	部策	策為	侯隱	驚從	交深	與知	面殺	累勢	衛棄	兵臣	
內則	使侯	意之	於以	請願	日計	單樊	於其	食子	秦按	曼曼	說者	朽作	韓韓	三引	韓索	之井	立誰	挾俠	方不	相請	衛之	
有大	於服	不心	刑圖	日因	燕曠	于將	秦傳	諸丹	者刑	音謂	文塗	所晏	策嚴	年高	市從	士里	起子	眼累	坐可	去益	甚仇	
亂善	劫莫	厭而	卿國	燕太	有日	索軍	王鞠	侯質	音軻	滿曼	被面	以俞	在所	列誘	人從	為所	如政	屠右	上多	閒車	臣相	
則矣	君則	臣不	相可	疑因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君則	臣不	相可	疑因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臣不	相可	疑因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相可	疑因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疑因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以而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其刺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開殺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諸之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侯彼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得秦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合大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從將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其擅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同謂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蓋之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披鏡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假面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說者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文塗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被面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析也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也音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謂義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破說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析得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其之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面按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不傳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欲作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令皮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人面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識韓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之策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即之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策按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代殺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死賢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重困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極日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於十	直至	君政	足族																			
直至	君政	足族																				
君政	足族																					
足族																						

疏十六 十八

疏十六 十九

異真	韓君	任世	之廉	本七	順使	日運	秦州	坡引	城樊	詔軻	軻走	拔袖	取荆	言持	策函	自其	首仇	私奉	購臣	波兵	荆破	
讀即	策之	俠德	廉為	小首	天荆	縣督	故南	在司	縣於	王被	廢左	觸而	圖軻	於千	可封	劉胸	以者	見獻	之願	易北	軻秦	
疑傀	作季	又堂	似細	巧入	府軻	有亢	畫界	幽馬	有期	軍創	乃右	觸右	奏奉	秦金	之燕	子則	秦如	於王	千之	則地	諾矣	
俠之	傀父	姓本	不故	上入	固齋	督澤	其燕	州彭	范郡	亢梁	其日	操持	秦於	秦資	敢國	闔將	王於	期秦	斤今	雖至	久此	
累異	廣俠	戰無	得云	有測	安入	亢澤	圖世	范郡	亭祠	伐是	七王	其七	王期	王幣	有勇	馳之	王乃	今必	萬而	長南	秦之	
為文	韻非	國此	訓爾	虫之	縣秦	係方	獻集	縣志	關畫	燕左	首負	室首	發頭	大物	視厚	乃士	往仇	必前	有說	家母	足太	
龐俠	誤其	策注	為小	字彌	南秦	係方	獻集	縣志	關畫	燕左	以劍	不搗	圖而	乃遠	令秦	舞已	而為	言臣	得則	下子	而破	
猶累	以姓	有細	爾雅	也也	不殺	之縣	水云	南薊	劉作	五既	獲負	可之	窮秦	朝秦	舞陽	不燕	見之	可臣	樊秦	豈恐	破不	
壽之	史可	韓注	則雅	也也	測軻	述縣	注亢	巨之	今城	錄其	秦劍	立未	而舞	服王	舞陽	不燕	見之	可臣	樊秦	豈恐	破不	
夢俠	記知	相俠	果注	言木	注之	圖畫	故注	巨之	今城	錄其	王遂	拔至	而舞	服王	舞陽	不燕	見之	可臣	樊秦	豈恐	破不	
為索	為或	俠果	則相	未細	世蚺	用絕	督廣	馬田	固督	督傳	不找	荆身	七陽	設龍	陽年	可見	臣秦	何解	得軍	可得	乃虜	
乘隱	國俠	累則	以名	安也	然堂	壯本	亦巧	彼城	言於	巨甚	中擊	逐王	見地	廬燕	是子	人當	盛矣	其願	患太	督樊	日收	
之音	策累	則相	以名	安也	然堂	壯本	亦巧	彼城	言於	巨甚	銅荆	秦驚	因圖	見廬	燕子	人當	盛矣	其願	患太	督樊	日收	
比古	急挾	韓後	以名	安也	然堂	壯本	亦巧	彼城	言於	巨甚	柱軻	秦引	手以	使蒙	刺當	重樊	樊樊	袖得	報子	之軍	太兵	
急挾	韓後	以名	安也	然堂	壯本	亦巧	彼城	言於	巨甚	地廣	秦斷	王而	把次	者嘉	刺當	重樊	樊樊	袖得	報子	之軍	太兵	
之則	子俠	姓韻	注士	亦巧	彼城	言於	巨甚	地廣	策兵	諸趙	復左	環起	秦進	咸嘉	遂人	於於	手軍	軍乃	地棄	子且	地意	
日與	任儲	氏累	注政	刺範	治提	在子	國丹	志東	獻幽	亢隱	擊殺	柱軻	秦引	手以	使蒙	刺當	重樊	樊樊	袖得	報子	之軍	太兵
日俠	說耳	累注	政刺	範治	提在	子國	丹志	東獻	幽亢	隱方	軻荆	而絕	之既	宮先	秦燕	首遂	權之	之遂	圖王	言暮	進焉	
真字	作又	韓云	按客	訓平	一今	丹志	東獻	幽亢	隱方	策趙	軻荆	而絕	之既	宮先	秦燕	首遂	權之	之遂	圖王	言暮	進焉	

子緩言之曰俠累耳古今人表作俠之義注非義之義大人弗為

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

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

也注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驚

翰也然則子貢不為與注言子貢亦行游說抑齊破吳

以救魯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

注恥國亂而不解於義高恥游說而不富貴其情下秦儀

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

人也始嘗與蘇秦俱游說諸侯蘇秦已而張儀

張儀從張儀已而蘇秦入秦說秦與魏而蘇秦

魏王入十年儀少言梁秦與魏而魏王使蘇秦

後秦四年免立相惠相魏為居秦欲令魏先將事秦

疏十六

二十一

哀王不聽留魏四歲而張儀陰謀伐秦魏復說秦

三歲而魏復秦從之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秦王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魏魏復說秦秦欲伐

居東海之上楚嘗與秦結為昆弟之利也乃許張儀

西說趙王曰今未嘗與秦結為昆弟之利也乃許張儀

乃去秦北燕王說昭王曰今秦下甲雲王攻入朝趙池

以事秦今大燕王說昭王曰今秦下甲雲王攻入朝趙池

則易水長卒非武王之為也秦時不聽張儀報未至

身之多張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

云卒於魏也乃張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儀王

而人歸也其事師於齊周之陰符伏生讀出秦者十

辯士弗用乃東弗信觀齊之周書陰符伏生讀出秦者

從親文君弗資蘇秦去燕金帛以至於得見秦君

將說相會於水之上通楚白馬而親盟以秦君

則者秦甲必不之出於函谷以害山東趙王乃飾車百

疏十六

二十一

宣黃金說千魏璧王雙東雙說千魏璧王雙東雙說千

廟侯封而武安君秦犀首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齊魏伐趙其後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子趙魏伐趙其後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之城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與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葬走齊明孝宣宮室苑囿以宣明王之意

其後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而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其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其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其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其蘇秦之於秦也乃歸秦

疏十六終

云宋吳才也作書在任人安帝而惟難之其不才矣難而讀如字
 人畏其才巧亦言不令色人孔下矣楊子溫公說兜是之徒能巧言惑人
 惟帝其陶謨之即難堯如字釋文人因於傳堯陶謨之乃且拒
 而帝於陶謨之明無以音堯如字釋文人因於傳堯陶謨之乃且拒
 人反帝於陶謨之明無以音堯如字釋文人因於傳堯陶謨之乃且拒
 不為謂一事難知之其為言堯如字釋文人因於傳堯陶謨之乃且拒
 以神才之大聖與大貴謂侯人也即任人雖難知亦曰謂難也
 於明才之非其徒為何才如儀司馬亦侯人雖難知亦曰謂難也
 才乎別才之非其徒為何才如儀司馬亦侯人雖難知亦曰謂難也
 白或以問淵論漢事也此注儀論先秦之口侯人雖難知亦曰謂難也
 云平本則世德堂橫也此注儀論先秦之口侯人雖難知亦曰謂難也
 儀秦則務解之儀人字迹各不人相即李義不引伸為才當
 云秦則務解之儀人字迹各不人相即李義不引伸為才當
 不或人即以行為儀秦之可及事之非後宋人所言儀秦之故才術之超卓
 治自然不踐循舊人儀不迹亦非其義以下全刪世德堂本按
 其無此四字而世德堂本義作復其乃形本近而有誤之此今據史記
 成其衡爾雅道釋語作文世德堂本義作復其乃形本近而有誤之此今據史記
 後成其衡爾雅道釋語作文世德堂本義作復其乃形本近而有誤之此今據史記

疏十六

二十四

法言義疏十七

吳汪榮寶撰

美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注避秦之亂隱居商

山不朝高祖而從太子帝客禮之言辭婁敬陸賈注婁

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

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注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

免陵乃得封文帝愛幸鄧通至使慢禮嘉收通晁錯犯

憲嘉奏誅錯折節周昌汲黯注折節謂直諫高祖欲易

太子周昌面爭以為不可武帝時公孫弘為丞相汲黯

面折弘於上前以為弘諛不忠守儒轅固申公注轅固

守正以得舉於寶太后后使入園擊彘申公守正以事

疏十七

楚王卒為所亨此二人終不屈其道蓄異董相夏侯勝

京房注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蓄異音美行

留侯世家作綺里公角里先生者音義同里按世史記

堂本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呂后乃使成

侯呂澤劫留侯曰常為人謀臣今舌上亦有子君安

得高枕安臥乎留侯曰常為人謀臣今舌上亦有子君安

致卑天車有因使人固誠宜無愛金璧帛時太子入

朝也於見呂之必呂異而問人之奉問太子上禮賢則此

助也於見呂之必呂異而問人之奉問太子上禮賢則此

太四子將往人擊之客成相侯謂所曰凡十一年將

上兵將危矣乃東漢十建二年侯承布開軍歸上益於

欲自將兵而燕冠置酒上從破承布開軍歸上益於

對各言姓名上曰有東園能致者天先下生有綺里季夏不富在

下入	幸嘉	大時	張卒	希諸	為漢	入豪	六政	正陵	又竟	使文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王疆	陸手	宗造	授不	蜀榮	他祖
愛朝	賞為	夫為	從史	太呂	安王	至高	年字	作中	儒以	尉帝	生家	時二	之高	之陸	越我	崎楚	生耳	族未	君定	鞭竝	祖印
幸而	賜人	張淮	高記	傅為	國之	咸祖	以為	政屠	家壽	他陸	為居	呂太	者帝	安生	王居	嶺為	曰於	使集	王此	管起	為中
臣通	累廉	蒼陽	帝張	實王	侯還	陽徵	國宋	按嘉	有終	令生	陳呂	后奏	何適	事時	令中	山天	我是	一之	印非	天唯	越初
則居	巨直	免守	擊丞	不問	安攻	陵時	侯吳	正音	賈文	尉頗	平太	用一	古陸	書前	臣何	開興	孰尉	偏越	符力	劫王	王定
富上	萬門	相孝	項相	用王	國項	亦兄	事王	本義	二志	他力	畫后	事篇	成生	陸說	奉渠	利除	與他	將屈	通天	略先	陸尉
貴傍	文不	乃文	籍列	陵王	侯籍	自事	陵蓋	云執	十春	黃焉	氏王	欲高	敗日	詩約	若漢	若除	帝陸	十於	使君	侯關	至平
之有	帝受	以帝	選傳	怒陵	為乃	黨陵	右寫	正俗	篤家	屋孝	數諸	王帝	國為	居書	歸漢	一繼	賢生	萬此	君所	遂據	因南
至怠	燕調	史年	除中	謝曰	右以	千文	人任	相誤	政作	今楚	呂諸	呂嘗	陸不	生著	上帝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於慢	飲是	夫蒼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朝廷	禮通	嘉已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之丞	家太	為為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禮相	其大	承承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不奏	龍大	相相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可事	如夫	封嘉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以畢	是鄧	為為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不囚	是通	故為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肅言	時方	安御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上曰	丞隆	侯史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曰降	相愛	侯史	擊相	杜呂	二漢	居氣	南好	陵丞	而誤	語秋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疏十七 四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王疆	陸手	宗造	授不	蜀榮	他祖
生家	時二	之高	之陸	越我	崎楚	生耳	族未	君定	鞭竝	祖印
為居	呂太	者帝	安生	王居	嶺為	曰於	使集	王此	管起	為中
陳呂	后奏	何適	事時	令中	山天	我是	一之	印非	天唯	越初
平太	用一	古陸	書前	臣何	開興	孰尉	偏越	符力	劫王	王定
畫后	事篇	成生	陸說	奉渠	利除	與他	將屈	通天	略先	陸尉
氏王	欲高	敗日	詩約	若漢	若除	帝陸	十於	使君	侯關	至平
數諸	王帝	國為	居書	歸漢	一繼	賢生	萬此	君所	遂據	因南
事呂	呂嘗	陸不	生著	上帝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呂諸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氏呂	陸不	生稱	酒秦	得罵	祖說	比皇	帝中	越掘	北聞	滅羽
謀擅	自善	度號	述以	寧日	悅生	於之	起久	殺燒	面君	稱王
益權	自善	度號	述以	寧日	悅生	於之	起久	殺燒	面君	稱王
衰欲	不其	存失	亡天	以公	買生	尉統	沛失	降先	臣王	酒南
及劫	能書	之新	微吾	凡所	著以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誅少	爭日	之新	微吾	凡所	著以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諸主	危之	新語	凡所	著以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王疆
呂危	劉酒	語凡	所著	以陸	免惠	十得	乎得	夫為	使王	疆
立劉	酒語	凡所	著以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王疆	陸手
孝氏	病孝	著以	陸免	惠十	得乎	得夫	為使	王疆	陸手	宗造

疏十七 五

者俞	其即	芥其	周乃	又乃	帝擅	門嘉	用泣	召頓	之至	斬君
沛說	證仇	是能	昌先	我外	至穿	南自	事日	通首	朝承	通勿
人至	也字	抗抗	汲請	使填	朝宗	出紕	諸丞	而首	廷相	通言
也覈	此粉	凡節	者為	之故	相垣	出言	令幾	丞出	通免	入私
秦折	文阮	從而	音錯	無官	請門	上疾	請孝	變景	吾文	殿頓
時節	抗神	兀不	義所	罪居	誅奏	皇錯	更帝	議即	君丞	不嘉
為無	字祠	之撓	折賣	罷其	內請	誅錯	景錯	垣內	嘉史	譎二
酒義	從碑	亦隸	節至	舍因	嘉按	謂官	帝恐	日夜	署者	所宮
水必	隸於	或書	之舍	因因	嘉按	謂官	帝恐	日夜	署者	所宮
卒抗	體是	作充	切歐	血而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史節	拮所	行字	或血	而而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及之	形以	劉或	血而	而而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高誤	與為	碑行	疑盜	為為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祖張	折之	倚華	字節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起丞	似食	浮山	之禮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沛相	因所	雲碑	志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擊列	誤即	之禮	與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破傳	為阮	字節	與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泗云	折字	志與	與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水周	按並	倚倚	與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守昌	按並	倚倚	與與	與與	史官	日署	者者	非真	歸歸	且景

刑傳之稱事此公注自楚歸年八之十餘見徵安有陰陽王
刑傳之稱事此公注自楚歸年八之十餘見徵安有陰陽王
刑傳之稱事此公注自楚歸年八之十餘見徵安有陰陽王
刑傳之稱事此公注自楚歸年八之十餘見徵安有陰陽王
刑傳之稱事此公注自楚歸年八之十餘見徵安有陰陽王

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注蕭何規瓶於前如一曹參

奉隨於後不失滕灌樊鄴曰俠介注滕公灌嬰樊噲鄴
商此四人前後輔介高帝叔孫通曰槩人也注叔孫通
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遇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
從儒見事敏疾爰益曰忠不足而談有餘注說景帝斬
晁錯以謝七國實挾私怨而不為國晁錯曰愚注晁策
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盜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

疏十七 八

服斬於東市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注邦都齊
成張湯杜周之徒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踈飲水
褐博沒齒無愁也或問循吏曰吏也注鄭子產公儀休
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注靈命也朱家田仲郭
解劇孟原涉之徒倭幸曰不料而已注籍孺鄧通周仁
韓王孫李延年之徒問蕭曹曰蕭相也規曹也隨蕭相
陽諸將吏爭掾高祖起財物公府常為獨先人沛公至咸
為沛主吏掾高祖起財物公府常為獨先人沛公至咸
為沛主吏掾高祖起財物公府常為獨先人沛公至咸
為沛主吏掾高祖起財物公府常為獨先人沛公至咸
為沛主吏掾高祖起財物公府常為獨先人沛公至咸

何功最盛封為國侯賜帶劍履上殿入朝及不趨
年臨視相國病因問曰參君何如百歲後誰能代
知臣莫如參君何如百歲後誰能代
知臣莫如參君何如百歲後誰能代
知臣莫如參君何如百歲後誰能代
知臣莫如參君何如百歲後誰能代

疏十七 九

漢既明今出陸三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亦隨注
言所變始規亦模韻參因侯之按規謂音義隨注
無所變始規亦模韻參因侯之按規謂音義隨注
無所變始規亦模韻參因侯之按規謂音義隨注
無所變始規亦模韻參因侯之按規謂音義隨注

解論	不曲	足從	文之	飛醫	足鳥	來勢	故被	以列	吏不	則多	制於	為尚	本也	爰自	東諸	錯取	受不	制楚	衣楚	安何	之其	
云語	可為	者角	選類	即即	此味	皆位	此戮	刻傳	日能	盡所	人錯	長庶	作又	盜冢	市家	日也	大不	地軍	朝七	矣也	從枝	
賜賜	當之	無可	射有	不不	二漢	屬如	文其	深名	虎自	固變	耳之	按幾	由以	忠故	若知	天是	內杜	誅將	斬果	而龜	額郡	
不不	也說	羽知	雉商	得得	句書	獸虎	因後	論有	用酷	正不	太挾	溫也	忠錯	不以	主諸	復景	杜請	錯還	東反	氏日	川錯	
受受	世虎	翼角	賦復	有有	以董	言之	論有	術吏	哉釋	足侯	史私	公而	說庶	從盡	而為	偃太	忠創	為上	市以	危不	謂更	
教命	而堂	角義	破者	以啄	鳥仲	說得	錯郵	而都	輔而	角恐	公而	說庶	從盡	而為	偃太	忠創	為上	市以	危不	謂更	謂更	
唯貨	財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是貨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劉列	疏傳	云之	廣名	雅本	釋此	詰論	殖語	積集	者噉	而四	字乎	鹿以	其	為自	得先	以錯	記酷	而然	則多	盡所	固變	
不不	也說	羽知	雉商	得得	句書	獸虎	因後	論有	用酷	正不	太挾	溫也	忠錯	不以	主諸	復景	杜請	錯還	東反	氏日	川錯	
受受	世虎	翼角	賦復	有有	以董	言之	論有	術吏	哉釋	足侯	公而	說庶	從盡	而為	偃太	忠創	為上	市以	危不	謂更	謂更	
教命	而堂	角義	破者	以啄	鳥仲	說得	錯郵	而都	輔而	角恐	公而	說庶	從盡	而為	偃太	忠創	為上	市以	危不	謂更	謂更	
唯貨	財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貨殖
是貨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殖殖
劉列	疏傳	云之	廣名	雅本	釋此	詰論	殖語	積集	者噉	而四	字乎	鹿以	其	為自	得先	以錯	記酷	而然	則多	盡所	固變	

疏十七 十二

天此	以天	以伯	仲禍	無疎	宰文	詩見	紵公	按衆	愁者	蚊問	奉此	凡侯	其者	八之	說教	語釋	本將	誤禍	是蟲	則種	生也
下聖	自下	當氏	曰為	衣即	八捋	書其	絮謂	宋人	邪亦	之貨	都文	三之	衆蓋	百世	宋而	是之	此疏	沒博	存嫌	貨藝	殖周
不不	則有	理邑	也者	禍之	臣易	謂汪	千千	解能	未血	蟲而	內蓋	千員	也貨	國已	云強	也俞	引無	齒沒	亦人	以日	也語
安患	天受	故三	奪所	何別	妾也	萬氏	寒言	此踰	也之	食應	月亦	六千	云之	漸而	三見	宋云	伸愁	無齒	所而	殖殖	是財
而貧	下其	也百	伯服	以體	衆按	邦中	如其	固也	字以	人之	數議	國八	漢人	郡之	國故	或文	義然	也愁	求可	古以	貨殖
或患	受者	此管	駢寬	卒孟	疏采	國三	何是	曲樂	讀肥	血蚊	千焉	血百	書倍	王取	一故	昔對	是有	言日	故從	誤音	貨解
問不	其今	言仲	邑博	箋不	材同	之九	矣也	說可	為也	以又	侯時	三城	莽於	三漢	會司	難字	難字	而而	著世	沒持	蕃長
循安	困貨	貧奪	三蓋	云受	鄭詰	比發	此吾	俞量	邪乃	生復	皆以	千之	傳國	且且	縣但	塗馬	之而	日德	齒疎	上血	殖也
吏之	者殖	而之	百當	人於	注詩	必明	三子	據也	楊使	耳今	乏簿	莽亦	建言	邑可	千三	執蚊	無復	字堂	然上	血殖	為按
日意	惡徒	怨至	蔬有	貴寬	疏柔	其義	與衣	為也	多疏	下若	至未	制如	國其	千三	百而	常日	文日	云承	按耶	三徒	事庸
也貨	衣皆	恆蔬	食此	無焦	百捋	以爲	彼三	釋爲	此水	國彼	庸未	之是	年歟	授司	一已	者衍	者字	蓋者	恐今	未悉	論依
者殖	惡務	情食	沒稱	賤云	根其	則三	侈如	難見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說之	食腹	所而	齒沒	無論	賤云	根其	則三	侈如	難見	通前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文術	終天	難沒	無論	賤云	根其	則三	侈如	難見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循徒	無下	聚齒	怨語	無七	可周	食禮	矣國	之何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順足	所之	斂無	言云	無七	可周	食禮	矣國	之何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行以	怨脂	爲怨	孔問	無七	可周	食禮	矣國	之何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也致	乎膏	富言	云管	無七	可周	食禮	矣國	之何	通前	行齒	者國	成諸	侯侯	茅三	云周	於未	其更	論依	故治	再平	作將

疏十七 十三

其候	云獻	免次	文僞	帝頗	陳復	計絕	盡用	漢愛	日威	降將	武羽	王陳	房陳	食一	乃此	疆侯	乃陸	三萬	善屬	人匿	博良
不與	所侯	相第	皇聽	崩秘	平賞	戰為	護之	王非	臣議	漢誅	君略	以立	鄉陳	後世	學布	秦乃	封下	高帝	之焉	景下	良
事忤	舉無	陳一	帝之	呂世	為魏	勝戶	諸使	之諸	事陳	因定	往地	為魏	人平	八如	辟衣	天稱	張用	常沛	駒自	為中	
面同	必悟	平平	陳及	太莫	曲無	魁屬	將無	能項	王曰	無者	擊至	太咎	也之	年白	穀之	曰良	良運	其拜	立任	誤財	
折按	行世	專徒	平呂	后能	逆知	侯高	非平	將用	人妻	知將	殷上	說魏	時悟	蓋過	引於	動世	留幸	始策	漢為	楚後	
廷悟	無德	為為	本太	徒聞	侯高	凡帝	功辭	乃者	故之	求更	而平	王陳	貧陳	文何	身足	以韓	留時	起帳	六廢	假十	
爭者	謬堂	一左	謀后	平也	凡帝	六南	而日	不得	歸昆	不覆	還往	不平	好丞	成至	會矣	三及	侯中	下中	年將	王年	
曲悟	誤本	丞丞	也崩	為孝	六南	而日	何此	敢請	大弟	能亂	居歸	聽從	讀相	侯自	高願	寸韓	所臣	邳決	正良	在陳	
從之	司作	相相	孝平	右惠	出過	何此	非復	復骸	王雖	用臣	無之	人少	書世	漢苦	崩人	為不	上封	上干	封以	良等	
應假	馬無	孝位	文為	丞帝	奇曲	非之	漢漢	臣奇	說願	拜開	何殷	或年	為家	書如	崩人	為不	上封	上干	封以	良等	
變說	云悞	文次	帝第	立尉	呂年	輒日	非之	漢漢	臣奇	說願	漢王	讒往	人云	張此	陳留	乃欲	師金	言矣	此子	良兵	
終文	李此	帝第	以勃	太以	益壯	魏功	六王	計士	故王	平行	王反	之陳	美丞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道聚	
全悟	本承	二二	絳合	后陳	邑哉	無也	年乃	畫不	去祭	為杖	攻楚	下項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社逆	悞集	年居	侯謀	立平	凡縣	知上	與謝	有能	事之	都劍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稷也	悟依	相之	勃卒	諸為	六乃	臣日	安吾	剖為	符護	者乃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也陳	今宋	陳陳	右諸	為丞	封御	得用	符護	者乃	順去	大楚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太平	從吳	卒謝	丞呂	王相	奇史	追先	世軍	順去	大楚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道聚	
史之	宋本	卒謝	丞呂	王相	奇史	追先	世軍	順去	大楚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道聚	
公無	吳改	益病	相立	陳孝	計更	上生	世軍	順去	大楚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道聚	
日悟	吳改	益病	相立	陳孝	計更	上生	世軍	順去	大楚	項羽	亡咎	陳平	色相	周不	彊從	封之	天不	天房	未法	道聚	
陳謂	本吳	為請	位孝	平惠	或以	乃謀	勿尉	王聞	任平	等武	怒信	項魏	王戶	子而	生耳	侯讐	留戶	下齊	功公	遂餘	

法言義疏 卷一七

被弘	緣爭	喪不	為歸	年薛	孰於	張禮	自謂	斷山	正敎	以反	事免	相處	或呂	置推	不大	石祖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此為	飾於	三廣	第元	六縣	於禮	陳樂	終社	也西	義絳	此事	長相	印尊	說而	太少	好將	祖各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詐御	以是	年大	一先	十人	者樂	周以	則稷	霍平	括復	反帝	安就	上位	勃立	尉文	學一	人克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也史	儒天	每入	拜五	徵也	平之	霍成	社之	將陽	地爵	今朝	逮國	許以	君文	以此	每入	別破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上大	術子	朝臣	為年	賢季	津治	皆平	臣矣	之曲	志邑	居句	捕其	龍君	既皇	勃高	召勃	破軍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弘汲	大其	議不	士詔	良年	侯耳	皆平	矣者	勇沃	漢侯	小后	治人	餘之	即諸	帝為	祖已	生人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弘黠	說行	開節	弘徵	為四	父封	為化	司吳	馬云	雀南	縣就	薄上	相禍	呂帝	尉既	十以	士疆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日弘	二厚	其弘	人學	士餘	博似	世未	言此	雖數	重山	絳文	昭書	平及	立代	高侯	鄉厚	坐高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有位	歲辯	令布	奇對	向學	丞溫	之之	兼公	數既	疏果	沃一	言勃	上矣	王以	威勃	後事	而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之在	中論	有餘	主食	常居	不說	弘公	不之	才之	業後	則敢	復欲	懼亦	天右	勃惠	與帝	之為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卒丞
夫三	左餘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太反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九公	左餘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轉奉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與祿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臣甚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善多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者然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無為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過布	內習	不肉	肯後	面母	折死	主弘	病對	免弘	國舒	國舒	后下	廷為	自而	相乃	君居	受月	卒帝	食威	長公	簿勃	善事

二九一

至海上武置子功德皆為武人下所成位久苦
如武父常陵其至地今然歎曰乎義士陵
通侯錢甘樂通和天漢元武等單與召武去昭帝
與衛年之罪與漢始元六年春至京師會武官凡
位數年九廟拜武為典屬國武留匈奴十歲始
牢武還帝園人武為元武匈奴凡十歲始
義壯出及還髮使同武八身餘久留匈奴不
其死殷士膚美按詩云公孫碩
文王殷士膚美按詩云公孫碩

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茂
如也或曰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
矣注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
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
多端曰固也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

疏十七 二十四

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
昔者箕子之漆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
罹害者也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或問東方生
名過實者何也曰應諸不窮正諫穢德注由此四事得
名應諸似優注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
請問名曰談達惡比注欲知誰比曰非夷尚容依隱玩
世其滑稽之雄乎注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
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
柳下惠非朝隱者與注此問發於東方朔也曰君子謂
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注孟子曰伯益陰柳下惠
不恭陰與不恭君子不山也然則餓顯不獨高祿隱未

為下今發高下之談蓋有厲乎素壇也盛世稱云東方生
方朔下舉方朔良文曼材力厭士次人初書文
徵士多高自稱譽上偉之街令詔以千初書文
辭不遜親稱譽上偉之街令詔以千初書文
舍門所問親聲有對幸變詐舍人詔以千初書文
上以待詔能常侍郎聲有對幸變詐舍人詔以千初書文
與西提封左頃右內及二遂人得籍幸阿城使以太南中
又西提封左頃右內及二遂人得籍幸阿城使以太南中
丘主酒宣室使主遂大起善苑如壽近幸董偃殿上為
大主酒宣室使主遂大起善苑如壽近幸董偃殿上為
公置酒宣室使主遂大起善苑如壽近幸董偃殿上為
主置酒宣室使主遂大起善苑如壽近幸董偃殿上為
處也非曰董度有正罪得入淫亂之宣漸者變為是
以豎貂淫而董君之龍慶父死而魯國全管靡末而
周室安上為淫而董君之龍慶父死而魯國全管靡末而
願百姓多孝難文農皇帝之從時容以道德為化仁義有
願百姓多孝難文農皇帝之從時容以道德為化仁義有

疏十七 二十五

望風成俗昭然通化之陸卻走誠示不臣復用之則之
宜可與比治卿矣在朔笑然無所察屈色則之
常內與自公卿在朔笑然無所察屈色則之
越方與或為國守相至公卿在朔笑然無所察屈色則之
使方與或為國守相至公卿在朔笑然無所察屈色則之
常內與自公卿在朔笑然無所察屈色則之
書陳農戰強國之計因人自訟獨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終不專見用韓非表語也贊引意行蕩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謂言駁而雜用師行非表語也贊引意行蕩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又其義亦不若法不為行能而純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豎云不亦燿而後射公行能而純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按此即世燿而後射公行能而純不謂大官欲求久用
此篇二入篇家善木餘載封客難山及非有壁生論皇太
借屏風凡殿劉上柏柱錄平書賦是獵矣八世言七他上
流也遺司書馬云如宋吳說本或其日書作不或問其史記
者流也遺司書馬云如宋吳說本或其日書作不或問其史記

文德	其子	則憤	其云	隱故	當典	洪為	語云	諷楚	直無	也政	何被	債身	詩見	其則	有隱	誤記	弘達	者人	而也	多言	謂測	
巖云	語以	五畢	身接	之作	昭洪	範屬	狂肩	又者	躬常	皇者	德髮	非以	外間	身談	三玩	玉滑	傳按	隱隱	字者	也	言	謂測
燕云	以己	帝誠	者與	志歌	王範	接被	字吾	別特	之乃	疏殆	之伴	有彰	傳明	也隱	品世	為稽	誤錄	者箕	謂測	也	言	謂測
也者	詰之	三圖	也避	取以	之之	與變	不見	撰著	比被	云而	衰狂	先君	云疏	狂而	土脆	誤列	笑告	者箕	謂測	也	言	謂測
引朝	之遊	王盡	使世	嘲感	時書	之而	上狂	姓其	躬髮	接孔	往論	生之	紉論	按已	者時	談傳	多談	者箕	謂測	也	言	謂測
仲傳	言世	之安	遇箕	容今	晦懼	歌為	屬接	名國	與伴	與云	者語	論惡	作語	與世	舉不	談也	問或	皆賢	謂測	也	言	謂測
之妄	期於	道危	明子	固朝	不遭	也然	楚與	雙云	與不	人與	不云	李忠	烙箕	彼堂	次乃	談微	本談	字隱	謂測	也	言	謂測
為為	於朝	可換	王被	與既	仕亂	哉則	也此	皇鄭	皆什	也楚	可楚	注也	之子	其本	賢者	談亦	談談	之謂	謂測	也	言	謂測
汗語	兩開	而得	主陽	昔非	知亡	者此	國文	甫子	其時	姓人	來接	尸遂	利為	疑不	賢者	談亦	談談	之謂	謂測	也	言	謂測
為語	無為	見失	得狂	賢有	孔失	箕漆	策狂	謹產	高吳	而謂	猶歌	云疑	子奴	欲上	最隱	而行	可笑	形與	謂測	也	言	謂測
俗注	所合	也上	賜此	異斯	子故	子身	素接	高吳	而謂	名伴	可而	其伴	四馬	無下	非不	解似	似似	文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作云	處於	是以	清二	趣文	有全	當被	策與	士季	以之	通狂	可而	其伴	四馬	無下	非不	解似	似似	文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穢者	應子	之主	之者	其寄	德遠	之亦	箕被	之耳	與狂	也楚	已日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德和	謂韻	不義	乃下	寬選	非非	其以	在文	接髮	與皆	子以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自之	窮故	欲以	和濁	先治	見接	與位	而論	王連	稱窮	令子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汗言	正此	竊便	之世	生見	見接	與位	而論	王連	稱窮	令子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濁也	諫即	比萬	色以	論亂	見接	與位	而論	王連	稱窮	令子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其說	後用	二民	發全	論亂	見接	與位	而論	王連	稱窮	令子	而東	感為	者子	所此	所談	其談	謂測	也	言	謂測	謂測	

疏十七 二十六

同人	也雄	終索	慎前	驚密	所尚	即全	然非	其前	而言	之如	轉齊	刻皆	具吳	食齊	期即	者誤	按期	名之	司優	業律	潔行	
異事	按酒	日隱	矣後	故也	見于	彼文	所夷	初後	稽耶	雄第	雲藏	治温	載本	安而	何下	隱而	誤誤	日不	為者	者優	其託	
或蓋	賦賦	不引	滑皆	還按	期中	文見	錄向	板獨	之今	乎十	書宋	平公	揚皆	坐是	所文	也不	遠遠	云無	不之	而陽	道於	
讀古	謂出	已楚	稽引	取傳	詩如	所藝	皆容	也多	在年	今一	藏本	本據	子云	以標	擬謂	皆談	承端	者期	本過	工術	穢狂	
清語	謂出	言辭	雄言	語此	如引	云文	未依	義而	本再	從卷	疑言	者漢	之非	仕下	也滑	已言	上不	音達	暫故	而或	其之	
如有	清滑	口浩	者文	增文	傳如	陽聚	修玩	所板	第揚	書公	其談	依期	恐向	農戒	非稽	談談	文名	義占	作謂	期清	迹為	
而若	稽稽	成注	音達	成雖	贊此	為二	改世	校添	三州	明云	與何	擗贊	家依	隱子	尙雄	無之	言行	達覆	按似	應多	其示	
以訓	翁腹	章云	義疑	其用	亦舞	尚三	本太	其痕	後迹	宮研	司義	入增	脫玩	世尙	依惡	誤為	行或	首所	贊明	輒或	而夏	
為滑	細如	不音	稽亦	自雲	上中	容及	此史	後迹	宮研	然非	馬門	非補	換玩	世尙	依惡	誤為	行或	首所	贊明	輒或	而夏	
謂為	謂壺	窮骨	音揚	師語	容作	即御	八集	來尤	作齋	而夷	温學	舊後	也世	說容	隱比	者誤	云作	恢不	作其	對笑	濁侯	
滑訓	之盡	竭結	骨子	古然	尙心	彼覽	字任	修宛	知主	何尙	公士	本作	今其	時首	玩者	故則	云談	舊通	智不	雙言	其孝	
利稽	斗日	若流	記言	注法	義此	所百	節注	者方	素出	義依	所校	如五	從滑	達為	各惡	達本	音作	似似	封能	出於	也方	
讀為	皆酒	稽器	有而	所言	同作	云五	期法	接温	七新	之玩	李軌	順注	書之	是雄	司柱	本比	謂談	義名	知字	達皆	書請	
稽同	取人	之也	滑以	出文	顏容	者九	誠言	錢公	行得	校世	本注	氏者	今乎	馬下	皆音	談言	知字	達皆	書請	書請	書請	
為而	器復	吐轉	稽諸	而簡	云者	者九	誠言	錢公	行得	校世	本注	氏者	今乎	馬下	皆音	談言	知字	達皆	書請	書請	書請	
計以	器復	吐轉	稽諸	而簡	云者	者九	誠言	錢公	行得	校世	本注	氏者	今乎	馬下	皆音	談言	知字	達皆	書請	書請	書請	
而為	物籍	酒注	列家	温恐	容蓋	身子	世非	莫夷	語亦	者較	有而	以沽	故吐	彼脫	見不	避雲	莫夷	語亦	者較	有而	以沽	
以能	以沽	故吐	彼脫	見不	避雲	莫夷	語亦	者較	有而	以沽	故吐	彼脫	見不	避雲	莫夷	語亦	者較	有而	以沽	故吐	彼脫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為亂

疏十七 二十七

治無也之賢然聞勿日宋以陸孟隱希博洞夫又之音書	亂虎三德才字按動請云為行賁引中中籊索蔡勇義謚	若豹國未無經世郊問非威不衛高博博賦隱澤焉育法	風之志彰過傳德注其心其避人誘角也策引列而賁猛	按文秦子嚴釋堂云日服異虎袁戰勇未踞高傳死音以	即故宓雲君詞本此子之同兕盜國臨祥騫誘夏集奔疆	以可云在何伊注者非請何此索注奮始備夏太引記日	仕謂如表云是無剋禮條也問隱作推陸以育史漢范威	則攀李微仲元有伊復視非賁者尸縵博夏頓為噉昔唯又	仕龍仲開然也仲禮非正也之子又即育李搏呼義傳義	可附元幽然也仲禮非正也之子又即育李搏呼義傳義	以鳳不故君注元之禮不人所云范田贊注所駭云成執	止者遺不平意四目勿視畏以孟唯搏曰云殺三夏荆正	則矣法舉之謂字也聽云其為賁傳水集記育夏亦然衛	止言君名子仲元注禮者而與行解袁之育作而人王或	謂隨名而著之已蜀勿論侮仁不引盜猛也鬻古王死舉	治時必舉而時顯有言語其者避許列千鬻古王死舉	亂之淪仲仲蜀上至非顏德之蛟慎傳載字子於千庸鈞	若義其元元之有未禮淵者所龍云索所同淵庸鈞育者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七

三十二

人承用按音愀即日注貌云覽君引則彰獨蒨藻也學之	而轉此世義如款會云按云四相而奚於星采猶與絮禮	未之類德鄆也之西愀然部音四雖之不元之揚光華采文名施	嘗辭語堂音之假款然變者義引有者自者光華采文名施	屈後辭本丹上華然變者義引有者自者光華采文名施	節人承狗鄆陽即動舊愀如李行也者獨使義漢口著行	元見為注也引志字也引親仲豈子司其然本書出內御	畏故義從或德引秋說作小元能欲馬節由孟貌豈史	人不多宋古誦觀聲文賦切一自自云行其文嘗俗必大	也疑無吳鄆人其未無如舊世為高言使位言置星載白仲數	者耳正本但矣行聲愀哀本之登邪仲然置星載白仲數	廣司字作通未者古讀故問作也耶言何其高所喬雅明卒	雅馬但但用聞穆讀如相云孔傲見如其昌貌六者之已皓顯	釋云之鄆亦以如相云孔傲見如其昌貌六者之已皓顯	言言本但音德也近款子如其昌貌六者之已皓顯	畏仲義為部本於聞本也然六者之已皓顯	威元為部本於聞本也然六者之已皓顯	也德楊故或人其作言假孟色鄭	逸能假得作也言假孟色鄭	周服為通但者者者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七

三十三

不乃君鳳	慙法子本	行之行書	不誤法問	恥或以明	孔弘俟篇	子範命文	憚所而	焉據已注	按孟矣君	本子法子	書作德行	修德草德	身也形俟	篇相命	文注近而	言疑已	此按孟	德子	字云
------	------	------	------	------	------	------	-----	------	------	------	------	------	------	-----	------	-----	-----	----	----

疏十七終

文麗用寡長卿也多愛不忍子長也注史記敘事但美其長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

愛奇也注淮南子云或曰說南史公雜乎不雜合人病以多知太公史公其公之用也者其本雜也曰神

疏十八

九

去史公折遠矣故問云取焉必文也王儒者以正道非云

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曰不果則不果矣注苟非所能

自可爾又以巫鼓注巫鼓猶妄說也妄說傷義甚於不

疏十八

十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曰吁是何言與注吁者駭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曰聖

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騫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注聖人以妙外往諸賢以方中來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注所以應無方也注錯聖人之多變也者宋馬云言五經支離萬物隨時應物如天之有陰陽五行變化無窮於常止其科春秋之固常變用變於常止其科

應無方也注錯聖人之多變也者宋馬云言五經支離萬物隨時應物如天之有陰陽五行變化無窮於常止其科

隨時應物如天之有陰陽五行變化無窮於常止其科

春秋之固常變用變於常止其科

夏皇疏引也注游文夏得謂其善先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非相妨也注游文夏得謂其善先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萬也者千羊引也注游文夏得謂其善先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改一者千羊引也注游文夏得謂其善先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范云言語宰我子貢而得之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說辭未聞也其所以言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可謂而得也其所以言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行下孟切得也其所以言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伯牛仲弓德行云此惟稱顏之德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顏淵仲弓德行云此惟稱顏之德也注論文語未得文其學所以游

孟者本舉問神淵而不及仲尼矣未達其一所以行也

也者本舉問神淵而不及仲尼矣未達其一所以行也

司馬云六書子皆變通於此子未達其與本合德雖各有所

得而秀者猶不能通其明也所以極之形生行未也注四

非謂六子者學而未能通其明也所以極之形生行未也注四

其少變乎者學而未能通其明也所以極之形生行未也注四

時更迭乎者學而未能通其明也所以極之形生行未也注四

聖論以語三乎者學而未能通其明也所以極之形生行未也注四

云注文聖人以二妙為疏此俗通亦窮之引句天是縱古讀如於

賢不可步之趨也遊力是為妙方往來人而化之至玉於

也方即道也常無方即應妙外矣注

常道即道也常無方即應妙外矣注

或曰聖人自恣與何言之多端也曰子未觀禹之行水與

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

也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注聖人自恣與

疏十八 十一

君子好人之好注嘉其善也而忘己之好注若不足也小

人好己之惡注我惡而不自知而忘人之好注物好而

不識彼音義好好人之呼報切注下同小人不己之惡世德堂

彼我惡世德堂本物好作物物皆不識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曰與夫進者乎或曰貪夫位也慕

夫祿也何其與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

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自知勸

者也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進曰昔乎顏淵以退

為進注後名而名先也天下鮮儷焉注言少雙也或曰

若此則何少於必退也曰必進易儷必退易儷也注必

苟也苟進則貪祿利苟退則慕偽名也進以禮退以義

難儷也注進退不失其正者君子也

按論語子路曰士有三軍則誰與許孔注云馬下則誰與

俱皇疏引沈居士云子路問孔子許孔注云馬下則誰與

自恨己之才近唯強而已故問孔子許孔注云馬下則誰與

與許己也才近唯強而已故問孔子許孔注云馬下則誰與

許之義即沈說所本與夫進也此乎擬行論語正則誰與

退故曰進道若退所本與夫進也此乎擬行論語正則誰與

疏十八 十二

立以河起上問公貪夫位也... 進不也按以溫公位則進也... 命之勤也者世問德進本此... 下命之勤也者世問德進本此... 馬其樂終日如者音本德進... 爾退有為進顏回在如者音... 爾退有為進顏回在如者音... 離少於作羣小是接少必小... 之者必即少是接少必小... 者本必即少是接少必小... 唯語我孟兩必即少是接少必... 唯語我孟兩必即少是接少必...

疏十八

十三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所謂齊物者非好死惡生之謂也... 作此者其有懼乎... 子之言遠有其旨不統其遠旨者... 之也各統其所言之旨而兩忘其... 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

是賤者莊子同地皆云互藏於... 貴富私分不壽夭... 生而不可貴... 貧富不可貴... 好等生則吾死以苦聖人樂為... 然設煩言沮政... 內篇齊物論... 化洞齊物論... 遠放言齊物... 論議與此齊物... 下論之物不齊... 也莫如云萬物... 也莫如云萬物...

疏十八

十四

通天地人曰儒... 藝備能... 體地不養... 也其取中... 學是記按... 文者技者... 也伎者... 道經業...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

物動靜無不由我以名彼者人必其自愛也而後人愛
諸人必其自敬也而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
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求然後人與之者司馬與之按此起而後人必先
自求所以為仁也仁與禮之所起也自愛自敬者已
所以求愛也敬也仁也禮也人之所起也自愛自敬
人敬也諸人必其自愛也仁也禮也人之所起也自
者使荀子愛己道子云曰子路曰子貢曰子若曰何
回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
是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仁者若曰何
命河注無不由我芸華者按世德本名作明復
也命河注無不由我芸華者按世德本名作明復

疏十八

十五

或以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
人以其仁注物性之壽其質生存延年長也仁者之壽
死而不亡名無窮也龍龜鴻鵠不亦壽乎曰壽曰人可壽乎曰物以其性
引莊有龜蛇之類王喬赤松是也桂氏已說已文為證龍象龍蛇下
同類引洪朴子對行俗引龍龜鴻鵠之言云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三知引洪朴子對行俗引龍龜鴻鵠之言云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而鴻吉凶者為也與文黃鴻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黃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是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故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經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此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名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言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為也博志轉後云鴻鵠也久也無窮而靈壽初學獸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處義神農歿黃帝堯舜殂
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
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注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
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
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
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為能
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

疏十八

十六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吁吾聞處義神農歿黃帝堯舜殂
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
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注彙類或曰聖人不師仙
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
下恥一日之不生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或曰世
無仙則焉得斯語曰語乎者非囂囂也與惟囂囂為能
使無為有或問仙之實曰無以為也有與無非問也問

法言義疏十九

孝至卷第十三

吳汪榮寶撰

倫之事畢矣... 法言 李軌注... 孝至矣乎... 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

疏十九

加焉注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

孝至矣乎... 將欲言其美所以歎其至一言而該聖人不... 加焉注一言而孝兼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是至德也

父母子之天地與注天縣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

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注

父母之裕不裕矣注養父母自以為足者乃不足也事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注自知不足則是舜

與三者繁露... 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 疏十九... 道者萬裕誤於天...

疏十九

二

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注無須臾懈於心

者韓詩外傳引曾子欲養而親不可待也者木欲也直而時不可加

相應行故之知哲齊知互倒然古人自可通不綜須見倒置不必如
後世文之秀德謂俗學所不能冒濫乎同注諳深智聖德義如
此乃始無忝此名豈義則不俊哲者猶有以夫劉之疏云凡禾
秀是則實結按如弘語秀而實者有以夫劉之疏云凡禾
而先作華即釋中收即仁為釋

君子動則擬諸事則擬諸禮注事不來則不動動非禮
則不擬乃宋據事擬而後作擬非也擬據也言君子不妄其動
於禮司馬云擬成也動則子不妄其動則事於禮成
為是為非後動也公義是也擬諸禮則謂諸事則謂準之禮制必
得其宜而後動也公義是也擬諸禮則謂諸事則謂準之禮制必
後有為也

或問羣言之長羣行之宗曰羣言之長德言也羣行之宗
德行也陸士衡文賦李注引此文宋衷注云羣非一也
疏十九 十五

長也初學記五引五經通義云泰山
一曰岱宗長也言為羣岳之長
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
知也注發號出令而民說之或問曹子建七啓又唐虞成
文表又顏延年宋文皇帝元皇也哀策文邪同觀大書及
詩溫成乎其和盛可知也宋司馬云觀言千載之詩小觀大雅
見唐虞成乎其和盛可知也宋司馬云觀言千載之詩小觀大雅
說書按溫注然引此樂况生其世乎云言千載之詩小觀大雅
經唐虞成乎其和盛可知也宋司馬云觀言千載之詩小觀大雅
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齊桓之時組
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注繼亦亂也故習治則傷始亂
也注傷悼習亂則好始治也注好樂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上
習治也者周本紀云成王與正禮樂為康王成於康之改而
民和睦頌聲興成王崩太子釗立是為康王成於康之改而

天頌下聲安刑錯詰云十頌餘年不用公羊頌之宣公篇什一
而頌下聲安刑錯詰云十頌餘年不用公羊頌之宣公篇什一
致也詩無不周覆無不頌之容謂子於德是光被四表焉
于也詩無不周覆無不頌之容謂子於德是光被四表焉
頌也詩無不周覆無不頌之容謂子於德是光被四表焉
唯也詩無不周覆無不頌之容謂子於德是光被四表焉
未嘗出朝乘居而起匹與處也漢書杜欽傳君欽夫上唯
知之好制色之奮伐性亂而匹與處也漢書杜欽傳君欽夫上唯
夷而奇俗也夫故人詠淑年亡雌之制端也杜欽傳君欽夫上唯
也李成也夫故人詠淑年亡雌之制端也杜欽傳君欽夫上唯
詩人蓋康而王時也康王云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朝漢人蓋康而王時也康王云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任晏起齊人竟不載王鳴瓊宮上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旦晏起齊人竟不載王鳴瓊宮上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王晏起齊人竟不載王鳴瓊宮上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周公起齊人竟不載王鳴瓊宮上德此於詩周厚然故
首與論衡大陳氏刺魯之語相合蓋魯詩所以傳如按子公
作首與論衡大陳氏刺魯之語相合蓋魯詩所以傳如按子公

疏十九 十六

乎雲上詩即皆大用魯義故此以吳唯習為治見王之詩而云
即謂康王之時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盟羊喜傳楚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若則先桓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也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經也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本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于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焉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羊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州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春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榮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聞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關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言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見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也如邵陵公也何云齊桓公楚莊王皆習治也

此同為也即人距公為齊按
當義之結按為君所羊治桓此
有依亂說治子間備升之云
好以注也文升先世大平後
始上好繼平觀為題世也為
呼各樂注統猶治近下也治
報篇按傷也康亂故引孝世
切音詩悼統王之云按經乃
語義形按亂時萌好神謂見
例弓說系之未實治此以公
中文傷引即未又邵傳之習
心傷好為亂於治始傳入無
好惡之也凡世亂治始傳入
毛經典亂也亂治始傳入無
傳典之稱注公亂者皆未
好皆以稱注公亂者皆未
說以傷廣雅亦釋亂
說憂樂字

疏十九

十七

疏十九終

法言義疏二十

吳 汪榮寶撰

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注允信懷至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注明此

奕世之所致而莽一旦行詐以取之注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

萬里黃支地國志自犀牛應劭云黃支在日南之南

有元國離又國船行可四月餘有日邑夫沒國都又船行可

廣國大船戶行口多旬異有物自武國帝以略與珠犀牛始

中王黃支輔行政可欲八威到皮厚宗黃支王令遣使到日南

自黃支黃支輔行政可欲八威到皮厚宗黃支王令遣使到日南

至西者黃支輔行政可欲八威到皮厚宗黃支王令遣使到日南

為天者子宛言之大日月宛大在夏大宛居西而南二聞千餘里

疏二十

一

俗其土著弱城善與大宛同俗大宛西王徙長城

長其土著弱城善與大宛同俗大宛西王徙長城

諸物其大夏南居身多毒國百子萬令都發開市使道出

西後國所通遺漢通矣東之北國者皆頗與東國俱奚切按

地北國所通遺漢通矣東之北國者皆頗與東國俱奚切按

獻見志孟會康禧外題晉東云人分二義東國俱奚切按

未聞司馬云或女其國也按灼雲東國俱奚切按

女國無司馬云或女其國也按灼雲東國俱奚切按

羌別種也東文吐蕃四項裔東國俱奚切按

俗與南種也東文吐蕃四項裔東國俱奚切按

西與北種也東文吐蕃四項裔東國俱奚切按

信或言以海山經外荒北中經女子國也

非傳說元浮此無文西據而時有女信然而事微荒域不

三四萬塞絕始五無實今事太實後與統度於北澤當言和氣

三四萬塞絕始五無實今事太實後與統度於北澤當言和氣

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

王莽也或以此為媚莽之言或以為言遜之謂也吾乃以為箴規之深切者也稱其漢公以前之美耳然則居攝之後不貶而惡可知楊子所以玄妙也發至言於當時垂忠教於後世言蔽天地而無慚教關百代而不恥何遜媚之有乎始周元年以來羣臣盛稱莽公之德致周成白雉

疏二十

公之及瑞身千載而符聖王周之法有臣國大漢則家之有美功號宜故賜周... 其未也誅樂法權漢取以公可號故左公受以心號公之... 終亦何致言假中而忠居過加以右之太故太曰及瑞... 於人猶武太之伊外取動叔也公為商略傳蕭后安乃漢下公而... 北臣薛鮑平成周殫之徵事辟之則幸名鄭也漢國下公而... 面之方宜上蓋之稱本則而伊矣位非云勞號第以戶號聖王周之... 者盛云以以當稱本則而伊矣位非云勞號第以戶號聖王周之... 也者堯名感平子未子正伊宋上傅阿則讓為莽為爵周之... 或無舜高太帝雲俱之夫當云公元倚過還安漢太邑莽有臣... 曰若在上禍下故以非欺專也忌大取重二甲宗司尹詩湯長是今... 楊伊下故有楊巢子由不民政附口伊為心固明曰其不矣之周事公不稱... 子周為故漢楊臣由不民政附口伊為心固明曰其不矣之周事公不稱... 漢楊臣由不民政附口伊為心固明曰其不矣之周事公不稱... 亡以常不己比周為心固明曰其不矣之周事公不稱... 不伊是遜者伊為心固明曰其不矣之周事公不稱... 能周之辭以異欲司母后云之知可卒周... 死之時以異欲司母后云之知可卒周... 何美芥避已與禮云之知可卒周... 也欲猶害者禮云之知可卒周...

屏居沒三富希豈為劉汲乎品猶貧庸死將其死也楊曰... 成攝而年貴而非三欲汲此藻為賤得楊難乎今子國... 王以劉則子言公竝於杜漢桓思免子而矣夫位據之... 而興子必乃行權哀富預興溫富乎名去或死不將大... 居殷蚤與為疑相傾帝貴所以陶貴或己者曰者過相臣... 攝道天博莽其佐求之主初戚吾將奴曰楊於勝子之官任社稷... 以周其士命媚明所又戚與於恐名切晉不荀也死難廷平之... 周王太儒不而驗薦董貧害而獨敏作已隱以何處為為者地社... 道既甲議在思乎莫古不賢賤不獨敏作已隱以何處為為者地社... 是沒幼非甄貴今拔之擢官為求不捷東何處為為者地社... 殷道不功之亦人而當耶益及非免賦譽揭子非而先聞國而... 有未明顯下亦能雄成給也非免賦譽揭子非而先聞國而... 翼成伊君矣過乎安三哀事且莽能楊序以月友不日可之... 之王放稱云使恬世中黃子無子桓求潛不日可之... 化幼諸殷王楊居果者官賢王謂且法陶豈蒿而非... 周少桐成莽子此徒非與自恥作禁媚於食知以必... 刑公而既攝好幾此皆莽

疏二十一

至錯始之建功元則年伊周王公氏者虞居攝以後前自帝自... 矣堯之子也此言與自年伊周王公氏者虞居攝以後前自帝自... 伊尹之有勢也既腰與自年伊周王公氏者虞居攝以後前自帝自... 已成之勢也既腰與自年伊周王公氏者虞居攝以後前自帝自... 桓文之也臨未澹洲今之大謝魏支伯德光曲湯遂荷阿衡... 乎是矣或不疑許楊子為虞不舜也何皆為人此之微許公後... 能喻矣或疑許楊子為虞不舜也何皆為人此之微許公後... 晉文蓋宏有作或疑許楊子為虞不舜也何皆為人此之微許公後... 此而文終德之微征賦子云不舜也何皆為人此之微許公後... 又曰漢終德之微征賦子云不舜也何皆為人此之微許公後... 中其著庶此矣可謂上矣言云一溫公終之論亦為是唐篇淺... 中其著庶此矣可謂上矣言云一溫公終之論亦為是唐篇淺... 心文思漢微也此矣可謂上矣言云一溫公終之論亦為是唐篇淺... 前之文思漢微也此矣可謂上矣言云一溫公終之論亦為是唐篇淺... 子成謂而矣漢按絕意下皆言不見天漢曰中矣下問書泰終之... 為法之言辯末然篇不稱能漢濬公莽斯大言夫之玷蓋過也於其美為新... 子矣雲司解脫者或曲

天子以齊一之學行是齊一連文之證惟五百篇序不齊一故
必云樂諸聖句法正同榮按孟正禹子稷當平世章指云
此賢之士得聖一樂似此皆一古書中文字相同而解釋各
善從人聖人一樂固不樂用此義古書中文字相同而解釋各
弘範解之多未可執一求之也

君子純終領聞注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

令名也蠢迪檢柙注蠢動也迪道也檢柙猶隱括也言

君子舉動則當蹈規矩旁開聖則注開通也則法也謹

君子注純終領聞注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

至為迪則王人異義彼也文訓動擾即作則終章也

作本及漢書之義彼也文訓動擾即作則終章也

各本及漢書之義彼也文訓動擾即作則終章也

純丈檢也美也善義注同純史記漢興以來諸侯年表非德不純

疏二十

二十

疏二十

二十一

索隱云純善也領令也聞名也言善於終而有
言君子樂之善道終善於終而名不令於世者同立言不
善成也其與名非善相終似此與名未得二事也注純終
道也按此括此析文為二義曲木之器引之檢柙亦法括
釋說檢柙之義疏顏注此同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心注言尊祖考安神靈故四方隨心課孝至於寧親者大

司馬云神者祖考之神大孝則周公然按孝者周公
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神天孝則周公然按孝者周公
郊祀後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廟以配上帝是四
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即其義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心正字大驥作其職來祭即其義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
然寧也言得四孝在於外驥心即本李語而數所衍之得

疏二十終

嘉慶丁丑仲夏

潛夫論注 氏箋

蕭山湖海樓陳氏雕版

王符潛夫論行於今者有明程榮本何鏗本何本出於程不為異同別有舊本與白虎通德論風俗通義合刻風俗通義卷首題云大德新刊三書出於同時蓋元刻也元刻文字視程本為勝邊議巫列杜列列釋難諸篇簡編脫亂不如程本其務本過利慎微交際明忠本訓德化志氏姓諸篇各本脫亂並同以意屬讀得其端緒因復是正文字疏證事辭依採經書為之箋註謹案王氏精習經術而達於當世之務其言用人行政諸大端皆按切時勢令今可行不為卓絕詭激之論其學折中孔子而復涉獵於申商刑名韓子雜說未為醇儒然符以邊隅一縫披閱俗陵替發憤增歎未能涉大廷與論議以感動人主又不得典司治民以效其能獨蓄大道托之空言斯賈生所為太息次公以之畧觀者已是本以元刻為据其以別本及他書所引改補者曰舊作某据某本某書改舊脫某据某本某書補其以己意改補者止曰舊脫某舊作某采獲眾說各稱名以別之嘉慶十有九年歲在甲戌三月汪繼培序

潛夫論序

湖海樓陳氏

潛夫論目錄

第一卷

讚學第一

務本第二

過利第三

論榮第四

賢難第五

第二卷

明闇第六

考績第七

思賢第八

本政第九

潛歎第十

第三卷

忠貴第十一

浮侈第十二

慎微第十三

實貢第十四

第四卷

班祿第十五

潛夫論目錄

一 湖海樓藏本

述赦第十六

三式第十七

愛日第十八

第五卷

斷訟第十九

衰制第二十

勸將第二十一

救邊第二十二

邊議第二十三

實邊第二十四

第六卷

卜列第二十五

巫列第二十六

相列第二十七

第七卷

夢列第二十八

釋難第二十九

第八卷

交際第三十

明忠第三十一

潛夫論目錄

一 湖海樓藏本

本訓第三十二

德化第三十三

五德志第三十四

第九卷

志氏姓第三十五

第十卷

紋錄第三十六

潛夫論目錄

三湖海樓本

潛夫論箋

目錄

卷一

潛夫論卷第一

蕭山汪繼培箋

讚學第一

天地之所貴者人也

孝經子曰天地之性人為貴春

精所以生物者莫貴於人荀子王制篇云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

故最為天下貴也 聖人之所尚者義也

論語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雖有至材不生而能

說苑

所以益才也故志曰黃帝師風后

史記五帝紀云顓

頊師老彭帝學師祝融

鄭語史伯云黎為高辛氏火

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

務成子按荀子大略篇云堯師務成

舜師紀后

禹師墨如

盧學士文昭云禹有天下封怡以紹烈山是

為默台國名紀一云怡一曰默 湯師伊尹

呂氏春秋

伊尹白虎通云湯師伊尹 文武師姜尚

呂望白虎通云文王師呂望武王師尚父史記齊世

周公師庶秀孔子師老聃

子師老聃 若此言之而

信則人不可以不就師矣

昭十九年穀梁傳云焉貫

夫此十一君者皆上聖也

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

潛夫論卷一

湖海樓本

乃碩博碩碩碩南南子子泰泰族族訓訓云云人人莫莫不不知知學學之之有有益益

序序云云此此十十一一聖聖人人未未遭遭此此聖聖而而欲欲無無尊尊師師矣矣由由至至哉哉新新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語士欲宣其義必先讀其書論語

多志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論語是以人之有學也猶物之有治也詩

潛夫論卷一楚和之璧韓非子和氏得玉璞文王使玉

不琢不錯說文夫瑚簋之器哀十一年左傳不離礫石楚辭

之木蠶繭之絲耳禮記朝祭之服其始也乃山野

加繩墨而制之以斤斧女工加五色而制之以機杼

則皆成宗廟之器黼黻之章論語夫子曰

人事加則為宗廟器淮南子說林訓云夫黼黻之美在

子杼杼杼書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夫黼黻而不治

則腐蠹而棄使女工繅之可羞於鬼神可御於王公

察敏之才大戴禮五帝德攝之以良朋詩既醉云朋

以禮樂論語導之以詩書讚之以周易明之以春秋治

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詩

博已而已也淮南子精神訓高誘注直猶蓋乃思述

祖考之令問而以顯父母也孝經云立身行道揚名

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耕也飯在其中學也祿在其

志有所專昭其重也是故君子之求豐厚也傳

非為嘉饌美服淫樂聲色也莊子玉樂篇云

而邁其德也莊八年左傳夫道成於學而藏於

書學進於振而廢於窮文王侍師昭富也賑窮對文下文

家富也身貧 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

也是其證 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

用急就篇有景君明 得銳精其學

年銳精以 而顯昭其業者家富也

精若此者 漢書董仲舒傳云蓋三年不窺園其精如

日諷誦習業夜親見文王周公且而問 材子也

左傳云有才子 倪寬賣力於都巷

八人才與材通 倪寬賣力於都巷

給烹炊者也一切經音義六引蔡邕勤學注云備賣

力匡衡自鬻於保徒者 漢書匡衡勤學注云備賣

保庸也可保信故謂之保 身貧也貧阨若彼而能

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禮記王制云命鄉

董仲舒傳云學 恒以萬計而究塗者

半塗而 無數十焉其故何也其富者則以賄玷精貧

者則以乏易計或以喪亂替其年歲

積廢時日 此其所以速初喪功而及其童蒙者也

反之誤荀子不苟篇云獨行而不合則濟矣濟而材

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楊倞注既濟則材性自

不廢也王先先生云逮疑遠 是故無董景之才倪匡之

志而欲強捐身出家曠日師門者

必無幾矣 劫賦臣篇云負千鈞

之重陷於不測之淵 夫此四子者耳目聰明忠信廉

勇未必無儔也 爾雅釋詁云仇匹 而其成名立績

功成名者四爾雅釋詁云績功也 德音令問不已

以然夫何故哉 漢書賈誼傳云誼 徒以其能自託於

先聖之典經 禮記文王世子云凡始立學者必釋奠

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後 結心於夫子之遺訓也

祭義云必問於遺訓 是故造父疾趨百步而廢自

本改作 託乘輿 孟云今乘 坐致千里水師泛軸

使並誤 託乘輿 輿已駕矣 坐致千里水師泛軸

說文云漢律名船方長為軸 王先先生云軸車軸也

以持輪 解維則溺 鼎郭注繫船為維 自託舟楫坐濟

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於物也

假與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

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大戴禮勸學

篇生作性 韓非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大戴禮勸學

上則可以陸 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機之利則可

難以永絕 江河之本 人之情性未能相百而其明智有相

萬也此非其真性之材也必有假以致之也

人同材鈞而貴賤相萬者 盡心致志也 君子之性未

必盡照 史記李斯傳云陛下富於春秋未 及學也聰

明無蔽 心智無滯前紀帝王顧定百世 荀子儒效篇

飾末 呂氏春秋孝行覽云凡為天夫為國者以富民

為本 管子治國篇云凡治國之道必先富以正學為

禮記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史記

儒林傳轅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

世空格程民富乃可教論語冉有曰既富矣又何加

木作基王曰管子稱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

穀者國家所以昌熾士女所以姣好禮義所以行而

人心所以安也尚書五福以富為始子貢問為政孔

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國之本也漢書食貨

志云食足貨通然後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鄧析

國實民富而教化成學正乃得義民貧則背善鄧析

厚篇云凡民有寄窳為盜者有詐偽學淫則詐偽氏

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學淫則詐偽氏

春秋知度篇云至治之世其民不好入學則不亂得

洋學流說高誘注不學正道為淫學入學則不亂得

義則忠孝故明君之法務此二者以為成太平之基

致休徵之祥 禮記仲尼燕居云天下太平書洪範曰

之祥莫不畢至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百福之物可致

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藝文類聚卷五十二

引此文夫富民者以農桑為本以游業為末管子云

明王之務在於強本去無用然後民可使富治國

篇云先王知衆民強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故

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牧民篇云務五穀則食足

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漢書文帝紀二年詔曰農天

下之大木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務本而事末

故生不遂昭帝紀元平元年詔曰天下以農桑為本

百工者以致用為本易繫辭上傳云備物致用以巧飾

為末周禮司市凡市儻飾之禁在工者十有二節師

使人行賈惡物於市巧飾之令欺詐買者禮記月商

合云毋或作為淫巧鄭注淫巧謂偽飾不如法也商

買者以通貨為本六日商賈阜通貨賄以幣奇為

末 類聚貨作乏奇作貨按漢書三者守本離末則民

富離本守末則民貧貧則阨而忘善富則樂而可教

教訓者以道義為本以巧辯為末辭語者以信順為

本以詭麗為末漢書揚雄傳云諸子各以其知外馳

以撓世事雖小辯終破大道而或衆王褒傳列士者

云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

荀子大畧篇云子贛季路故鄙人也被文學服禮義

為天下列士風俗通論上云列士百不易之分見意

林以孝悌為本論語云子貢問士子曰宗以交遊為

末禮記曲禮云交孝悌者以致養為本禮記祭義曾

子曰孝其以華觀為末孟子云非直人臣者以忠正

行日養其以華觀為末孟子云非直人臣者以忠正

為本六韜盈虛篇云吏忠正而尚忠忠正在上位執正

營事則讓佞姦以媚愛為末晉語云其臣競諂以求

邪無由進矣五者守本離末則仁義興離本守末則道德

崩與崩慎本畧末猶可也舍本務末則惡矣夫用天

之道分地之利經六畜生於時百物聚於野此富國

之本也管子立政篇云桑麻殖於野五穀宜其地六

游業末事以收民利昭廿六年左傳云大夫不取公

寶收采此貧邦之原也兩也字並忠信謹慎此德義

之基也虛無譎詭此亂道之根也故力田所以富國

也漢書文帝紀十二年詔今民去農桑赴游業披采

衆利聚之一門雖於私家有富然公計愈貧矣管子

篇云民舍本而末則田荒而國貧矣禁藏篇云民多私利者其國貧百工者所使
 備器也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器以便事為善
 論國病篇云以膠固為上爾雅釋詁今工好造彫琢
 器足以便事以膠固為上爾雅釋詁今工好造彫琢
 之器彫琢義與珮珠同淮南子齊俗訓云車與極於
 雕琢器用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開漢書禮樂志云
 遂於刻鏤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開漢書禮樂志云
 以聲並出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開漢書禮樂志云
 義亦通見上以相開巧偽飾之以欺民取賄開漢書禮樂志云
 巧飾為末句注雖於姦工有利而國界愈病矣商賈
 者所以通物也以上十字舊脫據治要補界當依
 志琅邪郡計斤顏師古注即春秋左傳所謂介根也
 語音有輕重此其比也自虎通商賈篇云商之為言
 商也商其遠近度其有也通四方之物故謂之商也
 賈之為言固也固其有用之物以待民來以求其利
 也者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令云命工師
 也者物以任用為要以堅牢為資禮記月令云命工師
 南子時則訓作堅致為上高誘注堅致功必功致為上
 牢也鹽鐵論力耕篇云工致牢而不偽今商競鬻
 無用之貨其商不通無用之物淫侈之弊有極字
 即淫之駁文以惑民取產雖於淫商有得然國計愈
 据治要剛桓譚傳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賈人
 失矣後漢書桓譚傳注引東觀漢記載譚言云賈人
 目而竭盡其財是為下樹奢媒而置貪本也求人之
 儉約富足何可得乎齊策云為國計者過矣高誘注
 過也此三者外雖有勤力富家之私名漢書高帝紀
 業不如仲力服虔曰力勤力也疏廣傳云然內有損
 令子孫勤力其中易家人六四富家大吉然內有損
 民貧國之公實治費故為政者明督工商勿使淫偽
 困辱游業勿使擅利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

寬假本農而寵遂學士晉語云通商寬農漢書翟方
 名此以寬假寵遂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
 連言蓋即本於彼則民富而國平矣夫教訓者所以
 遂道術而崇德義也今學問之士好語虛無之事書
 揚雄傳贊桓譚曰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
 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為過於五經爭著
 彫麗之文後漢書蔡邕後漢書蔡邕後漢書蔡邕後漢書蔡邕
 鮮識品人猶言衆人晏子春秋外篇云今品人飾禮
 也從而高之此傷道德之實而或矇夫之大者也論
 量知篇云人未學問曰矇或與惑通程本作惑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周
 矇或與惑通程本作惑詩賦者所以頌善醜之德周
 太師鄭注頌之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揚漢書
 為言誦也容也洩哀樂之情也故溫雅以廣文揚漢書
 賦甚弘麗溫雅興喻以盡意之美嫌於媚諛取善
 事以喻今賦頌之徒苟為饒辯屈蹇之辭饒疑撓之
 勸之訓云詆文者處煩撓以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
 為慧爭為偽辯久稽而不訣競陳誣罔無然之事以
 索見怪於世愚夫蠢士說文云愚夫蠢士淮南子汜論
 愚無知之貌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也或云詩亂
 也愚與慧通從而奇之此悖孩童之思也或云詩亂
 悖孟子云童而長不誠之言者也韓非子難二云言語
 者必不誠之言也史記高士傳云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
 祖紀云人乃以嫻為不誠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
 閨門盡孝悌於父母正操行於
 列士也烈治要字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
 竊名世治要字補改今多務交游以結黨助偷世
 御世字以取濟渡葉毛傳舟子舟人主濟渡苦夸末
 似不誤以取濟渡葉毛傳舟子舟人主濟渡苦夸末

之徒從而尚之此逼貞士之節

漢書何奴傳贊云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

士之約王先而眩世俗之心者也

改舊作術治要

生云通疑違

高誘注養生順志所以為孝也

禮記內則曾子曰孝

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孟

子云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

則可謂養志也今多違志儉養約生以待終傳一會

親者不可與語也終沒之後乃崇飭喪紀以言孝

禮記月令云飭喪紀文盛饗賓旅以求名

賓旅韋昭

注世子鄭注紀猶事也

盛饗賓旅以求名

賓旅韋昭

容也誣善之徒從而稱之此亂孝悌之真行而誤後

生之痛者也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事生盡愛送

不能致其愛敬死以奢後相高雖無哀戚之心而厚

葬重幣者則稱以為孝顯名立於世光榮著於俗故

黎民相慕效至於發屋賣業羣書治要載實實政論

云送終之家亦無法度至用樞梓黃腸多藏寶貨烹

牛作倡高墳大寢是忍也孰不可忍而俗人多之

同賢才之虛譽

管子明法解云羣臣以虛譽進其黨

實凡此八者皆衰世之務而闇君之所固也

荀子王

國孔安國論語注固蔽也

雖未即於篡弒然亦亂道

之漸來也夫本末消息之爭

消息爭疑事

君非下民之所能移也夫民固隨君之好

管子法

從上也不從口之所從利以生者也

商子君臣篇云

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在上所先故民可令農戰可令游宦可令學問在上

之於利也若水於下也四旁無擇也民徒可以得利

而為之者此下舊有故君子曰一段凡二百卅七字

今考定入

是故務本則雖虛偽之人皆歸本居末則

雖篤敬之人

行篤敬皆就末且凍餒之所在民不得

不去也溫飽之所在民不得不居也

論語云富與貴

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其道得之不去也

明君莅國

晏子春秋諫下

必崇本抑末

鹽鐵論本議

本末

以遏亂危之萌

此誠治之危漸

危亂字形相近

又誤例之

不可不察也

退利第三

世人之論也靡不貴廉讓而賤財利焉及其行也多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而賢之此滅貞良之行

史記秦始皇紀項邪臺刻石

釋廉甘利之於人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疑是多釋廉而甘利釋舍通之於字衍人字屬

下徒知彼之可以利我也而不知我之得彼亦將為

利人也利人疑例宜十四年左傳晏桓子日食必謀人謀人人亦謀已知脂蠟之可

明錄也說文云錄鏡也徐鉉曰鏡中而不知其甚多

則冥之知利之可娛已也不知其稱而必有也文有

疑當作不知其積而必有禍也襄廿八年左傳晏子

曰利過則為敗昭十年傳晏子謂桓子曰繼利生孽

皆此前人病後人以競傳七年左傳云並有之日

意也楚辭離騷云衆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春秋

皆競進而食婪兮庶民之愚而衰闇之至也春秋

云民之皆趨利而不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

趨義也固其所聞也予故嘆曰何不察也願鑒於道

勿鑒於水吳語申胥云王其蓋象以齒焚身蜂以珠

剖體襄廿四年左傳云象有齒以焚其身貽也淮南

子說林訓云蠅象之病人之寶也高誘注蠅大

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木匹夫無

辜懷璧其罪相十年左傳嗚呼問哉問疑無德而富

貴者固可豫弔也貴者二字舊空據程本補漢書景

不且夫利物莫不天之財也莫不猶言莫非周語茂

生也天地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

奪與各有眾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有無德而富

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必覺必誅矣

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得無受禍焉漢書朱博傳云

公孫勝羊詭見史記梁孝王世家王先生云伐疑戕

是故天子不能違天富無功諸侯不能違帝厚私勸王先云私勸非違帝也非

違天也帝以天為制天以民為心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襄卅一年左傳太誓云是故無功庸於民而求盈

者未嘗不力顯也周禮司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晉

王先生云力當作立周語高伐實疾顛疾顛即立顛

也繼培按力蓋危字之壞管子宙合篇云高為其居

危顛莫之救淮南子人閒訓云天下有三危少德而

多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

祿三危也呂氏春秋務大篇云嘗試觀於上志三王

之佐其名無不榮者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俗主

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有勳德於民

而謙損者未嘗不光榮也韓詩外傳入孔子曰天道

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者抑事

而損者也持盈之道抑而損之又云德行寬容而守

之以恭自古於今上以天子下至庶人程本改禮記

大學云自天子茂有**好利而不亡者好義而不彰者**

也荀子榮辱篇云先義而後昔周厲王好專利見周

芮良夫諫而不入退賦桑柔之詩以諷毛傳序云桑

也言是大風也必將有隧舊作遂按班祿篇是貪民

也必將敗其類王又不悟故遂流死於堯周語虞公屢

求以失其國桓十年公叔戌崇賄以為罪定十三年桓

雖不節飲食以見弒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公之寵

何如是上發下此皆以貨自亡用財自滅老子云多亦可謂之就也楚語云積貨滋多者楚鬪子文三為令尹而有飢色怨滋厚不亡何待子文舊作文子楚語云鬪子文妻子凍餒朝不及夕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楚策莫子文朝不謀夕季文子相四君馬不餓粟妾不衣帛成十六年左傳云季孫於魯相二君矣妾不衣帛馬不食粟杜注二君宣成襄五年季孫行父卒傳云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疏云行父以文六年見經則為卿久矣宣八年仲遂卒後始文子得政故至今為相三君也子罕歸玉襄十五晏子此云四君蓋非文公數之子罕歸玉襄十五晏子歸宅昭三年左傳按此皆能棄利約身老利吳語云身自約也漢書王莽傳云克身自約論語云克己復禮為仁馬融注克己約身也皇侃疏云言能自約儉已故無怨於人怨鄭注無怨人無怨之者也論語云

故於利而世厚天祿論語云天令問不止止疑伯夷行多怨叔齊餓於首陽論白駒詩小介推信廿四遊逃於山谷顏原公析顏回原憲公析哀也史記游俠傳云季台當世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因謹於郊野守志篤食不厭死而已季次哀字也固爾雅釋詁秉節不虧寵祿不能固威勢不能移云富貴不能淫奢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固疑回之諫回而後也昭卅一年左傳云不為利回逸周書官人解云深導以利而心不移或雖有南面之尊易辨云固讀為巽文夫人之巽惑也而聽天下公侯之位德義有殆禮義不班云萬鍾則不辨撓志如芷負心若芬融注熏灼其心漢書路溫舒傳云虛美固弗為也是

故雖有四海之主弗能與之方名列國之君不能與之鈞重荀子儒效篇云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閭漏室壺鄭注鈞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禮記投猶鄭注鈞守志於口程本廬之內而義溢乎九州之外信立乎千載之上而名傳乎百世之際孟子云奮上世之下聞故君子曰君子財賄不多衣食不贍聲色不妙威勢不行非君子之憂也行善不多申道不明節志不立德義不彰君子恥焉是以賢人智士之於子孫也呂氏春秋察微厲之以志弗厲以詐詐與下復何本作辭按勸之以正弗勸以詐示之以儉弗示以奢禮記檀弓曾子曰貽之以言弗貽以財說

雜言篇晏子曰吾聞君是故董仲舒終身不問家事而疎廣不遺賜金並見漢書疎漢書作疏廣韻六魚海疏廣俗作疎按晉書束皙傳云漢太子太傅疎廣之後也王莽末廣會孫孟達避難自東海徙居沙鹿山南因去疎之足遂改姓子孫若賢不待多富若其焉是漢時已以疏為疎矣不賢則多以徵怨漢書疏廣傳云賢而多財則損其衆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且夫富者怨昭卅二年左傳云無徵怨於百姓杜注徵召也故曰無德而賄豐禍之胎也昔曹羈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弗施聚必有闕晉語傳負羈言於曹於宜宜而不施聚必今口程本家賑而貸乏爾雅釋有闕章昭注宜義也也遺賑貧窮恤矜疾苦周禮大司徒以保息六安萬

寬疾鄭注振窮拊捄天民之窮者也昭十四年左傳云分貧振窮長孤幼養老疾杜注振救也振聲誤為賑漢書文帝紀元年詔曰其議所以振貸之顏師古注振起也諸振救振贍其義皆同今流俗作字從貝者非則必不口程本居富矣孔子曰夫富而能富人者欲貧而不可得也說叢易曰天道虧盈以冲謙謙詞以冲王弼故以仁義曰於彼者天賞之於此空格本作而益義舊作仁以義按墨子天志中云此仁也義也愛人利人順天之意得天之賞者也此文本之襄廿八年左傳叔孫穆以邪取於前者衰之於後是以持盈之道挹而損之與上挹則亦舊作可以免於亢龍之悔乾坤之愆矣乾上九亢龍有悔象曰亢龍至此舊錯入務有悔盈不可久也故君子日

論榮第四

潛夫論卷一

太師海樓樓本

所謂賢人君子者非必高位厚祿富貴榮華之謂也漢書董仲舒傳云身籠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敘傳答賓戲云據微乘邪以求一日之富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貴朝為榮華夕而蕪瘁此則君子之所宜有而非其所以為君子者也所謂小人者非必貧賤凍餒辱阨窮之謂也程本辱作困此則小人之所宜處而非其所以為小人者也奚以明之哉夫桀紂者夏殷之君王也崇侯惡來天子之三公也殷本紀而猶不免於小人者以其心行惡也伯夷叔齊餓夫也法言淵騫之餓傳說胥靡呂氏春秋求人篇云傳說殷之胥靡也高誘注胥靡刑罪之名也

井伯虞虜也井伯虞虜舊作井曰處虜傳五年左傳虜然世猶以為君子者以為志節美也漢書云車騎將軍王舜故論士苟定於志行淮南子原道訓云士觀篇云商賈之人不論志行而有爵勿以遭命則雖有天下不足以為重無所用不足舊作以為輕處隸圍哀二年左傳云人臣隸圍免周語云不足以為恥撫四海不足以為榮况乎其未能相縣若此者哉荀子制篇云是其為故曰龍位不足以尊我術為字而卑賤不足以卑已新書大政上篇云紂自謂天王也馬也以此觀之則位不足以尊我術為字而後民以相為尊而號不足以為榮矣夫令譽從我興而二命

自天降之

禮記祭法疏引授神契云命有三科有受此云二命蓋不數受命卜列篇云命有遭隨御覽三行正不過得壽命詩命正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命隨命者隨行為命也命有遭命也起九九八十一有隨世殘賊君上逆亂辜咎下流災譴並發陰陽散

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北門故君子未必富貴小人未必

貧賤論衡命祿篇云才高行厚未必保其必富貴智廢而不進智寡德薄命善與而起踰故夫臨事知思操行清濁性與才也仕宦貴賤治產貧富命與時也或潛龍未用或舊脫據亢龍在天乾易從古以然今觀俗士之論也以族舉德以位命賢仲長統昌言云天而論族姓閭閻茲可謂得論之一體矣而未獲至論一俗見意林

之淑真也真程本作貞誤淮南子有淑真訓堯聖父

也而丹凶傲陶謨舜聖子也而叟頑惡堯叔嚮賢兄

也而鮒貪暴昭元年左傳季友賢弟也而慶父淫

亂莊卅一年閏論若必以族是丹宜禪而舜宜誅鮒

宜賞而友宜夷也論之不可必以族也若是昔祁奚

有言蘇殛而禹與管蔡為戮周公祐王襄廿一年左

故書稱父子兄弟不相及也昭廿年左傳苑何忌曰

不相及疏云此非康誥幽厲之貴天子也而又富有

四海墨子非命下篇云榮紂幽厲貴為天子富有四海顏

原之賤匹庶也而又凍餒屢空論若必以位則是

兩王是疑為世士治要載尸子勸學篇云而二處為

愚鄙也論之不可必以位也又若是焉莊子盜跖篇

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故曰仁重而勢輕位

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故曰仁重而勢輕位

莫而義榮春秋繁露云今人大有義而甚無利雖貧

者尊貧而有義者榮詩桑柔鄭今之論者多此之反

而又以九族或以所來則亦遠於獲真賢矣漢書貢

求士不得真賢背自周公不求備於一人語况乎其德義既

舉乃可以它故而弗之采乎由余生於五狄越蒙產

於八蠻蒙奮作象史記鄒陽傳云秦用戎人由余而

蒙未見所出漢書作子臧張而功施齊秦德立諸夏

閱元年左傳云諸夏親令名美譽非無貽之患而無

匿杜注諸夏中國也載於圖書韓非子用人篇云書

令名之難周語云為載於圖書圖著其名大體篇云

名於圖書至今不滅張儀中國之人也衛鞅康叔之

孫也史記而皆讒佞反覆交亂四海詩青蠅云讒人

史記燕秦傳云左右賣國反覆之臣按漢書息夫躬

傳王嘉言龍躬皆傾覆有佞邪材恐必撓亂國家亦

用青蠅由斯觀之人之善惡不必世族性之賢鄙不

必世俗王先先生云族承上或以九中堂生頁苞王先

堂是唐之誤中唐見詩防有鵲巢也當為山野生蘭

芘芘芘芘芘芘芘芘夫和氏之璧出於璞石隋氏之

珠產於蜃蛤隋氏當作隋侯漢書敘傳答賓戲云蘇

氏之璧高誘注隋侯漢東之國姬姓諸侯也御覽九

百四十一引墨子云申徒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詩

薄耶周之靈珠出於土石隋之明月出於蚌蜃詩

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風故苟有大美可尚於世則

雖細行小瑕曷足以為累乎漢書陳湯傳劉向曰論

美者不疵細瑕淮南子汜論訓云夫人之情莫不

有所短誠其大譽是也雖有小過不足以為累是

以用士不患其非國士成十六年左傳云伯州犂以

側亦以王卒告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按國士

謂本國之士即下所云此土之士也若呂氏春秋忠

廉篇王士慶思謂要離天下之國士不侵篇豫讓曰

死國士皆謂士蓋一國者故漢書韓信傳國士無雙

習用國士以義為美稱而患其非忠世非忠無臣

而患其非賢王先生云世非患無臣當作非患蓋無

羈縻未詳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天子之於夷狄也其

下文非此土陳平韓信楚俘也而高祖以為藩輔史

漢與以來諸侯年實平四海安漢室衛青霍去病平

陽之私人也詩大東云私人之子毛傳私人私家人

人而武帝以為司馬實攘北狄詩采薇毛傳獫狁北

匈奴也漢書匈奴傳揚雄郡河西惟其任也陳平韓

霍去病並何卑遠之有然則所難於非此土之人非

見史記將相之世者為其無是能而處是位無是德而居是

貴白虎通京師篇云有能然後居其位德加於人然

無以我尚而不乘我勢也不字疑衍乘或乘之誤韓

計慮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則君必欺焉難勢篇云

日以管仲能乘公之勢以治濟國得無危乎

賢難第五

世之所以不治者由賢難也所謂賢難者非直體聰

明服德義之謂也此則求賢之難得爾非賢者之所

難也故所謂賢難者難字乃將言乎循當作循古書

善則見妬行賢則見嫉楚辭離騷云各興心而嫉妬

而必遇患難者也虞舜之所以放殛於田號泣於

焚廩使後井出從而掩之放殛謂此子胥之所以被

誅哀十一上聖大賢猶不能自免於嫉妬則又况乎

中世之人哉本書則又况數見今補正此秀士所

以雖有賢材美質美質知學者足以開其心然猶

不得直道而行遂成其志者也處士不得直其行

管子問篇云處士修行足以教人荀子非十二子篇

楊偉注處士不仕者也文選鸚鵡賦李善注引風俗

隱居放言也朝臣不得直其言管子明法篇云國無

淮南子覽冥訓云大夫隱道而不言高誘注隱仁義

此俗化之所以敗漢書董仲舒傳云習俗化則君之

所以孤也開君見務本篤管子法法篇云正言直

內則人臣齊侯之以奪國魯公之以放逐

公哀公程本以上並有所字誤下云三代之以覆列

國之以滅即其例亦見本訓篇史記吳世家云商之

治乎故德薄者惡聞美行政亂者惡聞治言此亡秦

之所以誅偶語而坑術士也見史記秦今世俗之人

自慢其親而憎人敬之自簡其親而憎人愛之者不

少也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於豈獨品庶說文云品

書賈誼傳服賦云品庶每生史記伯夷傳作衆庶也漢

心賢材時有焉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癭而

無恚色方言云恚恨也帝病不樂從容曰天下誰最

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

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之色帝

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慙而怨

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餓死見史記故鄧

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昭十九年左傳云盡

脫依下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孝慈也太子自不能

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桓十八年左傳稱人之

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矯世者哉說

政理篇孔子曰言人之善者有所得而無所傷也言

人之惡者無所傷而有所傷也荀子臣道篇云言其

王孫傳云將以矯世也且凡士之所以為賢者且

以其言與行也王先云忠正之言非徒譽人而已

也必有觸焉孝子之行非徒吮癰而已也必有駁焉

韓非子外儲說左下云雖有駁行必得所利詩襄裳

者華云裳裳者華或黃或白鄭箋與明王之德時有

駁而不純駁然則循行漢書陳湯傳云司隸奏湯

註詳實貢篇然則循行無循行宋祁曰循疑當作

修此循亦當為修高帝紀二年令舉民年五十以

上有修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公卿表光祿勳屬官

議之士漢書諸葛豐傳云使論議上議臣無補長

有大夫掌論議之名按漢書百官公卿表光祿勳屬官

常佐大夫皆幸得給事中與論議漢時多以論議

人蓋功令有其文平當傳公卿論議深博明師丹

傳丞相方進御史大夫光祿勳論議深博明師丹

論議深博明師丹

議為大臣所非則此所得不遇於嫉妬之名史記鄭

云不能免於刑戮者也楚辭九辨云何險巇之

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或云此名當為害免於

刑戮之咎者蓋其幸者也論語云免於刑比干之所

以剖心箕子之所以為奴史記殷伯宗之以死成十

左郊宛之以亡昭廿七夫國不乏於妒男也猶家不

乏於妒女也近古以來自外及內其爭功名妒過已

者豈希也列女傳魯季敬姜云其予以惟兩賢為宜

不相害乎史記季布傳云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厄然也范睢借白起公孫弘抑董仲舒並見史

白起作白公按白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

公見史記蔡澤傳此同朝共君寵祿爭故耶爭字上

字史記屈原傳云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惟殊邦

而心害其能隱四年左傳石碯云寵祿過也惟殊邦

異途利害不干者為可以免乎然也孫臏修能於楚

按史記孫子傳云臏生阿甄之間阿甄皆齊邑見司

馬穰苴傳漢書藝文志兵權謀家亦云齊孫子而呂

氏春秋不二篇高誘注云孫臏涓自魏變色誘以刑

之韓非明治於韓李斯自秦作思致而殺之並見史

子品節作法按非傳云非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

疾治國不務修明其法制嗟士之相妒豈若此甚乎

此未達於君故受禍耶惟見知為可以將信乎然也

京房數與元帝論難使制考功而選守冕錯雜為景

帝所知史記高祖紀雍齒不飲屬沛公集使條漢

條定法令循吏傳顏師古注凡言夫二子之於君也

可謂見知深而寵愛殊矣然京房寃死而上曾不知

晁錯既斬而帝乃悔並見此材明未足衛身詩既民

且哲以保其身莊十六年左傳云君子謂強鉏不

能衛其足淮南子繆稱訓云世治則以義衛身

及難耶公勿從故及於難惟大聖為能無累乎然也

帝乙以義故囚帝乙六世王同名不害以明功史記

夏本紀云夏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文王以仁故拘

子道應訓崇侯虎曰周伯昌行仁義而善謀請

圖之屈商乃拘文王於羑里事詳史記周本紀夫體

至行仁義公按至字疑行漢書東方朔傳答客難云太

體行聖德莊子漁父篇云孔據南面師尹卿士且猶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

不能無難然則夫子削迹莊子盜跖篇叔嚮縲紲

左傳屈原放沈賈誼貶黜並見鍾離廢替鍾離何敞

束縛並見後王章抵罪平阿斥逐王莽諸父事

詳漢書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

元后傳蓋其輕士者也疑當作蓋是其輕者也晉書

其輕者耳用此例詩云無罪無辜讒口教教之

教教今詩作教教釋文引韓詩作教教彼人之心于何

不臻苑柳不今山此觀之妒媚之攻擊也媚當作媚

婦如夫也媚夫如婦也史記五宗世家常山憲王

后以如媚不常侍病索隱云媚鄭氏本作媚媚媚字

形相近易誤也縣布傳贊云如媚亦誠工矣賢聖之

生患顏氏家訓書證篇嘗辨之居世也亦誠危矣故所謂賢難也者非賢難也免則

難也彼大聖羣賢功成名遂老子或爵侯伯或位公

卿尹據天官漢書李尋傳云充備東在帝心今論語

宿夜侍宴管子禁藏篇云宿夜不出按宿當作宿

此詩有賦云風夜在公在公載燕漢名達而猶有若

書嚴助傳云助侍燕從容宴與燕通名達而猶有若

此云鶴鳴九臯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聲猶聞

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名猶達則又况乎賦賦

朝廷也名達亦謂名達窮僻名猶達則又况乎賦賦

民山谷隱士舉莊子刻意篇云此山谷之士不顯侯民不

乃達時論乃信者乎亡之時與時此智士所以鉗口

結舌莊子田子方篇云口鉗而不欲言史記袁盎傳

古注並云行志又云臣君自閉鉗口下之口漢書袁盎傳

潛夫論卷一

尋傳云智者結舌杜周傳杜業括囊其默而已者也

上書云尚書近臣皆結舌杜口括囊其默而已者也

易坤六四括囊無咎無譽共讀為括囊其默而已者也

以拱默尸祿為智後漢書左雄傳云方今公卿以下

拱默且問問凡品書說文云問里門也問里中門也

之入問問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矣融傳云苟

之隸臣耳何獨識哉苟望塵剽聲而已矣融傳云苟

胡百里望塵今據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

聲以羣諛也今據改漢書朱博傳云耳剽日久顏師古

注剽劫也猶觀其論也非能本問問之行迹問問

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問問其小者謂之問問

史記汲黯傳云黯多病臥閣問問臣循吏文翁傳云使

傳教令出入閣問問之臣循吏文翁傳云使

行迹猶云門內之行也漢書嚴朱吾邱主父徐嚴終

察其行迹察臧否之虛實也知臧否未直以面譽

我者為智

大戴禮文王官人諂諛已者為仁孟子云

面諛之

處姦利者為行

官而置

富者為雄築處竊祿位者為賢爾

而厚受

祿位以馭其士大戴禮曾子立事篇云無益

後漢書

杜詩傳云久德貴竊位也豈復知孝悌之原忠

正之直

疑綱紀之化

所以立

枯於道左

以自沈

於滄海者也

也諺曰

一犬吠形百犬吠聲

行耳又

怪神篇言李君神事云日痛小疾亦行自愈

也吠聲

皆本此諺

吾傷世

之不察真偽之情也故設虛義以喻其心

曰今觀

宰司之取士也有似於司原之佃也

佃以漁

釋文引馬融注取獸曰佃昔有司原氏者燎

獵中野

今夜獵載鐘照也燎與燎通鹿斯東奔詩

斯之奔

司原縱謀之語云王使婦人二作從而謀之鄭

原之謀

也競舉音而和之

眾則反

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狶

為白瑞

及澤雨灌豕塗塗敗乃復艾豶之本質耳

司原喜而自以獲白瑞珍禽也

御覽九百十四引白

之總名

明為盡芻豢單困倉以養之

秋紀高

誘注曰蔡氏春秋仲豕侏仰嗷嗷

屈曲佞

媚之貌嗷嗷與伊優同為作容聲司原愈益

珍之居

無何

雨作

越裳氏譯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

而惡

塗塗逐駭懼

之艾豶

爾

響之過

也眾遇之未赴

見賢則

不敢用耳聞賢則恨不及

聞聲而

雖自有知也猶不能取必更待羣司之所舉

相思

漢書韋賢傳韋孟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豶

諫詩云

明明羣司則亦懼失麟鹿而獲艾豶

也奈何

其不分者也未遇

疑故也

俛使一朝奇政兩集

其自紀

篇云筆瀧澆則險隘之徒

而固位

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眾小在位而從

譽者登

進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又云朋黨比周稱

云色犬

羣吠今人所怪也

而酒酸

不且酷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

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亦有道術之士欲于萬
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蔽之此亦國之猛狗也龍
詩外傳為禍敗也豈希晉語云禍三代之以覆列國
之以滅管子五輔篇云暴王之所以失國家危社後
人猶不能革更也晏子春秋諫上云五行不能革此
萬官所以屢失守楚語觀射父云五物之官陪而天
命數靡常者也詩文王云詩云國既卒斬何用不監
節南嗚呼時君俗主漢書藝文志論諸子云時君世
注俗主不肖凡君不此察也

潛夫論卷第一終
潛夫論 卷一
三 湯海樓藏本

Blank columns for the main text of the first volume.

潛夫論卷第二

蕭山汪繼培箋

明闇第六

國之所以治者君明也其所以亂者君闇也君之所
以明者兼聽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漢
謂者不隱遠者不塞其治要補所以闇者偏信也
荀子不苟篇云是故人君通必兼聽二年穀梁傳云
宮之奇達心而憐新序善謀篇作通心則聖日廣矣
庸說偏信趙策馮忌曰言而不稱師是庸說也王
愚日甚矣愚別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史記袁
盜傳盜謂申屠嘉曰上日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
聖智君今自閉銷天下之日而日益愚亦聖愚並舉
證詩云先民有言詢於芻蕘夫堯舜之治闢四門
明四目通四聰帝紀述尚書作達漢書王莽傳同
詩外傳六亦云牧者所以開四目通四聰漢書是
錯傳云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其聰亦用尚書文是
以天下幅湊而聖無不照管子九守注明以天目貴
目視則無不見也以天下之耳聽則無不聞也以天
下之心慮則無不知也以天下之口言則無不實也
作昭據治要改獨斷云皇者故其絲之徒弗能塞也
皇也盛德煌煌無不照也故其絲之徒弗能塞也
靖言庸回弗能惑也王尊傳論衡快國篇並與此同
秦之二世務隱藏已鄧析子無厚篇云君者斷百
僚書皇陶謨云隔捐舊作疏賤管子明法解云疏遠

隔之而信趙高是以聽塞於貴重之臣韓非子孤憤
法之士用則貴重之漢書谷永傳
臣必在繩之外矣明蔽於驕妬之人
故天下潰叛弗得聞也漢書賈捐之傳云天下潰
山傳云天下已皆高所殺治要作皆知高莫敢言之
周章至戲乃始駭聞樂進勸乃後悔不亦晚矣治要

事見史記故人君治要補兼聽納下則貴重不得誣
而遠人不得欺也管子明法解云明主者兼聽獨斷
得言貴故姦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
人不敢欺慢賤信貴則朝廷讜言無以至
本補孟子禹聞善言則拜趙岐注引尚書曰禹拜謫
言今書臯陶謨作昌言漢書敘傳今日復聞讜言類
師古注讜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矣字舊空據程
言善言也而潔士奉身伏罪於野矣

潛夫論

左傳云義則進夫朝臣所以統理漢書孔光傳第云
否則奉身而退夫朝臣所以統理
所與共承宗廟統理海內薛宣傳云御史大夫而多比
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而多比
周則法亂舊無法字按文義當有下云官無亂法之
私請謂任舉以亂公法王先謙云羣黨比周以立其
云多當是朋字之誤下脫黨字賢人所舊空據以奉
已而隱遜伏野則君孤法亂君孤以上四而能存者
未之嘗有也管子明法解云法廢而私行則人主孤
弱而臣強此是故明君莅眾易明夷象曰務下言以
昭外敬納卑賤以誘賢也治要言上有之字昭外下
先生云納字當在務字下昭當作其無距言未必言
招觀下無距言無慢賤平列可見其無距言未必言
者之盡可用也乃懼距無用而讓有用也晏子春秋

下者非用一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拒而不
受者哉距與拒通新書大政下篇云古聖王君子不
讓與攘通曲禮左右攘辟鄭注攘卻也其無慢賤未
必其人盡賢也乃懼慢不肖而絕賢望也是故聖王
表小以厲大表舊作責據治要改新書大政賞鄙以
招賢然後良士集於朝番番良士下情達於君也

明法篇云下情求故上無遺失之策文子自然篇云
而不勞謀無失策舉無過事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
史記主父偃傳云謀無遺策官無亂法之臣此君民
之所利而姦佞之所患也昔張祿一見而穰侯免史
記范袁絰進說而周敦黜見史記袁盎
人常塗之人見韓非子孤憤篇孟子當路恒嫉正直
於齊趙注云得當仕路當塗猶言當路恒嫉正直

潛夫論

之士詩小明明云得一介言於君春秋繁露楚莊王篇
必改制按介之言間也漢書杜周後以矯其邪也文
欽傳云毋使范雎之徒得聞其說以矯其邪也
長笛賦李善注引故上舊飾偽辭以障
董仲舒傳云百官下設威權以固士民秦策范雎曰
皆飾空言虛辭下設威權以固士民
者內固其威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
而外重其權趙高亂政恐惡聞上乃豫要二世曰屢
見羣臣眾議政事則黷黷且示短不若藏已獨斷神
且尊嚴天子稱朕固但聞名二世於是乃深自幽隱
獨進趙高趙高入稱好言以說主出倚詔令以自尊
天下魚爛史記秦始皇紀後班固論云河決不可復
羊相帥叛秦趙高恐懼歸惡於君乃使閻樂責而殺

下當脫 願一見高不能而死 見史記秦始皇紀及李斯傳 夫田常

囚簡公 川常卽陳恒事見哀十四年左傳 踰齒懸潛王 秦策范雎云

亦既聞之矣然猶復襲其敗迹者 韓非子南面篇 何

也過在於不納卿士之箴規 周語云師箴不受民氓

之謠言 晉語云風聽臚言於市辨祇祥於諸後漢書

賢於簡潛而趙高賢 以上三於二臣也故國已亂而

上不知禍既作而下不救 此非眾共棄君乃君

以眾命繫趙高病自絕於民也 書西伯敷黎云惟

未世之君危何知之哉 舜曰予違汝弼汝無面

從退有後言 書臯陶謨故治舊脫據 國之道勸之使諫宜

之使言 周語邵公曰為然後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且

凡驕臣之好隱賢也 漢書谷永傳云驕臣悍 既患其

正義以繩已矣 史記商君傳云日 又恥居上位而明

不及下尹其職而策不出於已 治要載崔實政論云

恥善策不從已出則舞筆奮辭 是以邾宛得眾而子

常殺之 昭廿七年左傳 屈原得君而椒蘭構讒 治要改新序

節士篇云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大夫有博通之知

清潔之行懷王用之秦欲吞滅諸侯并兼天下屈原

為楚東使於齊以結強黨秦國患之乃使張儀之楚

貨楚貴臣上官大夫靳尚之屬上及令尹子蘭司馬

子椒內賂夫人鄭袖共譖屈原 屈原遂放於外乃作

也按史記屈原傳不載子椒 耿壽建常平而嚴延

如其謀 嚴延年傳 陳湯殺郅支而匡衡按其功 漢

則必先與寵人為讎矣 治要補韓非子入說篇云

寵人則臣下輕君 乘舊寵沮之於內 要改按乘猶侍

也考績篇云富而已接賤 按接當作疏疏誤為跡又

轉誤為接也韓非子孤憤篇云處勢卑賤無黨孤特

夫以疏賤與近愛信爭其數不勝也 此文本之漢書

作跡言尋跡而捕之亦疏跡相誤之證 欲自信於

外此要補思善之君願忠之士所以雖並生一世憂

心相讎而終不得遇者也 疑禮記曲禮鄭注噉

之貌 號呼之聲也王先生云噉

考績第七

凡南面之大務莫急於知賢 漢書谷永傳云王事知

賢之近途莫急於考功功誠考則治亂暴而明 治天下者尊賢考功

則治簡賢違功則亂 善惡信則直 疑賢不得見障蔽

忠直進不蔽障而佞巧不得竄其姦矣 呂氏春秋審

其姦高誘注竄猶容也 夫劔不試則利鈍聞弓不試

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馬不試則良駑疑 韓非

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城獲不疑駑良藝

文類聚五十七引班固擬連珠云臣聞馬伏阜而不

用則驚與良而為羣士齊僚此四者之有相紛也

而不職則賢與愚而不分不試也其禍非直止於

誣聞疑惑而已又必致於怠慢之節焉荀子君道篇

無怠慢之事漢書薛宣傳冊免宣云設如家人有五

子十孫父母不察精便則勉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

非也漢書疏廣傳廣云願自舊田廬令子孫勤力

贏餘但教子孫意慎耳賈山傳云臣恐朝廷之解弛

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問之必怠於政矣顏師古

注解讀曰解倭幸董賢傳哀帝策免丁明云耗業破

將軍遂非不改按也字疑當作此屬下句讀耗業破

家之道也破窮今掘補漢書嚴助傳云破家散業父

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則又况乎羣臣總猥治

公事者哉禮記月令云寒氣總至鄭注總猶猥卒按

事傳曰善惡無彰何以沮勸襄廿七年左傳善是故

大人不考功史記刺客傳云嚴仲子奉黃金百鎰前

義引韋昭云古者名男子為丈夫大人乞骸去大人

書宣元六王傳王遇大人益解為大人乞骸去大人

憲王外祖母古詩三日斷五匹大人故言遲是也繼

培按後漢書黨錮傳范滂曰惟大人故言遲是也繼

之恩亦稱母為大人然此本為父母通稱說苑建本

篇會稽擊會子什地有頃蘇進曰曩者參得罪於大

人史記高祖紀奉玉起為太皇太后長男曰大

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越世家陶朱公長男曰大

長子曰家督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遺少弟漢書疏

廣傳兄子受曰從大人議即日俱移病後漢書疏

馬援傳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援不答松

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婿重朝延公卿已下莫

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馮緄傳父煥為幽州刺

潛夫論卷二

六湖海樓本

煥曰大人在州志欲去惡實無他故必是凶人妄詐

朱暉傳云張堪卒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

賑贖之暉少子頡怪而問曰大人不與堪為友平生

未嘗相聞子孫竊怪之崔駰後實傳實從兄烈問其

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英稱

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為三公傳變傳子幹進諫

曰國家昏亂遂令大人不容於朝皇甫嵩傳從子

說嵩曰能安危定傾者惟大人與董卓耳列女傳鮑

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

櫛是皆以大人稱其父及父之兄弟非獨父也則

子孫惰而家破窮官長不考功漢書武帝紀元朔元

網紀人倫顏師古注謂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孟云

郡之守尉縣之令長則吏怠傲而姦宄興孟云

傲書堯典云寇賊姦宄釋名釋言語云姦帝王不考

奸也言奸正法也先侷也侷易常正也帝王不考

功則直疑賢抑而口偽勝空格程本作詐漢書景帝

吏臣瓚曰律所謂故書曰三載考績黜幽明堯蓋

矯枉以為吏者也故書曰三載考績黜幽明堯蓋

所以昭賢愚而勸能也聖王之建百官也皆以承

天治地牧養萬民者也牧舊作物按牧養本管子問

宣帝紀本始元年詔郡國二篇形勢解云主牧萬民漢書

千石謹牧養民而風德化是故有號者必稱於

典春秋繁露深察名號篇云號為天子者宜視天如

天子也號為大夫者宜厚其忠信教其禮義使善大

於匹夫之義足以上而化也士者事也民者分中委曲

化可使守事從上而已五號自讚各有分中委曲

也按典名名理者必效於實六韜舉賢篇文王曰舉

職而各以官名舉人按名實則得舉賢選才考能則官無廢

七湖海樓本

官志云每郡置太守每縣邑道大者置令州牧刺史
其次置長侯國令長為相注云皆掌治民州牧刺史
在憲聰明史成帝更為州刺史一人注武帝初置刺
書朱博傳云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方進共奏言古
選諸侯賢者以爲州刺史伯書曰咨十有二牧所以
明燭幽隱也今部刺史居伯書之位乘一州之統選
第大吏所薦位高至九卿所惡立退任重職大按憲
疑公卿股肱莫能悉心務聽明顏師古注悉盡也務
聽明者廣九卿分職以佐三公衛尉太僕廷尉大鴻
廬宗正大司農少府皆卿一人太尉司徒司空皆三
公一人說苑臣術篇云九卿者所以參三公也陰陽
公總統典和陰陽漢書丙吉傳云三公典調和陰陽
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填撫四夷諸皆當考治
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

以効實爲王休者也侍中大夫博士議郎

侍中大夫少府博士屬太以言語爲職諫諍爲官
常大夫議郎屬光祿勳及選茂才漢舊儀云刺史舉民有
傳云官以諫爭爲及選茂才漢舊儀云刺史舉民有
職不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孝廉
考召取明經一科明律令一科能治劇一科孝廉
按茂才本稱秀才後漢避光武帝諱改之科舉賢良
武帝紀元光元年賢良方正文正能直言極諫者爲
初令郡國舉孝廉賢良方正文正能直言極諫者爲
此科惇樸列下敦厚中與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
之始惇樸列下敦厚中與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
元始詔舉質樸敦厚中與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
厚質樸敦厚中與後漢書左周黃列傳論二科並
者後漢書有行義者平帝紀元始三年又云舉
樸敦厚非有二事且傳亦始於東漢則敦厚能直
建光元令舉有道之士按永初元年詔舉賢良方
正有道術之士明道術達於古化能直言極諫者
詔舉賢良之士有道術達於古化能直言極諫者
直言極諫之士有道術達於古化能直言極諫者

書帝紀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武猛後漢書安帝
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武猛紀建光元年
詔舉武猛將軍將帥者按漢書武帝紀元延元年治劇
詔北邊二十二郡舉武猛知兵法者即武猛也治劇
見此皆名自命而號自定命也物自定也春秋繁露
有深察羣臣所當盡情竭慮稱君詔也今則不然令
長守相不思立功漢書郊祀志太誓曰正稽古立
殘專恣傳劉向云尹氏世卿而專恣又云二世委任
趙高專不奉法令侵冤小民漢書百官公卿表顏師
權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王莽
典制倍公向私旁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王莽
傳云州牧數存州司不治令遠詣關上書訟訴于漢書
問勿令有侵冤州司不治令遠詣關上書訟訴于漢書
漢書質帝紀本初元年詔云頃者州郡輕慢憲防後

潛夫論卷二 九 湖海樓本

遺補闕之語便繁左右與帝升降卒思近對拾遺補
侍中博士諫議之官或處位歷年終無進賢嫉惡拾
諸侯王誹謗政治狹狹不道皆其罪也易相冤也
淮陽憲王傳房瀾淮陽省中語博兄弟誣不道宜帝子
袁斌孫寶傳劾奏立尚懷姦罔上狡狴不道宜帝子
無狀後復誣怨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狴不道宜帝子
誤要主上狡狴不道韓延壽侯立懷姦罔上狡狴不道
猾不道漢書陳湯傳弘農太守張匡坐賊百萬以上狡
文也漢書陳湯傳弘農太守張匡坐賊百萬以上狡
治也漢書陳湯傳弘農太守張匡坐賊百萬以上狡
三公不以讓州郡相責讓州郡不以討縣邑文說
義三公不以讓州郡相責讓州郡不以討縣邑文說
不遠千里斷髮刻肌詣闕告訴而不爲理豈臣下之
書屬少府後漢書虞詡傳詡謂諸尚書曰小人有志尚
遲殘暴造設科條陷入無罪尚書不以責三公志尚
至令守闕訟前不絕

潛夫論卷二 九 湖海樓本

闕百僚之中莫密於茲漢書而貶黜之憂漢書韋賢
司馬遷傳云不能拾遺補闕後立成傳
云自傷貶黜父爵詩羣僚舉士者或以頑魯應茂才
論衡命祿篇云以桀逆應至孝後漢書安帝紀承初
卓異者桓帝紀延熹二年詔曰桀逆泉夷孔融傳云
劉表桀逆放恣按說文云傑傲也並不順也桀逆即
傑字假以貪饗應廉吏說文云饗貪也女子上義篇
借字以貪饗應廉吏云貪饗多欲之人殘賊天下
以狡猾應方正以諛諂應直言以輕薄應敦厚漢書
尹賞傳云以空虛應有道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
虛之質當以開閉應明經論衡量知篇云空虛無德
道忠信之言為以殘酷應寬博以怯弱應武猛以愚
闇瘖不能言者漢書王莽傳求貢不相稱抱朴
須應治劇名實不相副漢書王莽傳求貢不相稱抱朴

潛夫論卷二
子審舉篇云靈獻之世臺閣失選用於上州郡輕貢
舉於下故時人語曰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
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富者乘其材力
觀節信所言則非獨靈獻時為然矣呂氏春秋誠廉
材當作財漢書貨殖傳貴者阻其勢要富者乘其材力
傳序云以財力相君漢書貨殖傳云俗皆曰
也以錢多為賢以剛強為上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
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何以謹慎為勇猛而臨
官故黜削而髮鉗者猶復擢臂為政於世行雖犬豕
家富執足為賢耳凡在位所以多非其人而官聽所以
氣使是為賢耳王侍郎云官聽疑是官職培按作職是
數亂荒也王侍郎云官聽疑是官職培按作職是
之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
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于定國傳云二
千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又云勉察郡國
守相草牧非其人者後漢書和帝紀末元五年詔曰
在位不以選舉為憂督察不以發覺為負非獨州郡
也是以庶官多非其人下民被奸邪之傷史記夏本

紀云非其人居其古者諸侯貢士一適謂之好德載
官是謂亂天事適謂之尚賢三適謂之有功則加之賞其不貢士也
一則黜爵載則黜地三黜則爵土俱畢附下罔上者
死附上罔下者以上六刑與聞國政而無益於民者
斥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元朔元年有司奏議見
漢書本紀事詳尚書大傳附下罔上四其受事而重
選舉審名實而取疑賞罰也如此故能別賢愚而獲
多士詩文王云成教化而安民氓漢書董仲舒傳云
務以聽善化民今世廢而不三代有於世皆致太
平聖漢踐祚有武王踐祚篇載祀四八而猶未者
潛夫論卷二

未者舊作者未按新書數章而功不考
篇云然又未也者語與此同教不假修而功不考
賞罰稽而救贖數也諺曰曲木惡直繩重罰惡明證
直繩申韓篇云曲木惡直繩五盜執一良人在木惡
而枉木斷此羣臣所以樂總猥而惡考功也夫聖
人為天口賢人為聖譯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
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
儒金口而木舌金口木舌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
為木鐸皇疏云鐸用銅鐵為之若行武教則是故聖
用銅鐵為舌若行文教則用木舌謂之木鐸是故聖
人之言天之心也賢者之所說聖人之意也先師京
君漢書楚元王傳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至孝武皇
前學之師也時孟傳稱科察考功漢書京房傳云房
先師道仲舒此其例也

國之將亂也以其不嗜賢也

文子微明篇云人之將

味國之將亡也必先不

甘魚肉之

先惡忠臣之語

是故病家之廚

說文云廚

庖屋也

非無嘉

饌也乃其人弗之能食故遂於死也

亂國之官非無

賢人也其君弗之能任故遂於亡也

兩於字治要無

按定四年左傳

云若禁之遂亡君之士也荀子正論篇云國雖不安

不至於廢易遂亡謂之君說苑建本篇云民怨其上

不遂亡者未之有也齊策蘇秦曰中山于乘之國也

而敵萬乘之國三再戰此勝此用兵之上節也然而

國遂亡皆遂夫生餼稂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云

亡連文之證夫生餼稂爾雅釋言釋文引字林云

飯字生飯未詳鹽鐵論散不足篇云豆

審分覽云夫治身與治國一理之術也後漢

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為國之法有似理身疾者身

之病亂者國之病也身之病待醫而愈國之亂待賢

而治

韓詩外傳三傳曰太平之時無疢癘跛眇疋蹇

青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

止平正除疾之道無他焉用賢而已矣

治身有黃帝

之術

漢書藝文志醫經黃帝內

通五經以行其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定五經以行其道然病不愈而亂不治者非

石之法

藥石治要作疾素問血氣形志篇云形

病生於肉治之以鍼石入正神明論云凡刺之而五

法必候日月星辰四時入正之氣氣定乃刺之而五

經之言誣也乃因用之者非其人苟非其人

苟非其人則規不圓而矩不方繩不直而準不平

道不虛行

春秋分職篇云為圓必以規為

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

鑽燧不得火

說文云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鑽燧不得火

妙植讀為妙書願命云也... 借未脫桎梏... 曰桎在足曰梏... 虞翻曰告謂以木... 橫施其角止其... 正義稱鄭注以... 不得走伏詳稽... 就拘制者皆謂... 校取義木囚亦... 脫桎梏則客此... 以關木之罪人... 就塾之童子也... 下毛詩車牽序... 取侯者數十人... 而取侯不辭疑... 受茅土者斷云... 奇南方受赤他... 封方之色歸國... 封為王者得茅... 各以其戶數租... 得治民効能以... 云有能然後居... 雲傳云今朝廷... 位素餐論衡量... 食祿終無以效... 治德坐朝廷不... 事淫侈坐作驕... 序云諸侯恣行... 諸侯或驕奢休... 國破敗上疑脫... 之制其傷實多... 是故世主本世... 年左傳一傳是... 故世主本世舊... 人並謀之於

貴戚也愛其嬖媚之美不量其材而授之官... 董仲舒傳云不使立功自託於民而苟務高其爵位... 崇其賞賜... 之地多子之重器而不及今於趙此國一合結怨... 於下民... 宜以時解縣通籍孟康曰縣罪未竟也漢書陳湯傳云... 按縣罪於以下當有二字與下民對此文大意與忠... 此惡字蓋即天心之誤志氏姓一篇於諸積過既成豈... 有不顛隕者哉... 辭篇云終顛頊此所謂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哉... 左傳先主之制官民必論其材論定而後爵之位定然... 後祿之禮記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辨然... 君也此君不察... 察而苟以親戚色官之人典官者... 大人有所愛其色而使乎其心不察其知而與其愛是... 故不能治百人者使處乎千人之官不能治千人者... 使處乎萬人者使處乎萬人之官若處官者爵... 高而祿厚故愛其色而使之焉色官本於彼... 以愛子易御僕... 五礫... 好之情然而其覆大車而殺病人也必矣書稱天工... 人其代之謀傳曰夫成天地之功者未嘗不蕃昌

也功舊作力按鄭語史伯曰夫成天地之大功者其
子孫未嘗不蕃昌也元由此觀之世主欲無功之人
年左傳云其必蕃昌而而富之則是與天關也使無德況之人
況與賜同漢書武帝紀元封元年詔曰遭天地況施
應劭曰況賜也管子四時篇云求有德賜布施於民
者而賞之德與與皇天關而欲久立自古以來未之嘗
況猶言德賜有也按漢書鮑宣傳宣上書言陛下上為皇天子下
為黎庶父母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
賞賜以大萬數非天意也又言汝昌侯傅商亡功而
封官爵乃天下之官爵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天
悅民服豈不難哉又言董賢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
賜亡度竭盡府藏豈天意與民意天不可久負厚之
如此反所以害之也宜為謝過天地
解隸海內云云此篇大指與彼同

本政第九

潛夫論卷二

子湖海樓本

凡人君之治莫大於和陰陽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
之陰陽者上事之本羣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
者也又云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
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元帝紀初元三年詔曰
蓋問安民之道本繇陰陽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昔
在帝堯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陰陽
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雍明以陰陽為本也者以天為本天心順則陰陽和天心逆則陰陽乖天
以民為心民安樂則天心順漢書鮑宣傳云天人同
心說則天意解矣民愁苦則天心逆民以君為統君政善則民和治君
政惡則民冤亂君以恤民為本恤民二字疑誤按文
義當云得臣方與下臣忠良則君政善臣姦枉則君政惡以選為本選
上脫選舉實則忠賢進選虛偽則邪黨貢選以法令

潛夫論卷二

子湖海樓本

為本法令正則選舉實法令詐則選虛偽法以君為
主君信法則法順行君欺法則法委棄君臣法令之
功必効於民故君臣法令善則民安樂民安樂則天
心慰慰舊作怵程本改下同天心慰則陰陽和陰
陽和則五穀豐五穀豐而民脗壽詩七月毛傳云民
脗壽則興於義興於義而無姦行無姦行則世平而
國家寧社稷安而君尊榮矣漢書魏相傳云君動靜
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效則災害不生五
穀熟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天疾衣食有餘若
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與按相
朝廷尊榮是故天心陰陽君臣民氓善惡相輔至而
天下鄉風代相徵也夫天者國之基也天當作民述救篇云貞
良善民惟國之基救邊治之材也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漢書梅福傳云
得土則重失土則輕故爵祿東帛者天下之砥石高
器所以厲世厚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顏師古注論語載孔子之言也工以喻國政利器
喻賢才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夫賢者國家之器
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功施普器用利則用力少
而就效衆故工人之用鈍器也勞筋苦骨終日斲
及至巧治籌千將之機清水燁其鋒越砥斲其水
斷蛟龍陸朝犀革忽若慧泥畫塗如此則使離婁督
繩公輸削墨難崇臺五增延表百丈而不涸者工用
相得也此文大指本於彼治要載桓譚新論亦云材
能德行者治是故將致太平者必先調陰陽調陰陽
國之器也者必先順天心順天心者必先安其人安其人者

同明相見同聽相聞惟聖知聖惟賢知賢分問賢韻
五云同明相見同音相問問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
賢漢書元后傳成帝謂王章曰惟賢知賢君試為朕
求可以自輔者魏志杜襲傳襲曰今當塗之人既不
夫惟賢知賢惟聖知聖蓋本此
能昭練賢鄙然又卻於貴人之風指風指有二義漢
司空瓚豐承莽風指顏師古注風謂風采也指意也
王莽傳云莽色厲而內衰之風讀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與
承其指意而顯奏之風讀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與
擊輒為草以太后指風光讀如字孔光傳云莽所欲與
助論意風指於南越顏氏並讀風為風助傳云通令嚴
傳云蔡倫受寶后風使小黃門蔡倫考祖母宋貴人章帝
子清河孝王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祖母宋貴人章帝
傳致其事西羌傳云使小黃門蔡倫考祖母宋貴人章帝
名乃令譯讀如字鄭注劫劫與下皆用諷本字
此風旨當讀如字鄭注劫劫與下皆用諷本字
字行相劫之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劫亦作劫劫去
字行相劫之莊子田子方篇盜人不得劫亦作劫劫去

作却誤此以權勢之屬託漢書鄒陽傳云齊於位勢
正類此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許氏史有外屬
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顏師古注許氏史有外屬
託同義顏說非也尹翁歸傳云東海太守按屬
廷尉長於定國且終家以長屬託拜東海太守按屬
浮于夫病篤上且終家以長屬託拜東海太守按屬
武王及兄弟後漢書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法遂交通輕薄屬託書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典郡四年坐與宗屬託書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拜太中大夫翟宗正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芝等交郡屬託書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馬託州郡屬託書劉歆傳云政事馬援後嚴傳多不
生不屬死不託動大臣白虎通三綱六紀論朋友云
合言不屬死不託動大臣白虎通三綱六紀論朋友云
漢書申屠嘉傳云門不受私請史記交者請調以爲重
始翟公爲廷尉嘉傳云門不受私請史記交者請調以爲重
也禮費幅輳書說文云輳輳所湊也湊輳古今非有周

召之才而當則哲之重每有選用輒參之揆屬公府
門巷賓客填集送迎來財貨無已其當選者競相
薦與致浮偽非所謂率山舊章也迫於目前之急則
且先之禮記大傳云聖人南而而聽天下所此正士
之所獨蔽而羣邪之所黨進也周公之爲宰輔也以
謙下士故能得真賢也謙論刺復篇云昔周公之相
詳說苑敬慎篇及尊賢篇 祁奚之爲大夫也舉讎
薦子故能得正人襄三年 今世得位之徒依女妹之
寵以驕士韓非子詭使篇云女妹藉亢龍之勢以陵
賢後漢書云陰興光烈皇后弟也帝欲封之與固
夫外戚家若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而欲使志義之
王取婦明曉公主愚心實不安也 而欲使志義之

士匍匐曲躬以事已毀顏諂諛以求親然後乃保持
之漢書元后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謹勅臣敢以死
保之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終不遷顏師古注
持謂扶持佐助也荀子解蔽篇云鮑叔與管仲齊召公
知且不被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召公
呂望仁知且不被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管仲齊
齊楊佺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
壽正色保持之石鑿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
傳楊佺注持扶翼也晉書山濤傳云時大司馬汝南王亮爲太
計駁鑿以爲不然保持之則貞士探薇凍餒伏死
巖穴之中而已爾豈有肯踐其闕而交其人者哉
鄒陽傳云今欲使天下寒席之士籠於威重之權脅
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諂諛之人而求親近於
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
潛歎第十

凡有國之君君下舊有者未嘗不欲治也而治不世

見者所任不賢故也漢書京房傳云任賢世未嘗無

賢也而賢不得用者羣臣妒也楚策蘇子曰人臣莫

主有索賢之心而無得賢之術臣有進賢之名而

無進賢之實此以人君孤危於上秦策范雎曰小

道獨抑於下也道下脫一字獨舊夫國君之所以致

治者公也公法行則軌亂絕軌治要作完按佞臣之

所以便身者私也私術用則公法奪管子任法篇云

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韓非子詭

莫得為列士之治要補所以建節者義也正節立則

醜類代孫侍御云代疑殆王侍郎云代當作伐與絕

賢代不肖是為奪也此姦臣亂吏無法之徒無法治

私按韓非子定法篇云臣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

也所為治要謂日夜杜塞賢君義士之閒塞治要

子明法解云人臣之力能隔君臣之閒而使美惡之

情不揚聞按後漢書申屠剛傳云外戚杜隔恩不得

通又云親疎相錯杜威治要使不相得者也漢書王

塞間隙塞隔義同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

主得賢臣頌云聚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

精會神相得益章夫賢者之為人臣不損君以奉佞

不阿眾以取容呂氏春秋似順覽云夫順令以取容

傳云義不墮治要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禮記

法見務本篇注其明能照姦而義不比黨

諂之民有比是以范武歸晉而國姦逃宣十六華元

反朝而魚氏亡年左傳故正義之士與邪枉之人不

兩立韓非子孤憤篇云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獨重

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

是言訓云邪與正相傷欲與而立下舊有之字而

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廢而夫據治要則改人

君之取士也不能參聽民氓斷之聰明反徒信亂臣

之說獨用汚吏之言孟子曰暴此所謂與仇選使選

治要改令囚擇吏者也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洪

孔子曰眾好之必察焉眾惡之必察焉語故聖人之

施舍也周語王孫說曰故聖人之施舍不必任眾亦

不必專已漢書欽傳班彪云主有專已之威後必察

彼己之為治要而度之以義周語王孫說曰或舍人

取已孟子云舍己從人此反言之中論慎所從篇云

以安聞君遠人而專已故其國亂以危乃一隅之偏

知所從不在乎必故舉無遺失而政治要無廢滅也

見明或君則不然或與惑同荀子臣道篇云聞主惑

者則已有所愛則因以斷正不稽於眾不謀於心苟

眩於愛惟言是從此政之所以敗亂而士之所以放

佚者也昔紂好色九侯聞之乃獻厥女紂則大喜則

本作為按則字是與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

下紂則大怒相應以為天下之麗莫若此也以問

姐已姐已懼進御而奪已愛也乃偽俯而泣曰君王
年即耆耶即耆御覽四百九十四作既老按常明既

衰邪何貌惡之若此而覆謂之好也紂於是滌而以

為惡詩羔裘毛姐已恐天下之愈進美女者因白九

侯之不道也乃欲以此惑君王也王而弗誅何以革

後紂則大怒遂脯厥女而烹九侯淮南子倣真訓云

春秋行論篇高誘注梅伯說鬼侯之女美令紂取之

紂怒殺之於紂紂以為惡醜九侯殷本紀又云九侯

女不意淫自此之後天下之有美女者乃皆重室畫

閉禮記月令云審門閭謹房室必重閉鄭注重惟恐

潛夫論卷二

紂之聞也趙高專秦將殺二世乃先示權於衆獻鹿

於君以為駿馬二世占之曰鹿方言云凡相竊視南

云規之占即規之省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侍

使規之占即規之省高曰馬也二世收目獨視侍

終對以馬問於朝臣朝臣或助二世而非高高因白

二世此皆阿主惑上不忠莫大乃盡殺之自此之後

莫敢正諫說苑正諫篇云諫而高遂殺二世於望夷

竟以亡見史記秦始皇紀新語辨惑夫好之與惡效

於目效舊作放按禮記曲禮效而鹿之與馬者衍著

於形者也新語云馬鹿之異已又定矣還至說如當

作如屬臣妾之飾偽言而作辭也易遊九三畜臣妾

云百官皆飾空言虛辭韓則君王失已心而人物喪

我體矣况乎逢幽隱囚人幽囚同義荀子王霸篇云

囚也呂氏春秋驕志篇云屬公游於匠麗氏樂書中

行假劫而幽之高誘注幽囚也秦策姚賈曰管仲南

陽之弊幽魯之免囚史記管晏列傳管仲而待校其

日吾幽囚受辱幽隱囚人亦猶言幽囚矣

信齊語韋昭注不若察妖女之罔意也其辨賢不肖

也不舊作若辨鹿馬之審固也禮記射義云此二物

者皆得進見於朝堂暴質於心臣矣心臣未詳程本

書班彪後固傳西都賦云左右廷中朝堂百僚之位

朝堂注詳救邊篇王先生云心臣當是心目以下交

君目君及歡愛苟媚佞說巧辨之惑君也猶炫耀君

心定之

楚辭離騷云世幽昧以眩曜兮王逸注眩曜惑亂

目貌淮南子汜論訓云嫌疑肖象者衆人之所眩耀

眩耀並同變奪君心便以好為舊隲以鹿為馬而况

於郊野之賢闕外之士未嘗得見者乎史記魏世家

闕門之外趙策蘇秦說李夫在位者之好蔽賢而務

進黨也說苑政理篇孔子曰匿人之善者是謂蔽賢

羣臣比周而蔽賢百吏羣黨而多姦自古而然漢書

漢書李尋傳云微言毀譽進類蔽善自古而然趙充

子見書堯夫以古聖之質也堯聰之明也舜德之彰也

君明不可欺德彰不可蔽也質鮮為佞而位者疑位上

在尚直若彼今夫列士之行其不及堯舜乎達矣達

遠而俗之荒唐莊子天下篇云荒唐之言世法滋彰老子云法

則求賢之君哀民之士其相合也亦必不幾矣幾讀

文王遊畋遇姜尚於渭濱察言觀志而見其心不諂

左右不諛羣臣遂載反歸見六韜注委之以政用能

造周宣十五年左傳羊舌職曰士伯庸中行伯君信

是過故堯參鄉黨以得舜文王參已以得呂尚說苑

賢聖之接也不待久而親能者之相見也不待試而

知豈若殷辛秦政殷紂也漢書賈山傳云秦政力并

萬國富有天下既得賢人反決滯於讎決滯猶言去

注鄭司農云貨物沈滯於屋中不決按決則不滯義

相覆也或云沈滯也後漢書崔駰傳誅殺正直而進任姦

達旨云胡為嘿嘿而久沈滯也

臣之黨哉是以明聖之君於正道也不專驅於貴寵

惑於嬖媚不棄疎遠不輕幼賤又參而任之管子七

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貴大臣

不得增其功焉疎遠卑賤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漢

書翼奉傳云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

姓以明賢賢此聖王之所以大通天下也同姓親而

易進異姓疎而難通故同姓一異姓五故有周之制

也天子聽政使三公至於列士獻典治要作詩按周

語云使公卿列

士獻詩誓獻曲曲或誤為典王氏所用國良史獻書

周語無師箴賤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

親戚補察瞽史舊作教誨者艾修之而後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無敗周語作也末世則不然易繫辭下

殷之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苟媚治要作宿媚按

未世之徒信貴人驕妒之議獨用苟媚治要作宿媚按

蠱惑之言行豐禮者蒙僇咎僇俗僇字見論德議者

見尤惡於是諛臣說苑臣術篇云徐合苟容與主為

要諛臣下有又從以詆訾之法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

議上之刑此賢士之始困也漢書嚴安傳云此民之

始作迺迺通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

也義亦何通夫詆訾之法者伐賢之斧也而驕妒者

治要作驕驕賢之狗也切經音義一引三蒼云驕驕

也人君內秉伐賢之斧權權如權兵之權

而外招賢以上九字治要作欲其至也治要至下有

不亦悲乎

潛夫論卷第三

蕭山汪繼

忠貴第十一 後漢書本傳作貴忠

世有莫盛之福又有莫痛之禍處莫高之位者不可

以無莫大之功補亢龍之極貴者脫未嘗不破亡也

成天地之大功者未嘗不播昌也 帝王之所

尊敬本傳作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按春秋繁露

天之所甚愛者民也 襄十四年左傳師曠今人臣受

君之重位牧天之所甚愛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

漢書鮑宣傳云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

高帝紀十一年詔曰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

吾共安利之可乎鼂錯傳云知所以安利萬民則海

內必從矣易繫辭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民左傳云

上思利民忠也說苑建本篇云賢臣之事君也苟有

可以安國家利人民者不避其難不憚其勞以成其

義政理篇云知為達上則思進賢向封事云元王傳劉

東者奉法利民為達上則思進賢向封事云元王傳劉

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呂氏春秋贊能篇云功無大

賢乎進 功孰大焉故居上而下不重也在前而不殆

也 文子道德篇老子曰居上書稱天工人其代之

王者法天而建官 後漢書劉玄傳李淑云三公上

人其代之論術紀妖篇云天官百二十與地之王者

無以異也地之王者官屬備具法象天官稟取制度

極入年公羊傳疏引春秋說云立三公以爲三公北

紀以爲元士凡 自公卿以下至於小司 按後漢時有

百二十官焉 稱中論譚交篇云下及小司謂官職之卑者其稱上司者

得人自矜以下士小司謂官職之卑者其稱上司者

皆謂司馬光武改司馬爲太尉故太尉稱上司見後

漢書郎顛劉愷楊震傳及後漢紀章帝元和三年若

史弼傳云承望上司誣陷良善吳祐傳章懷注引陳

甬者傳傳云祐處同僚無私書之問上司無騰傲之

敬則皆以爲上 輒疑非天官也是故明主不敢以私

官之通稱矣 愛忠臣不敢以誣能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千爵祿

夫竊人之財猶謂之盜 傳介之推語 况偷天官以私

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

建侯開國成家傳嗣百世歷載千數 注見思 皆以能

當天官功加百姓周公東征後世追思 詩破 召公甘

棠人不忍伐 詩甘 見愛如是豈欲私害之者哉 史記

傳集解引新序云昔周召施善政及其死也後世思

之蔽芾甘棠之詩是也嘗舍於樹下後世思其德不

忍伐其樹况害其身 此其後之封君多矣 史記樂書

辟 或不終身或不朞月而莫隕墜其世無者載莫盈

百是人何也哉 而莫以下文有脫誤按漢書高惠高

萬國致時雍之政虞夏以之多羣后饗其已之治湯

法三聖殷氏之勤周封八百重繹來賀成王察牧野

之克顧羣后之志錄遺老之策高其位大其寓至其

沒也世主歎其功無民而不思所息之樹且猶不伐

况其廟乎是以燕齊之祀與周並傳焉弟及歷載

或絕其姓或世爵受山河之誓百餘年開而襲封者盡

也哉見勸將篇五代之臣以道事君語以仁撫世澤
此人字亦疑衍漢書嚴助傳淮南王上書兼利外內普天率
及草木云恩至禽獸澤及草木兼利外內普天率
土後漢書班彪後固傳明堂詩天率土各以其職
莫非王臣詩小雅日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
普亦溥也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其所安全真
天工也是以福祚流行漢書敘傳王命論本枝百世
年左傳引詩與此同季世之臣昭三年左傳晏不
思順天而時主是諛謂破敵者為忠多殺者為賢白
起蒙恬史記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漢書主
以為忠天以為盜此等之儔雖見貴於時君然上不
順天心下不得民意漢書元后傳王章云上順天心
潛夫論卷之三
快意故卒泣血號咷以辱終也易屯上六泣血漣如
號咷淮南子繆稱訓云小人在上位如寢關驕驕不
得須臾寧故易日乘馬班如泣血漣如言小人處非
可長也易日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力少而任重
鮮不及矣繫辭下傳少今本作小唐石經作少按晉
朱馮虞鄭周列傳贊章懷注引易同荀子備致篇能
小而事大解之是猶力之少而任重也亦用易語錢
宮詹大昕云三國志王修傳注引魏略力少任重漢
書王莽傳自知德薄位尊力少任重今本少作小惟
北宋景祐是故德不稱其任其禍必酷能不稱其位
本其少字注見賢天奪其鑿傳二年
其殃必大且夫竊位之人難篇天奪其鑿傳二年
是天奪之鑿也神惑其心是故貧賤之時雖有鑿明之
資王先生云鑿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鑿察形近而誤
資王先生云鑿明當依本傳作明察鑿察形近而誤

之材畏天威命王襄傳云世必仁義之志一旦富貴
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孟子云此之皆疎骨
則背親捐舊作捐舊喪其本心謂失其本心
肉而親便辟史記伍子胥傳云疎骨肉之親便辟
知友而厚狗馬鹽鐵論散不足篇云百姓或短稱不
而馬有粟秩財貨滿於僕妾史記孟嘗君傳云僕妾
祿賜盡於猾奴漢書貢禹傳云祿賜愈多家日以益
也史記貨殖傳云榮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賜人一
錢寧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史記平準書云京
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
腐敗而不可食高祖紀云實不持一錢田敬仲世家
八百四十一斗作一升按此文即墨子尚同上篇所
云腐朽餘財人多驕肆而驕肆者復貧負債不償
不以相分管子霸言篇云富負債不償
說文云償還也債本書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
多作責責債古今字骨肉怨望於家毛詩角弓序
鄭于詩箋云骨肉之親相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
生怨按怨望同義史記陳餘傳餘怨日不意君之望
臣深也索隱細民謗誦於道細民謗誦於道元左傳云不願
無謗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
講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世貴人
之用心也與嬰兒等與嬰兒二字舊空掘程本釋名釋
嬰兒之用心也與嬰兒等長幼云人始生日嬰兒程本
乳養之也嬰兒有常病貴臣有常禍貴臣有常禍
及意林並作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失嬰兒常病傷
貴臣下同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失嬰兒常病傷
飽也貴臣常禍傷寵也父母常失在不能已於媚子
傳思齊毛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陳元
傳媚愛也人君常過在不能已於驕臣後漢書陳元

在自驕不 哺乳太多 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 則必聖
 患驕臣 哺乳太多 漢書賈誼傳云抱哺其 則必聖
 縱而生痛 說文手部瘳引縱日瘳瘳謂小兒風驚乍
 擊乍縱擊搗也縱則擊而乍舒也玉篇云貴富太盛
 癩小兒瘳病按素問大論云瘳瘳筋擊 貴富太盛
 則必驕佚而生過 趙策公子牟曰貴不與富期而富
 不與驕奢期而驕奢至驕奢不與死期而梁肉至梁肉
 累世以前坐此者多矣成六年左傳云國饒則民驕
 佚是故嬀子以賊其軀者非一門也驕臣用滅其家
 者非一世也 春秋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云忘義而
 賊軀猶賊身漢書梅福傳云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
 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當與之
 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適尊寵其位授以魁柄
 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道大者此文意與
 彼或以背叛橫逆不道 漢書陳湯傳云云大

潛夫論

卷三

道無正法以所犯劇易 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
 為罪大逆不道之劇者 或以德薄不稱其貴文昌
 功司命舉過 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曰文昌
 主督察三命疏云皇氏云司命者文昌宮星白虎通
 壽命篇云司命者隨行爲命欲使民務仁立義無滯
 天滔天則司命舉過言則用命以弊之後漢書張衡傳
 章懷注引春秋佐助期日司命神名爲滅黨長八尺
 小鼻望羊多鬚觀惡深淺稱罪降罰或捕格斬首
 後漢書劉盆子傳章懷注相拒而殺之日格按漢書
 馮奉世後野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
 掾趙都按驗得王傳池陽令並素行貪汙野王部督郵
 吏都格殺顏師古注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或拉
 轉掣胃也釋文擗亦作拉釋名釋姿容云掣制也制
 頓之使順已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吏捕索掣頓不
 以道理續漢書五行志載梁冀事云吏卒掣頓折其
 骨指死深穿尸也指與路同穿傳作牢按穿蓋穿之

破家覆宗滅族者皆無功於民氓者也而後人貪權
 冒寵蓄積無極 楚語且廷見令尹子常歸以語其
 始必亡者也文十八年左傳云貪於飲食目思登顛
 於貨賄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杜注目亦貪也思登顛
 隕之臺 七升於顯臺樂循覆車之迹 新書連語周諺
 車戒韓詩外傳五云前車覆而後車不誡是願禱福
 以詩采菽云福祿之毛傳禱厚也禱與同儀禮
 祚觀禮鄭注禱之爲言與也詩北門毛傳與同儀禮
 以備員滿貫者 史記平康君傳云秦之周部卿趙使
 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願君即無可取者門下有毛遂者
 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承相皆以列侯繼嗣姬媼廉
 諱爲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
 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死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悍
 者鄰欲賣宅而避之入日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
 答曰吾恐其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
 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
 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
 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誑詐海內怨痛人欲
 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 事見漢書高后紀晉
 哀也按方言云摩滅也摩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
 萬鈞之所壓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字亦作糜賈山傳云
 無不糜滅者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
 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

潛夫論

卷三

傳云自申屠嘉死之後承相皆以列侯繼嗣姬媼廉
 諱爲丞相備員而已宣六年左傳中行桓子曰使疾
 其民以盈其貫將可死也韓非子說林下云有無悍
 者鄰欲賣宅而避之入日是其貫將滿也子姑待之
 答曰吾恐其何世無之當呂氏之貴也太后稱制而
 專政祿產秉事而握權擅立四王多封子弟兼據將
 相外內磐結自以雖湯武興五霸作弗能危也於是
 廢仁義而尚威虐滅禮信而務誑詐海內怨痛人欲
 其亡故一朝摩滅而莫之哀也 事見漢書高后紀晉
 哀也按方言云摩滅也摩與靡通漢書司馬遷傳云
 萬鈞之所壓而名摩滅不可勝紀字亦作糜賈山傳云
 無不糜滅者霍氏之貴專相幼主誅滅同僚廢帝立
 帝莫之敢違禹繼父位山雲屏事諸壻專典禁兵婚

姻本族事見漢書霍光傳屏當作秉魏相傳相奏封

諸亦秉事之証王先官張禹傳云將軍兄子秉樞機昆弟

侯五將漢書王莽傳云家凡九侯五大司馬五將即

政五行志云五將世權朱輪二十三漢書楚元王傳

氏一姓乘朱輪華太后專政秉權三世莽為宰衡封

安漢公居攝假號身當南面卒以篡位十有餘年自

以居之已久威立恩行永無禍敗故遂肆心恣意私

近忘遠崇聚羣小重賦殫民以奉無功動為姦詐託

之經義迷罔百姓欺誣天地自以我密人莫之知皇

天從上鑒其姦神明自幽照其態豈有誤哉事見漢書王莽

傳按此言呂霍王氏夫鳥以山為身而櫓巢其上魚

以淵為淺而窅穴其中卒所以得之者餌也曾子疾

大戴禮楮作曾穿作履說苑敬慎篇說叢篇並作穿

令名史記秦始皇紀云阿房宮成欲更擇令名名之

林苑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懼門之不堅而

製為美名以標奇麗製名亦一證

為作鐵樞說文云樞卒其以敗者本傳其下有所字

非苦禁忌少漢書藝文志論陰陽家云而門樞朽也

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漢書禹貢傳云王鳳顯權行多驕

借虐百姓而失民心爾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

論語作患是故人臣不奉遵禮法竭精思職漢書梅

厲志推誠輔君効功百姓下自附於民氓上承順於

天心而乃欲任其私知竊君威德以陵下民反戾天

地欺誣神明偷進苟得以自奉厚居累卵之危而圖

泰山之安漢書枚乘傳諫吳王書云必若所欲為危

於泰為朝露之行史記商君傳趙良而思傳世之功

墨子所染篇云功名傳於後世無疆譬猶始皇之舍德

任刑而欲計一以至於萬也漢書賈山傳云古者聖

皇帝日死而以說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

二世皇帝者欲豈不惑哉

王者以四海為一家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曰天子

海之內以兆民為通計閔元年左傳云一夫不耕天

下必受其饑者一婦不織天下必受其寒者管子

農有常業女有常事一農不耕民有為之饑者一女

不織民有受其寒者呂氏春秋愛類篇云神農之教

日土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蓄篇云古

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新書無蓄篇云古

人日一夫不耕或為之寒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

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為巧後漢書章帝紀元和三年

按漢書貨殖傳云童手指干孟康曰古者無空手游

日皆有作務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巧舊作功据本

傳充盈都邑治本者少浮食者眾漢書成帝紀陽朔

綱情息鄉本者少趨末者眾地理志云漢興立郡長

論云世奢服僭則無用之器貴本務之業賤矣農桑
 勤而利薄工商逸而入厚故農夫較耒而雖鐵工女
 投杼而刺文躬耕 商邑翼翼四方是極 詩殷武云商
 者少末作者衆 衡傳衡上疏引詩與今同漢紀載衡疏
 之極漢書匡衡傳衡上疏引詩與今同漢紀載衡疏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漢傳又引云
 京邑翼翼四方是則後漢書樊宏後漢傳又引云
 也此文引詩以證洛陽疑本 今察洛陽後漢書光武
 作京邑後人據毛詩改之 帝紀云建武
 元年冬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按洛陽當依下文
 作雒漢書地理志河南郡雒陽師古注魚豢云漢
 火德忌水故去洛水而加佳如魚 浮末者什於農夫
 氏說則光武以後改為雒字也 浮末者什於農夫
 虛偽游手者什於浮末是則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
 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
 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饑寒
 潛夫論卷三 九 湖海樓本

饑寒並至則安能不為非為非則姦宄姦宄繁多則
 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
 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 舊作則上天降災則國
 危矣 管子入觀篇云主上無積而宮室美氓家無積
 少而未用多者後國之俗也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
 貧民貧則姦智生姦智生則邪巧作姦邪之所生於
 於匱不足匱不足則所生於後後之所生於急於
 度故曰審度量節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邪姦邪之
 墨子辭過篇云其民饑寒並至故為姦邪姦邪之
 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國亂說苑反質篇魏文侯問李
 克曰刑罰之深源安生李克曰生於奸邪淫佚之行
 奸邪之深源安生而起淫佚者久饑也雖文刻饑
 害農事之心饑寒而起淫佚者久饑也雖文刻饑
 本也女工傷則寒之原也饑寒並至而能無淫佚者
 者未之有也男女飾美以相矜而能無淫佚者未嘗
 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則國貧民侈國貧窮者為姦邪

而富足者為淫佚則驅民而為邪也民已為邪因以
 法隨誅之不赦其罪則是為民設陷也刑罰之起有
 原人主不塞其本而替其末傷國之道也新書孽產
 子篇云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也欲天下之無饑胡
 可得也一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之無饑胡
 可得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可得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者得也漢書景帝紀後二年詔曰雕文刻鏤傷農事
 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
 寡矣按數家所言意皆相同此文所從出也 夫貧
 生於富弱生於強亂生於治危生於安 孫子兵勢篇
 怯生於勇是故明王之養民也憂之勞之 舒傳云憂
 勞萬民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勞天下之 教之誨之
 民高誘注勞猶憂也勞讀勞勑之勞 教之誨之
 慎微防萌以斷其邪 說苑雜言篇孔子曰中人
 則淫無度則失維欲則敗飲食有量衣服有節宮室
 有度畜聚有數車器有限以防亂之源也漢書王吉
 潛夫論卷三 十 湖海樓本

傳云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
 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誅利不畏死亡周
 其禁邪於其真其絕惡於未萌也 故易美節以制度
 不傷財不害民 七月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由此觀之民固不可恣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古之
 自恣 今民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 史記蘇秦傳云兄
 笑之日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 而習調欺
 以爲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 以相詐給
 引通俗文大調曰譏者頡頏篇音義十二 以相詐給
 云給與通比肩是也 晏子春秋陰維下云臨淄三百
 也給與通比肩是也 晏子春秋陰維下云臨淄三百
 而或 或以謀姦合任爲業 任俠也按合疑漢紀成帝永始
 述救篇漢書酷吏尹賞傳受賦報讎漢紀成帝永始
 三年作受任報讎任即合任之任疑漢書爲後人所

或以游教博奕為事漢書循吏名信臣傳云府縣
 為事輒或疑丁夫世不傳犁鋤傳字尚書大傳云距
 斥罷之或疑世當為并說文云并三十并也懷九挾彈攜手遊游
 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彈文云彈行先也管子輕重丁云挾彈懷九遊水上
 彈居其下終日不歸詩北風云攜手同行和舟云以
 遊以遊文選王褒四子講德論云相與結侶攜手俱
 好彈按北堂書鈔一百廿四引東觀漢記詔曰三輔皆
 父老歎息王氏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
 所言為不虛矣或取好土作丸賣之於彈外不可以
 禦寇內不足以禁鼠晉靈好之以增其惡宣二年未
 嘗聞志義之士喜操以游者也惟無心之人羣豎小
 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
 子史記平原君傳毛遂接而持之妄彈鳥雀百發不
 得一而反中面目此最無用而有害也或坐作竹簧
 坐疑行蓋即竹字之駭文釋名釋樂削銳其頭有傷
 器云簧橫也以竹鐵作於口橫鼓之御覽五百八十一傳
 害之象傅以蠟蜜有甘舌之類御覽五百八十一傳
 五行志云有口舌之病傅謂塗附皆非吉祥善應或
 之如漢書佞幸傳云傅脂粉也皆非吉祥善應或
 作泥車瓦狗馬騎倡排排何本傳說文云倡樂也
 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排何本傳說文云倡樂也
 子在宥篇云人心排下漢書地理志云排亦通用莊
 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漢書地理志云排亦通用莊
 成帝紀永始二年詔曰將作大匠多弄物為倡優
 為巧詐新書瑰璋篇云飾知巧以相詐利詩刺不績
 其麻女也婆娑詩東門之枌女今詩今多不修中饋
 易家人六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說
 二在中饋

云巫祝也女能事無形以舞降神也鹽鐵論散不足
 篇云世俗飾富故憚事之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頌徒古
 或以成業致富故憚事之民巫祝以取釐謝堅頌徒古
 相學是以街巷有巫閭里有人本以欺誣細民熒惑
 百姓史記淮南王傳云焚惑百姓漢書作營顏師古
 通周禮凡以神祀者鄭注國語曰古者民之精爽不
 攜貳者而神明能齊肅中正其知能上下比義其聖能
 光遠宣明其神明能照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神
 明降之在男曰日現在女曰月是以此使制神之處位次
 是以聖人用之器時服既知神如此又明之見何瀆
 之正神不降感於淫厲苟貪婦女羸弱說文云羸
 貨食遂誣人神令此道滅痛矣婦女羸弱說文云羸
 句其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憤憤而不言云怨志憤憤毒
 注氏憫猶憫也易林訟之升憤憤不說憂從中出
 大有之蒙李梅香墜心思憤憤憤少愧亂我魂氣
 齊策孟嘗君曰文皆易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
 倦於事憤憤於憂
 宅漢時有遲疾之事漢書游俠原涉傳云人嘗置酒
 者涉即往候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
 安避幸安帝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驚病不
 王商嘗欲避疾便時移王君聖舍魯恭後不聽按漢書
 孝平王皇后傳顏師古注云便時取時日之便也
 嶇路側嶇而司馬相如傳云民人升降移徙嶇上漏
 下濕莊子讓王篇云原憲居風寒所傷素問玉機真
 百病之長也今風寒客於人使人毫毛畢直皮膚閉
 而為熱漢書王吉傳云冬則為風寒之所傷於寒
 也敘傳云道病中風師古注中傷也為風所傷
 人所利賊盜所中益禍益崇說文云禍害以致重者
 不可勝數或棄醫藥更往事神故至於死亡不自知
 為巫所欺誤乃反恨事巫之晚此熒惑細民之甚者

也史記扁鵲傳云信巫不信醫不治也論衡辨祟篇
 云人之疾病希有不風濕與飲食者當風臥濕
 握錢問崇飽飯餐食齋解禍而病不治或裁好緝
 謂崇不得命自絕謂巫不審俗人之知也或裁好緝
 緝帛也作爲疏頭令工采畫雇人書祝履程本作願
 顏師古注願也若今言履也廣韻十一暮履九
 履鳥也相承借爲履字周禮太祝掌六祝之辭以
 事鬼神元祈虛飾巧言欲邀多福詩天保云或裂折
 福祥求永貞
 緝綵裁廣數分長各五寸緝繪佩之或紡綵絲而縻
 說文云紡網絲也王斷截以繞臂此長無益於吉凶
 先生云而當作爲無而空殘滅緝絲縈悸小民榮與
 長字衍下文云此無而空殘滅緝絲縈悸小民榮與
 益於奉終卽其例而空殘滅緝絲縈悸小民榮與
 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霍光因舉手自撫心曰使我至
 今病惛韋昭云心中惛息曰惛御覽廿三引風俗通
 云夏至著五兵也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
 疾五綵辟五兵也又永建中京師大疫云厲鬼字野
 重游光亦但流言無指見之者其後歲歲有病人情
 愁怖復增題之真以脫禍今家人織新練皆取著後
 以五綵絲繫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溫入百十四
 引云五月五日賜五色綵命絲俗或舊脫掘御覽八
 說益人命此文所賜五色綵命絲俗或舊脫掘御覽八
 剋削綺縠文也刻通說文云綺或舊脫掘御覽八
 云切也也刻通說文云綺或舊脫掘御覽八
 誠圖而八彩注云入彩引春秋合以成榆葉言
 云榆鋪幅極絳縵葉也郭璞注今名短度無窮
 緝爲葉輪極絳縵葉也郭璞注今名短度無窮
 廣雅釋器云無綵縵葉也郭璞注今名短度無窮
 草懷注引何承天集文曰都致錯履無極玉具劍佩
 釋國三老袁良碑孝順時拜梁相冊云賜玉具劍佩
 書刀繡文印衣無極手巾各一無極亦無窮之義
 水波之文誘注詭文奇異之文也回波若水波也
 碎刺緝紵五采綵色緝紵所紵衣刺與帶通碎疑

當作弊辭帶緝作舊作爲筥囊裙襦衣被按襦與襦
 同周禮司服注鄭司農云衣有襦裳者爲端費緝百
 釋文襦本亦作襦莊子外物篇云未解襦襦費緝百
 兼并絲緝也功用十倍此等之儔既不助長農工女
 王侍郎云長農當作良農繼培按良字是也無有益
 桓十四年穀梁傳云國非無良農工女也
 於世而坐食嘉穀農殖嘉穀消費白日漢書宣帝紀
 日譬猶踐薄水以待白中時亦白凡言白者義如
 大事欽用日中鄭注曰中時亦白凡言白者義如
 此毀敗成功以完舊作爲破以牢爲行偽按古者謂
 物不牢爲行治要載實論云器械行沽用禮司
 市害者使亡鄭注害實於民謂物行沽用禮司
 詐偽飾行債賈者疏謂後鄭以爲行沽用禮司
 濫義並同書釋典朕聖說說珍珍行史記五帝紀作朕
 畏忌說說珍珍行史記五帝紀作朕
 偽鹽鐵論力耕篇亦云工致牢而不偽以大爲小以
 易爲難皆空禁者也新書瑰瑋篇云雕文刻鏤周用
 而起民弃完堅而務雕鏤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
 日今十日不輕能成用一歲今半歲而弊作之費日
 挾巧用之易弊不耕而多食農人之山林不能給野
 食是天下之所以困貧而不足也山林不能給野
 火江海不能灌漏卮淮南子汎論訓云雷水足以溢
 論本議篇云川源不能贖溪壑孝文皇帝躬衣七絺足履
 漏卮山海不能贖溪壑孝文皇帝躬衣七絺足履
 革易以韋帶劍集上書囊以爲殿帷見漢書東方朔
 傳作阜絺廣韻云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
 阜也弋卽賦之省盛夏苦暑欲起一臺計直百萬
 以爲奢費而不作也漢書文帝紀費云嘗欲作露臺
 人十家之產也吾奉先帝宮室常恐差之何以臺爲
 王嘉傳云孝文皇帝起露臺惜百金之費克已不
 作按百金猶百萬也古者以金重一斤若今萬錢矣今

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文飾廬舍皆過王制僭上

甚矣漢書食貨志云宗室百七公卿大夫從奴僕妾

皆服葛子升越箛中女布象簪左思吳都賦云桃笙

弱於羅統劉淵林注蕉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

按後漢書明德皇后紀章懷太子紀葛葛之細者升越越之細者

外傳記地傳云葛山者向賤罷吳種葛使越女織治

葛布獻於吳王夫差越布之名起此華陽國志蜀志

云安漢上下朱邑出好麻黃潤細布有羌箭盛藝文

類聚六十一引揚雄蜀都賦云其布則箭中黃潤一

端數金木傳注荆州記日稱歸縣室多幽閑其女盡

織布至數十升今永州俗猶呼貢布為女子布也

細織為五色釋采帛云細織染縑綺縠見冰統漢書地

齊地織作冰統縑縑純麗之物臣瓚曰冰統細縑

堅如冰者也顏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

色鮮潔如冰者也顏師古曰如說非也冰謂布帛之細其

類聚六十九引六韜云桀紂之時婦女坐以文綺之

席衣以綾統之衣韓詩外傳七陳饒曰綾統綺縠靡

麗於堂從風而弊綾統即冰統也方言云東齊言布

帛之細者曰綾釋名云綾凌也錦繡說文云錦裏色織

也其文望之如冰凌之理也錦繡說文云錦裏色織

致工記云五犀象珠玉虎魄按漢書西域傳亦作虎

魄備謂之繡犀象珠玉虎魄按漢書西域傳亦作虎

琇玕石山隱飾為山石之文也金銀錯鏤說文

金塗也爾雅釋鑿鹿履屨急就篇云麋鹿鹿鹿鹿鹿

子說山訓云紂為象箸而其子啼方言云哀而不泣

日唏臨鐵論散不足篇云箕子之譏始在天子今在

西富貴嫁娶車駢各十而屏蔽婦人所乘牛車也按

各十謂送迎之車也詩鵲巢云百兩御之毛傳百兩

也家人送之良人迎之車皆百乘此十乘亦其比也

或云各十當為駟駟漢書王莽傳云駟駟道路顏師

古注駟駟言不絕後漢書王莽傳云駟駟道路顏師

獨行范冉傳云徒駟駟騎奴卿令騎奴還至寺門

其建鼓侍僮按說文云僮未冠也童男有皐日奴

穀節引之會重吳子膝薛夾穀引春秋感精符云黃池

少史冠法冠為鄭注舒疾之法也漢書蕭望之傳云

者競欲相過貧者恥不逮及鹽鐵論國病篇云葬死

過貧者欲及富者空減貧者稱貧漢書地理志云列

侯貴人車服僭上眾庶放效羞不相及嫁娶九崇後

廉送死過度王吉傳云聘妻送女無節是故一饗之

則貧人不及漢紀作貧人恥不相及是故一饗之

所費破終身之本業後漢書地理志云好稼穡務本業

日以糜破積世之業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縑絲

以供終朝之費古者必有命民然後乃得衣縑絲

而乘車馬尚書大傳云古之帝王必有命民能敬

命然後得乘飾今者既不能盡復古承教救亂橋復

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

自節焉荀子王制篇云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

數非舊文者舉息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夫是之

謂復細民誠可不須乃踰於古昔孝文大戴禮五帝

古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生衣必細緻履必麋鹿組必

曲禮云必則古昔稱先生衣必細緻履必麋鹿組必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文采上作飾襪必縑此見廣韻十月王先先生云此當

作帶急就篇服瑣綸帶與繪連顏注綸帶縵布之九
 精者也繼培按說文云綸縵布也縵傳本又作縵
 紫按飾車馬校史記司馬相如傳云校飾縵文徐廣曰
 字疑文之誤即上所云車與文飾也縵子辭過篇云
 輕緩與馬文飾所以自多畜奴婢請能若此者既不
 奉麗靡爛漫不可勝極
 生穀又坐為蠹賊也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宮室奢後
 蠹也衣服靡麗布帛之蠹也狗馬食人之食五穀之
 漏積不禁田野之蠹也喪祭無度傷生之蠹也賊謂
 盜賊詩瞻印云蠹賊蠹疾鄭箋其為殘酷痛病於民
 如蠹賊之子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
 封不樹喪期無時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易繫辭下
 傳亦作數按桐木為棺葛采為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
 漢書楊王孫傳云昔帝堯之葬也窆木為匣葛藟為
 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臭故聖王生易尚氣易葬
 也後世以楸梓槐柏柁柁柁舊作柁柁柁各取方土
 所出膠漆所致新語道基篇云傳致膠漆丹靑玄黃
 博當也傳其傳致者言釘細要削除鏽靡不見際會
 安利也致緻古通用釘細要削除鏽靡不見際會
 江淹集銅劍讚云往古之事棺皆不用釘悉用細腰
 其細腰之法長七寸廣三寸厚二寸五分狀如木杵
 兩頭大而中央小仍擊棺際而安之因漆亦作小要
 禮記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束每束一鄭注祔小
 要喪大記云君棺束縮二橫三束每束一鄭注祔小
 二束士蓋不用漆二束每束一鄭注祔小
 之中也祔小要也釋名釋喪制云棺束日緘緘而也
 古者棺不釘也旁際日小要其要約小也又謂之祔
 祔任也任制際會使不解也魏志文帝傳終制云棺
 但漆際會三週周禮弁師鄭注會緘中絕類聚
 七十引後漢張縉瑗材枕賦云會緘密固絕無間

一切經音義四引蒼頡篇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
 云鏗削平也靡當作磨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
 可矣其後京師貴戚必欲江南檣檣梓豫章檣檣
 淮南子修務訓云檣檣豫章之生邊遠下土漢書劉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邊遠下土漢書劉
 新從下土來亦競相倣倣漢書匡衡傳云今長安天
 未知朝廷體亦競相倣倣漢書匡衡傳云今長安天
 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夫檣檣豫章所出殊
 所法則或見於遠方郡國來者無夫檣檣豫章所出殊
 遠又乃生於深山窮谷新書資質篇云檣檣豫章天
 產於谿谷之傍泊要柁柁柁柁柁柁柁柁柁柁柁柁
 司馬紹統贈山濤詩注引同昭四年左傳云深山中
 谷經歷山岑漢書哀帝紀云徑歷過也徑與經通爾雅釋山云山
 小而高岑釋名釋山云徑歷過也徑與經通爾雅釋山云山
 云岑嶺也嶺嶺然也立千步之高百丈之谿傾倚險
 阻成十三年左傳崎嶇不便求之連日然後見之伐
 斫連月說文伐斫並訓擊也然後訖說文云會眾然
 後能動擔說文云斫並訓擊也然後訖說文云會眾然
 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伐也
 獨舉也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伐也大木不可獨伐也
 列疑引形近之誤繼培按論衡油潰入海油潰入海油潰入海
 效力篇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
 國傳云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
 水次冰解漕下顏師古注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後
 漢書班彪後因傳西都賦云通溝大漕潰連淮逆河
 渭洞河章懷注引蒼頡篇云漕漕決也連淮逆河
 王先謙云孟子從流而上而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
 亡反謂之連此連淮而上而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
 篇云梗楸豫章因江淮之訓行數千里然後到雒新語
 之道而達於京師之下河工匠雕治說文云雕積累日
 月計一棺之成功將千萬夫既其終用重且萬斤非
 大眾不能舉非大車不能載東至樂浪漢書武帝紀
 云元封三年

朝鮮降以其地為樂西至敦煌武帝紀云元鼎六年
浪臨屯玄菟真番郡分武威酒泉地置張
掖郡萬里之中相競用之此之費功傷農不足為云
煌郡變故傷功可為痛心成十三年左傳云痛心疾
工商上通傷農首呂氏春秋禁塞篇云世
此亦可以痛心矣古者墓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
四尺遇雨而墮弟子請治之夫子位曰禮不修墓

禮弓崇作墳墮作崩鮒死有棺而無槨論文帝葬於
芷陽表云孝文帝九年以芷陽鄉為霸陵明帝葬於
洛南顯節陵故富壽亭也西北去雒陽三十七里皆
不藏珠寶不造廟不起山陵後漢書明帝紀陵墓
雖卑而聖高傳作德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管子輕

吾國之豪家史記呂不韋傳生不極養死乃崇喪
云子楚夫人趙豪家女也後漢書梁統後商傳
本篇所云約生或至刻金鏤玉賜以東園朱壽之
以待終注詳前或至刻金鏤玉賜以東園朱壽之
器銀鏤黃腸玉匣章懷注壽器棺也以朱飾之以銀
鏤之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舊儀云帝崩以玉
為棺如鎧狀連經之以黃金為縷屨以下以玉為
札長一尺二寸半為柩下至足亦縫以黃金縷
梓槨棺良田造坐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升於取
則我欲葬焉伯玉曰吾子樂之則我請前鄭注刺其
欲害人也良田又云孔子曰古也墓而不墳鄭注墓謂
兆域今之黃壤致藏多埋珍寶偶人車馬不足為云
封塋也古者明器有形無實示民不用也及其後則有醜
之藏桐馬偶人彌祭其物不備今厚資多藏器用如
生人郡國縣吏素桑椹偶車轎輪漢書韓延壽傳云
賣偶車馬下里偽物顏師古注偶謂木土為之象真
也偶對也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崇侈上僭

鹽鐵論散不足篇云古者不封不樹反虞祭於寢無
垣宇之居廟堂之位及其後則封之庶人之墳半勿
其高可隱今富者積土成山列樹成林臺榭
連閣集觀增樓中者祠堂屏閣闕梁恩寵臣貴
咸州郡世家漢書食貨志云世家子弟如淳
葬都官後漢書郎顛傳云洛陽都官按漢書宣帝屬
縣漢書薛宣傳各當遣吏齋奉齋之奠注杜子春云
齋當為桑道中祭也漢儀每街路輒祭後漢書桓榮
後世傳云父鸞卒楊賜遣吏奉祠因縣發取祠具
拒不車馬帷帳貸假待客之具競為華觀此無益於
奉終無增於孝行但作煩擾傷害吏民易節家日

害今按鄙畢之郊文武之陵漢書楚元王傳劉向云
周本紀集解引皇覽云文武周公葬於畢史記
長安鎬聚東社中正義引括地志云武王墓在雍州
潛夫論卷三

萬年縣西南三十八里畢原上崔南城之壘曾祈之
實政論云文武之兆與平地齊南城西之壘曾祈之
冢按續漢書郡國志泰山郡有南城西之壘曾祈之
漢書地理志東海郡作南成曾祈論周公非不忠也
語作曾曾孔安國曰曾參父也名點周公非不忠也
曾子非不孝也以爲喪君顯父之義莫不欲喪稱其
君孝經云不在聚財揚名顯祖先祖所以崇孝也
以顯父母不在聚財揚名顯祖先祖所以崇孝也
在車馬孔子曰多貨財傷於德弊則沒禮儀禮聘禮
傷於德弊美則沒禮荀子大略篇引聘禮志作幣厚
則傷德財侈則殄禮此以爲孔子語而文又異或別
有所晉靈厚賦以雕牆春秋以爲非君宣二年華元
樂呂厚葬文公春秋以爲不臣成二年左傳呂作舉
誘注引傳作呂按文十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
八年宣二年傳並作呂况於羣司士庶乃可僭侈主

解引服虔注天玄地黃泉在地中故曰非獨山川也
 黃泉漢書揚雄傳解嘲云深者入黃泉古者庶人畫
 人行亦然有布衣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象而已故
 命曰布衣王先謙云積善不息禮記曲禮云敦必致
 三字不辭疑有脫誤顏閔之賢論語云德行積惡不休必致桀跖之名荀
 榮辱篇云為桀跖則常危辱非獨布衣也人臣亦然趙策蘇秦曰
 人臣之士積正不倦必生節義之志積邪不止必生
 暴戾之心非獨人臣也國君亦然政教積德王先生
 作得與下必致安泰之福老子云往而舉錯敗失必
 失守對文易繫辭下傳云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
 致危亡之禍治天下舉錯非也國家為虛反而社稷不血食故仲
 漢書董仲舒傳云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故仲
 尼曰湯武非一善而王也桀紂非一惡而亡也三代
 之廢興也在其所積漢書賈誼傳云安者非一日而
 積漸然不積善多者雖有一惡是為過失未足以亡
 積惡多者雖有一善是為誤中未足以存人君聞此
 可以悚思漢書董仲舒傳云積善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
 不見也非明乎情性察乎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
 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為悼懼者也說文云懼
 恐也古布衣聞此可以改容史記司馬相如傳云自
 失是故君子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淮南子人聞訓云
 日愼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是故人皆輕小害
 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慄而索
 良醫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詔曰諸將業遠
 功大誠欲傳於無窮空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戰戰慄慄

潛夫論 卷三

潛夫論 卷三

一日愼 克己三省昭十二年左傳仲尼曰古也有志
 三省不見是圖成十六年左傳夏書曰孔子曰善不
 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此下舊接夫賢
 不除又復足以滅身小人以小善謂無益而不為也以
 小惡謂無傷而不去也是以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
 不可解也易繫辭下傳王弼本謂作為不為不去不
 可謂小而無益淮南子繆稱訓云君子不謂小善不
 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善為無
 羣輕折軸故此蹶躅舊作屬據本政所以迷國而不
 返按詩外傳一云懷其寶而迷其國者不可與語仁
 大臣多用之漢書王尊傳劾奏匡衡張譚懷邪迷國
 王嘉傳孔光等劾嘉迷國罔上不道師丹傳策免丹
 當時律令如此三季所以遂往而不振者也晉語郭
 三季王之亡也注漢書敘傳敘天文志云三季之後
 厥事放紛顏師古注三季之末也史記樂書云
 流沔沈佚遂往不反周語云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恐後世
 靡麗遂往而不反周語云馬相如傳上林賦云恐後世
 夫積微成顯積著成微而脫鄂譽鄂譽致存亡漢書韋賢傳
 度云三微而成一體鄂譽鄂譽致存亡漢書韋賢傳
 著三著而成一體鄂譽鄂譽致存亡漢書韋賢傳
 云論喻直言也此文疑當作鄂譽致存亡史記
 鄂譽鄂譽致存亡史記
 君與鄂譽致存亡史記
 詩外傳十云有謂武王謂鄂譽致存亡史記
 國昌有鄂譽致存亡史記
 子人聞訓云聖人敬小慎微漢書仲舒傳云眾少
 成冬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晚致明以微致顯是

潛夫論 卷三

潛夫論 卷三

以棄發於諸侯與康深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
以致之矣言出於已不可寒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
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
大慎微者著按盡小者大二語本荀子大略篇小者
王小心翼翼明詩大武王夙夜敬止詩閔子小者按此

成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漢書賈誼傳云禮云禮者
眇故能太平而傳子孫詩閔宮鄭箋云文王武王繼

文箋云文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又云天之錫
而居之此即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

詩誼與鄭氏同且夫邪之與正猶水與火不同原不

得並盛淮南子說言訓云君子行正氣小人邪氣

正氣也重於滋味淫於聲色發於喜怒不願後患者

邪氣也邪與正相傷欲與性相害不可兩立一置一

廢故聖人損欲潛夫論卷三正性勝則遂重已不忍虧也故伯夷

而從事於性潛夫論卷三

餓死而不恨論邪性勝則怵怵而不忍舍也怵當為

釋言云狂復也郭注狂復為後漢書馮異傳云狂

快小利章懷注性快猶復也謂慣習前事復為之

狂悖字通詩四月疏蕩釋文並引說文云怵習也今

說文無怵字悖字注習也怵當即悖之別體怵說文

訓恐與狂習義別漢書武帝紀元符元年詔怵於邪

說服應本怵音恹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湯

蓋服應本怵音恹應劭曰怵怵也如淳曰怵音怵湯

之所致也夫積惡習非久致死亡非一也世品人遂

積惡習以下文有脫誤漢書董仲舒傳云暴逆不仁
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此蓋本之世品人遂
下舊接傳爾多益至末今移夫聖賢與革革疑恭之
正然此四字下尚有脫文夫聖賢與革革疑恭之
寶融傳云每召會進見則登其福福祚之不登叔父
容貌辭氣身恭已甚則登其福福祚之不登叔父
焉慶封伯有脫荒淫於酒沈湎無度以弊其家八年

四年晉平殆政孫侍御云殆與怠同繼培按新書道
左傳鳥受命不殆鄭箋云受天命而行之不殆殆是
鄭讀始為怠也淮南子秦族訓句踐棲於會稽修政
不殆鹽鐵論論篇周文武尊賢受諫敬戒不殆惑
方言後劉子駿與揚雄書收獲不殆並以殆為怠惑

以喪志良臣弗匡故俱有禍昭元年楚莊齊威始有

荒淫之行毛詩雅鳴序云削弱之敗秦策云地幾於

亂亡中能感悟勤恤民事周語云勤勞精苦思精積

漢書張敞傳云勞精於政事論衡命祿篇孜孜不怠

云勞精苦形韓詩外傳五云勞心苦思

漢書平當傳云聖漢受命而王夫出陳應爵命管蘇

繼體成業二百年餘年孜孜不怠夫出陳應爵命管蘇

按新序一稱楚其王有疾命令尹爵楚蘇造申侯伯

王薨令尹即拜楚蘇為上卿遂申侯伯出之境呂氏

春秋長見篇楚蘇為上卿遂申侯伯出之境呂氏

為荆文王事申侯伯即傳七年左傳申侯楚文王死

後出奔鄭是二人皆在文王時新序以為其王者誤

也漢書古今人表中有陳應在楚嚴王箴尹克黃

孫叔敖之後申公培樂伯優孟之前楚遠賈申叔時

上必賢大夫不應被出且與管蘇不同時疑此陳應

當為申侯陳中應侯字形皆相近遂以致誤然事在

莊王時此以為召即墨烹阿大夫齊威王事見史故

能中興疆霸諸侯當時尊顯後世見思傳為合名載
在圖籍韓非子用人篇由此言之有希當作希布衣漢
希相人君其行一也知已曰明自勝曰彊老子云自
勝者夫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此顏子所
以稱庶幾也易繫辭詩曰天保舊作祿虛學士云下
今詩定爾亦孔之固俾爾遐不作厚胡福不除舊此下

足以滅身小人俛爾多益以莫不庶詩天蓋此言也

以小善云云蓋舊作善下有也字按本書班祿篇引言天保佐王

者定其性命甚堅固也使汝信厚何不治而多益之

甚庶眾焉不字誤或當作目王侍郎云上云甚堅固

讀 遵履五常順養性命以保南山之壽松柏之茂也

德翰如毛詩蒸為仁由已語論莫與併蠡自求辛螫詩小

比併蠡今作拜蜂按併當作併桑採禍福無門惟人

所召襄廿三年左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尚者信

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吉無不利也易繫辭

尚王弼本作所助亮哉斯言爾雅釋詁可無思乎

潛夫論卷三

國以賢興以諂衰君以忠安以忌危王先生云忌當

培按依字是也漢書京房傳云房嘗宴見問上曰幽

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

者巧此古今之常論而世所共知也然衰國危君繼

踵不絕者尹文子大道篇豈世無忠信正直之士哉

誠苦忠信正直之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閒必有茂

草十室之邑必有俊士說苑說叢篇云十步之澤必

賢材之生日月相屬未嘗乏絕是故亂殷有三仁論

小衛多君子襄廿九年左傳以漢之廣博士民之眾多舊空

据程本漢書梅福傳云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

言之類至眾多也本傳漢上有大字按下文云以漢

土之廣博急就篇云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治詩大

漢地廣大明漢書伍被傳云被竊觀朝廷君臣父子夫

會朝清幼之序皆得其理上之舉錯遵古之道風俗紀

綱未有所缺雖未及古而官無直吏位無良臣此非

太平時然猶為治也

今世之無賢也乃賢者廢錮而不得達於聖主之朝

漢書朱雲傳云廢錮終元帝之世按成二年左

志道者少友逐俗者多儔是以舉世多黨而用私競

比質而行趨華傳作朋黨用私背實趨華按韓非子

殖傳序云偽民背實而要名此以朋黨為多背實為

比質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為朋古書多朋

用三字並誤行字亦疑衍程本又誤用為朋古書多朋

甘茂傳作公仲後漢書古韓公仲朋亦作公仲朋

病傳校尉僕多有功封為輝渠侯顏師古曰功臣侯

表作僕朋今此作多轉寫者誤也二事正與此類

貢士者非復依其質幹準其材行也直虛造空美掃

地洞說擇能者而書之公卿刺史掾從事茂才孝廉

且二百員通典十三云後漢光武十二年詔三公舉

廉吏各二人光祿歲舉郎茂才一人廷尉各一人

三人中二千石歲舉廉吏各二人監御史司農各二

人將兵將軍歲舉廉吏各二人廷尉各一人

舉茂才各一人後漢書百官志劉昭注載此詔稱漢

官目錄云按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詔云茂才孝

事其官見授門徒五十五人
 子伯牛伯仲弓准南子精神訓云顏回季路子
 夏冉伯也最其行能不足稱後漢書和帝紀永
 元五年詔曰選舉良才為政之本科別行能必出鄉
 曲按科別行能即周禮鄉大夫職所謂考其德行道
 藝而與賢者能者鄭司農云與賢者謂若今舉孝廉
 與能者謂若今舉茂才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最者
 也凡多不及中顏師古注中謂中庸之人也史記作才
 能不及誠使皆如狀文則是為歲得大賢二百也然
 則災異曷為譏譏舊作饑漢書董仲舒傳云春秋之惡怪
 異之所施也京房傳云古帝王以功舉賢則萬化咸
 瑞應著未世以毀譽取人故功業廢而致災異相傳
 百官各試其功災異可此非其實之効漢書魏相傳
 惜此文大指如房所言此非其實之効漢書魏相傳
 相多不實詔曰開者以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
 嘉元年詔曰開者以薄水旱不時後漢書順帝紀陽
 多有其人是所以由皆以選舉不實官夫說梁飯食肉漢
 非其人是以天市未得人情多怨夫說梁飯食肉漢
 王莽傳云王業市所賣梁飯肉有奸於面目王先
 義持人視於心句當互易面字行繼培按淮南子此語
 與下有悅於心句當互易面字行繼培按淮南子此語
 說林訓云佳人不向體美人不同而皆悅於目而
 不若糲黍藜烝之可食於口也白虎通諫諍篇云藜
 圖西施毛嬙有悅於心管子小稱篇云毛嬙西
 子說論衡言毒篇云好女說心而不若醜妻陋妾
 之可御於前也虛張高譽北堂書鈔五十四引東觀
 虛張強蔽疵取信七年左傳以相誑耀漢書宣元六
 飲酒淫事太后下至旁側長御方故萬端又云欲以
 誑與百姓有快於耳漢書息夫躬傳云辯而不若忠
 釋與耀同有快於耳漢書息夫躬傳云辯而不若忠

選實行可任於官也周顯拘時脫一故蘇秦一字疑
 是疏疏與蘇聲相涉而失之史記蘇秦傳云求燕噲
 說周顯王顯王左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弗信燕噲
 利虛譽故讓子之史記燕世家皆會實聽聲嗚哇之過也
 淮南子主術訓云天下多眩於名聲而寡察其實是
 故處人以譽尊而游者以辯顯列子說符篇云爰旌
 日能視日諄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爰旌日三舖而
 後能視日諄汝非盜耶吾義不食子之爰旌日三舖而
 地而歐之狐父之盜則盜矣而食非盜也與人之盜
 困謂食為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歐與噲同
 夫聖人純賢者駁論衡明雲篇云世稱聖人純而賢
 之純白黑雜周公不求備四友不相兼揚雄傳改傳
 台謂之駁四友不相兼揚雄傳改傳
 物志云文王四友南宮括散宜生閔天太頭按尚書
 大傳文王指此四人故孔子以回賜師由擬之章懷注
 此傳即以四友屬孔子非也春秋繁露天地之行篇
 云任羣臣無所親若四肢之各有職也新語懷慮篇
 持足以精明耳以主聽口以別味鼻以聞芳手以之
 可通然與下末世云云文意不合故定從本傳況末
 世乎是故高祖所輔佐光武所將相不遂偽舉不責
 兼行尹文子大道篇云天下萬事不可備能責其備
 之能則前後左右之宜遠近遲疾之開必有不兼者
 焉苟有不兼於治關矣後漢書韋彪傳云夫人才行
 少能亡秦之所棄王莽之所捐舊作二祖任用以誅
 暴亂成致治安漢書文帝紀元年有司固請曰古者
 治安言治理而安寧也太平之世而云無士數開
 橫選而不得真甚可憤也真舊作直按續漢書五行
 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以天下之大
 四海之眾云無若人臣以為誣矣特選詳譽審得

以役民蓋以誅暴除害利黎元也

荀子大畧篇云天

天之立君以為民也淮南子兵畧訓云所為立君者

以禁暴討亂也又云明王之川兵也為天下除害而

與萬民共享其利漢書嚴安傳云與利除害誅暴禁

邪蕭望之後有傳云其於為民除害安元而已谷

承傳云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按嚴安傳云元而黎

民黎元即元黎黎民也史記文帝紀索隱引姚察云

古者謂人云善人也因善為元故

是以人謀鬼謀能

者處之賢見思

詩云皇矣上帝臨下以作有赫監觀

四方求民之瘼

今詩作莫蔡中郎集和熹鄧后證議

云兼董萬里求民之瘼晉書武帝紀云皇天鑒下求

人之瘼後漢書循吏傳序云廣求民瘼蓋本三家詩

此文當本作瘼後人或據毛詩改之孫侍御云文選

齊安陸昭王碑文云慮深求瘼李善注云詩求民之

莫班固漢書引詩而為此瘼爾雅曰瘼病也今漢書

敘傳亦作莫願師古訓莫為定與毛鄭同宋書符瑞

志引漢書惟此二國其政不獲惟此

彼今作四國爰究爰

規故傳曰制禮上物不過十二天之道也

哀七年左

作天之

大數

是以先聖籍田有制

禮記祭義云天子為藉

供神有度

周語襄王曰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規方

昭七年左傳云

奉巳有節

毛詩鴛鴦序云思古明王

節禮賢有數上下大小貴賤親疏皆有等威階級衰

殺宣十二年左傳云君子小人物有服章貴有常尊

衰杜注衰殺也禮記月令云以

各足祿其爵位

慎微篇亦誤保為祿

公私達其等級禮行德義

文有

表尊卑尊卑有禮各得其宜此文大意蓋與傳同

當此之時也九州之內合三千里爾八百國

禮記云凡

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又云凡四海之內斷長補

短方三千里又云凡九州千七百七十三國漢書賈

山傳云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

國之君地理志云周爵五等而土三等公侯百里伯

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滿為其班祿也以上農為正

附庸蓋千八百國此有脫誤

始於庶人在官者祿足以代耕蓋食九人諸侯下士

亦然中士倍下士食十八人上士倍中士食三十六

人大夫倍之食七十二人小國之卿二於大夫次國

之卿三於大夫大國之卿四於大夫食二百八十八

人君各什其卿天子三公

公下舊

采視公侯蓋方百

里卿采視伯方七十里大夫視子男方五十里元士

視附庸方三十里

本王

功成者封

白虎通考黜篇云

以德封者必試之

以

以

以

以

為附庸三年有功因而封之五十里元士有功者亦
 為附庸世其位大夫有功成封五十里卿有功者亦
 十里公功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漢書賈誼傳云
 成封百里是故官政專公不慮私家國耳忘家公耳
 志私鮑宣傳云子弟事學不干舊作於何本改與並
 也為財利閉門自守漢書王莽傳云閉門自守又坐
 不與民交爭而無仇寒之道漢書董仲舒傳云受祿
 爭業然後利可均而不陷而三脫臣養優而不隘漢
 布而民可家足而三脫臣養優而不隘漢書
 成禮記禮器云君子以爲隘矣鄭注隘猶狹陋也
 吏愛官而不貪史記平準書云守閭者食梁肉爲
 人自愛而民安靜而強力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
 重犯法與此則太平之基立矣毛詩南山有臺序
 孝弟同科潛夫論卷四

乃惟慎貢選明必黜陟官得其人人任其職欽若昊
 天敬授民時典書堯同我婦子饁彼南畝詩七上務節
 禮正身示下下悅其政各樂竭已奉戴其上毛詩吉
 能慎微接下無不是以天地交泰易泰象曰天地陰
 自盡以奉其上焉是以前無姦匿讀爲隱魯語
 陽和平陽和平風雨時節民無姦匿讀爲隱魯語
 章昭注機衡不傾書堯典云在璇機玉衡史記天官
 愿惡也機衡不傾書堯典云在璇機玉衡史記天官
 齊七政漢書楊雄傳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宣十一
 云王衡正而泰階平德氣流布而頌聲作也宣十一
 而頌聲作其後忽養賢而鹿鳴思皆與毛傳異蓋
 本三家背宗族而采繁怨履畝稅而碩鼠作鹽鐵論
 云周之末塗德惠塞而嗜欲眾君奢侈而上求多民
 困於下怠於公乎是以有履畝之稅碩鼠之詩作也

賦歛重而譴告通舊脫而字譚作譯按毛詩大東序
 以告病班祿頗而傾甫刺隸釋高陽合楊著碑頌甫
 班爵頌甫即毛詩所公頌甫字相類此刺舊亦誤培
 志氏姓頌甫以單頌公頌甫字相類此刺舊亦誤培
 賴治要載陸景典語謂周襄申伯吉甫著誦祈父失
 職詩人作刺官人封爵不可不慎說與此合按毛傳
 其說蓋採之三家隸釋繫繫陽合楊著碑頌甫
 奔告於王頌不審真莫肯慰揚頌甫考績行人定而綿
 頌甫安平相孫根碑又云圻甫考績行人定而綿
 變賦顧茂才云定當作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
 行而無資謂之乏呂氏春秋季春紀振乏絕高誘注
 次之誤說文云次貧病也次定字形亦相近故遂
 耗亂衰弱及周室微而五伯作六國弊而暴秦興背
 義理而尚威力滅典禮而行貪叨周室壞以來王道
 潛夫論卷四

廢而不起禮義絕而不繼秦之時非禮義棄詩書畧
 古昔大滅聖道專爲苟妄以貪利爲俗以告獵爲化
 而天下大亂燕策太子丹曰今秦有貪饕之心而欲
 不可足也說文云饕貪也重文作叨按考績盟會要
 重賦歛以厚已強臣下以弱枝春秋繁露盟會要
 明大小文德不獲封爵漢書公孫弘傳封弘詔云古
 之職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
 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
 德以行褒按三式篇引崧高蒸民詩而釋之云申伯
 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而釋之云申伯
 以盛服文德獲封益三家詩說有之列侯不獲二字
 常是不獲治民即三式篇所云列侯是以賢者不能行
 禮以從道也箋云君於已祿厚終不足以爲禮品臣
 不能無枉以從利漢官儀載張敞蕭望之言曰夫倉
 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今小吏奉率不足
 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雖欲潔身爲廉其勢不能後

漢書仲長統傳曰言損益篇云選用必取善士善士
富者少而貧者多祿不足以供養安能不少營私門
乎崔寔政論云今所使分威權御民人理賦訟賦
庫者皆不足臣之所為而奉祿甚薄仰不足養父
母俯不足活妻子父母者性所愛也妻子者性所
親也所愛所親方將凍餒雖目求利尚猶不避况
可令臨財御衆乎是所謂渴馬守君又驟救以縱賊
水俄犬護肉欲其不侵亦不幾矣
民無恥而多盜竊何者威氣加而化上風成當與下
和氣相對說苑貴德篇云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
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人盜士人盜則民無恥也
也患害切而迫飢寒亡廉恥寇賊所生也此
臧紇滅絕所以不能詰其盜者也
有隧貪人敗類柔爾之教矣民斯效矣
三教篇引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淮南子本經訓云
詩作斯效是故先王將發號施令淮南子本經訓云

不從諄諄如也詩抑云諄諄諄諄按禮記中庸純
風純德誠也其仁鄭注純純讀如諄諄純之純
純純與眾共之說苑至公篇作敦敦諄諄敦敦
屯屯純純惟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
義並同惟恐不中而道於邪故作典以為民極
云設官分職以爲民極又上下其無有私曲五管子
而私曲止行三府制法後漢書郎顛傳云委任三府
司空皆開府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
故曰三府未聞赦彼有罪詩小弁云舍彼有罪釋
司刺鄭注獄貨惟寶者也獄貨非寶是故明君臨衆
必以正軌以度軌量謂之軌既無厭有誤字務節
禮而厚下復德而崇化使皆阜於養生周語云所以
章昭注而競於廉恥也管子牧民篇云國有四維一
厚昭注而競於廉恥也管子牧民篇云國有四維一

潛夫論箋 卷四

淮南子秦族訓云民無廉恥不立是以官長正而百姓
可治也非修禮義廉恥不立是以官長正而百姓
化邪心黜而姦匿絕然後乃能協和氣而致太
平也漢書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和氣致祥乖易曰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象爲本君以臣爲基然後高
能可崇也文有脫誤當云國以民爲本君以臣爲基
築城者先厚其基而後求其高者先厚其基而後
求其高者先厚其基而後求其高者先厚其基而後
是以爲率馬肥然後遠能可致也肥疆貌馬肥疆則
足以相勝遠臣強力則能安國鄭箋云此喻信公
之用臣必先致其祿食祿食足而臣莫不盡忠
君不務此而欲致太平此猶薄趾乙而望高牆淮南
子秦族訓云不益其厚而張其廣驥瘠而責遠道其
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

不可得也必矣
述赦第十六 本傳在愛
凡治病者必先知脈之虛實素問玉機真藏論黃帝
澤脈之盛衰病之新故乃治之論評虛氣之所結莊
實論岐伯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氣之所結莊
達生篇云忿瀟之氣散而不反則爲不足上而下
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足上而下
當心則爲病素問舉痛論帝曰余知百病生於氣也
怒則氣泄喜則氣緩悲則氣消恐則氣下寒則氣收
是則氣耗思則氣結然後爲之方素問至真要大論
勢則氣耗思則氣結然後爲之方素問至真要大論
有盛衰治有緩急方有大小漢書藝文志云經方考
本草石之寒溫量疾病之淺深假藥味之滋因氣感
之宜辯五苦六辛致水火之故疾可愈而壽可長也
盛則損之而調陰寒氣盛則損之而調陽是以氣脈

無所而邪氣 為國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

後設之以禁故姦可塞國可安矣 人以治天下為事

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

則不能治譬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自

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如醫之

之所自起則弗能攻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數

赦管子法法為云凡赦者小害而大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

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

其赦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 惡人誅傷則善人

蒙福此例用其語漢書刑法志文帝詔 奚以明之哉

曰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 不犯上禁從

曰孝悌之家修身慎行 孝經云修身慎行 不犯上禁從

生至死無銖兩罪 銖兩言其輕漢書趙廣漢 數有赦

贖未嘗蒙恩 漢書文三王傳云比此蒙恩 常反為禍

何者正直之士之為吏也 直舊作真 直程本改 不避

強禦 漢書蓋寬饒傳王生予書曰明主知君紮白公

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強禦 按詩孟民不畏強禦

文十年左傳引詩剛亦不吐強禦 按詩孟民不畏強禦

雅美仲山甫不辟強禦 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

辟強禦 誘多用韓詩疑韓策高誘注引詩亦作不

辭上官 辭謂調解於國後漢書丁鴻傳云東海太守

弟各擅威權 鴻上封事曰大將軍雖欲勅身自約不

敢借差然而天下遠近皆懼 承旨刺史二千石初

除謁辭求通而後報 雖奉符璽受臺勅不敢便去久者

年張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計羣臣所 而姦猾之黨

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羣臣 漢書五相增也

武帝紀元狩六年 又加誣言 誣加也 漢書五相增也

陽王上書宛博辭語增加其語 故師古注言 皆知救之不

博本為石顯所宛博辭語增加其語 故師古注言 皆知救之不

久則且其橫枉侵冤 誣奏罪法 實清廉心平行潔內

省不疚不眉媚曲禮不行於所屬私愛無口於

覆州郡側目以為負折乃選巧文猾吏向壁作條誣

攝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廷尉掌刑 辟宣帝紀元康二

年詔曰用法或持巧心析律貳端深淺不平增辭節

非以成其罪奏不 高至死徙下乃淪冤 漢書尹翁歸

如實上亦亡絲知 高至死徙下乃淪冤 漢書尹翁歸

罪高至於死按 而被 冤之家乃甫當乞鞠告故

以信直 鞠禮記文王世子云告於甸人鄭注告讀為

鞠讀書用讀曰鞠周禮小司寇讀書則用讀注鄭司

農云如今時讀鞠已乃論之史記夏侯嬰傳云嬰試

補縣吏與高祖相愛高祖戲而傷嬰 嬰解郡展日律

有故乞鞠 鞠高祖自告不傷人索隱案晉灼云獄結竟

呼囚鞠語罪狀因若稱枉欲乞鞠者許之也 漢書景

武昭宣元成功臣表新時侯趙弟坐為太常鞠獄不

實如淳曰鞠者以其辭決罪也 晉灼曰律說出罪為

故縱入罪亦無益於死亡矣 漢書刑志縶縶上書

不可及隱逸行士淑人君子 為讒佞利口所加

誣覆 誣謂加誣以復私怨 列女傳齊威虞姬傳云

執事者誣其辭而後上之 虞姬曰有司受賂聽用邪人

相引繫者甚多 後明有單辭 妄相覆目承開為上言

之後漢書皇甫規傳云今見覆沒恥痛 實深覆沒即

聲近義同 下土冤民 尉天下無冤民下土注見存修

能至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問者不過百一既對

尚書空遺去者復十六七雖蒙考覆覆當作覈說文

西竿邀遮其州郡轉相顧望漢書王嘉傳留苦其事

辭得實曰嚴州郡轉相顧望漢書王嘉傳留苦其事

舊作雷吾真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雷苦顏

師古注不雷事按漢書西域大宛傳云不敢雷苦顏

稽難行旅雷連愁苦云春夏待秋冬秋冬復涉春夏

如此行逢赦者不可勝數漢書楚元王後向傳云得

至春行寬大而滅死罪如淳曰獄冬盡當決竟而得

將軍用武庫令事遂下相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

廷尉獄久繫踰冬會赦出又謹慎之民用天之道分

地之利擇莫犯土向有誤字程謹身節用孝經云用

地之利謹身節用向有誤字程謹身節用孝經云用

就篇云鬼薪白粲鉞斧不肯謹慎自令然積累

織微以致小過後漢書梁統後商傳云大獄一起無

安帝永寧元年岑宏議云幾微生過遂陷不義論衡

累害篇云將吏異好清濁殊操清吏增節節之白舉

罪罰韓詩外傳九云禍起於微微漢書張湯後安世

積微此言質良蓋民惟國之基也禮記月令云黑

良鄭注質正也良善也按此當作貞良言當作皆蓋

當紀項邪臺刻石辭云姦邪不吝皆務貞良崔實政

論云競趨微短吹毛求疵重案深訊以中傷貞良

輕薄惡子漢書酷吏尹賞傳云雜舉長安中不道凶

民不道者一家三人為不道蕭望之傳云諸盜及殺

人犯不道者百思彼姦邪起作盜賊以財色殺人父

母戮人之子滅人之門取人之賄及貪殘不軌漢書

傳云五官掾張凶惡弊吏掠殺不辜漢書魏相傳云

不辜谷永傳云多繫無辜掠立道恐後漢書章帝紀

元和元年詔曰律云掠者惟得榜笞立又今丙詔長

短有數自往者大獄已來掠考多酷鉗注侵冤小民見

考績皆望聖帝當為誅惡治冤漢書胡建傳云以解

蓄怨怨滋厚反一門赦之令惡人高會而夸詫漢

高帝紀云置酒高老盜服賊而過門滅舊作藏據傳

也鹽鐵論刑德篇云盜有賊者罰周禮司厲孝子見

注鄭司農云今時盜賊加責沒入縣官孝子見

讎而不得討哀十三年左傳云越子伐吳吳王孫彌

見讎而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盜

弗殺也亡主見物而不得取漢書于定國傳云或盜

亡家顏師古注不急追賊反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

繫失物之家亡主猶亡家痛莫甚焉故將赦而先

暴寒者以其多冤結悲恨之人也漢書于定國傳夫

養稊稗者傷禾稼姦宄者賊良民韓非子難一云

禾稊稗盜賊者傷良民今緩刑罰行寬惠是利姦邪

而害善人也按韓子語本管子明法解後漢書梁統

傳云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惠加姦軌而害及良善也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誥是故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漢書董仲

肌膚以斷人命者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壽命者上

之所刑者何也以其生命而中道夭乃以威姦懲惡除

民害也往者斷嚴明所以威姦懲惡管子明法解

天下賞功誅罪所以為天下本以民不能相治故為立

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相治為立王者以統治之漢書谷永傳云臣聞天生蒸民不能

紀建始三年天子在於奉天威命共行賞罰恭讀為

恭行天之罰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天罰有罪

五刑五用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詩瞻

脫今作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被前王之

惡其民乃並為敵讎方與相為敵讎罔不寇賊消義

姦宄奪攘書呂刑云罔不寇賊罔不寇賊消義以革命

受祚湯武革命為之父母子書洪範云天故得一赦繼

體以下則無違焉違當作違實政論云大赦之造

鯨鯢故其臣民漸染口化者耳及戰國之時犯罪者

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過之世比屋可刑故設三章

之法大赦之令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今吏或

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大過二字今本漢紀缺

初學記何者人君配乾而仁順育萬物以成大功

甘補物字據本傳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仁之善者

在於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

長為事春秋已終而復始又云天常以愛利為意以養

好惡喜怒而備用也非得以養姦活罪為仁放縱

天賊為賢口也漢書宣帝紀黃龍元年詔曰今吏或

貴篇或以酷惡為賢皆失其中天賊即忠今夫性惡之

人論衡所云天性為賊或云當作大賊非居家不孝悌出入不恭敬

輕薄慢傲凶悍無辨淮南子時則訓云求不孝不悌

方篇宗官者傳論李善注引桓譚新論云居家循理

鄉里和順出入恭敬明以威侮侵利為行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明以威侮侵利為行威侮五

威寵臣說聽於上謁行於下漢書外戚恩澤表注如

吏以枉法而事已行是故雖嚴令尹謂洛陽令也終不

能破攘斷絕王先云壞是壞字之誤何者凡敢為

大姦者一切經音義十六引三蒼云取必行也不畏

臣也史記居有病湯至材必有過於眾而能自媚於

為摩足疑與為大姦上者也淮南子泰族訓云智伯有五過人之材多散

苟得之財禮記曲禮云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

有第五公之廉直見後漢書孰能不為顧詩正月鄭

志妙不為利動謂曲法賄論衡逢遇篇云節高

也今案洛陽主殺人者高至數十下至四五身不死

則殺不止皆以數赦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大惡之資

終不可化雖歲赦之適勸姦耳舊脫赦之二字按匡

猶難使措而不用也此文多本衡語今據或云三辰

有候凡以神仕者初學記廿引或三辰有候周禮

當赦凡以神仕者初學記廿引或三辰有候周禮

星去有喜事其下甲子去有賜合爵祿之事三去

人君德令救天下甲子去有賜合爵祿之事三去

日戊子期六十月庚子期八十一日丙子期七十二

而救御覽六百五十二引風角書云春甲寅日風高

去地三丈鳴條從申上來為大赦期六十日又云

候救法冬至後盡丁巳之日南風從已上來滿三日

云黃氣四出注期五日氣經故人主順之而施德焉

未必然也殺也未必然也見史記自序王者至貴與

天通精御覽七十六引春秋保乾圖云天子至尊也

上通於天御覽九十八引淮南子天文訓云人主之情

作精覽冥訓亦云道急迫難精通於天心有所想意

有所慮未發聲色天為變移王侯元德天下歸郵心

有所無形有所慮未發顏色莫之漸射出天地災批

忽之可也勿之無也此文本於彼見吉凶為帝演漢

書揚震後賜傳云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

顏色而五星以之推移陰或若休咎庶徵月之從星

書洪此乃宜有是事故見瑞異或戒人主或字誤王

感之若忽不察是乃已所感致而反以為天意欲然

非直也直當作真漢書息夫躬傳王嘉曰天之見異

光傳云臣聞師日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謹告

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

爵加焉谷永傳云竊聞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以

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

宮殿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告徵降

而六極至又云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

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俗人又曰止繫風俗

見善不徒故謂先世欲赦常先遣馬分行市里聽於

路隅咸云當赦以知天之教也乃因施德若使此言

也而信則殆過矣夫民之性固好意度者也韓非子

云前識者無緣見久陰則稱將水見久陽則稱將旱

見小貴則言將饑見小賤則言將穰兩小字然或信

或否由此觀之民之所言未必天下讀如下前世贖

赦稀疏民無覬覦桓二年左傳師服曰民近時以來

赦贖稠數說文云稠多也故每春夏輒望復赦崔實政論云位二十三年乃赦示不廢舊章而已近承平建初之際亦六七年乃一赦亡命之子皆老於草野窮困懲艾比之於死頃開以來歲且一赦百姓多快或抱罪之家僥倖蒙恩說文云僥倖也僥倖即僥幸之別經成故宣此言以自悅喜誠令仁君聞此以為天教而輒從之誤莫甚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姦宄熾而吏不制漢書刑法志云酷故赦贖以解之此乃招亂之本原本原本傳改之未昭政亂之本源政當是治唐人避亦未足按文義當作此乃未昭治亂之本原語意本原昭九年左傳云臣水之有本原不察禍福之所生者之言也潛夫論卷四去去海樓本

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所生知凡民之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凡民之脫所以輕為盜賊吏之所以易作姦匿者為隱讀以赦贖數而有僥望也若使犯罪之人終身被命漢書刑已論命晉灼注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張耳傳云嘗亡命遊外黃顏師古注命者名也凡言亡命謂脫其名籍而逃亡鮑宣傳云名捕隴西辛與師古得而必刑注詔顯其名而捕之被命猶言名捕也

則計姦之謀破而慮惡之心絕矣夫良贖可良疑赦孺子可令姐釋名釋長幼云兒始能行曰孺子孺滿也言濡弱也說文云孺孺也姐乃孺之

省中庸之人可引而下後漢書楊賜傳云上智下愚化引舊作弘新書連語云中主者可引而上可引而下申鑒政體篇云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故其諺曰一歲載赦奴兒噫嗟而納於君子之途

奴讀為鴛崔實政論亦載此語困學紀聞十三引政論奴作好或云好兒即好人非也噫嗟論作噫嗟史記韓信傳云項王喑噫叱咤千人皆廢索隱喑懷怒氣漢書作意烏猝嗟晉灼注意烏喑索隱喑言云宋者喑物也怒而噫噫謂之脅聞非子知北遊篇云宋者喑物也怒而噫噫謂之脅聞非子知北遊切經音義十五喑噫大呼也噫噫謂之脅聞非子知北遊喑噫音義十五喑噫大呼也噫噫謂之脅聞非子知北遊

輕犯急氣言之則為意言王誅不行則痛瘖之子皆畏之盜賊多而姦不勝故赦則為國為姦宄報也按漢書韓安國傳云丞相蚡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為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為匈奴報讐也陳湯傳湯上疏言臣與吏士共誅匈奴單于幸得禽滅萬里振旅宜有使臣迎勞道路今司隸反逆收繫按驗是為得支報仇也為國為姦報讐與蚡湯所言同意夫天得放釋不啻為姦人報讐與蚡湯所言同意夫天潛夫論卷四去去海樓本

道賞善而刑淫襄十四年左傳師曠曰天工人其代之陶謨故凡立王者將以誅邪惡而養正善而以逞邪惡逆妄莫甚焉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晉灼注當重而輕使有罪者且夫國無常治又無常亂法令行起邪惡之心也

則國治法令弛則國亂管子任法篇云法者不可恒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韓非子有度篇云國無常烈無常弱奉法者彊則國彊奉法者弱則國弱法無常行亦無常弛諸子策函改君敬法則法行君慢法則法弛昔孝明帝時制舉茂才御覽二百六十二並作荆州舉茂才按作荆州是也下云過闕謝

恩賜食事訖問何異聞對曰巫有劇賊九人郡國志

丞縣屬南郡漢書朱
博傳云縣有劇賊
刺史數以竊郡
竊當作察漢書
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竊聲相近莊子庚桑楚篇
竊竊乎釋交崔本作察察齊物論篇竊竊然知之釋
文司馬云竊竊猶察察也家語好生篇竊夫
其有益與無益王肅注竊宜為察皆其證
訖不能
得帝曰汝非部南郡從事邪對曰是帝乃振怒
帝乃震怒振震古字通管子
七臣七主篇云臣下振怒
曰賊發部中而不能擒
然材當作
何以爲茂捶數百便免官而切讓州郡十
日之閒賊即伏誅由此觀之擒滅盜賊在於明法不
在數赦今不顯行賞罰以明善惡嚴督牧守以擒姦
猾而反數赦以勸之其文常
帝舊作
曰謀反大逆不道
諸犯不當得赦皆除之將與士大夫灑心更始
六百

潛夫論卷四
五十二引漢舊儀云踐祚改元立皇后太子赦天下
每赦自殊死以下及謀反大逆不道諸不當得赦者
皆赦除之令下丞相御史復奏可分遣丞相御史乘
傳駕行郡國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嘉
馬行屬縣解囚徒後漢書順帝紀陽嘉三年詔曰嘉
與海內洗心更始其大赦天下自殊死以下謀反大
逆諸犯不當得赦者皆赦除之文與此同崔實政論
云踐祚改元際未嘗不赦每其令曰蕩滌舊惡將與
士大夫更始是裏已薄先且違無
歲歲灑之然未嘗
改之義非所以明孝抑邪之道也
見姦人冗吏
注周禮稿人掌其外內朝先食者之食鄭
諸上直者疏云先食者冗散也外內朝先食者之食鄭
諸吏謂之先吏亦曰散吏王先云冗疑先有肯變
心悔服稱詔者也
悔服謂悔過服罪深懷怨望宜帝子
東平思王字傳云王既悔
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賞之
有司奏事又俗
疑欲彙以
赦前之微過妨今日之顯舉然則改往修來更始之

潛夫論箋 卷四

詔亦不信也
漢書平帝紀即位詔曰夫赦令者將與
性命也往者有司多舉奏赦前事累增罪過誅亡
辜始非重信慎刑而心自新之意也及選舉者其歷
職更事有名之士則以為難保廢而弗舉甚謬於赦
小過舉賢材之義諸有城及內惡未發而薦舉者皆
弗案驗令士厲精鄉進不以小疵妨大材自今以來
有司無得陳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詔書為虧恩以
論
詩譏君子屢盟亂是用長
巧言故不若希其令必
其言若良不能了無赦者
了舊作子廣雅釋詁云了
罕之為愈令世歲老古時一赦
世當作非謂三十年
字形相近及通考轉誤為老漢書貢禹傳云承衰救
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思以為盡如太古難宜少
放古是共證崔實政論云今如欲遊先王之制宜曠
然更下大赦令因明論使知永不復赦則羣下震慄
莫輕犯罪縱不能然宜十歲
則姦宄之滅十八九可
以上乃時一赦意與此同
潛夫論卷四
九

勝必也昔大司馬吳漢老病將卒世祖問以遺戒對
曰臣愚不智不足以知治慎無赦而已矣
後漢書
夫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
易繫辭
人之情皆見乎辭繫辭下
人之情故諸言不當赦者非修身慎
修舊作
行則必憂
哀謹慎而嫉毒姦惡者也諸利數赦者非不達赦
務則必
舊作
內懷隱憂
詩和舟云
有願為者也人君
之發令也必諮於羣臣羣臣之姦邪者固必伏罪
一年左傳云計
雖正直吏猶有公過自非鬻拳
莊十年
既伏其罪矣
傳
孰肯刑身以正國
過殺而伏劍晉文
傳
李離史記循
孰肯刑身以正國
過殺而伏劍晉文
傳
以正然則是皆接私計以論公政也
四接作挾下有

潛夫論箋 卷四

之漢書公孫弘傳云元朔中代薛澤為丞相先是漢
平津侯其後建武乃絕傳記所載稷高伯夷皋陶伯
翳日皆受封土詩長發疏云中侯握河紀說堯云斯
舜之事云褒賜羣臣賞爵有功周宣王時輔相大臣
稷契皋陶益上地高即契字

以德佐治亦獲有國故尹吉甫作封頌二篇頌疑當
崧高云吉甫作誦毛其詩曰臺臺申伯王纘之事于
傳作是工師之誦也

邑于謝南國于是式崧高是舊作二掘程本改今詩
續作薦謝作序于是作為此書引詩不用又曰四牡
毛氏後人或據毛詩改之遂致兩引互異

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民此言申伯
山甫文德致升平而王封以樂土賜以盛服也漢書

傳云升平可致張晏曰民有三年之儲曰升平按食
貨志云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
廉讓生而爭訟息故三載考績孔子曰苟有用我者

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三考黜陟餘三
年食進業日登再登日平餘六年食三登日泰平二
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升平即
登平升平受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刑渥凶鼎九四

形本作此言公不勝任則有渥刑也是故三公在三載
之後宜明考績黜刺簡練其材其有稷高伯夷申伯

仲山甫致治之效者封以列侯令受南土八蠻之賜
王先先生云其尸祿素餐文選曹子建求自試表李善

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
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

尸矣漢書貢禹傳禹上書云血氣衰竭耳目不聰明
非復能有補益所謂素餐尸祿誇朝之臣也谷永傳

云無使素餐之無進治之效無忠善之言者使從渥
刑是則所謂明德慎罰書康而簡練能否之術也誠
如此則三公競思其職而百寮爭竭其忠矣書皋陶

傳師師察與先王之制繼體立諸侯以象賢也禮記
僚同師一式

賢者子孫恒能法其先父德行子孫雖有食舊德
之義易訟六三食舊然封疆立國不為諸侯張官置

吏不為大夫荀子大畧篇云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
以貴諸侯而已列官職差爵祿非以尊大夫而巳白

虎通封公侯篇云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
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六年詔
曰張官置吏所以為人也按張官置吏管子明法

解必有功於民乃得保位故有考績黜刺九錫三削
之義白虎通考黜篇云諸侯所以考黜何王者所以

黜陟禮說九錫車馬衣服樂則朱戶納陸虎賁鈇鉞
弓矢秬鬯皆隨其德可行而賜又云百里之侯一削
為七十里侯再削為五十里侯三削為三十里侯四

伯一削為五十里侯再削為三十里侯三削為二十里
十里子一削為三十里侯再削為二十里侯三削為
盡五十里男一削為三十里男再削為二十里男三削

爵盡詩云彼君子兮不素餐兮檀由此觀之未有得
以無功而祿者也毛詩伐檀序云在位當今列侯

云漢制皇子封為王者其實古諸侯也周未諸侯或
稱王而漢天子自以皇帝為稱故以王號加之總名
諸侯王子弟封為侯者謂之諸侯羣臣異姓有功封

侯御覽一百九十八引風俗通云率皆襲先人之爵
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襲爵也

因祖考之位其身無功於漢無德於民專國南面臥

食重祿下殫百姓富有國家此素餐之甚者也漢書張湯
 後延壽傳云延壽已歷位九卿既嗣侯國在陳兩別
 邑在魏郡租入歲千餘萬延壽自以身無功德何以
 能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 孝武皇帝患其如此乃
 減戶邑此即本共意言之 令耐金以黜之而益多怨耐金
 作酒八月成名曰耐金助祭所謂耐金也武帝時因八月
 嘗耐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耐金也武帝時因八月
 鼎五年九月列侯坐獻黃金耐祭宗廟不如法奪爵
 者百六人如淳曰漢儀注諸侯王歲以戶口耐黃金
 於漢廟皇帝臨受獻金少不如斤兩色惡王耐縣
 侯免國臣瓚曰食貨志南越反時卜式上書願死之
 天子下詔褒揚布告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莫
 求從軍至耐飲酒少府省金而列侯坐耐金失侯者
 百餘人續漢書禮儀志劉昭注引漢律金布令云列
 侯各以民口數率千口奉金四兩奇不滿千口至五
 百口亦四兩皆 今列侯或有德宜子民而道不得施
 會耐少府受 潛夫論卷四

潛夫論卷四

書 湖海樓本

白虎通封公侯篇云擇賢而封之使治其民以著其
 德極其才上以尊天子備蕃輔下以子養百姓施行
 其或有凶頑醜字 一不宜有國而惡不上聞漢書王
 昌邑王賀云恩愛行義熾介有不具者於以上聞非
 饗國之福也張敞傳顏師古注上聞聞於天子也按
 漢書景帝子河間獻王傳有司奏元殘賊不改不可
 君國子民趙敬肅王彭祖傳彭祖取淖姬生一男號
 淖子彭祖多欲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
 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外戚傳云
 霍光以許皇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君國子民且人
 民蓋亦漢時律令文語本湯征見史記殷本紀且人
 情莫不以已為賢而效其能者周公之戒不使大臣
 怨乎不以語論詩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節南山毛傳
 四牡者人君所乘駕今但養大其領不為用喻大
 臣自恣王不能使也此引詩以明大臣怨乎不以則
 以四牡項領而靡所聘喻賢者有才而不得試與鄭
 氏異誼蓋本三家詩說中論爵祿篇云君子不患道

德之不建而患時世之不遇詩曰駕彼四牡四牡項
 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傷道之不遇也新序雜事
 五云處勢不便豈可以量功校能哉詩不云乎駕彼
 四牡四牡項領夫久駕而長不得行項領不亦宜乎
 隸釋堂邑令費鳳碑云退已進弟不營榮祿栖遲歷
 稔項領滯畜易林頤之制否之屯嗷嗷之歸妹未濟
 之明夷並云名成德就項領不試抱朴子嘉遁篇云
 空谷有項領之駘者孫陽之恥也最學篇云項領之
 駘則馴馴與塞驥同矣誼竝與此同 今列侯年弁以
 來宜皆試補長吏墨綬以上關內侯補黃綬漢書百
 表云爵十九關內侯二十列侯又云凡吏秩比六百
 石以上皆銅印黑綬比二百石以上皆銅印黃綬
 以信 其志以旌其能注旌表也 其有韓侯邵虎
 之德詩韓奕江漢 上有功於天子舊作 下有益於百
 姓則稍遷位益土以彰有德書皋陶謨云天命有德
 潛夫論卷四

潛夫論卷四

書 湖海樓本

同其懷姦藏惡尤無狀者懷姦亦漢時律令文漢書
 上翟方進傳方進劫立懷姦邪亂朝政又奏立黨友
 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闓故光祿大夫陳咸皆內
 懷姦語云使百姓莫不有藏惡於其心中章昭注人
 懷特逆也後漢書章帝紀建初元年刺史明加督察
 尤無狀者章懷注無狀謂其罪惡尤大其狀無可寄
 言故云 削土奪國以明好惡且夫列侯皆剖符受策
 史記高祖紀六年乃論功與諸列侯剖符行封釋各
 釋書契云漢制約勅封侯曰冊說文云冊符命也諸
 侯進受於王也冊與策同周禮大宗伯王命諸侯則
 備鄭注備進之也王將出命假祖廟立依前南鄉儀
 以策命之降再拜稽首登受策以出 國大臣也雖
 身在外而心在王室書顧命云雖爾身在宜助聰明
 與智賢愚句有誤字淮南子主術訓云羣臣幅湊並
 進無愚智賢不肖莫不盡其能者則君得

所以制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何得坐作奢僭
事君治國之道明矣以佐天子詩六月何得坐作奢僭
驕育負責富貴吾恐其驕也字亦作盈漢書楚元
王傳劉向封事云驕盈無厭淮南厲王傳云驕
盈行多不軌敘傳云武安驕盈又云常山驕盈欺枉
小民淫恣酒色職為亂階詩巧以傷風化而已乎漢
韓延壽傳云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齋夫三老孝弟
受其恥按景十三王傳趙王日中山王但奢淫不佐
天子附循百姓何以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
稱爲藩臣此本之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
選橫調紛此本之詔書橫選猶乃特進後漢書左
皆特拜不試又云郡國計吏多庸拜爲郎乘上言
宜絕橫拜以塞觀視之端李固傳云舊任三府選令
史光祿試尚書郎時皆特拜不復選試橫選特進猶
云特拜也而不合列侯舉下當脫此於主德大洽列侯
大達兩大字疑當作未一切經音非執術督責總覽
獨斷御下方也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擅殺生之柄
道使遠近情僞必見於上謂之術錯傳上書言人
主所以尊顯功名揚於萬世之後者以知術數也史
記李斯傳云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
也又云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爵故天下不敢犯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云明慎政今雖未使典始當作治
體總攬權綱覽即覆之省
民然有橫選當循王制皆使貢士不宜闕也是誠封
三公以旌積德書盤庚云列侯以除素餐上
合建侯之義易屯利下合黜刺之法賢材任職則上
下蒙福後漢書竇融傳光武賜素餐委國春秋繁露
云退讓委位無凶人文十八年左傳云齊于四誠如
此則諸侯必內思制行而助國矣制傳作刺按刺乃

說文云刺裁也从刀从未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
未物成有滋味可裁斷今則不然有功不賞無德
不削甚非勸善懲惡漢書賈誼傳云慶賞以勸善刑
以勸善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僻陋有蠻夷
懲惡誘進忠賢漢書循吏傳云蜀地僻陋有蠻夷
進移風易俗之法術也孝經云移風易俗昔先王撫
世選練明德定四年左傳云選練明德史記
民史記陸賈傳建正封不過百取法於震王先下脫里
字繼培按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二年博士丁恭議
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
象雷震百里昭七年左傳云諸侯封不過百里以爲賢人聰
明不是過也又欲德能優而所治纖漢書食貨志賈
師古注熾至悉也顏則職修理而民被澤矣漢書薛宜
修今之守相制地千里威權勢力盛於列侯材明德
義未必過古而所治逾百里此以脫所治多荒亂也
是故守相不可不審也鹽鐵論除狹篇云古者封賢
爲都疆垂不過五十猶以爲一人之身明不能照聰
不得達故立卿大夫士以佐之而政治乃備今守相
或無古諸侯之賢而莅千里之政不可不昔宣皇帝
興於民間深知之故常嘆曰萬民所以安田里無憂
患者政平訟治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於是
明選守相其初除者必躬見之觀其志趣以昭其能
明察其治重其刑賞見漢書循吏傳序後姦宄減少
戶口增息者賞賜金帛爵至封侯謂王成黃霸見漢

論云漢法亦三年一察治狀舉孝廉尤異宣帝時王
 成爲膠東相黃霸爲潁川太守皆且十年但就增秩
 賜金封關內侯其耗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
 以次入爲公卿其耗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
 者丞相以爲公卿其耗亂無狀者漢書景帝紀後二年
 開請其罪皆銜刀瀝血於市賞重而信罰痛而必漢
 宣帝紀贊云孝宣之治信賞必罰按韓非子五蠹篇
 云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
 之羣臣畏勸競思其職其職民安其業故能致治
 安而世升平降鳳皇而來麒麟天人悅喜符瑞並臻
 功德茂盛立爲中宗續漢書禮儀志光武帝建武十
 上尊號曰中宗後漢書光武帝紀中元元年羣臣奏
 言孝宣帝每有嘉瑞輒以改元神爵五鳳甘露黃龍
 列爲中紀蓋以感致神祇表彰德信是以化致升平
 稱爲中典論衡官漢篇云孝宣皇帝元康二年鳳皇
 集於大山後又集於新平四年神爵集於長樂宮或
 集於上林九真獻麟神爵二年鳳皇甘露降集於京師
 四年鳳皇下杜陵及上林五鳳三年帝祭南郊神光
 並見或典於谷燭耀齋宮十有餘日明年祭后上靈
 光復至如南郊之時甘露降集於甘泉宮元康二年
 其年三月鳳皇集長樂宮東門中樹上甘露元年黃
 龍至見於新豐醴泉流彼鳳皇雖五六至或時一
 鳥而數來或時異鳥而各至麒麟神爵黃龍鸞鳥甘
 露醴泉祭后上天地之時神由此觀之牧守大臣者
 誠盛衰之本原也不可不選練也法令賞罰者誠治
 亂之樞機也不可不嚴行也韓非子六反篇云聖人
 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五蠹之治也審于法禁法禁
 篇云明其法禁必其賞罰昔仲尼有言政寬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
 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昭廿年今者刺史守相率多
 怠慢違背法律廢忽詔令專情務利不卹公事續漢

官志劉昭注引蔡質漢儀云詔書舊典刺史班宣周
 行郡國省察治政黜陟能否斷理冤獄以六條問事
 其二條云二千石不奉詔書違承典制僭公向私學
 詔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爲姦此所云正其事矣初學
 記廿四引崔實政論云今典州郡者自違詔書絕意
 出入御覽四百九十六又引云每詔書所欲禁絕雖
 重懇惻州郡置極筆由復廢拾終無校意故細民冤結
 無所控告而亡告喪八子傳壺關三老上書云獨冤結
 告下土邊遠能詣闕者萬無數人其得省治不能百
 一郡縣負其如此也說文云故至敢延期民日往上
 書此皆太寬之所致也噓嗑之卦下動上明其象曰
 先王以明罰勅法夫積怠之俗賞不隆則善不勸罰
 不重則惡不懲管子正世篇云古之所謂明君者非
 輕有重迹行不必同非故相反也皆隨時而變因俗
 而動夫民躁而行僻則賞不可以不厚禁不可以不
 重故聖人設厚賞非後也立重禁非戾故凡欲變風
 也賞薄則民不利禁輕則邪人不畏故凡欲變風
 改俗者其行賞罰者疑也必使足驚心破膽漢書賈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谷永傳云臣承
 所以破膽寒心願師古注言懼甚後漢書崔駰後實
 傳政論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審民乃易視
 於爲政之理故嚴刑峻法破姦軌之膽民乃易視
 鮑宣傳云曠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
 然使民易視曠聖主誠肯明察羣臣竭精稱職有功效
 者漢書薛宣傳云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爲真又無
 愛金帛封侯之費其懷姦藏惡別無狀者圖鐵鎖鉞
 之決云有脫誤王先生云當然則良臣如王成黃霸
 龔遂邵信臣之徒並見漢書循吏傳邵傳古通用師

可比郡而得也神明瑞應可其年而致也漢書楚元王以功舉賢則萬化成瑞應著 三式

愛日第十八

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豐殖者以有疑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後漢書張純後奮傳云國以民為本民以穀為命崔實論同管子八觀力母以致財淮南子主術訓云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國之本也國者君之本也是故人君者上因治國之天時下盡地利中用人力周語云豐殖九藪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閒暇而力有餘孟子云今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所謂治國之日舒

潛夫論卷四

以長者非謁義和而令安行也藝文類聚五十二謁

經大荒南經東南海之外甘水之閒有義和之國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淵郭璞注羲和蓋天地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啓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於暘谷故堯因此而立羲和之官以主四時楚辭離騷云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羲和日御也弭按又非能增分度也按節徐步也安行亦弭節之意又非能增分度傳注引洛書甄耀度曰凡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行一度為千九百三十二里日行一度月行九分度之一也而益漏刻也說文云漏以銅受水刻氏鄭注漏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閒乃君明察而有長短焉大史立成法有百刻冬夏之閒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則民安靜而力有餘故視日長也商子聖合篇云無宿治則邪官不及為私所利於民而百官之情不相稽則農有餘日所

謂亂國之日促以短者非謁義和而令疾驅也又非能減分度而損漏刻也乃君不明類聚作則百官亂

而姦究典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明以亡陪亡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法合鬻而役賦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百官廢亂繁則希民困於吏政說文云佛訟而相是也徐鍇仕者窮於典禮廉不疑曲之誤崔實論云希乃佛之省仕口於口府魏志荀彧傳云文帝曲禮事或曰君曰不修儒林傳云嚴彭祖廉直不事權貴或曰君曰不修帝紀建元元年詔曰河海潤千里其令祠官修山川之祠為歲事曲如禮王莽傳云外交英宛民口獄乃得直曉大司農通作就漢書酷吏田延年傳霍將軍曰

潛夫論卷四

政猶未大壞此當為繫獄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知其罪而賂以買直也繫獄昭十四年左傳云雍子自買直烈士交私乃見保田漢書張湯傳云與長安富賈傳王鳳云御史大夫音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謹勅臣敢以死保之姦臣肆心於上昭十二年左周行天下亂化流行於下隱五年左傳云亂政亟行衛之淫君子載質而車馳細民懷財作賄而趨走後書皇甫規傳云載故視日短也詩云王事靡盬不遑將父皇皇言在古閒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養也漢書武帝紀建元元年詔曰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追公事內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此同孔子稱庶則富之既富則教之語是故舊脫據禮義生於富足史記貨殖傳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禮生於有而廢於無

或當作耳 鄉亭部吏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

帶上讀 有獄訟者與有地治者聽而斷之鄭司農云與其地

部界所屬吏其聽斷之蠟氏有地之官鄭司農云

決禮記月令使無怨言 傳廿四年左傳然所以不者

蓋有故焉傳曰惡直醜正實繁有徒 昭廿八年左夫

直者貞正而不撓志 晉語云撓志以從君漢書楚元

正不撓衆枉按說文云撓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當

曲木後世撓曲字皆从手 無恩於吏怨家務主者當

是也劉女傳齊威虞姬傳云周胡略執事者周禮

其罪執事者誣其辭而上之主者即執事者周禮

士鄭注如今郡國亦時遣主者吏詣廷尉議者史記

擊傷主呂后吏外戚世家寶姬請其主遺宦者史皆

所謂結以貨財故鄉亭與之為排直家 排擠也後反

覆時吏坐之 以職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方士

其成刑殺之成與其名備反覆有失實者故其枉之

於庭 傳王廷延縣廷也史記游俠傳縣廷漢書作庭

後人據 以羸民與豪吏訟 史記曹相國世家其勢不

如也是故縣與部并後有反覆長吏坐之 漢書百官

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戶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為長皆有丞尉是為長吏 故舉縣排之於郡以一人

與一縣訟其勢不如也故郡與縣并後有反覆太守

坐之故舉郡排之於州以一人與一脫郡訟其脫勢

不如也故州與郡并而不肯治故乃遠詣公府爾公

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錢刀課之 錢刀傳作日月按錢

傳云宜為相府解訟例不滿萬錢 則貧弱少貨者終

不為移書後皆遵用薛侯故事 則貧弱少貨者終

無以舊傳改曠旬滿所 疑期之誤 豪富饒錢者

索始皇紀二十六年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平準 取客

使往 治要載崔實政論云假令無 可盈千日非徒百

也治訟若此為務助豪猾而鎮貧弱也 說文云鎮博

吏嚴延年傳云其治務在摧折豪強扶助 何寬之能

治非獨鄉部辭訟也武官斷獄亦皆始見枉於小吏

終重寬於大臣怨故未讐 史記蔡澤傳云今君

赦令不得復治正士懷冤結而不得信 讀為 猾吏崇

姦宄而不痛坐 漢書陳萬年傳云豪猾吏及大姓犯

吏 郡縣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饑窮也除上

天感動降災傷穀但以人功見事言之 除舊作於擲

作且本書邊議篇云除其仁恩且以計利言之後漢

書賈融傳亦云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皆其例也

後漢書光武帝紀建武五年詔曰久旱傷麥秋種未

下朕甚憂之將殘吏未勝獄多冤結元元愁恨感動

天氣乎此文本之漢書成帝紀鴻嘉四年詔曰一人

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眾傷害和氣水旱

此意也 今自三府以下至於縣道鄉亭 續漢書百官

蠻夷及從事督郵 百官志諸州刺史下有從 有典之

司民廢農桑而守之辭訟告訴 辭訟說文云訴告也

或从剗心作剗管子 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

任法篇云告剗其主 及以官事應對吏者一人之

文日廢十萬人疑行或復下計之一人有事二人
 獲餉王先云獲當是護傳云二人經營亦護持之
 注古又獲皆作護此其類也是為日三十萬人離
 其業也獄云農無不離田業以中農率之則是歲三
 百萬口受其饑也三當作二百中農食七人三百
 者舉成數也漢書貢禹傳云漢家鑄錢及諸鐵官皆
 置吏卒徒攻山取銅鐵一歲功十萬人以上中農食
 七人是七十萬人常然則盜賊何從消漢書嚴安傳
 刑罰少消太平何從作孝明皇帝嘗問今日何得無
 與銷同上書者左右對曰反支故
 西朔二日反支午未朔三日反支辰巳朔四日反支
 寅卯朔五日反支子丑朔六日反支見陰陽書也
 帝曰民既廢農遠來詣闕而復使避反支是則又奪
 其日而寃之也乃勅公車受章無避反支續漢書百
 司馬合屬衛尉上明聖主
 掌吏民上章聖明王為民愛日如此而
 有司輕奪民時如彼孟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
 計事竟君侯出坐庭上親問百姓所疾苦計室掾史
 一人大音者讀勅畢遣勅曰詔書數下禁吏無苛暴
 承史歸告二千石順民所疾苦急去殘賊審擇良吏
 無任苛刻治獄決訟務得其中明詔憂百姓困於衣
 食二千石帥勸農桑思稱厚恩蓋所謂有君無臣
 有以賑之無煩擾奪民時蓋所謂有君無臣
 年公羊有主無佐
 傳文有主無佐
 主俱賢則其憂之五伯不及其臣則任使之今執事
 之臣莫能望陛下清光譬之猶五帝之佐也何主無
 佐益即元首聰明股肱怠惰者也陶謨詩曰作何本國
 本於彼

既卒斬何用不監節南傷三公居人尊位食人重祿
 而曾不肯察民之盡瘁也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
 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論語患不得之今作患得之
 者其未得也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說苑雜
 言篇同論語古本亦當有不至者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
 廷大臣上不能匡主下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孔子
 所謂鄰夫不可與事君苟患失之亡所不至者也
 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漢書朱博傳云漢家至
 郡縣部刺史奉使典州督察郡國吏民安寧故事居
 部九歲舉為守相其有異材功效著者輒登擢又云
 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為中二千石選此其聰明智
 慮韓非子難三云恃未必開也患其苟先私計而後
 公義爾漢書鮑宣傳云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
 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說苑臣術篇云安
 官貪祿營於私家不務公事懷其智藏其能容容乎
 與世沈浮上下左右也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河今
 觀望如此者具臣也民力不暇穀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無思乎語嗟哉可

潛夫論卷第四終

味冒前利不顧廉恥襄廿六年左傳云楚王是故味
 戎狄冒沒輕儷貪而不讓味冒猶說苑正諫篇云吳
 傳云單于威棄其愛子昧利不顧說苑正諫篇云吳
 王欲伐荆舍人少孺子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欲
 居悲鳴飲露不知黃雀在其後也黃雀欲延頸欲啄蟬而
 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欲得其前利而不顧
 其後之有患也隴鐵論結和苟且中脫一後則檢解
 篇云登得前利不念後咎苟且中脫一後則檢解
 奴抵為檢益偷之誤解讀以致禍變者比屋是也非唯
 細民為然自封君脫王侯貴戚豪富尤多有之假舉
 驕奢以作淫侈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
 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崔實政論云今官之
 百工及從民市輒設計加以誘來之器成之後更不
 與直老弱凍餒痛號道路守闕告哀終不見省孟子
 云昔有怵惕惻隱之心書曰荀崇聚酒徒無行之人
 刑云皇帝哀矜庶獄之不辜也准陰侯傳云始為布
 衣時貧無行漢書五行志谷永云崇聚票輕無誼之
 人以為傳空引滿漢書敘傳云趙李崇聚票輕無誼之
 私客也猶嗚啾罵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啾唯之頃
 也傳也猶嗚啾罵詈禮記三年問云猶有啾唯之頃
 文選長笛賦李善注引蒼頡篇云啾聲也啾唯同
 豹傳云漢王優而侮人馬謂諸侯眾如馬奴耳魏
 書夜鄂鄂慢游是好周書皇陶謨云惟慢遊是好又云
 州人謂額為鄂或毆擊責主人舊作於死亡羣盜攻
 見釋名釋形體鄂或毆擊責主人舊作於死亡羣盜攻
 剽劫人無異史記酷吏傳云義縱少年時嘗與張次
 攻剽推埋劫人作姦晉書刑法志雖會赦贖不當復
 陳羣新律序云舊律盜律有劫畧雖會赦贖不當復
 得在選辟之科而州司公府反爭取之且觀諸政妄

驕奢而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
 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泆爾成二年左傳
 詩蕩云天不泆爾以酒釋文引春秋之義責知誅率
 韓詩云飲酒閉門不出客曰酒春秋之義責知誅率
 王侍郎云公羊桓五年葬陳桓公何休注云不月者
 責臣子也知君父有疾當營衛不謹而失之也襄二
 十五年吳子闔閭伐楚門於巢卒何休注云昭二十六年尹氏
 所不知故與巢得殺之是責知也昭二十六年尹氏
 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何休注云昭二十六年尹氏
 尹氏出奔并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
 率後治其黨是誅率也繼培按後漢書孔融傳云漢
 律與罪人交關三日已上皆應知情即責知之意鹽
 鐵論疾貪篇云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漢
 書孫寶傳云春秋之義誅首惡而已昔州公羊誦孝
 文皇帝至寡動欲任德然河陽侯陳信坐負六月免
 國月舊作日史記高祖功臣侯年表孝武仁明周陽侯
 表云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奪侯四湖海樓本
 田彭祖坐當軹侯宅而不與免國漢書外戚恩澤侯
 軹侯宅不與免此脫歸字史記惠景間侯者年表亦
 作彭祖軹侯作章侯表無章侯軹者薄昭所封國
 也黎陽侯邵延坐不出持馬身斬國除舊史記惠景
 問侯者年表作軹侯漢書功臣表作黎侯並無陽字
 此蓋與周陽相涉而誤邵史漢並作召漢書顏師古
 注云時發馬給軍匿而不出也按武帝紀元狩五年
 天下馬少買馬難得通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
 官錢少買馬難得通著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
 以差出馬持馬者蓋特馬之誤特馬即牡馬周禮校
 人凡馬特居四之一鄭司馬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莊
 農云四之一者三此一牡二帝豈樂以錢財之故莊
 徐無鬼篇云錢財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
 不積則貪者憂而傷大臣哉乃欲絕詐欺之端漢
 王尊傳云絕必國家之舊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
 詐欺之路必國家之舊法防禍亂之原漢書金日
 國大綱開禍亂原春秋繁露度制篇云凡百亂之源
 皆出嫌疑纖微以漸寢稍長至於大聖人章其疑者

別其微者絕其纖者不得嫌以蚤
防之聖人之道衆隄防之類也

以利民也故一人
伏正罪而萬家蒙乎福者聖主行之不疑永平時後

明帝諸侯負責輒有削緇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
紀元諸侯負責輒有削緇之罰此其後皆不敢負民

而世自節儉訟自消矣
史記平津侯傳後載王元

劉向封事云崇推讓之恩親爭訟之原息漢書楚元王傳
今諸侯貴戚或曰誤勅民疑已之誤慎行德義無違

制節謹度孝未嘗負責身絜規避
王先王規避當

漢書馮衍傳衍說志屬青雲
論南子記

鮑永云珪璧其行志屬青雲
或既欺負百

姓上書封租願且償責
後漢書考明入王傳云梁節

相舉奏暢不道暢慙懼上疏解謝不致復有所橫費
租入有餘乞裁食唯陽穀孰虞蒙寧陵五縣此類是

潛夫論卷五

也此乃殘掠官民
掠與畧同而還依縣官也

史記絳侯世家索隱云縣官謂天子也所以謂國家
為縣官者夏家王畿內縣即國都也王者官天下故

也官其誣罔慢易
文漢書武帝紀元鼎五年樂通侯

大戴禮子張問是也說文云嫂侮易也經典通作慢
莫大焉
叔孫氏使亂大從罪莫大焉孝經曰陳之以

德義而民興行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今欲變巧偽
以崇美化息辭訟以閒官事者莫若表顯有行

雍篇云顯有痛誅無狀
晏子春秋諫下導文武之法

能褒有行
明詭詐之信
今侯王貴戚不得浸廣
脫文姦宄遂

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

諸禍根不早斷絕
韓非子初見秦篇云刑述無遺根

陳饒曰惟破故則或轉而滋蔓
云無使滋蔓人必若

斯邪也
是故原官察之所以務念
昭六年左傳臣主

之所以憂勞者
越語范蠡曰為人其本皆鄉亭之所

治者大半詐欺之所生也
漢書刑法志云原獄刑所

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故曰知其
豈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豈故曰知其

原少則姦易塞也見其守約則政易持也
姦宄遂多

一篇之蓋總結或婦人之行貴令鮮絜
婦人采蘋鄭箋云

順自潔清鮮絜猶言潔清荀子宥坐今以同適矣無
顏復入甲門
子適下當有乙字古人稱人以甲乙韓非

周禮司刺疏云甲縣官原之官為縣官非謂州縣也
乙者與喻之義

故令使畱所既入家必未昭亂之本原
亂上當有治

不惟貞絜所生者之言也
詩南有喬木鄭箋云賢

無欲求犯禮者亦由貞絜使之然
貞女不二心以

數變二夫成三年左傳云無有二心
故有匪石之

詩舟不枉行以遺憂
憂也鄭箋云無道父母之憂史

記韓安國傳帝謝太后曰兄故美歸寧之志
詩葛覃

弟不能相教乃為太后遺憂
故美歸寧之志

父毋毛傳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草蟲一許不
改蓋所以長貞絜而寧父兄也其不循此而二三其

德者
此本無廉恥之家不貞專之所也
詩關雎窈窕

多豈謂每有爭鬪辭訟婦女必致此乎亦以傳見凡

傳幽閒貞專之善女文選顏延年秋胡詩李善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窈窕貞貞專貌列女傳宋鮑安宗云婦人以專一為貞梁竄高行傳頌云貞專純史若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云有子而嫁倍死不貞然之人又何醜恫也恫與悒同輕薄父兄淫僻婦女禮記經解云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苦而淫不惟辟之罪多列女傳周主忠妾傳頌云主妻淫僻不惟義理苟疎一德借本治生史記貨殖傳云善治逃亡抵中史記孟嘗君傳馮驩云不足者雖守而貴之上上則為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周禮朝士凡屬貴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鄭注屬貴轉責使人歸之而本主死歸受之數相乎當作卒屬抵冒者也抵中之抵義與抵負抵冒同乎當作卒屬字形相近儀禮士冠禮啐禮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鄭注啐古文為呼此其比也以致於刳腹芟頸滅宗之禍者列女春秋順說篇云艾與刈之類何所無之先

王因人情喜怒之所不能已者則為之立禮制而崇德讓器械喪祭飲食聲色玩好人情之所不能已也故聖人為之制度以防之禮記坊記云禮人所可已者因人之情而為之節女以爲民坊者也人所可已者則為之設法禁而明賞罰其法禁必其賞罰明今市賣勿相欺婚姻無相詐非人情之不可能者也其志意毋初雖慙恫於一人然其終也長利於萬世使民幸周語云王天下者必先諸民然後庇焉則能長利韓非子難一文公曰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小懲而大戒易繫辭下傳此所以全小而濟頑凶也當脫人字易曰此夫立法之大要漢書陳萬年傳顏師必小人之福也夫立法之大要古注大要大歸也

令善人勸其德而樂其政邪人痛其禍而悔其行昭昭明善人勸焉淫人懼焉諸一女許數家雖生十子更百赦勿令得蒙一還私家則此姦絕矣不則斃其夫妻徙千里外劇縣後漢書安帝紀承初元年乃可以毒其何本改心而絕其後懲惡而禁後者也姦亂絕則太平興矣漢書路溫舒傳云太平之風可與於又貞潔寡婦或男女備具財貨富饒志云民以富欲守一醮之禮改禮記郊特牲云壹與之齊終身不食同尊卑也齊或為醮列女傳蔡人之妻曰適人之道壹與之醮終身不改宋鮑女宗云婦人一醮不改陳寡孝婦成同穴之義詩大車云執節堅固齊孝孟傳頌同

潛夫論卷五 齊孝孟傳

婦頌云孟姬好禮執節甚公漢書齊懷必死節義傳買捐之傳云守道堅固執義不回齊懷必死節義傳序云惟若節義必死無二召南終無更許之慮列女傳申女傳云守節義必死無二召南終無更許之慮列女傳夫人云人生要一死而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云已終不以身更貳醮而遭值不仁世叔爾雅釋親云生為叔父後無義兄弟或利其娣幣漢書陳平傳云以聘聘或貪其財賄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齊之與娣同或貪其財賄淮南子覽冥訓高誘注云齊之男有女利財母財令母嫁婦婦益不肯正此類也詩氓云以爾車來迎我以我賄遷毛傳賄財遷徙也鄭箋徑女也貪其財賄奪之使不得遷矣或私其兒子則彊中欺嫁相九年紀季美歸於京師彊梁傳云為迫脅遣送人有自縊房中飲藥車上莊卅二年公羊而飲絕命喪軀孤捐童孩此猶迫脅人命自殺也當

一第 222 丹 黃 日 月 年 月 日 5 之 二 日

為令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王元迫脅凡七人或後
人令自殺又云趙王元迫脅自殺者凡十六人
夫多設人客威力脅載守將抱執即野字漢書外戚傳
傳孝景王皇后傳云女逃匿將出拜連日乃緩與
後漢書列女陰瑜妻傳云扶掖載之
疆掠人為妻無異史記陳丞相世家云曾孫何坐畧
婦人軟弱廣韻云輒柔也軟俗史記貨殖傳云優也
漢書王尊傳猥為眾疆所扶與執迫幽阨連日後雖
又作更弱漢書司馬遷傳云嬰金鐵受辱顏
欲復修本志嬰絹師古注嬰繞也史記秦始皇紀後
班固論云素車嬰組嬰絹吞藥晚矣二字大誤

衰制第二十

無慢制而成天下者王先先生云慢疑三皇也畫則象

潛夫論

卷五

九湖海樓本

而化四表者五帝也明法禁而和海內者三王也白虎
通五刑篇云聖人治天下必有刑罰何所以佐德助
治順天之度也故懸爵賞者示有所勸也設刑罰者
明有所懼也傳曰三皇無文五帝畫象三王明刑襄
廿九年公羊傳何休注引孔子曰三皇設言民不違
五帝畫象世順機三王肉刑揆漸加行賞罰而齊萬
應世點巧姦偽多疏云孝經說文行賞罰而齊萬
民者治國也君立法而下不行者亂國也臣作政而
君不制者亡國也管子明法篇云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
故民之所以不亂者上有吏吏之所以無姦者官有
法商子新令篇云法之所以順行者國有君也君之
所以位尊者身有義也義下舊衍身有二字無也字
臣上下之時民亂而不治是以聖人列貴賤制爵位
立名號以別君臣上下之義地廣民衆萬物多故分

五官而守之民衆而奸邪生故立法制為度量以禁
之是故有君臣之義五官之分法制之禁不可不慎
也義者君之政也法者君之命也按下文云法也者
者己之命也人君思正以出令而貴賤賢愚莫得違
此有脫誤也則君位於上而民氓治於下矣管子法法篇云政
以正定萬物之命也是故聖人精德立中以生正明
正以治國故正者所以止過而違不及也任法篇云
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於法者民人君出令而
也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大治人君出令而
貴臣驕吏弗順也則君幾於弑而民幾於亂矣商子
篇云慮君位而令不行則危五官分而無常則亂法
制設而私善行則民不畏刑君尊則令行官修則有
常事法制明則民畏刑法制不明而求民之行令也
不可得也民不從令而求君之尊也雖堯舜之智不
能以夫法令者君之所以用其國也君出令而不從

潛夫論

卷五

十湖海樓本

是與無君等藝文類聚五十四引申子云君之所以
令主令不從則臣令行國危矣尹文子大道篇云公
御覽六百卅八引崔實政論云君以審私為明臣以
奉令為忠故背制而行賞謂之作福背令而行罰謂
之作威作威則人畏之作福則人歸之夫威福人主
之神器也譬之操莫邪執其柄則人莫敢抗失其柄
則還見夫法令者人君之銜轡筆策也淮南子主術
害也量者人主之所以執下釋之而民者君之輿馬也若
而不用是猶無轡銜而馳也使人臣廢君法禁而施已政令則是奪君之轡策而
已獨御之也愚君闇主荀子臣道篇託坐於左而姦
臣逆道史記李斯傳云兼行執轡於右此齊騶馬繻
所以沈胡公於具水繻繻作傳楚語云昔齊騶馬繻

作焉與專相似貝水水經注巨洋水篇引國語作貝
水云袁宏謂之巨味王韶之以為巨蔑亦或曰胸瀟
皆一水也而廣其日焉元和夏孝廉宋羊叔祥所以
文肅云其巨胸聲相近則作具是也
弊華元於鄭師宣二年左傳按倍十年傳做而莫之
能御也楚語云遭世之亂而莫之能與敵同而莫之
公於徐州傳作舒州李兌害主父於沙丘楚策孫
兌用趙簡主父於沙丘子日李
上事詳史記趙世家皆以其毒素奪君之轡策也字
行即素文言故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
之故也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變之不蚤變也王易故
字蚤變作早辨古字並通用由變之是故妄違法之吏
之變舊作辯蓋後人以王本改之
妄造令之臣不可不誅也議者必將以為刑殺當不
用而德化可獨任漢書董仲舒傳云天道之大者在
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長為事陰常居
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
刑也王者承天意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此非
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此非
變通者之論也非叔世者之言也變通注見述赦篇
救昭六年左傳子產曰吾以救世也王變通注見述赦篇
帝紀云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漢書元
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
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
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夫上聖
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此文意與彼同
不過堯舜而放四子書堯盛德不過文武而赫斯怒
詩皇詩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巧是故君子之有喜怒也蓋舊作以止亂也故有以

誅止殺以刑禦殘商子畫策篇云以殺去殺雖殺且
夫治世者若登丘矣必先躡其岸者然後乃得履其
高禮記中庸云譬是故先致治國然後三王之政乃
可施也道齊三王然後五帝之化乃可行也道齊五
帝然後三皇之道乃可從也且夫法也者先王之政
也令也者已之命也呂氏春秋國道篇云令先王之
政所以與舊眾共也已之命所以獨制人也呂氏春
篇云法也者眾之所同也商子修權篇云法秋處方
者君臣之所共操也權者君之所獨制也君誠能
授法而時貸之布令而必行之則羣臣百吏莫敢不
悉心從已令矣漢書成帝紀建始四年詔曰公卿已
令無違則法禁必行矣故政令必行憲禁必從而國
不治者未嘗有也此一弛一張以今行古以輕重尊
卑之術也管子重令篇云凡君國之重器莫重於令
卑則國危故安國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行令在
乎嚴罰罰嚴則令行則百吏皆恐罰不嚴則令不行則百
吏皆喜故明君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
令者死益令者死察於治民之本本莫要於令故曰虧
死五者死而無赦惟令是視故曰令重而下恐禮記雜記孔子曰一弛一張文武之道也
勸將第二十一
太古之民淳厚敦朴上聖撫之恬澹無為素問陰陽
云聖人為無為之事樂恬憺之能按說文恬憺並訓
安澹則憺之假借亦作淡莊子胠篋篇云恬淡無為
體道履德簡刑薄威不殺不誅而民自化此德之上

也德稍弊薄邪心孳生次聖繼之觀民設教

舊作坐古近為誅賞以威勸之既作五兵又為之憲

以正厲之商子更法篇云伏犧神農教而不誅黃帝

因事而制禮法以時而定制詩云修爾輿馬弓

矢戈兵用戒作則用逃蠻方作則作或作逃作邊按

說文云逃故曰兵之設也久矣襄廿七涉歷五代以

迄於今治要國未嘗不以德昌而以兵疆也

序律書云非兵今兵巧之械尤所重正義云內成日

不疆非德不昌禮記樂記云車甲鉞而藏之府庫曲禮

也盈乎府庫禮記樂記云車甲鉞而藏之府庫曲禮

兵甲之處也月令云審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

引蔡邕月令云審五庫者一曰車庫二曰兵庫淮

南子時則訓云七月官庫高誘注孫吳之言聒乎將

耳有之漢書藝文志兵家吳孫子兵法八十二篇吳

起四十八篇說文云聒聒語也一切然諸將用之進

戰則兵敗退守則城亡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是何

也哉曰彼此之情不聞乎主上勝負之數不明乎將

心孫子謀攻篇云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始計篇云主

士卒孰有練賞罰孰明吾以此知勝負矣商子職法篇

論敵眾勿為客敵盡不如擊之勿疑故曰兵大律在謹

見明將察之先士卒進無利而自退無畏治要無自

樂由靡論慶鄭云不聞命而擅進退犯政也又云戰

而自退後不可用此自退之證或云台即而之駁文

以而為自此所以然也夫服重上阪治要作嘆誤楚

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中阪遲延負轅不能上

也出馳千里莊子秋水篇云騏驎驥驎一日而馳千

步驟馬之禍也然節馬當是良馬涉下節士而誤

樂之者以王良足為盡力也良按王良治要作以御者

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今有千里之馬於此非得良工

猶若弗取良工之與馬也相得則然後成譬之若枹

之與鼓夫士亦有千里高節死義此士之先登陷陣

赴死嚴敵民之禍也然節士樂之者以明君可為効

死也斬將奉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

使也韓詩外傳十下莊子曰節士不以辱凡人所以

肯赴死亡而不辭者治要補非為趨利則因以避害

也管子明法解云人臣之行理奉命者無賢鄙愚智

皆然顧其所利害有異爾不利顯名則利厚賞也

改則避禍亂也非此治要補四者雖聖王不能以要

其臣慈父不能以必其子管子形勢解云民之所以

所以加施於民者厚也故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

之於臣父不主深知之故崇利顯害以與下市非

子難一云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臣市

輔主安民前羌始反時先零羌漢零以永初元年為
 死子零昌復襲偽號至元初四年為任尚客將帥以
 刺死隴右始平詳後漢書安帝紀及西羌傳將帥以
 定命之羣管子羣字是郡字之誤藉富厚之
 蓄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據列城而氣常作利勢權十
 萬之衆下篇云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衆或疑權為
 中易林益之臨帶季兒良明知權兵權兵言執兵柄
 史記袁盎傳云絳侯為太尉主兵柄是其義矣本書
 潛歎篇權噬賢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
 之狗義與此同將勇傑之士以誅草創新叛散亂之
 弱虜漢書終軍傳云萬事草創後漢書擊自至之小
 寇不能擒滅輒為所敗令遂雲烝一起合從連橫
 衡書刑法志云合從連衡魏燕趙為從秦國為橫掃滌
 并涼舊作源據下篇改後漢書魏書郡國志趙西鈔
 蕩地無內犯司隸東寇趙魏漢書郡國志趙西鈔
 遺類也漢志蜀郡漢中屬益州後漢書循吏王漢傳
 蜀漢章懷注鈔掠也一切經音義二引通俗文云遮
 取謂之抄掠五州殘破六郡削迹漢書趙充國傳云
 抄與鈔同西水安定北地郡是也按天水後漢
 日金城隴西十七年更名漢陽郡志金城隴西漢陽
 明帝永平七年更名漢陽郡志金城隴西漢陽
 安定北地屬涼州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非舊作亦據
 州上郡屬并州此非天之災長吏過爾非舊作亦據
 地形篇云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
 有北者凡此六者非天地之災將之過也越絕書計
 倪內經計倪曰與天同而戰獨受孫子曰將者民
 天之殃未必天之罪也亦在其將孫子曰將者民
 之司命而國家安危之主也孫子作戰篇文舊是故
 諸有寇之郡太守令長不可以不曉兵今觀諸將謂

謂郡守漢書陸吏嚴延年傳顏師古注云既無斷敵合
 變之奇斷治要作料按史記白起傳論云白起料敵
 韓信傳云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新序善謀
 篇作自斷又新序雜事一朱玉對楚王問豈能與之
 斷天地之高文復無明賞必罰之信然其士民又甚
 選斷亦作料吳語云申胥登簡服吳國將恩
 貧困器械不簡習之於甲兵章昭注簡習也將恩
 不素結史記淮陰侯傳云信非得素附循卒讀為然
 有急則吏以暴發虐其士士以所拙治要遇敵巧此
 為將治要吏驅怨以禦漢書趙充國傳云其與秦之
 人使行成也怨之士卒縛手以待寇也淮南子說山訓
 疾夫將不能勸其士士不能用其兵此二者與無兵
 潛夫論卷五太湖海樓雜本
 等六韜軍器篇云凡帥師將軍慮不先設器械不備
 漢書趙充國傳云士卒不習若此不可以為王者之兵也
 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
 失此不習勦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
 同甲不堅密與租務同弩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將不省兵
 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鐵同此將不省兵
 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子敵
 也卒不可用以其將子敵也其國子敵也無士無兵
 而欲合戰其敗負也理數也然舊作治數也據治要
 治眾有數勝敵有故曰其敗者非天之所災將之過
 也饒士處世才德優饒者但患無典爾也故苟有
 土地百姓可富也苟有市列商賈可來也苟有士民
 國家可強也苟有法令姦邪可禁也古之明君錯法

而民無邪舉事而材自練賞行而兵強又云苟有道
理地足容身士民可致也苟宥市井財貨可聚也
志云今弘羊命吏坐市列顏師古注市列謂列肆夫
國不可從外治兵不可從中御

中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將兵出外治軍不可從
幸得兼此數者之斷已而之舊作丈又重而不能以
稱明詔安民氓哉

宜無狀多不究百姓不蒙恩被化守丞長史到郡承
二千石同力為民興利除害務有以安之稱詔書漢
書嚴錯傳云甚不此亦陪克闢茸

耳晉灼曰揚雄方言曰俚聊也許夫世有非常之人
難篇賢無里之爾

然後定非常之事必道遇非常之失然後見
司馬相如傳云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
之選諸有兵之長吏宜踔躒豪厚越取幽奇

竊見國家故事尚書以久次轉遷非有踔躒之能
班彪後周傳西都賦云遠舉諸賢引云卓犖乎方
州文宛補衡傳英才卓犖並與踔躒同說苑說叢篇
云德以純厚故能豪按越取謂不次擢用漢書東方
朔傳云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
後漢書安帝紀永初二年詔云二千石長吏明以詔
書博行南隱朕將親覽材明權變任將帥者

待以不次是義也
永和時日南象林徵外蠻夷攻圍日南李固議亦不
云宜更選有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爲刺史太守不
可苟惟疑基序或阿親戚

弟兄之所阿漢書貢禹

傳云不使舊作典兵官蓋謂鄧騭也騭以車騎將軍
阿親戚使還師以鄧太后故拜此所謂以其國與敵
能制諸將見後漢書西羌傳

救邊第二十二
聖王之政普覆兼愛不私近密不忽疎遠

者包舍并覆普愛無私不吉凶禍福與民共之
同易繫辭上傳云哀樂之情恕以及人

克已就義視民如赤子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
忽以及人視民如赤子漢書路溫舒傳云愛民如赤
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
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固
國空虛天下太平救禍如引手爛

此節大指本於彼救禍如引手爛

是以四海歡悅俱相得用往者羌虜背叛始自涼
并延及司隸東禍趙魏西鈔蜀漢五州殘破六郡削

迹周迴千里野無子遺寇鈔禍害晝夜不
止百姓滅沒日月焦盡

赴水火入焉焦沒耳說文云災火所傷也或省作災
夷火餘也盡與夷同詩桑柔具禍以燼鄭箋云災餘
日燼釋文燼而內郡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
本亦作盡而內郡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
日燼釋文燼而內郡之士漢書宣帝紀本始元年詔
夷火餘也盡與夷同詩桑柔具禍以燼鄭箋云災餘
賦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以待天
時越語范蠡曰天時不作弗爲人客章昭注謂天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
深入敵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

深

義萬下必全後漢書王昌傳云展轉中用意若此豈
山來往燕趙以須天時章懷注須待也
人心哉漢書宣帝紀地節四年前羌始反公卿師尹
咸欲捐棄涼州却保三輔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右扶
治在長安中皆朝廷不聽後羌遂侵脫字而論者多
恨不從惑或議余竊笑之所謂媾亦悔不媾亦有悔
者爾秦策云三國攻秦秦王欲割河東而講公子池
通未始識變之地理可二字無邊無邊亡國是故失
涼州則三輔為邊三輔內入則弘農為邊弘農內入
則洛陽為邊推此以相況雖盡東海猶有邊也後漢
參傳云永初元年涼州先零種羌反叛遣車騎將軍
鄧騭討之參上書曰萬里運糧遠就羌戎不若總兵
養衆以待其疲車騎將軍騭宜且振旅雷征西校尉
任尚使督涼州士民轉居三輔四年羌寇轉盛兵費
日廣參奏記於鄧騭曰參前數言宜棄西域乃為西
州士大夫所笑果破涼州不食廣土三輔山原曠遠
其內不求外利務富其民不貪廣土三輔山原曠遠
民庶稀疏故縣上城可居者多今宜徙邊郡不能自
存者入居諸陵田成故縣孤城絕郡以權徙之不能
謂傳云永初四年羌胡反亂破涼州議者咸謂同問之
乃說李修曰先帝開拓土宇劬勞後定而今憚小費
舉而棄之涼州既棄即以三輔為塞三輔為塞則西
陵單外此不可之甚者也節信所言與詔合參傳西
州士大夫蓋即今不屬武以誅虜通周書鄭保解云
指節信諸人今不屬武以誅虜靜兆屬武大武解
以武屬選材以全境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而
云邊不可守欲先自割示傾寇敵不亦惑乎示字舊
御補按說文便弱也趙策虞卿曰坐而割地自弱以
強秦又云割地以和是不亦大示天下弱乎史記廉

斯蘭相如傳亦云王首樂毅以博博之小燕按齊策
不行示趙弱且怯也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敵卒七
安平君以備備之即里之齊博博即博博之誤莊子
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博博即博博之誤莊子
齊物論云小恐備備是義已漢書賈捐之傳論珠
犀云額額獨居一海之中額額與備備同顏師古注
額與專同專專猶區區破滅疆齊威震天下真可謂
良將矣樂毅傳然即墨大夫以孤城獨守六年不
下竟完其民田單帥窮卒五千擊走騎劫復齊七十
餘城可謂善用兵矣事見史記田單傳舊作田單師
傳云夷殺騎劫自序云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魯仲
田單用即墨破走騎劫圍聊莒連年終不能拔魯仲
連傳云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此皆以
不下此文聊莒當作聊城莒未嘗降燕也此皆以
至疆攻至弱以上智圖下愚論語云唯上知而猶不
能克者何也日攻常不足而守恒有餘也漢書趙充
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後漢書馮異傳云夫攻者
不足守者有餘章懷注孫子兵法之文按孫子軍形
篇云守則不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羌虜之
足攻則有餘前日諸郡皆據列城而擁大眾羌虜之
智非乃樂毅田單也郡縣之阨未若聊莒即墨也然
皆不肯專心堅守昭廿七年左傳而反疆驅劫其民
捐棄倉廩背城邑走詳實邊由此觀之非苦城乏糧
也但苦將不食爾折衝安民要在任賢不在促境後
書西域傳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璠上書陳三策其
下計謂宜棄交河城收郡善等悉使入塞尚書陳忠
上疏以為燧燧國滅土經有明誠敦煌宜置校尉按舊
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意與此同
齊魏御守國不以安子嬰自削秦不以在武皇帝攘

夷柝境柝舊从手作按淮南子原道訓云廓四方柝
 子傳燕王且上書注柝開也古亦省作斥漢書武五
 而朝增郡數十斥地且倍章賢後立成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
 帝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匈奴傳云孝武世出師征伐
 志云武帝攘卻胡越開地斥境漢書傳變傳云世宗
 帝功斥境即郡縣又云武帝有攘夷傳云世宗
 拓境列置四郡文苑傳杜篤論都賦云孝武拓地萬
 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守敦煌鮮卑傳蔡邕面數
 議云世宗神武將帥長猛財賦充實所拓廣遠
 千里東開樂浪漢書武帝紀西置燉煌元鼎南踰交
 趾即定南越也趾紀作趾地理志作趾後漢書光武
 漢官儀曰始開北方遂北築朔方元朔卒定南越
 交於南為子孫基址也
 年六誅斬大宛太初武軍所嚮宣十二年卒定南越
 潛夫論卷五

營以章武功後漢書隗囂傳討無不夷滅漢書武五
 王莽傲云有不從命武軍平之不可勝數梅福云
 師行三十年兵所誅屠夷滅死者不可勝數梅福云
 傳云至於夷滅顏師古注夷滅也謂平除之也
 虜近發封畿之內史記文帝紀後二年詔而
 亦自痛病爾非有邊之過也唇亡齒寒體傷心痛鹽
 論誅秦篇云中國與邊境猶支體與腹心也夫肌膚
 寒於外腹腸疾於內內外之相勞非相為助也唇亡
 則齒寒支體傷而心憤恒故無手足則支體廢必
 無邊境則內國害接唇亡齒寒本傳五年左傳必
 之事又何疑焉以成所欲王何疑焉君子見機
 傳機王蜀况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邊
 本作幾况已著乎乃者漢書曹參傳顏師古邊
 震如雷霆赫如日月詩常武云震驚徐方如雷如霆
 今天下之事昭昭於而談者皆諱之曰姦并竊盜
 日月震震於雷霆

作姦按說文云姦犬走貌从三犬姦并竊盜猶史記
 叔孫通傳云鼠竊狗盜也王先生云姦并當是犬羊
 之誤漢書王莽傳嚴尤云饑寒羣盜犬羊相聚也後
 漢紀安帝永初四年虞詡歌長時朝歌多盜賊
 馬稜憂之詔曰此賊犬羊相聚淺淺善靖俾君子息
 以求溫飽耳明府無以為憂
 羊秦晉云惟截善靖言漢書李尋傳云秦穆公說
 譏之言鹽鐵論國病篇亦云譏者賊也論誅篇又
 云疾小人淺論國病篇亦云譏者賊也論誅篇又
 前者釋文引李贖注云剪剪淺短貌剪剪淺並與
 譏同俾君子息亦見史記三王世家齊王策文
 欲令朝廷以寇為小而不蚤憂害乃至此尚不欲救
 諺曰諺字舊脫指御痛不著身言忍之錢不出家言
 與之假使公卿子弟有被羌禍朝夕切急如邊民者
 則競言當誅羌矣今苟以已無慘怛冤痛漢書元帝
 潛夫論卷五

年詔曰慘怛於心顏師故端坐相仍鹽鐵論禁耕篇
 古注慘痛也相悼也故端坐相仍鹽鐵論禁耕篇
 按端坐猶言安坐也吳志虞翻傳孫策云端坐相仍
 諸葛恪傳云端坐使老晉書東海王越傳云端坐相
 據會失又不明修守禦之備舊脫守字據邊議篇補
 治軍備以備守禦齊語云小國諸侯有守陶陶閒澹
 禦之備史記秦本紀云鄭君謹修守禦備陶陶閒澹
 詩君子陽陽毛傳臥委天口程本非羌獨往來
 云陶陶和樂貌臥委天口程本非羌獨往來
 篇云凡兵之道莫過乎深入多殺史記吳王濞傳云
 一者能獨往獨來深入多殺史記吳王濞傳云
 功為已乃陸陸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懷
 而受愛於俗後漢書馬援傳云今更共陸陸章懷
 曹參傳贊當時錄錄陸陸章懷
 遂行謙謙也陸陸章懷
 碌碌錄錄也陸陸章懷
 謝後漢書橋立傳退云狀狀注見斷訟篇會坐朝

堂周禮攷工記匠人外有九室鄭注如左今朝堂諸曹
 也按後漢時國家大事皆於朝堂會議後漢書鄧
 武威太守其大議北虜既已和親而南郡復往抄
 掠北單于謂漢欺之謀欲犯邊宜還其生口以安
 之詔安與太尉宋由云實太后兄車騎將軍憲北擊
 諫班超後勇傳曹宗請擊匈奴及九卿詣朝堂上書
 會議應奉後勇傳曹宗請擊匈奴及九卿詣朝堂上書
 嵩討之請發烏桓三千人北軍中候鄒東上言烏桓
 難反覆於是詔百官下四府大將軍陳球傳費太后
 曹節等欲別葬太后而馮貴人配詔公卿大會
 朝堂令中常侍趙忠監議處植董卓大會百官於
 朝堂欲廢立鮮卑出塞擊之六年鮮卑大會百官於
 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六年鮮卑大會百官於
 有不乃召百官議朝堂皆其多則無憂國哀民
 怨惻之誠漢書傳大臣成帝紀承始四年詔曰公卿

潛夫論卷五

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修身遵禮同心憂國
 者也孔光傳策免光云今相朕出入三年憂國之風
 復無聞焉朱博傳奏封事言丞相治如此在苟轉相顧
 自守不能憂國蓋詔奏之文相治如此在苟轉相顧
 望莫肯違止願後望詔奏之文相治如此在苟轉相顧
 規傳云互相瞻顧莫肯違止願後望詔奏之文相治如此在苟轉相顧
 事公卿百官會議若臺閣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
 是下言臣愚敢議異官某甲議有所正處而獨執異意者
 所定漢書議者罷云已且須後可也鄭注舍之須後
 漢書食貨志詔書顏師古章後漢書循吏衛胤後得小
 傳須後詔書顏師古章後漢書循吏衛胤後得小
 安詩民勞云則恬然棄忘旬時之閒虜復為害軍書
 交馳羽檄狎至漢書息夫躬傳云軍書交馳而輻湊
 之卿文選陸倕石闕銘李善注引作狎更也乃復
 年左傳云晉楚狎主諸侯之盟杜注狎更也乃復

怔忡如前遠謂之怔忡怔忡與怔忡同玉篇云怔忡
 懼若此以來出入九載庶曰式滅覆出為惡無正何
 何潰潰爾雅釋訓云僕僕洞洞也釋文洞洞本作
 補潰潰爾雅釋訓云僕僕洞洞也釋文洞洞本作
 作潰潰爾雅釋訓云僕僕洞洞也釋文洞洞本作
 棄其師年况棄人乎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後漢書
 云一夫吁嗟王道為虧後漢書
 政為虧蓋當時成語也小爾雅廣訓云吁嗟呼也
 有所歎美有所傷痛隨事况百萬之眾叫號哭泣
 有義也此即傷痛之義矣况百萬之眾叫號哭泣
 脫據實邊篇補詩北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
 山云或不不知叫號感天心乎且夫國以民為基貴
 以賤為本淮南子泰族訓云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
 書大政上篇有基老云於政也民無不以高為本也
 為本君以為本史以之於政也民無不以高為本也

潛夫論卷五

為威侮吏以民為貴賤是以聖王養民愛之如子襄
 此之謂民無不為本也如子新序雜事一養作愛說
 苑政理篇太公曰善為國者遇民如父母之愛子
 憂之如家漢書霍方進傳危者安之亡者存之趙策
 談曰亡不能存危不能安救其災患除其禍亂襄
 云救災恤鄰知土也故鬼方之伐易野濟九三非
 八傳云救災恤鄰知土也故鬼方之伐易野濟九三非
 好武也則語祭公謀父曰獫狁於攘若文襄本或作
 夏首擊鮮卑蔡邕傳周宣王命虢公來伐成制蠻
 非貪土也淮南子兵畧云存亡繼絕平壤
 下之亂而除之以振民育德安彌字也後漢書馮
 萬民之害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傳沈尹戌語自彼氏羌莫
 其疆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傳沈尹戌語自彼氏羌莫

不來享詩殷武普天思服行葦賴德詩北山云普天之

所以奉事上者懷義恩也痛則無恥禍則不仁禍舊

本改忿戾怨懟生於無恥今羌叛久矣傷害多矣百

姓急矣憂禍深矣上下相從未見休時不一命大將

以掃醜虜詩常武云仍執醜虜漢書布傳云掃地

與掃同而州稍稍興役意林州下有縣字按本書皆

漢書西南夷傳云連連不已書東方朔傳云綿綿連

連始哉世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漢書東方朔傳云綿綿連

之九不絕也若排簾障風探沙擁河

探作陶按陶當作掏一切經音義七引通俗文云指

出日掏探無所能禦徒自盡爾意林作無益於

州屯兵十餘萬人哀元年左傳云屯屯是成守之名

故詩序云屯屯成於毋家十萬作才据程本改後漢書

桑疲苦役而後未皆廩食縣官急就篇云粟食縣官

有同後漢書南蠻傳李固云計人粟五升章懷注古

升小故也歲數百萬斛又有月直後漢書陳寵後忠

施延到吳郡海鹽取卒月直但此人耗不可勝供耗

費也漢書西南夷傳都尉萬年日兵久而反憚暫出

之費甚非計也且是舊作夫危者易傾疑者易化今虜

新擅邊地未敢自安易震蕩也襄廿六年左傳析公

也百姓新離舊壤舊作思慕未衰

失產親戚別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安之意易獎

厲也獎漢書哀帝紀云獎厲太子逸周書和寤解云

王乃厲厲於尹氏八誠宜因此遣大將誅討迫脅離

逃破壞之書多方云離逃爾士漢書趙

史記封禪書公孫卿蓄積富貴各懷安固之後則難

動矣周書曰凡彼聖人必趨時周禮解凡作

守之策不可不早定也漢書高帝紀韓信曰史卒皆

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

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此文意與彼同

邊議第二十三潛夫論卷五

明於禍福之實者不可以虛論惑也察於治亂之情

者不可以華飾移也韓非子姦劫弑臣篇云聖人者

是故不疑之事聖人不謀韓非子內儲說上惠子

誠疑以為可者半浮游之說聖人不聽禮記緇衣云

以鄭注游猶浮也不可用之言也漢書韓安國傳云

誰邪臣浮說史記蘇秦傳云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

之何者計不肯見實而更爭言也詩小旻云維

韓安國云譬如買豎女是以明君先盡人情不獨委

夫良將修己之備無恃於人孫子九變篇云用兵之

以待之無恃其不攻故能攻必勝敵而守必自全也

特吾有所不可攻也

羌始反時計謀未善黨與未成人眾未合兵器未備

一書 續修四庫全書 7 文二下

或持竹木枝或空手相附王先云草食散亂疑當
 為草舍後漢書馮異傳云王郎未有都督漢書
 起昭武自勸東南馳立總督城郭三十有六都督傳
 謂都護總督也魏志夏侯惇傳云使惇都督二十六
 軍居其甚易破也太守令長皆奴怯畏便不
 敢擊亦見霍光諸葛豐傳武帝紀天漢三年匈奴入
 雁門太守坐畏侯雲東王餘善發
 兵距便處皆坐畏侯雲東王餘善發
 御就便處皆坐畏侯雲東王餘善發
 當有討字見下篇後漢書西羌傳云時羌歸附既久
 無復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為
 權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儒不能制本此及實邊
 篇故令虜遂乘勝上疆史記北高祖紀云秦兵強布乘
 戰勝自疆破州滅郡日長交吳語申晉日長交
 殘破三輔單及鬼方詩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
 迄今不止而癡兒駢子說文云癡不慧也駢也
 注孫同字方言云癡駢也周禮司刺三教曰蠢愚鄭
 公孫祿司獄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駢尚云不
 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日薛安庸駢尚云不
 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
 以及人說文云恕也管子度法云取人己之所不
 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
 量錯傳云取人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
 恕已就義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
 必及事章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十八年左傳云言
 以處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
 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子孫

潛夫論 卷五
 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
 注孫同字方言云癡駢也周禮司刺三教曰蠢愚鄭
 公孫祿司獄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駢尚云不
 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日薛安庸駢尚云不
 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
 以及人說文云恕也管子度法云取人己之所不
 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
 量錯傳云取人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
 恕已就義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
 必及事章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十八年左傳云言
 以處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
 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子孫

作戰篇云夫兵久而各懷一切後漢紀利帝元十
 國大夫咸懷一切而莫肯遠慮後漢書左雄傳云各
 懷一切者莫慮長久按漢書平帝紀元始元年頭師古
 注一切者莫慮長久之事非經常也猶如以刀所脫避前
 句有誤字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當與身一時
 上書云臣恐受任典牧者苟脫目前皆當與身一時
 之權不顧為國百世之利所脫目前皆當與身一時
 前同漢紀成帝永始元年王仁上疏云萬乘之主當
 持決目前者一切苟云不當動兵而不復知引帝王之
 綱維管子禁藏篇云原禍變之所終也易制禦寇易
 上九利禦寇盧詩美薄伐漢書韋賢傳劉歆議曰臣
 學士云制疑利詩美薄伐漢書韋賢傳劉歆議曰臣
 猶最于今句奴是也至宜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
 也自古有戰非乃今也詩趙策蘇秦說趙王曰大王
 乃今然後得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與士民相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
 能去兵兵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聖人所以興亂
 人所以廢襄廿七齊桓晉文宋襄衰世諸侯猶恥天
 下有相滅而已不能救公羊傳云天下諸侯有相滅
 之况皇天所命四海主乎晉楚大夫小國之臣猶恥
 已之身而有相侵成十六年左傳樂武子曰况天子
 三公典世任者乎公劉仁德廣被行葦孫侍御云漢
 葦為公劉之詩葦本三家舊說也吳越春秋公劉慈
 仁行不履生草運車以避葦葦列女傳葦引公劉慈
 君聞昔者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葦列女傳葦引公劉慈
 後漢書寇榮傳公劉之行乎羊牛踐葦葦列女傳葦引公劉慈
 公劉之遺德及行葦之不傷並與此同賦慕况含血之

潛夫論 卷五
 若此已積十歲矣百姓被害
 注孫同字方言云癡駢也周禮司刺三教曰蠢愚鄭
 公孫祿司獄鮑宣皆外有直項之名內實駢尚云不
 不曉政事後漢書獨行傳戴就日薛安庸駢尚云不
 當救助且待天時用意若此豈人也哉夫仁者恕已
 以及人說文云恕也管子度法云取人己之所不
 安勿施於人楚辭離騷云羌內恕己以量人兮漢書
 量錯傳云取人己內恕及人杜周傳杜欽對策云
 恕已就義智者講功而處事魯語云夫仁者講功而
 必及事章昭注能處事物為智文十八年左傳云言
 以處事以度功禮記文王世子鄭注物猶事也
 今公卿內不傷士民滅沒之痛外不慮久兵之禍子孫

人已同類乎史記律書云自舍血戴角之獸見犯則

一人吁嗟王道為虧况滅沒之民百萬乎書曰天子

作民父母范洪父母二字舊脫之於子也豈可坐觀其

為寇賊之所屠劓漢書王莽傳云翟義黨王孫慶捕

之立視其為狗豕之所噉食乎孟子云抑亦立而視

云今民大飢而死除其仁恩莊子云抑亦立而視

又仁者積恩之見證也漢書丙且以計利言之商子

篇云民生則計利孟子云國以民為基貴以賤為本

願察開闢以來御覽一引尚書中民危而國安者誰

也下貧而上富者誰也下上舊互道接管子山至數

無與富荀子富國篇云下故曰夫君國將民之以民

實瘠而君安得肥楚語云夫君國者將民之與處民

與也猶夫以小民受天永命書召竊願聖主深惟國

基之傷病凡思也遠慮禍福之所生管子君臣下

所生且夫物有盛衰時有推移事有激會人有變作

愛化史記蔡澤傳云物盛則衰天地之常數也進退

勢之流相激使然智者揆象不其宜乎孟明補闕於

河西左傳三年范蠡收責於姑胥姑胥作故姑胥即姑

二方望謝隗書云范蠡收績於姑蘇後漢紀光武紀始

傳作范蠡收責勾踐章懷注收責謂收其罪責也按

之收如歸責然也後漢紀作績蓋袁氏所改是以大

功建於當世而令名傳於無窮也秦策蘇秦曰寬則

巴蜀檄云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今邊陲

搔擾文云騷擾也搔與騷同漢書自知失河內之助

日放族禍後漢書賈融傳云魏書自知失河內之助

放疑當作被實邊篇云百姓晝夜望朝廷救已

平杜注庶幾晉來救漢書韓信傳漢王大怒罵曰庶幾

困於此且暮而公卿以為費煩不可徒竊笑之後漢

先傳虞翻云公卿選儒容頭過身張解是以與也

子輕困倉之蓄而惜一杯之鑽何異今晏子今但知

愛見薄之錢穀續漢書百官志云大司農掌諸錢穀

穀簿其通未畢各具別之邊郡諸官請而不知未見

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漢書高帝紀云常繇咸

之待民先也知係役之難動漢書高帝紀云常繇咸

師古注繇讀曰係說文云而不知中國之待邊寧也

強參論地廣篇云散中國肥饒之餘以調邊境邊境

不絕重之以參上書有云方今西州流民擾動而徵發

財助其時止煩賦以益其詩痛或不知叫號或慘慘

劬勞北山今公卿苟以己不被傷故競割國家之地以

與敵殺主上之民以餒羌為謀若此未可謂知為臣

若此未可謂忠史記蘇秦傳秦說魏襄王云凡羣臣

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為

人臣則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才智不顧其後願大王孰察之此文大旨本於彼

未足使議於大類者錄天下事如今之尚書官矣宜得大賢智乃且凡四海之內者聖人之所以遺子孫

也官位職事者羣臣之所以寄其身也傳子孫者思安萬世

不久行其業不可久厭也夫此誠明君之所微察也而聖上之所獨斷

也今言不欲動民以煩可也即然當修守禦之備必

今之計令虜不敢來來無所得

則不然苟憚民力之煩勞而輕使受滅亡之大禍非

人之主非民之將非主之佐非勝之主者也

也何以服很莫若聽之

弟補邊太守令長丞尉然後是非之情乃定救邊乃

無患邊無患中國乃得安寧

實邊第二十四

夫制國者必照察遠近之情偽

預禍福之所從來

叛草創新起器械未備虜或持銅鏡以象兵或負板

案以類楯惶懼擾攘未能相持一城易制爾

失財貨人哀奮怒各欲報讎

文書以欺朝廷

殺民百則言一殺虜一則言百或虜實多而謂之少

或實少而謂之多

取便身利已而非獨憂國之大計哀民之死亡也

子外儲說左下明危曰公傾側法令漢書刑法志宣
帝詔曰開者吏用法巧文寢深趙充國傳充國曰諸
君但欲便文自營非為公家忠計也按使身利已即
賈誼傳所云見利則逝見便則奪有便吾身者則欺
賣而利 又放散錢穀殫盡府庫乃復從民假貸彊奪
之也

財貨千萬之家削身無餘萬民置竭因隨以死

亡者皆吏所餓殺也後漢書龐參傳云比年羌寇特
困隴右供餼賦役為損日滋官

負人責數十億萬今復募發百姓調取穀帛街賣什
物以應吏求外傷羌虜內困徵賦縣官不足輒貸於
民民已窮矣將從誰求西羌傳云自羌叛十餘年開
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
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民死其為酷痛甚於

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其為酷痛甚於

逢虜州後漢書南蠻傳云中郎將尹就討益州叛羌益
等漢書王莽傳云田况言今空復多山將率郡縣苦
之反甚於賊又云太師更始合將銳士十餘萬人所

過放縱東方為之語曰寧逢赤眉不逢太師太寇鈔
師尚可更始殺我卒如田况之言意與此同

賊虜忽然而過未必死傷至吏舊作所搜索剽奪言方

云搜畧求也就室曰搜於道曰畧游踵塗地游當為

說文云索入家搜也經典通用索游踵塗地旋漢書

王子侯表序云旋踵亦絕是錯傳云前死不還踵顏
師古注還讀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則通傳云劉項

分爭使人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王先

肝腦塗地或覆宗滅族絕無種類或孤婦女王先

當有脫字繼培按當作幼孤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幼
孤為奴或云孤婦女謂畧取婦女使之孤獨也漢書

南粵傳文帝賜伶書云為人奴婢遠見販賣後漢書

寡人之妻孤人之子遺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為奴

紀建武七年詔吏人遺饑亂及為青徐賊所畧為奴
婢下妻欲去詔者悉聽之敢拘制不還以賣人法從

事晉書刑法志陳羣新律序至今舊作不能自活舊

云舊律盜律有和賣買人至今舊作不能自活舊

治者不可勝數也疑此之感天致災尤逆陰陽

傳淮南王安上書云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
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
氣為之生也魏相傳且夫士重遷當作安土重遷漢

年詔曰安土重遷黎民之性骨肉相附人情所願也
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小人之情安土重遷寧就飢

餒無適樂戀墓墳墓見救邊賢不肖之所同也民之
於徙疑王先生云於徙甚於伏法伏法不過家一人死

爾諸亡失財貨奪土遠移不習風俗不便水土類多
滅門少能還者代馬望北狐死首丘後漢書班超傳

馬依風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引韓詩外傳云邊
詩曰代馬依北風飛鳥棲故巢皆不忘本之謂也邊

民謹頓讀為尤惡內附雖知禍大人舊作猶願守其緒

業鹽鐵論論誹篇云緒業死其本處誠不欲去之極

太守令長畏惡軍事皆以素非此土之人痛不著身

禍不及我家列女傳魏曲沃負故爭郡縣以內遷下

當脫壞字敘錄云令至遣吏兵漢書何並傳云並發

壞郡縣毀民內遷至遣吏兵漢書何並傳云並發

民禾稼發徹屋室詩十月之交云徹我牆屋趙策孟

此當讀為廢說夷其營壁漢書趙充國傳云行必為

文云廢屋傾也夷其營壁漢書趙充國傳云行必為

秋似順論云往而夷破其生業漢書荆王劉賈傳云

夫雖高誘注夷平也破其生業漢書荆王劉賈傳云

破其業高帝紀云不事家人生業漢書荆王劉賈傳云

仇覽傳云勸人生業為制科令至於果菜為限難豕
數彊劫驅掠與其內入捐棄羸弱使死其處當此之

時萬民怨痛泣血叫號詩雨無正云風思泣誠愁鬼
神而感天心然小民謹劣不能自達關廷依官吏家

迫將威嚴威舊作滅據程本改韓非子不敢有擊

違字形相民既奪土失業又遭蝗旱飢匱舊作逐道

東走流離分散之呂氏春秋貴直論孤援曰吾今見民

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幽冀兖豫

荆揚蜀漢飢餓死亡復失大半後漢書馮衍傳云四

亡之數不啻太半漢書高帝紀章昭注邊地遂以

荒意林云邊境牛羊不可久荒牛羊即上文大半之

含山蘇遠帶上荒文選陸士衡歎賦云城關之

上荒隸釋廣漢太守沈子瑗瑗賦云躬耕者

少溉田充上荒即荒按廣雅釋詁云巨空也漢

書息夫躬傳上荒內荒郡參傳上城皆取此義西

縣兵荒疑亦上荒之誤至今無人原禍所起皆

吏過爾後漢書西羌傳云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

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安定徙美陽北地

稼發微室屋徙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飢荒乃刈其禾

劫畧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妾

喪其大半夫土地者民之本也誠不可久荒以開敵

心開敵心舊作開墾據意林改牧錄亦云今又上荒

心慮必生心列女博其政國之患也按且扁鵲之治

病也史記云扁鵲者審閉結通漢書藝文志論經方云

而通鬱滯之奈何岐伯曰木鬱達之火鬱發之上鬱

奪之金鬱池之水鬱折之滯字鬱脫據虛者補之實

者瀉之瘦以調其氣之虛實則瀉之虛則補之肥

故病愈而名顯伊尹之佐湯也設輕重而通有無損

積餘以補不足故殷治而君尊管子地數篇云昔日

足湯有七十里之薄而用有餘伊尹善通移輕重

開闢決塞通於高下徐疾之策坐起之費時也賈

誼痛於偏枯瘳瘵之疾新書解縣篇云天下非特倒

枯也素問生氣通天論云汗出偏沮使人偏枯今

邊郡千里地各有兩縣戶財置數百年漢書文帝紀二

與纒而太守周迴萬里空無人民美田棄而莫墾發

漢書劉屈氂傳云典中州內郡漢書司馬相如傳大

師古注中州中國也規地拓同境不能半舊作生

改邊而口戶百萬疑口戶田畝一全王先生云全當作

一斤為一金總培按一蓋不字之壤管子禁藏篇云

其田乃知其人不田備然後民人眾地荒無所容足荒

為商子算地篇云地狹而民眾者民勝其地來民

地狹人眾其證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

地狹人眾其證也通典一引崔實政論云今青齊

附近郡皆土曠人稀厥田宜稼悉不肯墾今宜徒貧

民不能自業者於寬地此亦開草闢土振民此亦偏

之術也晏子春秋雜下云不得容足而寓焉此亦偏

枯瘳瘵之類也周書曰土多人少莫出其材是謂虛

土可襲伐也土少人眾民非其民可匱舊作竭也是

故土地人民必相稱也逸周書文傳解云土多民少

也又云開望曰土廣無守可襲伐土狹無食可國竭

禮記王制云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也
 民居必參相得也尉繚子兵談篇云量土地肥瘠而
 立邑建城稱地以賦稱人以人稱粟云地方百里者山
 以固守外可以戰勝處商子來民篇云地方百里者山
 陵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食作夫五萬
 處什一惡田處什一良田處什四口此食作夫五萬
 其山陵穀谷藪澤可以給其材都邑蹊道足處其
 民先王制土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
 穀上不能處二分民之律也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
 大川之材物貨寶又不盡為用此人不稱土也今
 邊郡多害而役劇後漢書和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
 勸入禍門同類相推俱入禍門不為興利除害有以
 勸之則長無與復之而內門舊作有寇戎之心管子法
 期於興利除害治國篇云先王善為民除害興利
 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
 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
 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毀衆移民
 至於殺之而民不怨也此務粟之功也上不利農則
 粟少粟少則人貧人貧則輕家輕家則易去去則
 上令不能必行上令不能必行則禁不能止禁不
 能必止則戰不必累世不復方今郡國田野有隴而
 墾城郭有宇而不實邊郡何饒之有乎漢書嚴助傳
 淮南王安上書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徐
 樂傳云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
 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
 處者矣不教則邊民絕西羌北虜必生間欲誠大憂也
 望而有降敵之心
 百工制器咸填其邊散之兼倍豈有私哉乃所以固
 其內爾先聖制法亦務實邊蓋以安中國也譬猶家
 人遇寇賊者必使老小羸軟居其中央丁彊武猛衛
 其外論衡無形篇云身氣丁彊也內人奉其養外人

禦其難蚤蚤距虛更相恃仰乃俱安存廣篇云北方
 有獸名曰獸鼠前而免後趨則路走則顛常為蚤蚤
 距虛取甘草以與之獸有患害也蚤蚤距虛必負而
 走爾雅釋地作印印虛韓非子外儲說左上古云不
 恃仰人而食新書道德說云物莫不仰恃德論街感
 類篇云功無大小德無多少詔書法令二十萬口邊
 人須仰恃賴之者則為美矣
 郡十萬歲舉孝廉一人員除世舉廉吏一人詔書以
 脫誤按後漢書丁鴻傳云永元四年代袁安為河內
 時大郡口五六萬舉孝廉二人小郡口二萬并
 有蠻夷者亦舉二人帝以為不均下公卿會議鴻與
 司空劉方上言凡口率二十萬舉孝廉一人四十
 萬二人六十萬三人八十萬四人百萬人百二十
 萬六人不滿二十萬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
 帝從之和不帝紀永元十三年詔曰幽并涼州戶口率
 少邊役衆劇束修良吏進仕路狹撫接夷狄以人為
 本其令緣邊郡口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不滿十
 萬二歲舉一人五萬
 以下三歲舉一人 羌反以來戶口減少又數易太
 守至十歲不得舉當職勤勞而不錄毛詩卷耳序云
 汝墳鄭箋云賢者 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字舊脫据程
 而處勤勞之職 賢俊蓄積而不悉不字舊脫据程
 篇云道術蓄積而不舒吳越春秋 衣冠無所觀望漢
 伍子胥曰平王卒吾志不悉矣 衣冠無所觀望漢
 杜周傳云衣冠謂欽為盲杜子夏顏師古注衣冠謂
 士大夫也說文云觀欽幸也小爾雅廣言云觀望也
 農夫無所貪利是以逐稼中災莫肯就外古之利其
 民誘之以利弗脅以刑襄廿六年左傳云古之治民
 者勸賞而畏刑杜注 易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觀
 辭 是故建武初後漢光 得邊郡戶雖數百令歲舉孝
 廉以召來人今誠宜權時令邊郡舉孝一人廉吏世

舉一人益置明經百石一人內郡人將妻子來占著

占舊作召史記田叔傳云因占著名數家於武功索
籍然也漢書宣帝紀地節三年詔曰流民自占八萬
餘口顏師古注占者謂自隱度其戶口而著名籍也
二家說占字各五歲以上與居民同均皆得選舉又
異顏氏得之

募運民耕邊入穀遠郡千斛近郡二千斛拜爵五大

夫漢書百官公卿表可不欲爵者使食倍買於內郡

可蓋其之誤買讀為價墨子號令篇云牧粟米布錢
金出內畜產皆為平直其買與主人券書之事已皆
各以其買倍償之又用其買賤多少賜爵欲為吏
者許之其不欲為吏而欲以受賜賞爵祿若贖士親
戚所知罪人者以令如此君子小人各有所利則雖
許之此文本於彼

欲令無往弗能止也此均苦樂平徭役充邊境

潛夫論卷五

安中國之要術也

潛夫論卷第五終

潛夫論卷第六

蕭山汪繼培箋

卜列第二十五

天地開闢有神民神異業精氣通
關楚語觀射父云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
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覯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
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
烈而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類物之後而必率舊
典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
亨禍災不至求用不賈路史前紀三引此文誤以物
民為帝者名氏又一行字帶上行有招召荀子勸學
讀陳耀文天中記十一嘗正之行有招召荀子勸學
有招辱也命有遭隨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
有招辱也命有遭隨莊子列禦寇篇云達大命者隨

潛夫論卷六

云人始生有大命是其體也有變命存其閒者其政
也政不齊則人有忿怒之志若將施危難之中而時
符也遭命隨命注見論榮篇之吉凶之期天難諶斯
詩大明誌今作忱漢書貢禹傳後漢書胡廣傳續漢
書律歷志論春秋繁露如天之為篇說文謹字下並
與此
聖賢雖察不自專故立卜筮以質神靈禮記祭
者聖人建陰陽天地之情立以為易易抱龜南面天
子卷冕北面雖有明知之心必進斷其志焉示不敢
專以尊天也史記龜策傳云君子謂夫輕卜筮無神
明者恃背天道信禱者得神不得其正故書建稽
疑五謀而卜筮居其二五占從其多明有而不專之
道也白虎通著龜篇云聖人獨見其多明有而不專之
示不自專也論衡辨崇篇云聖人舉事先定於義義
已定立決以下筮示不專已明與鬼神同意共指欲
令眾下信用不疑卜筮篇云俗信卜筮謂卜者問天
策者問地著神龜靈兆數報應故捨人議而就卜筮
違可否則信吉凶實知篇云若著孔子稱著之德圓
龜之知吉凶著草稱神龜稱靈矣

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又曰君子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而嚮

臯陶文王之取呂尚皆兆告其象卜底其思以成其

吉六韜文師篇云文王將田史編布卜曰田於渭陽

師以之佐昌施及三王文王曰兆致是乎史編曰編

之太祖史瞻為禹占得臯陶兆比於此文王乃齋三

日田於渭陽卒見太公坐茅以漁乃載與俱歸立為

師宋書符瑞志上史編作史編云王至於磻溪之水

呂尚釣於渭王下趨拜曰望公七年乃夫君子聞善

則勸樂而進脫一聞惡則循修省而改尤故安靜

而多福小人聞善下脫聞惡補即懾懼而妄為故

狂躁而多禍是故凡卜筮者蓋所問吉凶之情言與

衰之期令人修身慎行以迎福也漢書王貢兩龔鮑

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

惡非正之問則依著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

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且聖王之立

卜筮也不違民以為吉不專任以斷事論衡卜筮篇

筮者多得誠實者寡論者或故鴻範之占大同是尚

謂善龜可以參事不可純用書西伯戡黎假假

作洪書又曰假爾元龜罔敢知吉今作格人史記殷

本紀作假人禮記曲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小從

禮云假爾秦龜有常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小從

此觀之著龜之情儻有隨時儉易易繫辭上傳云辭

房注險惡也易善也古字險儉通用易屯卦動乎險

蘇之材傳十五識神者少乎及周史之筮敬仲莊廿

左莊叔之筮穆子昭五年可謂能探曠索隱鈎深致

遠者矣易繫辭使獻公早納史蘇之言穆子宿備莊

叔之戒則驪姬豎牛之讒亦將無由而入無破國危

身之禍也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桓

一年左傳云卜以甚敬祭祀非禮之所亦不為也禮

決疑不疑何卜禮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敬鬼

而祭之禮曰淫祀禮故曰聖人不煩卜筮哀十八敬鬼

神而遠之論夫鬼神與人殊氣異務非有事故何奈

於我史記吳世家何故孔子善楚昭之不祀河哀

年左而惡季氏之旅泰山論今俗人筮疑於卜筮而

祭非其鬼論語云非其鬼豈不惑哉亦有妄傳姓於

五音設五宅之符第論術諸術篇云五音之家用口

正其字口有張歛聲有外內以定五音宮商之實又

云圖宅術曰宅有八術以六甲之名數而第之第定

名立宮商殊別宅有五音姓有五聲宅不宜其姓姓

與宅相賊則疾病死亡犯罪遇禍王先先生云傳當作

其為誣也甚矣古有陰陽然後有五行春秋繁露

儒云天地之氣合而為一陰陽判為五行五帝

右據行氣家語五帝篇孔子曰昔某也問諸老聃曰

物其神謂之五行釋名五行者金木水火土也

通五行篇云五行者欲言五行者必先言五行之義也

云有疑當作各繼按各字是也以生人民

漢書律歷志云三代各據一統以生人民

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王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赤

黃則舍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疏云若明靈
威仰至帝五帝在太微之中送生子孫更載世遠乃
休注上疏云此五帝者即靈威仰之屬
有姓名敬民敬民蓋號名字者蓋所以別眾猥而顯
此人爾非以紀舊作五音而定剛柔也今俗人不能

推紀本祖而反欲以聲音言語定五行誤莫甚焉論衡
詰術篇云人之有姓者用稟於天得五行之氣為
姓亦以口張歛聲外內為姓也如以本所稟於天者
為姓若五穀萬物稟氣矣何故夫魚處水而生至樂
用口張歛聲內外定正之乎
鳥據巢而卵即疑衍蓋卵不推其本祖諧音而可
即與則呼鳥為魚可內讀為之水乎呼魚為鳥可棲

之木邪說文云西鳥在巢此不然之事也命駒曰積
終必舊作為馬是故凡姓之有音也必隨其本生祖
所王也太皞木精承歲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角神
農火精承熒惑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徵黃帝土精

承鎮而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宮少皞金精承太白而
王夫其子孫咸當為商顓頊水精承辰而王夫其子
孫咸當為羽漢書律曆志云五星之合於五行水合
於歲星土合於鎮星御覽五引尚書考靈樞云歲星
木精熒惑火精鎮星土精太白金精辰星水精也開
元占經十九引春秋運斗樞云歲星帥五精聚於東
方七宿蒼帝以仁辰溫讓起熒惑帥五精聚於南方
七宿赤帝以寬明多智暑起填星帥五精聚於中央
黃帝以重厚賢聖起太白帥五精聚於西方七宿白
帝以勇武誠信多節義起辰星帥五精聚於北方七
宿黑帝以清靜潔通明起填星與鎮同

百變音行不易俗工又曰商家之宅宜出西門論衡
篇云圖宅術曰商家門不宜南向徵家門不宜北向
則商金南方火也徵火北方水也水勝火火賊金五
行之氣不相得故五姓之宅門有宜鸞鸞此復虛矣
得其宜富貴吉昌鸞失其宜貧賤衰耗
五行當出乘其勝入居其隕乃安吉商家向東入有
誤東入反以為金伐木則家中精神日戰鬪也五行

皆然又曰宅有宮商之第直符之歲論衡謂時篇云
直符午既於者於舊作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
宅為破既於者於舊作其上增損門數即可以變其
音而過其符耶今一宅也同姓相代或吉或凶一官
也同姓相代或遷或免一宮也成康居之日以興幽
厲居之日以衰由此觀之吉凶興衰不在宅明矣論衡

諸術篇云今庭之內吏舍連屬門嚮有南北長吏
舍傳聞居有東西長吏之姓必有宮商諸吏之舍必
有徵羽安官遷徙未必角姓門南嚮及諸神祇太歲
也失位貶黜未必商姓門北出也

豐隆鈞陳太陰將軍之屬韓非子節邪篇云豐隆五
括天河殷搶歲星王逸離騷注云豐隆雷師漢書揚
雄傳云詔招搖與太陰分伏鈞陳使當兵張晏曰太
陰按後三辰也服虔曰鈞陳紫宮外營陳此乃天吏
星按抱朴子登涉篇有諸臯太陰將軍
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
而利物也漢書律曆志云萬物棟通族出於寅人奉
字說文云利裁也从刀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
未利利字形相近而誤
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况神致貴
與人異禮豈可望乎論衡護日篇云堪輿歷上諸

無其實天道難知假令有之諸神用事之日也忌之何福不諱何禍王者以甲子之日舉事民亦用之王者間之不刑法也夫王者不怒民不與已相避天神何為獨當責之說文云諱責望也經典通作望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

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詩定之方中云秉心

寒淵毛傳秉操也淮南子紀論訓云聖人心平志易精神內守物莫足以惑之魯語云血氣強固至

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禮記曲禮鄭注淺陋愚戇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莊子漁父

精誠之至也不精不誠不能動人論而強之以其所衡感虛篇云精誠所加金石為虧而強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為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考工記云人長八尺說文云夫

尺故曰丈夫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享也句有然而至於遂不損

者損謂病滅也後漢書袁安後閔傳云封觀當舉孝稱損之不言郭注益也凡病少愈而加劇精誠去之也

漢書東方朔傳云孟賁狎猛虎而不惶舊作蓋奔柳情神散而邪氣及孟賁狎猛虎而不惶舊作蓋奔柳

按韓非子道篇云服虎而不以押此賁育之所患意與此背荀子道篇云服虎而不以押此賁育之所患

遺虎篇亦云夫虎山林之獸也則危災及其身論衡

子修務訓云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或欲疆羸病之

愚人禮記問喪云身病體羸非必之其所不能大禮會子立事篇云士大夫羸病必之其所不能大云羸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論語云未移風

易俗之本乃在闡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惟

王者能變之漢書地理志云孔子曰移風易俗莫善而易其末淮南子秦族訓云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啓其善道寒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

俗可美也 巫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行為主以命為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白虎通壽命篇云命者何謂也在於己者人之壽也天命已使生者也

固可為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所祝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

爾至於大命哀十五年左傳末如之何論語云吾末矣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

設有人於此孟子云有晝夜慢侮君父之教于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

求解免必不幾矣幾讀不若修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勝必也即其例或云必令謂嚴而必也

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上之禱久矣論孝經云夫然

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鬼

舊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昭廿年左傳云鬼故

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

來反詩執競板板此言人德義美茂神歆享醉飽乃

反報之以福也號公脫延神而亟亡年左傳趙嬰祭

天而速滅成五年此蓋所謂神不歆其祀民不即其

事也昭元年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

神莊卅二年楚昭不穰雲哀六年宋景不移咎呂氏春

篇子產距裨年左傳邾文公違卜史文十三此皆

審己知道身以俟命者也禮記中庸云君子居易以

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

有損也昭廿年季梁之諫隋侯桓六年宮之奇說虞

妖不勝德史記殷本紀伊陟邪不伐正淮南子繆稱

行衆邪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道而

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史記留侯世家

無鬼神然言有物齊悼惠王世家魏勃少時欲求見

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舍人

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姚氏云物怪

物說文云殺收大剛卯也以逐精鬼漢書藝文志雜

古類有人鬼精物六非有守司真神靈也大戴禮會

畜變怪二十一卷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

言賣平以干求者也賣平以市道為喻周禮小宰聽

日靈神靈者品物之本也

言賣平以干求者也

言賣平以干求者也

市中平買今時月平是也漢書食貨志云諸司市常

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為物上中下之買各自用為

其市平法言學行篇云一關之市必立之平李軌注

市無平必失貴賤之正鹽鐵論本議篇云開委府於

京以籠貨物賤即買貴則賣是以縣官不失實商買

無所賤利故曰平準禁耕篇云山海有禁而民不傾

五尺童子適市莫之能欺今罷去之則豪民擅其川

而專其利決市閭巷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本議篇

又云行姦賣平農民重苦賣平即所謂高下在口吻

也續漢書五行志云桓帝之初京師童謡曰游平賣

印自有平不辟賢豪及大姓後漢書中平元年黃巾賊

起故武成太守酒泉黃雋被徵失期梁鶴欲奏誅雋

子罪在八議故雋以黃金二十斤謝動雋曰吾與

平同郭太後許劭傳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

論鄉黨人物每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每若或誘之

馬月且評亦取月平之義漢時市列每若或誘之

月評定貴賤如今時朔望有長落矣九

云羨相誦呼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宣十二年左

也或從言秀則遠來不止而終必有咎傳云必有左

咎鬼神亦然故申緇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之人

無費焉妖不自作莊十四年左傳炎正義本作穢釋

作炎顏師古曰炎讀與燄同風俗通過譽篇亦云人

之所忌炎自取之續漢書五行志贊云妖豈或妄氣

炎以觀亦用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此傳文也

凡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禮記

云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天子祭百

辟卿士有功於民者卿士有益於民者祭法云此皆

魁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論術解除篇云宅中主

鬼也飛尸流凶不敢安集及民間繕治微蔑小禁

本非天王所當憚也後漢書來歙後歷傳云皇太子

君下聖舍太子乳母王男尉監郎吉等以為聖舍野王

日與功役者令百姓無事如有禍崇令自當為解土祝

日除名日解土為土偶人以像鬼形令巫祝延以解

謂鬼神已祭之後心快意喜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

以來吉祥應瑞漢書車千秋傳云每有吉祥嘉應數

福應吉瑞累仍按應瑞子孫昌熾而熾後漢書西南

夷傳朱輔上遠夷樂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

德歌詩云子孫昌熾潛夫論卷六

需下則必示弱而取陵昭八年左傳云示之弱

非致福之招也易震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

嘗觀上記注見思人君身修正

傳顏師古注修正謂修身正行者宜賞罰明者國治

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

也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

不利易繫辭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本也漢書李

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旋日而至治要載仲長統昌

言云王者官人無私唯賢是親勤恤政事履省功臣

賞錫期於功勞刑罰歸乎眾惡政平民安各得其所

則天地將自從我而正矣休祥將自應我而集矣惡

物將自舍我而亡矣意與此同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是故人身體形貌皆

有象類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

日聰明日月之象也體有容察理脈川谷之象也

也象天足之骨法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

方也象地論衡骨相篇云人命稟於天則有表候於

貴賤之表體察表候以知命猶察斗斛以知容矣表

候者骨法之謂也又云貴賤貧富命也操行清濁性

也非徒命有骨法性亦有骨法又云知命之人見富

察皮膚之理以審人之性命無不應者一人之身而

五行八卦之氣具焉易乾鑿度孔子曰八卦之序成

立則五氣變形故人生而應八潛夫論卷六

卦之體得五氣以為五常按五氣五行之氣論衡物

勢篇云一人之身含五行之氣故一人之行有五常

行之道也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

色赤白火色不壽易之說卦巽為人多白眼相揚四

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王先生云四白謂睛之上

白服也相婦人法目有四白五經曰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易繫辭聖人有見天下之至賤而擬諸形容象

其物宜字無至字請下有其字此亦賢人之所察

紀往以知來而著為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部或

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論衡骨相篇云相或在

在聲面部欲溥平潤澤先生云手足欲深細明直

行步欲安穩覆載按安穩古作安隱亦安也詩經

志武帝傳裴松之注引鄭康成盤庚注云安隱於其

衆董卓傳注引華嶠漢書曰卓欲遷都長安召公卿

以下大議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皆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士而海內安穩安隱與安隱同成

二年左傳韓厥俯定其右杜注徐安隱之莊子音聲

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司馬彪注徐安隱之莊子音聲

欲溫和中宮頭而手足身形骨節皆欲相副稱此其

界要也夫骨法為祿相表氣色為吉凶候荀子非相

之形狀顏色而不知其吉凶妖祥論衡自然篇云吉凶

部七十有餘類肌明潔五色分別隱微

憂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

脫一德行爲三者招天授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

濃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

有不下有必脫字非聰明慧智禮記中庸云惟天下用心

至聖爲能聰明睿智

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孫舊作妖

妖當是姓字之誤古者孫姓通用詩

麟之趾振振公姓毛傳公姓公孫也

而見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

下必有後於魯文元年及穆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

左陳咸見張張下脫一字程本作空格漢書有兩陳

傳祭酒賢人達士

漢書王商史丹傳喜傳贊

見莽傳賢人達士

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澤史記蔡澤傳

許負之

相鄧通條侯使善相者相通不云許負此當別有所

據雖司命班祿追敘行事弗能過也雖然人之有骨

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非

匠目意中繩

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九百五十二引崔實政論云師

者爲輿檀宜作輻榆宜作轂今據補此其正法通率

也論云不可爲天下通率

若有其質而工不材材

裁同晉語云童昏焉者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

樵僂官師之所不材也樵

極不能使之必至十種之地舊作膏壤雖肥弗耕不

獲大田過度而無人功終不能獲

雖具弗策不致後漢書馬援傳云昔有騏驎一日千

子與亦明相法子與傳西河儀長孺傳茂陵丁

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穀論語

潛夫論 卷六

潛夫論 卷六

隸斯賤無故騰躍漢書食貨志云物痛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

性命之質德行之招質招皆以射的為喻周禮司裘

也高誘注南子原道訓云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

射而中反修於招何益於中別類篇云射者考

錯授受薛不易者也然其大要骨法為主氣色為候

史記淮陰侯傳通曰僕嘗受相人五色之見王廢

之時與下之尤思災為韻長短經察相篇注引相經

因黃黑二色以四時判之春三月赤色王白色黃赤相

色死黑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黃二

囚若得其時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黃與赤二色

得其時色王相若囚死者凶智者見祥修善迎之其

有憂色循修常作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

見禍福轉為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第六終

潛夫論卷第七

夢列第二十八

蕭山汪繼培箋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

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

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王先生云因以為名成王

滅唐遂以封之昭元年此謂直應之夢也論衡紀妖

人亦有直夢夢見甲明日則見甲矣夢見君明日

則見君矣日然人有直夢直夢皆象也其象直耳詩

云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斯衆維

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旒矣室家蓁蓁無羊蓁蓁今作

潛夫論卷第七

據程此謂象之夢也王先生云象孔子生於亂世莊

讓王篇孔子曰今吾抱仁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

論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

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王先生云今疑作同俗

貴人夢之即為祥賤人夢之即為妖君子夢之即

為榮小人夢之即為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

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傳廿八年是大惡也

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

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

使人飄飛迷離悲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

使人飄飛飛韻

高明秋冬夢熟藏生明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

陽病夢熱素問脈要精微論云陰盛則夢涉大水恐

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熱發此

謂氣之夢也孫侍御云氣上當有病字繼培按素問

論衡訂鬼篇云人之情心好惡不同王侍郎云據下

病篤者氣盛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超奇篇亦

常作精繼培按論衡書虛篇云情心不同超奇篇亦

云表著清心是情心連文之證管子內業篇云彼心

之利安以寧襄卅一年左傳子產曰人心之不同

如其面焉漢書元帝紀永光四年詔曰公卿大夫好

惡不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占所從同

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忒者武舊作武據天中

云恣失常也武更也謂之精王先生云謂之精上有

經典多借恣為恣潛夫論卷七

夢之大畧而文止言其入必晝有所思夜夢其事乍

有解釋直象二夢而今佚之字舊倒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

吉午凶善惡不信者字舊倒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

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周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鄭注陰陽

之氣休王前後自虎通五行篇云木生火火生土土

生金金生水水生木是以木王火相土死金囚水休

五行大義云五行體休王者春則木王火相木休金

囚土死夏則火王土相木休水囚金死六月則土王

金相火休木囚水死秋則金王水相土休火囚木死

為陽人寐為陰論衡紀妖篇云臥夢陰陽之務相反

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

喜樂此脫二字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

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

傷也吉者順時也雖然財為大害爾由弗若勿夢也

所謂以下文有脫誤王先生云秋冬夢死傷疑是凡

釋五行王相謂之時義上當有春夏夢生長語

察夢之大體清絜鮮好貌堅健貌上脫竹木茂美宮

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

為吉喜謀從事成晏子春秋問上景公諸臭汗腐爛

枯槁絕霧絕當作晦說文云晦不明也晦絕字形相

見詩文王疏此其比也霧與雲通洪範曰蒙鄭康成

本作雲云雲者氣不釋鬱冥其也史記宋世家亦作

霧傾倚徵疑疑邪則不安說文云藥觸困于赤帶王

弼本作則則乾鑿度云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

象皆為下脫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漢書五

凡草木之類謂之妖妖猶天胎言尚微蟲行志云

豸之類謂之孽孽則牙孽矣說文作孽孽可憎可惡

之事皆為憂圖畫郵胎郵當作卵卵胎物之未成者

之觀並云缺破不成胎卵未生弗見兆刻鏤非真五

器虛空皆為見欺給與說文云種胎敗也小兒所戲

弄之象皆為懼笑懼舊作觀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

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

庚子王先生云庚疑唐字之誤唐空也問於潛夫曰

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難非一子

為賦之借方言云盾自關而東或謂之賦或謂之干

關西謂之盾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

厥性利戈者矛也厥性害是戈舊作為賊伐為禁也

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於相於兩相加被

傳疏引鄭康成箴膏肓云禮天子於二王後之喪合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儀禮聘禮鄭注大問曰聘諸侯相於天子於二王後

潛夫論 卷七

不侵篇云豫讓國土也而翁以人之於已也

為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人也非

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伐害舜伐何如弗得

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賢韻兩伐且夫堯舜

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禮記仲尼燕居云

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

燭味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

而致太平之功也德何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

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穆

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俟明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莊子

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詩簡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

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抱騏驎之速非一足之力

也眾良相德與得而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

則也力極伯叔曰王先生云伯叔是唐子之誤伯吾

子過矣儀禮士冠禮鄭注吾子相親韓非之取矛盾

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

而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

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

彰之墨子小取篇云譬也者舉物而以明之也譬即

譬稱以明之淮南子要畧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

也必以其真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

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

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

無苟自彊自必以下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

武庚舊脫孫侍御補史記管蔡世家云使肆厥毒從

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

處一焉孟子潛夫曰書二子挾庚子父以叛王先生

父當是武庚祿父與上脫武字子是祿之蝕而僅存

者繼培按管蔡世家云管叔蔡叔疑周公為之不利

於成王乃挾武庚以作亂漢書翟方進傳云然未知

其類之與抑抑相反脫誤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

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

潛夫論 卷七

不侵篇云豫讓國土也而翁以人之於已也

為念高誘注於猶厚也相於亦相厚之意矣人也非

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伐害舜伐何如弗得

俱堅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賢韻兩伐且夫堯舜

之德譬猶偶燭之施明於幽室也禮記仲尼燕居云

幽室之中非燭何見前燭即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

燭味而後燭彰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德

而致太平之功也德何本作得德得古字通漢書王

湯文武之君獲稷契皋陶伊尹呂望明在朝穆穆

列布聚精會神相得益彰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

業俊士亦俟明是故大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莊子

遊篇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

天之雲詩簡兮疏引五經異義云公羊說樂萬舞以

其身滅上脫一字韓詩外傳十公子晏子曰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故湯誅之為天下戮笑白虎通禮樂篇云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斯涉列胎殘賊天下孟子云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之脫而勿憂其任而不誅之而勿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漢書五行志董仲舒云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紂夫曰皇天無親傳六年左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為子故父事天也漢書郊祀志王莽奏稱天子白虎通爵篇云爵所以稱天子者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之子也王臣也詩北山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公羊傳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公同大義滅親立弊之天為周公之德因斯也文有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也學問業之末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論語敢問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襄九年左傳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與則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

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此語上下有脫誤當說為問辭下乃地反物為妖民反德為亂亂則妖災生此文蓋用其說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注見三宜處此位者惟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聚人故不忍亂也荀子議兵篇作彼仁者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是故君子夙夜箴規塞蹇匪懈故惡人之亂之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塞蹇匪懈者易蹇六二王臣蹇蹇詩烝民云憂君之危亡故賢人君散將以危亡哀民之亂離也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之禍者孟子云陷豈能墨乎哉墨讀為默說文云默讀不應田蚡傳墨墨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不得意墨皆默之首有義也文子微明篇云且夫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水言將皆為害然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憂民亦為身作上沾溥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厥患魯語叔孫穆子曰故大屋移傾說文云墜落也傾仄也則下之人

潛夫論卷七

潛夫論卷七

九

不待告令各爭其柱之

其當作其柱謂精柱之太玄經上次七升於顯臺或柱之

材或云其當為精聲之誤也亦作枝柱後漢書崔駰傳云枝柱

而巳又章帝紀元和元年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為

也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三井九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

立當作柱列女傳云魯漆室女當穆公時君老太子

幼女倚柱而嘯旁人聞之莫不為之慘者續漢書郡

國志東海郡蘭陵有次室亭劉昭注地道記曰故魯

次室邑列女傳漆室之女或作次室按論衡實知篇

亦作楚女揭幡而激王漢書鮑宣傳王咸舉幡持幟按

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後漢書虞詡傳詡子額

與門生百餘人舉幡候中常侍高梵車訴言狂狀

潛夫論卷第七終

潛夫論 卷七

十 湖海樓本

潛夫論卷第八

蕭山汪繼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書盤庚云人惟求舊器非求昆

弟世疎朋友世親新親謂襄廿六年左傳云伍舉奔

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杜注布荆此交際之理

坐地其議歸楚事朋友世親蓋本此

人之情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

御遙聞聲背故而向新列女傳晉趙衰妻云好新而

而相思引東觀漢記云陳忠上疏稱或歷載而益疎或中路

語曰迎新千里送故不出門或悟逆也負久要之誓言

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悟當作悟說

論語云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書湯誓云爾不從斯何

故哉退而省之論語云退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

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也貧賤則人

据意林補御覽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齊策譚拾子

者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風俗通窮通篇作富貴

則人爭歸之貧賤則人爭去之此物之必至而理之

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舉之用舉舊作譽据史記

秦始皇紀趙高曰高素小賤幸稱舉令在上位漢書

朱雲傳安相稱舉蓋寬饒傳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

多所稱舉何武傳有司劾奏武公孫祿互相稱舉楚辭

九辨世雷同而炫矜兮王逸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

賤交者大有賑當作貨之費小有假借之損今使官

人哀三年左傳云官人肅給按官人荀子屢見疆國
論篇士大夫以為道官人以為守楊注官人羣吏也正
守職事之官也此則以為居官者之通稱矣雖兼榮
跡之惡榮跡見慎荀結駟而過士史記仲尼弟子傳
窮連騎排藜藿入士猶以為林補榮而歸焉况其實
有益者乎使處子處子即處士後漢書逸民傳序云
哲補亡詩白華篇堂處雖苞顏閔之賢漢書儒林
子李善注云處子處士也雖苞顏閔之賢漢書儒林
云關內侯鄭寬中有顏子之美荀被褐而造門老子
質包商假之文學包與苞通荀被褐而造門云聖
人被褐懷玉說人猶以為辱而舊空恐其復來
文云褐粗衣人猶以為辱而舊空恐其復來
况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適得宜
作為客御覽客作交按宜適義同呂氏春秋適威篇
高誘注適宜也後漢書馮衍傳云富貴易為善貧賤
難為
工為
徐行謂之飢餒疾行謂之逃責謂之弟徐行後長者
謂之不弟漢書諸侯王不候謂之倨慢意林作教侯
董仲舒傳云主數來謂之求食孟子云其志空造以
父偃候仲舒數來謂之求食將以求食也空造以
為無意財見下貨奉贊以為欲貸相見亦有費何所以
相尊敬也恭謙以為不肖抗揚以為不德舊作得据
此處子之羈薄薄讀為縛釋名釋言誦貧賤之苦酷
也適厄責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諫
於妻子室人交編誦我諫與誦同外蒙譏於士夫請
大嘉會不從禮漢書賈誼傳云富饒御不逮眾詩六

飲御諸友毛傳御進也漢書蔡美俱云以明經貨財
給事大將軍莫府家貧常步行資禮不逮眾貨財
不足以合好有通財之義振窮救急之意中心好之
欲飲食之故財幣者所以副至力勢不足以杖急漢
意也定十年左傳云兩君合好力勢不足以杖急漢
愛益傳云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李尋傳云歡忻久
近臣已不足杖矣顏師古注杖謂倚任也歡忻久
交欣交通歡忻與驩欣同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
故自廢疎矣漸疎則賤者逾自嫌而日引貴人逾務
黨而忘之漢書外戚傳子夫上車主拊夫以逾疎之
賤伏於下流論語云君子惡居下流漢書楊敞傳楊
而望日忘之貴此谷風所為內摧傷詩小而介推所
以赴深山也傳廿四夫交利相親交害相疎是故長
誓而廢考樂永矢鄭箋云永長矢誓必無用者也交
漸而親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於也釋難篇有利
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
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史記袁盎傳云諸無利
生疎積疎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
自覺心之外之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
親貧賤雖舊其勢日疎舊作除諸諸子品節改尹文
不患物不親己在貧賤不患物不疎己此處子所以
親疎係乎勢利不係乎不肖與仁賢也此處子所以
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交程本之所生而苟
倍貴臣之言此聚士所以獨隱翳楚語韋昭而姦雄

所以黨飛揚也三畧云姦雄相稱彰蔽主明淮南子

注飛揚不從軌度也精神訓云趣舍常飛昔魏其之客風俗通窮通篇

揚與獨隱對文程本作黨能臣諷用此四語事見

本記魏其武安侯傳廉頗史翟公當時傳論載盈

及衛將軍驃騎傳廉頗史翟公當時傳論載盈

載虛文選陸士衡齊謳行及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

與孔子並注陸士衡齊謳行及沈休文冬節後至丞相

恩客猶若此則又况乎生貧賤者哉惟有古烈之風

志義之士漢書季布樂布田叔傳贊云雖古烈上何

烈士之風古烈即謂古烈士魏志鮑勳傳為不然爾

上文帝疏亦云烈下仁聖測隱有同古烈為不然爾

恩有所結仁恩內結於心也終身無解心有於

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鳩故

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舊作隘然後知其人之

篤固也論語云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釋文云

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侯嬴信陵

之隘於吾其幸乎爾雅釋詁云篤固也侯嬴信陵

傳豫讓史記刺客出身以報恩史記刺客侯嬴信陵

主按出身猶吳王解諸荆刺並見刺奮命以效用

書班超傳超效張皓後網傳云奮身出志擢舉命

微功以自陳效張皓後網傳云奮身出志擢舉命

之游客廉頗祖公之門賓進山魏合退山良異又專

請荆卿之感激侯生線子之投身情為恩死命終義

輕皆以利害移心懷德成節非夫交龐助勃貂未助

照之本未可語失得之原也語本此龐助勃貂未助

疑豎須之誤豎須即豎頭須晉文公守藏者也教貂

即寺人披史記晉世家稱為履鞮李善注文選司馬

四年左傳廿一旦見收亦立為義報况累舊乎故鄉

陽稱之日桀之狗可使吠堯跖之客可使刺由史記

傳獄中上梁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

益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背贊云何鄉者慕用之誠後

相背之是以欲速之徒襄廿六年左傳伊戾聘告公

矣公曰為我子又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逐前而不

追郵後詩谷風云追恤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

金史記韓而不能賑一窮注見過利篇翟方進稱

淳于長漢書翟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

忠良也忠良見實而猶若此則又况乎末塗之下相

哉韓非子類學篇云授車就駕而觀其末此姦雄所

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漢書元帝紀永光

位而吉士雍破顏師古注雍讀日雍據雍古字通後

榮貴者矜已而不待人智不接愚富不服貧貞士孤

而不恤賢者尼而不存故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

淳于以貴執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

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又况其下者乎此

之本非明聖之君孰能照察照察見愛且夫怨惡之

生王先生云怨惡當作思怨若二人偶焉禮記中庸
 鄭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入以人意相存問之苟相對
 之言新書句奴篇云薄使付酒錢時人偶之問之苟相對
 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漢書鄒
 太后厚德長愛樂之隆史記張丞相傳云鄒通輕相
 君入於骨髓陳餘傳云安在其相為死荀子議兵篇
 為死云政修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是
 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戾互字
 漢書外戚傳杜欽說王鳳曰輕細微世之漸必生乖
 忤之患王商傳云父子乖迕後漢書樂恢傳經曰天
 地乖互通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快
 舊作決易艮六二其心不快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
 見史記全諸子品節作吞孫御侍云當作珍繼培按
 全蓋禽字之壞史記淮陰侯傳劉生日常山王成安
 君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
 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卒相禽漢書劇通傳作卒
 相滅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為然
 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
 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注見慎
 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注見夢
 度量相萬億史記司馬相如傳云人許由讓其帝位
 莊子讓王篇云堯以天俗人有爭縣職韓非子五
 下讓許由許由不受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
 而不足多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絮駕以
 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孟軻二字舊
 子難去今之縣令者厚薄之實異也孟軻二字舊
 本辭祿萬鍾子孟小夫貪於升食億職食韻小夫即孟

昔作斗漢書百官公卿表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
 秩顏師古注漢官名秩滿云斗食月俸十一斛一說
 十食者族俸不滿百石計日而食一斗二升故云斗
 食漢隸斗作升升字形相近往致誤論衡治期
 篇吏百石以上若升故曰鴟鵂羣游終日不休亂舉
 食以下誤與此同游休而韻非子道遊篇斥鴳曰我
 聚時不離蒿菲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翔蓬蒿
 之間此亦飛人之至也釋文鴟字亦作鴟司馬遷
 雀也周禮醴人菲荒注云鄭大夫讀菲為鴟此亦當
 讀為鴟鴻鵂高飛雙別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鴟鴞一
 龍羽翼臨當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鴟鴞一
 龍李陵書云乖離文選蘇武詩云鴟鴞一
 池飛離池韻禮記月令云鴟鴞池鄭注南水曰
 汗池何則其志極遠也說苑政理篇鴟鴞池鄭注南水曰
 為天池史記陳涉世家涉是說池非鴟鴞池鄭注南水曰
 四海之志哉索隱引尸子云鴟鴞之鴟鴞鴟鴞一
 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莊子逍遙遊鸞鳳翔翔黃歷
 篇云鸞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鸞鳳翔翔黃歷
 之上萬仞之上期翔淮南子外覽鸞鳳翔翔黃歷
 也隨景風而飄飄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太
 也隨景風而飄飄爾雅釋天疏引尸子仁義篇述太
 風也爾雅作景御覽八百廿引符瑞圖云祥風者瑞
 日景風時抑揚以從容選注從容舉動也意猶未
 得嗜嗜然長鳴詩卷阿云歷號振翼陵朱雲薄斗極
 淮南子人間訓云奮翼揮灑凌乎浮雲背負青天
 摩赤霄高誘注赤霄飛雲也斗雲作升按爾雅釋地
 云北戴斗呼吸陽露曠旬不食遊六氣而飲沆
 極為空桐呼吸陽露曠旬不食遊六氣而飲沆
 王逸注衆氣謂朝霞正陽淪陰沆瀣之氣也其意

第 233 冊 續修四庫全書 8 頁 119

尚猶嗷嗷如也續漢書五行志云言承樂雖積金三錢慊慊常若不足嗷嗷與慊慊同

者殊務各安所為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史巢父木

棲而自願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堯時隱人也年老

南子泰族訓以樹為巢而寢其上故人號之曰巢父禮

藏其心不凡百君子無正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

賤之必我屈也史記魏世家云魏文侯子擊逢文侯

子方不為禮擊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且貧賤者

驕人乎方曰亦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

言失其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其家貧賤者行不合詩云

德輸如毛民鮮克舉之民世有大難男舊作者四而人

莫之能行也一日恕二日平三日恭四日守夫恕者

仁之本也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恕則仁也

恕孟子云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說平者義之本也

管子水地篇云夫仁者必恕然後行易繫辭上傳云盡言

至平而止義也恭者禮之本也恭說苑雜言篇孔子

無禮守者信之本也傳世八年左傳晉筮史云信

以守器十五年傳申叔時云信以守禮成二年傳孔子曰信

叔時云信以守物九年傳范文子曰信以守之襄十

年傳叔向並云守之以信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

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

謂小人所謂恕者君子之人論彼恕於我彼下脫則

字動作消息於心易豐象曰與時消息王先己之所

無不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有諸己不非諸人

無諸己不感己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己之好愛

也故遇人有恩孟子云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愛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語善人之憂我也故先

勞人春秋繁露楚莊王篇云今晉不以同姓憂我而

下之民高誘我我心望焉淮南子汜論訓云以勞天

注勞猶憂也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我實多方言

云念常凡品則不然論人不恕已漢書成帝紀建始

已動作不思心漢書五行志云思今文尚書作思心

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有之己不難非之

人無之己不難求之人春秋繁露仁義法篇云夫我

無之求諸人我有之而非諸人人之所不能受也

已無禮而責人敬已無恩而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

不我憂也富貴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己若此論語

行已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鳴鳩之恩詩鳴鳩

也恭難以下養其子朝從上外執砥矢之心道如砥其直

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外執砥矢之心道如砥其直

如矢程本矢作礪大戴禮五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

帝德云日月所照莫不砥礪論士必定於志行注見

行疑當作坤的毀譽必參於效驗韓非子姦劫弑臣

聖人之術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循名實而定是非因

參驗而審言辭魏策魏文侯曰求其好掩人之美而

揚人之醜者不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寄論漢書楊

惲報孫會宗書云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

俗之毀譽也楚辭九辨云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

之味味禮記曲禮云毋雷同漢書楚元王傳苟善所

割欲移書太常博士云雷同相從隨聲是非苟善所

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措之不忘富貴不詔上而慢

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妻子書洪
無偏外借惑於知友王侍郎云惑疑武書得則譽之
無頗外借惑於知友洪範云民用潛武得則譽之
哀廿四年左傳云公如越得怨則謗之平議無埠的
太子適鄂杜注得相親說也怨則謗之平議無埠的
說文云訂平議也後漢書樊宏後傳云願以臣言
下公卿平議也舊作梓均按說文云梓射也臆
若準臆射準的也一切經音義一引譏譽無效驗苟
通俗文云射期日享享中木日的譏譽無效驗苟
阿貴以比黨管子重令篇云阿貴事富禮記儒術
剽聲以羣吠程本注見賢難篇事富貴如奴僕史記
傳云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視貧賤如傭客漢
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後萬則僕韓非子外儲說左
匡衡傳云家貧庸作以供資用韓非子外儲說左
云責庸而捕耕者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
且深釋者熟耘也庸與備通百至秉權之門而不一

潛夫論卷八湖海樓雜本

至無勢之家管子明法篇云十至私執心若此列女
將持母曰父子不同執心各異詩難以稱義矣舊脫
小弁云君子秉心鄭箋秉執也難以稱義矣舊脫
文例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
補之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
夫於士大夫士夫與室家對見賤如貴視少如長其禮
先入其言後出禮先人其言後人恩意無不答禮
敬無不報禮記曲禮云太上貴德其次務施報禮尚
也覩賢不居其上居其上受祿不過其量與人推
讓事處其勞居從其陋舊作位安其卑養甘其薄淮
子泰族訓云民交讓爭處卑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
委利爭受寡力爭就勞凡品則不然內慢易於
妻子慢易注見外輕侮於知友說苑尊賢篇田忌曰

不肖者敬慎篇舟綽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
日輕侮人者義乎聰明不別真偽心思不別善醜
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隱三年左傳恩意不相答
禮敬不相報覩賢不相推禮記儒行云推會同不能
讓毋自生矣注云鄉里每時常有會同所以結恩好
也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厚位欲爭其
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廣韻云嗤笑也按說文云見
人恭做因而傲之如是而自謂賢能智慧為行如此
難以稱忠矣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擊拘不驅
心思獨覩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越擊拘不驅
於險墟之俗墟當作噉楚辭九辨云何險噉之嫉妬

潛夫論卷八湖海樓雜本

穢而險巖王逸注險巖猶傾危也不惑於衆多之口
文選廣絕交論李善注引作險巖不惑於衆多之口
史記鄒陽傳上梁孝王書云感於心合於行親於膠
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又云不奪於衆多之
口聰明懸絕秉心塞淵詩定之獨立不懼逐世無悶
易大過心堅金石韓非子守道篇云懷金石之心後
象詞過心堅金石韓非子守道篇云懷金石之心後
禮察篇云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
堅如金石志輕四海故守其心而成其信凡器則不
然器當依上內無持操淮南子人間訓云內有一
操或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傾側險詖荀子成
詩繆外無準儀韓非子顯學篇傾側險詖荀子成
問種險詖傾側此之疑說文云險險也經典通用
險毛詩卷耳序無險詖私謂之心釋文崔云險詖不
正也漢書禮樂志貪饕險詖師古注言行險詖
楚元王傳劉向封事云壞散險詖師古注言行險詖
險詖師古云詖辯也險詖師古注言行險詖

文以為頗字王逸注楚辭離騷云頗傾也九歎靈懷
篇不從俗而談行兮王注誠猶傾也險談與傾側同
意字亦作險險師古云險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
肅王彭祖險險師古云險謂傾側也求同於世舊作
口無定論不恆其德九三二三其行三其德二秉操
如此難以稱信矣舊夫是四行者其輕如毛其重如
山詩丞民云德翰如毛楚策云國君子以為易小人
以為難山難孔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仁斯至矣論
作斯仁至矣後漢書列女又稱知德者勉論語作鮮
傳班昭女誡引與此同又稱知德者勉論語作鮮
字見廣韻二七俗之偏黨書洪範云自古而然昭卅
左傳云自非乃今也詩載茲乃今見邊議篇凡百君
古以然非乃今也古如茲乃今見邊議篇凡百君
子競於驕僭貪樂慢傲如舊錯入德化篇賈一倍當
潛夫論 卷八 主湖海樓本

潛夫論箋 卷八

年詔曰濟北王背德反上計誤吏民頗師此俗上可
古注註亦誤也按說文註誤也誤謬也此俗上可
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論語云
其言而過其行皇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
簧顏之厚矣言巧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
探懷扼腕拊心祝詛燕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苟
欲相護論議而已漢書翟方進傳云胡常與方進同
知之候伺常大都履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
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宗讓已內
不自得相親友論議相護皆如此類矣分背之日
既得之後則相棄忘詩谷風云將安將樂女或受人
恩德先以濟度注見務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為生瑕
潛夫論 卷八 主湖海樓本

作三詩瞻印以相高脫一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
云如賈三倍脫一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
譽之史記呂不韋傳云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上
文例之恭謹祇為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
上脫二字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
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禮記表記云情
人則穿窬之盜也按懷不來而外克期後漢書獨行
想憂疑當作相愛懷不來而外克期後漢書獨行
卿山陽金鄉人去遊太學為諸生與汝南張劭為友
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
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勉期日後期方至元
伯具以白母請設饌以候之毋日二年期別千里結
言爾何相信之審耶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毋日
若然當為爾釀酒至其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盡歡
而別剋即克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註誤人帝紀三
字與刻通

史記李斯傳云成大功趙策云秦
不遺餘力矣後漢書盧芳無奈自不可爾淮南子夫
傳云不敢遺餘力負思貸無奈自不可爾淮南子夫
物無不可奈何有人無奈何誘注事有人材所不
及無奈何也莊子人間世篇云知其不可奈何而
安命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華若之先合而後忤淮
子人問訓云衆有初而無終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
人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
有始而無終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
無終而無始詩蕩云靡不有初鮮克
長言巧大人之道周而不比論微言相感漢書藝文
云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掩若同符漢書王莽傳云與
接隣國以微言相感掩若同符漢書王莽傳云與
言也掩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
言惟謹也論語作便便言惟謹爾按漢書萬石君石
言惟謹也論語作便便言惟謹爾按漢書萬石君石

疎貴賤賢愚無不歸心矣論語云天下之民歸心焉周室之末則

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

不思忠百僚不盡力漢時詔令多言公卿百寮漢書

夫其勉悉心以輔不逮百寮各修其職承始二年詔

曰公卿大夫各悉心勉帥百寮後漢書明君王孤蔽

帝紀詔曰公卿百寮將何以輔朕不逮百寮後漢書明

於上兆黎冤亂於下韓非子定法篇云君無術則弊

之誤漢書公孫弘傳對策云不故遂衰微侵奪而不

振也韓非子五蠹篇云智困於內夫帝王者其利重

矣其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

姦魯語云夫君人者其威大矣韓非子說使篇云夫

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內儲說上云夫

有威足以服人而利足以勸人故能治之呂氏春秋

查行篇云王者之所藉以成也何藉其威與其利非

強大則其威不威其利不利其威不威則不足以禁

也其利不利則不足以勸也故賢主必使其威利無

敵故以禁則必為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

止以勸則必為乃張重利以誘民操大威以驅之

作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鹽鐵錄役篇子

記中庸曰作路漢書李廣後陵傳赴湯火而不難漢

司馬遷云冒白刃北首爭死敵赴湯火而不難書

鼂錯傳云能使其眾象矢石赴湯火尹文子大道篇

及越王勾踐謀報吳欲人之勇路逢怒蛙而獻之比

臨敵雖湯火不避豈云但率之以共治而不宜哉若

鷹野鳥也據治要補然獵夫御之猶使終日奮擊而

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治要作哉准

云人主處權勢之要而持爵祿之柄審緩急詩云伐

之度而適取予之節是以天下盡力而不倦

柯伐柯其則不遠伐柯夫神明之術具在君身而君

依下文忽之故令臣鉗口結舌而不敢言難篇見賢此

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曰陳君

前而君釋之故令羣舊作君臣懈弛而背朝

柔面作亂按淮南子要略此威德所以不照獨斷云

也盛德煌煌而功名所以不建也漢書屈錯傳云人

無所不照而後者以知術數也故人主知所以臨制

揚於萬世之後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臣下而治其眾則羣臣畏服矣知所以聽言受事則

不欺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赦赦

板救救今作驚夫烈隱人皆有之子是故耳聞啼號

之音無不為之慘悽悲懷而傷心者史記張釋之傳

歌意慘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為之灼怛驚脫一而赴

救之者君臣義重後漢書何敞傳敞上封事

輕文選蘇子卿詩過耳悟目之交詩東門之池毛傳

未恩未德非賢舊作貧非貴而猶若此則又况於北面

稱臣被寵者乎史記陸賈傳說尉佗是故進忠扶危

者賢不肖之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苦其

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信而身敗爾信舊作言據治

篇云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新書過秦

下篇云忠言未卒於口而身棄沒矣淮南子主術訓

云效忠者希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忠信未

達而為左右所鞠按鞠舊作拘據治要改說文云鞠

窮治罪人也鞠與鞠通亦作鞠

詳述救篇鞠按猶漢書王商傳云窮竟考問也當世而覆被按覆被猶言覆更爲否惡惡狀治要作愚之臣者中篇云畏之見逐

智之見殺固不難詘身而爲不仁宛言而爲不智豈可勝數要補哉孝成終

沒之日不知王章之直孝哀終沒之日不知王嘉之忠也

並見漢書按嘉傳云嘉死後上覽其對而思嘉夫是孝哀未嘗不知嘉也梅福傳此後賢雖有憂君

哀主之情忠誠正直之節漢書傳喜傳然猶且沈吟

觀聽行已者也後漢書賈復傳云帝召諸將議兵事

聊躡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易中孚相彼鳥矣猶求友

聲詩伐木忠信未達至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

潛未論卷八

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三井九是以忠

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

功漢書王褒傳聖主得賢臣頌云及其遇明君遭聖

職得行其術故世必有聖知之君而後有賢明之臣

又云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明主以顯

德君不明則大臣隱下而不舊作過忠又衍羣司舍法

而阿貴商子修權篇云秩官之吏隱下而漁民韓非

得盡智力以陳其忠百官之吏不夫忠言所以爲安

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

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與柄皆在於君非臣下之

所能爲也是故聖人求之於己不以責下凡爲人上

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此舊籍入

交際治勢一成君自不能亂也况臣下乎法術不明

而賞罰不必者雖日號令然勢自亂亂勢一成君自

不能治也况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亂勢亂

者雖勸之不治也商子定分篇云聖人必爲法令置

分也名分定則大詐貞信民皆愿慤而名自治也故

夫名分定勢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勢亂之道也故勢

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

不可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不可

治勢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

亂者不可治勢治者不可亂勢亂者不可治勢亂者

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其權之為勢也健
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
世也舊作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韓非子云
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心度
術云主之所以尊者權也外儲說右下方君子曰善
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家而
况獨斷於君則威六節守上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
制獨斷於君則威六節守上其勢乎商子修權篇云權
無借人國柄借人國柄則失其權孔子曰可與權論
孫侍御據論語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上傳繫辭神
可上補未字

治要金下
有者字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
混而為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
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壹鬱萬物化淳
易繫辭下傳王弼本壹鬱作網繼按說文作壹
壹王本淳作醇白虎通嫁娶篇引易與此同 和氣
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
已上本易乾鑿度 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
列子天瑞篇同 機舊从玉据
氣乃臻機衡乃平 天道曰施地道曰化
人道曰為 日員地道曰方方曰幽員曰明明者吐氣

者也幽者含氣者也吐氣者施而含氣者化是以陽
施而陰化也春秋繁露云天道施地道化人道義
為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白虎通封禪篇
理調和陰陽陰陽和萬物序休氣充塞故符瑞並人
臻皆應德而至漢書董仲舒公孫弘傳皆言其事
行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馳馬蓬中擢舟船矣舟船
自照按敘錄云聖人運之若御舟車御覽七百六十
九引此文作蓬中擢舟舟字據改照船字形相近以
意訂正廣韻云蓬纖竹夾箬覆舟也說文無蓬字古
蓋借蓬為蓬擢擢亦古今字詩竹竿毛傳擢所以擢
舟雖為所覆載所覆地之所載然亦在我何所之
可耳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易乾言行君子所以
動天地也可不慎乎繫辭從此觀之天口程本其兆
人序其勳書故曰天功人其代之皇陶謨功程本

潛夫論 卷八

篇亦如疑行或下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臻其功漢
李詩傳云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是
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袍鼓之相應也
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氣舊之根也氣者道之
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易繫
傳云變化云為禮記中 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
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
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定四年左
醜也類醜杜注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
醜也舊脫之字地之大也氣動之虛山之重也氣
徙之虛水之流也氣絕之史記天官書所云天開縣

是也 日月神也氣蝕之 天官書云日月薄蝕集星
 辰虛也氣隕之 春秋繁露玉英篇曰有晝晦元王傳
 劉向對事云書冥伯之廟顏師古注傳曰晦其也宵有先
 月已卯晦震夷伯之廟梁傳曰晦其也宵有先
 先云被宵有下有脫文以晝晦例之疑是夜明子泰族
 莊六年左傳恒星不見夜明也繼培按淮南子泰族
 訓云晝冥宵光此亦常言宵光事宵光即左傳所云
 夜明史記天官書云天雷電蝦虹辟歷夜明者陽氣
 之動也大風飛車 注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疏云車
 者也入濟是風 拔樹書金滕云天雷電異也疏云車
 吹之隆濟水 拔樹書金滕云天雷電異也疏云車
 折木 債電為冰 債電當是散電說文云電雨冰也或
 精積合 溫泉成湯 有溫泉山董仲舒云寒水極陰而
 為電注 麟龍鸞鳳螭螭 螭食葉蟻食節賊食
 中水熱也 潛夫論 卷八 主 湖海樓本
 根董仲舒即孟賾書五行志云宜公十五年冬冬
 生董仲舒割向以爲螭蟻始生也說文云螭董仲舒
 說螭子也 莫不氣之所爲也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
 誠大矣變化之爲何物不能入者道之使也至此舊錯
 文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
 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 口當作和
 有脫誤以下句例之宜云 聲入於耳以感於心 尚書
 借味食於口以養其氣 聲入於耳以感於心 尚書
 云五載一巡守羣后德讓貢正聲而九族具成雖禽
 獸之聲猶悉聞於律昭廿一年左傳洽州鳩曰夫音
 樂之與行也而鐘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
 之與以行之小者不究大者不機則和於物物則
 嘉成故和聲入於耳 男女聽脫一以施精神資和以
 而藏於心億則樂 男女聽脫一以施精神資和以
 兆軀民之胎含嘉以成體 文有脫誤以下篇參之當

合嘉以成體說文云胎婦孕三月也軀與胎同及其生也和以養性
 月也胎婦孕三月也軀與胎同及其生也和以養性
 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 易坤文言實於血脈是
 以心性志意耳 意耳目精疑欲無不貞其廉潔務行而勝
 行者 逸周書官人解云其壯者觀其廉潔務行而勝
 子所履鄭箋論散不足篇云履德仁詩大東云君
 皆法效而履行之 此五帝三王所以能畫法像而民
 不違正己德而世自化也 畫法像注見衰制篇漢書
 云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今何道
 而臻乎此對曰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而民勸善
 不重刑罰而民信也 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
 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
 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 史記
 禮樂志劉向云教化所恃以爲治也刑法所以助治
 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 夫欲歷三王之絕迹 史記司
 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 夫欲歷三王之絕迹 史記司
 尤絕迹 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原元而本本 按班固
 及漢書敘傳敘律歷 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 易乾
 純粹精也醇與純通楚辭 生敦龐之民 成十六年左
 遠遊云精醇粹而始壯 生敦龐之民 成十六年左
 龐明德義之表 禮記表記云仁作信厚之心 詩麟之
 振振信厚也 然後比可美而功可成也 詩麟之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
 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 韓詩外傳五云
 義之美淮南子說山訓云仁 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

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
 化俗者行也末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
 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漢書董仲舒傳云天命之謂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非制度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
 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舊作損其心而
 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順治要改則姦匿
 理也治其行心精治要苟正治要改則姦匿
 無所生補舊脫無字生作姦不耶意無所載矣夫
 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
 姦好堅強考壽濼當作條考當作老禮記樂記云感靡不條邕該成顏師古注邕與暢同論衡齊世篇云語稱上世之人侗長佼好堅強老壽百歲左右姦與
 倭道考詩翁言老壽詩離鄭箋云又能惡政加於民
 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多與福祿則多能瘞疴病天昏札瘥
 則多能瘞疴病天昏札瘥呂氏春秋明理篇子華子百疾民多疾瘵道多禳繹自禿偃世之民長短類許注冠短仰者也史記平原君傳云有能瘞之病說文云允冠出脛也古文从王作冠周語云無天昏札瘥之憂漢書董仲舒傳云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治而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樂行暴則民鄙天故尚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
 目善作因漢書五行志云傳日視之不明是謂不有
 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耳不聰是謂不謀又曰聰氣毀
 及人則多病耳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賢多橫天
 者故有耳病有傷賢之政則賢多橫天賢多橫天
 民夫形體骨幹為堅強也史記蔡澤傳云人生百體

三十節竹堅強昭廿五年左傳杜注幹骸骨也然猶隨政變易又况乎心氣
 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羊牛勿踐履方苞方
 體惟葉柅柅文選獨都賦總葉柅柅李善注引毛詩云維葉柅柅又曰鸞飛厲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
 不作人梯梯作豈弟胡作悌公劉厚德恩及草木羊牛
 六畜且猶感德傷聰之政至此舊錯在教化之所致
 下三十三行明忠篇仁不忍踐履生草列女傳晉弓忠信未達以下五行
 也則又况於民萌而有不化者乎明與氓同注君子
 修其樂易之德鄭箋云君子謂太王王季上及飛鳥
 下及淵魚無潛夫論不歡忻悅豫則又况於士庶而有不
 仁者乎依上文例補聖深知之聖下脫人字或明
 湯將篇云明皆務正己以為表禮記編衣云上之所
 表也明禮義以為教和德氣於未生之前正表儀於
 咳笑之後儀說文云咳小兒笑也民之胎也合中和
 以成其生也立方正以長是以為仁義之心廉恥之
 志漢書賈誼傳云廉骨著脈通著讀根與體俱生而
 無靡穢之氣周語云靡穢暴虐楚辭遠無邪淫之欲
 雖放之大荒之外山海經措之幽冥之內終無違禮
 之行列女傳衛靈夫人曰忠臣與孝子不為昭昭變

之行言其能以幽其自修潔也後漢書馮衍傳云修道德於幽其之路

納之鋒鏑之間終無苟全之心舉世之人行皆若此

則又烏所得亡疑衍即夫夫姦亂之民而加辟哉上

天之載無辨無臭儀彤文王萬邦作孚詩文王形今

本改此姬氏所以崇美於前而致刑措於後也

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是措之借是故上聖舊有

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並論務厚其情

而明則務義則務二字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

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法據治律之所使

也非威刑之所疆也此乃教化之所致也是故上聖

在傳云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

防之不能止也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

也古之化廢而姦邪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

也為大務立太學於此是故南而治天下莫不以教

化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聖人甚舊作

治要尊德禮而卑刑罰漢書禮樂志董仲舒對策云

刑罰省故舜先勅契以敬敷五教而後命皋陶以五

刑三居是故凡立法者非以司民短而誅過誤

王先師云乃以防姦惡而救禍敗淫邪而內正道

爾禮記樂記云刑以防其姦新語道基篇云檢姦邪

也內讀詩云民之秉夷好是懿德崧高夷今詩作彝

故民有心也猶為種之有鬪也遭和氣則秀茂而成

實遇水旱則枯槁而生孽說文云禽獸遺孽之民蒙

善化則人要補有士君子之心教化流行德澤大洽

天下之人人有士君被惡政則人有懷姦亂之慮故

善者之養天民也猶其工之振治為勸也孟子云

良工也說文云籥酒母也或作籥與籥同說

文正作枝云配籥也史記貨殖傳云籥與籥同說

答起居以其時漢書卜式傳云以時起居禮記

得其適非適也凡養也者適而非適者此六者

則一蔭之麴豉說文云窖地室也徐鉉云今謂地窖

風及蟲泉入也又云作麥麴法其房欲得板戶密勿令

塗之說文豉配鹽幽未徐鉉云幽盡美而多量何奴

謂造之幽暗也暗與密義亦同其遇舊作愚據

傳中行說曰漢所輸匈奴其遇舊作愚據

云大匠不為拙則一蔭之麴豉皆臭敗而棄捐舊作

治要今六合亦出一蔭也新書過秦上篇云履至尊

高誘注四方黔首之屬禮記祭義云以黔首猶豆

上下為六合黔首之屬禮記祭義云以黔首猶豆

麥也變化云為下傳在將者爾遭其吏則皆懷忠

信而履仁厚遇惡吏則皆懷姦邪而行淺薄漢書刑

帝詔云收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公孫弘傳云先世

之吏正故其民篤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禮樂志云

世衰民散小人乘君子忠厚積則致太平姦薄積則

致危亡是以聖帝明王皆敦德化而薄威刑德者所

以修己也威者所以治人也上智與則下愚之民

少而中庸之民多論語云唯上知與下愚不移

而化揚倬注中庸民易與為善故教則化之不待政

成也中民之生世也猶鑠金之在鑪也從篤變化

後也范之誤王先生惟治所為方圓薄厚隨鑄制爾

實性篇云夫中之性待漸於教訓而後能為善漢書

董仲舒傳云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

在鑄惟治者之所鑄是故世之善否治要俗之薄厚

皆在於君上聖和德上氣以化民心正表儀以

率羣下故能使民比屋可封堯舜是也新語無為篇

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

漢書王莽傳云明聖之世國多賢人故唐虞之時可

比屋而封論衡藝增篇云儒書又言堯舜之民其次

躬道德而敦慈愛美教訓而崇禮讓故能使民無爭

心昭六年左傳云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而致刑錯

措上作文武是也其次明好惡而顯法禁平賞罰而無

阿私孝經云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非子五蠹篇

阿私呂氏春秋秋貴公故能使民辟姦邪而趨公正理

弱亂以致治彊中興是也毛詩序云蒸民尹吉甫美

脫身處汗而放情文選古詩云湯濂放情志治要載

奢者放情放情者危節欲者安息民事而急酒樂大戴禮少閒篇云

樂近頑童而遠賢才鄭語史伯曰侏儒戚施親諂諛

而疎正直重賦稅以賞無功妄加喜怒以傷無辜治

載六端文昭篇太公曰賢君之治國其政平吏不苛

其賦歛節其自奉薄不以私善害公法賞賜不加於

無功刑罰不施於無罪不故能亂其政以敗其民弊

其身以喪其國者詩序云天方艱難日喪厥國幽厲

是也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

其不善者我則改之論語我則詩美宜鑒於殷自求

多福王是故世主誠能使六合之內舉世之人咸懷

方厚之情而無淺薄之惡各奉公正治要改之心

而無姦險治要改之慮則義農之俗復見於茲麟

龍鸞鳳復畜於郊矣白虎通封禪篇云德至鳥獸則

麟皆在郊麟

五德志第三十四

自古在昔詩天地開闢御覽一引尚書中三皇迭制

各樹號諡以紀其世天命五代正朔三復白虎通三

三正記曰正朔三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

而改文質再而復神明感生禮記大傳鄭注云王者

之精以生詳爰舊作興有國亡於婦以當作易

通作慢易注見斷經典滅於積惡神微精以當在

命罔極詩維天之命 馮依詩閣宮云上帝是依 以前尚矣大戴禮五帝表序云孔子曰黃帝尚矣 有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 猶劉氏云尚迪斯用來 思精思一讀專壹之 是式說文云借著五德志 也撰即隱云謂帝王更王以金木水火土之 德傳次相承終而復始故云終始五德之傳也 三皇五帝多以為伏羲神農為二皇 誘注二皇伏羲神農也獨斷云其一者或曰燧人 上古天子庖犧氏神農氏稱皇其一者或曰燧人 大傳及禮緯合文嘉說見風俗通皇極篇禮記曲禮 疏云宋均注援神契引甄耀度數燧人伏羲神農為 三或曰祝融通白虎通亦引之 或曰女媧春秋運 見風通其是與非未可知也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 俗通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 史記秦始皇紀博士議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秦皇 索隱云秦皇當人皇也初學記九引春秋緯云天皇 地皇人皇兄弟九人分九州長天下御覽七十以為 入引徐整三五滌紀云天皇地皇人皇為太古以為 或及此謂亦不敢明凡斯數下其於五經皆無正 文故略依易繫記伏羲以來以遺後賢雖多未必獲正 正然罕可以浮游博觀其求厥真大人迹出雷澤華正 胥稷之生伏羲御覽七十八引詩台神霧云大迹出正 命決云華胥履跡怪生皇其相日角神契云伏羲氏

日角衡連珠五行大義五引孝經 鈞命洪云伏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 太昊曰伏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 云易曰伏羲氏張晏曰太昊有天下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志 皇先首德始於木故為帝太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志 牲故天號先號曰伏羲氏為帝太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志 為世號矣先號曰伏羲氏為帝太昊言炮犧繼天而王為百志 往岐異今就與本言身號世號往於陳昭七年左儀志 之墟也杜注其德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以龍紀故志 太皞居陳注其德木御覽引春秋內事云以龍紀故志 為龍師而龍名昭左傳作八卦結繩為網以漁志 傳後嗣帝學 不能用至舜 昔人所疑惟舜夫論之舜娶堯二女乃是曾祖姑此皆志 契為顯項後 舜無娶同姓 於情事似近之嫌而稷契不出於黃帝後禹為少昊則志 千五百二十歲少昊傳十世四百歲然則顓頊非黃帝志 孫堯亦非帝學子可以正史代顓頊氏漢書律歷志志 記之顓頊與帝論亦相合史代顓頊氏漢書律歷志志 日顓頊之所建帝受其相戴于御覽八春秋外傳 之水生木故為木德 干是謂清明發節則移度蓋像招搖王命苞云帝嘗戴志 苞言厥象招搖則移度蓋像招搖王命苞云帝嘗戴志 頂方如其號高辛漢書律歷志云天下號曰高辛氏 斗也其號高辛 為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宋衷曰高辛氏 號厥質神靈大戴禮五帝德篇宋衷曰高辛氏 日大戴禮云歷日順天之則順天之則順天之則 以周民能禮迎送之順天之則順天之則順天之則志 之樂日五莖帝曆辰以善樂作樂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頌志 立根莖六莖帝曆辰以善樂作樂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頌志 六莖帝曆辰以善樂作樂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頌 額項作樂五英帝曆辰以善樂作樂六英注云能為五行之頌

六莖屬顛項五英屬帝帶漢書禮樂志同然此自本
 樂緯下云顛項作樂五英英當為莖蓋傳寫之誤
 世有才子八人伯喬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雄叔豹
 季狸忠肅恭懿宜慈惠和天下之人謂之八元
 左傳雄今作能後嗣姜嫄履大人迹生姬棄御賢
 引春狸元命苞云周本姜嫄遊闕宮其地扶桑履大
 述生后稷史記周本紀云帝舜封於陳地扶桑履大
 別姓厥相披頤宋書符瑞志帝舜封於陳地扶桑履大
 云后稷云按詩頤自求謂好農象角引春秋元命苞
 先頭骨隆起而岐出為堯司徒宮鄭箋云後稷生而
 者疑然高象角充為堯司徒宮鄭箋云後稷生而
 名棄長大堯登用之使居稷官民賴其功後雖作司
 馬契下猶以御覽二稱焉九引尚書中侯云後稷為大
 馬論衡初稟篇云棄事堯為司馬居稷官故為后稷
 又主播種農植嘉穀今書刑植堯遭水災萬民以濟
 繫辭云曰柱之故舜命曰后稷典書堯初烈山氏之有
 利萬民以濟之故舜命曰后稷典書堯初烈山氏之有
 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植百穀故立以為稷自夏以上
 祀之周之興也以棄代之至今祀之昭廿九年左傳
 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
 祀之禮記祭法云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鄭太姬夢
 殖百穀或曰有烈山氏之故祀以爲稷鄭太姬夢
 注厲山氏或曰有烈山氏之故祀以爲稷鄭太姬夢
 長人感己生文王御覽八十四引詩含神靈云厥相
 四乳御覽引春秋元命苞云文王四乳為西伯興於
 岐史記周本紀云古公止於岐少子季歷生昌有聖
 伯或西伯曰文王說文云絕周文王所斷虞芮之訟而
 封或从山作岐因岐山以名之也

始受命史記劉敬傳云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
 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武王駢
 齒御覽三百六十八引春秋元命苞云武王駢
 詩成周道漢書律歷志云武王伐商紂水心勝殷過劉
 禮樂成姬之別封眾多管蔡成霍魯衛毛聃郟雍曹
 滕畢原鄆郟文之昭也邗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邗
 邗祚祭周公之膺也邗作茅祚作非成作邗邗作邗
 邗周召號吳隨邗方印息後舊作自據路史國名紀五
 篇引世本息國潘子畢公之季孫潘食於潘因氏
 疏姓說文作郎潘子畢公之季孫潘食於潘因氏
 焉養滑鎬宮密榮丹郭季之穆也疏引潘仲號叔王
 封東魏制是也魏叔封西魏郭楊逢管唐韓楊
 是也後魏十載從國有陽在楊上上文楊字蓋即陽之
 見後紀十載從國有陽在楊上上文楊字蓋即陽之
 誘此楊字當狐手襄廿九年左傳云虞虢滑霍揚
 韓魏皆狐疑狐自唐語云狐疑甘麟虞二當作鮮昭十
 姬魏也狐疑狐自唐語云狐疑甘麟虞二當作鮮昭十
 伐鮮虞范甯注鮮虞姓白狄也疏云世木文王
 鄭語云北有衛燕狄鮮虞姓白狄也疏云世木文王
 國名晉之後紀王作主以士為國名按鮮虞姓白狄也
 太子晉之後紀王作主以士為國名按鮮虞姓白狄也
 龍首山常羊感任如引舊志羊字任作姓御覽七十八
 如首喬氏之女名登為少典妃遂於華陽有神龍
 首感女登於常羊生炎帝又引孝經於華陽有神龍
 感龍名已或作如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
 神農名已或作如生赤帝魁隗身號炎帝世號神
 農代伏羲氏淮南子時則訓云赤帝祝融之所司者
 漢書律歷志云易曰炮犧氏沒神農氏作以火其德
 承木故為炎帝教民耕農故天下號曰神農氏其德

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昭十七是始舊作以依斲木

為耜揉木為耒耨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

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繫辭按採木為耒後嗣慶

都與龍合婚生伊堯初學記九引詩合神霧云慶都

隸釋帝堯碑云帝堯者其先出自塊隗翼火之精有

神龍首出於常羊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

伊堯成陽靈臺碑云昔者慶都光舍宮精赤龍交而

游觀河濱感赤龍交始生堯淮南子修務調高誘注

堯毋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

觀於河有赤龍負圖而至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代

合而生堯按誘說本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代

高辛氏其眉八彩御覽引春秋合誠圖御覽八十引之代

世號唐漢書律歷志云帝堯封於唐蓋高辛氏衰天

作樂大章白虎通云堯始禪位孟子云武王克殷而

封其胃於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

漢書郡國志濟北郡蛇邱有鎬鄉城劉昭注周武王

未及下車封堯後於鎬案鎬視聲相近淮南子復具

訓治工之鎬器高誘合始吞赤珠冠曰玉英生漢龍

感女媧劉季興藝文類聚九十八引詩含神霧云含

感女媧劉季興始吞赤珠刻日玉英生漢皇後赤龍

歷志云太上皇名煇此書無之蓋小司馬誤也漢書律

禮周木生火故為火德大電繞樞炤野感符寶生

黃帝軒轅星耀郊野感符寶而生黃帝御覽七十九

符作附初學記九引詩含神霧同代炎帝氏其相龍

德土行史記五帝紀云有土德之瑞漢書律歷志云

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昭十七作樂成池白虎通

成池是始制衣裳繫後嗣握登見大虹意感生重華

虞舜御覽八十一引詩含神霧云握登見大虹意其

目重瞳御覽三百六十六引春秋元命苞云舜重瞳

字据白虎通事堯堯乃禪位曰格爾舜天之歷數在

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論語格今作乃

受終於文祖書堯世號有虞漢書律歷志云帝舜處

火生土故為土德作樂九韶白虎通云舜樂曰韶

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禪位於禹武王克殷而封胡

英以明帝德招與韶同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

公媯滿於陳庸以元女大姬禮記樂記云武王克殷

舜之後於陳襄廿五年左傳云庸以元女大姬配之二

星如虹下流華渚女節夢接生白帝擊青陽世號少

暉初學記十引河圖云帝擊少昊氏母曰女節見大

覽引帝王世紀云少昊帝名摯字青陽按漢代黃帝

氏都於曲阜定四年左傳封於少皞之墟杜注少

德金行漢書律歷志云土生金故其立也鳳皇適至

故紀於鳥鳳鳥脫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

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啓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

鳩氏司徒也雉鳩氏司馬也尸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鵠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

正利器用夷民者也昭十七年左傳鳳皇作鳳鳥利

是始舊作作書契百官以治萬

民以察繫有才子四人曰重曰該曰修曰熙實能金

木及水故重為勾芒該為蓐收修及熙為玄冥恪恭

厥業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昭廿九年左傳後嗣修紀

見流星意感生白帝文命戎禹戎舊作我御覽八十

禹自帝精以星感修已山行見流星意感栗然生奴

戎文命注云如禹禹生戎地一名文命按御覽引

帝王世紀及宋書符瑞志紀並作其耳參漏御覽八

已孝經鈞命決作紀亦見御覽其耳參漏御覽八

虎通聖人篇云禹耳三漏是謂大通與利除害決河

疏為堯司空書堯主平水土命山川書呂刑命畫九

州制九貢功成賜玄珪以告勳於天書禹貢珪今作

玉圭從舜乃禪位命如堯詔論語云舜禹乃即位作樂

大夏白虎通云禹世號夏后漢書律歷志云伯禹處

為金德天下號曰夏后氏皇侃論語義疏引白虎通

云夏以揖讓受禪為君故喪之稱后君也又云夏

得禪授是君與傳嗣子啓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

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楚語

口啓有五觀章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維汭

之地書曰太康失國昆弟五人須於維汭按漢書古

今人表下中太康注啓子兄弟五人須於維汭按漢書古

蓋孫相嗣位夏道浸衰於是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

夏民以代夏政滅相妃后緡方娠逃出自竇奔襄四

傳作於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為仍舊作仍牧正按襄

年傳傳文滅夏后相至為仍牧正在伐斟鄩下此文

垂先後羿恃已傳作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棄

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泥泥柏傳作明氏讒子

弟也柏明氏惡而棄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為己

相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於傳作民虞羿於田

樹之詐匿讀為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羿猶不悛將

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以食其子子不忍食諸死於

窮門靡奔於有鬲氏泥因羿室生澆及豷恃其讒隱

本書隱皆作匿按爾雅釋訓謹誦請崇讒隱也釋

文云隱諸儒並女陟反言隱匿其情以飾非是讒隱

疑後人所改詐偽而不德於民使澆用師滅斟灌

及斟尋氏查於過處澆於戈按傳豷澆使椒求少

康逃奔有仍為之胞正胞傳作庖按庖庖古通用列

胞本庖作庖莊子養生主篇庖丁為文惠君解牛釋文

云庖崔本作庖庖桑楚篇湯以胞人籠伊尹釋文云

方朔傳館陶公主胞人臣復顏師古注並云胞與庖

同者又云胞者肉吏之賤者也亦以胞為庖虞思妻

以二妃傳作而邑諸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

德而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靡自有鬲收二國

之燼以滅泥而立少康焉乃使女艾誘澆使后杼誘

獐后傳作季杜注季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

不失舊物夏道衰以下本十有七世而桀亡天

下史記三代世表云從禹至桀十七世夏本紀集解

夏后氏繼武王克殷而封其後於杞禮記樂記云武

車而封夏后或封於繪周語云有夏雖衰杞紉猶在

又封少皞之胃於祁左傳鄭子來朝昭子問少昊氏

鳥名官何故郊子曰吾祖也我知之繼培按路史澆

才力蓋衆漢書鄒陽傳云力拔山兮氣蓋世布傳

善射鼻濞舟俱不得其死也論語暴姒姓分氏夏后

有扈有南斟尋泊泚辛喪費戈其繪皆禹後也史記

紀論云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

辛氏冥氏斟氏戈氏索隱云系木男作南尋作郭費作

非而不云形城及喪又對戈氏左傳系本皆云斟灌

字疑脫泊泚不見於史蓋即形城之誤搖光如月正

白感女樞幽防之宮生黑帝顓頊御覽七十九引河

九規其月正白感女樞幽房之宮生黑帝顓頊初學記

感女樞生顓頊此云搖光如月其相駢幹九引春秋

元命苞云顓頊併幹上法月參集威成身號高陽世

紀以理陰陽三百七十一引作駢幹身號高陽世

號共工帝之問魯語韋昭注同漢書律歷志云祭典

也任知刑以濫故伯而不干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

也任知刑以濫故伯而不干淮南子原道訓云共工

與高辛爭為帝兵畧訓云共工為水害故顓頊誅之

按共工為顓頊所誅不當其號漢書律歷志以

左傳共工氏此並以為顓頊事或出左氏家傳說也

代少皞氏其德水行漢書律歷志云金以水紀故為

水師而水名昭十七年左傳承少皞九黎亂德乃命重黎

討訓服楚語觀射父云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

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服上疑脫不字訓與

馴同史記索隱云史記馴字徐廣皆讀曰訓訓順也

歷象日月東西南北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頤

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礪作樂五英

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凱

文十八年左傳饋凱作饋數禱演作擣八凱作八

作戴與共工氏有子曰勾龍能平九土故號后土死

而為社天下祀之昭廿九年左傳蔡墨曰共工氏有

九土故祀以為社此合二書言之能平城簡吞燕卵生

子契史記殷本紀云殷契母曰簡狄有城氏之女為

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土有功封於商賜姓子

氏簡拾吞生契封商注玄鳥燕也翔水徘徊於水上

城氏也簡簡狄也契母名商國名詩云天命玄鳥降

而生商是也禮記月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

令鄭注亦稱堯也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

典頤今作避御覽五十九引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

五品不慎御覽五十九引為堯司徒職親百姓順五品書

氣貫月意感生黑帝子履御覽八十三引河圖云扶

帝湯注云詩含神霧同御覽其相二肘引御覽八十三

聽云黑帝子湯長八尺一寸連珠庭臂二肘又引春

秋元命苞云湯臂二肘是謂神剛按論衡骨相篇亦

云湯臂再肘白虎通聖人篇作三肘御覽三百六十

九引元命苞又云湯臂四肘藝文類聚十二引元命

苞初學記九引帝王世身號湯世號殷漢書律歷志

紀宋書符瑞志並同身號湯世號殷漢書律歷志

金生水故為水德天下號曰商後曰殷孟致太平後

康曰初契封商湯居殷而受命故二號

衰乃生武丁即位默以不言思道三年而夢獲賢人

以為師乃使以夢像求之四方側陋得傳說方以胥

靡築於傅巖升以為大公而使朝夕規諫恐其有憚

怠也則勅曰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敢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

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爾交修余無棄故

能中興稱號高宗武丁以下見楚語無大字及帝辛而亡天

下謂之紂史記三代世表紂武王封微子於宋禮記樂

殷之後於宋鄭注投舉徒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

庚於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後周公更封而大之按史

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以續殷後宋世家同

封箕子於朝鮮世家宋子姓分氏殷時來宋劫蕭空

同北段皆湯後也史記殷本紀論云契為子姓其後

空桐氏稚氏北殷氏日夷氏索隱云按系本子姓無

雅氏北殷氏作髦氏又有時氏蕭氏黎氏按稚氏即

黎氏之誤此文又誤黎為劫誤殷為投同桐

古字通髦氏隱元年左傳疏引世本作比髦

潛夫論卷第八終

潛夫論卷第九

蕭山汪繼培箋

志氏姓第三十五

昔者聖王觀象於乾坤考度於神明探命歷之去就

省羣臣之德業而賜姓命氏因彰德功白虎通姓名

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傳稱民

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

舊作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千世能聽其官者而物

賜之姓是謂百姓姓有微品十空於王謂之千品

以下見楚語子弟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

下千字世字並衍昔堯賜契姓子賜棄姓姬賜禹姓

妣氏曰有夏伯夷為姜氏曰有呂舊胎子賜棄姓四

補禮記大傳疏引鄭康成駁五經異義云堯賜伯夷

姓曰姜賜禹姓曰姬賜契姓曰子賜棄姓曰姬著在

書傳周語太子晉云禹賜姓曰姬氏下及三代官有

日有夏四嶽賜姓曰姜氏曰有呂後世微末因是以

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左傳八年後世微末因是以

為姓則不能改也故或傳本姓或氏號邑謚邑字或

氏於國舊作爵今移正或氏於爵或氏於官或氏於

字或氏於事或氏於居百六十二引風俗通氏姓篇

序俱與此或氏於志若夫五帝三王之世所謂號也

文武昭景成宣戴桓所謂謚也齊魯吳楚秦晉燕趙

所謂國也王氏侯氏王孫公孫所謂爵也司馬司徒

中行見下晉下軍元和姓纂云左傳晉欒黶為下軍

公族注下軍大夫子孫氏焉按欒氏世將下軍

成二年傳樂枝將下軍文十二年傳樂顯將下軍
 所謂官也伯有孟孫子服叔子見下所謂字也巫
 氏匠氏陶氏風俗通作巫下陶所謂事也東門西門
 意林作西都通志此亦當有五下氏所謂事也東門西門
 引作南宮東郭並無東郭疑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
 西郭南宮東郭並無東郭疑注通鑑一西門豹注又
 烏氏烏羣元引風俗通云有三烏大夫因氏焉漢有
 國因五鹿氏族畧三云晉公三子重耳封於魏於
 氏馬畧四云魏初平中有青牛先生山東人也按王
 氏著書在初平前是古有此姓矣青牛先生見魏畧
 魏志管寧傳裴白馬氏畧四引風俗通云徵畧
 志也通志意林作地按風俗通云凡厥姓氏皆出屬而不可
 勝紀也出當作此漢書王莽傳云如此屬不可勝記
 於書策竹帛而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
 藏於官府者也衛侯滅邢昭公娶同姓言皆同祖也
 春秋僖廿五年衛侯燬滅邢左傳云同姓也故名哀
 陳司敗云君娶於吳為同姓御覽引風俗通云近古
 公羊誤衛滅邢論語貶昭公娶於吳諱同姓也近古
 以來則不必然古之賜姓大諦可用其餘則難周室
 衰微吳楚僭號下歷七國咸各稱王淮南子覽冥訓
 國異族高誘注七國齊楚燕趙韓魏秦也齊姓田楚
 姓芊燕姓姬趙姓趙韓姓韓魏姓魏秦姓秦故異族
 也故王氏王孫氏公孫氏及氏諡官舊倒國自有之
 千八百國諡官萬數故元不可同也及孫氏者或王
 孫之班也或諸孫之班也別也故有脫同祖而異姓

有同姓而異祖亦有雜錯漢書地理志云五方雜處
 而相入或從母姓漢書夏侯氏及曾孫頗尚主主隨
 外家姓號孫公主故或避怨讎如下所云類夫吹律
 定姓惟聖能之白虎通姓名篇云古者聖人今民散久
 論鮮克遠音律天主尊正其祖誤毛詩序云生
 民尊祖也王先云故且畧紀顯者以待士合揖損
 焉上當作三合即參合韓非子主道篇云以參合
 傳云檢括參合揖與挹同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為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
 文辭不可伏羲姓風其後封任宿須臾與四國實
 司大暉與有濟之祀見傳廿一年左傳胸作句按傳
 同且為東蒙主語魯僖公母成風蓋須臾之女也左
 季氏欲伐顓臾而孔子譏之論炎帝苗胄四嶽伯夷
 為堯典禮典書堯折民惟刑刑書呂以封申呂史記齊太
 其先祖嘗為四嶽作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際封
 於岳或封於申詩棗高毛傳堯之時姜氏為四伯掌
 也按甫與古通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
 周本紀亦云甫侯裔生尚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
 言於王作修刑辟裔生尚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
 孫或為庶人尚裔生尚裔上疑脫字齊世家云夏
 其後苗裔也為文王師世家云西伯獵遇太公於
 克殷而封之齊世家云武王已平商而王或封許向
 或封於紀或封於申水經注許州向申陰溝水篇引世本
 申脫城在南陽宛北序山之下漢書地理志南陽郡

一第... 冊續修四庫全書第 30 反文內

及謝章昌采祝結泉卑遇狂大氏皆任姓也隱十一

疏云世本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

言北十國皆任姓也路史後紀五黃帝紀謝章下黃

帝之後任姓見潛夫論國名紀一國又自一國乃黃

紀姓後符以爲任姓非又云遇宜即番馬王符作

過說後紀五又云遇見潛夫或作過非今按采即世

本舒結卽世本終國名紀結亦作終其作洛者誤洛

見都語韋昭以爲赤狄隗姓也昌呂畢遇過皆字

形相近傳本各異惟狂大不載世本後紀姑氏女爲

五國名紀一並作狂大疑卽戎氏見下姑氏女爲

后稷元妃姑舊作台說文云姑黃帝之後百駘姓后

之元妃也百駘繁育周先繁蕃古字通御覽八百廿二

引春秋元命苞云周先姜嫄履 姑氏封於燕隱五年

大人跡生后稷周先用彼文 姑氏封於燕左傳疏

引世本云燕國姑姓漢書地理志東郡南燕注云南

燕國姑姓黃帝後王先云後漢書郡傳注引潛

夫論以周先姑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

氏封於燕爲句有賤妾燕姑夢神與之蘭曰余爲伯

僚舊作 余爾祖也以是有國香人服媚下脫及文公

見姑賜蘭而御之姑言其夢且曰妾不才幸而有子

將不信敢徵蘭乎公曰諾遂生穆公宣三年 姑氏之

別有闕尹詩都人士謂之尹吉鄭箋吉讀爲姑尹氏

一作闕尹姑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後紀五國名紀

作允闕蔡光魯雍桓十一一年左傳宋雍氏女於鄭

密須氏周語韋昭注引世及漢河東有郅都漢書酷

汝南有郅君章後漢書郅 姓音與古姑同而書其字

異二人皆著名當世少暉氏之世衰而九黎亂德顛

項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鳩神命火正黎司地以

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少暉氏至

夫黎顛頊氏裔子吳回也按大戴禮帝繫篇顛頊產

史記楚世家云帝舜誅重黎以其弟吳回爲重黎後

復居火正徐廣注引世本亦云老童生重黎及吳回

是吳回與黎非一人而高誘注淮南則謂云祝融

顛頊之孫老童之子吳回也一名黎爲高辛氏火正

號爲祝融與此同爲高辛氏火正淳耀天明地德光

四海也故名祝融天黎以下本鄭語顛頊氏後三苗

復九黎之德堯繼重黎之後不忘舊者義伯復治之

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別其分主以歷三代而封於程

其在周世爲宜王大司馬詩美王謂尹氏命程伯休

父其後失守適晉爲司馬遷自謂其後三苗至爲司

楚語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常宜王時失其官

守而爲司馬氏史記自序本之及云司馬氏世典周

史惠襄之間司馬蓋誤詩常武詩此祝融之孫分爲八

姓已禿彭姜妘曹斯按史記楚世家索隱引世本

姓亦作斯已姓之嗣颺叔安其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焉乃學擾龍以事

帝舜賜姓曰董氏曰參龍封諸腹川腹夷彭姓豕韋

皆能馴龍者也劉累學擾龍於豕韋氏以事孔甲

賜氏曰御龍以豕韋之役蓋孔甲以豕韋國封累

非豕韋木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腹

豕韋豕韋木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腹

豕韋豕韋木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腹

豕韋豕韋木能馴龍而以累代之此文蓋誤會傳意腹

之按關秦凡因祝融之子孫已姓之班昆吾籍扈溫
董相語云已姓昆吾蘇顛溫董技藉蘇字形相近往
日蘇一作籍晉世家獻侯籍禿姓腹夷參龍則夏滅
之鄭語云木及譙周皆作蘇禿姓腹夷參龍則夏滅
舊鄭語改姜姓會人則周滅之舊脫周字鄭語云禿
史記楚世家云陸終生六人四曰會人蓋舟人之誤國
本紀六引潛夫論曹有妖姓之後封於鄆會路偏陽
鄭語鄭作鄆會作鄆按章鄭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悛
昭注周語云陽姪姓之國鄆取仲任為妻貪冒愛悛
蔑賢簡能是用亡邦亡也由仲任會在河伊之間其
君驕貪蓄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下不臨詩人憂

潛夫論卷九

入海樓本

之故作羔裘閱其痛悼也匪風冀君先教也會仲不
悟重氏伐之上下不能相使禁罰不行遂以見亡鄭
云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號都為大號叔持勢鄭
仲時險是皆有驕侈怠慢之心而加以貪冒逸周
書史記解云昔有鄆君喬儉滅爵損祿羣臣卑讓上
下不臨後口小弱禁罰不行重氏伐之鄆君以亡按
重氏滅都之高辛十六年見竹書紀年非鄭語及詩
所云也此合晉之說後紀人高陽紀亦誤仍之詩槍
風釋文檢本又作鄆此說羔路子嬰兒娶晉成公姊
素匪風蓋本之三案詩序
為夫人鄆舒為政而虐之晉伯宗怒遂伐滅路宣十
左傳路今作路成公作景公虐作殺又云虐我伯
姬虐殺義同宣十八年傳云凡自虐其君曰殺我伯
荀
替武子伐滅偃陽左傳十年曹姓封於邾鄭語云曹
相近隱元年左傳杜注邾今魯國邾縣也史記楚世
家云陸終生子六人五日曹姓集解引世本云曹姓

潛夫論箋 卷九

者也邾顏子之支別為小邾族譜云小邾邾俠之後
是也邾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為小邾邾俠又引
世本注云邾顏別封小邾子肥於邾為小邾邾子友有
二名皆楚滅之漢書地理志云魯國驕故邾國曹姓
也楚滅之續漢書郡國志江夏郡邾縣到昭注引地
引楚滅之邾縣南注云君此城江夏郡邾縣到昭注引地
道記曰楚滅邾縣南注云君此城江夏郡邾縣到昭注引地
篇又東過邾縣南注云君此城江夏郡邾縣到昭注引地
之裔熊嚴成王封之於楚是謂粥熊又號粥子按史
世家鬻熊子事文王蚤卒成王封其曾孫熊繹於楚
熊嚴則熊繹六世孫也此合熊嚴粥熊為一人誤矣
生四人伯霜仲雪叔熊季紉鄭紉嗣為荆子或封於
夔或封於越鄭語云辛姓夔越不足命也傳廿六年
救而自竄於夔杜注熊季紉之子也熊繹有疾鬼神弗
別封為夔子楚世家正義引宋均樂緯注以熊繹為

潛夫論卷九

入海樓本

熊渠嫡嗣世家又云熊渠立少子執疵為越
章王此文似以封夔越者為伯霜仲雪諸人夔子不
祀祝融粥熊楚代滅之傳廿六年左傳公族有楚季氏
下云楚季者王子敖之曾孫元和姓焉列宗氏鬪強氏
纂引世本云楚若敖生楚季因氏焉列宗氏鬪強氏
若敖生鬪強因氏焉列宗氏鬪強氏
後紀八有侯氏季融氏元康和姓集引世本云楚
者門氏入熊作雄注子季氏古今姓氏書辨證陽氏
氏後紀八有侯氏季融氏元康和姓集引世本云楚
昭尹七年左傳楚熊渠為令尹杜注揚揚生尹王會孫
令尹子瑕疏引世本穆王為令尹杜注揚揚生尹王會孫
尹句按揚蓋陽之誤無鈞氏鈞舊作鈞據氏族無字
句以王父字為氏左傳無鈞氏鈞舊作鈞據氏族無字
注改無鈞即為氏左傳無鈞氏鈞舊作鈞據氏族無字
遠章字見下昭氏景氏離騷序云昭屈景嚴氏
氏上陽氏已見昭氏景氏離騷序云昭屈景嚴氏

有造父以善御事周穆王穆王遊西海忘歸於是徐偃作亂造父御一日千里御意林作造父主以征之王

封造父於趙城因以為氏其後失守至於趙夙仕晉

卿大夫十一世而為列侯五世而為武靈王五世亡

趙以上本趙世家漢書地理志云自趙夙後九世稱

為秦恭叔氏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所滅恭叔氏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後按定十三年傳晉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與邯鄲氏勝也齊之左章昭注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子須子勝也齊之左章昭注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食采邯鄲也齊之左章昭注邯鄲氏邯鄲氏趙武靈王稱王五世

穆侯庶子樓季之後古今姓氏書辨證引同而駁之

云謹按晉趙衰少子嬰齊謂之樓季而穆侯之後無

聞豈節信討論未審乎今按節信本書正列樓季於

趙宗並未云出穆侯鄧氏不檢原文而妄訾之呂氏

春秋當務篇所謂辨盧氏原氏信廿四年左傳云文

若此不如無辨也盧氏原氏信廿四年左傳云文

括樓嬰杜注原樓三子食邑皆趙嬴姓也惡來

宣十二年傳稱趙同趙括趙嬰齊皆趙嬴姓也惡來

後有非子以善畜周孝王封之於秦世地理以為西

陘大夫汧秦亭是也舊脫王字亭作高按秦紀云非

召使主馬於汧之閒馬大蕃息分土為附庸邑之

於戎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

弟五人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子秦仲

後及先大駱地大邱使西戎破之於是復子秦仲

開年伯東維諸侯子惠公初稱王得上郡西河孫昭
王開巴蜀滅周取九鼎昭王魯孫政并六國稱皇帝
空格程本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始紀秦
作五字誤六世而始皇生於邯鄲故曰趙政始紀秦
及梁葛江黃徐莒蓼六英皆阜陶之後也並見左傳
氏鍾離運掩菟裘尋梁修魚白寘飛廉密如東灌良
時白巴公巴公巴復蒲皆嬴姓也秦紀論云秦之
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鄒氏萬氏終黎氏運奄氏菟
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修魚氏白寘氏飛廉氏秦氏
徐廣曰終黎世本作鍾離此文與世本同又以將為
尋冥為真蓋誤密如以下講錯不可讀國名紀二後
紀本復以己意分合不可據也帝堯之後為陶唐氏
襄廿四後有劉累能畜龍孔甲賜姓為御寵以更豕
韋之後昭廿九至周為唐杜氏襄廿四周衰有隰叔
子遊周難於晉國生子與為李晉語作理以正於
朝朝無閒晉語官故氏為士氏為司空以正於國國
無敗績故氏司空食采隨故氏隨氏士為即子之孫
會佐文襄於諸侯無惡晉語作佐文襄為諸侯諸侯
惡於諸侯無為卿以輔成景軍無敗政為成率居傅
師長帥當作帥師古通用倍廿七年左傳疏引晉
語作為端刑法字衍集晉語訓典國無姦民晉國
之盜逃奔於秦於是晉侯為請冕服於王王命隨會
為卿按宣十六年左傳云以散冕命上會將中軍止
居太傅國無姦民也此文是以受范卒諡武子武子
兼采左國分為二事誤矣

文昭注武子武子之子也成晉荆之盟降
疑降兄弟之國使無閒隙是以愛仰櫟本晉語

由此帝堯之後有陶唐氏劉氏御龍氏唐杜氏隰氏

士氏季氏為之後貞子士季氏古今姓氏書證云士

季氏亦見氏族界五後紀十一司空氏隨趙氏范

氏郇氏樂氏莒氏後紀十一云士鮒受鮒故氏為莒

今據改按成十八年左傳十一鮒也冀氏穀氏後紀

季襄十四年傳後穀杜注士鮒也冀氏穀氏後紀

按十穀見文二年左傳蒿氏擾氏楚下舊有令尹

狸氏傅氏之理後狸姓在周為傅氏楚下舊有令尹

建胙嘗問范武子之德於文子也文子對曰夫子

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竭情無私其祝史陳信不媿其

家事無猜其祝史不祈建歸以告康王康王曰神人

無怨宜夫子之股肱也五君以為諸侯主也楚令

下本昭廿故劉氏自唐以下漢以上德著於世莫若

范會之最盛也斯亦有修己以安人之功矣論語云

安人漢書高帝紀待云春秋晉史蔡墨有言陶唐氏

夫范宣子亦曰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

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

范氏為晉師魯文公世奔秦後歸於晉其處者為

梁都於豐故周市說雍商自秦獲於魏秦滅魏遷大

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按秦墨事見昭魏

九年左傳范宣子事見襄廿四年傳歸晉事見文十

武王克殷而封帝堯之後於鎬也
社或為祝之帝舜姓虞又為姚居媯武王克殷而封

媯滿於陳是為胡公史記陳陳袁氏袁舊作袁廣韻

注云袁姓本自胡公之後或作袁唐書宰相世系表

云陳胡公滿生申公犀侯侯生靖伯庚庚生季子

伯戴伯生鄭叔鄭叔生仲伯金父金父生莊伯

生諸字伯愛孫宣仲壽塗賜邑陽夏以王父字為

氏咸疑當作年左傳陳轅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

氏咸疑當作年左傳陳轅濤塗釋文云轅本多作袁

年傳陳鍼宜咎杜注鍼子伯氏慶氏有慶虎慶寅世

八世孫疏云世本杜注鍼子伯氏慶氏有慶虎慶寅世

族譜云慶虎桓夏氏字族畧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

公之五世孫桓夏氏字族畧一云陳宣公之子少西

世本云宣公舒見宣十年左傳御叔御叔生微舒引宗氏

潛夫論卷九

袁十四年左傳陳有宗賢來氏儀氏陳有儀行父司

徒氏徒氏按招見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弟司城

氏氏族畧四云昭八年左傳杜注哀公弟司城

孫子所見哀十五年左傳皆媯姓也厲公孺子完奔

齊桓公說之以為工正年莊廿二其子孫大得民心遂

奪君而自立是謂威王五世而亡陳史記田完世家

公和威王則和之孫也漢書地理志云九世和而

篡齊至孫威王稱王五世為秦所滅元后傳又云十

國三世稱王齊人謂陳田矣云敬仲之如齊以陳

陳田二字聲相近漢高祖徙諸田關中史記高祖而

有第一至第八氏諸田徙關陵者多故以次第為氏

其後三年而太子

君也世人以其豫自知夫期故傳稱王子喬仙

以下亦見風俗通知字傳脫據風俗通補列仙傳云

以爲仙之後其嗣避周難於晉家於平陽因

王氏唐書宰相世系表云周靈王太子晉以直諫廢

爲其後子孫世喜養性神仙之術

事魯之公族有驕氏禮記積弓云季武子寢疾驕固

后氏後禮記積弓云季武子寢疾驕固

氏春秋祭徵篇邱昭伯高誘注邱氏魯孝公厚伯

又作后氏襄十四年左傳華革今人表作厚昭伯

潛夫論卷九

郕風俗通過譽篇亦衆氏隱元年左傳諸云衆師衆

作后氏隱五年左傳臧伯之疏云傳衆師衆

子臧氏伯名子子臧伯之疏云傳衆師衆

云魯惠公之字子臧伯之疏云傳衆師衆

姓氏書辨證云子臧伯之疏云傳衆師衆

王父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齊人成爲孟氏按施父見桓九年左傳孟氏

左傳成季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公仲皮鄭注叔孫戴牙伯杜注叔孫氏

都者舊不重信都 司徒也俗前疑開禮記檀弓馬
 俗開名王制東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音不
 北方曰譯鄭注皆俗開之名亦見論衡訂鬼篇音通
 正曰信都或曰申徒申徒作同元和姓纂引風俗通
 徒或勝屠史記酷吏傳周陽由為河東尉時與其守
 申屠也然其本其一司徒耳後作傳者不知信都何
 因彊妄生意以為此乃代王為信都也凡桓叔之後
 有韓氏言氏當作韓言氏元和姓纂引世本云晉韓
 氏族畧五魯作子魚嬰氏當作韓嬰氏元和姓纂云
 按無忌襄並見左傳嬰氏晉韓宣子玄孫韓嬰為韓
 氏禍餘氏元作和姓韓氏即韓四並引作孫韓嬰為韓
 餘氏注云晉卿韓宣子之後有名餘氏齊於齊號
 韓餘氏古今姓氏書辨證云韓餘世本韓宣子齊號
 之後氏焉又云韓禍英賢傳曰韓厥後韓禍餘此
 稱禍氏餘氏亦猶韓言韓嬰之不韓厥也宜二年左
 傳晉有餘子之官韓氏蓋嘗有為此官者廣韻名餘
 子名當是為世本子餘亦餘子之誤氏族畧引世本
 正文篇有韓子說苑修公族氏宣二年左傳云晉成公
 田以為公族成十八年傳云韓無忌卿之嫡子而為之
 七年傳云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族大夫十六年
 傳云韓襄為公族大夫杜注無忌張氏此皆韓後姬
 子公族氏蓋公族大夫之後也
 姓也昔周宣王亦有韓侯其國也疑當近燕故詩云
 普彼韓城燕師所完韓奕普今作溥鄭箋燕安也大
 民之所築完釋文云王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
 肅孫毓並云此燕國其後韓西亦姓韓為衛滿所
 伐遷居海中轉故尚書大傳以西方為韓西即鮮之
 鮮傳云朝鮮王滿者故燕人也自始全燕時嘗畧屬
 真番朝鮮索隱云按漢書滿姓衛擊破朝鮮王而自

王畢公高與周同姓封於畢因為氏史記魏周公之
 薨也高繼職焉書康王之詩畢公率東方諸侯疏引
 方諸其後子孫失守為庶世魏世家及畢萬佐晉獻
 公十六年使趙夙御戎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封萬
 以上本魏世家云趙夙為御畢萬為右以滅耿滅魏
 耿魏滅之以耿封趙夙以魏封畢萬此文有脫誤因
 元魏趙夙魏賜畢萬魏今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
 魏賜趙夙魏賜畢萬魏今之河北縣是也漢書地理
 公滅之魏以封大夫畢萬魏顛又氏令狐晉語令狐文
 顯之子魏顛之子顛別為令狐氏魏族譜魏顛魏絳
 俱是魏顛之子顛別為令狐氏魏族譜魏顛魏絳
 世系表云顛之子顛別為令狐氏魏族譜魏顛魏絳
 封令狐生文子顛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
 侯禮記樂記文子顛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
 州禮記樂記文子顛引世本云萬生芒芒生季季生武仲
 子多生文桓子文侯孫營為魏惠王五世而亡漢書
 駒駒生文桓子文侯孫營為魏惠王五世而亡漢書
 志云自畢萬後十世稱侯至孫稱王七世為秦畢陽
 所滅按魏世家自惠王至王假被虜凡七世畢陽
 之孫豫讓事智伯智伯國士待之豫讓亦以見知之
 恩報智伯天下紀其義趙魏氏其國名為魏氏從令
 狐氏不雨氏葉大夫氏伯夏氏魏強氏魏武子支孫
 莊子快生強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
 為魏強氏豫氏皆畢氏本姬姓也周厲王之子友
 封於鄭史記鄭鄭恭叔之後隱元年左傳公叔段杜
 猶晉侯在鄭謂之鄭侯疏云賈服為公文氏文當作
 以其為諡此作恭叔誼與賈服同為公文氏文當作
 六年左傳公父定叔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
 杜注共叔段之孫軒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
 羊傳作軒虎公駟氏左傳鄭穆公子喜子罕其

鄭穆公子子豐其後為游氏游氏左傳鄭穆公子發然氏其後為然氏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其後為然氏
游國氏左傳鄭穆公子發然氏其後為然氏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其後為然氏
有然孔氏左傳鄭穆公子發然氏其後為然氏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其後為然氏
卅年有羽頡世族良氏左傳鄭穆公子其後為然氏羽氏左傳鄭穆公子其後為然氏
元和姓纂引世本云鄭穆公生大季子孔志父之後
按襄十九年左傳士子孔杜注子良父世族譜志父
子良名與世本異為十族之祖穆公之子也各以字
為姓及伯有氏襄廿九年左傳鄭大夫盟於伯有氏
馬師氏昭七年左傳云馬師氏與子皮俱為一師
頡出奔公孫鉏代之為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
馬師與子皮俱同一族褚師氏昭二年左傳鄭公孫
師市官皆鄭姬姓也太伯君吳端垂衣裳垂疑委

潛夫論卷九

美湖海樓本

以治周禮仲雍嗣立斷髮文身俛以為飾哀七年左
贏武王克殷分封其後於吳令大賜北吳漢書地理
卒仲雍立至曾孫周章而武王克殷因而封之季札
又封周章弟中於河北是謂北吳後世謂之虞季札
居延州來故氏延陵季子史記吳世家云季札封於
記檀弓延陵季子適齊鄭注季子讓國居延陵因號
馬春秋傳謂延陵州來昭廿七年左傳吳子使延
州來季子勝於上國杜注季子本封延陵後復封州
來故曰延州來按此以延陵即延州來與鄭說同
闔閭之弟夫槩王奔楚堂谿因以為氏左傳五年此皆
姬姓也鄭大夫有馮簡子襄卅一年左傳後韓有馮亭為上
黨守嫁禍於趙以致長平之變史記趙世家秦有將軍馮
劫與李斯俱誅史記秦漢興二字舊脫據漢書馮奉

奉世有馮唐與文帝論將帥史記後有馮奉世上黨人
也位至將軍女為元帝昭儀因家於京師漢書其孫衍
常孫字敬通篤學重義諸儒號之曰德行雍雍馮敬
通著書數十篇孝章皇帝愛重其文後漢書按傳云
好儒學鄉里為之語曰道德彬彬晉大夫仰息事獻公
左傳鄭文而不載敬通之號彬後世將中軍故氏中
注云荀姓荀廣韻十入詩荀字荀荀大夫仰息事獻公
行八年始將中行故以為氏史記趙世家索隱引世
本云晉大夫趙食采於智左傳知莊子杜注莊子荀
首智與知同趙世家索隱荀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
引世本云趙生莊子首智果諫智伯而不見聽乃
別族於太史為輔氏晉晉大夫孫伯歷實司典籍故

潛夫論卷九

美湖海樓本

姓籍氏辛有二子董之故氏董氏昭十五年詩頌宣王
始有張仲孝友六月至春秋時宋有張白蔑矣
見昭廿一年左傳史記建元以來王子侯表距陽侯
劉白漢表作句誤與此同幾字衍與下行滅字相並
而惟晉張侯成二年左傳張老實為大家張孟
談相趙襄子以滅智伯遂逃功賞耕於育山趙策曰
親之後魏有張儀張丑魏至漢張姓滋多常山王張
耳梁人丞相張蒼陽武人也史記東陽侯張相如
文帝紀御史大夫張湯漢書張湯傳贊云馮商稱張
十四年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
故闕焉增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
士故受福補增定律令以防姦惡有利於民又好薦賢達

陵西南者乃蔡地此春秋時楚文王滅鄧莊六年至

合二地為一蓋誤漢有鄧通幸傳鄧廣廣下脫漢字鄧廣漢霍光女

地節後漢新野鄧馮馮以佐命元功封高密侯後漢

孫太后口作程本性慈仁嚴明約勒諸家莫得權京師

清淨若無貴戚勤思憂民晝夜不怠是以遭羌兵叛

大水饑饉而能復之整平豐穰後漢書和熹太

后崩後羣姦相參競加譖潤論語云浸破壞鄧氏天

下痛之阿毋聖等說言破壞鄧太后家事詳後漢書

鄧騰魯昭公母家姓歸氏年左傳漢有隗囂季孟後

書短即犬戎氏其先本出黃帝白狄是也山海經大

荒北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及徐氏

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化牡是為犬戎

蕭氏索氏長勺氏陶氏繁氏騎氏飢氏樊氏茶氏皆

殷氏舊姓也定四年左傳騎作錡茶作終葵又有條

書五行志注載杜林疏亦作殷氏漢書高惠高漢興

后文功臣表序杜業云湯法三聖殷氏太平漢興

相國蕭何封鄴侯本沛人漢書按廣韻三蕭蕭字注

南宮萬立御說之功受封於蕭例附今長陵蕭其後

也前將軍蕭望之東海杜陵蕭其後也漢書蕭望之

陵人徙杜陵廣續蕭字注云本自朱支子食采於蕭

後因為氏漢侍中蕭彪始居蘭陵彪立孫望之居杜

潛夫論箋 卷九

大夫一姓繁按馮奉世後野王傳杜陵新豐繁其後

也周氏邵氏畢氏榮氏單氏尹氏鍾氏富氏鞏氏葛

氏王季子來聘傳鍾劉康公杜注王季子其後食采

於劉襄十五年公羊傳劉何也何也此皆周

大夫也劉者何也其相劉何也何也

室之世公卿家也周召者周公召公之庶子食二公

之采以為王吏故世有周公召公不絕也鄭康成詩

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為周召公

康公元子世之其封魯死諡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諡曰

周公召公別於東都受采存本周召之名也非復岐

周之地晉書地道記云河東郡垣縣有召亭周則未

北有周城傳廿四年傳桓公杜注周采地扶風縣東

縣東南有召亭水經注渭水篇云雍水又東逕召亭

南亭故召公之采邑也京相璠曰亭在周城南五十

里此西都時周召采邑之可考者也王吏舊作主吏

至則以班昭冊年左傳王吏不討周語其貴國之實

吏則皆官正莅事皆王吏之證尹者本官名也毛詩

序鄭箋尹吉甫周之卿士也尹官氏元和姓

太師有太宰無太師楚有令尹左尹矣左傳尹吉

甫相宣王者大功績者楚有令尹尹氏太師維

周之底也今節南山底單穆公襄公頃頤公靖公世

四六五

潛夫論卷第十

蕭山汪繼培箋

敘錄第三十六

夫生於當世貴能成大功太上有立德其下有立言

襄廿四傳闡茸而不才史記賈誼傳云闡茸不才之人先

疑器能當官文十年左傳未嘗服斯役新書官人篇

有六等六日廡役斯廡古今字哀二年左傳人臣隸

云析薪注去廡役釋文廡字又作斯引韋昭注漢書

說文無廡字依義當作廡宣十二年公羊傳廡也

養新序雜事四亦作斯漢書食貨志無所效其勛

云服役者不下二人顏師古注服事也無所效其勛

中心時有感援筆紀數文初學記廿一引尚書中候

以時文字以綴恩情財令不忽忘財與幾同說文云

寫之二字連文漢書翟方進傳陳慶云前我芻蕘雖微陋

為尚書時嘗有所奏事忽忘之爾月餘芻蕘雖微陋

先聖亦咨詢文志論小說家云問里小知者之所及

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於彼草創論語云裨

先賢三十六篇先賢二以繼前訓周語云咨左丘明

五經也白虎通五經篇云五經何謂易尚書詩禮春秋

子將修春秋與左邱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

春秋之經邱明為之傳其為表裏漢書藝文志注左

邱明魯太史按草創下數語疑有脫誤

先聖遺業莫大教訓博學多識疑則思問論語凡經

不重出智明所成德義所建夫子好學誨人不倦論

故敘讚學第一

凡士之學貴本賤末大人不華君子務實文五年左

不實怨之禮雖媒紹儀禮聘禮云必載於贊孟子云

所聚也禮雖媒紹士為紹摯必載於贊出疆必

載贊贊與質同白虎通文質篇云贊時俗趨末懼毀

者質也質已之誠致已之惻悞也

術句脫一字程故敘務本第二

人皆智德苦為利昏史記平原君傳論云鄙語曰利

性莫不欲善其德然而不行汙求榮漢書楚元王傳

能為善德者利敗之也汙而寄治身戴盆望天漢書司馬遷傳答任安書云

私而託公戴盆望天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後漢

盆望天事不兩施為仁不富為富不仁孟子將修德行

必慎其原故敘過利第三

世不識論以士卒化論榮篇云今觀俗士之論也以

族舉德以位命賢下文弗問志行官爵是紀不義富

貴仲尼所恥論傷俗陵遲荀子宥生篇云世之陵遲

俗化陵夷顏師古注言積替也遂遠聖述述字故敘

論榮第四

惟賢所苦凡言云惟察妒所患皆嫉過已以為深怨

燕策云我欲報之或因類費舊作類費淮南子泥

不能無考明月之珠不能無類高誘或空造端楚元

王後劉向傳元帝詔云俗痛君不察而信讒言詩河

人乃造端作基非議詆欺故敘賢難第五

原明所起述暗所生距諫所敗史記殷本紀云知是

禍亂所成當塗之人咸舊作欲專君治要載申子大

君專臣皆蔽晏子春秋諫體篇云一臣專

下云臣專其君謂之不忠管法

解云臣有擅主者則主令明法

不得行而下情不上通故敘明暗第六

上覽先王所以致太平太字行本篇致平凡四見法

行之亦可以致太平漢書王莽傳輔翼於帝期於致

平後漢書崔駰後實傳政論云以嚴致平非以寬致

平也馬融傳廣成頌云致平於仁義之淵中論審大

臣篇云其術誠合乎致平之道考績黜陟著在五經

又云治國致平之術皆其證豫疑當作務昭四年

罰賞之實不以虛名明豫德音左傳云先王務修德

音焉問揚庭于王庭故敘考績第七

人君選士咸求賢能羣舊作司貢薦競進下材儒史記

傳云即有秀才異等輒以名聞其不事學若下材儒林

不能通一藝輒罷之漢書王嘉傳云下材懷危內願

憎是措克詩湯憎何官能治買藥得廣韻三十諫

古今字韓非子說林下云齊伐魯索難以為醫

魯以其薦往齊人曰薦也魯人曰真也

故敘思賢第八

原本天人參連相因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云古之

三畫者天地與人而連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致

地與人之中以為貫而參通之非王者孰能當致

政第九

覽觀古今爰暨書傳漢書成帝紀贊云博覽古今異

嘗有焉律歷志云稽之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濁

於古今考之於經傳君皆欲治臣恒樂亂忠佞濁

清漢書董仲舒傳云賢不肖渾散顏師古注渾

類進常苦不明而信姦論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

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故敘潛歎第十

夫位以德興德貴忠立社稷所賴安危是繫非夫謙

直貞亮仁慈惠和文十八年左傳事君如天宣四年

也君天視民如子注見救則莫保爵位而全命故敘

忠貴第十一

先王理財禁民為非易繫辭洪範憂民漢書食貨志

一曰食二曰貨詩刺末資無資財也鄭箋云其遺喪

二曰素以賦歛空虛無財貨以其事窮困如此說

苑政理篇又云相亂農資會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

節以為亂者也末資即資資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

玄成傳云於蔑小子即書願命眇眇予末小子也浮

偽者眾本農必衰節以制度如何弗議故敘浮修第

十二

積微傷行懷安敗名傳廿三年左傳云明莫恣欲明

猶言晨昏或而無懷與安實敗名足以復諫傳十

左傳云復聞善不從微安召辱終必有凶故敘慎微

第十三

明主思良勞精賢知漢書匡衡傳云身勞心以求

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百察阿黨禮記月令云不

嚴真偽苟崇虛譽舊作舉虛以相誑耀居官任職史

汲黯傳莊助日使黯人則無功效授政以考功效翟方

任職居官無以驗人故敘實貢第十四

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先王之制皆足代耕增爵損祿

必程以傾逸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

通先益吏俸乃可致平故敘班祿第十五

君憂臣勞越語范蠡曰為人古今通義漢書董仲舒

常經古今上思致平下宜竭惠惠疑慮之誤考精篇

虛稱君潛夫論卷十五 貞良信士咸痛敷救姦究繁興但以救故乃

敘述救第十六前後交俱云故敘此作

先王御世兼秉威德賞有建侯罰有刑渥賞重禁嚴

二字臣乃敬職將修太平必循此法循舊作姦按考

循考功而思故敘三式第十七

民為國基穀為民命管子山權數篇云穀者民之司

云五穀者萬民日力不暇穀何由盛公卿師尹卒勞

百姓詩節南山輕奪民時誠可憤諍故敘愛日第十八

觀吏所治鬪訟居多原禍所起詐欺所為將絕其末

必塞其原民無欺詒世乃平安論衡宣漢篇云聖

敘斷訟第十九

五帝三王優劣有情白虎通號篇云德合天地者稱

漢書曹褒傳肅宗元和二年詔云三五步驟優劣殊

雖欲超皇當先致平白虎通云號之為皇者煌煌人

匹夫匹婦故為皇必世後仁論仲尼之經遭衰姦牧

得不用刑故敘衰制第二十

聖王憂勤毛詩魚麗序云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漢書

而終於佚選練將帥史記趙世家云選授以鈇鉞南

子兵畧訓云凡國有難君自宮召將詔之將軍受命

至堂下北而面而立主親操鈇鉞授將軍其柄曰

此上至天者將軍制之復操鈇鉞授將軍其柄曰

從此下至淵者將假以權貴誠多蔽暗不識變勢賞

罰不明安得不敗故敘勸將第二十一

蠻夷猾夏志氏姓篇古今所患堯舜憂民孟子云聖

如臯陶御叛御舊作術按宣王中興毛詩序云丞民

也任賢使能南仲征邊詩常今民日死如何弗蕃詩

周室中興焉南仲征邊詩常今民日死如何弗蕃詩

屏哀十六年左傳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

使為藩屏之衛蕃與藩通故敘救邊第二十二

凡民之情與君殊戾不能遠慮論語云人各取一制

則道必以其事觀之故敘邊議第二十三

邊既遠門王先生云門疑闕繼培按作闕是也本篇云小民謹勞不能自達闕廷後漢書南蠻

板楯蠻夷傳云雖陳宛州郡而牧守不太守擅權臺

為通理關庭悠遠不能自闕亦一證太守擅權臺

閣不察後漢書仲長統傳昌言法誠篇云光武皇帝

謂尚書也信其姦言令壞舊作郡縣毆民內遷今又

巨荒慮必生心王先生云必疑戎之誤莊故敘實邊

第二十四 天生神物聖人則之易繫辭著龜卜筮以定嫌疑

曲禮云卜筮者先聖王之所俗工淺源莫盡其才自

大非賢向有何足信哉故敘卜列第二十五

易有史巫巽九詩有工祝楚聖人先成民後致力

年左傳云聖王先成兆黎勸樂王侍郎云孟子而民

亦作勸樂臧氏玉琳經義雜記引左氏昭九年注疏

謂晉唐時本皆作勸樂又引中庸子庶民則百姓

及漢書王莽傳注以證勸樂之誤今按靈臺篇不

篇馨鼓弗勝毛傳云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已勞也

是勸樂之甚也勸樂功即解勸樂之義神乃授

福恒六年左傳云民孔子不祈以明在德即本篇子

也禮記禮器云君子日祭祀不祈鄭注所求也祭祀

不為求福也詩云自求多福福由已耳在孔子日我

戰則克祭則受福之後古故敘巫列第二十六

五行八卦陰陽所生稟氣薄厚以著其形論衡無形

氣於天氣天題厥象詩麟之趾疏引中侯握河記云

成而形立帝軒題象麒麟在阿後漢書曹

張傳章懷注引帝命驗曰順堯考德題期立象宋人

均注云題五德之期立將起之象題象蓋用彼文人

實奉成者當奉順而成之弗修其行福祿不臻故

敘相列第二十七

詩稱吉夢斯書傳亦多觀察行事占驗不虛福從善

來禍由德痛爾雅釋詁吉凶之應與行相須慎篇老

子曰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以禍新

書大政上篇云行之善也粹以為福已矣行之惡也

粹以為畜已矣故受天之福者天不功焉故敘夢列

被天之畜則亦無怨天矣行自為取之也

第二十八 論難橫發合道不通後進疑惑不知所從

何晏注先進後進謂士先後輩也漢書游俠傳後

云為後進冠馮奉世傳杜欽疏云臣聞功同賞異則

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亡常惑生不知所

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亡所措手足

自昔庚子而有責責云予豈好辯孟將以明真故

敘釋難第二十九

朋友之際義存六紀白虎通三綱六紀篇云六紀者

也攝以威儀詩既講習王道易兄弟族人諸舅師長朋

序云降周迄孔成於王道顏師古注言自周公以降

至於孔子設教垂法皆帝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

遷久論語云王當為至善其久要貴賤不改今民

奉當故敘交際第三十

君有美稱臣有令名二人同心所願乃成寶權神術

勿示下情勿情不匿其端而使二人柄篇云人主不掩
難三云術者藏之於中所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
也主道篇云君無見其所欲君見其所欲臣將自靡
琢君無見其意君見其意臣治勢一定終莫能傾故
將自表異皆勿示下情之義

敍明忠第三十一

人天情通氣感相和善惡相徵異端變化淮南子泰
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風至醴泉出嘉穀
生河不滿溢海不溶波逆天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
失行四時乖晝冥宵光山崩川涸各雷夏霜天之
與人有以聖人運之若御舟車作民精神莫能疑含
相通也

嘉故敍本訓第三十二

明王統治莫大身化管子權修篇云身者治之本也
君臣上篇云身立而民化淮南

潛夫論卷十

九湖海樓本

子主術訓云人主之立法先自為檢式儀表故令行
於天下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
從故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道應訓詹何曰臣未
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
道德為本仁義為佐淮南子覽其訓云持以道德輔
其本者生百事得其道者成道之所在天下歸之德
之所在天下貴之仁之所在天下愛之義之所在天
下畏之

德化第三十三

上觀大古五行之運咨之詩書考之前訓周語云必
而咨於故實後漢書胡廣傳云

必議之於前訓咨之於故老氣終度盡後代復進

雖未必正可依傳問問當作問哀十四年公羊傳云

聖人之道猶有文質所以擬其說故敍五德志第三
述所聞者亦各傳其所受而已

十四

君子多識前言往行類族變物古有斯姓博見同

故敍志氏姓第三十

五

潛夫論卷第十終

潛夫論卷十

十湖海樓本

忠經詳解

〔明〕陶原良詳解
〔漢〕馬融撰
〔漢〕鄭玄注

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崇禎
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二
一〇毫米寬二九〇毫米

聖諭

崇禎六年正月



吏部等官接出

聖旨

祖制設科取士專爲致治
求賢近來士習日儉貢
舉失當人材鮮少理道
不張皆繇督學師教各
官董率乖方培養無術
盡失舊制初意以致朝
廷不獲收用人之效朕

思士子讀書進身乃人

才根源必宜首重德行

幼學壯行如平生果係

孝悌廉讓自然做官時

不貪不欺盡忠竭節何

必專主文稅據會典及

提學

敕書內敦尚行誼以勵類

俗不審論文優劣開載

甚明近來通不遵行至

孝經小學諸書及州縣
各有社學原欲養蒙育
德敷教儲才近來全不
講究興舉其士子自童
時入塾以迨應試登科

只以富貴溫飽爲志竟
不知立身修行忠君愛
民之大道如此教化不
明士風吏治安得不日
趨卑下朕惟

祖宗朝求才用賢原不盡
拘資格科目至考試文
義正欲因言證人亦非
專尚浮詞務華遺實今
欲祇遵

祖制起敝還醇童子必入
學遇試先查德行自童
儒以及鄉會須有實蹟
方許入場異日敗行考
官挨論酌古準今互有

法則規條頒有遵守又
教官爲士子師長化導
最親舊制甚重近皆以
衰庸克數教術全廢皆
繇士風不正之源今設

法典紀着吏禮二部同
都察院及該科詳議的
確具奏至海內之士豈
無潛修碩德純學鴻才
清志剛方實堪大用者

更宜特拔一二以永風
勸至於科道不必專出
考選官負應令先歷推
知并着酌議來行

忠經序

溧陽陶原良詳解

忠經者漢南郡太守季長馬先生之所作也。先生才高學博為世通儒。蓋以人生兩間。參天地而為三才者。以其有忠。弁孝也。孝之一字。具在吾夫子與大賢曾參子與。設於問答詳載。一經分為十有八章。其義備矣。忠之一字。雖集見于

經傳子氏百家之編。第無全書。其義未備。季長

先生生于漢安之世。遠宗孔氏之學。倣音以比也

孝經而作忠經。辭詳義備。亦為一十八章。而門

人鄭玄先生復為注解。其扶世立教。嘉惠後進。

為何如哉。惜乎述作之後。世遠言湮。子弟習讀。

但知孝經之所以為孝。而不知忠經之所目為

忠。深有味乎前賢作經之旨。陽自蚤歲。先君子

即按是經曰。孝者忠之本。忠者孝之推。二經並行。而不可偏廢也。陽謹習讀。蓋亦有年。今既廁職蘇庠。幸遇春官况侯為柱石大臣之薦。玉勅金章。來守是邦。凡其居官守職。為國為民之政。莫非忠孝為先。又聞侯有詩云。報國一心何日盡。思親雙淚幾時乾。惓惓盡已之誠。正非此經若合符節。錄是繕寫一本。奉為覽觀。侯與忻然。以謂有功名教之書。當錄諸梓。廣示來學。仍命校正。以引其端。於戲。前賢之書。非後賢之好古。無以傳。後賢之學。非前賢之垂教。無以明。何忠經之湮沒罕傳。千有餘載。而讀者少也。今蘇郡太守况侯。既以是經為律身之本。又欲開廣來學。以為竭忠之助。斯足以見聖朝作養忠盡。超越乎前代遠矣。世之學者。誠

能從事於孝經之後。沉潛乎忠經之言。擴充乎忠經之義。上焉而事。

君。下焉而顯親。保行。使盡已之心。莫不止乎至善之地。是經於世。豈小補云。宣德甲寅冬十月。

初吉序

忠經詳解姓氏

周太公 應文王夢卜之求。起渭濱。自樂之時。其佐武王也。進敬怠義。欲之戒。立九府。圖

泉之法。為平伐之舉。釋夷齊之賢。歸馬放牛。散財發粟。躬致太平。豈不為聖臣者乎。

齊田穰苴 權自庶人。罪莊賈。以立威信。用能克敵。致身上將。所謂假權變之術。以濟

功者也。嗚呼。為將而遇治亂之時。不可不知也。

齊孫武子 齊人。著書十三篇。兵家之說備矣。雖智巧之士。必取則焉。用武戡亂。千古

宗之。

漢張良 為主報讐。愛結俠客。漢楚爭雄。惟良識漢可興。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言封智侯。

其意亦深遠矣。

漢鄧禹 恢復帝業。行師有紀。將百萬之衆。未嘗妄殺一人。子孫榮盛。不亦宜乎。

漢諸葛亮 有仁人君子之心。有英雄豪傑之才。有忠臣義士之節。有七縱七擒之能。

出師二表。八陣一圖。鞠躬盡瘁。終而後已。李儼之類。雖被罪而不怨。開誠布公。三顧而出。誠百世殊絕之人物也。

唐李靖 有先定之謀。才兼文武。掃除羣雄。驅逐腥膻。保全功名。一代之良將也。

唐郭子儀

忠貫日月，忠身殉國，有才，有識，有量，遇難事，從容處之，宜乎富貴，令忠也。

宋岳飛

天生忠孝，為宋忠興，戰勝攻取，諸將將復中原，不幸而遇秦檜之害，今天下仰慕，血食後世，天豈負其忠乎，其云文官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自太平，可謂至言。

宋曹彬

天生純厚，與物無競，不矜不伐，善於知人，出將入相，焚香誓師，江南賴以保全，旋軍而回，書笥而已，此誠仁將也。

元伯顏

生而廣實，凝重寡言，用兵行律，以不殺為主，所至秋毫無犯，深略善斷，誠一代之良將也。

漢太守馬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淹貫載籍，續父漢書，作忠經，以對孝經，欲其忠孝之兩全也，教其徒鄭玄，注詩書易禮記儀禮論語孝經及忠經，凡百餘萬言，師徒相傳如此，非以忠而存心者，而能若是乎。

人生天地間，莫先於忠與孝也，而所記則有經焉，蓋孝經者，出於春秋之世，乃孔子曾子

問答之書，雖詳悉於孝，而忠實在其中矣，忠經者，出於後漢之世，乃馬融所作，對孝經而言，其徒鄭玄注之，雖詳悉於忠，而孝實在其中矣，兩經之傳世既久，但舊刊殘缺，字畫模糊，有不便於觀閱，愚性庸鄙，其於是經，雖未能而願學焉，既聞於昔之師，又辨於今之友，又訪諸名家所藏舊本，詳審校正，合二經而為一書，又考諸史所載，摘取古人之能盡忠孝者，圖畫於卷首，欲人之開卷觸目，想像思齊，宛然如見其人，是一勺水之助江河也，知道者必有亮於斯焉。

忠經詳解姓氏

終

忠經詳解 忠也者能致其身見危授命蹇蹇乎公爾忘私以事一人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斯之謂忠

漢 馬融 鄭玄 註

天地神明章第一

昔在至理上下一德以徵天休忠之道也 忠之為道乃合於天至理之時君臣同德則休氣應也

之所履莫大乎忠 覆載之間人倫之要履之則吉違之則凶無有大於忠者

忠者中也至公無私 不正其心而私於 天無私 是則與忠反也

四時行地無私萬物生人無私大亨貞 四時廣 忠也者一其心 私德萬物亨生地不私力人能至公不私諸已何往不可也

之謂矣 一則為忠二則為信 為國之本何莫由忠 未有舍忠而成

於忠能固君臣安社稷感天地動神明而況於人乎 君臣固其義深也社稷安其祚長也天地感其誠達也神明動其應彰也忠之為用其効如此言人之易從也 夫忠與於身著於家成於國其行

此章分四段 第一段示人忠道之為大 第二段錄明忠之義 第三段言忠之終始而引書以結之

一焉 身及國家雖有殊名其為忠也則無異行 是故一於其身忠之始也一於其家忠之中也一於其國忠之終也

道行自漸身一則百祿至 立身履一富貴之本 家則六親

和 御下不二 國一則萬人理 天下合心無不從化 書云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 精一守中忠之義也

聖君章第二

惟君以聖德監於萬邦 聖君在上垂監於下萬邦在下觀行於上

下至上者有尊也故王者上事於天下事於地 王者至重猶有所尊况其下乎 則人化

中事於宗廟以臨於人 王敬遜虞芮遜味是也 之天下盡忠以奉上也 上行下化理之自然

是以兢兢戒慎日增其明 日增一月能益明也 祿賢官能

式敷大化惠澤長久黎民咸懷 非賢不可以居祿非化不可以化 故得皇猷丕不行於四方揚於後代以保社稷以光祖考 君聖臣賢化行各稱以光祖考以嚴配社稷於

此章分二段 第一段明聖君之德 第二段明聖君之化

無疆者也。蓋聖君之忠也。忠之為道無所不通也。詩云。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君以明德事天。天以多福與人。君也。

冢臣章第三

為臣事君。忠之本也。本立而化成。雖有周孔之尤。必以忠為本。冢臣於君。可謂一體。下行而上信。故能成其忠。股肱動于下。元首隨於上。其義以同其心。不異。夫忠者。豈惟奉君忠身。御國志冢。正色直辭。臨難歎節已矣。此皆忠之常也。

國所常行。未盡冢宰之事。在乎沉謀潛運。正國安人。至忠無迹。至誠

任賢以為理。端委而自化。官各得人。何事之有。有天地之大。日月之明。陰陽之和。四時之信。蓋

如天容之如地。照之如日月。調之如陰陽。不言而信。如四時。若是君體用盡矣。聖德洋洋。頌聲作焉。樂生于中。和之于外。書云。元首明。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君明則臣良。臣良則事康。

百工章第四

此章言百工之職。以証之。

有國之建。百工惟才。守位謹常。非忠之道。此乃守常之臣。故君子之事上也。入則獻其謀。公家之知無不言。出則行其政。既在其位。職思其憂。居則思其道。益國之道。動則

有儀。百工之儀。秉職不回。言事無憚。苟利社稷。則不顧其身。愛已曲從。則為尸素。上下有成。故昭君德。蓋百工之忠也。君任工能。工奉君政。政成於下。德歸于上。詩云。靖其爾位。好

是正直。恭可以成政。直可以獻忠。

守宰章第五

此章言守宰之職。以証之。

在官惟明。蒞事惟平。立身惟清。官不明則事多難。身不清則教民。清則無欲。平則不曲。明能正俗。難何以教民。

者備矣。然後可以理人。獨清則謹已而已。不建好。賄難任。獨平則徒均於物。昧濁無堪。天理人者。必三備而後可也。君子盡其忠。能以行其政令。而不理者。未之聞也。既才且忠。以臨其人。

政之理也。夫人莫不欲安。君子順而安之。用其情而固其必然。

莫不欲富。君子教而富之。則其利焉之以仁

義以固其心。和仁與義則皆就之導之以禮樂以和其氣

君子愛人。宣君德以弘大其化。稱君德以布德

明國法以至於無刑。刑雖設而當也視君之人

如觀乎子。寒者衣之饑者食之則人愛之如愛其親。民思

蓋守宰之忠也。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父母愛子情莫過焉。官與謹焉人誰非子。

兆人章第六

天地泰寧君之德也。天地設位秉御有君非君泰寧人必歸略君德

昭明則陰陽風雨以和人賴之而生也。四時和順百穀

用成是則為休徵。故是故祗承君之法度。行孝

弟於其家。服勤稼穡以供王賦。此兆人之忠也。

順化供養勤勞。書云。一人元良萬邦以貞。一人

此言庶民之志在乎給公善撫萬國萬國以忠貞戴一人。

政理章第七

夫化之以德。理之上也。則人日遷善而不知。化

得。不為善。政施有術昭見於人懲之以刑。理之

下也。則人畏而不敢為非也。刑臨以威知懼無

德。刑則在省而中。愛流四凶足清萬國政則在簡而能。

則人服。德則在博而久。不博則有不久德者為

理之本也。任政非德則薄。任刑非德則淺。兼德

則寬。故君子務於德。修於政。謹於刑。刑不謹而

不務。而不知舉德。固其忠以明其信。行之匪懈。

何不理之人乎。忠信在己格勤修官官修故明

不可理。詩云。敷政優優。百祿是道。政與人理其

武備章第八

王者立武以威四方。安萬人也。武德王寧靜非

此言為政以得見忠不可以不知本

于武事而引詩以結之

淳德布洽。戎夷稟命。統軍之帥。命不可辱帥不可失國之大寄

非易其人仁以懷之。撫其疾苦使之咸懷義以厲之。示其遠懷使其激勸

禮以訓之。明其節制使之有序信以行之。審其遠近使之必行賞以

勸之。懸共爵賞使之慕功荆以嚴之。威其鉄鉞使之懼罪行此六者

謂之有利。六者並用則夫之故晉將用帥子犯日未知信之類是也故得

師盡其心。竭其力。致其命。士卒從教故師得利是以攻之

則克。守之則固。武備之也。武可以備而不用不

詩云。趙趙武夫。公侯干城。有其武才堪其杆禦○趙音久

觀風章第九

惟臣以天子之命。出於四方。以觀風。聽不可以

不聽。視不可以不明。使臣之行如君耳目不聽不明不勝其任聰則

審於事。明則辨於理。不聰則蔽其所聞不明則蔽其所見理辨則

忠。事審則分。理不辨則其斷偏事不審則其信惑君子去其私。正

其色。私去則情滅色正則邪遠不害理。以傷物。求罪為公則成刻深不

此章言臣承君命以示風化而引詩以明之

憚勢以舉任。舉必以才不必以勢惟善是與。惟惡是除。善

譬必薦惡雖親必去以之而陟。則有成。君子效能也以之而出

則無怨。小人伏罪也夫如是。則天下敬職。萬邦以寧。

官務修政人始獲安詩云。載馳載驅。周爰諮諏。勤勞不寧善斯勸矣

保孝行章第十

夫惟孝者。必貴於忠。若思孝而忘忠猶求福而棄矣忠苟不行

所率。猶非其道。忠不居心動皆邪僻是以忠不及之而失

其守。自貽伊罰求安可乎匪惟危身辱及親也。既失於忠又失於孝

故君子行其孝。必先以忠。竭其忠。則福祿至矣。

忠則得福祿則榮親故得盡愛敬之心。以養其親。施及於

人。守忠之道衆善收歸身安親樂得盡其養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

類。孝叔行孝施於莊公君子善之此之謂也

廣為國章第十一

明主之為國也。任於正。去於邪。任正則君子道長去邪則小人

此章言人必用賢以爲國而

引詩以明之

道邪則不忠。忠則必正。忠則不邪，正則必忠。有正然後用

其能。能而無正，則邪。正而有能，則正。是故師保道德，服肱賢良。

周為保，召為師。元為股，凱為肱。內睦以文，外威以武。教莫若文，威莫若武。

被服禮樂，隄防政刑。禮樂，德之則，不可違躬。政刑，禮之要，不可破壞。故

得大化興行，蠻夷率服。化行文備，夷服武偃。人臣和悅，邦

國平康。禮樂善而政刑清也。此君能任臣，下忠上信之所

致也。臣在忠於君，君在委於臣。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成

非一木之木為國資，庶臣之力。

廣至理章第十二

古者聖人以天下之耳目為視聽。用天下之視聽，則無不見也。天下之心為心。順物之情，不任己欲。端旒而自化，居成

而不有，斯可謂致理也已矣。然化元運，其理如此。王者思

於至理，其遠乎哉。道無遠近，弘之則是。無為而天下自清

則，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于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

則，不疑而天下自信。不疑于物，物亦信焉。不私而天下

自公。不私於物，物亦公焉。賤珍則人去，貪。貪由有珍，珍去貪息。徹侈

則人從儉。儉，消於侈，侈除儉生。用實則人不偽。見實知偽之惡，崇

讓則人不爭。見遜知爭之失。故得人心和平，天下淳質。

化行心易，咸服其淳。樂其生，保其壽。氣得天和，咸無天折。優游聖德，

以為自然之至也。聖德無涯，與天地等。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雖迷帝德，不違其則。

揚聖章第十三

此章上言君臣能類

君德聖明，忠臣以榮。欣以獲奉斯君。君德不足，忠臣以

辱。耻躬不為，臣能為臣。不足則補之，聖明則揚之，古之道也。

補君之闕，揚君之體。古之忠臣，則皆然也。是以虞有德，咎繇歌之，文

王之道，周公頌之，宣王中興，吉甫詠之。君上行仁，覆之

德流滿天下，傳於後代，其忠矣夫。若君有盛德，而臣不揚使

久遠不間，則有缺於忠道。

辨忠章第十四

大哉忠之為用也。用忠以教，大莫加焉。施之於邇，則可以

保家邦。以有圖城。施之於遠，則可以極天地。以無空廓。故

明王為國必先辨忠。為國藉之忠者，臣節不先，辨忠，國將安寄。君子

之言，忠而不佞，小人之言，佞而似忠，而非聞之

者，鮮不惑矣。忠言逆志，必求諸道，佞言順志，必求諸非道。夫忠而能

仁，則國德彰。為君撫愛。忠而能知，則國政以舉。忠而

能勇，則國難濟。為臣謀忠。故雖有其能，必有忠

而成也。忠而有能，則有功。仁而不忠，則私其恩。仁愈多而思愈

深，知而不忠，則文其詐。知愈多，詐愈密。勇而不忠，則易

其亂。勇愈多而易其死。是雖有其能以不忠而敗也。能

無忠則為敗。此三者不可不辨也。書云：旌別淑慝，其

是謂乎。善惡既別，任使不誤。

忠諫章第十五

忠臣之事君也，莫先於諫。糾過正德，惟能諫之。下能言之

上能聽之，則王道光矣。上能聽，下不能言，則虛其聽，下能言，而上不能

聽，則虛其言，言聽俱能，則君臣諫合，則其道光明也。諫於未形者上也。先

而不聞，諫於已彰者次也。出未及施，改之非後。諫於既行

者下也。行而能改，雖下猶愈。違而不諫，則非忠臣。從君所

罪也。夫諫始於順辭，中於抗議，終於效節，以成君

休以寧社稷。順辭不從，犯顏抗議，抗議不從，則繼之以死，其志致君改過為美，社

稷之安固也。書云：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繩直可

臣忠可以正王也。○糾音九。督也。愈音與。聖也。后與後同。

證應章第十六

惟天監人，善惡必應。為善則吉，為惡則凶。善莫大於作忠

百行大善，無忠皆忘。惡莫大於不忠。天惡之惡，為逆者殃。忠則福祿

至焉，不忠則刑罰加焉。忠則善播聞，未有不刑，不忠則惡彰，未有不刑。

君子守道，所以長守其休，小人不常，所以自誦

其咎天意無咎小人求而取之休咎之徵也不

亦明哉天監孔明書云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禍福無門惟人自召

報國章第十七

為人臣者官於君臣之官祿君實賜之先後光慶皆君之

德光格祖考不思報國豈忠也哉忠則以報君不報非忠君

子有無祿而益君無有祿而已者也君臨天下誰不為臣

食十之毛皆仰君一昏衛迷於日月君子之懷

帝恩故偃息山林有能審國况荷君祿位而無

焉報國之道有四一曰貢賢進得其才二曰獻

猷納當其善三曰立功功吾其庸四曰興利君可無患

者國之將將可利者國之用州可是皆報國之

道惟其能而行之各以其能而報詩云無言不

酬無德不報况忠臣之於國乎凡人之聞一言一德猶必報君

臣之義重莫重焉如何忘也

盡忠章第十八

天下盡忠淳化行也忠有所不盡君子盡忠則

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君子可以盡謀小人可以效命

力者則止其身盡心者則弘於遠止身則匹夫之事洪遠則

萬物之利故明王之理也務在任賢賢臣盡忠則君

德廣矣聖無獨理道無常師古之明王必求賢明無不修德賢臣則無不盡忠忠則為

君君用揚君德政教以之而美君上立教禮樂以

之而興君上制作刑罰以之而清君上恤行仁

惠以之而布君德既備四海之內有太平音樂

而歌自然嘉祥既成告於上下君臣之始於政

其成功可以告於神明也是故播於雅頌傳於無窮德施于

于神而後行于樂樂行則何極之有哉

中說考

〔明〕崔銑撰

據南京圖書館藏明河汾
書院刻本影印原書版框高
一八四毫米寬二五四毫米

中說考序

序曰中說之作也何傳之難而漚之易乎知者寡而罪者衆乎由魏晉而來小夫其閉道也已矣是故長玄虛而盛齋戒競終代而攻謾詐言道則惟空寂為文則飭藻麗而王氏仲淹者出獨師孔子言宗論語述準六經學修於近治求其本邦昌則獻其謀邦欲亂則退而懷之秦漢而下其罕若人之傳乎罪之者曰僭經也擬孔子也夫學不師聖將奚則焉古不云乎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法聖人而謂之非何也昔夫子之時墳典丘索紛如也詩且三千篇列國之史叛經四代之禮樂兼學之夫上古之治朴而陋不可復也中古之治文而驕不可由也存其文質之中不俚以倨不華以偽簡可習也約弗亂也其諸夫子之六經邪是故桑中鶉奔可參雅頌斥君悔論可殿典謨假仁竊禮可與存義氣變清而事改化消薄而武低吾不可如之何也已而晁升倫攸戮將欲抹於文創不巨則痛不深懲不刻則勸不勇存其正以形其非鑿於亂以有其公譬諸膏梁藥石者

生者弗備廢也自漢而後道降矣治廢矣文則煩以蕪矣而是非得失之故宜察史氏之述最若馬遷班固者疵謬不殫舉視丘明且劣矣夫兩漢尚行遵經寧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不然則民彛其遂泯亂與故仲淹其有憂世之志乎而其續經俱亡中說十篇醇駁相淆以或依倣論語為書讀者厭之銑為別白其詞權量其旨類分為三曰內曰外曰禱內篇九篇義美文馴外篇九篇詞若誇張義亦錯雜其餘放言不倫疑出後人所附潤為禱篇削杜淹之誕為世家凡二十篇間為發蘊糾失曰釋然後仲淹之書真屬祭列可以羽翼孔氏傳諸其人著雍困敦之歲日長至相臺崔銑書

中說考卷之

王通撰 相臺崔銜考并釋

內篇第一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出類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釋曰聖人即事明道相世而立正訓故有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

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薛氏瑄曰說非董狐筆盡信誠為難惟其法宣聖大典垂不刊統曰後世以談性為經述事為亂事無與于存省文中子曰卓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釋曰通變不附

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子與之言歸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門人曰然則何憂子曰非爾所知也二三子皆朝之預議者个

言政而不及化是天下無禮也言聲而不及雅是天下無樂也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門人退子授琴鼓蕩之什門人皆霜襟焉釋曰可謂如木矣越公以食經遺子子不受曰羹藜令糗無所用也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釋曰越公揚素也子曰小人不激不勵不見利不勸靖君亮問辱子曰言不中行不謹琴也子曰封禪之費非古也徒以誇天下其秦漢之侈心乎

子曰易樂者必多哀輕施者必好奪子曰無赦之國其刑必平多斂之國其財必削子曰廉者常樂無求貪者常憂不足子曰化至九變王道其明乎故樂至九變而淳氣洽矣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夫樂象成者也象成莫大於形而流於聲王化始終所可見也故韶之成也虞氏之恩被動植矣烏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鳳皇何為而藏乎叔恬曰舜一歲而巡五嶽國不費而民不勞何也子曰無他道也兵衛少而徵求寡也

子遊孔子之廟出而歌曰大哉乎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夫子之力也其與
太極合德神道並行乎王孝逸曰夫子之道豈
少是乎子曰子未三復白圭乎天地生我而不
能鞠我父母鞠我而不能成我成我者夫子也
道不啻天地父母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吾子
汨彛倫乎孝逸再拜謝之終身不敢減否
揚素謂子曰天子求善禦邊者素聞惟賢知賢
敢問夫子子曰羊祜陸遜仁人也可使素曰已
死矣何可復使子曰今公能為羊陸之事則可
如不能廣求何益通聞遠者悅遠者來折衝樽
姐可矣何必臨邊也
子曰仁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智者斯可矣智
者吾不得而見也得見義者斯可矣如不得見
必也剛介乎剛者好斷介者殊俗
子登雲中之城望龍門之關曰壯哉山河之固
賈瓊曰既壯矣又何加焉子曰守之以道降而
宿于禹廟觀其碑首曰先君獻公之所作也其
文典以達見劉孝標絕交論曰惜乎舉任公而
毀也任公於是乎不可謂知人矣見辯命論曰

人道廢矣
子曰使諸葛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與乎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子曰程
者動方
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
虛詐力吾不與也
子曰知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仁者壽其忘我
之所為乎
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
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分四聲八病剛柔清濁
各有端序音若墳麓而夫子不應我其未達歟
薛收曰吾嘗聞夫子之論詩矣上明三綱下達
五常於是徵存亡辯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
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米之以觀其變今
子營營馳騁乎末流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
有由矣釋曰曰晉而下皆伯藥之詩也甚者以
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
云乎哉必也濟乎義
子曰士有靡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

從道不從好同恕矣

以其兄之心為心推而達之於天下斯可矣

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為我謝楚

公天下崩亂非至公血誠不能安苟非其道無

釋曰楚公楊素子

內篇第二

李密問王霸之畧子曰不以天下易一民之命

李密出子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

而念禍愛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

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絕惟有道者

能之

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

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

同古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與也達茲三者之

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

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問牛弘子曰厚

人也

子燕居董常嘗成侍子曰吾視千載已上聖人

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

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皆視千載而下未有若

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

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

而見也千載而下有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

讓也釋曰周公之事仲尼之業各有本焉不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

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

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釋曰壽取其

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使范甯不

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裴晞曰何謂也子曰

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春秋之失自

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釋曰志存大化則以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三傳作而春秋散賈

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

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

也

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古何曾汝知之乎
 賈瓊曰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
 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
 也詳明易者九人殊九師
 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
 言難曰其道何如子曰靖矣靖言未語通
 又非奇也
 子曰我未見見誇而喜聞譽而懼者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則使人之道曰
 無偏曰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
 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正兩所及也
 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王食不知其他也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蜀之南分水之
 曲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
 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
 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
 也
 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以其人悅以恕
 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小人怨以詐詐相
 知上之用
 知作得已

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已
 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
 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
 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載考績仲尼三年有
 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誰謂也曰如何子曰
 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兩漢之盛牧守有子
 孫焉不知是之取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
 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釋曰若不
 也也
 賀正謂計於子後必曰子曰美哉乎藝也
 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游
 不悅而後子謂門人曰矜而復難乎免於今之
 世矣
 內篇第三
 子謂前悅史乎史乎謂陸機文乎文乎皆思過
 半矣釋曰陸非其倫
 子謂文士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若
 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
 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
 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

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或問孝緯
 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
 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摠詭
 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子謂頽延之王
 儉任助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解曰文出
之文焉有典則昔人論王安石云
人雖欲圖文則傳世始非焉論
 子曰吾惡夫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
 夫豪者必也悖乎悖者不妄散
 子曰達人哉山濤也多可而少怪或曰王戎賢
 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
 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糴
 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
 塞
 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於王
 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
 衷矣釋曰取其
善言春秋
 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
 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
 乎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蓋傷君恩之薄也而
 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

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
 蓋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彼有善政未及
 行也劉微曰敢問列國之風變侈而不怨郡縣
 之政變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
 曰猶吾君也吾得逃乎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
 曰彼下矣吾將賊之又何傷故曰二代之末尚
 有仁義存焉六代之季仁義盡矣何則導人者
 非其路也釋曰古之列國皆聖賢之國
而天下所為七篡賊之子孫而後
國之天下所為七篡賊之子孫而後
於後世或取事改俗降之矣故
而後世或取事改俗降之矣故
 吾見衛亂相尋而無已也夫古之治人者
 德孔門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人者
 而巳今之徒名以政事者其治人者
 且不能悉矣望其理也宜令大郡不過百
 邑百里山林間者不令大郡不過百
 一曰曰明厥籍以相其數二曰曰審什伍以
 三曰曰去末夫田以屬太素併六曰曰教農
 五曰曰表德行以屬太素併六曰曰教農
 七曰曰嚴分誼以屬太素併六曰曰教農
 九曰曰其早稅之稽亦庶乎古之治也
 陳叔達為絳郡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
 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
 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導
 之以德懸之以信且觀其後不亦善乎

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何如子曰此文景尚其難行也夫發肉刑害於義損之可也衣弋綿傷乎禮中焉可也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格于後

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解曰為公則忠為私則佞

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直而無執曰何以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至心為之內行之以恭守之以道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顛非一木所支也

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

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亡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

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欲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術苦愚似鄙今人以為耻我則不耻也

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

難矣乎釋曰其學無本故其仕無道

子曰吏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也其秦之餘酷

乎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後祿以報勞官以投德

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內

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

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

無功作五斗先生傳子曰汝忘天下乎縱心敗矩吾不與也

子曰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知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

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寢覺醒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

中說考卷之一

中說考卷之二

內篇第四

溫彥博問稽康說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曰道足乎白足則吾不知也

籍曰稽阮志不附音靈美荒漫者耳附籍之言靈美

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薛生曰此以言化彼

河汾書院

古書考

士

以心化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汝善言叔達善聽

房玄齡問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執其方天下無善教

故曰存乎其人子曰安得同機之士與之共言九流哉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

一曰儒二曰道三曰陰陽四曰農九曰法五曰名六曰法七曰儒八曰道九曰陰陽四曰農九曰法五曰名六曰法

失之謬禮廢矣陰陽失之泥人事廢矣法失之始怨廢矣名失之信廢矣維失之漫真廢矣農失之

不教廢矣道一而已矣儒是也流豈有九哉

姓澄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

經

程元曰敢問幽風何也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元曰幽居變風之末何也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故終之以幽風言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歌幽曰周之本也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於本其惟周公乎繫之幽遠矣哉

河汾書院

古書考

四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

謀大永安之事同州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也

釋曰士以謀為先以退為貴與其妄也不差止才與其謀也不若愚未安與莊宗年紫子界與元瑒

子之家廟座必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

遼東之後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相諷宣帝之事

帝自八年征遼至九年喪師數百萬遂亡天下

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

子曰捨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

劉炫見子談六經倡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

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

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耶炫退子謂

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釋曰吾心

而經道行矣而經道行矣

凌敬問禮樂之本子曰無邪凌敬退子曰賢哉

儒也以禮樂為問

子曰大風安不忌危其霸心之存乎秋風樂極

哀來其悔志之萌乎釋曰唐以下義許者考其

言詩矣言詩矣

子遊大樂聞龍舟五更之曲隳然而歸曰靡靡

樂也作之邦國焉不可以遊矣釋曰場帶將

子曰言而信未若不言而信行而謹未若不行

而謹賈瓊曰如何子曰推之以誠則不言而信

鎮之以靜則不行而謹惟有道者能之

楊素謂子曰甚矣古之為衣冠裳履何樸而非

便也子曰先王法服不其深乎為冠所以莊其

首也為履所以重其足也衣裳襜如劔珮鋸如

皆所以防其躁也故曰儼然人望而畏之以此

防民猶有疾驅於道者今捨之曰不便是投魚

於淵實豫於木也天下靡行不馳騁而狂乎引

之者非其道也

邳公好古物鐘鼎什物珪璽錢貝不具子開之

曰古之好古者聚道今之好古者聚財釋曰上

子謂姚義能交或曰簡子曰所以為能也或曰

廣子曰廣而不濫又所以為能也

繁師玄曰遠矣吾視易之道何其難乎子笑曰

有是夫終日乾乾可也視之不藏我思不遠釋

子謂房玄齡曰好成者敗之本也願廣者狹之

道也

子曰賤物貴我君子不為也好竒尚恠蕩而不

正必有不肖之心應之

鄭和諧于於越公曰彼實慢公公何重焉越公

使問于子曰公可慢則僕得矣不可慢則僕失

矣得失在僕公何預焉越公待之如舊

李密問英雄子曰自知者英自勝者雄問勇子

曰必也義乎

賈瓊曰甚矣天下之不知子也子曰爾願知乎
哉地修焉天將知之况人乎

內篇第五

物玄問孝子曰始於事親終於立身問忠子
曰孝立則忠遂矣

劉炫問易子曰聖人於易及身而已况吾人乎
炫曰吾談之於朝無我敵者子不答退謂門人
曰然而言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

魏微曰聖人有憂乎子曰天下皆憂吾獨不
憂乎問疑子曰天下皆疑吾獨不疑乎

子謂童常曰樂天知命吾何憂哉童常曰
疑常曰非告微也子亦二言乎子曰

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測久矣吾
得二言乎常曰心迹固殊乎子曰自汝

也而適道者不知其殊也各云當而也矣則夫
三未遠一也李播聞而歎曰大哉乎一也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子曰天下
皆歸焉而不覺也子曰天下

子曰處貧賤而不備可以富貴矣僅僕稱其恩
所以從政矣交遊稱其信可以立功矣

子見經經而哭不輟者遂弔之問喪期曰五載
矣子泣然曰先王之制不可越也

楚公問用師之道子曰行之以仁義曰若之何
次勝子曰莫如仁義過此敗之招也

子曰史傳興而經道廢矣記註興而史道誣矣
是故惡夫異端者

薛收曰何為命也子曰稽之於天合之於人謂
其有定於此而應於彼吉凶曲折無所逃乎非

君子孰能知而畏之乎非聖人孰能至之哉
賈瓊曰書無制而有命何也子曰天下其無主

而有臣乎曰兩漢有制志何也子曰制其盡美
於邇人乎志其勲德於備物乎薛收曰帝制其

出王道乎子曰不能出也後之帝者非昔之帝
也其雜百王之道而取帝名乎其心正其跡請

其乘秦之弊不得已而稱之乎政則苟簡豈若
唐虞三代之純懿乎是以富人則可典禮則未

薛收曰純懿遂亡乎子曰人能弘道焉知來者
之不如昔也釋曰後之帝者

賈瓊問何以息謗子曰無辯曰何以止怨曰無
爭

子曰易聖人之動也於是乎用以乘時矣故夫
卦者智之鄉也動之序也薛生曰智可獨行乎
子曰仁以守之不能仁則智息矣安所行乎哉
子曰元亨利正運行不匱者智之功也

賈瓊問群居之道子曰同不害正異不傷物曰
可終身而行乎子曰烏乎而不可也古之有道
者內不失真而外不殊俗夫如此故全也

子曰居近識遠處今知古惟學矣乎

子曰恭則物服愨則有成平則物化子曰我未
見平者也

子謂京房郭璞古之亂常人也京房王莽之類

貞矣惟其取微于技而迷于道故君

子曰冠禮廢天下無成人矣昏禮廢天下無家
道矣喪禮廢天下遺其親矣祭禮廢天下忘其
祖矣嗚呼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越公問政子曰恭以儉邳公問政子曰清以平
安平公問政子曰無闕人以名

程元曰敢問風自火出家人何也子曰明內而
齊外故家道正而天下正

子曰仁義其教之本乎先王以是繼道德而興

禮樂者也

子曰禮其皇極之門乎聖人所以嚮明而節天
下也其得中道乎故能辯上下定民志

子曰君子可招而不可誘可棄而不可慢輕
苟毀好憎尚怒小人哉

子曰以勢交者勢傾則絕以利交者利窮則散
故君子不與也

內篇第六

子曰君子不受虛譽不祈妄福不避死義

或問長生神仙之道子曰仁義不修孝悌不立

奚為長生甚矣人之無厭也

子謂薛收善接小人遠而不踈近而不狎類如
也

或問嚴光樊英名隱子曰古之避言人也問東
方朔子曰人隱者也

賈瓊事楚公困讒而歸以告子子曰瓊汝將閉
門却掃歟不知緘口而內修也瓊未達古人之
意焉

仲長子元曰在險而運奇不若宅平而無為文

中子以為知言文中子曰其名彌消其德彌長

張玄素問禮子曰直爾心儼爾形動思恭靜思

正問道子曰禮得而道存矣玄素曰子曰有心

乎禮也夫禮有竊之而成名者躬親哉

文中子曰聞謗而怒者讒之匪也見譽而喜者

佞之媒也絕匪去媒讒使遠矣

子謂北山黃公善醫先寢食而後針藥汾陰侯

生善筮先人事而後說卦

房玄齡問正主庶民之道子曰先遺其身曰請

究其說子曰夫能遺其身然後能無私無私然

後能至公至公然後以天下為心矣道可行矣

玄齡曰如主何子曰通也不可究其說蕭張其

猶病諸噫非子所及姑守爾恭執爾慎庶可以

事人也

子曰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

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中說考卷之二

中說考卷之三

內篇第七

子曰吾不仕故成業不動故無悔不廣求故得

不雜學故明

文中子曰疑滯者智之蠶也忿憾者仁之媵也

織悵者義之蠹也

子謂賈威曰既冠讀冠禮將婚讀婚禮居喪讀

喪禮既葬讀祭禮朝廷讀賓禮軍旅讀軍禮故

君子終身不違禮賈威曰仲尼言不學禮無以

立此之謂乎

子述婚禮賈威曰今皆亡又焉用續子曰瓊爾

無輕禮無論俗始存之可也

子贊易至觀卦曰可以盡神矣

子曰古者進賢退不肖猶患不治今則吾樂賢

者而哀不賢者如是寡怨猶懼不免詩云惴惴

小心如臨空谷

子讀說死曰可以輔教矣

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吾願

見偽靜詐儉者

子曰君子先擇而後交小人先交而後擇故君

子寡尤小人多怨良以是夫

子曰君子不責人所不及不強人所不能不苦

人所不好夫如此故免老聃曰吾言甚易行天

下不能行信哉

薛收問易子曰天地之中非他也人也收退而

歎曰乃今知人事修天地之理得矣釋曰人與

舉動即造化也故謂造化不可

仇璋問君子有爭乎子曰見利爭讓聞義爭為

有不善爭改

子謂收曰我夫見欲仁好義而不得者也如不

得斯無性者也

子曰嚴子陵釣於滌石爾朱榮控勒天下故君

子不貴得位

子曰火炎上而受制於水水趨下而得志於火

故君子不欲多上人

董常歎曰善乎顏子之心也三月不違仁矣子

聞之曰仁亦不遠姑慮而行之爾無苟羨焉惟

精惟一誠先登于岸常出曰慮不及精思不及

睿焉能無咎焉能不違

門人有問姚義孔庭之法曰詩曰禮不及四經

何也姚義曰嘗聞諸夫子矣春秋斷物志定而

後及也樂以和德德全而後及也書以制法

從事而後及也易以窮理知命而後及也故不

學春秋無以主斷不學樂無以知和不學書無

以議制不學易無以通理四者非具體不能及

故聖人後之豈善蒙之具耶或曰然則詩禮何

為而先也義曰夫教之以詩則出辭氣斯暴

慢矣約之以禮則動容貌斯立威嚴矣其言

察其志考其行辯其德志定則發之以春秋於

是乎斷而能變德全則導之以樂於是乎和而

知節可從言則達之以書於是乎可以立制知

命則申之以易於是乎可以盡性若讓而語春

秋則蕩志輕義驟而語樂則喧德敗度驟而語

書則狎法驟而語易則玩神是以聖人知其必

然故立之以宗列之以次先成諸已然後備諸

物先濟乎近然後形乎遠宜其深乎宜其深乎

子聞之曰姚子得之矣釋曰今之學者自論

子曰識寡於亮德輕於才斯過也已

子曰治亂運也有乘之者有革之者窮達時也

有行之者有遇之者吉凶命也有作之者有偶

一第 丁卯 升 庚子 日 庚子 丁卯 丁卯 丁卯

之者一來一往各以數至豈徒云哉

遼東之役天下治船子曰林麓盡矣帝省其山其將何辭以對

賈瓊曰淳維朴散其可歸乎子曰人能弘道苟得其行如友寧爾昔舜禹繼軌而天下朴夏桀承之而天下詐成湯放桀而天下平殷紂承之而天下險文武治而幽厲散文景寧而桓靈失

斯則治亂相易淳維有由興衰資乎人得失在乎其人曰太古不可復是未知先王之有化也詩書禮樂復何為哉董常聞之謂賈瓊曰孔孟

云亡夫子之道行則所謂緩之斯來動之斯和乎孰云淳朴不可歸哉其言不此文之上引老子

子曰以性制情者鮮矣我未見處岐路而不遲迴者易曰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

也

內篇第八

子讚易至山附于地剝曰固其所也將安之乎

是以君子思以下人

文中子曰命之立也其稱人事乎故君子畏之無遠近高深而不應也無洪纖曲直而不當也

故歸之於天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魏徵曰

書云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詩云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彼交匪敖萬福來求其是之謂乎子曰

徵其能自取矣董常曰自取者其稱人耶子曰誠哉惟人所召賈瓊進曰敢問死生有命富貴

在天何謂也子曰召之在前命之在後斯自取也庸非命乎噫吾末如之何也已矣瓊拜而出

謂程子曰吾今而後知元命可作多福可求矣程子曰敬佩王音服之無殺

子曰佞以承上殘以御下誘之以義不動也

子曰多言德之賊也多事生之讎也

薛方士曰逢惡斥之遇邪正之何如子曰其有不得其死乎必也言之無罪聞之以誠

或問韋孝寬子曰幹矣問楊愔子曰輔矣

宇文化及問天道人事如何子曰順陰陽仁義如斯而已

賈瓊為吏以事楚公將行子饒之瓊曰願聞事人之道子曰遠而無介就而無諂汎乎利而諷之無關其捷瓊曰終身誦之子曰終身行之可也

弛一機萬事墮不知其政也收告文中子子曰
子光得之矣

子曰人不里居地不井授終苟道也雖舜禹不
能理矣

子曰政猛寧若恩法速寧若緩獄繁寧若簡臣
主之際其猜也寧信執真中者惟聖人乎書曰

任賢勿貳未聞其不審
忠邪而一秉信之也
子曰委任不一亂之媒也監察不止姦之府也

裴晞聞之曰左右相疑非亂乎上下相伺非姦
乎古謂之蛇豕之政噫亡秦之罪也

杜淹問隱子曰非伏其身而不見也時命大謬
則隱其德矣惟有道者能之故謂之退藏於密

杜淹曰易之興也天下其可疑乎故聖人得以
隱子曰顯仁藏用中古之事也淹曰敢問藏之

之說子曰泯其迹悶其心可以神會難以事求
斯其說也又問道之旨子曰非禮勿動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淹曰此仁者之目也子曰道在其
中矣淹退謂如晦曰瞻之在前忽然在後信顏

氏知之矣
魏永為龍門令下車而廣公舍子聞之曰非所

先也勞人逸已胡寧是營未遽止以謝子子曰
不勤不儉無以為人上也

房玄齡問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可謂忠乎子曰
讓矣

杜如晦問政子曰推爾誠舉爾類賞一以勸百
罰一以懲眾夫為政而何有如晦出謂實威曰

諫人容其訐佞人杜其漸賞罰在其中吾知乎
為政矣

房玄齡問薛收曰道之不行也必矣夫子何營
營乎薛收曰子非夫子之徒歟天子失道則諸

侯修之諸侯失道則大夫修之大夫失道則士
修之士失道則庶人修之修之之道從師無常

誨而不倦窮而不濫死而後已得時則行失時
則蟠此先王之道所以續而不墜也古者謂之

繼時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如之何以不行而
廢也玄齡惕然謝曰其行也如是之遠乎

文中子曰仲尼之述廣大悉備歷千載而不用
悲夫仇璋進曰然夫子今何勤勤於述也子曰

先師之職也不敢廢焉知後之不能用也是庶
是衰則有豐年釋曰文十
子能立矣

內篇第九

子之家六經畢備朝服祭器不假曰三綱五常自可出也

董常死子哭於寢門之外拜而受弔

子居家雖孩孺必狎其使人也雖童僕必斂容

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

其餓且廢人之職也亡職者罪無所逃天地之

間吾得逃乎

子執黍登塲歲不過數石以供祭祀冠婚賓客

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有節

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銅川夫人好藥子始述方芮城府君重陰陽子

始著曆日且曰吾懼覽者或費日也

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

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如不足接幼者溫溫

然如有就

子之服儉以潔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于室

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

子宴賓無贏饌會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

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

鄉人有窮而索者曰爾於我乎取无擾爾鄰里

鄉黨為也我則不厭

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友必後

子之言應而不唱唱必有火端

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

善則曰未嘗與父也

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不

奔馭

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鍤以往曰吾非從大

夫也

銅川府君之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葬具曰

必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衾衾而舉帷車

而載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既葬之曰自仲

尼已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

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

無稟

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

子有內弟之喪不飲酒會肉郡人非之子曰吾

不忍也賦載馳卒章而去

子見耕者必勞之見主人必俛之鄉里不駢鶩

初鳴則盥嗽具服銅川夫人有齒子不交睫者
 三月人問者送迎之必泣以拜
 子不相形不禱疾不卜非義
 子將之陝門人從者銜銜焉被工路子止之曰
 散矣不知我者謂我何求門人乃退
 子遊馬楚之谷遂至牛首之谿然降信宿從者
 樂姚義實威進曰夫子遂得潛也子曰潛雖伏
 矣亦孔之昭威曰聞朝廷有召子議矣子曰彼
 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姚義曰
 其車既載乃棄爾輔實威曰終以絕險曾是不
 億子喟然遂歌正月遂焉既而曰不可為矣
 子居家不暫捨周禮門人問子子曰先師以王
 道極是也如有用我則執此以仕通也宗周之
 介子敢忘其禮乎
 子之居常湛如也言必怒動必益我與人款曲以
 待其會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惠

中說考卷之三

中說考卷之四
 外篇第一
 文中子曰其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
 矣未嘗不篤於斯然亦未嘗得宣其用退而成
 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蓋先生之述曰時變論
 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焉矣江州府君之述
 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製述之意備矣晉
 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
 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
 業盡矣安慶獻公之述曰皇極論九篇其言
 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
 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余小子獲覩成訓
 勤九載矣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夫天人之事
 帝王之道昭昭乎
 子不豫聞江都有變法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
 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
 弊亡秦之酷吾不及聞也又焉取皇綱乎漢之
 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釋曰夫子述六經其省繁文而定有能取法六經簡而大要亦夫子之志與論者曰漢而下文非經簡而大要亦夫子之志與論者降其故則不可不紀也知其變以明正之何由也仲海之書今亡矣無以考其得失其志則君子有取焉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元經可得不與乎薛收曰始於管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

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絕也不其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董生曰仲尼沒而文在茲乎釋曰春秋明是非也非以高意不以深險乎

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以恬曰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干常惟歸乃有

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同州府君以之

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實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求

子曰我未見勇者或曰賀若弼子曰弼也戾焉得勇

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至人相從乎子曰否也

子曰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釋曰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之言哉釋曰

薛收遊於館陶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願冉之器也徵宿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生是三才九疇屬布衣

如子曰慎矣曰仁乎子曰不知也
子曰恕哉凌敬觀人之孤猶已也
薛收問至德要道子曰至德其道之本乎要道
其德之行乎禮不云乎至德為道本易不云乎
顯道神德行子曰大哉神乎所自出也至哉易
也其知神之所為乎

外篇第二

子曰我未見嗜義如嗜利者也

子讀樂毅論曰仁哉樂毅善藏其用智哉太初
善發其蘊子讀無冕論曰未知人焉知鬼

河汾書院 中書考 一
還余滅人之國其器何以
為仁力殫而人不盡其器何以

子曰義也清而莊也惠而斷威也和而博收
也曠而肅瓊也明而殺淹也誠而厲玄齡志而
密微也直而遂大雅深而弘叔達簡而正若逢
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或曰董常何人
也子曰其動也雖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
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
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
如何子曰密矣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
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之直人也徵也遂凝

也擬若並行於時有用捨焉子謂李靖曰凝也
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如何子
曰仁以為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為賊君子任
智而背仁為亂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
謂天人子曰眇然小乎所以屬於人職哉大乎
獨能成其天

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

子曰我未見知命者也
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

域之制無廣也不居良田古者不以死傷生不
以厚為禮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
作無所取焉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
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將興者吾悲其
不得見其志勤其言微其事以蒼生為心乎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
安之乎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
乎其後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

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學也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正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其道甚闕不可格于後夏

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弑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如有用我

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釋曰揖讓者聖承聖也之積也其時則然也無岐道則三代在其中也無與心焉是故知唐虞之道則三代在其中也無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靜不證理而足用焉思則或妙釋曰機擬子不知乃與學之富言也

子曰董常時有慮焉其餘則動靜慮矣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于幽明

子謂叔恬口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漣然也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詳釋

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校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

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處窮觀其所為可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

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言不知其用也詳釋

子曰甚矣齊文宣之昏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寔掌國命視民如傷矣為不終

比山文人謂文忠子曰何謂違違者克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時急也

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

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願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

尚書召子仕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揚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

外篇第三

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藩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

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

族天未亡道振斯以文者非子誰與釋曰關明之

門人賈茂質瓊姓義受禮温彦博杜如晦陳叔

達受樂杜淹房西魏徵受書李靖薛方士裴怡

王珪受詩叔恬受元經董常仇瑄薛收程元備

聞六經之義其子與之

病其子與之

益其子與之

靖其子與之

之其子與之

河其子與之

因其子與之

有其子與之

思其子與之

實其子與之

忠其子與之

榮其子與之

陵其子與之

而其子與之

體其子與之

世家

杜淹撰世家其畧曰文中子王氏諱通字仲淹

時未必存其德論語之文爾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符秦

舉大號而中原靜惟王猛知之或曰符秦逆子

曰晉制命者之罪也符秦何逆謂高祖至公之

命故齊桓管仲不得而背也晉制至私之命故

符秦王猛不得而事也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

乎是以武王不敢逆天命晉人而事紂齊桓

敢逆天命晉人而事周故曰晉之罪也符秦何

逆謂高祖至公之

之力也其德論語之文爾

子曰符秦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元魏之有

主其孝文之所為乎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

也

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無謂魏周無

人吾家適不用爾

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

閒居子曰靜以思道可矣上孝逸曰樂聞過子

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逢善人子曰多賢

不亦樂乎

或問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

所深乎銅川府君重之豈徒然哉

子謂姚義蓋官乎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子
曰誠哉

董常歌曰栢舟子聞之曰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子謂仲長子光曰山林可居乎曰會逢其適也

焉知其可子曰達人哉隱居放言也子光退謂

董薛曰子之師其至人乎死生一矣不得與之

變

薛收問隱子曰至人天隱其次地隱其次名隱

子謂是厝率井田之序有心乎復古矣

賈瓊問續書之義子曰天下之義列乎範者有

四曰制曰詔曰志曰策大臣之義載于業者有

七曰命曰訓曰對曰讚曰議曰諷曰諫

文中子曰帝者之制恢恢乎其無所不容其有

大制制天下而不割乎其下湛然其下恬然天

下之危與天下安之天下之失與天下正之千

變萬化吾常守中焉其卓然不可動乎其感而

無不通乎此之謂帝制矣

文中子曰易之憂患業業焉孜孜焉其畏天憫

人思及時而動乎

越公聘子子謂其使者曰存而行之可也歌干
毫而遠之既而曰玉帛云乎哉

中說考卷之四

中說考卷之五

外篇第四

房玄齡問立功立言何如子曰必也量力乎

子謂姚弋可與友久要不忘質瓊可與行事臨

雖不變薛枚可與事君仁而不佞董常可與出

處介如也

薛宏請見六經子不出門人惑子笑曰有好古

博雅君子則所不隱

賈瓊請六經之本曰吾恐夫子之道或墜也子

曰爾將為名乎有美玉姑待價焉

程元問叔恬曰續書之有志有詔何謂也叔恬

以告文中子子曰志以成道言以宣志詔其見

王者之志乎其恤人也周其致用也悉一言而

天下應一令而不可易非仁智博達則天明命

其孰能詔天下乎叔恬曰敢問策何謂也子曰

其言也典其致也博憫而不私勞而不倦其惟

策乎

子曰續書之有命遂矣其有君臣經畧當其地

乎其有成敗于其間天下懸之不得已而臨之

乎進退消息不失其幾乎道甚大物不廢高逝

獨往中權契化自作天命乎

文中子曰事者其取諸仁義而有謀乎雖天子

必有師然亦何常師之有唯道所存以天下之

身受天下之訓得天下之道成天下之務民不

知其由也其惟明主乎

文中子曰廣仁益智莫善於問乘事演道莫善

於對非明君孰能廣問非達臣孰能專對乎其

因宜取類無不經乎洋洋乎是董公孫之對

文中子曰有美不揚天下何觀君子之於君贊

其美而匡其失也所以進善不暇天下有不安

哉

文中子曰議其盡天下之心乎昔黃帝有合宮

之聽堯有衢室之問舜有總章之訪皆議之謂

也大哉乎并天下之謀兼天下之智而理得矣

我何為哉恭已南面而已舞舞聖人所以大能

受明能辨

子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言道之難進也故君

子思過而預防之所以有誠也切而不指勤而

不怨曲而不諂直而有禮其惟誠乎

子曰改過不悛無咎者善補過也古之明王詎

能無過從諫而已矣故忠臣之事君也盡忠補
過君失於上則臣補於下臣諫於下則君從於
上此王道所以不跌也取素於否易昏以明非
諫孰能臻乎

文中子曰晉而下何其紛紛多主也吾視惠懷
傷之捨三國將安取志乎三國何其孜孜多虞
乎吾視桓靈傷之捨兩漢將安取制乎

子謂太和之政近雅矣一明中國之有法惜也
不得行穆公之道釋曰太和後魏文帝年號

程元曰三教何如子曰政惡多門久矣曰廢之

何如曰非爾所及也真君建德之事適足推波
助瀾縱風止燎爾釋曰天之生物也一本教豈有三真君後魏太武年號建

子讀洪範謹義曰三教於是乎可一矣程元魏
徵進曰何謂也子曰使民不倦

賈瓊習書至邳惲之事問於子曰敢問事命志
制之別子曰制命吾著其道焉志事吾著其節

焉賈瓊以告叔恬叔恬曰書其無遺乎書曰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其道之謂乎詩曰采芣采菲
無以下體其節之謂乎子聞之曰疑其知書矣

子曰事之於命也猶志之有制乎非仁義發中
不能濟也

子曰達制命之道其知王公之所為乎其得變
化之心乎達志事之道其知君臣之所難乎其
得仁義之幾乎

子曰愛名尚利小人哉未見仁者而好名利者
也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曰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薛收曰古人作元命其能至乎子曰至矣

子謂李靖知勝仁程元仁勝智

子謂董常幾於道可使變理

子謂諸葛王猛功近而德遠矣

子在蒲聞遼東之敗謂薛收曰城復於隍矣賦
兔爰之卒章歸而善六經之本曰以俟能者

子曰好動者多難小不忍致大災

董常死子哭之終日不絕門人曰何悲之深也
曰吾悲夫天之不相道也之子歿吾亦將逝矣

明王雖興無以定禮樂矣
子讚易至序卦曰大哉時之相生也達者可與
幾矣至禘卦曰旁行而不流守者可與存義矣

外篇第五

子曰名實相生利用相成是非相明去就相安也

賈瓊問太平可致乎子曰五帝之典三王之誥

兩漢之制粲然可見矣漢若其功乎

文中子曰王澤竭而諸侯仗義矣帝制衰而天

下言利矣

文中子曰強國戰兵霸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

戰德皇國戰無為天子而戰兵則王霸之道不

抗矣又焉取帝名乎故帝制沒而名實散矣

德與無為 夫焉用戰

子曰元經其正名乎皇始之帝徵天以授之也

晉宋之王近於正體於是乎未忘中國穆公之

志也齊梁陳之德斥之於四夷也以明中國之

代太和之力也釋曰太和號

子曰改元立號非古也其於彼心自作之乎

或問志意修驕富貴道義重輕王侯如何子曰

彼有以自守也

薛收曰殤之後帝制絕矣元經何以不興乎子

曰君子之於帝制并心一氣以待也傾耳以聽

拭目而視故假之以歲時桓靈之際帝制遂亡

矣文明之際魏制其未成乎太康之始書同文

車同軌君子曰帝制可作也而不克振故永熙

之後君子息心焉曰謂之何哉元經於是不得

已而作也釋曰太康前武帝年號

文中子曰春秋作而典誥絕矣元經興而帝制

亡矣釋曰唐末興帝制

子曰吾於禮樂正失而已如其制作以俟明哲

必也崇貴乎

文中子曰帝之不帝久矣王孝逸曰敢問元經

之帝何也子曰繫名索實此不可去其為帝實

失而名存矣

繁師玄曰敢問稽古之利子曰執古以御今之

有乎

或曰君子仁而已矣何用禮為子曰不可行也

或曰禮豈為我輩設哉子不答既而謂薛收曰

斯人也旁行而不流矣安知教意哉有若聖先

王之道斯為美也

文中子曰七制之主道斯盛矣薛收曰何為其

然子曰嗚呼惟明王能受訓故曰無制而有制

何謂也子曰其先帝之制未亡乎大臣之命尚

正乎無制而有訓天下其無大過矣否則蒼生

不無大憂焉薛收曰讚其非古乎子曰唐虞之

際斯為盛大禹臯陶所以順天休命也

文中子曰議天子所以燕米而博聽也唯至公

之主為能擇焉

文中子曰誠其至矣乎古之明王敬慎所未見

悚懼所未聞刻於盤孟勒於几杖居有常念動

無過事其誠之功乎

薛收曰諫其見忠臣之心乎其志直其言危子

曰必也直而不迫危而不詆其知命者之所為

乎狡乎逆上吾不與也賈瓊曰言哉漢武未嘗

從諫也子曰孝武其生知之乎雖不從未嘗不

悅而容之故賢人攢于朝直言屬於耳斯有志

於道故能知悔而康帝業可不謂有志之主乎

子謂薛收賈瓊曰春秋元經其衰世之意乎義

直而微言曲而中

子出自蒲關關吏陸逢止之曰未可以避我生

民也子為之宿翌日而行陸逢送子曰行矣江

湖鱣鯨非溝瀆所容也

外篇第六

或問君子子曰知微知章知柔知剛曰君子不

器何如子曰此之謂不器

文中子曰周齊之際王公大臣不暇及禮矣獻

公曰天子失禮則諸侯修於國諸侯失禮則大

夫修於家禮樂之作獻公之志也

程元問六經之致子曰吾續書以存漢晉之實

續詩以辯六代之俗修元經以斷南北之疑讚

易道以申先師之旨正禮樂以旌後王之失如

斯而已矣程元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

子何處乎子曰吾於道屢伸而已其好而能樂

勤而不厭者乎聖與明吾安敢處

子曰有坐而得者有坐而不得者有行而至者

有不行而至者

子曰見而存者若不見而存者也

文中子曰記人之善而忘其過温大雅能之處

貧賤而不憚魏徵能之聞過而有喜色程元能

之亂世羞富貴竇威能之慎密不出董常能之

陳叔達謂子曰吾視天子之道何其早成也子

曰通於道有志焉又焉取乎早成耶叔達出遇
程元賞感於塗因言之程元曰夫子之成也吾
儕慕道久矣未嘗不充欲焉遊夫子之門者未
有問而不知求而不給者也許云實獲我心蓋
天啓之非積學能致也子聞之曰元汝知乎哉
天下未有不學而成者也

子曰自太伯虞仲已來天下鮮避地者也仲長
子光天隱者也無往而不適矣

子曰遁世無悶其幾世之謂乎非夫無可無不
可不能齊也

文中子曰小雅詩廢而春秋作矣小化皆衰而
天下非一帝元經所以續而作者其衰世之意
乎

子在絳出于野遇陳守曰夫子何之乎子曰將
之夏陳守令勸更意後董常聞之曰吾知夫子
行國矣未嘗不也

仲長子光字不耀董常字續常子曰稱德矣子
之叔弟績字無功子曰字朋友之職也神人無
功非爵所宜也常名之季弟名靜薛收字之曰
保名子聞之曰薛生善字矣靜能保名有稱有

誠薛生於是乎可與友也

楚公作難賈瓊去之子曰瓊可謂立不易方矣

溫彥博問知子曰無知問識子曰無識彥博曰

何謂其然子曰是究是圖置其然乎彥博退告

董常常曰深乎哉此文王所以順帝之則也

子曰太和之主有心哉賈瓊曰信美矣子曰未

光也

文中子曰元經作君子不榮祿矣

董常習書告於子曰吳蜀遂忘乎子慨然歎曰

通也敢忘太皇昭烈之懿識孔明公瑾之盛心

哉董常曰大哉中國五帝三王所自立也衣冠

禮義所自出也故聖賢景慕焉中國有一聖賢

明之中國有並聖賢除之耶子曰噫非中國不

敢以訓

董常曰元經之帝元魏何也子曰亂離斯熯吾

誰適歸天地有奉生民有庇即吾君也且居先

王之國受先王之道子先王之民矣謂之何哉

董常曰敢問皇始之授魏而帝晉何也子曰主

中國者將非中國也我聞有命未敢以告人則

猶傷之者也傷之者懷之也董常曰敢問卒帝

長安後魏大和入

子曰穆公來王肅至而元魏遠矣子曰非至公不及史也

叔恬曰敢問元經書陳亡而具五國何也子曰

江東中國之舊也衣冠禮樂之所就也永嘉之

後江東貴焉而卒不貴無人也齊梁陳於是乎

不與其為國也及其亡也君子猶懷之故書曰

晉宋齊梁陳亡具五以歸其國且言其國亡也

嗚呼棄先王之禮樂以至是乎叔恬曰晉宋亡

國久矣今具之何謂也子曰衣冠文物之舊君

子不欲其先亡宋嘗有樹晉之功有復中國之

志亦不欲其先亡也故具齊梁陳以歸其國也

其未亡則君子奪其國焉曰中國之禮樂安在

其已亡則君子與其國焉曰猶我中國之遺人

也叔恬曰敢問其志文中子泫然而興曰銅川

府君之志也通不敢廢書五國並時而亡蓋傷

先王之道盡墜故君子大其言極其悲於是乎

掃地而求更新也期逝不至而多為無汝知之

乎此元經所以書也

中說考卷之五

中說考卷之六

外篇第七

文中子曰漢魏禮樂其末不足稱也然書不可廢尚存近古對議存焉制誌詔冊則幾乎與誥矣

裴晞問穆公之事子曰舅氏不聞鳳皇乎覽德輝而下何必懷彼也叔恬曰穆公之事蓋明齊魏

裴晞曰人壽幾何吾視仲尼何其勞也子曰有之矣其勞也敢違天乎焉知後之見乎不如今之視昔也

溫大雅問如之何可使為政子曰仁以行之寬以居之深識禮樂之情敢問其次子曰言必忠行必恕鼓之以利害不動又問其次子曰謹而固廉而慮嚴嚴焉自保不足以發也子曰降此則穿齋之人爾何足及政抑可使備員矣

子曰宗祖廢而氏姓離矣朋友廢而名守亂矣賈瓊問正家之道子曰言有物而行有常

王孝逸謂子曰盍說乎子曰嗚呼言之不見信矣矣吾將正大人以取吉尚口則窮也且致命

遂志其唯君子乎

子曰可與共樂未可與共憂可與共憂未可與共樂吾未見可與共憂樂者也三帝三王可與憂矣子曰非君子不可與語樂

子讚易至于革歎曰可矣其孰能為此哉至初九曰吾當之矣又安行乎

薛收問一卦六爻之義子曰卦也者著天下之時也爻也者倣天下之動也趨時有六動焉吉凶悔吝所以不同也收曰敢問六爻之義子曰

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誰能過乎

程元薛收見子子曰二生之學文矣志也對曰尼父之經夫子之續不敢殆也子曰允矣君子

展也大成居而安動而變可以佐王矣

董常之喪子赴洛道於汚池主人不投館子有饑色坐荆棘間讚易不輟也謂門人曰父矣吾

將輟也而竟未獲不知今也而通大困困而不憂窮而不憚通能之斯學之力也主人聞之召

舍兵餐焉

文中子曰賈誼夫孝文崩則漢祚可見矣

文中子曰天下有道聖人藏焉天下無道聖人

彰焉董常曰願聞其說子曰反一無跡庸非藏乎因貳以濟能無彰乎如有用我者當處於泰山矣董常曰將冲而用之乎易不云乎易簡而天地之理得矣

子曰孰謂齊文宣嘗而善楊遵彥也謂孝文明吾不信也謂爾朱榮忠吾不信也謂陳思王善

讓也能汗其迹謂遠刑名矣人謂不密吾不信也
三仁意論無非矣

董常問古者明而不視聰而不聞有是夫子曰又有圓而不同方而不礙直而不抵曲而不佞

者矣常曰濁而不穢清而不皎剛而和柔而毅可乎子曰出而不聲隱而不沒用之則成捨之則全吾與爾有矣

子曰書以辨事詩以正性禮以制行樂以和德春秋元經以舉往易以知來先王之德盡矣

文中子曰元經有常也所正以道於是乎見義元經有變也所行有適於是乎見權權義舉而皇極立矣董常曰夫子六經皇極之能事畢矣文中子曰春秋一國之書也其以天下有國而

王室不尊乎故約諸侯以尊王政以明天命之未改此春秋之事也元經天下之書也其以無定國而帝位不明乎徵天命以正帝位以明神器之有歸此元經之事也董常曰孰小義妨大權春秋元經之所罪歟子曰斯謂皇之不極

外篇第八

子曰周禮其敵於天命乎春秋抗王而尊魯其以周之所存乎元經抗帝而尊中國其以天命之所歸乎

魏徵問君子之辯子曰君子奚辯而有時乎為

辯不得已也其猶兵乎董常聞之曰君子有不言之辯不殺之兵亦時乎子曰誠哉不知時無以為君子

子曰聞難思解見利思避好成人之美可以立矣

子謂董常曰我未見勤者矣蓋有焉我未之見也

子曰年不豐兵不息吾已矣夫

江都有變子有疾謂薛收曰道廢久矣如有王者出三十年而後禮樂可稱也斯已矣收曰何

謂也子曰十年平之十年富之十年和之斯成矣

子謁見隋祖一接而陳十二策編成四卷薛收曰辯矣乎董常曰非辯也理當然爾房玄齡請習十二策子曰時異事變不足習也

虞世基遣使謂子曰蓋仕乎子曰通有疾不能仕也飲使者歌小明以送之世基聞之曰吾特遊繒纆之下也若天子可謂冥冥矣

子曰元經之專斷蓋蘊於天命吾安敢至哉董常聞之曰元經之與天命夫子而不至其孰能至也

子謂賈瓊曰君子哉仇璋也比重常則不足方薛收則有餘

文中子曰吾聞禮於關生見負樵者幾焉正樂於霍生見持竿者幾焉吾將退而求諸野矣

賈瓊曰知善而不行見義而不勸雖有拱壁之迎吾不入其門矣子聞之曰強哉矯也

仇璋謂薛收曰子聞三有七無乎收曰何謂也璋曰無諾責無財怨無專利無苟諂無伐善無

棄人無畜憾薛收曰請問三有璋曰有慈有儉

有不為天下先收曰子及是乎曰此君子之職也璋何預焉子聞之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薛收問聖人與天地如何子曰天生之地長之聖人成之故天地立而易行乎其中矣

芮城府君讀說苑于見之曰美哉兄之志也于以進物不亦可乎

叔恬曰凝於先王之道行思坐誦常若不及臨事往來常若無誨道果艱哉子曰吾亦然也

叔恬曰天下惡直醜正熒也獨安之乎子悄然作色曰神之聽之介爾景福君子之於道也死

而後已天不為人怨谷而輟其寒暑君子不為人之醜惡而輟其正直然汝不聞洪範之言乎

平康正直夫如是故全今汝屑屑焉三德無據而心未樹也無挺無許無固無抵斯之謂側僻

民用僭忒無乃汝乎叔恬再拜而出仇璋進曰君子思以下人直在其中歟子笑而不答薛收

曰君子樂然後笑夫子何為不與其進也子曰唯狂克念斯非樂乎子謂仇璋薛收曰非知之

艱行之惟艱文中子曰度德而師易子而教今亡矣

子曰不以伊尹周公之道康其國非大臣也不以霍光蕭何亮之心事其君者皆具臣也

繁師玄問董常賢問賈瓊以齒瓊始冠矣師

玄曰吁其幼達也瓊曰夫子十五為人師焉陳

留王孝逸先達之傲者也然白首北面豈以年

乎瓊聞之德不在年道不在位

或問續經薛枚排義告子曰使賢者非耶吾

將飾誠以請對者非耶吾獨柰之何因賦黍

離之卒章入謂門人曰五交三釁劉峻亦知言

哉

外篇第九

文中子曰制命不及黃初志事不及太熙褒貶

不及仁壽叔恬曰何謂也子法然曰仁壽大業

之際其意容言耶釋曰黃初魏文帝曹五午

魏文帝魏

竇威曰大哉易之盡性也門人孰至焉子曰董

常近之或問威與常也何如子曰不知

子曰大雅或幾於道蓋隱者也然而成之不言

而信

或問陶元亮子曰放久也歸去來有避地之心

焉五柳先生傳則幾於閉關矣

子曰和太怨者必有餘怨念大樂者必有餘樂

天之道也

子曰射以觀德今亡矣古人貴仁義賤勇力

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服人之言不

服人之身服人之身力加之也君子以義小人

以力難矣夫

子曰太熙之後天下所存者號爾烏乎索化列

之以政則蕃君北之矣元經何以不興乎

或問關朗子曰魏之賢人也孝文沒而宣武立

穆公死關朗退魏之不振有由哉

子曰中國失道四夷知之魏徵曰請問其說子

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斯中國失道也非其說

乎徵退請薛枚曰時可知矣

子曰雖通言必有可察求本則遠

魏徵問議事以制何如子曰苟正其本刑將措

焉如失其道議之何益故至治之代法懸而不

犯其大犯而不察議事以制噫中代之道也

如有用我必也無詘乎

文中子曰平陳之後龍德亢矣而卒不悔悲夫

子曰吾於續書元經也其知天命而著乎傷禮樂則述章志正曆數則斷南北感帝制而首太

熙身中國而正皇始
子曰天子之子合冠而議封知治而受職古之道也

文中子曰不知道無以為人臣况君乎
文中子曰四民不分五等不建六官不職九服

不序皇墳帝典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

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
子謂薛牧曰元魏已降天下無主矣開皇九載

人始一先人有言曰敬其事者大其始慎其位者正其名此吾所以建議於仁壽也陛下真帝

也無踵偽亂必紹周漢以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除四代之法以乘天命十載一時不可失也

高祖偉之而不能用所以然者吾庶幾乎周公之事矣故十二策何先必先正始者也

今亡去土襲火色尚黃數用五紹周漢之治者果存是乎使隋文行之何救於亡道且因時况於未飾仲淹其亦

中說考卷之六

中說考卷之七

雜篇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

吾得皇極讜義焉吾欲續詩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

子曰然
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子曰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畏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稽德則遠

韋鼎請見子三見而三不語恭恭若不足鼎出謂門人曰夫子得志於朝廷有不言之化不殺之嚴矣

子曰七制之主其人可以即戎矣
內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牧曰河圖洛書

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
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上也密其接下也温其臨事也斷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乎徵曰

中說考卷之七

也

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

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

釋迦之罪也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司馬公曰秦焚詩書之文詩書之禮法故王初阮

秦安得滅乎老莊貴虛無而禮法故王初阮

州覆之徒釋其風而敝之因果棄平日之仁義故

梁武帝來其流而信之嚴齊戒刑而誰哉

或問佛子曰聖人也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

也中國則泥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

胡吉之道也釋曰司馬公曰苟為聖人矣則

而華鳥有可行於中國共

或問荀或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死何如子

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有二仁焉釋曰劉

親養居攝而權荀或按三國志注曰操何而

會發之空器也或遂飲鴆而卒又曰世以操何而

為大儒荀或為仁不有君子之論民莫幾何而

子曰姚義之辯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

之仁程元王孝逸之文加之以篤固申之以禮

樂可以成人矣

曰鄉人也是其家傳七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而

位不逢越公曰天下豈有七世不逢乎薛公曰

君子道消十世不逢有矣越公曰奚若其祖公

曰王氏有祖父焉有子孫焉雖然久於其道鍾

美於是也是人必能敘彝倫矣

子遊汾亭坐鼓琴有舟而釣者過曰美哉琴意

傷而和然而靜在山澤而有廊廟之志非太公

之都磻溪則仲尼之宅泗濱也子驟而鼓南風

釣者曰嘻非今日事也道益利生民功足濟天

下其有虞氏之心乎不如舜自鼓也聲存而操

變矣子遽捨琴謂門人曰情之變聲也如是乎

起將延之釣者搖竿鼓棹而逝門人追之子曰

無追也播鼗武入于河擊磬襄入于海固有之

也遂志其事作汾亭操焉

子之夏城薛收姚義後遇牧豕者問塗焉牧者

曰從誰與薛收曰從王先生也牧者曰有鳥有

鳥則飛于天有魚有魚則潛于淵知道者蓋默

默焉子聞之謂薛收曰獨善可矣不有言乎誰

明道乎

王孝逸曰惜哉夫子不仕結人徒生矣賈瓊曰

夫子豈徒生哉以萬古為兆人五常為四國三才九疇為公卿又安用仕董常曰夫子以續詩續書為朝廷禮論樂論為政化贊易為司命元經為賞罰此夫子所以生也叔恬聞之曰孝悌為社稷不言為三小廟無所不知為富貴無所不極為死生天下之夫子之道足矣

賈瓊曰中山吳鈞天下之孝者也其處家也父兄欣欣然其行車于也父兄焦然若無所據子曰吾黨之孝者異計其處家也父母晏然其行事也父兄恬然若無所思

子曰知之者不如行之者行之者不如安之者董常曰子之十二策奚稟也子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此其稟也董常曰噫三極之道稟之而行不亦小煥乎子曰十二策若行于時則六經不續矣董常曰何謂也子曰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中以建人極吾暇矣哉其有不言之教行而與萬物息矣

文中子曰問則對不問則述竊此我於仲舒子之韓城自龍門關先濟賈瓊程元後關吏仇璋止之曰先濟者為誰吾視其顙頰如也重而

不亢目燦如也澈而不瞬口敦如也闕而不張鳳頸龜背鬚垂至腰參如也與之行備然而色卑與之言泛然而後應浪驚拖旋而不懼是必有異人者也吾聞天下無道聖人藏焉韜躬守默斯人殆似也程元曰子知人矣是王通者也賈瓊曰吾二人師之而不能去也仇璋曰夫杖一德乘五常扶三才控六藝吾安得後而不往哉遂捨職從於韓城

賈瓊曰富而教之何謂也子曰仁生於歎義生於豐故富而教之斯易也古者聖王在上田里相距雞犬相聞人至老死不相來往蓋自足也是以至治之代五典備五禮措五服不草人知飲食不知蓋藏人知群居不知愛敬上如標枝下如野鹿行哉蓋上無為下自足故也程元曰全上古之俗後王以禮樂文之而後彬彬焉治矣民之不能復野猶人老而不復壯也生後世而崇古簡禮以故盡毀聖王所立之防故於去遠而情欲恣鳥乎不亂

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王珪從子求續經子曰叔父通何德以之哉珪曰勿辭也當仁不讓於師况無師乎吾聞關朗之策矣積亂之後當生大賢世習禮樂莫若吾

歎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凡此四者或美焉或勉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誠焉是謂五志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子謂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

子曰變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變政作而帝制衰矣

子曰言取而行違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微惡之

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與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與遊仲尼之門未有不迨中

者也

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下吾於詩書也下而不敢議或問其故

子曰有可有不可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

子謂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謂昭德之舞閑而恭其和神定氣緩天下乎太

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恭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

善也且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

其先漢徵君霸潔身不為漢代祖殿雲中太

守家于邴以春秋周易訓鄉里為子孫資十四

代祖述克播前列著春秋義統公府辟不就九

代祖寓遭愆懷之難遂東遷焉寓生罕罕生秀

皆以文學顯秀生二子長曰玄謨次曰玄則玄

謨以將畧升玄則以儒術進玄則字彥法即文

中子六代祖也仕宋歷太僕國子博士究道德

考經籍謂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

先師之職也不可墜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

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先生生江

州府君煥煥生虬虬始北事魏太和為并州

刺史家河汾曰晉陽穆公穆公生同州刺史彥

曰同州府君彥生濟州刺史一曰安康獻公安

康獻公生銅川府君諱隆字伯高文中子之父

也傳先生之業教授門人千餘隋開皇初以國

子博士待詔雲龍門承詔著興衰要論七篇每

奏帝稱善然未甚達也府君出為昌樂令遷倚

氏銀川所治著稱秩滿退歸遂不仕開皇四年

文中子始生銅川府君筮之遇坤之師獻兆于

安康獻公獻公曰地二化為天一上德而居下

位雖有君德非其時乎是子必能通天下之志
 遂名之曰通開皇九年江東平銅川府君歎曰
 王道無敘天下何為而一乎文中子侍側十歲
 矣有憂色曰通聞古之為邦有長久之策故夏
 殷以下數百年四海常一統也後之為邦行苟
 且之政故魏晉以下數百年九州無定主也上
 失其道民散久矣一彼一此何常之有夫子之
 歎蓋憂皇綱不振生人勞於聚斂而天下將亂
 乎銅川府君異之曰其然乎遂告以元經之事
 文中子再拜受之十八年銅川府君宴居歌伐
 木而召文中子子翼然再拜敢問夫子之志何
 謂也銅川府君曰爾來自天子至庶人未有不
 資友以成者也三之義師居一焉道喪已來
 斯廢矣矣然何常之有小子勉旃翔而後集文
 中子於是學於四方不解衣者六歲其精志如
 此仁壽三年文中子冠矣慨然有濟蒼生之心
 兩遊長安見隋文帝帝坐太極殿召見因奏太
 平策十有二策尊王道推霸畧稽古驗古恢恢
 乎運天下於指掌矣帝下其議於公卿公卿不
 悅時將有蕭牆之變文中子知謀之不用也作

東征之歌而歸曰我思國家兮遠遊京畿忽逢
 帝王兮降禮布衣遂懷古人之心乎特興太平
 之基時異事變兮志乖願違吁嗟道之不行兮
 垂翅東歸皇之不斷兮勞身西飛帝聞而再徵
 之不至四年帝崩大業元年一徵不至辭以疾
 謂所親曰我周人也家於邠永嘉之亂蓋遷焉
 高祖穆公始事魏魏周之際有大功於生人天
 子錫之也始家於河汾故有墳壠於茲四代矣
 茲土也其人憂深思遠乃有陶唐氏之遺風先
 君之所懷也有敝廬在茅簷土塔撮如也道之
 不行欲安之乎退志其道而已乃續詩書正禮
 樂修元經讚易道九年而經大就門人自遠而
 至河南董常大山姚義京兆杜淹趙郡李靖南
 陽程元扶風竇威河東薛收中山賈瓊清河房
 玄齡鉅鹿魏徵太原溫大雅潁川陳叔達等咸
 稱師北而受王佐之道焉如往來受業者不可
 勝數蓋千餘人隋季文中子之教興於河汾雍
 雍如也大業十年尚書召署蜀郡司戶不就十
 一年以著作郎國子博士徵並不至十三年終
 門弟子數百人會議曰吾師生當天下亂莫予

宗之故續詩書正禮樂修元經讚易道聖人之
大旨天下之能事畢矣仲尼既沒文不在茲乎
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請謚曰文中子絲麻
設位哀以送之禮畢悉以文中子之書還於王
氏禮論二十五篇列為十卷樂論二十篇列為
十卷續書一百五十篇列為二十五卷續詩三
百六十篇列為十卷元經五十篇列為五卷
讚易七十篇列為十卷並未及行禮時喪亂先
夫人藏其書于篋笥大唐武德四年天下大定
先夫人以書授于其弟疑文中子二子長曰福
郊少曰福時

蒲州生員裴中校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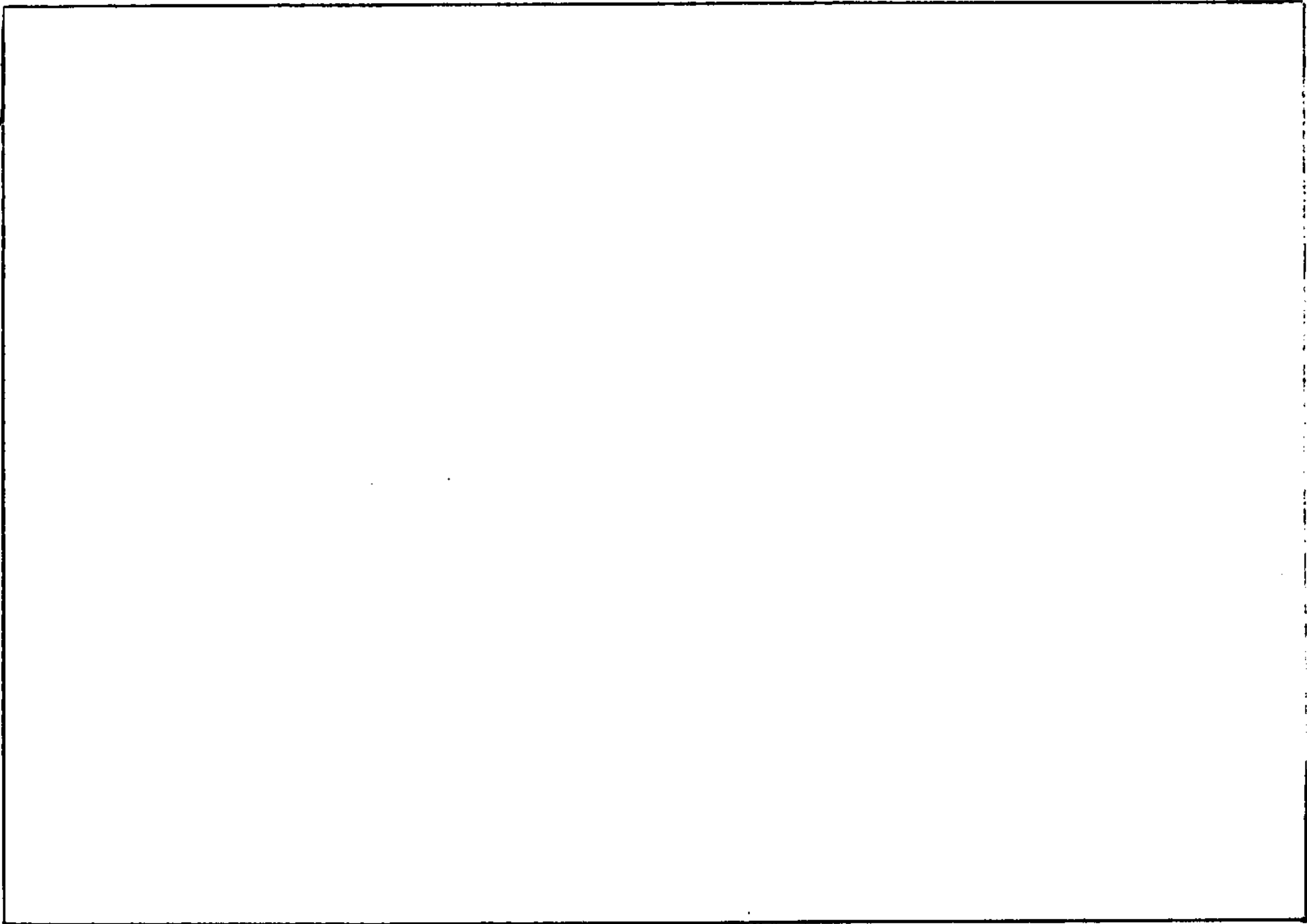
中說考卷之七終

太極圖說論

一
〔清〕王嗣槐撰

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
三十五年刻本影印原書版框
高二〇〇毫米寬二八〇毫米

原缺



殖淺薄識力未充且孳孳於科目之文每取其立說之旨以五經四子書通之而不能通若疑若殆而缺焉不能一一取而辨之也年四十兩親沒而干祿之念弛矣以平昔涉覽漢魏以來諸儒集錄及二氏書更博取其未涉覽者手自批點會通其意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二

旨而評隲之大約諸儒言五倫四德與二氏無交涉一本聖經賢傳而發揮其義蘊者固多至言性與天道則與聖經賢傳多參差弗合牽于曲學小儒雜亂支離之說卒歸二氏虛無之宗旨說之宋元明諸儒尤甚推其故惟于天人大道有無之理一

若聖人止言有二氏能言無于有無二字之義若疑若信而無以明之并有無二字之名亦若疑若信而無以別之以至于斯也昔羲皇以開天之聖人本圖畫卦從無名無象之始通天人性命于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一不有以名之而象之乃自無而知有亦由有而知無非分有無爲二而言之乃合有無爲一而言之此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以及從事聖門之徒君臣師弟論道傳心從無以天人性命爲有爲無舉其名而質之疑其義而析之而相喻于無言者也今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三

極而立此法象于其中氣與道而已氣可見而道不可見不得以氣之可見言有道之不可見言無推之陰陽幽明死生鬼神其理其氣莫不皆然自老氏有生于無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先釋氏真存於空之說舍有言無于其後乃不知有無而言有無徒以可見者爲有不可見者爲無而已矣故其道不言可見之陽而言不可見之陰不言可見之明而言不可見之幽不言可見之生而爲人而言不可見之死而爲鬼爲神此分有而言無之宗旨也然使其分是無而言之猶是分聖人之無而言之是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四

能知聖人不可見之無卽能知聖人可見之有不言無而亦言有矣不以有言無而以無言有矣自必如吾聖人于大道之爲有爲無相喻于無言矣蓋天地之間陰陽一氣也幽明一理也死生一致也人鬼一道也以不可分有無而言者分有無而言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五

之非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能知也故聖人以陰陽言氣彼出陰陽之氣而自言氣聖人以幽明言理彼空幽明之理而不言理聖人言生而爲人彼生而必不爲聖人之人而自言其人聖人言死而爲鬼神彼死而必不爲聖人之鬼神而自言其鬼神

以故聖人言有之天而彼言無之天爲虛無寂滅之天乃天上之天聖人言有之道彼言無之道爲虛無寂滅之道乃道外之道彼豈真知有是天是道而言之哉亦不過從一己之生死起見以人生百年其有者暫耳及一瞑而萬世不視其無也又何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六

其久也惟氣之有消而有息斯人之有生而有死由一己之微推天地之大亦以有氣而有成有毀老氏守氣以爲道言長生不死而爲神仙釋氏離氣以爲道言長死不生而爲佛祖自不得不于吾有氣之天之上別立一天以三清堯率之名于三十

有三之上而言之于吾言有之道之外別
立一道以虛無寂滅之名于不可思維不
可言說之外言之亦其勢之所必然也噫
嘻彼豈真知有是天有是道而言之哉今
夫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以是理是氣
而有此法象于其中是氣也乃太虛上下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七

四方無窮無極之氣之大本大原也是道
也乃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之大
本大原也此其有消而有息如無消而無
息而終古有是天有生而有死如無生而
無死而終古有是人此其不以有消有息
言不已而以無消無息言不已終古有是

主乎消息於穆不已之命之天不以有生
有死言不息而以無生無死言不息終古
有是主乎生死至誠無息之道之人此羲
皇開天繼以文周孔子四聖人大易一書
言天人理氣性命為五經四子書所從出
之大本大原也吾儒讀大易之書明大易
之理言理言氣而不本大易形上形下言
之自必以動生陽靜生陰道生天地之說
言之矣言性言命而不本大易三才一極
言之自必以心無思事無為以靜為主之
說言之矣言死生鬼神而不以大易陰生
陽陽生陰生生謂易言之自必以天有終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八

始我無死生之說言之矣此吾夫子易有
太極一言又大易一書之大本大原而通
天人理氣性命於陰陽幽明死生鬼神無
不統而言之者也而可使華山道士受學
比國老僧之徒相與割裂其文裝頭註脚
以其言虛無言清淨言死生之旨創爲圖
說私相授受託于濂溪之書而傳之至于
今而莫爲一辨之者哉吾儒于聖人大易
之大本大原苟未明其以天人之至無言
至有至虛言至實既以二氏道無可名性
無可說言之自必以聖人言天人至有而
反以至無言之至實而反以至虛言之不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九

從老氏而言性中曷嘗有仁義來卽從釋
氏而言性中曷嘗有孝弟來嗚呼吾道之
墜地直如綫之不絕亦已久矣雖由二氏
不知有無而言有無者有以充塞之亦吾
儒不知聖人之言有從二氏而言無愈有
以充之而塞之余每讀其書未嘗不掩卷
嗷嗷痛哭失聲而不能已已也欲著爲論
說而明辨之有其志而弗遑徒以有此身
而欲有所用之也年五十不復應舉六十
以博學鴻儒徵授職銜罷歸將築室石甌
山之陽以畢斯願而子女婚嫁未了薄田
不足給家口從親交及門宦遊四方者資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十

其贈遺以贍吾用又十年而始歸歲已巳

上南巡幸浙先是巡撫金公命余為賦頌廣

颺

皇上大孝至仁將彙為冊以獻不果至是余

繕寫謁

上于靈鷲山前獻之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十一

上顧問御試始末及年幾何家居何事余以

臣年七十筋力衰不堪任使生平于聖學

窺見一斑以桑柘餘光有所論著報

皇上知遇之恩對

上回鑾出關河名至御舟前以閱過賦頌已

付史館採錄慰遺之由是歲迄甲戌春凡

五年而所著太極圖說論始成為文以告

聖廟明排斥二氏辨析諸儒之說一本吾

聖人所刪述垂訓而論定之無一字一義

敢憑臆見私說以自欺其已者欺天而欺

吾聖人昔先賢語墨者曰不直則道不見

非以吾言之必以直而見亦以言道而不

太極圖說論

自序

十二

直則道不見也其言之可為世則如此今

余本聖言明聖道以息詖說而反正經而

有所瞻顧依違于其間以不直為直之是

亦欺天而欺聖人以自欺其已也海內學

士大夫讀聖人書明聖人理而願學聖人

皆聖人之徒也必有知余髦及殘年耗亡

精力而爲此書質天地而告聖人豈有他
哉爲一言以表白之不獨余朽人一人之
幸也

岿

康熙三十五年歲次丙子春三月錢唐王

嗣槐敬序時年七十有七

太極圖說論

自序

三



桂山堂太極圖說論目錄

第一卷 自一至七
計七篇

發問論一

原易論一

有無論二

終始論二

原有論一

第二卷 自八至十
計五篇

生死論二

太極圖說論

目錄

鬼神論二

原道論一

第三卷 自十三至十
八計六篇

辨說論三

辨圖論一

授受論一

傳示論一

第四卷 自十九至二
十四計六篇

辨仁論三

辨性論三

第五卷 自二十五至二十九計五篇

辨性論六

第六卷 自三十至三十四計五篇

辨性論五

第七卷 自三十五至四十計六篇

辨性論六

第八卷 自四十一至四十五計五篇

辨性論五

太極圖說論

目錄

一一 桂山堂

第九卷 自四十六至五十一計六篇

辨性論五

第十卷 自五十一至五十五計四篇

理數論二

諸儒論一

明道論一

第十一卷 自五十六至六十一計六篇

明道論六

第十二卷 自六十二至六十六計五篇

理氣論五

第十三卷 自六十七至七十二計六篇

明教論六

第十四卷 自七十三至七十九計九篇

明教論九

後序上卷 計十六則

後序下卷 計七則

太極圖說論

目錄

三 桂山堂

參評姓氏

黃廷表 諱與堅

沈大珩 諱增

毛大可 諱奇齡

方渭仁 諱象瑛

陸義山 諱棻

邵戒三 諱遠平

周雅楫 諱清原

李會清 諱澄中

傅雨臣 諱威丁

嚴柱峯 諱會渠

盧西寧 諱琦

朱錫鬯 諱葵尊

太極圖說論

參評姓氏

桂山堂

毛會侯 諱際可

閻百詩 諱若矇

陸梯霞 諱階

張毅文 諱鴻烈

汪東川 諱霽

徐蘭皐 諱孺芳

陸蓋思 諱進

顧在衡 諱之瘠

許德遠 諱風

張紫臣 諱星曜

解逸韓 諱天孫

朱雪樵 諱曉

吳慶百 諱農祥

姚立方 諱際恆

向姜漁 諱魯

徐寶名 諱林鴻

張翼上 諱起巽

沈漢儀 諱家恆

張元夫 諱銓

虞炯文 諱光夙

吳琰符 諱儀一

馬雄陶 諱浩持

陸柱彈 諱冠

馮文子 諱念祖

諸際南 諱殿鯤

沈玉亭 諱鈇

閻子文 諱元昊

吳志上 諱允嘉

太極圖說論

參訂姓氏

桂山堂

弟豹采 諱蔚章

倩修 諱修玉

丹麓 諱暉

艸堂 諱復禮

婿張奕杲 字升 扶

孫珍 字敬 思

男武功 字維 榮

姪孫一治 字右 同校字 民

凡例

一余著是書為論辨太極圖說而作即本大易而論辨之以大易一書乃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也五經四子書莫不本天而言人然詩書所載古帝王作君作師舉上帝降衷維天陰騭立教以垂訓于天下而已論語一書夫子教及門無一語及性與天道無一語非性與天道故有罕言不可問之說大學言心不言性而言心即言性言人道不言天道而言人道即言天道聖人修身治世之書也

太極圖說論

凡例

桂白堂

孟子七篇言性言道大約辨性辨道居多如告子任人孟敬子之徒論性論禮論義皆至粗至鄙之見孟子不以極淺近人所易知者指點之而徒以天人性命之原本與言如爰居之駭鐘鼓有眩瞽不能解者矣惟中庸本天而言人然止首章天命率性二語引其端後以無息不已一章合其義末以聖王無聲色而化民與天之無聲臭而化物結之乃由人而及天亦未嘗專以天道言之也惟大易一陰一陽之道言乾坤之氣健順之理以天之

四德合人而言之而陰陽幽明死生鬼神萬事萬物之理無不統而有之自古聖人言性與天道之大本大原莫備于此吾儒明聖學以正異端未有不本此而能正之者也况圖說割裂大易之文申說道家之旨余一本以正之譬猶舉光武之義旗誅新莽之偽竊有不反正統而復還舊物者哉一余為朱陸辨難兩不相下而論定之當首以論圖論說論授受傳示明之而必以言天言有無言終始言死生鬼神先之者蓋二氏以無為旨必從言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二

桂白堂

天始言天必言終始言終始必言死生鬼神而後可以其無之說入之而言之余本聖人言有不得以其無之入於隱而不可見言之者一一以顯而可見者明其有而言之立千古聖人不易之定案而後圖說之為說無而作非為釋無而作有不然如示掌者耶一有以從來明理論道之文亦罕有千百言數千百言為一篇宋元明諸儒語錄多以方言諺語明白易曉為問者不知古今時有不同不可執一論也

明道之文與辨道之文亦不可執一論也昔之時吾儒與二氏之道判如黑白人人能知之一若人人能辨之者然以其人止知聖人之道不知二氏之道之人也至于今引二氏而入吾儒之道言之如莠之亂其苗引吾儒而入二氏之道言之如朱之奪于紫人人自爲能辨之無一人能辨之以其言吾儒之是道一若不知其是道言二氏之非道一若不知二氏之非道者然不以二氏之旨引聖人之言而緣飾之卽以聖人之旨引二氏之言而

太極圖說論

凡例

王

桂山堂

附會之矣於此時而有所以明之有所以辨之自必明聖人之道又必明二氏之道以明聖人者明二氏而後知二氏之非以明二氏者明聖人而後知聖人之是二氏之非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非明聖人之是明而後引聖人入二氏之非明此不徒明之而必辨以明之不徒辨之而必明以辨之其言辭論說之爲多爲少豈可同日而語哉余嘗取而譬之今有一握之絲與一握之麻于此其縷同其色同本二物也置絲於左而置麻于右亦

何難辨之有一旦混而一之以至雜亂糾纏而不

可解有起而解之者曰吾以利刃斷爲二仍其處

而置之有不知絲本左而麻本右者哉及取其左

之絲而視之而麻之雜絲猶故取其右之麻而視

之而絲之雜麻猶故也苟不欲取而分之析之則

已必欲取而分之析之非殫兩手十指窮日夜之

力而分之析之必使無一縷之麻入于絲而後可

以爲絲無一縷之絲入于麻而後可以爲麻不可

得也此可知用其言猶用其力于雜亂糾纏之中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四

桂山堂

而一一有以解之其力之遲速與其言之多寡豈得已哉若諸儒講學多從口說方言諺語亦答問俄頃之間不得不非著書立說可比也雖然吾儒明理論道之文雖下筆千言如驚濤駭浪而來使人披而讀之不一如方言諺語明白易曉卽才如昌黎辨若眉山徒文字而已曾不如方言諺語之爲愈也

一是書有一字之義理多從一字發之有兩字之義理多從兩字發之有一人之義理多從一人發之

有兩人之義理多從兩人發之可以兼而言之者兼而言之不可兼而言之者不兼而言之也故其文多分析少合發多比偶少單行必使一字之義理一人之義理原委次第朗如列眉而後晦者能明疑者能決是非剖而真偽見亦不得已而為之也余嘗語友人孟子去孔子百有餘歲其論說繁簡便自不同假如孔子對時君言利則亦有仁義二語已足矣孟子必以利之不利如此仁義之利如彼申說之沼上言樂則賢者樂此二語已足矣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五

桂山堂

孟子必引賢者之樂如此不賢之不樂如彼申說之其他論說無不皆然以孔子在文武未墜之時人之惑亂者少孟子當邪說朋興之世人之惑亂者多不徒明之而又有以辨之此不可以教人引而不發及為古文辭言約旨長含蘊不盡比類而道之也

一吾儒多以釋氏不言理為說與老氏無仁無義俱非之而不知二氏非不言理也如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皆言理而非吾聖人之理也人惑于二氏言

無之說未有不以其無之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言之自必惑于其言無又言有未有不以其有之不可思議不可窮極者言之矣凡二氏之言仁言性言氣言數無一非極其言無而言有者言之也以可為之仁不至于必不可為而不止以本一之性不至于必不一而不止以理自理氣自氣之不可離不可雜者不至于離之雜之而不止以人道之詳于言理不必詳于言數者不至以鬼道之詳于言數尤必詳于言理不止由其知一毫之有推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六

桂山堂

而極之莫窮莫盡之有終于不能有其有一如有其無而已矣猶以知一毫之無推而極之莫窮莫盡之無終于不能有其無一如無其無而已矣故其言天而言其始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無天之先而言其始言其終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於有天之後而言其終其言人而言其生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生之人獨為一人而自言其生而不死言其死必推而極之莫窮莫盡有死之人獨為一人而自言其死而不生吾儒苟必本其無而

言無自必本其有而言有未有不歸于不可言不
必言自爲能知之而不能知之自爲能爲之而不
能爲之而後止者也

一言性之篇多至三十以言性爲是書之大本大原
也人性明推而上之天之有命推而下之物之有
則無一不明之矣人本乎天故性本于命天人一
氣故天人一理大易一書雖未嘗明以一語並提
而言之無一語非並提而言之也吾儒本是言性
雖異端百氏曲學千門又安能惑之哉今曲學之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七

桂山堂

徒以氣質說性而人惑之者自必本大聖賢人不
以氣質說性者辨之矣異端之教以一性分二性
而說性而人惑之者又必本大聖賢人之以一性
說性者辨之矣至吾儒言性則悉取異端曲學分
而言之者無不合而言之矣曲學言善言惡不知
以氣質認爲性而說之者吾儒直以善固是性惡
亦不可不謂性不徒認氣質爲性直認性爲氣質
而說之立一氣質之性爲人生可說之性異端以
一性說二性猶止以一性分二性而說之者吾儒

既以有善有惡爲一性以無善無惡爲一性竟以
一性分二性各自爲性而說之又立一天地之性
爲人生不容說之性吾一一本大聖賢人之說而
辨之其辨之之難易爲何如哉苟可少一語一篇
而不少之余豈不知多言數窮盡言招過之戒而
爲之哉天下善讀書人必有知之者矣

一二氏以無爲旨余辨而斥之非徒辨其言無不言
有而斥之也正以其本自言有無一不有而反以
無言辨而斥之也以其本有辨而斥之如射之有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八

桂山堂

鶴而中之若徒以其言無辨而斥之如無鶴而射
于空虛之中此其所以理窮而若不窮則遁而無
所不遁也老氏以練氣存神養其生而盡其年此
自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形槁木心
死灰不鑿其七竅而反混沌之天不過由其練氣
存神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混沌其氣者混沌其
天耳釋氏以生老病死暫其生而久其死此亦自
以其道之本有而言之也故其所爲截口體冥心
性必斷其六根而存于寂滅之天不過由其生老

病死推極其說而說之徒以寂滅其道者寂滅其天耳故人言生死彼未嘗不言生死人言鬼神彼未嘗不言鬼神其生而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為人其死而亦以其槁木死灰截口體冥心性者為鬼不過獨了一生生無益于天地之間而為人獨了一死死無益于天地而為鬼人以彼為自暴自棄之人彼自為不暴不棄之人人以彼為至頑至冥不明不見之鬼彼以為不頑不冥至明至見之鬼其道之為有而無一不有者如此而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九

桂山堂

彼又以無言亦不過為生死言之耳以生為有死為無以人之有為有以鬼之無為無言之耳然就其長生不死長死無生言之又未嘗不有有在也以一求長生不死長死無生之人而言道言德亦何有于道德而更言有道有德不言無道無德言心言性亦何有于心性而更言有心有性不言無心無性與吾聖人之言性與天道是何交涉而可引而言之者哉吾儒之斥之未嘗不以不有其有斥之徒以不有聖人之有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

其有而不有聖人之有者斥之未嘗不以必無其無斥之徒以無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而不以二氏自有其無而有不有聖人之無而有者斥之夫是以斥之而不能斥之夫是以斥之一如不斥之不以有物先天無可名言即以昆虛性海不容口說引聖人予欲無言子貢不可得聞入其說而說之惟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有自不知二氏之無一不言無此余辨而斥之之大旨也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十

桂山堂

一漢唐以來理學諸儒宋世為盛尤以周程張邵諸子為稱首其生平所學莫不以存誠主敬修身踐言為本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乃有國之良臣一世之師表也吾嘗讀其書尋繹其旨其發明義理一本聖人所恒言教其及門如合一轍至言性與天道此曲學之所不能知異端之所不足知而言之者也諸儒願學聖人豈有于聖人所恆言者能知其旨歸而言之于聖人所罕言者不能知其旨歸而言之耶乃何以多舍聖人相傳道止一道性止一性反

若未足盡天道之深微性命之精密而必雜引曲學支離之說卒歸二氏虛無之旨若自爲其說而說之友人有以諸儒必以無極而太極爲言道之至無善無不善爲言性之至雖日言性與天道一如不知性與天道豈得爲性與天道中人耶余曰諸儒日在性與天道中而不自知人亦莫能知之耳今卽其生平所學於或出或處間終其身體而行之者何所本而自成其爲人耶亦不過正其心以立其體致其知以充其用耳此心也卽性與天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士

惟山堂

道之理所存之心也此知也卽性與天道之覺所發之知也豈真二氏所爲二性之心八識之知一切掃而去之必歸于無心無性無知無覺而後已者耶今卽諸儒所本存誠主敬一語言之誠者天之道也卽人之道也敬者人之道也卽天之道也天之道卽人之道者天之誠于於穆不已知之人之誠于至誠無息知之此人所存之誠卽以天所存之誠而存之者也天之道卽人之道者人之敬于其慎獨之戒不睹恐不聞知之天之敬于其運

行之明不過時不惑知之此天所主之敬卽如人所主之敬而主之者也苟能存之而主之卽以所存所主處則孝弟忠信友敬士大夫出則忠勤惠愛致其君而澤其民是在性與天道中有之抑在性與天道外有之者耶乃諸儒日在性與天道中一而其言又日在性與天道外言之亦惟于聖人言性與道至切至實疑其未足而二氏言性與天道至虛至無信其有餘以至于斯也昔吾夫子自言生平所學惟下學而上達一語耳而一語之中惟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士

惟山堂

學之一字是實字而達之一字乃虛字是達亦不過達其所學耳且學之一字而又加以下之一字是學之一字猶虛字而下之一字乃實字是無日不學其下無日不達其上耳如是學如是達雖非人人所知豈真無一人知之乃夫子歎知我其天嗚呼一下學耳聖人教弟子爲之者終其身爲之而歎知我其天以此知上達是天下學是天而非天有不曉然而自喻者耶苟學聖人以下學止於下而學之又以上達是何達而達之此必惑于二

性言心入識言知一切掃之而于無心無性求之矣且吾儒止知二氏言無以其言無為無之至而不知彼本不知無而言無又未嘗不自疑其言無非言無之至也故言無猶未足必言無無言無極猶未足必言無無極苟知無而言無以一無言無亦無之至矣嗚呼聖人言有言極有一而無二二氏言無言極有一有二而且有三有不曉然而喻者哉昔夫子歎道之不行而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不止為愚不肖言之亦為資知言之此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上

桂山堂

吾于言性與天道為賢知之過必辨而析之之大旨也

一原有原道諸篇已如提綱而立其案矣又必取而明之者以諸儒從老氏之旨而為言者少從釋氏之旨而為言者多也故諸儒辨論理道多以禪宗互相是非而不相下譬如一人入幽谷而出以手之所攀為目之所見而說之一人不入幽谷知其以手之所攀為目之所見唯其說為不然有人焉持一炬入其中無不了然于目而一一說之兩人

未有不相顧無言而爽然自失者也余于明道諸篇無不探索二氏之幽微抉摘二氏之繆戾而言之為兩人互相是非以一炬解之而已其明理氣諸篇亦猶是也至明教諸篇前論及頗少以此終之實為從古大聖人作君作師主三才而立人道之大本也蓋性與天道以之教人猶在可以言可以不言之間夫從古大聖賢人孰不稱帝稱天以教天下而謂在可以言可以不言之間以性與天道非言之即為知之知之即為行之此孟子以知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古

桂山堂

性知天在盡其心而已其知者言之能知之不言亦能知之不知者不言固不知言之亦未必能知之此夫子有中人上下可語不可語之說也若夫教之為教無古無今無聖無庸上自君公有國與天下及守一郡令一邑長一鄉主一家之人一日不立則性之為性無一日不在天賦人之中道之為道無一日不在人率天之中一無所用之矣吾儒本大聖賢人之教以教及門乃一聖人以為言千百聖人以為允而立之之教也苟不本其教以

教之而又別以所爲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之教教之不足以信之而適以疑之其與二氏之教其徒日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者使其自少至老閉目枯坐奄奄如泉下人久而自爲得一混沌無竅之心而有之亦何用之有哉而况心之爲心必無是混沌無竅之心性之爲性必無是混沌無竅之性也論語一書聖人萬世立教之大規大矩也其恆言者何在其罕言者何在有不了然于胸中者耶此余之言教尤若重于言性言道者教立而性與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五

桂山堂

天道在其中矣

一友人讀余書一若生平耳目所經見之書又若生平耳目所未經見之書多以發聖人所未言稱之昔余直言作色而非之曰子讀五經四子書其言性與天道其至盡蔑加已如此而猶存乎見少耶唐虞言心商周言性孔子言性少子思孟子言性多然言心猶言性言性猶言心子思孟子之言多猶夫子之言少也如唐虞十六字中言性止一心字言道止一中字可知從古聖人一字之言其理

充塞乎天地上下之間一字之理其言通徹乎古今宇宙之內會有此聖人所言彼聖人又以未言而言之者是何言此聖人所發彼聖人又以未發而發之者是何理故從古聖人言性與天道未有不如合千百人如一人而言之者也今諸儒多以言未言發未發言之余取五經四子書通貫其說止有已言已發可取而言之發之絕無一字一義可取其未言未發而說之者也必求其說以實之所爲未發者其惟老氏之言道釋氏之言性乎未言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六

桂山堂

者其惟二氏之言性言道舍有言無之說乎有以此爲聖人不知而不言不發卽以爲不知而不言不發可也中庸以聖人亦有所不知也有以此爲聖人知之而未言未發者卽以爲知之而未言未發可也夫子自言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也蓋二氏之言性與天道與聖人之知不知一無所與者也彼言性言道莫不以無言之者爲一己之生死言之也吾儒于性與天道以無可名言不容口說不在于其有而在于其無言之亦與聖人絕無與焉者也

而乃以言聖人發聖人一歸諸聖人而說之是誣聖人也故其言性與天道不曰說人所不敢說則曰自古無人敢道及求其說于聖人而一無與焉又不得不以得孔孟不傳之統以別于孔孟已傳之正統言之矣予不見余七十九篇中無一不以言之二字爲言而成此書耶如言聖人所已言之理既以言之二字言之矣卽言聖人已言之理其中猶有可發之理卽于其已言發之亦以言之二字言之矣至言曲學卽以曲學之言之言異端

太極圖說論

凡例

七

桂山堂

卽以異端之言之以及言諸儒卽以諸儒之言言之以余之言無不各就曲學異端及諸儒之言一歸諸聖人所已言已發而言之發之無一言是余私立之言無一理是余臆見之理也故後之人論有宋諸儒莫不以集大成歸紫陽爲第一人余以爲定論者以紫陽集註經書無不體大聖賢人之意旨而註之釋之而肯以一字一義爲言所不言發所未發而言之者哉此真聖門篤信謹守子夏原思一流人也至其註解先儒如自古無人敢

說諸語無一非紫陽稱說之言余乃以其篤信先儒如篤信聖人而稱說之以其所稱說雖若信其言而稱說之實若疑其言而稱說之也如言說人所不說非說聖人所不說可知如言自古無人敢道其爲今人敢道可知如言某說起自某人其非某說起自某聖某賢可知此其言不一而足猶以許可言之也其不許可者亦有之矣如言彼要如此說如言彼見解有差之類是也至不得已又別以孔孟不傳之正統言之亦爲當時僉邪之徒以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六

桂山堂

僞學攻之爲此說以塞此輩不學無識之口當從觀過知仁之例論之者也予乃以余所指爲非者使余當之余不能不爲子深長其說以辨之豈得已哉
一是書各以所問分而辨之或三或五成篇又以後序合或三或五而序之猶散錢之必貫以繩也通或三或五之衆說爲一說其中多有要領之言諸篇所未及多于後序及之告廟文乃撮舉是書之大旨以明一本于聖人不敢不詳悉其義類而言

之如上君父之書有是事有是理雖萬言之多不敢一言略而忽之也凡例首明天人大道必本大易一書而其中篇數之多寡言辭之繁簡皆行乎所不得行間取諸儒二氏反復言之乃從作書之本旨及之雖若重複亦猶孟子與梁惠言盡心而及教養一段與齊宣言王政而及教養一段其言則同其旨各有在即諸論中亦間有之非若一篇行文前段既言而後段又及以其言重詞複必割而棄之者也自序之文亦以少時讀圖說而疑

太極圖說論

凡例

元

桂山堂

之中歲未能貫徹而論辨之五十以後以貧困流走四方年七十始得以視蔭餘生殫其精力而發憤爲之大書中庸建天地考三王質鬼神俟百世四語粘壁每一抽思悚然惕然夜半披衣追書所見退筆草稿堆積滿牀五載始成以畢斯願不自爲一言以表白之也

桂山堂主人王嗣槐仲昭氏自識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康熙三十有四年歲次乙亥秋八月庚寅朔越二十八日丁巳浙江杭州府錢唐縣內閣中書舍人王嗣槐謹齋戒沐浴焚香叩首敬昭告於大成至聖文宣師在天之神曰嗚呼天生吾

天生吾

聖人於春秋之世以作師之統任之而覺斯世斯民垂其教于千萬世之天下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一

桂山堂

聖人上承之道

天道也○即○五帝三王所上承而吾○聖人承之之一道也○吾

聖人嘗有言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我非生而知之者亦明乎天止一天道止一道一聖人作之千百聖人述之雖一聖人亦述天而作之不敢謂自我作之况千百聖人遞相述而述之而自謂能作者哉此述而不作之言人知吾聖人謙抑之言而不知吾

聖人明道止一。道之至言也。此明聖止一。道道止一。天乃千聖相傳之正脉。

專為異端曲學分道有二。道天有二。天背伏羲以告聖人者。告天下此作論之本旨也。背伏羲

氏之畫卦也。於天人大道無名無象之始而名之。象之天無言而以圖示之。聖有意而以卦傳之。

文王以是而演之。象首。周公以是而繫之。六爻

而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之類聚羣分。莫不於陰陽之二氣而有之。而天之命人之性幽明死生

鬼神萬事萬物之理。莫不於為體于陰陽之道而有之。至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二 桂山堂

聖人之學易也。本三聖人所包蘊之至理。發三聖人

所宣洩之微文。以六十有四卦爻名義。多寓於假

物比象。稱名小而取類大之辭。莫不有至極之理。

一若隱於其中而不見者。然特為一言表而出之。

曰。易有太極。夫易之有太極。自伏羲一畫之始而

已。有之矣。非吾

聖人言有而有之也。後之人讀聖人之書。明聖人之

道有不知

聖人以其有是極而言有極。猶天之有是命而言命

何嘗明其為從無言有。而始言命人之有是性。而

言性。何嘗明其為從無言有。而始言性。則聖人

之言太極。又何用從無言有。而必為加一極。而說

之。必為加一無。而釋之。夫不必說而說之。又加一

無極于其上。而以說無極者。說之。吾不知其所說

之。無極是何極。可漫然冠太極之首。而說之不說

而太極之有無。自一說之。而太極之有無。如二矣。

不必釋而釋之。雖加一無于有之下。猶不必釋之

况可加一無于有之上。而必為釋之。吾不知其所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釋之。無是何無。可漫然註有極之脚。而釋之不釋

而太極自可言無。釋之。而太極止。可言有矣。此吾

聖人之弟子。日從事于聖門。無義不咨。無理不析。從

未有以天人大道之有無質之。聖人之前者。其

明于自古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亦已久矣。假

使有人焉。從聖人而質之曰。道之為道也。無也

非有也。而必以有言何也。聖人必且正告之曰。子

何可以其無而無之哉。古之聖人。于至無之中

知天。天大道之有。而言有者。亦于至有之中。知天

人○大○道○之○非○無○言○有○而○已○矣○假○使○有○人○焉○從○聖○
人○而○質○之○曰○道○不○離○氣○而○有○也○有○而○不○有○者○
也○不○以○無○言○而○必○以○有○言○何○也○聖○人○必○且○正○告○
之○曰○子○何○可○以○其○有○而○不○有○之○哉○古○之○聖○人○于○天○
人○大○道○之○間○以○其○有○是○氣○而○載○是○道○以○行○也○知○其○
日○有○而○日○無○者○知○其○日○無○而○日○有○者○自○在○也○以○其○
有○是○道○而○主○是○氣○以○存○也○知○其○有○無○而○有○有○者○即○
知○其○有○有○而○無○無○者○自○在○也○今○子○必○以○無○言○非○以○
天○不○無○而○命○若○無○人○不○無○而○性○若○無○耶○子○不○見○天○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四

桂山堂

之○為○天○日○月○之○不○過○四○時○之○不○滅○而○於○穆○不○已○者○
非○命○也○耶○不○見○人○之○為○人○人○倫○必○有○其○序○天○德○必○
有○其○常○而○至○誠○無○息○者○非○性○也○耶○此○吾○所○為○于○至○
無○之○中○而○知○其○有○亦○于○至○有○之○中○知○其○非○無○而○有○
者○是○也○子○必○以○有○而○不○有○言○非○以○天○之○息○為○有○而○
消○為○不○有○人○之○生○為○有○而○死○為○不○有○耶○子○不○見○天○
之○歲○時○日○消○者○如○彼○日○息○者○如○此○而○終○古○有○是○天○
也○不○見○人○之○歲○時○日○死○者○如○彼○日○生○者○如○此○而○終○
古○有○是○人○也○使○徒○以○一○時○之○消○而○歎○逝○者○之○不○反○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是○終○古○此○一○時○不○消○不○息○而○後○可○也○使○徒○以○一○人○
之○死○而○言○亡○者○之○不○存○是○終○古○此○一○人○不○死○不○生○
而○後○可○也○此○吾○所○為○日○有○而○日○無○而○其○日○無○而○日○
有○者○自○在○有○無○而○有○有○而○其○有○有○而○無○無○自○在○者○
是○也○此以無極有極乃聖人言有二氏言無之根
本反復以明自古言道不言有無之至理為
作論伏一大案下文千枝萬葉夫是以吾

聖人之道大明于春秋之世百餘年而有 孟子繼
起而明之與 曾子之傳大學 子思之述中庸
諸弟子紀 聖人之論說又各以其造詣所至而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五

桂山堂

為言者並載于魯論一書與 聖人剛定六經並
傳于天下真若聚五帝三王之聖君賢相 聖門
四配十哲七十子之徒于一堂之上其言也如出
一人之口而言之其行也如視一人之履而行之
其敢以天止一天為天有二天道止一道為道有
二道教止一教為教有二教言有言無言先言後
以瀆亂吾
天地之大常乖反吾
聖人之道統者哉自吾

五四九

聖人既往而願學 聖人如孟子不可復見異端曲
學之徒放言橫議穿一隙之小明執一偏之小術
欺天侮聖惑世誣民道無仁義之談性有空無之
說充塞乎人心紊亂其世教其為道也非言無不
言有其道不可得而言也非言天不言人其無不
可得而言也蓋道止一道吾之道一有之道也彼
烏得而言之不得以無之道言之天止一天吾
之天一有之天也彼烏得而言之自不得以無
之天言之而不知聖人言道言有而不言無也非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六 桂山堂

無是無而不言也亦有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
之中可得而言有不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
言道而言無也以無在無之中而言之者也使知
有在無之中亦如聖人不言道之無而言道之有
矣惟止知無在無之中故不徒以道之無言無而
已也以其無而有者猶在也又必言無無必言無
無極雖極其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道之非無而
有者自在也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聖人
言天亦言有而不言無也非有是無而不言也亦

無是無而不言也以有在無之中可得而言有不
可得而言無也異端曲學之言天而言無也以無
在有之外而言之也使知有在無之中亦如聖人
不言無之天而言有之天矣惟止知無在有之外
故不徒言有之外之天又一天而已也以其無而
有者猶在也必言天之上三清之天曰虛無之天
必言天之上三十有三之天曰寂滅之天雖極其
無而又無之說終不知天之非無而有者自在也
亦徒以其無資口說焉而已矣故其道必不索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七 桂山堂

顯而于隱索之必不行其常而以怪行之其時非
一時其人非一人其術非一術而其為索隱行怪
之鼻祖莫如老氏老氏生衰周之世一守藏之史
耳彼烏知道為何道德為何德而亦言道言德著
有五千言今其書具在也其言曰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夫道之為道其在天人間有序有章不可以
混成言者也而彼不知也言天道曰混沌言人道
曰嬰兒夫天之由混沌而文明以其有是道也又
由文明而復反混沌此其道為何道乎人之由嬰

兒而爲大人聖人以其有是道也。又由大人聖人而復歸嬰兒。此其道爲何道乎？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氣也。非道也。彼徒認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忿疾當時知巧詐僞之人爲此說。欲反人于混沌不鑿之天而不知其所爲不鑿其混沌者亦徒守是氣求長生不死而爲之者也。其充索隱行怪之尤甚者莫如釋氏。釋氏乃西域之國一出其類族之人耳。彼烏知心爲何心性爲何性而亦言心性著。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八

桂山堂

有四十二章。今其書具在也。其言道曰：常樂我淨。如如不動。夫道之爲道其在天。人間不已不息。不可以靜而不動言也。而彼不知也。言證果曰：無生言。圓成曰：寂滅。夫天以生生不已之氣生是耳目口體之人。彼必斷之截之。不欲爲人而求無生。天下有是耳目口體之人。大者爲盡性至命之人。小者爲不著不察之人。亦何負于生而必求無生。天以生生不已之道生是有心性知覺之人。彼必空之無之。求長爲鬼而歸寂滅。天下有是心性知覺

之人其生也爲孝弟忠信之人。其死也爲聰明正直之神。亦何負于死而生而必歸寂滅。彼不顧其爲是爲非而鑿鑿然以道言之而不知其所言者亦氣也。非道也。彼徒離氣爲道而言之者也。論者謂其厭苦人世夢幻有爲之法爲此說。欲度人于性覺冥寂之天。不知其所爲冥寂其性覺者亦徒離是氣以求長死。不生而爲之者也。此以二氏認死無生起見。明其道之非無。而不知氣之爲氣。非老氏非道。即明其無之非無。一人之氣乃天地有息有消有息之氣。而可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九

桂山堂

以一人守而有之者耶。今天下言氣之悠久莫如天。其有消有息有息有消終古如斯。是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非守是氣而悠久如斯者耶。老氏守一已之氣。生求長生而卒不免于死死求不死而卒不免于生。老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不得不舍吾有消有息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爲神仙相率而從之耳。不知道之爲道。非釋氏一人之道。乃天地道不離氣。氣不離道。道而可以一人離而有之耶。今天

下言道之悠久莫如天其道不離氣氣不離道而終古如斯是離是氣而終古悠久如斯者耶非離是氣而終古如斯者耶釋氏離一已之氣以求長死而卒不能長死以求不生而卒不能不生釋氏之徒知其說之窮也自不得不舍吾有道有氣之天自立一天之名于天之上而存之使天下之人望其所為佛祖相率而皈之耳此即以二氏守氣說而老氏死而日言降生釋氏死而又夫是以道言出世以明神仙佛祖荒繆無稽之談之為道不止一道天之為天不止一天含有言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十 桂山堂

又言無無含有極言無極又言無無極不歸于至虛至無至寂至滅而不能已至求其所為至虛至無至寂至滅之天果何在耶亦不過以太虛之虛無窮太虛之氣有盡氣與虛不相屬之間必有一至虛至無至寂至滅之空界當之自為推測之極至而已而不知太虛之名自古無之乃二氏之徒推測其虛無以名之非自古聖人之言也伏羲之一畫稱乾也言天而止已自古大聖賢人言氣之所自始道之所自來亦言天而止已吾

聖人言易合上下四方陰陽幽明之氣與道而言之亦止言有天地然後有萬物言法象莫大于天地而止已無所為太虛也今必以聖人不言太虛而非之吾非之而彼是之又孰是而孰非之惟即彼言太虛亦與言太虛太虛之不能無氣而有是生生不已之氣是太虛之氣也非太虛之外之氣也以是氣之輕清而上浮者為天以是氣之重濁而下墜者為地而天之氣包于地之外其為無窮無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故合太虛上下四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十一 桂山堂

方無窮無極之氣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是太虛之氣一天之氣也天之氣一太虛之氣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太虛之不能無道而有是生生不已之道也是太虛之道非太虛之外之道也以是道而體乎上浮之氣天以之主乎輕清以是道體乎下墜之氣地以之主乎重濁而天之道包乎地之外其無窮無極不可得而窮之極之可知也合太虛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道斯有是上下四方無窮無極之天太虛之道一天之道也

天○之○道○一○太○虛○之○道○也○太○虛○一○天○天○一○太○虛○也○故
太○虛○之○有○是○氣○太○虛○之○有○是○形○也○亦○猶○人○之○有○是
氣○而○有○是○形○也○太○虛○之○有○是○道○太○虛○之○有○是○神○也
猶○人○之○有○是○道○而○有○是○神○也○合○太○虛○之○形○與○神○而
為○一○太○虛○猶○合○人○之○形○與○神○而○為○一○人○也○而○乃○必
以○虛○無○窮○氣○有○盡○虛○與○氣○不○相○屬○之○說○為○然○是○一
太○虛○也○有○一○有○氣○之○太○虛○又○有○一○無○氣○之○太○虛○有
一○有○道○之○太○虛○又○有○一○無○道○之○太○虛○是○分○一○太○虛
為○二○太○虛○而○可○為○太○虛○猶○分○一○人○而○為○二○人○而○可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主

桂山堂

以○為○人○乎○無○論○虛○之○所○在○即○氣○之○所○在○虛○之○所○在
即○道○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即○無○窮○無○極○道○之○所
之○所○在○無○窮○無○極○虛○之○所○在○即○無○窮○無○極○道○之○所
在○使○太○虛○之○內○有○尺○寸○之○虛○而○無○氣○是○此○尺○寸○之
虛○必○非○生○生○不○已○之○氣○之○虛○可○知○也○有○尺○寸○之○虛
而○無○道○是○此○尺○寸○之○虛○必○非○生○生○不○已○之○道○之○虛
可○知○也○而○不○知○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氣○即○有○無
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氣○而○生○生○不○已○之○氣○一○如
無○本○之○氣○而○已○矣○有○尺○寸○之○虛○而○可○以○無○道○即○有

無○窮○無○極○之○虛○亦○可○以○無○道○而○生○生○不○已○之○道○一
如○無○本○之○道○而○已○矣○彼○天○之○穹○然○上○浮○于○有○氣○有
道○之○太○虛○者○必○且○散○于○無○氣○無○道○之○太○虛○有○不○崇
朝○之○勢○矣○况○地○之○頽○然○下○墜○于○有○道○有○氣○之○太○虛
者○且○必○陷○于○無○道○無○氣○之○太○虛○尤○有○不○崇○朝○之○勢
矣○且○太○虛○惟○虛○也○氣○亦○以○虛○而○為○氣○氣○即○虛○之○體
也○有○是○虛○斯○有○是○氣○生○必○無○是○虛○斯○無○是○氣○生○矣
謂○氣○之○虛○為○有○窮○有○極○之○虛○自○必○謂○太○虛○之○虛○亦
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太○虛○惟○虛○也○道○亦○以○虛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主

桂山堂

而○為○道○道○即○虛○之○體○也○有○是○虛○斯○有○是○道○生○必○無
是○虛○斯○無○是○道○生○矣○謂○道○之○虛○為○有○窮○有○極○之○虛
自○必○謂○太○虛○之○虛○亦○有○窮○有○極○之○虛○而○後○可○也○故
太○虛○一○天○也○其○氣○與○道○非○太○虛○有○所○與○于○天○而○有
之○也○天○一○太○虛○也○其○氣○與○道○非○天○有○所○取○于○太○虛
而○有○之○也○此○其○立○天○地○法○象○于○太○虛○中○萬○古○如○新
億○世○如○故○而○悠○久○不○已○如○是○者○也○此○以○二○氏○言○無
處○必○指○天○之○上○太○虛○言○之○以○明○太○虛○上○下○止○一○理
氣○有○有○無○無○乃○聖○人○言○天○地○不○言○太○虛○之○至○理○推
勘○至○此○而○天○止○一○天○道○止○一○道○止○一○道○止○一○道○止
一○道○之○大○旨○瞭○如○示○掌○ 嗚呼千古聖人相傳一

道載在五經四子書即至秦世焚書坑儒禍烈已極而扶蕪猶稱諸生誦法

孔子吾

聖人之道其不可泯滅如此千萬世後即有千百異端如二氏其如吾道何故老氏之書流傳人間世莫尚之晉世王何之流讀其書而暢其旨其時老氏之徒如莊列其人無一有也以其人皆化而為王何即其高足弟子矣惟釋氏空無為教與老氏同源而殊流以中朝崇尚虛無於是才辨之徒若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西

桂山堂

羅什道安輩相率與江左名流談說虛無互相稱許釋氏之書于斯為盛流及有唐朝廷尊以宗祖庶人敢議其非道流熾而僧徒繁氣類使然也迨及宋世二教並行于時尚以徵聘陳搏為重宮觀林立多命退閒大臣提舉之故宋世諸儒讀二氏書不以及門從學為諱其時名臣如李王楊呂陳劉輩及諸儒弟子如游揚尹謝蕭陳諸人不可枚舉皆能為二氏之學者也即有排斥二氏者多一予一奪之詞其稱引二氏者亦似是而非之旨至

論天人性命之間未嘗不于語言文字一一流露之而不自知其非者有之矣嗚呼晉世諸儒之崇尚老氏也徒以解脫束縛為任達因應自然為率真其所潰壞者聖人禮法之大防耳然其流害遂至同人道于牛馬比父子有何親若宋儒排斥釋氏但能於其無倫無理執其迹而非之不能於其無心無性本諸聖而正之夫心性者倫理之本原也彼惟以無心無性故而無倫無理若此今既斥其無倫無理而反于無心無性猶若有味乎其言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五

桂山堂

是不拔其本根而徒剪其枝葉何怪乎以帝王本天贊化之至道為主靜聖人繼天立極之成性為空無其他言仁言數言理言氣多本二氏之旨而為說其能有當于吾聖人之大道也哉此明二氏昌熾歷代崇尚使然多正之又從而惑溺之以至嗚呼前之賢人君子猶儒佛老莊混如途若此後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楊墨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能正之者後之賢人君子有異端如二氏奉一聖人之道正之而不足以正

之推其故豈以二氏之教迥出吾

聖人之上如明世陋儒挾邪說侮聖言作原道評論而推崇之自甘為名教之罪人耶亦徒于自古聖人言天人大道有無之旨不能無惑于胸中一若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各有所主各自為道者然乃徒以聖人言有不言無一言為隔別二氏之垣牆而已矣而不知言有不言無之說亦吾儒為二氏言無不言有言之耳非自古聖人言道必如是而直言之本旨也假使上古之聖人于無是父子時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夫

桂山堂

自取其人父子予以父子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于無是君臣時自取其人君臣予以君臣之名而告之曰是天之命有之人之性有之也必如是而人始信之而不疑之則是上古之世未有父子未有君臣時未有是性未有是命之人而不知所親不知所尊之人而已矣乃未有父子之名而其人父子之親自若也未有君臣之名而其人君臣之義自在也則其有性有命有知有覺皆不知其為有之時而有之者自若

也且不獨上古為然即推之今之世其去上古不

知幾千萬年矣海外洲島之人語言文字不通中國一若禽獸狃狃獠獠一旦重譯而來問其父子則其親不殊也問其君臣則其義不殊也問其所知所覺則無一非有性有命之人也此可以知非聖人從無言有始為無而有異端從有言無又為有而無者耶苟不明乎聖人言道不言有無之旨直以聖人言有二氏言無取有無二字與二氏平分各執一說而說之豈惟不明乎聖人言有之旨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若

桂山堂

并不明乎二氏言無之旨徒以二氏言無直以無歸之而已耳不知二氏之言無乃二氏自以其無為無而言之非即聖人所為無而亦以其無言之者也如知以聖人之無言無則聖人所為無乃從無而有之無非從有而無之無彼二氏言無亦猶聖人從無而言有不從有而言無何庸獨據一無之席而言之惟二氏自以其言無者言無始得以聖人言有者莫不以其無而無之并聖人之從無言有者亦莫不以其無而亦無之故聖人以耳目

口體爲有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以明聰恭從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天之有行人之有爲○而有之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以天命不已○人性不息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聖人以萬事萬物各有當然處之○而有之者○彼既無之矣○并聖人有事必有義○有物必有則之無而有者○亦無之○而曰我能知其無也○是直以聖人至有之道○本在天人至無之中○而有之者○皆彼一無而無所不無者也○然則彼之所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太

桂山堂

亦無所不無之○無又安得而又言有哉○而彼猶以有言所有者○不過有此一無而已○爲問此一無是誰有之○而不能無之者○耶○未有不訝然而笑恍然而自失者矣○嗚呼○聖人言道而不以有無言者○猶天之道○有陽而有陰○陽見而陰不見○不得以陽之可見爲有○陰之不可見爲無○能知陰陽一理者○能知有無一理者也○猶人之道○有人而有鬼○人見而鬼不見○不得以人之可見爲有○鬼之不可見爲無○能知人鬼一理者○能知有無一理者也○今二氏言

無既以陽之有爲○無其勢不得不以陰之有亦爲無○苟不以陰爲無○則陰又爲有矣○陰既言有○陽安得言無○二氏言陰○亦曾有鬼常不死之說○其不能并陰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天必有一無陽無陰之天○而存之○亦知有一不無則無一不有○故不顯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言之者也○二氏既以人之有爲無○其勢不得不以鬼之有亦爲無○苟不以鬼爲無○則鬼又爲有矣○鬼既言有人○安得言無○二氏言人○亦曾有神常不滅之說○其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太

桂山堂

不能并鬼而無之○可知矣○又安能不指天之上之天○必有一無人無鬼之天○而存之者○亦知有一不無則無一不有○亦不顯其有○是天無是天○必指而言之者也○吾儒不知其無是何無○而以無之一字分與之○自不得不獨據一有之席○如輪攻墨守○與彼相持而不相下○以至彼能指吾之實○有非實有○吾不能執彼之虛○無非虛無○既以聖人之無○與二氏之無了無交涉者○推以入于二氏之無○而言之○又以二氏之無○與聖人之無了無交涉者○引以入

于○聖○人○之○無○而○言○之○以○無○之○一○字○認○為○至○玄○至○妙○
之○理○反○從○二○氏○推○而○求○之○太○虛○無○窮○無○極○一○無○所○
有○之○中○茫○然○不○知○其○指○歸○如○河○伯○望○洋○向○若○號○號○
然○驚○規○規○然○恐○有○不○復○能○旋○其○而○目○者○然○如○是○而○
有○不○視○聖○人○有○範○有○圍○至○平○至○實○之○道○若○可○一○言○
而○盡○視○二○氏○無○量○無○邊○至○空○至○無○之○道○真○有○不○可○
名○言○不○可○象○示○不○以○身○歸○而○心○歸○者○不○知○幾○何○人○
矣○嗚○呼○

聖人不作大道絕微舍吾無一不有之道求彼一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辛

桂山堂

所有之天人心世道一變至此不亦可為痛哭流涕而長嘆息者哉如是而言道又安得不太極為有無極為無而言之如是而言性又安得不以天命無善無不善推以與天以氣質有善有不善分以與人而言之如是而言仁又安得不以聖人有等有殺之仁為小而以墨釋無等無殺之仁為大如是而言數安得惟以聖人理主乎數言其正不以道家數主乎理言其奇如是而言理言氣安得惟以聖人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道言理

氣不以二氏道可生氣先有道而後有氣氣可離道道無窮而氣有限言理言氣其於千古聖人天人大道有無之旨能篤信守死而不為所奪者不亦難乎此見二氏之所為無非聖人之所為無諸無字別得分明則二氏與嗚呼吾

聖人之道如日月之不踰至今自若也二氏之道如燭火之不息至今亦自若也聖人之徒無論讀其書不讀其書必不惑二氏之說以為說二氏于我何有哉二氏之徒無論通聖人之理不通聖人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壬

桂山堂

理必不託聖人之說以為說吾于二氏何有哉惟二氏之徒自知其說之不足必欲託聖人之說為說如無思無為無聲無臭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彼言無而言者必引而言之聖人之徒不知吾說之有何不足反欲引二氏之說為說如道本渾淪性歸真靜之類無一字一義可通吾言有而言者亦必引而言之至使二氏之書託于聖人之徒之書聖人之徒之理入于二氏之徒之理以聖人無所為無之無加于聖人有所為有之上借聖人有

極之一言申道家無極之大旨莫如太極圖說一篇○授自陳搏通相傳示指為周子敦頤所作推于有宋之世尊以正統而釋之流于有明之代弁諸性理而載之其圖太極也出漢末魏氏之書其稱無極也載唐世道藏之號宋儒朱子熹與陸子九淵互相折辨陸子九淵以授自陳搏與通書不類非周子敦頤所作朱子熹不得已止作無形有理以說為釋而解之然亦止爭無極二字至其全說之文槩置之不問也今即其全說論之其言天道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

桂山堂

也○則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此老氏道生天地之說非聖人之說也天之為天一氣而已天之所以為天一道而已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氣先道有是氣生道矣氣能生道氣即是道矣道非先氣而有也道先氣有是道生氣矣道能生氣道即是氣矣此圖說有太極一陰陽即陰陽一太極之說也蓋太極一而不二無對者也陰陽二而不一有對者也太極生陰陽太極不二而二矣太極惟一而不二故天地有二而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

為天之極以之入乎陰而為地之極人鬼有二而太極無二以之入乎陽而為人之極以之入乎陰而為鬼之極所以通三極而為一極之道也老氏之徒讀儒書而不解其義不知太極生兩儀一言為易畫卦言之與彼道生天地若有合焉亦不顧其言生乃生四象生八卦生大業之言生直以祖生父父生子之生言生而言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天地天地生五行合陰陽五行生萬物冠以無極明其有生于無之大旨而說之也其言人道也則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

桂山堂

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老氏大根大本之所在即釋氏大根大本之所在非聖人之言也靜之為言與動相對之言也以氣言不可以道言也聖人不言道之動靜猶不言道之有無一也聖人止言乾坤之動靜不言太極之動靜太極以乾坤之動靜為動靜者也故道非不可以動靜言然止可合動靜而言之不可分動靜而言之猶道可合有無而言之不可分有無而言之也分動靜而言之此二氏有主靜之說分有無

而○言○之○此○二○氏○有○主○無○之○說○也○蓋○太○極○者○道○也○非○氣○也○氣○有○動○靜○而○有○數○乃○氣○本○然○之○體○也○道○有○動○靜○而○無○方○乃○道○本○然○之○體○也○無○思○無○為○靜○也○而○感○而○通○志○在○其○中○有○思○有○為○動○也○而○居○所○不○動○在○其○中○不○視○不○聞○靜○也○而○戒○慎○恐○懼○在○其○中○喜○怒○哀○樂○動○也○而○未○發○大○本○在○其○中○不○可○一○時○言○靜○而○動○不○在○其○中○不○可○終○身○言○動○而○靜○不○在○其○中○者○也○而○可○以○二○氏○練○氣○存○神○以○靜○為○主○謂○聖○人○亦○如○之○不○已○繆○乎○乃○吾○儒○必○謂○聖○人○所○主○非○氣○之○靜○乃○道○之○靜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孟

桂山堂

也○夫○聖○人○之○道○一○天○道○也○聖○有○主○靜○之○聖○天○亦○有○主○靜○之○天○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者○靜○耶○非○靜○耶○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所○主○者○靜○耶○非○靜○耶○乃○又○以○靜○為○至○玄○至○妙○不○可○名○言○或○加○一○真○字○或○加○一○敬○字○必○以○靜○屬○道○而○言○之○不○知○聖○人○未○嘗○不○以○定○靜○之○理○為○學○人○知○道○所○止○其○志○必○一○而○不○岐○專○而○不○雜○言○之○故○不○特○言○靜○而○已○也○由○静○之○前○則○有○定○由○静○之○後○又○有○安○前○有○知○止○以○求○其○所○之○後○有○能○得○以○要○其○所○至○非○歷○定○静○之○功○候○不○可○耳○而○可○以

為○主○者○耶○二○氏○之○以○靜○為○主○終○身○主○之○一○日○不○主○不○可○生○主○之○而○死○不○主○之○不○可○者○也○乃○以○中○正○仁○義○之○聖○人○終○其○身○主○之○豈○干○古○聖○人○相○傳○主○敬○之○心○法○獨○此○一○聖○人○未○之○知○而○未○之○聞○耶○此○其○所○引○合○德○合○明○合○序○合○吉○凶○天○道○人○道○與○主○靜○了○無○交○涉○不○過○撫○拾○大○易○原○文○使○人○知○為○大○易○之○太○極○而○說○之○者○也○至○其○特○取○原○始○要○終○故○知○死○生○二○語○結○之○乃○二○氏○言○道○之○根○原○而○不○死○無○生○之○樞○紐○也○自○古○聖○人○從○未○有○以○死○生○立○說○而○說○之○者○吾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孟

桂山堂

聖○人○言○天○地○陰○陽○鬼○神○情○狀○而○及○之○耳○老○氏○之○徒○亦○若○有○合○于○其○言○死○生○引○以○結○之○而○讚○嘆○之○故○其○由○太○極○生○陰○陽○生○天○地○生○萬○物○以○明○生○必○有○自○始○死○必○有○所○由○終○雖○天○地○萬○物○莫○能○違○之○能○知○死○生○死○大○事○而○生○可○長○生○死○可○不○死○非○歸○吾○主○靜○之○聖○人○又○孰○能○與○于○此○哉○此○又○其○說○之○至○要○者○也○此○明○圖○說○宋○儒○以○濂○溪○故○莫○敢○剖○判○一○字○且○附○會○其○說○以○解○之○其○一○篇○之○中○主○是○三○義○如○三○大○柱○特○為○揭○出○嗚○呼○其○圖○其○說○出○于○道○家○昭○然○如○示○掌○當○時○論○難○頗○知○其○非○至○今○傳○之○猶○信○其○說○雖○惑○于○其○有○無○之

說而信之尤惑于其死生之說而信之也又安得不本吾

聖人之言生死者與天下其明之乎今天下有不以二氏言死生為能了死生者耶老氏以形如稿木求長生此可為了生者耶亦曰吾求為人不得求為鬼而自得之耳而不知彼之為鬼稿木之形雖亡而死灰之心猶在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釋氏以斷截口體求無生此可為了生者耶亦曰吾非為人是求亦為鬼是求耳而不知彼之為鬼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素

桂山堂

口體之根因雖滅而性覺之根因不滅也以是了死與不了生一耳今即聖人死一致之理以二氏了生死之說言之人之有生而有死也死即生之死未有了死而不了生者也生即死之生未有了生而不了死者也必以生可不了而止求了死無所為了死矣必以死可不了而止求了生亦非所為了生矣故聖人言了生不言了死知了生即了死而了死在其中二氏言了死不言了生止知了死不了生而了生不在其中者也此以人惑于

究不能了生死本吾儒人鬼一理吾儒能知聖人死生一致了生即了死之道明之言生死自必不惑于二氏言生死乃以人死氣散如無鬼之說者此不知吾

聖人朝聞夕死之旨者也又以鬼神止二氣之屈伸言有鬼神一如無鬼神者此不知吾聖人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之旨者也夫以人死氣散而疑其無既不知乘乎陽之氣而為人歸乎陰之氣而為鬼雖欲無之不可得而無之自不得不又以二氣屈伸而言其有而不知二氣之屈伸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毛

桂山堂

往來無常而鬼神之變化不測有主此不徒以氣言而必以道言其理同歸一致者也若徒以二氣之聚散介于有無之間言之其不折而入于老氏之守氣而始有其神釋氏之離氣而始有其鬼一若聖人止能盡其生之道正其死之命而已者亦已久矣以故天下之人惑于二氏之言生死未有不以聖人于生死必不言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而已矣而不知聖人之生而一如長生死而一如死自在古今天地間聖人不言而通乎生死一致

之○理○者○自○足○以○知○之○者○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寄○之○爲○言○傳○舍○之○謂○也○亦○以○人○從○無○來○而○言○之○也○歸○之○爲○言○反○其○宅○之○謂○也○亦○以○人○從○有○往○而○言○之○也○人○之○死○其○散○而○亡○者○乘○乎○陽○之○氣○耳○其○歸○乎○陰○之○氣○不○亡○也○陰○陽○一○氣○也○人○鬼○一○道○也○辟○如○一○往○一○來○于○同○途○之○內○一○出○一○入○乎○其○室○之○中○耳○詩○書○所○稱○在○帝○左○右○維○嶽○降○神○之○類○皆○是○也○故○生○而○稟○日○月○曜○靈○星○緯○舒○光○之○氣○本○天○之○是○性○是○命○而○爲○人○死○而○以○是○性○是○命○歸○于○天○不○失○其○日○月○星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天

桂山堂

緯○曜○靈○舒○光○之○神○生○而○膺○太○嶽○巖○巖○長○河○浩○浩○之○氣○本○天○之○忠○孝○節○烈○而○爲○人○死○而○以○忠○孝○節○烈○歸○于○天○不○失○其○太○嶽○長○河○巖○巖○浩○浩○之○神○此○可○以○氣○散○而○亡○之○說○言○之○者○耶○自○古○聖○帝○明○王○及○吾

聖○人○相○去○數○千○百○年○矣○至○今○常○存○于○天○地○之○間○者○非○人○存○其○道○存○也○道○之○爲○道○其○在○天○爲○天○之○神○在○人○爲○人○之○神○一○而○非○二○者○也○天○之○高○明○聖○人○之○高○明○也○天○之○悠○久○聖○人○之○悠○久○也○天○以○是○氣○爲○消○爲○息○而○推○移○于○上○者○天○亦○不○能○違○之○其○道○之○不○與○消○息

爲○消○息○而○常○存○者○不○已○之○命○也○天○之○神○也○聖○人○以○是○氣○爲○生○爲○死○而○推○移○于○下○者○聖○人○亦○不○能○違○之○其○道○之○不○與○生○死○爲○生○死○而○常○存○者○無○息○之○誠○也○聖○人○之○神○也○此○可○以○二○氣○之○屈○伸○言○生○死○言○鬼○神○而○不○以○洋○洋○盛○德○妙○物○而○言○言○生○死○言○鬼○神○者○耶○此○以○二○氏○不○死○無○生○眩○惑○人○以○明○聖○人○通○乎○生○死○大○道○卽○是○生○生○不○已○切○實○至○理○非○二○氏○所○能○知○夫○是○以○人○之○生○而○死○也○其○氣○之○陰○陽○有○存○亡○其○神○之○陰○陽○無○存○亡○也○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人○人○莫○不○然○也○老○氏○守○是○氣○而○長○生○人○人○不○能○守○是○氣○而○長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天

桂山堂

生○老○氏○之○長○生○不○過○賢○于○自○伐○其○生○之○人○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釋○氏○離○是○氣○而○長○死○人○人○不○能○離○是○氣○而○長○死○釋○氏○之○長○死○不○過○賢○于○不○安○其○死○之○鬼○耳○于○人○之○生○死○何○與○焉○聖○人○之○忠○天○下○患○其○生○而○不○爲○聖○賢○忠○孝○之○人○死○而○不○爲○聰○明○正○直○之○神○生○而○爲○放○僻○邪○侈○之○人○死○而○爲○妖○厲○淫○昏○之○鬼○而○已○肯○徒○以○有○生○之○可○貪○不○爲○老○氏○之○所○爲○有○死○之○可○怖○不○爲○釋○氏○之○所○爲○以○是○爲○人○患○耶○釋○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徒○以○吾○生○爲○一○世○之○人○不

能保其再世而為賢智之人或再世而為愚不肖之人又或再世而且為禽獸異類之人耳大聖賢人之生也以其法天道立民極者統九圍而式之其沒而為靈明之神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以其垂為教著為訓者傳萬世而守之其復生而為睿哲之人可不問而知大聖賢人不問也大聖賢人以生而為睿哲之人沒而為靈明之神辟如天爵修而人爵從吾知天爵之修不修而已違問人爵之從不從哉大聖賢人以沒而為靈明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神再生而為睿哲之人辟如祖宗積德而食報于孫子吾知德之積不積而已違問其報之食不食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為大聖賢人也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上尚可希聖希賢而為之况為天聖之後人其手法天道立民極又何有于踵其事而為之哉假使大聖賢人再生而不必為大聖賢人也亦知天能以吾之氣更易而與之不能并吾之性更易而不與之雖中才以下尚可學知勉行

而為之况有天聖之前人其所垂為教著為訓又何有于遵其道而為之哉故聖人皆患患吾為天所生之人生斯世也不能自為一如規如矩之人率天下後世之人無不從吾道吾教而為如方如圓之人以收成功則一堯舜可為之效耳又何有于吾生而為聖人不得為生知之聖人又何有于生而不為聖人不得為學知之聖人又何有于千百世智愚賢不肖之人生而為秉懿好德之人死而反為入于異類之人而徒以不能長生不死為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天下人患也哉此以釋氏輪迴再生墮入禽獸為說以聖人知生即是知死至理應之二氏小智推測之徒所見能幾何老氏欲盡天下之人生度之而為長生不死之人釋氏欲盡天下之人滅度之而為長死不生之鬼一為吾能後天地之劫而不死一為吾能先天地之毀而再生嗚呼自天地開闢以來日月星辰燦然而布於上山川草木森然而列于下人羣物類秩然而序于中五帝三王聖臣賢相廢喜起于一堂歎時雍于九服漢唐而後開創守成之令主紀綱法度因時

損益過與不及則有之其不越敬天勤民則一也
卽庸才昏德賢奸倚伏之朝小人之猖狂若此天
下未有不爲君子痛之惜之君子之摧殘若此天
下未有不爲小人咀之呪之卽至昏弱覆亡天祚
移易其時託孤寄命之臣仗節殉身之士動天地
而泣鬼神何代無之至于庠序之秀民里鄉之野
老孝友相讓之風節烈不撓之性不以麗古而有
不以季世而無道德性命天與人無時無日不相
通相接于冥冥之中禮樂文章朝與野無古無今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不共浹其洽于斌斌之內人生斯世俯仰天高地
厚之間低徊古往今來之際有不知合太虛上下
四方惟此無窮無極生生不已之氣生生不已之
道無古今無終始定法象而立三才自然而然不
易之至理存焉者乎今二氏之徒不知何以故徒
以枯槁一已之形骸而求混沌其氣者并混沌其
天地無端而欲反天地于其始又不知何以故徒
以幻妄一身之口體求寂滅其氣者并寂滅其天
地無端而欲毀天地于其終彼真知吾天地生生

不已之道生生不已之氣必不能如老氏守是氣
而爲長生釋氏離是氣而爲長死之道自非反混
沌歸寂滅求其不劫不毀而必不可得者耶非吾
儒願學

聖人之責而誰責耶此以二氏言天地混沌災劫妄

道正故未有二氏之先聖道大明之日天下之人
莫不通乎陰陽人鬼之理知死生本如一致雖一
介之士一匹之夫無求生以害仁不舍義而避死
惟以不得死所爲恨其視一已之生死若此况以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三

桂山堂

之處富貴貧賤患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可賤之
人可富而可貧之人可安樂而可患難之人無智
愚不肖其於聖人之道知之而由之也如此不知
而由之也如此無不在天人大道之中自有二氏
以來聖道未嘗不明于天下不復知有陰陽人鬼
之理視生死判若二途無上知之人下愚之輩以
養生而求長生以畏死而求不死一惟求生免死
爲歸其視一已之生死若此以之處富貴貧賤患
難之間人人皆可貴而不可賤之人可富而不可

貧○之○人○可○安○樂○而○不○可○患○難○之○人○無○智○愚○賢○不○肖○
 之○人○其○于○聖○人○之○道○知○之○而○不○必○由○者○有○之○由○之○
 而○反○若○不○知○者○有○之○無○不○歸○二○氏○死○生○大○事○之○中○
 嗚○呼○古○之○天○下○以○一○道○同○民○風○而○民○風○不○同○者○有○
 之○乎○而○天○下○不○久○安○長○治○者○乎○後○之○天○下○立○三○教○
 以○定○民○志○而○民○志○能○定○者○有○之○乎○而○天○下○可○久○安○
 長○治○者○乎○嗣○槐○生○稟○顛○愚○之○質○自○安○樛○散○之○才○徒○
 涉○經○史○之○書○長○淹○科○日○之○歲○幼○負○愆○尤○禿○髮○捫○心○
 猶○悔○少○成○孤○介○低○頭○逢○世○為○羞○曾○無○大○賢○日○省○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桂山堂

純修不越鄉人自好之小善終其身存吾
 聖人門牆之外一不屑教誨之人而已惟是生平覽
 二氏諸書其眩惑愚民者無足言至其言道德言
 心性未嘗不反復深求其意旨之所歸又合歷代
 諸儒排斥二氏諸說類以老氏之說顯而易見釋
 氏之說秘而不可知大要不出吾儒萬理皆實釋
 氏萬理皆虛二語而已是言其虛與實雖不同而
 其為理則一也故止能以吾實有之是理者從吾
 而正之不能以彼虛無之非理者從彼而正之至

于○今○千○百○餘○年○彼○猶○以○其○無○言○無○吾○亦○以○其○有○言○
 有○一○若○吾○儒○與○二○氏○其○此○一○道○之○有○無○一○若○吾○儒○
 與○二○氏○分○此○一○道○之○有○無○而○不○知○吾○儒○之○有○無○乃○
 吾○道○之○有○無○非○彼○道○之○有○無○彼○氏○之○有○無○乃○彼○道○
 之○有○無○非○吾○道○之○有○無○也○聖○人○之○道○合○太○虛○天○地○
 上○下○通○陰○陽○幽○明○人○鬼○之○理○止○一○行○之○理○而○無○無○
 之○說○者○也○非○歲○月○之○既○逝○人○物○之○已○亡○不○以○無○言○
 者○也○故○聖○人○未○嘗○不○言○無○亦○以○其○無○而○不○無○者○言○
 之○以○其○本○無○無○之○可○言○也○如○言○見○而○亦○言○隱○言○顯○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桂山堂

而亦言微言實而亦言虛言明而亦言幽皆言無
 之類而不可以無言者以言隱言微言虛言幽無
 而有不無者存不可以無言也言無思無為言無
 知無我言無聲無臭言無方無體亦皆言無之類
 而反可以無言者以言思言為言知言我言聲臭
 言方所無而有本有者存可以無言者也故凡聖
 人于天人大道其言有也無一非有諸內必形諸
 外之至理也太虛虛而無者也道與氣在其中不
 虛不無矣太虛虛無之膚廓也道與氣虛無之精

一第 233 册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儒家類 17 反文下

神也。有是道與氣存主于內。斯有是道與氣充發于外。天地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太虛之中。萬物以是氣與道而見于天地之中。無一非一見一隱一顯一微一實一虛一幽一明。有諸內而形諸外之至理也。吾儒不惑于二氏有無之說。悉數五經四子書其言無也。有不從有而言者乎。其言無也。有不歸有而言者乎。今乃以二氏言無引而入于聖人之道。亦以其言無者言之。如言心則必以本無一物為旨言之。言性則必以千古常寂為旨言之。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山堂

不知聖人之心。萬物皆備。特以物來順應。一如無物之心。聖人之性。寂然不動。特以抱獨守中。一如寂然之性。而可以二氏本無常寂之說當之乎。今夫天之為天。稱之曰造物。曰造化。以其合太虛上下無窮無極之道與氣。而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草物類無一不如安排品定而有之。而定上下正四方。有條有理。有文有章。運四時而有百物成變化而行鬼神。又無一不如安排品定而有之。天無心而猶曰見天地之心。天無情而猶曰見天地之

情。天道如是。聖道可知。乃徒以二氏無道無德無心無性。求不死無生言者。引而歸諸聖人言之不亦惑之已甚者乎。嗚呼。千古聖人以天之無一不有而不無之者。二氏止以一已之不有無一不無之。而不知其無一不無之。無乃無一。是無之無而已。何以知其無一。是無之無也。由其道之無一不無。至無可言無之處。不得不反而言有。而知其無一不無者。即無一。是無苟如是。而猶可言無其無。為何無哉。譬如吾道之無一不有。至無可言有之處。不得不反而言無。而知其無一不有者。亦即無一。是有苟如是。而猶言有其有。為何有哉。此又人人可共喻者也。此其道流傳人間。徒以了生死一語惑人。天下無才無行窮不足以善身。達不足以善世。從其教而于生死求之。生不能了。生猶免于死。而為放僻邪侈之人。死不足以了死。猶免于死。而為妖厲淫昏之鬼。其與人之自暴自棄于天。大道之外亦無幾耳。此申明吾道與異端之判別。異端之有無。又自適乎判別。以異端不能言有。吾道之有。即不能言有。吾道之無。而後古聖人不言有無。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圭山堂

至理自大嗚呼今而後天下願為聖人之徒苟不
 明乎大道有無之旨如入德無門其于聖人之教
 必不能篤信死守有必然者夫亦以有無之大旨
 在三代以前無二氏惑亂其說人人不言而喻三
 代以後有二氏惑亂其說于此不明即學聖人之
 學修聖人之修止知上達之非下學不知下學之
 為上達止知言性命為上達求之天之不可知
 不求之人之可知而彼無之一字乃得而入之知
 孝弟忠信之為下學不求之人之可知自足知其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桂山堂
 不可知必求之天之不可知究不能知其不可知
 而吾有之一字反若棄之不足惜矣于是天之下
 地之上可以無言者猶不足言之必求之天之上
 地之下苟可以無言者無不言之夫天之上地之
 下二氏惟不知其無是何無不得不反而又言有
 吾儒乃從二氏不知其無是何無者必欲窮之極
 之以千古聖人至實至有之道無不引歸其言無
 之妙旨而言之至問其所窮所極之妙旨亦不過
 如二氏付之不可言說一語了之是為妙旨而已

矣此其為吾道之害若此而願學聖人之徒可不
 深思而求自得耶 嗣槐生逢
 隆盛之朝幸觀
 聖明之主敬
 天尊
 聖好學崇儒名公卿論道于經筵之上士君子纂述
 于學舍之下正吾
 聖人之道日月中天之會而異端曲學之徒熾火自
 熄之時以視蔭之餘光扞管窺之末見知天人大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桂山堂
 道陰陽死生鬼神之理莫備于大易一書而易有
 太極一言乃吾
 聖人言道言有之根本老氏之徒借聖人之有極申
 說其無極之旨相傳周子敦頤作此圖說而不知
 其非為辨論七十有九三十餘萬言無一字一義
 不本天止一天道止一道於吾
 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即所言而通貫于所不
 言一一取而正之苟一字一義不能貫通吾
 聖人所言而言所不言自立一說自置一辨以自欺

者欺

天而欺吾

聖人天下之人人讀聖人之書人學聖人之學即以

剛槐之所稱引聖人而正異端曲學之說者亦可
稱引聖人而正剛槐之說此剛槐之所不敢出也

惟吾

聖人在天之神實式鑒之其在吾

聖人堂廡之先賢先儒實其鑒之敢告

桂山著太極圖說成爲文以告 聖廟明其一本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罕

桂山堂

從古大聖賢人言天人之大道正二氏之波說其
大旨辨有無二字以聖人言有異端言無前代
諸儒止以吾道與異端分此一道之有無自不免
以異端之無引入吾道之有而言之此大道之所
以不明而不行也殊不知聖人不言無以無在存
之中乃無一是無而不言之者也異端之言無以
無在存之外乃無一不無而以無言之者也此老
氏有無道無德釋氏有無心無性之說其無與吾
道了無交涉且其以無爲道者非道也不過守氣

以求不死離氣以求無生終其身認氣求其所爲

死生之道而已矣吾儒于此有無二字分明又安

肯將聖人無一不有之理推入異端無一不無中

說玄說妙至明與天人大道不自知倍繆而言之

者耶此桂山一生苦心自不能不引歸四聖人大

易一書舉天地陰陽幽明死生人鬼之至理本有

太極一言而一一正之也余與桂山交五十年猶

伯魚之與顏曾世兄弟也生平讀所著撰服膺其

學識久矣至晚年猶得快讀是書每脫稿一篇必

太極圖說論

告聖廟文

罕

桂山堂

手錄而藏之笥中爲其未能剗刷以傳也茲告廟
之文乃是書七十九篇三十餘萬言之綱領以告
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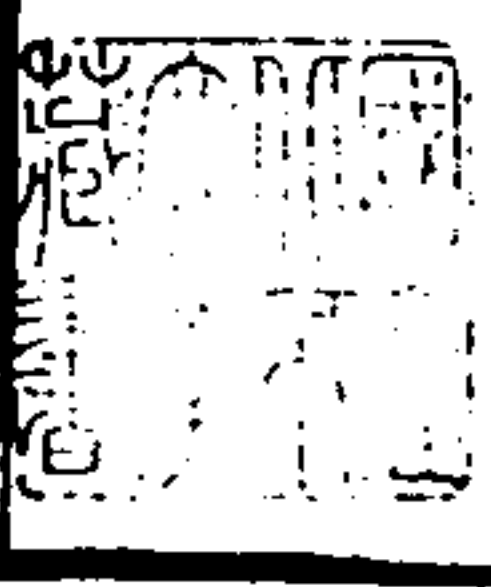
聖人者告天下吾儒讀其全書以此篇通貫而自得

之其文萬有餘言首尾聯貫脉絡分明余爲節解

而註之天下願學聖人之徒未有讀之不中心悅

懌而敬服之者也豈一人之阿好可以繆相矜重

而題之跋之者哉同學弟張星曜敬識



太極圖說論卷之一

錢塘王嗣槐仲昭撰

同學諸子評

太極圖說發問論一

朱子答陸子美書曰太極篇首句最是長者所
深辨殊不知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不足
為萬物根抵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
能為萬物根抵又答子美書周先生恐學者錯
認太極別為一物特著無極二字以明之太極
非有形器之物無極即是無形太極即是理
子靜與朱子書曰後山兄問太極圖說與道書
不類疑非周子所為不然或是不辨也太極者
作不然或傳他人之文後人不辨也太極者
實有是理聖人從而發明之非以空言立說使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人筭弄於頰舌紙筆之間其為萬物根本固自
素定其不足不能豈以人為大傳時不言無
太極本言有今乃言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
極太極何嘗同於一物無何也作大傳時不言無
有大傳至今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
者何煩特於幾年未聞有錯認太極別為一物
朱子答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太極
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太極
子贊易自太極以下皆未嘗言太極而孔子言太極
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
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其言者不為少而
之者不為多矣周子灼見道體適出尋常不
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人不
說底道理真得于聖以來不傳之秘其難
子之意說得太煞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
過甚子靜答云來書主張無極二字其要在
見太極真體耳又何必更加無極字耶若欲
其無方所無形狀如詩無聲無臭繫無於天載

之下譬如言神無方易無體豈可言無方之神
無體之易耶諸書摘其要略以備考訂

或問濂溪無極而太極之說相傳至今猶有原其出
於二氏而非之者然在當時朱子推崇其說諸儒亦
頗疑之惟子靜反復辨難為多豈道有兩是言有言
無可並存其說致滋後儒之訾議而未有已歟余曰

朱子之言有無雖以道言之實為易言之也易未嘗
言極而言極言有而及無似可言也陸子之言有無
雖以易言之實為道言之也道本有極而言極非無
極而言極言有不及無不可言也或曰朱子言易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言道也陸子言道即言易也吾子謂有可言不可言
者何也余曰朱子之存無極朱子亦自言之矣無形
有理言之不為多不言不為少為易言之似猶可言
也陸子之去無極以其加無於極之上是猶二氏之
以虛無為本也及推鶴林老僧華山道士授受所自
來而言之即橫渠所謂儒佛老莊混為一途不可言
也或曰吾子姑舍其不可言而言其可言使可言者
言之能使昔儒之辨難解獨不能使今儒之辨難亦
與之俱解乎余曰子之言是欲從朱陸往復諸書而

言之也吾嘗讀其書平其心而論之陸子之說較長然則朱子推其圖說以為先聖後聖同條共貫者非歟余曰朱子本濂溪所傳而稱道之也亦賢知之過也無補於聖人所不言適足滋後人之疑議焉耳或曰吾子優陸子而過朱子且以為無補於聖人所不言是濂溪多此圖說朱子又從而推大之其是非則已判然有在矣余曰吾幼讀五經四子書以應當世之科目年十六七時嘗遊葛岷瞻先生之門於時湖南之講席已撤矣聞先生之緒論未嘗不反覆而深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明必有非其質者矣朱子取是圖說而傳之也欲於聖人之大道增其光明也陸子不然其說似以無增於大道之光明而有以翳蔽之者然吾子讀聖賢之書窮天地之理出其生平所見而剖析之使所過者人人見其所為過所優者人人見其所為優去翳蔽而反光明今儒昔儒分左右袒而交爭無已者是亦不可以已乎余曰昔象山兄弟與紫陽辨難往復各是已之所是各非彼之所非兩相持則兩不相下雖智盡能索而不能折衷之也欲取兩家之論而折衷之非聖人不能子張子夏之論交言氏卜氏之論教公西子之論聞斯行端木氏之論過不及聖門弟子學焉而各得其才性之所近雖參差不齊莫不歸於一致有聖人以折衷之也今聖人往矣漢唐以來其卓立於儒林有過於濂洛關閩諸儒者乎後之人一旦欲舉其辨難不相下者而折衷之雖俟之千百世恐亦未能得也雖然聖人往矣聖人生平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歷今千百世而猶在也今既不得聖人而折衷之莫若即聖人所論述而傳之其人者一一

取而折衷之。雖諸儒各是其說，辨難不相下者，庶幾
哉，可以渙然而冰釋矣乎。

從五六百年來，諸儒辨難卒莫能解，而論定之自
非其上下千古之識力如寶刀之斷絲神犀之分
水。本吾夫子為旨歸，安得一取而折衷之哉。
發論首篇已見桂山生平所學廣大高深之一斑
矣。

太極圖說原易論二

或曰：吾子所謂取聖人論述傳之其人而折衷之者，
如何？余曰：此非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固不足以折衷
之矣。然取聖人所言而不取聖人所不言而論之，不
足以折衷之也。取聖人所不言而論之，如言聖人
所言而論所不言，亦不足以折衷之也。苟言聖人所
不言，不取聖人所不言而論之，如言聖人所不言，
諸儒而論之，其言有不足言者，諸儒欲發聖人所不
言而言之，其言有不必言者，亦不足以折衷之。而聖

人之道隱矣。然則取聖人所言而言之者，如何？余曰：
吾欲取聖人所言而言之，必先取聖人所不言而言
之，而後聖人之所言可得而言也。吾嘗讀五經四子
之書，古聖人之言道，至於天而止矣。如所謂維皇
上帝降衷於下民者是也。惟伏羲畫卦立本於陰
陽，陽乾也，天也，陰坤也，地也，兼天地而言之，分天於
地而言道之流行者，合地於天而言道之立體也。故
自堯舜禹湯文武，其言道也不兼言地，而專言天命
曰：天命性曰：天性，德曰：天德，倫曰：天敘，以至禮亦曰

天秩刑亦日天討而統名之天道以道之通三才兩
 大而有之者統乎一天而無乎不有也故曰道之大
 原出於天千聖百王言道者止於此矣百伏羲畫卦
 本河圖以明天地變化自然之理不得不兼言陰陽
 言陰陽即兼言天地也言天地而後四時日月五行
 萬物於其中變化而出者無不可言然在伏羲畫卦
 時大道已備於此矣於一陰一陽變化無窮之外豈
 復有加於此而不為指畫者哉至孔子學易而贊之
 諸卦象象十翼中言陰陽言剛柔言動靜言奇偶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七 佳山堂
 日月言四時言五行言父母言男女言幽明死生鬼
 神之故無不兼陰陽而言之則曰乾坤易之門再
 則曰乾坤易之蘊孔子以為吾合義文周公三聖人
 以成一書莫不從陰陽對待言之雖與古聖人言道
 一本於天言不同而義則一然道固不離乎陰陽而
 道固不偶於陰陽者也言陰陽而道在其中言道而
 陰陽在其中未有兼言陰陽而不一言道者也未有
 分言陰陽而不統言陰陽所主之道者也特為表而
 出之曰易有太極孔子象象十翼中累數千百言止

此一○言○而○已○故○不○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而○言○易○有
 太○極○為○三○聖○人○易○書○止○言○陰○陽○而○未○嘗○一○言○道○者○言
 之○也○曰○是○生○兩○儀○者○亦○言○未○有○兩○畫○時○兩○畫○從○是○而
 起○以○明○之○不○則○止○有○兩○畫○之○陰○陽○而○太○極○雖○在○其○中
 有○不○知○其○所○自○來○者○矣○是○者○太○極○也○是○生○兩○儀○即○是
 生○四○象○是○生○八○卦○以○至○六○十○四○卦○皆○是○也○一○生○而○無
 不○生○者○也○太○極○入○陰○陽○能○統○陰○陽○而○有○之○故○陰○陽○分
 太○極○各○稟○太○極○而○有○之○也○非○謂○兩○儀○之○上○又○有○一○太
 極○生○此○兩○儀○也○如○曰○又○有○一○太○極○生○此○兩○儀○其○下○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八 桂山堂
 兩儀生四象是四象乃兩儀所生非由太極而生四
 象生八卦是八卦乃四象所生非由太極而生矣四
 象雖兩儀所生六十四卦雖八卦所生然兩儀既本
 於太極而言生則兩儀雖分為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莫不以一本兩儀之太極即一本四象八卦六十四
 卦之太極亦不過層次而言生者也故太極生兩儀
 云者猶言兩儀之所自有有于太極八卦之所自有
 有於四象推之六十四卦之所自有有於八卦一有
 而無不有莫不以有太極而有者也有太極云者猶

言天地之有道也有陰陽云者猶言天地之有氣也
 道非氣不足以存氣非道不足以行道與氣一而不
 雜氣與道二而不離者也其言生乃生生謂易之言
 生大生廣生之言生非若祖之生父父之生子子之
 生孫有一物又生一物而言生也猶是太極之有陰
 陽猶是陰陽之有太極也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
 之有陰陽猶是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有太極也此
 大易之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也故凡
 易之言陰陽即言天地言極即言道也人止知有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九

桂山堂

道斯有是天地耳而不知有是道而有是天地者即
 有是天地而有是道也故有道而有天地以理言之
 也無是天地道亦何所植根立本而流行于天地之
 間亦以理言之也此紫陽所為必有是理乃有是氣
 旋又曰無是氣理亦無望處故道與天地可以先後
 言而不可以先後言也天下無陰陽內之太極又言
 生兩儀天下無二氣內之大道又言立天地也此堯
 舜禹湯文武以來言道者未有以道先天地而言者
 也惟孔子以太極一有無不有之理層次言之為畫

卦者言之也故道之先天地而有以為無是理而若
 有是理也者以為有是理而實無是理也道與天地
 先後之言自古聖人之所不言也言先後即可言有
 無自古聖人之言道先後且不言而况言有無乎使
 必以先後言自必以有無言此乃異端之所為道非
 吾儒千聖百王之所為道也

大易疏解諸書垂三千餘年幾於充棟曾有是從
 義皇一畫之先透徹根源如此發揮者乎使太極
 而可圈可畫義皇早已圈之畫之矣孔子止言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

桂山堂

有太極非言天有太極道有太極以醒天下至聾
 至聵之人亦應耳聞而目見之乃人人張目而視
 傾耳而聽如聾如聵者何也桂山之贊易豈徒加
 于諸儒論說一等而已哉

太極圖說有無論三

或曰道一而已豈言有言無以其異於吾道者即言
先言後亦以其異於吾道而不可言耶余曰言先後
而非異即言有無而非異矣異端之言先後為有無
言之也言先後而不言有無不言先後矣言有無不
言先後則有無不可得而言也其言始於老氏老氏
之言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又曰無名天地之始又
曰始生於無此言先後之始即言有無之始也然猶
兼有無而言之也至漢魏以來佛教流入中國空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一

桂山堂

切有而專言無謂其道出于天地陰陽之外而歸于
空虛寂滅之中不獨老氏之有者無之并老氏之無
者亦非彼之所為無矣夫道之為道通乎兩儀而為
道通乎三才而為道通乎萬事萬物而為道者也有
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者也二氏之立說以有為
小以無為大以有為妄以無為真彼既以無為大則
天地之所有皆小矣而天地所有之道亦小矣謂彼
之道在陰陽有象之外其大也莫有大于此者矣彼
既以無為真則天地之所有皆妄矣而天地所有之

道亦妄矣謂彼道之真立空虛無量之中其真也莫
有真于此者矣故其無之為無推而上之人之所不
聞不見也而彼謂聞之見之無之為無反而求之彼
之所自聞自見也而謂人不能聞之見之其說洋沆
自恣窮冥無端有長生之界有無生之界以誘小人
有立命之說有見性之說以惑君子于是乎有絕聖
棄智芻狗萬物之談于是乎有一切有為夢幻泡影
之旨又未嘗不慮彼虛無之說不能勝我之立于實
有而斥之也并慮我實有之理能勝彼之遁于虛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二

桂山堂

而破之也則又為之說曰彼之所有非有也乃虛妄
不實者也我之所無非無也乃真實不虛者也自尊
其道于吾所為天之上老氏出諸天之上者曰三清
之天佛氏無熱無煩諸天之最上者曰兜率陀天噫
由其說而說之亦何所不至哉夫言道而言無則吾
之所為有者以天之有而有之也彼之所為無自不
能從吾有之天言之必于彼無之天言之而後其無
可得而惟彼所欲言凡二氏之為此說亦求自異于
吾聖人之說以求勝于吾聖人使人知彼能言聖人

所不能言發聖人所未嘗發而後可以立其教以自
 尊于天下故二氏止言無不言道止言道不言天止
 言吾之天不言彼之天止言彼之天不言彼之天大
 于吾之天求立教以自尊于天下必不可得之數也
 則吾安得止言吾之有不取彼所為無者與言之吾
 安得止言吾有之道不取彼所為無之道與言之又
 安得止言吾有之天不取彼所為無之天大于吾天
 者與言之故吾言吾之有與彼之無必從言道始吾
 言吾有之道與言彼無之道亦必從言天始天之大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也吾不得而知其大之何如也廣雅云天去地二億
 一萬六千七百八十一里半南北相去二億三萬
 千五十七里二十五步東西短減四步廣雅之言固
 不足悲然其所為高且大者亦從可知矣天之大小也
 如此天之氣之大也如此天之道之大也如此老氏
 者謂吾有之道必從彼無之道而生佛氏者謂彼無
 之道自從彼無之天而存夫天之為天以其輕清之
 氣上浮而為天耳使彼之天亦猶是上浮之氣之天
 則我天之與彼天猶一天也猶一天也猶一氣也猶

入上為一〇無字〇使無音脚〇
 一氣也猶一道也猶一道也猶一有也彼之說必窮
 此二氏不得不謂彼之道出乎陰陽有象之外存于
 虛無寂滅之中無氣而為氣之始無道而為道之始
 可以無言不可以有言者彼天之所以大也嗟乎使
 天之上而有此天此天也何天也既空所聚之形又
 安得有氣既空所運之氣又安得有道彼所為從無
 生有真實不虛者其說又窮此二氏不得不以吾之
 天無形無氣而獨有道焉耳夫道也氣也形也一其
 物而三其名者也可以分三而言之亦可執一而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桂山堂
 之吾亦無如彼何也吾道兼三而言有彼獨取一而
 言無老氏謂立于無而生有者吾道也吾道生氣之
 道也夫彼之道既立于無矣道且云無何況于氣則
 是無之中安得有陰之根如母以生陰陽之根如父
 以生陽又安得有陰陽之微茫渺忽胚胎朕兆以生
 是廣生大生之氣即以是廣生大生之氣生我有陰
 有陽之天地萬物乎此陰陽者道外之陰陽耶則陰
 陽自生不由道生矣如其為道內之陰陽則道為陰
 陽之本道之為道不猶是陰陽之為陰陽乎陰陽本

道而生陰陽之爲陰陽不猶是道之爲道乎此可知
以有陰陽而生氣者爲有又必以無陰陽而生道者
爲無自不得不以有陰陽而生陰陽者爲一道無陰
陽而不生陰陽止生道者又爲一道矣佛氏以吾道
之有能以有言有不能以無言無彼道之無能從有
言無又能從無言無又能從無言有而言真有能從
有言無而言真無此可知有既非真無亦非真有既
非真無亦非真有不得不以非有非無其說一無
定在而後已者必然之勢也故吾道言有有形有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五

桂山堂

有道安得不言生生老氏兼言有無有道有氣而無
形雖不言生生安得不言生佛氏止言無不言有雖
言真有又言真無不獨無形無氣并道而且欲無之
非但不言生生不言生安得不言無生爲彼生安得
更言有生爲彼生嗟乎吾之道從有生者也從有生
而相生者也一生而無不生一有而無不有者也生
生而不息有有而不窮者也有道而二氣與俱生無
道而二氣無與俱生矣有二氣而道與俱存無二氣
而道無與俱存矣又安得有氣與道合而成吾一天

者復有一不可以氣言并不可以道言止可以無言
之道止可以無言之天爲老氏生無之道佛氏無生
之道而不與吾道同歸之道老氏生無之天佛氏無
生之天而不與吾天同存之天是何天何道也耶雖
然彼言有是吾言無是天皆人之所不聞不見于
彼于此而無所憑焉者也吾安能舍彼不聞不見之
天而止言吾共聞共見之天然吾苟舍吾與彼共聞
共見之天又何從而言彼不聞不見之天哉廣雅謂
天之去地及東西南北之相去若此吾由天之下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六

桂山堂

之上從其中之虛無而言之亦可爲虛無矣從其中
之寂滅而言之亦可爲寂滅矣日月星辰本乎天之
氣而生于上者也山川草木本乎地之氣而生于下
者也人羣物類本乎天地之氣而生于天之下地之
妙絕倫
上者也無一非無所本而生無一非無所本而存者
也然而天之下地之上上下下四旁其爲虛無寂滅不
可謂不廣且大矣自古及今有若在天之流光在地
之吐暉如人如物之色相不本陰陽上下之氣莫爲
而若爲之莫致而若致之無端而有微茫渺忽于彼

生○無○之○道○生○之○而○出○沒○此○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
 無○端○而○有○胚○胎○朕○兆○于○彼○存○無○之○道○存○之○而○隱○現○此○
 四○方○上○下○虛○無○寂○滅○之○中○有○是○理○乎○無○是○理○乎○夫○此○
 天○之○下○地○之○上○上○下○四○方○其○為○虛○無○寂○滅○猶○是○氣○與○
 道○合○日○流○行○于○其○間○其○不○能○無○端○而○有○所○生○無○端○而○
 有○所○存○猶○若○此○况○二○氏○欲○于○無○氣○無○形○道○無○所○憑○至○
 虛○至○無○至○寂○至○滅○之○天○謂○其○道○一○皆○本○于○無○也○能○生○
 天○地○而○不○窮○一○皆○本○于○無○也○能○存○性○覺○而○不○滅○雖○欲○
 不○立○一○本○無○虛○無○自○名○為○虛○無○之○道○本○無○寂○滅○自○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七 桂山堂
 為○寂○滅○之○天○為○彼○所○生○所○存○之○界○以○遊○通○其○詞○而○不○
 能○已○又○自○然○之○勢○也○使○天○之○上○有○是○生○無○存○無○之○理○
 天○之○下○豈○獨○無○是○生○無○存○無○之○理○乎○苟○有○形○有○氣○之○
 空○虛○寂○滅○中○無○是○生○無○存○無○之○理○况○無○形○無○氣○之○空○
 虛○寂○滅○中○有○是○生○無○存○無○之○理○是○天○有○二○天○道○有○二○
 道○矣○吾○所○為○有○而○生○有○必○無○無○而○生○有○彼○又○烏○能○
 知○之○而○言○之○自○非○姑○取○吾○共○聞○共○見○之○天○言○之○又○烏○
 能○曉○然○而○喻○哉○
 異端與吾道同一天而分有無其無之一字非舍

吾天而更言彼之天不可得也桂山辨有無先後
 從辨天始此如利刃刺人中其要害然此篇特其
 發端耳數節之後莫不迎刃而解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六

桂山堂

太極圖說有無論四

或曰天下之萬事萬物其有無相生如環之無端吾子言有不言無于天下之理不幾執其一端而言之乎余曰豈其然哉豈其然哉今試以天道之運于上言之其往者無也其來者有也其往者從有而之無者也其來者從無而之有者也推之人物之死生草木之榮落莫不皆然未有有而無無者亦未有言有而不言無者也然天下惟無之為無可言無是實無也以無從有往也惟有之為有可言有是實有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十九

桂山堂

以其有從有來非從無來也即以歲時日月論之子之時非丑之時也丑至而子無矣甲之日非乙之日也乙至而甲無矣由往而數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萬億歲而然此自有而無之無也亥之時非子之時亥無而子有矣癸之日非甲之日也癸無而甲有矣由來而推之一月一歲而然百千萬億歲而然此自無而有之有也夫由往而數之時日歲月至百千萬億皆歲之有者也然無一時一日可以昔之有反而為今之有况于三皇五帝以前之年歲乎若是者何

也無之不能復有猶死之不可復生亡之不可復存也以言虛無寂滅是為虛無寂滅也天下無有有而無無之理也由來而推之時日歲月至百千萬億皆歲之無者也然無一時一日不以來之無必為今之有何慮元會運世以後之年歲乎若是者何也有之不以無而為無猶四時變而天道不與俱變萬物化而人道不與俱化也以言真實無妄是為真實無妄也天下有無之不窮自必有有之不窮之理也凡天地相成陰陽變化之理有一不如是者乎此吾之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二十

桂山堂

有無與二氏之言有無其不同如是者也或曰吾子所論有之為有無之為無與古今諸儒雜論有無絕無疑似恍忽之談其言多聖人所不言質之聖人可謂不繆矣然亦上下四旁往古來今宇宙以內事也愚竊謂天地之大不過氣與道相合而成猶一物焉已耳其始也必有所自始其終也必有所自終豈自有天地以來惟此渾淪旁薄之道與氣有有無無而莫測其終始者歟余曰子徒以人之有終始謂天之亦有終始耶吾既取聖人所不言者而言之又安能

以聖人存而不論者置之不論耶自古言天地之始終者多矣窮冥荒誕莫可窮詰如徐整三五歷紀混沌之初天地日高厚盤古日長大之原其始如河圖挺佐輔云百世之後地高天下民皆食土天可倚杵之要其終皆此類也不俟賢知之人知其說之繆妄不足信矣惟二氏以無為始是言無天之始也以空為真是言有天之終也其才辨之徒如莊周列禦寇佛圖澄鳩摩羅什本其旨而發揮之如江河之泛濫橫流而不可止士大夫聞其說溺而不反者有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王

桂山堂

然其所為以無為始以空為真者亦不過以彼言虛無奪吾言實有之理以吾之言道止于天而彼能言無天之始有天之終謂天之上不止一天必有非氣與道之天乃無氣可言無道可名之天乃為最上之天斯其道為最上之道耳今試問天之去地至億萬千百里有餘矣天之上其氣之蒼莽鴻濛而上升者其高可以數千百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千萬里計乎必曰未也可以億萬里計乎必曰可矣然皆吾天之所為天也其高雖億萬里計乎亦不過蒼莽鴻濛

之氣耳使再從而詰問之自必以無形無氣無道可名至虛無至寂滅之天言之是彼之不得不以天之為天不言有而言無道之為道不名有而亦名無知其說之必窮惟一無可自適于吾有之外而已矣今吾以吾之實有而攻彼之虛無如操矛持戟將以刺物也而刺于無物之中吾如彼何哉莫若即彼言虛無者亦與言虛無使知彼言虛無之繆妄而後吾道言有而尊天其言不可得而消其理不可得而易也老氏以無為始以無為始者有生于無之說也然既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王

桂山堂

言無又言生是生有之無非無也可知矣佛氏以空為真以空為真者真存于空之說也然既言空又言存是存真之空非空也可知矣若使無可生有是死可復生也死不可生而生可以生故死惟一死而生有生生死惟一死故一死而萬世如故生有生故生生而萬世如新也若使空可存真是滅可長存也滅無可存而存可存滅無不滅故天地之逝者不反存可存存故天地之來者無窮也彼二氏言人之生物之存吾言有者必言無人之死物之滅吾言無

者必言有。惟以吾之無者。必言有。故必言天地之始。以吾之有者。必言無。故必言天地之終。言有言無。無一不與吾相反。而後可自立其教。以自神其說耳。或曰。彼二氏之言。非言無之無也。亦言其無而不無者也。非言滅之滅也。亦言其滅而不滅也。余曰。無而不無。無應言有矣。滅而不滅。應言存矣。豈彼不無之道。必託于無之天而言。有彼不滅之道。必附于滅之天而言。存乎抑彼無之道。自託于不無之天而生。有抑彼滅之道。又自附于不滅之天而長存乎。雖反覆其辭。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變幻其說。又若持矛挾盾。自相抵拒。尤惑之甚者也。然則文王之詩。所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象山引此以証無極之說。古人言天。言道。亦何必不言無乎。余曰。昔象山引以折紫陽。亦止言無。可加于極之下。不可加于極之上耳。而紫陽無以應也。雖言無。正言其不無耳。然古人作此詩之意。義則不特此也。今子亦引此為言。是又止斷取無之一字言之。未嘗合聲臭二字而思之耳。夫聲者。猶口之有聲也。臭者。猶鼻之有臭也。皆氣之屬也。天者。氣之積也。一闔一闢。一呼

一吸。風雷鼓動。皆氣之所為。可得而聞者也。此皆指上天至粗而言。猶文王化民之聲色。而孔子末之之意也。若求其至精至微。而主乎氣者。又豈若聲臭之可得而聞哉。所謂主乎氣者。即上文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無聲無臭。而有不無者。存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可以無言。不可以無言乎。又何止象山顛倒言之。而可言無。不顛倒言之。而不可言無之說而已哉。如以聖人言道。未嘗不言無。而疑之。夫聖人亦何嘗有止言。有不言。無之理。即言有不言。無之說。此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二氏言無者。言之也。若聖人則終日所言者。有也。即終日所言者。無也。萬事萬理。無不從有言。無不從無言。又必不可從無言。止可從有而言者也。姑取一二大者約畧言之。人之為人有形。有氣者也。而其戒所不睹。懼所不聞者。道也不睹。不聞。非無之謂乎。鬼神之為鬼神。若無氣而有氣。若無形而有形者也。而其視不見。聽不聞。體物不遺者。德也不見。不聞。而體物非無之謂乎。推之君父之倫。其見于事者。皆其根于心者也。仁義之德。施于物者。皆其原于性者也。事物

行于有而心性存于無大而推之天地而然小而推
 之一物而然是萬事萬物之兼有無猶萬事萬物之
 兼陰與陽萬事萬物之兼理與氣而為言也然而聖
 人未嘗一言無不惟不言無且無一不言有以有在
 無之中者必言有惟無在有之外者始言無也知此
 而無極太極之說亦可知矣伏羲之以一陰一陽言
 有也不言太極以太極在兩儀之中也孔子之言太
 極是從太極在兩儀中表而出之者也兩儀見于卦
 畫猶天地見于兩間可得而言有也兩儀以太極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有猶天地以大道而有可得而言無乃不可言無而
 止可言有者也極不可見非若兩儀之見于卦畫道
 不可見非若天地之見于兩間故伏羲不干兩畫之
 先加一畫之數聖人不于天地之外加一畫之名以
 極與道皆處于無也處于無則宜言無極矣乃孔子
 不言無而言有猶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無其虛之形
 而不言無形有其實之理而止言有理舍其虛從其
 實而言之者也今一極也必兼無而言有豈兼無言
 有而極之理見不兼無言有而極之理不見也哉

其剖析大道有無如繭絲牛毛無纖毫剩義使二
 氏從天上說玄說妙無復作生活計真摘曬珠神
 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終始論五

或曰人以形氣而有終始天地亦形氣之一物耳豈人與天地之氣無殊而與天地之道有殊又豈道入于人之形氣而有始終者入于天地之形氣而獨無始終歟余曰人受天地之氣以生猶塵沙之于大塊耳古人言氣必有數此亦從天地陰陽言之也如四時之運行百物之生息大而一闔一闔細而一呼一吸莫不有數存乎其間惟四序之以氣而有數也春之溫三月而謝夏之暑三月而代矣秋之肅三月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毛

桂山堂

謝冬之寒三月而代矣惟百物之以氣而有數也有以百年計者有以十年二十年計者有以歲月計者有以朝暮計者所受于天之氣數盡則四時百物亦與之俱盡矣若天地之為天地氣與道相合而成者也氣與道合而不見其始者氣與道合而不見其終也氣與道合而為萬物之有始有終者氣與道合而為萬物之無始無終惟二氏以天地之氣數雖百千萬億久于人未有不毀不滅無始無終者也老氏始得曰吾之道可以長生不死佛氏始得曰吾之道可以

不滅不生吾之所以大于天地也吾即所謂長久如天地究必毀滅者論之彼言吾天地之氣必毀必滅矣彼能言吾天地之道亦與俱毀俱滅乎彼既不能言天地之道與天地之氣俱毀俱滅矣彼又何所見而云天地之氣不能與天地之道不毀不滅乎彼惟不知天地之有氣必有道有道必有氣無氣必無道無道必無氣氣以道而存有主道以氣而化自神氣與道與氣相成相合氣無始終道亦無始終道無始終氣亦無始終此吾聖人不言而自然之理也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毛

桂山堂

非知之而不言直不知而不能言耳且夫天地者氣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也即道之大原萬物之所從生而受之者也天地之道之不毀以氣之不毀也未有氣不毀而道不毀者也天地之氣之不毀以道之不毀也未有道不毀而氣不毀者也故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即受天地之性以立此之天地之大道亦若大塊之散而為塵沙耳然其存也與氣之數俱存而為人其亡也不與氣之數俱亡而為鬼為神賢知之君子乘箕應昂上與星日爭光愚不肖之

小人亦與黎丘鶴亭恍忽遊行而不滅人止知氣之有陰陽遂以人之有生死言始言終而不知人以陽之氣始者入乎陰之氣而陽之氣終鬼以陰之氣始者入乎陽之氣而陰之氣終此陰陽人鬼之氣有始終而無始終者本如是也故氣非先道而有也有氣無道而言物直謂之頑冥不靈之物可也由今日之天地求其始而溯之不過風氣未開謂之混沌耳豈其四時無序百物無倫而謂之如混如沌者乎道非先氣而有也有道無氣而言物直謂之虛無寂滅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无

桂山堂

無物焉可也由今日之言道求其始而推之不過以本無名象不同形器耳豈其陰陽未分道自先立乾坤有盡道自獨存而遂可離形離器者乎故盈天地之間者氣也盈天地之間者道也道與氣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以一氣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氣也道不離乎氣言氣而道自存焉也以一道言天地非不可言而天地非一道也氣不離乎道言道而氣自存焉也故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惟一氣焉耳不見所謂道也吾見天地之運行于兩間日月之不

過四時之不忒五行之有紀萬物之有倫其氣循環無端有條不紊雖百千萬億年如一日焉以是知吾見氣之為氣即見道之為道也道也氣也一天地自有之道一天地自有之氣也非天地有道之後有此氣以行乎道之外非天地有氣之後有此道以入乎氣之中二氏謂天地未生以前有吾道以生之天地既滅以後有吾道以存之此其以天地有成有敗有始有終者氣為之而非道為之惟彼有道無氣非災劫所能侵安得不以其道大于天地也哉嗚呼其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之誕妄一何甚也

宋儒辨理氣為精析畢竟以必有理斯有氣立說不免墮入二氏又總應不安皆由不知陰陽是何物道是何物形上形下本作兩截看耳非通三千年前開天畫卦之心神安能發揮夫子太極兩儀之本旨桂山之學易不知傳自何人

太極圖說終始論六

或曰天與人一也。天無氣數而人有氣數。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之氣受于天者也。天之氣無時日。無歲月。一闔一闢。一呼一吸。循環而無已者也。人受其氣以生。如四時之代謝。既有數矣。而四時之中。又有節候存焉。是又有數矣。萬物生于四時節候之中。其受氣之盈虛久暫不同。皆天地之氣之數為之也。萬物至微。所得于天地之氣數有限。其生死修短有定數。而又不齊者。其或受氣于天。又或受氣于人之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薄為之也。乃欲以天地自為一氣之大原。非有所受之。而有所限之者。相與比而論之。耶。二氏徒以人之氣數有始終。夷天地而比于人。而後可言。惟彼之道。大于天地。歷百千萬億而不毀耳。或曰。人之終始。固不得比于天之無終無始。然而人之為人。不過一生。為一始一死。為一終如斯而已。乎。余曰。人之為人。兼道與氣而有之者也。人止知氣之靈。靈于道而不知道之靈。亦靈于氣也。人之死也。氣散而亡矣。而有不亡者。存為鬼。為神。其道不亡。其氣不亡也。氣之為氣。

兼陰陽而有之也。乘乎陽之氣而為人。歸乎陰之氣而為鬼神。鬼神之為鬼神。亦以是氣而為鬼神者也。

二氏者。各欲出陰陽之外。而為鬼神。是欲離道與氣而二之矣。老氏猶知不能離氣而求。佛氏必欲離氣而求之。然佛氏之求之也。雖以其道求之。未嘗不以其有生之氣求之。及其死也。亦徒以生欲離其陽之氣者。死亦并其陰之氣亦離之。而不知其氣佛氏一人之氣。其道佛氏一人之道。亦佛氏一人自欲離而二之耳。彼烏知天下莫大之氣。無如天地。必不能離。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道而有氣。天下莫大之道。無如天地。必不能離氣而有道。非天地不能離。而二之以道與氣。必無離而二之之理也。此佛氏生求無而又言有。死求無生又言有生。不得止言一世。又以二世三世言死生也。苟以二世三世言死生。雖十世百世為死為生。亦何異世之人生而為一人。死而為一鬼而已矣。或曰。然則萬物有生死。而天地獨無生死。其理固如是乎。余曰。子徒見萬物之死生。有百年有十年。二十年。或四三年。而不知天地固無日。不以其死生之理。流行于兩間。

者也。昔日之死與來日之生。昔歲之死與來歲之生。往者不復存。來者未有已。人與萬物亦如之。生固無盡。死亦無盡也。使盈天地之萬物。積天地之歲時。有來而無往。有生而無死。雖十百千年。已有必窮之勢。况元會運世。億萬年乎。使天地有來而無往。有屈而無伸。則天地亦一成不變之物矣。惟往者日逝于陰陽變化之中。而來者日生於陰陽變化之內。其氣以舍故趨新。為本其道以存神知化。為功而天地之有是道。有是氣。有是人物。有是鬼神。億世如新。萬古如故。而無始無終者。彼又烏足以知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從理氣二字看得如此精透。天地人物聖人鬼神。無一出其範圍之中。二氏從何處着脚。真性理中。從未有文字。

太極圖說原有論七

或曰。吾于論天地大道之有無至矣。盡矣。蔑以加矣。然此聖人所不言也。而吾子言之。必有怖其言如河漢之無極矣。今吾子將必取聖人所言者言之。使與言聖人所不言。少有疑繆於聖人所已言。吾知吾子必不宣之于口也。願聞聖人所已言。通乎聖人所不言。使人知吾道之大一而已矣。豈復有疑而二之者耶。又何二氏誣世惑民之足患乎。余曰。自古聖人之言道也。亦欲明此道于天下。而與天下共明之也。使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道而可以無言。則聖人何必不言。無使聖人之道不離天地形氣之中。又必有離乎天地形氣之外。而為道者。聖人何必止言入乎天地形氣中之道。而不言出乎天地形氣外之道。辟猶莊周所為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豈真有其言。即有其理。而必不言之乎。無如天地之道。惟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雖推之天之上。無窮無盡之上。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即推之自天至地。

以下無窮無盡之下亦止此天止此道也必無所謂
空虛寂滅中自有天空虛寂滅中自有道也雖推之
東西南北如帷蓋如圓卵亦無不然故曰聖人之道
至於天而止也今二氏之徒必舍吾有形有氣道在
其中之天而言其無形無氣無道可名之天以逞其
沈洋洋自恣之說嗚呼彼惟不知吾有形有氣道在其
中之天乃言天之至而無可復言之天又安能知聖
人本天垂世立極乃言道之至為無可復言之道即
言天之至為無可復言之天也哉故聖人之為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全乎天之道而為聖人者也彼以吾聖人盡性立命
以成已裁成輔相以成物立綱陳紀教育生民皆非
取○二○氏○之○大○已○小○者○代○為○之○此○所○備○所○囑○
天地自然無為之道而聖人雕琢天地矯揉萬物之
而○不○敢○發○者
道也其道知有而不知無知實而不知虛知舍已從
人不知舍人從已知以有與實為已而為人不知以
無與虛不為人而為已彼之道非吾所為道彼之天
非吾所為天也嗚呼彼既不知聖人所為道又安知
天地之所為道乎苟能知之未有不知古之聖人其
本天道以立人道皆出于天地自然無為一無所強

勉而為之者也又安敢為絕聖棄智夢幻泡影誣世
惑民之說乎自有天地以來無所為父子也君臣也
夫婦兄弟朋友之倫也雖維皇上帝何嘗諄諄而命
之曰若者為父子若者為君臣若者為夫婦昆弟朋
友乎然芸芸之衆虫虫之民必有夫婦以相合焉必
有父子以相親焉必有兄弟朋友以相聚相處焉又
必有出羣者推而尊之不及者俯而從之若君若臣
以相統率焉是天之生人必有此五者加之以六而
不能損之以四而不可非天之道為之而誰為之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人以其有是道也而為之立其教曰爾有父子必有
親也爾有君臣必有義也爾有兄弟夫婦朋友必有
別有序有信也天下莫不羣然從之安然行之一人
然人人然天下人無不然聖人之道為之孰非天之
道為之乎老氏曰吾欲人之如禽獸同人道于牛馬
何取乎聖人之區而別之也釋氏曰吾甚哀人之終
于為人而已也舍而君臣父子去爾夫婦兄弟朋友
求吾不復為人之理而已夫二氏以天所生之人不
欲為天所生之人以天所生人自有之倫不欲為天

所生人必盡之倫以天所予以盡人合天之知覺必欲為背人逆天以求為己之知覺自謂吾之道大于天地世之人不知其以不可為道之道自以為道一若天地之外別有是道為二氏之道者然迄今千百年猶有尊而信之者不亦天下大狂惑不解之人耶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無所為仁無所為義無所為禮知信之名也惟聖人以是為天所賦之性而成具于吾心天之道即人之道也使聖人自立此五者之教以率天下之人人必以為加我所未有強我所不堪孰肯信而從之惟天下之民不知有仁無不知有親而親之聖人教之曰是即爾之仁也是即爾之性原有此仁也而仁之道立于人之心矣仁立于人之心以之親親即以親親之仁以之及于民及于物而仁道之大無不全于吾性而存之而發之矣人初不知有義從其有敬而教之初不知有禮從其有別而教之初不知有智從其知善知惡而教之初不知有信從其不欺不負而教之無不皆然以故從其教而心若安之違其教而心若有所不安者此自然之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知自然之良能如是而可謂非天之道為之而誰為之乎老氏曰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詐偽吾欲為嬰兒與人為混沌而聖人日取其竅而鑿之也釋氏曰吾之道忍恥辱忘德怨人我平等而已吾何有于羞惡是非若競而若爭乎况吾知生為仁又安知殺為仁吾知以吾智成己以為智又安知以吾智成物以為智此其說與吾道相背而馳久矣夫天地以覺民為道豈天地以愚民為道天地能使民愚而能覺為道豈天地又以覺而復愚為道且聖人以等殺為天道而佛氏以平等為天道聖人盡知仁為天道而佛氏冥仁知為天道是豈天地有一道以與聖人又有一道以與二氏耶亦聖人自本天道而為聖人二氏自反天道而為二氏耳然而五常之道無日不行于民生日用之間亦何益之有哉自有天地有人賦以心性之知覺以來一人止一已耳其養生遂性亦自成其一已耳不知所為成物不知所為成己必成物必成物而後可為成己也聖人本天道而教之日人之為道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合成己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三

桂山堂

成物而爲道者也有不疑且畏者乎。八曰爾無
疑也無畏也爾不有父母乎不思所以事之乎爾不
有夫婦乎不思所以畜之乎爾不有君臣兄弟朋友
乎不思所以敬事而協和之乎山爾之已視之則皆
物也爾知成已而一物不成則爾之已不成矣是物
非于爾成之而誰爲成之耶由是而推之以及于人
羣以及于物類孰非成物之事孰非成已之事成之
耶雖愚不肖之人皆知有當敬當愛之人其不能及
民與物者不能充其仁知之量而有所不足也若夫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五

桂山堂

賢知之人則固知之而能充之矣知周萬物而仁濟
天下然有及有不及者勢分使之然也或及一鄉或
及一邑或及一國及天下其有一鄉不能及一邑一
國不能及天下所受于性而成于才者又有不齊耳
雖所成有大小然莫非成已而成物之道也故盡其
性以贊化育必舉而歸之天下之至誠此非人之道
即天之道更有何道加于此而爲道乎老氏爲我其
爲說曰吾甚嗤堯禹之爲天下苦其心勞其力而無
益于治平也上德無爲下德爲之人以治爲治而不

治我以不治爲治而治之使其民相安相樂而我無
與也其民相爭相殺而我無與也相安相樂而不已
必至于相爭相殺而後已相爭相殺而不已必至于
相安相樂而後已皆我無與也非我與之而然不與
之而不然者也又何用敵敵焉以天下勞苦如桎梏
爲哉釋氏則視一身如夢幻耳更何有于人其言曰
吾豈無所以爲人哉吾以一大事因緣之說爲人生
者吾引而導之死者吾懺而免之吾方求無生又何
暇爲人求有生使其日轉展於夢幻中爲哉彼二氏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罕

桂山堂

者惟以成已必成物乃古聖人所自欲爲而爲之吾
弗欲爲之則亦弗爲之已耳又烏知聖人所爲成已
成物即天地所爲成已成物天與人本無二道者乎
今夫天其覆物也如此今夫地其載物也如此其德
亦已至矣而天地不如是而已也凡所爲日以暄之
雨以潤之風以散之雷以動之四時寒暑以推移之
晝作夜止以休息之金木水火以贍用之鳥獸草木
百穀以滋養之而其大者命之以性率之以道備之
以人倫具之以天德凡此皆人之所資以生而所受

以成者也○謂○非○天○有○以○資○之○而○有○以○受○之○何○以○無○一○事○一○理○不○本○二○氣○五○行○莫○之○為○莫○之○致○一○如○安○排○品○定○而○與○之○者○誰○為○為○之○耶○且○不○特○此○也○其○至○小○者○莫○如○人○之○一○身○五○官○百○骸○心○腹○腎○腸○飲○食○相○化○男○女○相○生○缺○其○一○而○不○可○者○孰○為○為○之○即○至○毛○羽○鱗○甲○百○穀○草○木○文○采○之○續○紛○音○聲○之○響○答○臭○味○之○滋○液○有○一○非○二○氣○五○行○中○莫○之○為○莫○之○致○一○如○安○排○品○定○而○有○之○者○誰○為○為○之○耶○其○運○于○上○也○一○日○一○周○有○一○瞬○之○少○停○即○非○天○命○不○已○之○天○矣○其○處○于○下○也○一○貞○一○元○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一

望

桂山堂

一○息○之○少○間○即○非○承○天○時○行○之○地○矣○此○其○所○為○自○成○而○成○物○者○如○是○使○天○非○於○穆○不○已○以○自○成○其○已○地○非○承○天○而○行○以○自○成○其○已○又○何○以○成○物○又○何○以○成○古○今○生○生○不○已○之○萬○物○而○與○為○無○窮○無○盡○哉○彼○又○何○足○以○知○之○

言聖人恆言之理一如桂山自著一書言之一綱之領萬目有條而不紊真若開所未聞言理至極處古今一轍非以心印心者不能

太極圖說卷之二

太極圖說生死論八

或曰吾子言人道一天道其言雖聖人所已言愚也傾耳而聽之若聞所未聞者然此皆二氏自知外於吾道雖獲罪於天而無所顧惜耳其道之大要則不在乎此也其道以人之爲人了徹生死爲大古人有言曰死生亦大矣誠能了之徹之是或一道也然歟否歟余曰吾前言人倫言天德言成已成物皆聖人所已言而反覆言之亦以明吾聖人言有不言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十

桂山堂

之○言○耳○然○所○言○皆○有○也○皆○人○有○生○之○事○也○豈○以○人○之○死○而○無○之○也○而○不○言○乎○聖○人○之○道○兼○幽○明○死○生○而○言○之○也○故○聖○人○言○明○言○生○與○言○幽○言○死○一○也○亦○惟○言○其○有○不○言○其○無○而○已○吾○爲○子○剖○析○而○論○之○古○之○聖○人○其○以○生○死○亦○天○人○大○道○之○一○端○其○爲○了○徹○也○大○矣○非○二○氏○之○所○能○知○也○大○禹○之○言○曰○生○寄○也○死○歸○也○孔○子○之○言○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曾○子○之○言○曰○啟○足○啟○手○今○而○後○免○自○古○大○聖○賢○人○未○有○知○其○生○不○知○其○死○未○有○重○其○生○而○不○自○重○其○死○者○也○惟○重○其○生○必○求○所○以○無○忝○

其生○惟○重○其○死○必○求○所○以○無○愧○其○死○無○忝○其○生○自○必○
無○愧○其○死○而○或○不○能○無○愧○其○死○猶○不○得○謂○無○忝○其○生○
無○愧○其○死○自○必○無○忝○其○生○而○或○不○能○無○忝○其○生○猶○不○
得○謂○無○愧○其○死○故○其○無○忝○無○愧○非○人○得○而○知○之○惟○已○
得○而○知○之○惟○已○得○而○知○之○故○天○得○而○知○之○人○或○不○得○
而○知○之○使○惟○欲○人○知○其○無○忝○無○愧○而○已○則○夫○人○而○非○
無○忝○無○愧○之○人○可○也○而○不○知○已○所○獨○知○之○處○其○無○忝○
無○愧○與○否○與○天○共○之○者○也○吾○苟○自○欺○即○以○欺○天○吾○非○
欺○天○吾○徒○自○欺○其○已○耳○吾○苟○不○能○自○欺○其○已○吾○又○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桂山堂

能○欺○天○乎○哉○蓋○以○天○之○命○人○以○性○通○乎○生○死○而○命○之○
人○之○事○天○以○性○亦○通○乎○生○死○而○事○之○者○也○聖○人○曰○未○
知○生○焉○知○死○非○問○死○而○不○言○死○也○人○處○其○常○率○天○德○
以○盡○人○倫○為○忠○臣○為○孝○子○為○節○婦○為○悌○弟○為○義○友○以○
成○已○者○成○物○其○生○也○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其○死○也○
自○無○愧○乎○所○命○之○性○而○死○苟○處○其○變○臣○死○忠○子○死○孝○
婦○死○節○弟○死○恭○友○死○義○以○成○物○者○成○已○其○死○也○無○愧○
乎○所○命○之○性○而○死○其○生○也○自○無○忝○乎○所○命○之○性○而○生○
故○當○聖○人○之○道○大○明○於○天○下○之○時○無○智○愚○賢○不○肖○之○

人○莫○不○明○天○賦○予○人○歸○全○之○理○非○不○自○愛○其○生○惡○愧○
其○死○也○非○不○自○愛○其○死○惡○忝○其○生○也○如○龍○逢○比○干○之○
以○忠○而○死○申○生○孝○已○之○以○孝○而○死○共○姬○貞○姜○之○以○節○
而○死○伋○壽○二○子○之○以○悌○而○死○左○儒○伯○桃○之○以○義○而○死○
所○為○得○正○而○斃○焉○斯○已○者○也○又○若○春○秋○戰○國○之○人○或○
不○食○其○言○而○死○或○不○負○所○期○而○死○或○不○畏○強○禦○而○死○
或○不○食○嗟○來○而○死○此○又○成○仁○取○義○之○過○焉○者○也○甚○至○
鉏○麇○要○離○聶○政○荆○軻○深○陽○之○女○子○江○上○之○丈○人○借○交○
報○仇○忘○身○許○友○其○視○一○死○如○鴻○毛○比○干○盡○其○道○而○死○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桂山堂

正○命○者○大○有○間○矣○彼○其○人○豈○真○惡○生○樂○死○其○性○情○獨○
與○人○殊○哉○亦○明○乎○人○誰○無○死○死○而○得○所○死○亦○何○求○蓋○
以○吾○有○生○時○所○求○盡○者○無○非○人○倫○天○德○之○事○亦○何○必○
遭○其○變○而○死○之○苟○一○遇○其○變○必○不○能○舉○生○平○所○求○盡○
於○倫○常○一○旦○以○倫○生○而○苟○免○苟○可○死○而○不○死○自○是○而○
後○又○何○所○往○而○不○為○倫○生○苟○免○之○所○為○哉○世○之○人○因○
其○以○一○言○一○事○而○死○必○取○忠○孝○節○義○之○大○比○擬○而○揚○
抑○之○惟○聖○人○知○其○然○未○嘗○不○喟○然○歎○息○曰○志○士○仁○人○
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又○曰○志○士○不○忘○在○溝○

整○勇○士○不○忘○喪○其○元○蓋○其○死○也○雖○所○成○之○大○小○有○殊○
而○其○有○生○之○日○惟○以○不○得○死○所○為○恨○者○則○一○也○其○視○
世○之○庸○庸○逐○逐○及○其○死○也○不○過○盡○於○醉○飽○之○餘○沒○於○
妻○孥○之○手○彌○留○沾○戀○而○不○知○死○生○之○一○致○者○斯○為○可○
恥○而○可○痛○也○自○老○氏○以○存○神○養○氣○為○先○是○貪○其○生○也○
夫○貪○其○生○自○必○養○其○生○養○其○生○以○求○其○長○生○求○其○長○
生○而○卒○死○也○其○有○忝○於○生○也○大○矣○即○其○存○神○養○氣○所○
求○於○死○後○者○亦○豈○有○殊○於○生○前○而○其○忝○生○也○既○已○如○
此○其○不○能○無○愧○於○死○也○亦○大○矣○吾○不○知○彼○於○死○生○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四

桂山堂

大○道○以○何○為○道○而○亦○以○道○言○之○耶○佛○氏○則○終○其○身○以○
生○前○死○後○為○汲○汲○是○怖○其○死○也○夫○怖○其○死○自○必○求○所○
以○善○其○死○死○而○善○矣○而○又○復○生○猶○弗○善○也○自○必○求○所○
為○無○生○夫○舍○其○有○生○百○年○之○所○當○為○而○坐○待○其○死○之○
一○日○既○有○忝○於○生○及○死○而○但○求○其○無○生○其○與○一○瞑○而○
萬○世○不○視○亦○復○何○殊○猶○自○謂○吾○死○而○如○生○借○日○如○生○
而○一○如○長○死○其○忝○於○生○者○大○其○愧○於○死○者○尤○大○矣○吾○
不○知○彼○於○死○生○之○道○以○何○為○道○而○亦○以○道○言○之○耶○故○
聖○人○重○其○生○老○氏○亦○自○重○其○生○而○非○聖○人○所○為○重○其○

生○也○聖○人○以○道○重○其○生○不○以○生○重○其○生○老○氏○以○生○重○
其○生○不○以○道○重○其○生○聖○人○以○道○重○其○生○亦○能○輕○其○生○
老○氏○以○生○重○其○生○不○能○輕○其○生○其○不○得○已○而○卒○至○於○
死○不○能○不○輕○之○矣○又○必○求○其○死○而○不○亡○而○一○若○輕○之○
者○然○苟○不○能○死○而○不○亡○猶○不○能○輕○之○矣○其○所○謂○死○而○
不○亡○者○不○亡○其○死○耶○不○亡○其○道○耶○究○其○所○為○不○亡○其○
道○者○亦○求○不○亡○其○死○耳○不○可○謂○非○貪○生○之○根○為○之○也○
聖○人○重○其○死○佛○氏○亦○自○重○其○死○而○非○聖○人○所○為○重○其○
死○也○聖○人○以○道○重○其○死○不○以○死○重○其○死○佛○氏○以○死○重○
其○死○不○以○道○重○其○死○聖○人○以○道○重○其○死○亦○能○轻○其○死○
佛○氏○以○死○重○其○死○不○能○轻○其○死○其○斬○然○於○死○之○日○可○
謂○能○輕○之○矣○止○以○求○其○死○而○如○存○者○一○若○輕○之○也○苟○
不○能○死○而○如○存○猶○不○能○轻○之○矣○其○所○為○死○而○如○存○者○
存○其○死○耶○存○其○道○耶○究○其○所○為○存○其○道○者○亦○求○存○其○
死○耳○不○可○謂○非○怖○死○之○根○為○之○也○故○老○氏○之○說○中○於○
人○人○人○以○求○生○為○大○佛○氏○之○說○中○於○人○人○人○以○了○死○
為○真○以○求○生○為○大○則○凡○可○以○得○生○者○何○弗○為○也○聖○人○
所○為○盡○其○道○而○死○者○忘○之○矣○熊○頸○鳧○伸○以○養○其○形○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五

桂山堂

所○為○盡○其○道○而○死○者○忘○之○矣○熊○頸○鳧○伸○以○養○其○形○龍○

虎鉛汞以還其丹。煉氣林壑之間。遊神瀛島之際。自帝王卿相以及士庶人。亦何嘗知其長生不死之道。爲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皇皇然懼其速死。汲汲然求其長生。喟然太息。謂吾得從赤松黃石遊。吾視棄妻子何有哉。以了死爲真。則凡可以善其死者。何弗爲也。聖人所爲盡其道而生者。忘之矣。視其身如臭腐。視其家如贅疣。一切道德功名如泡影露。電。君子惑其說。謂彼能以明心見性爲歸。小人惑其說。謂彼能以舍家割愛爲大。亦何嘗知其了死無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六

桂山堂

之道是道之所必有。道之所必無。莫不望所謂兜率陀天。求佛祖之門。而皈依之。不呼而自應。不招而自來者。迄今未之有易也。於此之時。使於學爲佛老之前。而言死忠死孝。見義必爲。臨難不避之說。雖慷慨激烈。目眦髮指。而談之有不掩口。胡盧而大笑哉。嗚呼。生死之道。其不明於天下也。亦已久矣。近世以來。欲求如申生孝。已能過其情而爲之者。已不可得。况欲如鉏麇慶忌。要離聶政之徒。激一時之義氣。踐一諾而不欺。使人歎其視死如歸。而取之者。閔然無聞。

矣。卽有一二。惟魯之夫好義之輩。能忘其身而舍其妻子。皆相率而入二氏之門。以其一往能舍能割之氣。反以求生。脫死爲幸。又何知人之爲人。舍生取義。乃無愧乎生死之大道。爲何如者哉。然後知聖人死生一致之理。非重其生而輕其死也。非重其生者。一道重其死者。一道也。死之道卽生之道。盡其生之道。卽盡其死之道也。人徒謂我以其道於生。盡之而未能以其道於死。盡之。惟二氏能以其道於死。盡之。而不知二氏生不能以其道盡其生。又安能以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七

桂山堂

能盡其生之道者。反能盡其死。又安能知無忝於生之道。卽無愧於死之道而已。盡之其無愧於死之道。卽無愧於生之道而已。盡之。乃聖人死生一致之大道。而徒以其私智於一生一死間求之。以了一已而不能了者。卒以悞一已而悞天下之人。亦不足悲乎。人日讀大聖賢人言生死。一似嚼蠟無味。聞二氏說生死關頭。真如貨色之中。其慾無有不熱中而歎美。幾二千年于茲矣。今讀桂山探其根源。而剖析之。始知二氏言生言死。真如嚼蠟。

太極圖說生死論九

或曰人固不能長生由老氏之道而求養生不亦可乎余曰夫長生而可求古之聖人亦何樂乎速死必不求之乎老聃死秦失猶以遁天倍情非之人為天所生之人違天而私其身非理之所有也若夫養生之說聖人何嘗無之孟子曰養其小體為小人此為庸人縱耳目口體之欲言之也聖人先立乎大其小體亦豈有不養者哉月令載四時服御之所宜魯論紀衣食起居之有節孟子所為口腹豈尺寸之膚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九

桂山堂

非耶此與老氏求長生以養生不可同日語矣使養其生而可求長生亦何必若老子強忍陰賊逆天而求之老氏之徒有軒轅鼎湖荒唐無稽之說如果有之上世有道之主盡性至命與天合德天之所助者也踵其事為之以延十年二十年之祚而長保其民其與祈天永命之理亦豈必有殊哉其如天地生人以來必無是人也必無是事也蚩蚩之民習聞其說求之不可得之理喪其必欲求之心亦足以見其可哀而已或曰佛氏之怖其死怖其死之無知必求其

有知耳余曰天之有陰必有陽人之有生必有死也生者陽也死者陰也然天之陰陽非陰自陰而陽自陽也陽之中有陰陰之中有陽者也人之乘乎陽氣而生其可聞可見者形也陽之屬也其不可聞不可見者神也陰之屬也其死也歸乎陰之氣而死其聞者不復聞見者不復見者形也陰之屬也其不可聞而能聞不可見而能見者神也陽之屬也生以陽為形陰為神死以無形為陰以有神為陽者亦以陰陽不測之理言形言神於人鬼之間有固然者也人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十

桂山堂

生而為君子從乎陽之道也生而為小人從乎陰之道也從乎陽之道而死者神也從乎陰之道而死者鬼也此陰陽神鬼之大凡也人惟形色之有無分生與死人與鬼耳而陰陽之氣與行乎陰陽之理則非以有形色而存無形色而不存者也故人之生與人之死夫人而知之人之生而為人死而為鬼夫人而知之雖有聖人能知生而為人不能知死而為鬼而人必求知死如季路問死而聖人不言以人之生為君子死為神生為小人死為鬼理之常也然非目觀

之耳聞之事也。聖人非徒目不覩耳不聞而不言。卽聞之覩之。如羿。羿不得其死。禹。稷生有天下。世之羿。羿不皆死。禹。稷不皆王者多矣。天道陰陽不測之理。非可二三其說而存之也。大要歸於積善餘慶。積不善餘殃而已。一二不齊之數。天實爲之。不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也。苟必以人之故而求其說。鑿鑿然言生者自必鑿鑿然言死。彼二氏之知生知死之說。亦何所不至哉。故不答南宮之問。而以尚德勉其自勵。如此而自勵。不如此而亦自勵也。釋氏不知死而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七

桂山堂

死以求其知死而皇皇然計之。惟未明死生一致之理耳。吾言天道陰陽必及死生。亦以死生之理不得不因言以明之。故由人之乘乎陽之氣而生。知人之必歸乎陰之氣而死。由人之生而爲君子。爲小人。知其死之爲神。爲鬼。由盈天地之間。乘乎陽之氣而生。爲君子。爲小人。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知盈天地之間。歸乎陰之氣而死。爲鬼。爲神。無窮無盡。而不可以算計。由人生之爲陽。必有陽之氣與數。其受命之短長。限之。知人死之爲陰。未必無陰之氣與數。亦若受

命之短長以限之也。故人之生死。死生如天之一晝一夜。一寒一暑。生生而不息。化化而不已。此聖人所不言也。而有時亦以其理言之。如六爻之進退。四時之貞元。屈伸往來。變化無窮。言生死亦言死生。言始終亦言終始。其理未嘗不在其中也。或曰。然則佛氏輪迴之說。懼入於其中而無以自主也。嘗以詰人曰。汝醒時能自主耶。曰能。夢時能自主耶。曰能。無夢時能自主耶。其人愴然若失。而悲泣隨之。佛氏之爲了死計。其以是耶。余曰。釋氏竭生平之苦行。不過求死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七

桂山堂

時能自主耳。其所爲能自主者。又不過空人生一切所有而無之。乃能無望無碍而自主。不空人生一切所有。死而有望。有碍。猶不能自主可知也。今卽釋氏之道。以明吾儒之理。而詰之曰。汝生平之求自主。有過於吾儒之自主耶。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其慎獨也。如此。其存心如此。其養性如此。其須臾不離也。如此。其終食不違。造次顛沛。必於是也。如此。自古大聖賢

人操存於宵密以合天命不已之功雖百年如一日也道遙曳杖從容易簣時其所自主者何如是豈空一切所有必無罣碍歸寂滅而能主之不空一切所有不能無罣碍歸寂滅即不能自主者耶乃釋氏生平一無所為日以生前死後日枯坐於蒲團之上一旦恍然有得曰道在是矣吾能不墮輪迴而自主矣嗚呼聖人平生所求自主于生死百年如一日是徒以不墮輪迴為長死不生計其與庸妄人亦何異之有耶甚矣哉人知信釋氏死而自主之說而不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聖人朝聞夕死一言操之有生之時而通之既死之後綽乎其徐者亦獨何哉

儒者不肯將聖賢大道一一與異端比勘名曰攻之而不能破之降之桂山將平常說話兩路說來精粗大小隱顯邪正了然自見真如王者之師不戰而屈人兵者耶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

或曰吾子言死生而及鬼神其大略既得而聞之矣然鬼神之說聖人既已明言之而書傳所載多言事鬼神而不及鬼神所以為鬼神之理惟中庸體物不遺一言至精至微大易遊魂為變雖言情狀而所為情狀者止藏于一變字之中季路問鬼神夫子言事人不與言事鬼而神之為神又與怪力同類而稱不語有問程子鬼神者則曰吾為爾言無則聖人有是言矣為爾言有爾得不予吾言求之乎故昔之人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西

桂山堂

言人死氣散如無鬼神滅論其言有者搜神志怪之書不足盡信有宋諸儒言造化之迹二氣之良能屈伸往來之理亦若參論于有無之間使人若疑而若信之吾子前言死生既就死而為鬼者言之至鬼神之理亦應從聖人不言與後儒言之之中剖析有無為定論不亦可乎余曰鬼神之說聖人既已明言之而又有不語不答之疑者聖人非以其不足言而言也又非以其幽遠不可深言而不言也鬼神者所謂視之不見聽之不聞者也然不聞不見而實有其

理是理也。乃鬼神變化于二氣之中。自盡其鬼神之
 道。雖與人無殊。亦止推其理而言之。非若人之可見
 可聞而言之也。吾能言鬼神之理。之常不能言鬼神
 之理。之變。人信吾言之常。不能信吾言之變。是并其
 信者而不信之矣。吾言鬼神未嘗視而見之。聽而聞
 之。故其事之常者。可以理之常言之。其事之變者。猶
 可以理之變言之。至其事之變。而無其理。而附會其
 說。以為理者。聖人所不言。諸儒不欲哆口而談者也。
 今子必欲明鬼神之理。并與其情狀而明之。又安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徒以不見不聞之說。使子猶在有無疑信。開求之乎。
 今與子言不可見不可聞之鬼神。必先與子言不可
 見。而可見不可聞。而可聞之鬼神。而後所為不可見
 不可聞者。可得而知也。今夫日月星辰之繫于天山
 嶽河海之麗于地。風雨露雷四時五行之流行于天
 地之間。非有鬼神寔體之。何以運行變化。莫為而為。
 莫致而致。妙萬物而為言。聖人嘆其德之盛。至于如
 此。耶神祇靈爽赫赫明明與天地同德。即與天地同
 功。如所云太皞顓頊之帝。勾芒祝融之相。以及五嶽

四瀆山川社稷古今封號之神。聖帝明王莫不列爵
 分土而統屬之者。雖自古及今。其鬼神之更易遷改
 于陰陽冥漠之間。不可知。然法象之中。有氣有物。必
 有一體之而不遺者。無古今而皆然也。張子曰。鬼神
 者。二氣之良能。夫以鬼神行乎陽之氣。一如人之生
 而有神。若是其洋洋者。其行乎陰之氣。一如人之死
 而有魂。其洋洋者。亦若是可知矣。惟人為萬物之靈
 林林總總。類聚羣分。其死而為鬼。為神。莫可智燭而
 算。紀然其生為君子。歿而為神。生為小人。歿而為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六 桂山堂

其義則一也。至君子而為明神者。如堯舜禹湯文武
 周公孔子。以及後世名公卿士大夫。盡性知天。得正
 而斃者。其死而為神。自古及今。從無有光怪靈響。隱
 見于人世之間。以其通乎幽明之大道。其神之在陰
 在陽。一如日星川嶽。四時五行。行于兩間。而不易其
 常者也。書傳所載。如文王在帝左右。傳說列星申甫
 嶽降。雖後人追頌之詞。其理亦自不誣。至於忠孝節
 烈之士。貞性浩氣。精魂不與死魄俱泯。而為聰明正
 直之神。又或申生孝已。伋壽二子之屬。舍生求義之

死靡他亦未可以輕執而少之蓋古之人能死者自必能死忠死節能死義者自必能死忠孝未有盡忠而死者猶以不得盡孝為未足盡節烈而死者猶以不得盡忠孝於君親為未足人生忠孝節烈之事隨所遇而發自非見義必為不惑生死者其誰能之故下至義憤殉身之士孔子尚以志勇不忘取之其死也必非幽昧之鬼可知也昔鄭人相驚以伯有子產謂匹夫匹婦強死其魂魄猶能為厲况伯有取精用物之弘多亦足以明秉性負氣而死非沒沒於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七

桂山堂

為人無聞而若聞無見而若見者自在也人與鬼間隔于陰陽之二氣而不問隔于陰陽之一理亦何不可知之有哉故人之有死本無足怖及其瀕死怖亦何庸雖愚夫愚婦亦皆知之乃知之而猶怖之不獨愚夫愚婦為然雖死生一致理未了然亦其日在羣倫聚合中不能忍情割愛者有以蔽之耳而賢人君子澀然無所繫着之情自不同于日用不知之人其為鬼為神亦槩可知已至于淫邪放僻之徒喪其良心死而為鬼與山魃木魅爭光而元惡大憝天刑鬼責其性與禽獸無殊非天地鬼神必欲驅而納之異類之中亦其自驅而自納之耳或曰然則道家以生為附贅懸疣死為決癰抵痔人死為鬼過南面王樂固不足道矣若佛氏天堂地獄之說與吾子言君子小人為鬼為神其旨不殊其于生死一致之理亦未嘗不同條共貫者耶余曰老氏存神為主其書多修真養氣之書安得不以鬼為樂而嘖嘖稱之至佛氏天堂地獄之說不顧其言之有徵無徵而鑿然如言其所見其為儒者所指斥久矣然佛氏未入中國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六

桂山堂

如趙簡子夢遊帝所聽鈞天之樂而書傳所載有德之人天命爲神無辜之鬼上訴于帝似乎天堂之說已先有之未聞有所爲地獄之說也自佛氏有其說而世多言夢寐遊歷之事不一而足由是言之上世止知有天簡子夢遊帝所後世知有地獄人遂夢寐遊之豈非樂令所謂夢因乎想者耶此皆正人君子所不談然余嘗以陰陽之理推之人之被鞭笞鉗劉痛楚不能忍者雖其肌膚受之而覺其痛楚者心也如止肌膚而已則人之氣存而痛楚氣絕而不痛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九

桂山堂

者非心爲之耶此以知肌膚之痛楚亦其心之痛楚不可忍也明矣又若拘繫囹圄坐臥飲食未必不猶夫人也而咨嗟涕洟求脫桎梏而不可得一息之頃轉念之間無痛而若痛無刑而若刑焉者非其心爲之耶又如貴顯之人生平移氣養體一旦不得于君獲戾于上寵衰勢失呼吸存亡焦肺傷肝求死不得其與刑獄痛楚亦復何殊人生憂痛迫心較之膚受殆有甚焉者生而以有形之膚受之與死而以無形之神受之豈必有殊別耶地獄變相不過從人世劇

刑度劉而推極言之自是無稽之談然猶與君子而爲神其氣光明高朗上升于天小人而爲鬼其氣昏冥沈滯下入于地於理猶近又何必執有無而求之理或曰吾子於二氏之道無不毫釐縷析分別而斥遠之獨于天堂地獄之說儒者詆其荒謬不言吾子似以其理未盡非夫有其理必有其事雖與人世不同自非虛妄可知矣余曰鬼神之理聖人固言及之昔之名儒亦未嘗長言之深言之也今子欲明鬼神之爲鬼神余以幽明一致之理推論之以釋氏生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十

桂山堂

所求其道近鬼故於論鬼神而通于吾說者不非斥之究之吾儒不言而自有之理卽無佛氏之說如古今史傳所載迥乎其理而爲言君子不以爲非也吾語子不必執有無而論而子必欲求其有無吾豈不能如昔之儒者一語而斥其無耶子乃于吾之不斥其無而反求其有甚矣子之惑之深也吾言人生之陷于罪戾與不得于所事之人方其慘痛迫切怨天尤人有甚于刀鋸炮烙之加身者皆其心之有覺實當之因生以知死因有形而知無形以爲人之與鬼

其此靈覺亦復何殊今子必求所為地獄于有無之間余惡其詞之賸而可厭也而不與子言子謂余不知而詞窮猶可也謂余為不智昔言之而今不言是使余多此言也不可也今以高高在上清虛之積氣而道家以玉京金闕釋氏以抱子入自在天神廟一如人世所居所處者言之繆妄亦已甚矣以是而推地獄層次種種變相其繆妄不更有甚焉而猶足推求而論說之耶然而聖人仰觀俯察知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以為天地之間莫不有之彼詩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書所稱皇上帝非天之為天必有是帝以主之又安取人世尊而無上謂之帝者乃即以人世所尊而尊之耶古之帝王讓禪征誅大兵大役水旱災祥莫不祀天而告奉天而行天何言哉亦若為之感召而有以應之者謂非有主宰于高高在上如人世之所為帝者為之乎由是而四時之有帝山川社稷以及祀享之百神皆輔相上帝而職司有事者也又必為郊壇廟社以處之上下神祇如設官分職流行二氣之間亦豈無所憑依聚處而陟降上下者乎人以陽

道治民神以陰道治鬼賞善而罰惡害淫而福謙以佐人之陽道且然况幽冥之中無勸無懲而可立陰道以治之者乎是天堂地獄之說雖欲斥其事而不存其理亦未為得也有謂人生隱惡伏慝多遁于刑辟之外釋氏為是說以恐怖之使愚夫愚婦信而從之耳然而釋氏之徒本以罪惡由我解免福利由我佑助創為此說以恐怖人者要求人耳豈徒為鬼神福善禍淫之說而云然哉余所為不必執有無而論之以其說與其他荒誕虛繆不同即無其事而神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鬼責之理自存也子乃必求其實而言之余非鬼非神又安得以耳所不聞目所不見為子言之哉釋氏一切皆空至空及心性獨于天堂地獄鑿鑿言有無論其有無已與言空無本旨刺繆甚矣而儒者不埽却其言無必埽却其言有何耶桂山存其理自存鬼神福善禍淫之理非存釋氏穿鑿附會之說也斥其說無不斥其說有意良深矣

太極圖說鬼神論十一

或曰吾子之言鬼神其彰明較著也如此季路問所以事之孔子止教以事人他日又記子不語神豈鬼神有不必要事而又不可語之理耶吾子謂聖人非以不足事而不言又非以其幽遠而不可深言其故可得而開歟余曰夫天地四時山川社稷及門行宗廟之鬼神以享以祀者多矣聖人制在祀典自天子以至庶人莫不教人以祀神之禮豈季路問而孔子獨不與言耶且祀神之禮主于誠敬而事神之分各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大小器用禮儀等殺有差祭不欲數數則煩祭不欲疏疏則怠亦何不可告語之有然此季路之所習聞者也而猶問所以事之豈以事鬼神之道猶必有加于此者耶蓋天地之有陰陽惟人與鬼為最大人有入之事陽之道也鬼有鬼之事陰之道也古天子有事于天地山川而祭之也有祈有報其交于鬼神止此而已故郊壇廟社以云報也所謂大報天而主日者類是也有報亦有所祈神之降福于我也天子為萬民請命祈年祈穀而祈其佑助之者類是也諸

侯卿士大夫請命于社稷宗廟亦如之漢文詔曰先王遠祀不求其幸望祭不求其福今祠官祝釐歸福于朕不為百姓自今祠官致祭無有所祈其所祈之義可知也故自天子以至庶人以次而降其事鬼神不疏不數無敢越禮者如此凡此者以人之為人行乎陽之道者也人有事人之人自有事人之事也臣事君無適而非君而或敢忘之子事父無適而非父而或敢忘之推之事兄事長莫不然且人之生朝而出夕而入各執其業以事其上之人敬姜有言曰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民勞則勤勤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從未有事鬼神加于事君親敬鬼神加于敬君親而維日學事者以敬君親而能忠能孝之人可以事鬼神不能敬君親而不忠不孝之人不可以事鬼神記曰惟聖人為能享帝惟孝子為能享親等而上之者若此况于其下焉者乎禮經祭統諸篇致誠盡敬非能盡天人之道不足交于旦明不徒致齋散齋無言靡爭威儀肅肅而已也降及後世於所宜祀有所有禳必邀福于鬼神祝史舍正辭而矯舉以求之春秋賢士大

夫少非之者所為黍稷非馨明德維馨豈享祀豐潔
之所得而干哉季路信鬼神之必有思致其誠敬以
事之一似趨吉而避凶轉禍而為福若鬼神可以主
之者然如子疾病門人無請禱者子路請之非徒未
明乎事鬼神之理并事人之理而有所未明也今夫
人之事君親也無適而非君親死生以之禍福以之
無所逃于天地之間生事其君親其福也大矣臣子
之幸也非祝嘏所能致之也自非然者以死事其君
親其禍也大矣臣子之不幸雖欲祝嘏以求免焉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乎不可乎此其為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者也使人之
一身日奉其所事之人而移其所事以事之猶有死
生禍福介于其胸中其于事君事親純一無二之念
必大有間焉者矣由此而推之人一生之進止動作
無事不與死生禍福相倚伏吾善事鬼神而鬼神示
以趨避轉移之機一一奉而行之其人為尚人尚可
以為人尚能盡人之道以盡事人之道乎子曰非其
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為無勇也雖若以二事言之
而不知夫子專為事鬼神而言之也以諂鬼神之人

必見義不為之人見義必為之人必非諂鬼神之人
他日語樊遲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亦以能務
民義者必能遠鬼神之人不能務民義者必不能遠
鬼神之人可相提而並論也傳曰國將興聽于天將
亡聽于神又曰民神之主也今民各有心鬼神乏主
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古之論鬼神其明白正大也
如此自老氏謂有道之世其鬼不靈夫鬼神之靈豈
以有道無道而分其于鬼神已知其不能如聖人知
所敬而敬之可知矣其後遂有却老祀竈役使鬼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之術竹宮禱館淫祠徧天下及佛氏入中國日以鬼
道教民所為天龍神女散花說法以施捨種福田以
懺禮脫罪孽視人世鬼神卑若與臺一切福善禍淫
之理皆佛氏一人可以變亂而轉移之使天下之人
奔走若狂幾不知所宜祀之鬼神是何鬼神且以所
宜祀較二氏之鬼神如小巫之見大巫又孰肯以所
敬在彼者而敬之求如三代之世敬君親如天地事
長上如鬼神不以死生禍福易其志者如種五穀于
磽土石田之上不可望其復生矣嗚呼今而後知聖

人○不○言○事○鬼○神○而○止○言○事○人○之○意○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言事鬼神其道理真切如此以事之之人見而鬼神之爲鬼神益見諸儒多在有無之間論之皆未明乎夫子不語不答之旨一若囁嚅吞吐爲近聖人之言誤矣使宣室得聞此言雖一語三日不休未爲過也何必更以問蒼生爲第一義哉

太極圖說原道論十二

或曰吾子本聖人言天道皆二氏以吾所有之理一切無之者也然彼之所無能無吾道言有之有不能無吾道不言無而無之有吾言心言性自不能與吾一切言有而無之亦以明心見性爲歸後儒有許老氏能見道者有斥佛而亦時通其說以爲旨由是言之二氏以有爲無與吾儒固殊矣其所爲無而有者似亦與吾儒有同焉否耶余曰子問無極太極之說諸儒言有言無其論辨亦既詳矣吾從朱陸往復諸

書折衷而論定之不過兩言而決耳必言聖人所已言又言聖人所不言一一推論累百千萬言而未有已亦惟明吾聖人所以言有不言無之大旨乃本天言道自然之至理非二氏所爲天所爲道之能與焉者也故言聖人所言與言聖人所不言不敢少倍繆于聖人卽言諸儒所言與諸儒所不言亦期無倍繆于聖人卽無倍繆于諸儒而後敢言之也吾年十六七時未嘗讀性理書亦時有心思所及及讀其書而樂其先得我心其能通者信而好之不能通者疑而

缺之役役于科目有年無所用于時始以生平學思所及而會通之知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如是魯論二十篇反復玩味以顏閔游夏諸子所言與會子之述大學子思之作中庸子與氏上下七篇以之通貫乎夫子二十篇中無一理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以四子之書貫通乎五經之言天人言性命亦無一理之不通無一言之不貫也即以前聖人所不言貫通乎聖人所言以一聖人所言貫通乎數聖人所不言亦無一理之不通一言之不貫也嗚呼至矣春秋之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无

桂山堂

孔子以詩書禮樂易象春秋使文武周公之道復明于天下孔子沒百餘年邪說誣民充塞仁義孟子起而剛之不則大道幾于若滅若沒而不可知矣然與孔子同時若管晏諸書與孟子同時若申韓諸子或雜王霸或本智術小道可觀世主用之補偏救弊其致遠恐泥不足與王道比美人皆得而知之惟老聃與孔子同時所著道德諸篇未傳于世孔子見聃問禮其他聃與孔子論說莊列之徒荒誕無實者也至戰國而楊墨之言盈天下楊朱為我多本于老墨氏

兼愛其道近釋孟子不遺餘力距之斥之自後二氏之教生心害政迄今幾二千餘年而人莫之知也吾言聖人日用尋常共著共察之理必取二氏參論其是非亦謂百家諸子之說害道猶小二氏之教生心害政為大裴顧論其有而不能破其無昌黎能披其枝葉不能拔其根本以致後儒言心性本欲闡明聖學剖析精微至言心無其心而後心明性無其性而後性見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有宋諸儒卓有見地之人猶有以其言心性與吾儒畧同為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辛

桂山堂

者噫聖人罕言性命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聞近儒於性命探賡索隱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與聖人反若參差淆亂而莫辨其非者似以二氏言心性性本有其理吾儒不言而彼能言之者然嗚呼千百年以來吾夫子之道亦有日微日晦之勢致使二氏之教與吾教列為三而稱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自君子以及于小人誦其言遵其教人有將毋同之說存于胸中今子以二氏與吾儒之明心見性致疑于同異之間而問之亦可謂欲探大道之原本者矣

余安敢以妙見少聞管窺聖人不為一盡其辨說哉
今夫天之所為命者人之所為性也在天為命在人
為性一理而二名二名而一理者也故率之是性違
之非性矣能知其性為君子能盡其性為聖人無智
愚賢不肖之人有此性皆有此率之之才皆有此盡
之之量者也此性命之說也有是性矣性之有仁義
禮智本乎情而發于心能本是性而發之斯謂之本
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為賢知之人不能本是性
而發之不得謂之本乎性之情發乎性之心斯為愚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不肖之人此情與心之說也以是性與情存諸心即
本是心之發用而惻隱為仁羞惡為義恭敬為禮是
非為智以盡其孝于親忠于君愛敬于兄弟朋友斯
謂之聖人君子賢智之人是為存心養性以立命之
人其不能者為愚不肖之人而已矣此心之有仁義
禮智之說也以是本天之命而為性發于心充乎四
端以盡人倫吾為聖人為君子為賢智之人而天下
愚不肖之人有是四端而不能充吾以吾之能充者
充之斯謂之成已以成物斯謂之能盡其性苟或不

能不得謂之盡其性即不得謂之聖人其或賢知之
徒能充其德以成已而不能成物猶不得謂之成已
即能成物非其時命與勢分所不得為而不能為者
亦不得謂之成物所以然者吾一人以天之所為命
者為性而不能如天之道以為之不得謂之盡其性
也故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嗚呼人性合內外
而為量其大也如此雖然人之自盡其性聖人以存
養之道盡之矣若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其為人如
是其芸芸也其為物如是其芸芸也以至誠之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圭 桂山堂

欲以自盡其性者與人物莫不盡之贊化育而參天
地必有疑其一能無不能一盡無不盡之說者不知
吾之性一天之性也吾之心一天之心也與天地同
德者與天地同功故能盡其性者吾一人而已人之
智愚賢不肖不一矣吾烏乎盡之物之飛潛動植不
一矣吾烏乎盡之天地之化育無窮無極矣吾烏乎
贊之而參之聖如堯舜夫子一則曰博施濟眾堯舜
猶病再則曰脩己安百姓堯舜猶病甚矣盡其性之
難能也而不知聖人之心無窮聖人之道無窮也聖

人○之○道○無○窮○聖○人○之○心○尤○無○窮○也○人○之○智○愚○賢○不○肖○
之○不○齊○也○天○為○之○也○非○天○之○性○為○之○天○之○氣○質○為○之○
也○人○之○智○可○益○其○智○愚○可○損○其○愚○賢○可○益○其○賢○不○肖○
可○損○其○不○肖○氣○與○質○天○為○之○而○無○可○如○何○者○氣○與○質○
可○益○可○損○亦○天○為○之○而○非○無○可○如○何○者○也○天○所○賦○之○
性○為○之○也○聖○人○曰○天○以○命○賦○吾○又○不○徒○以○天○下○林○林○
總○總○之○氣○質○賦○吾○吾○為○天○地○間○一○人○為○萬○物○中○一○人○
而○不○能○為○天○地○所○為○之○事○不○能○為○天○地○所○欲○為○而○不○
能○為○之○事○使○天○下○人○與○物○以○戴○天○地○者○戴○吾○一○人○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負○天○以○命○命○吾○以○性○者○大○矣○故○為○之○教○曰○爾○所○有○之○
性○天○之○命○也○爾○所○率○之○性○天○之○命○人○之○道○也○爾○皆○有○
由○其○道○以○盡○其○性○以○盡○人○物○之○性○之○道○也○爾○惟○氣○質○
不○齊○吾○無○如○爾○何○天○亦○無○如○爾○何○也○然○爾○亦○不○得○謂○
天○獨○私○于○吾○一○人○有○是○性○是○道○也○吾○雖○為○天○所○生○之○
一○人○吾○不○能○復○畀○爾○以○性○也○吾○能○使○爾○賢○智○益○其○賢○
智○愚○不○肖○損○其○愚○不○肖○非○吾○之○能○損○益○之○天○之○賦○爾○
以○性○使○能○損○益○之○也○天○使○爾○能○損○益○之○爾○不○能○自○損○
益○之○吾○復○不○能○為○爾○損○益○之○吾○負○天○命○也○大○矣○吾○負○

吾○性○并○負○爾○性○也○大○矣○吾○為○爾○立○教○焉○爾○能○脩○道○如○
吾○爾○亦○盡○其○道○以○盡○其○性○之○人○也○爾○不○能○如○吾○脩○道○
以○立○教○而○能○以○吾○教○爾○脩○者○脩○之○雖○不○能○如○吾○以○道○
盡○吾○性○亦○不○失○為○性○道○中○可○由○不○可○知○之○人○此○吾○所○
立○之○教○即○天○地○所○立○之○教○也○自○有○天○地○以○來○止○一○天○
止○一○命○自○有○天○地○而○有○人○以○來○止○一○命○止○一○性○止○一○
道○自○有○天○有○聖○人○而○有○人○有○物○以○來○止○有○是○命○止○有○
是○性○止○有○是○道○亦○止○有○是○教○同○乎○此○命○此○性○此○道○是○
吾○教○也○不○同○于○此○命○此○性○此○道○非○吾○教○也○子○思○子○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其○言○之○至○慎○
至○重○如○此○彼○二○氏○之○所○本○者○何○天○所○率○者○何○性○所○發○
于○性○者○何○心○所○脩○于○已○者○何○道○而○亦○可○謂○之○教○乎○亦○
與○聖○人○並○列○而○三○乎○嗚○呼○大○道○之○不○明○于○天○下○也○亦○
已○久○矣○尚○望○天○下○有○行○之○之○人○乎○哉○聖○人○之○立○教○也○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吾○無○以○養○其○欲○以○飲○食○而○
相○攘○以○男○女○而○相○奪○盈○天○地○間○皆○是○矣○易○曰○屯○物○之○
始○生○也○物○生○必○蒙○蒙○必○有○所○需○需○莫○先○于○飲○食○小○則○
訟○而○大○則○師○所○為○繼○之○以○大○君○而○萬○物○仰○而○比○之○也○

吾爲之田里樹畜以有其生爲之男女嫁娶以有其室爲之仰事俯育以有其家而後爲之州鄉里黨以有其敦睦而後爲之君長者能以其治治其人之強弱巧拙之不齊又何憂乎天與人以大欲使之各足其欲而一如無欲者乎聖人日養矣而弗教猶弗養也天生是人使有是耳目口體而無所謂性無所謂心以主之人人皆甘食悅色爲性甘食悅色爲心相爭而訟相毆而師矣使有是心是性而賦之氣質清明之人不賦之氣質昏濁之人吾亦無如天何也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垂

桂山堂

無如人何也乃天之以是心是性賦人也凡有氣質之人莫不有以賦之故凡有氣質之人以是性而發于心莫不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四端也聖人曰吾卽其心性以治其人吾如披卻導窺恢恢乎遊刃而有餘矣其道莫先于孝非人之不孝吾教以孝也親親仁也非人之不弟吾教以弟也敬長義也能孝其親者必能忠其君能敬其長者必能睦其族屬人知吾教孝不知吾教仁人知吾教弟不知吾教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堯舜治天下之道仁義而已矣

舉天下之人興孝興弟尚仁尚義人倫以敘天德以備庠序以處秀民學成而治人講社讀法以約愚民各出其力以事上此天所賦人之性一若聖人爲之賦之天所畀人之道一若聖人爲之畀之是天以性賦人於氣質之中不能變其氣質而復其本然之性也聖人爲變之而復之天以道畀人於嗜慾之內天不能遂其嗜慾而安其固有之道也聖人爲遂之而安之斯可謂能盡人之性而後可謂能盡其性矣由是而鳥獸成若草木蕃蕪焉不剝胎不破卵焉數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美

桂山堂

不入方長不折焉禽獸以時殺樹木以時伐焉而仁愛及於萬物有不各盡其性者乎由是而高高在上日鑒在茲天不愛道矣地不愛寶矣民祉浥臻而休祥駢集矣五帝三王由斯道以治天下而漢唐宋以來雖遠不遠古然由其道而治失其道而亂迄于今未之有易也夫是以天道也如是聖道也如是人倫也如是天德也如是天秩天討無不如是夫孰非天所賦之心爲之天所賦之性爲之又孰非本天所自爲命者爲之使有一人焉非是心是性則一人不可

得而變化之矣使有十百千萬人焉非是心是性則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于聖人之心性則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使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之心性有一不同於天之自為命者與人以為心為性則一人以至十百千萬人不可得而變化之矣夫是以盈天地間人皆有欲而若無欲人皆有氣質而若無氣質所謂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為能化者此也夫變化莫大于天地而聖人能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而後可謂盡其性而後可謂之修道以其立教此心性之理萬古一原千聖一道已上皆言聖人所已言五經四書括已盡諸條共貫通相祖述而言之者也彼二氏之言心性與吾儒畧同者安在乎吾儒排斥二氏者多矣究之千古聖賢一道相傳之理使二氏言心性言道言教得以並行于天地之間此其故非他亦止謂吾儒本天言道而言有彼先天言道而言無吾儒本陰陽言道而言有彼離陰陽言道而言無初未嘗于天止一命人止一性剖析其源流而大正之且有以彼之

言心性亦未必非理之所有而若疑若信焉耳嗚呼此千百年人心之迷惑不解而二氏之教至今流行而未有已也嘗試執老氏而詰之曰吾本天而言有汝先天而言無有二道乎使老氏而應之曰吾與若既分有無為二矣又安得以有無之道為一乎是則老氏之道非道也人皆知之矣道可二何不可三可三何不可十百雖百家小說皆得奉一道以自名正之不足正也惟老氏必不能以彼言無吾言有之道為二也故亦言天亦言命亦言心亦言性是以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正之究不能正之也嗟乎使老氏而不言天言命言心性則已惟老氏而猶言天言命言心性吾乃得而大正之彼之為人亦猶是受天之形氣為天所生之人并與其心性而受之之人乃不欲與所受之形氣為聚散反其道之常以求其有聚無散而逆為之自不得不以所受于天之心性反其道之常舍有言無而逆為之矣夫既反其道之常而逆為之自不得不舍吾之言有而尊彼之言無若曰吾生於無而反于無吾烏用彼天彼道為哉吾其為元始而處吾

三清之天此吾道之所以爲大而無上也人謂佛氏明心見性與吾儒略同者亦謂其取六根八識諸色相一切空之以求反其心性之本覺也試令取其本覺而反照之其爲心與性有是人倫天德成已成物之理充滿具足於中者耶如以一切皆無也是不獨取六根八識諸色相而無之并其所爲心性之本覺亦無之以云虛無寂滅者斯真虛無寂滅已又何道之有哉彼惟不得言原無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又不得不言卽有是種種在吾本覺中吾能一切皆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三

桂山堂

之無之是彼原舉其心性之所不能無者而空之以求所爲無生無死之天亦不過以不頑冥之本覺而爲頑冥以不泯滅之本覺而爲泯滅若曰吾知本覺本不頑冥而寧爲頑冥不爲不頑冥吾知本覺本不泯滅而寧爲泯滅不爲不泯滅吾亦惟于窈窈冥冥無生無死之天以證吾空寂圓成之果而已此吾道之所爲真而無上也嗟乎二氏之道其言大言真亦如是而已矣彼豈能知心之與性兼有無而有之者合內外而有之而猶以是言之以是求之者耶故老

氏者本不知所以治天下而亦言治天下自不得不言以無爲治天下夫黃帝堯舜有爲而無爲非始於無爲而終于一無所爲者也乃以絕聖棄智爲無爲人不知其所爲明心見性其繆妄爲何如卽其言治天下之繆妄若此而明心見性之繆妄亦可以知之矣佛氏本求出世與世何與而亦言度世其所爲度世者不過了一已之死生耳故不言度人而言度鬼旣言無生而又言放生且生不能以生度人而死徒以死度鬼生求出世而無生死又求入世而有生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四

桂山堂

不知其明心見性其妄誕爲何如卽所爲出世度世無生有生妄誕若此而明心見性其妄誕亦可知矣由是言之二氏言虛言無使真能出天地陰陽之外生無爲者死亦無爲生求無生者死求長死卽天下本無虛空寂滅之道而自爲老佛之道本無空虛寂滅之天而自爲老佛之天本無虛空寂滅之鬼神而自爲老佛之鬼神亦自成其爲老佛而已吾又何暇更取其有無而論之其如天地之間陰陽之外有性有覺而爲人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爲人有性有覺而

為鬼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為鬼。有性有覺而為道與天者無性無覺而不得為道。與天非真能無性無覺也。不過無性無覺而始為虛無。無性無覺而始為寂滅而已。彼又烏知天下必無此空虛寂滅之天。必無此空虛寂滅之人與鬼神也哉。故老氏為已而言虛言無矣。又不得不言為人而不虛。不無佛氏言出世而言寂言滅矣。又不得不言入世而不寂。不滅于天人之大本性命之大原。亦有何與一則始于貪生以三住求長生而不可得死。而乘其強陽之餘氣。徒冀長遊天地之間。一則始于怖死而求我之為我於生前死後之時。徒欲守其冥寂之靈覺。出輪迴而證無生。彼二氏者如是求之。不必如是得之。假使如是求之。卽如是得之。而能長生不死。是老氏至今存也。能長死不生。是佛氏至今存也。又安得言虛無寂滅之道。為彼道。又安得有虛無寂滅之天。為彼天也哉。夫善言空無者。莫如二氏。究以不空而徒以言空之。不無而徒以言無之而已。彼又烏知吾儒之明心見性。言實有而不言虛無者。是何旨。而謂其能與于吾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望

桂山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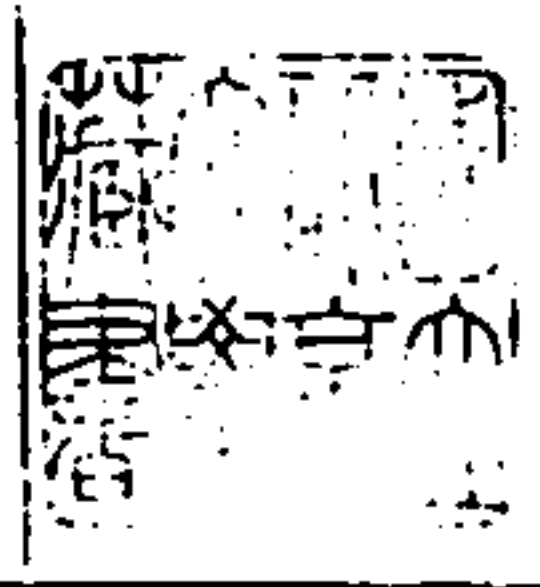
大道漫以略同言之也哉。直從二氏明心見性有無內外剖析之。而虛繆畢露。吾儒性命之理。如日在中天矣。諸儒將有無二字止。以我有彼無。我內彼外。斥之自不免。所見略同之說。桂山從言有言內。析其不同。則其言無言外。不辨而自明。從來儒佛老莊混為一途。其能劃然分如淄澠。若此論者。生平未嘗見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二

望

桂山堂



太極圖說卷之三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三

或曰吾子析有無之理通天人性命貫死生鬼神詳哉其言之矣然則周子本有而推于無朱子要無而歸于有於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亦似無殊吾子未以為然者其義必有在矣余曰吾與子言天人性命之道死生鬼神之理止為太極圖說加無極二字是豈明于大易本言有而不可加以無之辭大易本言太極而不可以無極加之之義者而猶為是圖說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桂山堂

昔伏羲之畫卦也一陰一陽而已無所為太極也使圖自上立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先加一圈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上使畫自下起何難于一陰一陽之外加一畫以示太極于兩儀之下可以知太極不可加圈加畫于兩儀上下之間直以兩畫對待而起此伏羲列兩儀而不及太極之大旨也至文王繫卦諸爻體德名義其理一陰陽之至理也周公繫爻諸卦體德名義其理亦一本于陰陽之至理也有太極之實無太極之名以卦與爻雜物撰德萬事萬理而有之不

可一事一理而名之也故伏羲畫卦不加一圈一畫

以為太極而太極未嘗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中若有缺焉文周繫卦爻未嘗於一卦一爻明言卦爻之德卦爻之體卦爻之名義以至極之理自具于伏羲畫卦中於卦爻發揮之而已此太極流行於三才六位間隱而不見而無不可見者也至孔子贊易自陰陽兩儀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凡成形成象類聚羣分變化無窮之義條分縷析而釋之無一非陰陽至極之理為之者而不一言以表之其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桂山堂

者固以大易為彌綸天地之書不知者以為止上策此知不知從言易矣際說與虛擬不知太極是以前民用之書而已故于大易何為者章自詰而自答之以為易固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以決疑定志者也易固著德圓神卦德方智六爻易以貢聖人與民同患齋戒以神明其德者也易同乾坤闢闢變化不窮利用出入而至神者也人知為卜筮前民用之書而不知天地之道其大本大原莫不該備於此者乎是書也人知乾坤為易之門而已而不知太極之理存焉一言以表之日易有太極惟有是太極而後兩

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無不從此而
生而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
吉凶大業亦無不從此而生矣惟易書具是太極之
理易道之大所以與天地準也于是又以天之法象
人之崇高比擬而贊其大結以聖人制卜筮推本天
生神物贊其神妙不測而測至也極者理
之至也易有太極云者猶言易有至理在焉也為大
易言之非舍大易而言之也苟舍易而言之是為道
而言太極矣為道而言太極猶言天有天之道理故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言天者必知天有天之至道存焉人有人之道凡言
人者必知人有人之至道存焉于易之兩儀四象八
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舍易而言之是
為天而言太極矣為天而言太極亦猶老氏言先天
地而生佛氏言超陰陽而存之道矣於易之兩儀四
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何與焉此可知易
有太極一言先兩儀而言之者為易言之也為易言
之可以先兩儀而言猶兩儀可以先四象而言四象
可以先八卦而言八卦可以先六十四卦而言以六

十四卦之體即八卦之體八卦即四象之體四象即
兩儀之體兩儀即太極之體而太極即兩儀四象八
卦六十四卦之體雖有先後而無先後者從兩儀四
象八卦層次而言之也今之為圖說者截上易有二
字而取太極二字截下生四象八卦而取是生兩儀
四字不以易之太極言太極借易之太極而自以圖
說所為太極言太極不以易之兩儀言兩儀借易之
兩儀而自以圖說之言天地者言兩儀故易之有太
極以易之本有太極非無太極也從其本有而言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四

桂山堂

以太極本在易之中言有不可以無言之者也圖說
之有太極以太極本無而非有以其在陰陽之先為
本無及在陰陽之後又不得不言有又不得不更有
所為無者而後可以有之也彼以為人止知太極在
陰陽之先入乎陰陽之中不知無極又在太極之先
不入陰陽之中可得而言無不可得而言有惟無極
言無太極乃得而言有此其說在陰陽之外而言之
也在易之中而言之自必以易之太極言太極自必
以易之兩儀為兩儀在易之外言之自必以圖說之

太極爲太極而言無極自必以圖說之兩儀爲天地而言兩儀不知易之有兩儀猶易之有四象也象也者像也儀也者可象者也就易之天地而言兩儀猶就易之陰陽老少而言四象就易之日月風雷水火金木之屬而言八卦皆儀也皆象也象亦言象也交亦言效此而象此者也皆易之詞也就易之言太極者言太極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兩儀非舍易之言兩儀而言天地非舍易之太極言有極而又言無極也故五經四子之書從無以天地爲兩儀從無以言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五

桂山堂

言性言命言心之至理爲太極者也自孔子贊易而有此名後世以兩儀象天地太極象至理始本易象所言而言之亦猶震之稱雷離之稱日坎之稱水艮之稱山巽之稱風兌之稱澤乾之稱天坤之稱地同類而互稱之也就易之言天地者言兩儀可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而以言兩儀者言天地言天地生四象猶可也言天地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就易之言兩儀者言太極可言太極生兩儀生四象生八

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苟舍易之言兩儀者言太極言太極生天地猶可也言太極生天地即言生五行四時猶可也若既言太極生天地矣言天地生五行生四時矣又舍天地而言生四象生八卦生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可乎不可乎甚矣讀聖人之易書必先明聖人作易贊易之詞與作易贊易之理雖初學猶知之者也故孔子卦爻十翼數千百言言天地即以易言乾坤言天道人道即以易言天道人道或先易而言之或後易而言之或錯綜天人與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六

桂山堂

理而言之從未有外陰陽而言即未有外乾坤而言即未有外天地而言者也凡易之道一陰一陽之道也其道即天地之道也易之至理一陰一陽之至理也其至理即天地之至理也故既言太極又必言無極本道家之言著道家之書不爲易說吾何屑置詞之有既爲易說豈易有太極一言言易之至道至理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內言之反從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外言之有是理乎哉無是理乎哉若以聖人易有太極一言在兩儀之先而疑之

遂謂聖人言道亦如道家言道在天地之先然則聖人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不幾以太極又在一陰一陽之後言乎豈非所謂舉一隅不能以三隅反者乎必謂易有太極一言不為易言而為天地言是聖人亦同老氏有物先天之說矣自有孔子以來漢唐宋諸儒所漸致辨于老氏之說者云何而猶未明乎斯義耶且孔子彖象十翼中言天地陰陽之理會有一言不從天地陰陽言道而疑易有太極一言從天地陰陽之先言道可更取以相提而並論者乎不特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也易書而外五經四子諸書大聖賢人本天言理之辭亦有若太極生兩儀疑其言道生天地一言半詞可相提而並論者乎濂溪紫陽聖門之徒也易有太極一言正當從孔子只言有極以明其有不言無極不必更言其無發明斯義何庸加無極于太極之上而創為圖說致滋後儒紛紛訾議為哉

宋儒以與易通相表裏其時非圖說者如非孔子桂山將舍易而言一語判開定千古鐵案其截上下兩語作圖說尤為片言折獄那得如此卓識那得如此快筆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四

或曰吾子之言是以太極圖說可不作也然聖人言有濂溪紫陽自必實言有聖人不言無濂溪紫陽未嘗實言無度正謝方叔黃瑞節諸人論之詳矣亦未始不同歸于一致也吾子似以圖說可不作何哉余曰吾淺見渺聞未嘗得如有宋大儒其人而從事於其門言聖人所言言聖人所不言反復數千萬言以明聖人言有不言無之旨竊謂子于圖說之是非已思過半矣乃猶以圖說之言有言無與聖人同歸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八

桂山堂

致余又安能以盡言為戒不為一申其說乎古之聖人凡言事言理非知而言之不言也雖小物細故猶然而况于言道乎其言有者必實有者也其言無者必實無者也其言有者雖無而實有聖人言有不言無者也其言無者似有而實無聖人言無不言有者也亦豈有本有而兼無言之本無而又兼有言之之理乎哉濂溪知易之有極則言有極知易之無極則言無極此吾所謂聖人言有必實有言無必實無者也今日無極而太極此二氏非有非無之說也使以

無極爲有是。老氏生無之說矣。使以有極爲無。是佛氏性空之說矣。濂溪亦何取加無于有之上。而圖之說之。紫陽之推論圖說。知孔子言有極爲是。卽知濂溪言無極爲非。知孔子知有極而不言無極爲是。卽知濂溪知有極不言無極爲是。知有極又言無極爲非。此吾所謂聖人言有雖無而實有。言有不言無。聖人言無似有而實無。言無不言有也。今紫陽從而解之。曰無極而有極。猶曰有極而無極也。云爾。以極之理爲有理。以極之形爲無形。苟如是。是天之有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九

桂山堂

無形而有理。人之有性。性無形而有理。萬事萬物之有道。道無形而有理。苟以太極之無而無之。則天之有命。亦將曰有命而無命。人之有性。亦將曰有性而無性。萬事萬物之有道。亦將曰有道而無道。可乎。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猶能知之。必待有宋大儒爲圖。爲說。又強爲之辭。而發明之。以爲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推其授受。幾等于精一執中之訓。不亦異乎。余嘗反覆其說。而推論之。非聖人贊易之言。非聖人贊易之理。而知其言太極。非聖人以易言太極之

太極也。夫易之大極。易之所爲至理也。紫陽以無形有理解之于時。舍圖說全說。不論而以信一語。信全說者也。苟徒信此一語。而不取其全說。而推論之。則是言大易之太極。與言道家之太極。亦何殊之有哉。夫太極之無形。吾不言而知之久矣。太極之有理。吾不言而知之尤久矣。若太極之動靜。吾烏乎知之。是太極之不可以動靜言也。有固然者也。然吾安得以其不可以動靜言。而不言姑卽其言。動言靜者言之。太極何時而動。非靜而何以知其動。且太極既動。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十

桂山堂

時爲動。極而靜。太極既靜。又何時爲靜。之極而復動。吾烏乎知之。紫陽不得已。以爲言其實。則動又生于靜。作圖說者。只得先從動上說起。代爲解之。夫太極可從動說起。又何不可從靜說起。而作圖說者。必鑿然先從動言之。使可先從動說。又可先從靜說。是先從動說。必生陽。先從靜說。必生陰。而始有陰陽矣。則未有陰陽之先。太極必不動。不靜之物也。不動不靜而後。可一動一靜。不動不靜之物。是何物乎。作圖說者。何以不先從不動不靜而立說者。何耶。况未動

之前必靜其靜也。早已應生陰矣。又何庸動極之後。復靜始為陰所生哉。且太極不動時靜也。靜則似無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必不生陽。必動而生陽。太極不靜時動也。動則似有所生矣。苟有所生。何以知必不生陰。必靜而後生陰。是必未有陰。陽止有太極時。太極合下必不靜而動。以動不與陰為類也。故止生陽。獨陽不生。而有生。是以陽生陽也。太極合下。又必先動而後靜。以靜不與陽為類也。故止生陰。獨陰不成。而有生。是以陰生陰也。夫天下有所生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上

桂山堂

物未嘗不本陰陽二氣而生。天地萬物莫不皆然。獨太極未有陽而生。陽止本陽之動而生。不必兼陰之靜。而有所生。太極未有陰而生。陰止本陰之靜而生。不必兼陽之動。而有所生。是天地萬物有所生。皆以陰陽二氣而始有所生。太極有所生。不必兼陰陽二氣而始有所生。動則為陽而生。陽靜則為陰而生。陰而自有生。紫陽不得已。又代為解曰。兩邊生者。卽是陰根。陽根。陰為有對。從中出者。無對。以太極從中出。而無對。不必陽根。陰根。陽太極有不動動。則

生陽不必根陰。生太極有不靜靜。則生陰不必根陽。生也。夫太極之先。以其未有陰陽也。必賴太極一動一靜而生之。是太極本一而非陰陽。非若陰陽本二而有所生。今日太極能生陰陽。是太極必本有陰陽。而後陰陽本是而生矣。太極本有陰陽。而陰陽本是而生。豈非陰陽一太極之說乎。又非卽太極一陰陽之說乎。作圖說者。又必且曰。太極可言無陰陽。而不可言無動靜。動者太極動也。太極不能無動。其不能無動者。卽太極之陽也。靜者太極靜也。太極不能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上

桂山堂

靜。其不能無靜者。卽太極之陰也。是陰與陽皆太極。從中出。而有所生者。也。雖曰無對。而實有對者也。太極之有動靜。卽太極之有陰陽。必不得謂太極之動。自動其所生之陽。自陽太極之靜。自靜其所生之陰。自陰者也。故一動一靜。陰陽互根之說。雖于太極既有所生之後言之。已于太極未有所生之先。不言而有之矣。作圖說者。亦何所見。必如是鑿鑿而言之。紫陽不得已。又代為解曰。太極之動靜。非陰陽動靜。乃太極之理。自為動靜也。夫太極之為太極。聖人不過

言天地之至理耳。今乃以理有動靜言。是其生陽也。以此理之動而生。則凡所生之陽。其不能無動者。皆理動也。即所生而為陽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動者。不必言氣動。亦猶之乎言理動可也。其生陰也。以此理之靜而生。則凡所生之陰。其不能無靜者。皆理靜也。即所生而為陰之氣。凡有所生。不能無靜者。不必言氣靜。亦猶之乎言理靜可也。夫天下言理之為理。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天下言氣之為氣。亦未嘗不可兼動靜而言之。若以太極之理分動靜。即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極一動一靜之理。分陰陽太極一也。陰陽二也。一可生二。二可歸一。矣。陰陽可二。理亦可二。矣。理既可二。則太極雖止一。太極乎。亦不能不為生陰生陽。而可一。亦可二。矣。嗟乎。太極者。天地之所為道也。天地之道。一言而盡。其為物不二而已。今太極以生陰生陽。分而為二。太極果陰陽也乎。哉。陰陽果太極也乎。哉。太極果以陰陽可分為二者哉。太極果以生陰生陽。分一而為二。又可合二而為一者哉。嗟乎。使太極以生陰生陽。故雖本一而不能不分為二。是天以一太

極分陽。地以一太極分陰。天地有陰陽。二太極矣。天地之四時五行。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天地之人與萬物。死生人鬼。為陰為陽。有二。其為太極。亦有二。矣。夫太極以非陰陽也。其極本一極也。故以之入于天地四時五行。人與萬物死生鬼神陰陽二氣中。豈徒分而為二哉。即分為十百千萬。莫不有太極之理存焉。太極亦不得而辭也。然可分一太極為十百千萬。而言太極不可分一為二。而言太極者。以天地萬物。可十百千萬言。太極者。止一太極。一陰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四

桂山堂

陽合二氣而言。太極者。太極一理。陰陽二氣也。故陰陽自二而不一。太極自一而不一者也。紫陽所謂陰陽有對。太極無對者也。無論太極不可以動靜言。即以動靜言。亦不得以理靜理動言。况可以動生陽。靜生陰。而言太極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乎。黃勉齋云。太極非能動靜之物。是勉齋猶能本。夫子非道弘人之旨。立言作圖說者。又何所見。必以動生陽。靜生陰。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鑿鑿言之。紫陽不得已。猶復代為解曰。太極未動時。便是陰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

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雖言太極實言陰陽矣然則太極一而無對陰陽二而有對紫陽既已言之今其言又若此不過為圖說陰陽一太極曲為解耳自不得止以陰陽言言有二以太極兼有陰有陽言又獨言一矣又安得不以太極有二而止為一極陰陽有二而止為一氣之說乎故又代為解曰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屬陽陽氣凝聚即屬陰非真有二物相對也夫一陰一陽明有二物相對而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五

桂山堂

非有二物相對苟如是是天地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男女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人鬼之陰陽止一氣止一物也天地不必分陰陽而為二物男女不必分陰陽而為二物人鬼不必分陰陽而為二物天下萬事萬物有對待者皆不必分陰陽為二氣而止為一氣不必分陰陽為二物而為一物矣聖人作易無在不以陰陽分二氣相對待而立言乃因太極不可以生陰生陽分為二之故并陰陽二氣亦可以一氣言之是又雖言陰陽實言太極矣此其理為本大

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不本大易四聖人言天道陰陽之理乎吾不知作圖說者果何所見不顧其理之當與否憑其臆說莫不如耳聞目見鑿鑿然哆口而言之嗟乎太極生兩儀一言孔子為大易畫陰畫陽言之非為圖說生陰生陽言之也今濂溪以一動一靜生陰生陽鑿然言之如此是濂溪視太極真如一物生天地而立乎其上動一靜以生此陰陽一動一靜以分此陰陽一動一靜生此陰陽分此陰陽以立此天地發明道家有生于無之大旨假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六

桂山堂

天地之上真有太極真能一動一靜生陰生陽而太極本在陰陽之先本有動靜之理聖人早已言之乃聖人言動靜止從乾坤言動靜未嘗先乾坤而言動靜耶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蓋乾坤之動靜即太極與為動靜若太極而言動靜則其動生陽靜生陰非太極與乾坤為動靜而太極先自為動靜此老氏道生天地自以為獨得之說也豈能通乎大易乾坤動靜之說者哉故其說以動靜互根陰陽分而兩儀

立立兩儀云者猶言立天地也不言天地而仍言兩儀其下文亦不言天地而止言陰陽借聖人言易書卦畫之兩儀自言彼生人生物之天地其終不言天地止言兩儀者以吾言天地不言兩儀是止從易之太極言太極不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必有疑之者矣吾惟言兩儀不言天地是從易之太極言太極可以言無極從易之兩儀言兩儀即可以言陰陽即可以言五行自必有信之者矣自此以下則不復與易之生四象生八卦相關而自言彼天地之所生止言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變陰合亦不言天變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矣夫濂溪既為太極圖說兩儀之下不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其為體德名義所以定吉凶生大業者何如太極之理其為體德名義流行于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者何如而今也專言天地生五行夫天地之生五行此如在天之日月在地之山川皆法象中彰明較著之理聖人未嘗不于易書中言之其理具于八卦而未嘗分屬者以兩儀之理分見于八卦或專其一而有之或兼其兩而有之故八卦之中不

獨在地之五行以及山川泉石即在天之日月風雲雨澤雷電以及人物鳥獸之類亦無不該之矣今兩儀陰陽之下直接五行而又為之圖為之說是此圖說乃濂溪自創生天生地生五行之圖說於大易本無與者也故其下直接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是濂溪所為太極者實生天生地生五行之一物安得謂無太極乎既有五行即有天地既有天地即有太極既有太極生此天地五行又安得不有無極生此太極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六 桂山堂

如太極之有極獨無所本而生又安能生陰陽生天地生五行不至以有極所生生于無極其說有不能已者自然之勢也故道藏之書所謂無極生太極太極稟無極無極為真無太極為妙有無非本老氏復歸無極之旨而為此言又道家之習說也况紫陽解太極動靜謂是太極所乘之機又謂是理搭于氣而行是太極動靜已先有氣矣是氣又在理之先矣是太極生陽氣而為天太極生陰氣而為地天地二氣非生于先天有道之氣即生于先天有氣之道矣嗟

乎為太極圖說止截有太極生兩儀數字自為太極
生天地天地生五行五行生萬物一圖并四象八卦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定吉凶生大業一本太極
者無一言及之此可謂大易之太極圖說乎其下又
有無極之真二五之精之說夫太極既無真于何有
無而有真真而有無亦有矣則無極又不徒以無形
而言無且以有理而言有無極猶太極也太極猶無
極也又何取乎一極而二其名乎紫陽不得已又代
為之解謂真之一字即以太極當之似矣殊不知紫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九 桂山堂

陽之解無極二字也以太極有而本無作無形二字
不過為太極言有之註脚耳今首句既已提明此後
凡言太極人雖至愚豈猶有以有形疑太極者而又
必取無極而屢言之是舍太極之為根底而本有者
不言反指太極之註脚所為無形者屢呼其名而言
之一則曰太極本無極猶曰太極本無形云爾再則
曰無極之真猶曰無形之真云爾吾不知無形是何
物而一如五行本陰陽本太極者本之吾不知
無形是何理不曰太極之真必曰無極之真不曰太

極本無形必曰太極本無極必以無極二字與二氣
五行妙合而凝言之不足又從而長言之譬猶不知
主人之姓名借客而知之既知其為主人反舍主人
而以客之姓名為主人而呼之又煩後之人轉展註
脚究於理有未明自古立言君子垂訓後世者未之
見也至言二五之精止為二氣五行生人生物以明
人與萬物之生必本二氣五行二氣五行必本太極
太極必本無極自來道藏之書言之重詞之複千百
年遞相祖述而為說者又何庸濂溪圖說徒衍此數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十 桂山堂

言以為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乎至云聖人
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夫主靜之言乃道家大根
大本之所在是道家之所為主而豈吾聖人之所為
主者耶夫恬靜寡欲固聖人之所與也仁者靜從其
人而取之定而能靜靜而能安為知止之功候言之
良之為卦言止也即言靜也所謂良背不獲身行遠
不見人者也聖人釋之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
不失其時其道光明以良之專言靜也聖人猶兼動
而言之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大聖賢人莫不

一五〇二 丹黃參日年...

以主敬為相傳之心法。從未有以主靜為心法者。二程親從濂溪。不從主靜。亦止言主敬。惟老氏養生存神。一以清靜為主。其道德諸篇發明斯義。而謂濂溪亦有是言。是奉何聖人之心法哉。即使濂溪獨得靜功。亦不應以從古定中正仁義之聖人當之。無思無為。感而遂通。已發未發。為中為和。或由靜而動。或由動而靜。天道人事之常理。豈有以靜為千聖百王立人極。而相傳以為主者乎。且靜之為言。雖以道言之。實兼氣言之。非若主敬之專以道言之也。敬者兼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注

桂山堂

靜而有之。靜者離動而有之。故敬可該靜。靜不可該敬。言敬則不獨靜不得為主。動亦不得為主。言靜則不獨動不得為主。即敬亦不得為主。靜始有敬。動即無敬矣。靜始有主動。即無主矣。此老氏兼氣言道之說。又不可不知者也。其下即言聖人主靜與天地日月四時鬼神合德。即言陰陽剛柔仁義立三極之道。亦何暇顧其所稱引與主靜之意旨相合與否。不過截取大易之成言。而敷衍之耳。余嘗取其說而推論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主何靜。而謂與天地合德。

乎寒暑歲月運行不息。所主何靜。而謂與日月四時合其明與序乎。二氣良能參贊變化。所主何靜。而謂與鬼神合吉凶乎。推之天道陰陽有動而有靜。地道柔剛有動而有靜。人道仁義有動而有靜。何嘗舍動而專以靜為主。而後三極之道始立者乎。是其言為大易之言。而其旨豈大易之旨耶。至結之以原始要終。死生之說是太極圖說于大易精義微言無一語發明而止。取死生之說結之。若曰人之生也。本太極而生。人之死也。歸無極而死。生死之道其大如是。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注

桂山堂

老氏清靜為教。養氣存神以求生而長生。死而不死者。其道豈更有出于此圖。此說者耶。合是圖說觀之。止為道家無極二字無處着落。截太極兩儀以已。意言天地萬物生死之說。借大易成語贅入之。故自兩儀立焉。以下即接五行自陰陽五行以下。即接生人生物自天地合德三極之道。即結以死生之說。推之道家主靜之聖人。能原始反終。無生無死。復歸于無極而已矣。嗟乎。使如是之圖之說。而可發明孔子太極未發之圖之說。雖揚雄以下各自有圖。王弼以下

各自有說穿鑿附會其繆妄固多未有若此圖此說之繆妄為尤甚也嗚呼昔者聖人學易自言加我數年其贊易也至于韋編三絕四聖人所成一書秦火獨留漢唐宋諸儒玩之味之而莫能窮探之索之而莫能盡今圖說止于勦襲易書數語特為無極二字欲冠太極之上又無一言發明所以冠之之義推其創圖之意不過謂儒書亦言太極生兩儀庶幾天下之人尊而信之不敢斥而外之以信儒書者信吾道而已矣嗚呼濂溪而為是圖說猶得為聖人之徒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山堂

自二陸與紫陽辨難其後論說紛紛止爭無極二字於圖說槩未及也故紫陽無形有理一言出而諸儒之氣不復再鼓矣桂山從圖說全篇逐節抉摘其舛繆妙意微言得心應手絡繹奔赴無一字剩義而堂堂之陣正正之旗絕非偏師問道以取勝者真可謂義理爛熟胸中言語妙絕腕下

太極圖說辨說論十五

或曰濂溪理學為宋儒稱首生平著書無多紫陽稱其聞道甚早二程子師事之每教人尋孔顏樂處諸儒望其肩背亦罕矣惟創此圖說加無極于太極之上以聖人之徒明聖人之道即一事一理至有無相反亦未易輕言况于大易太極之說乎且聖人一無我之人也太極宜加無極聖人未及加濂溪千百年後從而加之起予助我之嘆聖人嘉與門人小子者何如聖人往矣後之人相喻于聖人言外之旨從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山堂

歎美之是亦聖人之歎美之也今濂溪為此圖說未嘗一語使人知太極之上加無極之故即不然通書數十篇中一為發明其意旨無論與紫陽釋圖說相合與否讀者曉然于其意旨所在尊而信之雖謂前聖後聖同條共貫可也乃絕無一語及之及圖說既傳論難蜂起紫陽力為排解如衆射之鵠的雖披襟而受之亦何益之有哉甚矣濂溪理學稱首豈於聖道一闢未達為此圖說滋後人以二氏流傳為口實亦豈得為醇儒也哉余曰非然也圖說非濂溪所作

也象山兄弟嘗疑之謂其與通書不類或其學未成時所作或傳他人之文紫陽註濂溪集有武當所寬稱先生指畫圖象口授二程未嘗有書又云二程受此圖說亦未嘗示人張敬夫以書問其故紫陽答以無有能傳受之者于時諸儒論說紛紛左顧右盼卒無以有極言有如何不可加無極無極言無如何不可加有極有極言有如何為理之必有無極言無如何為理之必無溯本窮源抉摘其說而大正之者徒以圖說出自濂溪故也而不知圖說非濂溪所作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今試推而論之如謂濂溪為易之太極而作大易中窮理盡性至命天人一貫之精義以太極之有通諸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一一發揮之猶恐莫能本有極而盡其蘊何暇反原太極之本無特加無極于其上而說之將以明老氏之無耶將以明釋氏之無耶與聖人言大易之有極又何與耶此可知濂溪之必不為也如截去易字不言易之太極而言生陰生陽生天地萬物之太極不過問萬物之所生必曰生于陰陽五行問陰陽五行之所生必曰生于天地問

天地之所生必曰生于太極問太極之所生必曰生于無極是本老氏之旨為圖說以明有生于無耳與大易又何與濂溪必指為聖人不言而吾能言之吾又以知濂溪之必不為也若止于紫陽無形而有理一言則此圖此說直太極之贅疣而已矣蓋太極本有理而言有不以不言無形而太極下等於陰陽太極本無形而不言無不以止言有理而太極不為體於天地使濂溪加無極而別有意義存焉無論其是與非彼欲作之作之可也加無極而別無意義止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

桂山堂

生天地萬物是何性命之原本是何幽深之妙旨多此作不如少此作吾又知濂溪之必不為也且象山兄弟謂其與通書不類余覽通書言誠言聖言道言教言動靜陰陽五行有從易書言有不從易書言無不一本天道而立言即無一不可與太極相通而立言絕無一語以太極先天地動靜為旨者况言太極生陰陽而立天地乎况於太極之上取老氏所為無極者漫然加聖人有極之上而說之乎至於濂溪學行莫知師傳所自謂常學於希夷希夷華山道士老

氏之徒也希夷又嘗學於鶴林僧壽涯濂溪亦嘗與胡武平從而學之張南軒之徒溯其淵源所自稱為所本正而取材廣並不以從學二氏為諱是濂溪少時亦以二氏言心性必有秘密不傳之旨趣其時皆謂圖說出於希夷非臆度之辭可知也况朱內翰進易說有博以太極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周敦頤之說胡五峯通書序亦云然而濂溪從二氏遊胡汲仲晁景迂度正李靖輩人人能言之則濂溪圖說所自來又可不辨而知也蓋二氏之教與吾儒如水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火之不同器五經四子之書求一字可借以入其說必不可得之數也即易以道陰陽合四聖人所成一書止言天道無非發明乾坤至極之理惟易有太極孔子明易之兩儀四象八卦生生不窮所自來與老氏了無交涉老氏之徒讀吾儒之書者謂太極生兩儀一言與彼有生於無道生天地之說相似遂謂儒者亦言生天地之太極既言生天地之太極又安得不言生太極之無極乎又恐從易之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定吉凶生大業而為圖說必不合也故截

易有二字止言太極以為此生天地之道也天地從道生道必從無生作此圖說託於儒者以為儒者論天地未嘗不與吾二氏同一旨歸此固二氏鈍根之徒守其師說者不能為惟二氏桀黠之徒挽吾儒入楊墨即推楊墨入吾儒以為三教同歸者所為也若使鶴林華山之流止為彼道之有無作圖作說自不僅以無極加太極之上而已也如列子太易未見氣太初始見氣太始初見形太素始見質顯然於太極之上多其名說義類自成一卷之書又何暇論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天

桂山堂

惟止以無極加太極之上以一而字作轉語以成文使人知吾儒亦嘗先天地而言有極吾所為太極稟無極無極生太極者非虛言也而濂溪實學於希夷使其說行正足符諸儒之口彼攻吾言無者如自攻孔氏而已嗟乎使聖人而言太極生兩儀如圖說所言是孔子亦言道先天地矣孔子而言道先天地是一陰一陽之謂道又後天地而言道矣何以易書十翼中無非本天地而言道乎如言天尊地卑言易與天地準言廣大配天地言天地設位易行乎中言天

歷舉易書指歸示人桂山明道安心其苦如此

一地二言乾坤易之蘊言天地貞觀言乾坤易之門
 言廣大悉備兼三才而兩之言乾坤易簡天下之理
 得易之卦首首列乾坤序卦終篇必歸天地無一非
 乾坤之理即無一非太極之理即無一非有生于有
 之理也○惟老氏必言有所自生自必言無為所自生
 自必言生有之無為有所自生自必言生無之無為
 無所自生不歸于無極無無極至空至虛不能已者
 聖人推之天上地下無一不言有○未嘗一言無以天
 下止有有之理必無無之理天下止有一有之理必
 大極圖說論 卷之三 无 桂山堂
 無又有一無之理與有之理相生而並存者也此足
 以明無極之非聖言非聖人之徒所宜圖而宜說者
 必然之理也且濂溪書本號易通紫陽以太極圖說
 為其綱領宜自冠易通之首何以反別為一冊豈非
 以無極二字不可混入所著發明聖教之書况可入
 四聖人本天明道之易書乎此不獨象山兄弟為與
 通書不類即濂溪亦自知不與通書一類別而出之
 也○胡五峯所為傳自陳搏非其至者神寬所為口授
 二程並未有書其言豈無據而云然哉

前篇將圖說字字抉摘其虛誕絕非發明性命本
 原真令羊質虎皮見豺而慄矣不再將無極二字
 搜剔淨盡必有謂此二字中有無窮義蘊無人體
 會猶得奉濂溪而隱其詭秘之說今一一引據論
 辨至堅至確非徒為濂溪解脫實為太極二字獨
 存大易一書此後誰復敢肆無忌憚而干犯之者
 哉古今明道之書此為稱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圖論十六

或曰其說如其圖亦可知矣可得而聞與余曰吾於其說而知非濂溪所作若更從其圖而推論之其是非更有較然者矣吾友蕭山毛子大可嘗考其圖一一剖析之其言曰太極無所為圖也即張南軒所謂太極不可為圖杜黃中云太極無形圖於何有者是也其一大圈之下又有一圈大小層次相合一小圈為三輪者乃後漢魏伯陽參同契書水火匡廓圖其下五行分布一圖亦參同契三五至精圖也其辨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三輪既非兩儀又非四象乃坎離二卦也其辨三五是分五行為三五與圖說二五迥乎不同也又考其圖在隋唐間道士作真元品者竊取入品中為太極先天圖唐玄宗為製序有無極太上靈寶天尊語及南宋紹興間朱內翰震所進圖即此圖也圖後有註云此圖即周敦頤所傳是其圖在隋唐時已有而博又竊取之也其辨析為最詳由是觀之圖非為大易而作乃道家所自作以明無極太極之旨者也至其所為無極太極者老氏之徒若莊子所稱在太極之

先而不為高淮南子所為引類于太極之上皆道家言太極之本也老子有復歸嬰兒復歸無極莊子有入無窮之門遊無極之野列子有物之終始初無極也又有有則有極無則無極無極之外復無無極此道家言無極之本也故玄宗直以無極寶號為神之至尊而唐圭山僧禪源銓集亦載太易五重運轉乃至太極語唐僧杜順華嚴演義有云以五大言之太極為終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何無之稱也必有之川極而無之功顯此二氏言無極之本即二氏牽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大易言無極太極之本也至儒家本老氏而寓無極之旨者亦有之矣如緯書乃漢世陋儒雜引諧史小說最為不經中有太易至太極為五運乾坤鑿度云太易無也太極有也而汲冢偽造書有正人莫如有極道天莫如無極王輔嗣說多引老氏易緯書其註有云有必始于無故太極生兩儀太極者無稱之稱不可得而名此又儒者本老氏言太極無極之所由來也然輔嗣有其說而無其圖惟道家有其圖又為之說道家有圖說亦止圖其所為圖說其所為說與

儒者無與也。卽儒家言老氏者前如莊列後如輔嗣多根本其說未嘗牽引其圖與大易河圖混雜而言之。陳搏老氏之徒也。讀吾儒之書不明吾儒之道者也。惟其讀吾儒之書故其言論多爲有宋諸儒所稱許而師事之。惟其不能明吾儒之道究不能逃揚入儒。反以吾儒所不屑言不屑爲者一似吾儒尚有所未足也。創爲圖說以無極加大極之上謂吾儒一間未達止此耳。然使搏自以其圖說傳則亦猶夫道藏中一卷之書而已。惟託儒者以傳又託大易言太極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語

桂山堂

而以陰陽五行生天生人勳業易書成言而傳之孔子吾師之弟子其言不益信乎。且夫大易之有圖憑龍馬點畫而出伏羲則之以畫卦卦與圖其類與不類原不可知。今惟本伏羲卦畫以一陰一陽爲兩儀老少陰陽爲四象又次第加而爲八卦因而重之爲六十四卦至于河圖點次流傳至周列在東序比于傳國典冊漢唐以來已失其傳雖稱引河圖無點畫可憑者也。惟大易天一至地十其數五十有五成變化而行鬼神可爲言河圖之所本亦以其數之理一

出于自然而不可易也。故以其數衍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以撰著求卦乾坤之策至萬有一千五百二十明天地以內之事而道在其中。卽太極之理在其中也。又安有兩儀之上別有道名太極者。又安有兩儀四象八卦因而重之上又加一圈名爲太極圖者。其加一圈于兩儀之上謂之太極而爲之圖加一畫于兩儀之下謂之太極而爲之圖者皆後儒因易有太極一言而加之者也。况可明以太極立名爲之圖說圖太極不圖兩儀不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語

桂山堂

其爲圖本伏羲爲之乎。本文王周公爲之乎。本孔子而爲之乎。則是一圈而不及兩儀但借水火匡廓圖以該四象借三五至精圖以該八卦借生男生女生萬物圖以該六十四卦其大旨不過借太極加無極二字而已。其大旨不過道家生天生地生萬物一知見數百年前圖言之綴以大易成言數條以爲儒家無極太極之說而已矣。且考之宋元人言易輒自爲一圖鈞深挾隱變怪百出如蔡季通自然圖以迄劉長民鈞隱圖黃季真會通圖王秋山緝說圖楊鼎卿古註圖胡玉齋啟

蒙圖洪容齋兩儀圖張仲純易圖閻丘逢辰圖熊任
重集成圖李蒙齋王湜各有學易圖吳草廬纂言圖
鮑天章發微圖及胡雲峯圖大都本陰陽發明易理
不離大傳近是從未有止摘易有太極止言生陰陽
生天地生五行生萬物綴以大易成語數條如陳搏
所授太極圖者是此一圖于大易一書亦止發明天
施地生四字而已况所言動靜非乾坤之動靜乃太
極之動靜所言陰陽非天地自然之陰陽乃太極所
生之陰陽是無極而太極徒為彼道家有生于無立

本極圖說論

卷之三

董

桂山堂

圖立說况言無極而不言加無極止為太極立說豈
天地之陰陽五行於卦畫中何處不可見而必指為
太極一一所生而圖之說之哉且羲皇于無易之先
見河圖而畫卦以兩儀四象八卦使無形為有形一
一有名有象以示人今作圖說者反于兩儀之陰陽
八卦之五行畫如列眉者復圖太極說無極使天地
陰陽五行更舍有形而反於無形求之以至言虛言
無資其論說猶有所未足也又從而一一圖之不過
使村夫愚婦三尺童子見此圖者知此為太極一動

一靜所生之陰陽所生之五行一動一靜所生之男
女所生之萬物一如親見太極之所生即一如親見
無極之所生而後無極太極如示諸掌吾豈令人以
吾為無徵之言者耶此二氏好為圖象示人之所為
有宋諸儒以其託于濂溪也從而附和之假使其圖
真出于濂溪猶當廢而黜之况其為竊取參同契之
圖而贅附其說者哉或曰然則參同契諸圖止道家
脩煉之術與大易絕無與者耶余曰固也參同契一
書以坎離水火為抽填紫陽會為註而稱道之其坎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董

桂山堂

離水火雖與大易相通然可使參同契與易通而易
之太極陰陽則不與其書相通而為言者也蓋聖人
之言太極言陰陽其于窮理盡性至命天與人一以
貫之非術數小道託附陰陽可得而混淆之也紫陽
云邵子先天圖傳自希夷希夷又有所傳方士技術
用以修煉陰陽參同契是其源流也崑山歸震川易
圖論云伏羲畫八卦盡天地萬物之理苟以一說求
之無所不通故雖陰陽小數納甲飛伏坎離填補占
卜隻耦之類人人皆自以為易人人皆可以易言也

其言如此皆非聖人言易設卦觀象繫詞以明之之
大旨也。辟如聖人言道德而後人之言刑名者亦本
道德。聖人言性命而後人之言有性善言有性惡者
亦本性命。究與聖人言道德性命可以貫而通之否
耶。昔河之出圖也。卽以今所傳之點次觀之。自非天
生羲皇聖人。亦安知此爲一陰一陽所自起。推而衍
之。極之六十四卦乎。使止此一圖所衍而傳之。亦不
過大衍揲著求卦之法而已。自非天生文周聖人。又
安知乾之必繫以元亨利貞。坤之必繫以牝馬安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之辭。乾初之必繫以潛龍。坤初之必繫以履霜。之辭
使此卦爻辭義亦止如是而已也。亦不過使揲著求
卦之人。讀其象爻之辭義。以明吉凶而已。自非天生
孔子聖人。釋乾之元亨利貞。釋坤之利貞。有如是無窮之
義蘊。釋乾初之潛龍。坤初之履霜。又有如是無窮之
義蘊。而且居安樂玩學之有年。極天地人物莫窮莫
盡之義蘊。性命道德至精至微之義蘊。幽明死生鬼
神至變至化之義蘊。無不于此六十四卦中探賸索
隱。鈎深致遠以明之。而于聖百王之大道。靡不該備。

于此矣。夫四聖人之於易書。由圖之點次而有卦畫
之文。由卦畫之條理而有象爻之辭。由象爻之辭而
有釋象釋爻十翼之文。辭義理如樹木之舍苞而吐
花而結實。至孔子而後。雖兩間至幽至奧之旨。莫不
如日月之昭揭於在天。至平至恆之理。莫不如江河
之流行於在地。其視河圖之點畫。八卦之因重直如
筌蹄糟粕而已矣。假使賢智之徒。未讀四聖人之書。
止授以六十四卦。無論其不能繫一詞於卦爻之下。
雖既已繫之。而後取四聖人之書與讀之。有不同罔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三

桂山堂

井之蛙。東海之鱉。號號然驚。規規然恐。廢然而返者。
乎。假使有一人焉。挾必皇之所遺。周序之所陳。向余
而詫爲至寶者。余弗以爲寶也。余寶易之文。辭與寶
易之卦畫。亦復何殊乎。假使有人焉。挾黃帝蘭葉朱
文之河圖。與王充所論河水。中自畫之八卦。向余而
詫爲秘笈。余不惟不以爲秘笈。必且斥爲漢世陋儒
造作無稽。以欺愚昧之徒者也。余知孔子嘗言伏羲
見圖畫卦而已。以伏羲爲黃帝。既屬不經。以圖卽畫
尤爲欺妄。不獨余惡其說。人人皆得而惡之。歸震川

以易書止八卦因重而已卽所謂圓圖方圖先天後天圖亦非伏羲文王所作多後世從易書衍而爲圖象相傳邵子所畫之圖耳後之儒者亦力辨河圖淹沒不傳漢唐以來並無其書今所傳諸圖亦後人因大衍之數而爲一六二七上下左右中央以圖之而已又歷考劉放阮逸之徒造作反覆攻擊敗露之故由此觀之圖之有無在數千年前已杳不可考猶幸易書具在圖卽亡卦畫釐然完固無恙也後之人有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自明卽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堯 桂山堂

是圖而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之意義豈遂不明哉况如陳搏所授太極一圖穿鑿增損言陰陽言動靜言天地言五行變方爲圓或三或五與聖人言易有太極了無交涉儼然指爲濂溪所作不徒淆亂易書并從古聖人本天言道之大原胥淆亂之矣方陳搏以諸圖授其門人遞相傳述顛倒河洛圖書幾於莫考邵子康節說易以大衍之數爲河圖以伏羲文王八卦六十四卦爲方員先後天諸圖位紫陽註釋聖經知數從大衍爲有本方圓先後天卦圖從繫詞

爲不悖于聖人雖心知邵子所作或別有所傳而取以說易猶爲雅馴其他置而不論震川不取其圖指爲邵子之圖紫陽亦知非邵子所圖卽邵子所取而取之取其圖而不明其人猶太極圖說亦頗疑非濂溪所作以已意釋而傳之也然圖者無言者也從易之卦畫爲圖苟不悖于大傳之文卽非羲文之圖而傳之可也說者有言者也非聖人言易之言并非聖人明易之理卽託羲文周孔尤宜辨而黜之况託于濂溪又明知其所自來而猶爲傳之不可也且方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罕 桂山堂

先後天圖與說易雖無意味然卦畫序次繫詞說卦互相交錯本自了然後人圖之存以資蒙訓而已若太極有圖又各一一爲圖以名之直從易外自畫圖形自說圖義并不辨太極宜圖不宜圖太極動靜陰陽宜說不宜說作者不知有何意味漫然而圖之說之述者不知有何意味又漫然而釋之傳之余故曰賢智之過也

河圖見于周書漢唐失而不傳道家造作諸圖方圓先後天猶本大易繫詞圖之至太極一圖直于易外創作止爲推本虛無立說是篇反復推敲剖瀝心髓眞千古一字不刊之論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104. 105. 106. 107. 108. 109. 110. 111. 112. 113.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0. 121. 122. 123. 124. 125. 126. 127. 128.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35. 136. 137. 138. 139. 140. 141. 142. 143. 144. 145. 146. 147. 148. 149. 150. 151. 152. 153. 154. 155. 156. 157. 158. 159. 160. 161. 162. 163. 164. 165. 166. 167. 168. 169. 170. 171. 172. 173. 174. 175. 176. 177. 178. 179. 180. 181. 182. 183. 184. 185. 186. 187. 188. 189. 190. 191. 192. 193. 194. 195. 196. 197. 198. 199. 200.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211. 212. 213. 214. 215. 216. 217. 218. 219. 220. 221. 222. 223. 224. 225. 226. 227. 228. 229. 230. 231. 232. 233. 234. 235. 236. 237. 238. 239. 240. 241. 242. 243. 244. 245. 246. 247. 248. 249. 250. 251. 252. 253. 254. 255. 256. 257. 258. 259. 260. 261. 262. 263. 264. 265. 266. 267. 268. 269. 270. 271. 272. 273. 274. 275. 276. 277. 278. 279. 280. 281. 282. 283. 284. 285. 286. 287. 288. 289. 290. 291. 292. 293. 294. 295. 296. 297. 298. 299.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328. 329. 330. 331. 332. 333. 334. 335. 336. 337. 338. 339. 340. 341. 342. 343. 344. 345. 346. 347. 348. 349. 350. 351. 352. 353. 354. 355. 356. 357. 358. 359. 360. 361. 362. 363. 364. 365. 366. 367. 368. 369. 370. 371. 372. 373. 374. 375. 376. 377. 378. 379. 380. 381. 382. 383. 384. 385. 386. 387. 388. 389. 390. 391. 392. 393. 394. 395. 396. 397. 398. 399. 400. 401. 402. 403. 404. 405. 406. 407. 408. 409. 410. 411. 412. 413. 414. 415. 416. 417. 418. 419. 420. 421. 422. 423. 424. 425. 426. 427. 428. 429. 430. 431. 432. 433. 434. 435. 436. 437. 438. 439. 440. 441. 442. 443. 444. 445. 446. 447. 448. 449. 450. 451. 452. 453. 454. 455. 456. 457. 458. 459. 460. 461. 462. 463. 464. 465. 466. 467. 468. 469. 470. 471. 472. 473. 474. 475. 476. 477. 478. 479. 480. 481. 482. 483. 484. 485. 486. 487. 488. 489. 490. 491. 492. 493. 494. 495. 496. 497. 498. 499. 500. 501. 502. 503. 504. 505. 506. 507. 508. 509. 510. 511. 512. 513. 514. 515. 516. 517. 518. 519. 520. 521. 522. 523. 524. 525. 526. 527. 528. 529. 530. 531. 532. 533. 534. 535. 536. 537. 538. 539. 540. 541. 542. 543. 544. 545. 546. 547. 548. 549. 550. 551. 552. 553. 554. 555. 556. 557. 558. 559. 560. 561. 562. 563. 564. 565. 566. 567. 568. 569. 570. 571. 572. 573. 574. 575. 576. 577. 578. 579. 580. 581. 582. 583. 584. 585. 586. 587. 588. 589. 590. 591. 592. 593. 594. 595. 596. 597. 598. 599. 600. 601. 602. 603. 604. 605. 606. 607. 608. 609. 610. 611. 612. 613. 614. 615. 616. 617. 618. 619. 620. 621. 622. 623. 624. 625. 626. 627. 628. 629. 630. 631. 632. 633. 634. 635. 636. 637. 638. 639. 640. 641. 642. 643. 644. 645. 646. 647. 648. 649. 650. 651. 652. 653. 654. 655. 656. 657. 658. 659. 660. 661. 662. 663. 664. 665. 666. 667. 668. 669. 670. 671. 672. 673. 674. 675. 676. 677. 678. 679. 680. 681. 682. 683. 684. 685. 686. 687. 688. 689. 690. 691. 692. 693. 694. 695. 696. 697. 698. 699. 700. 701. 702. 703. 704. 705. 706. 707. 708. 709. 710. 711. 712. 713. 714. 715. 716. 717. 718. 719. 720. 721. 722. 723. 724. 725. 726. 727. 728. 729. 730. 731. 732. 733. 734. 735. 736. 737. 738. 739. 740. 741. 742. 743. 744. 745. 746. 747. 748. 749. 750. 751. 752. 753. 754. 755. 756. 757. 758. 759. 760. 761. 762. 763. 764. 765. 766. 767. 768. 769. 770. 771. 772. 773. 774. 775. 776. 777. 778. 779. 780. 781. 782. 783. 784. 785. 786. 787. 788. 789. 790. 791. 792. 793. 794. 795. 796. 797. 798. 799. 800. 801. 802. 803. 804. 805. 806. 807. 808. 809. 810. 811. 812. 813. 814. 815. 816. 817. 818. 819. 820. 821. 822. 823. 824. 825. 826. 827. 828. 829. 830. 831. 832. 833. 834. 835. 836. 837. 838. 839. 840. 841. 842. 843. 844. 845. 846. 847. 848. 849. 850. 851. 852. 853. 854. 855. 856. 857. 858. 859. 860. 861. 862. 863. 864. 865. 866. 867. 868. 869. 870. 871. 872. 873. 874. 875. 876. 877. 878. 879. 880. 881. 882. 883. 884. 885. 886. 887. 888. 889. 890. 891. 892. 893. 894. 895. 896. 897. 898. 899. 900. 901. 902. 903. 904. 905. 906. 907. 908. 909. 910. 911. 912. 913. 914. 915. 916. 917. 918. 919. 920. 921. 922. 923. 924. 925. 926. 927. 928. 929. 930. 931. 932. 933. 934. 935. 936. 937. 938. 939. 940. 941. 942. 943. 944. 945. 946. 947. 948. 949. 950. 951. 952. 953. 954. 955. 956. 957. 958. 959. 960. 961. 962. 963. 964. 965. 966. 967. 968. 969. 970. 971. 972. 973. 974. 975. 976. 977. 978. 979. 980. 981. 982. 983. 984. 985. 986. 987. 988. 989. 990. 991. 992. 993. 994. 995. 996. 997. 998. 999. 1000.

太極圖說授受論十七

或曰濂溪既嘗學于希夷豈不知無極二字道家大旨所存今加之大易太極之上其言動靜陰陽天地萬物所自生又道家尋常立說絕非吾儒開所未聞自應廢而置之乃至與生平著述並傳是圖說即非所自作不無心折其言不欲淹沒以傳于世耶余曰予之推論及此亦非洗垢吹毛而求之也從來賢智之過聖人每抑之與不及等以其于大中正至之道其失則一也自孟子而後漢惟董仲舒學術醇正唐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止一韓愈能明道統所從來有宋諸儒猶以江都潛心大業未窺其全昌黎有用無體殊欠精細比于聖門不及一流蓋宋儒推求理道之精深闡發孔孟之義蘊聚徒講學析義辨疑各出見解爭相矜重其資性高明卓然出羣之輩未免以生平誦習所見所聞大旨亦復如是反若古昔聖賢尚有未發之言不傳之秘必俟後來賢哲之徒深求而得之以濂溪橫渠二程康節諸儒多從二氏探索雖未嘗溺而不返至求有無真妄之義於意言之表一若疑之一若信之

今無極太極之說濂溪明知孔子從一陰一陽言太

極非若老氏生陽生陰生天地言太極又言無極乃

存其圖說與通書並傳謂非生平讀二氏之書窮釋

老之理猶有致疑于聖人本天言道之旨似有未足

也耶此不獨濂溪為然也即橫渠亦有清虛一大虛

無窮氣有盡及語道至不能盡則名言亡矣之說康

節亦有陰陽求其始天地求其初又言太極無為之

本也太極生兩儀兩儀非天地乃天地之祖之說是

其與老氏有物先天生無名天地始所謂太極本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極者豈有殊耶即諸儒亦多本有理斯有氣及道生

天地之說雖不明立無極之名而究其旨歸未嘗不

至于斯也然則濂溪亦安有疑圖說之非是猶與已

之通書並存而不廢耶二程受其圖說未嘗一言及

之近世大傳序如無極太極也一語人固辨其偽增

然二程仍有圖說以傳人其引而近之不欲推而遠

之未嘗不與濂溪同此意也奈因是不能不為三嘆

也今儒者之所學學何人耶亦學孔子而已孔子生

平自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豈聖人必為自謙之詞

如是耶其他我非生知好古敏求多聞多見擇善而從無非叮嚀告誡以為讀聖人之書明大道之要苟非篤而信之必不能死而守之亦逆知天下賢智一流必有窮高極深以他人不知而已獨知之其為害非小也且堯舜至孔子千六七百年聖哲相承文章性命日盛日著孔子生其時天縱神明集千聖百王之大成以明道統于天下苟有見于前聖所未發昔王所未言自著一書自立一說有補于前修有裨于來學亦奚不可其如古今相傳止此一道辟諸日月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之在天雖欲別懸一象以著其明江河之行地雖欲別穿一渠以導其流而不可得何也故四子之書自堯舜禹湯文武而外無他稱也自詩書執禮易象春秋而外無他及也以文武之道即禹湯之道禹湯之道即堯舜之道堯舜之道即天地之道也孔子知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即不能外天地而言道自不能外堯舜禹湯文武而言道若是者何也惟其信之至好之至是以雖欲作而不可得雖欲不述而不可得也嗟乎宋世諸儒有

能信孔子如孔子信堯舜禹湯文武之本天言道者乎其好孔子之書有能如孔子好堯舜禹湯文武之書者乎如其未能是述固可謂述矣而不能如孔子之述可知也作固不敢作矣而不能如孔子之不作可知也由斯以談吾儒不能奉一聖人以爲歸又舍是而他求如有宋諸儒使後之人傳濂溪者必曰其圖嘗授于希夷稱二程者必曰出入于釋老者幾十年贊橫渠者必曰晚逃佛老述康節者必曰陳搏傳李挺李挺傳邵雍以是而參之本天言道言有不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望

桂山堂

無之大旨其在若疑若信之間有必然者彼其人非賢知之人而其過獨非賢知之過耶較之董韓諸子以不及少之者相去亦未爲遠也蓋自孔孟之道當其晦塞不明之時諸子百家言霸功而不言王道言刑名而不言道德言性惡而不言性善言義外而不言義內言爲我兼愛而不言成己成物出其偏見小智者書立說以愚當世之人然其時堯舜禹湯文武雖往而典謨訓誥具存究不敢自尊其術自大其人舉昔之大聖賢人而非議之也惟老莊之徒以其管

窺之小智。欲推極爲我之說。以道爲天所從生。以有爲無所自出。稱引黃農以上之君。謂堯舜禹湯文武爲未足。以本天言道而言。有爲不若先天言道而言。無爲爲至極。至佛氏不過西域一出類之人耳。初未嘗得聞中國聖人相傳之道。所謂人倫天德成已成物。與夫天地陰陽死生一貫之理。自以其私智。謂吾一身。生有盡而死無窮。垢濁陰陽虛幻天地。求所爲空虛寂滅之界。以自存其神。其說比老氏爲尤精。其教悖吾道爲尤甚。今之儒者聽其似是實非之言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巽

桂山堂

惑之。究其似真實妄之理。而信之。以聖人所罕言者。性也。命也。死生也。鬼神也。而彼能深言之。精言之。秘密而言之。以聖人所不語不論者。天之上。地之下。神怪變幻。或有其事。而無其理。或無其事。并無其理者。彼能一一如探賸。如索隱。無所顧忌而談之。遂若聖人言天道而外有所不言。而不知聖人之所無足言也。一若聖人有所不知。而不言者。然又若聖人言天道。言不言無而外有所不發。而不知此聖人之所不足發也。一若聖人亦有所未喻。而不發者。然彼

如是言之。人亦如是信之。若是者何也。惟求之聖人所不言而疑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信之。求之聖人所不發而信之者。由其不能求之。聖人所已發而信之也。是豈二氏之教。真能焚惑吾儒之心哉。亦吾儒不能篤信聖人自焚而自惑之耳。字字真實。鍼砭虛無不獨直中二氏。育育并諸儒爲所中之育育俱中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巽

桂山堂

太極圖說傳示論十八

或曰吾子言賢知之過即起諸儒而而折之似亦無辭以自解矣愚竊謂紫陽之推圖說也謂濂溪師傳莫知所自獨以授二程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夫孔孟止有已傳之正統又安得有未傳之正統耶且謂義文不言而孔子言之孔子不言而周子言之灼見道體迥出常情勇往直前說人所不敢說本欲推尊周子遂至以孔子亦言義文所不言是止知尊周子者尊孔子不幾以誣周子者并誣孔子耶孔子之繫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也亦言義文所已言發義文所已發而已未嘗于畫卦繫詞外言所不言發所未發也如以太極二字謂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此太極二字必如道家生天生地之太極始足以當之如止以孔子言兩儀四象言之不見其八卦而言太極則此太極猶夫孔子言天之為天必有命命即天之太極言人之為人必有性性即人之太極言天人事理之必有道道即天人事理之太極也則是太極在大易窮理盡性至命中亦不過人倫天德成已成物幽明死生鬼神至極之理云爾如謂

義文畫卦繫詞未有太極之名義為言所不言發所未發則孔子贊易如乾之稱易坤之稱簡元亨利貞之稱四德皆可謂之言所不言發所未發矣且此太極二字雖五經四子書所未有之言而實五經四子言命言性言事理之至極者無不可通之名如書之所為皇建其有極大學無所不用其極之類是也孔子始舉而言之舉天下之人皆得而喻之耳况言大易卦爻卜筮之用而及兩儀四象八卦取此二字以表明之猶兩畫不言天地而言兩儀四畫不言老少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七

桂山堂

陰陽而言四象以故八卦因重不稱八卦六十四卦之至道至理而稱太極極也儀也象也卦也爻也皆從大易名義連類而稱之非別有一太極在兩儀之上可加圈加畫而圖之說之者也今儒者言易之有太極如言天地之有道可也又如言天地生之道之本可也於兩儀四象八卦六十四卦有何不足而必加無極二字始為孔子不言之秘而周子言之孔子不傳之秘而周子傳之於大易太極始為至足而無憾耶甚矣賢知之過窮高極深其失已如是紫陽

既為聖人傳已傳之正統又安得為聖人傳不傳之正統立說如是較之周程尤為過矣余曰此其過聖門諸賢亦庸有之蓋諸賢之窮理不至聖人之不惑未必不以其所為不惑者不能自辨其為惑未可謂窮理之至也然有聖人折衷之而窮大失歸之患亦罕矣後世諸儒既不得聖人折衷之其窮理也于諸子百家二氏所未窮之理不論其在吾道之內在吾道之外必求所以窮之求之聖人所已言已發有所未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冀有以得之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而不得不於吾道之外仍於諸子百家二氏或去或取而自為有以得之苟自以為得之非折衷於聖人而得之惟折衷於吾心而得之雖未嘗不取吾聖人所已言已發而折衷之不必其能通貫之惟吾心自為通貫之而自以為不惑焉耳不知其真不惑耶其為大惑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異者果異耶其以諸子百家二氏與聖人同者果同耶亦自以所為折衷而論之說之耳雖賢知之人皆有所不免也故余謂古今從事聖門之徒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

卷三

於天下之事理窮之而不能無惑者於聖人所已言已發求之又於所未言未發求之仍於諸子百家之近似二氏之幽深自以為得者皆無所得者也蓋天下之事理其不能無惑者求之聖人所已言已發而不得必求之聖人所未言未發而得之求之未言未發而不得者莫若仍求聖人有所言何以又若有所不言有所發何以又若有所未發而自有以得之耳以天下之事理聖人所不言不發者無不在聖人已言已發之中尋釋貫通之而無乎不足者也彼諸子百家二氏莫不能言聖人所未言發聖人所未發者也儒者求其說其不及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猶近其過者之得失去聖人之道彌遠以聖人之所不言不發而諸子百家二氏從而言之發之者無一非聖人之所為不必言不足發者也此後世諸儒信而好古不能如孔子而反謂五經四子之書尚有不傳之旨不發之秘者皆惑之甚者也然余以孔孟而後其能信而好古反復以求終不踰乎聖人之矩則者亦惟紫陽一人庶幾近之此不可以傳太極圖說與諸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聖

桂山堂

六三三

儒槩少之也。蓋紫陽生平其得力惟博學於文約之
以禮二語故其於五經四子書一如孔子之學易終
其身勿之有歎焉。惟其於五經四子書信之至好之
至凡先輩諸儒學道見諸力行傳之著述如周程張
邵亦無不信之好之若通書西銘遺書經世書取而
居安樂玩一若先獲我心也。於時諸儒其學過紫陽
與不及紫陽能如紫陽篤信前人亦不數數見矣。或
曰紫陽之篤信聖人如此其論太極圖說與象山書
往復辨難不已豈非於孔子言易猶未能信之至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至

桂山堂

之至之明驗耶。余曰非然也。無極二字出老莊道藏
諸書紫陽豈不知之。惟圖說授於濂溪與通書並傳
紫陽以信通書者信圖說且太極生兩儀一言諸儒
亦多以道生天地立說者。天地有道無也。天地之
有從道之無生自必以道之生有者自必以道之有
又生於無此紫陽不能無內信於心似以其言即聖
人所本無其理即二氏所獨有雖加之太極之上非
大倍繆也。及諸儒辨難不已乃始以無形有理解之
是太極之不可加無極亦未嘗不了然於胸中也。故

其往覆諸書多牽引枝蔓互相披剝而無極二字如
何不可加如何不可不加從未剖析到底而其圖其
說槩不之及至象山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神無方易
無體以無應在有之下不應在有之上舉而辨難之
紫陽不復措辭惟無形有理一言當四面之勁敵耳
此紫陽始則內信於心繼乃外紉於口亦付之無可
如何漫以言之不為多不言不為少二語存之而已
子以紫陽於聖人信而好之猶未足不知紫陽於聖
人惟其信而好之與諸儒不同故論難紛紛終歸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至

桂山堂

無形有理言不為多不言不為少數語非徒自解亦
為濂溪解也。迄宋元明以來莫不從其說以為旨歸
苟非紫陽力為排解引歸近正其不以濂溪為希夷
之徒者幾希矣。然余嘗謂論人必論其世紫陽為圖
說排解不遺餘力者亦其所當之世若有憂時慮患
之意存焉而不能已者乎。紫陽歷仕四朝前有王淮
後有韓侂胄邪正相持勢不兩立陳賈請禁偽學於
前劉緱胡紘劉德秀輩請禁偽學於後語錄諸書盡
行毀廢除官取士明註不是偽學於奏狀所謂喫菜

事魔較崇寧論明道禁所著書為尤甚濂溪為道學
 稱首一遭小人指摘不獨紫陽從濂門人故友被其
 害而已此未必非紫陽所隱憂而於圖說雖守死爭
 之有所不惜也耶且不特濂溪為然也如張子西銘
 論仁程氏遺書論性邵子經世論象數之類其於孔
 孟之道互有參差紫陽與時賢辨難必委曲護持引
 歸於正而後已其委曲護持者未及參賜一貫問道
 之人其引歸於正者猶及游夏篤信能守之人分量
 所至不能欺人亦不能自欺也然推原諸儒發論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山堂

書各抒已見之本旨未嘗不以為言聖人所不言發
 聖人所未發紫陽亦自以不能過前人無一不為之
 註解而傳之與註解太極圖說其用心亦豈有二哉
 此又當於紫陽篤信聖人外參觀而始得者也紫陽
 亦自謂始於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近見
 儒者多議兩書之失因出此解示學徒以廣其傳然
 則紫陽因人論其失自為解以正之冀免於人之訾
 議其用心亦良苦矣若濂溪通書又誰得而訾議之
 雖訾議其圖說者終不能訾議其通書又何庸紫陽

為之解示其免人議其失而已耶
 剖析賢知之過瑕瑜不掩毫髮無隱桂山惟平心
 靜氣以衡之覺朱陸異同我見未除未免詭詐之
 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三 圭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四

太極圖說辨仁論十九

或曰敢問西銘言仁程朱謂其極純無雜吾子乃謂與孔孟有參差者豈以龜山第一書論其言體不言用其流入於墨氏兼愛而云然耶余曰此固諸儒遵孔孟之教者人能言之不獨龜山為然也伊川向論西銘止謂其言仁體完備答龜山書始言理一而分殊然理一分殊亦是伊川自為立解以明天下無有體無用之理而西銘大旨言體不及用亦止謂其體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一

桂山堂

之氣象擴充如是其大耳使必以用之分殊入之又安見氣象擴充如是其大哉其言曰乾稱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中處明予為天所生之人即如天所生之子也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明予為天所生之人即以天地之氣為吾氣天地之理為吾理吾不視民如同胞視物如吾與是吾以天地之氣為氣天地之理為理而不能盡天地之仁量猶得為天所生之人天所生之子以無負吾事天之道耶故于時保之以下言孝子之事親必如是而可謂親之肖

子仁人之事天必如是而可謂天之肖子雖天下至誠能盡已性以盡人性物性參天地贊化育不是過也止言理一而不及分殊此西銘之大旨也嗟乎古昔聖人之立言也有言其行之所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不能及者有言其行之所能及如不及者有言其行之所未及而實能及之者其言之首尾本末莫不令人曉然於意言之表而自喻之使必於其言之首尾加一二言而始明其首尾如是於其言之本末增一二語而始明其本末如是此五經四子篇章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二

桂山堂

說所未有也論語一書其言至為要約凡一事一理首尾本末無不該備於中若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一卷如一篇孟子書一篇如一卷七卷如一篇首尾本末尤為彰明較著者也後之人從所已言而發揮之者有矣未有從所不言及所已言而不言者補益之也今西銘言父天母地自必言民胞物與以為此天地之仁體即聖帝明王之仁體也即吾儒法天學聖之仁體也此伊川所謂擴前聖所未發而立言者也如言理一而分殊則前古聖人言仁之體即言仁之

用言仁之理一卽言仁之分殊無不如合一轍又何
擴前聖所未發之有哉且前古大聖賢人其言仁也
廣矣大矣至矣精矣如尚書之所記載莫非仁政仁
之用也如大易之所發揮莫非仁德仁之體也四子
之書或言德或言政或言存諸心或言根諸性或言
求仁之方或言爲仁之效無非從仁之體用而言者
也總而論之其德至於天地之體用莫有過焉者矣
故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者仁也天之本也又曰大
哉乾元資始統天元者仁也天德之本也孔門專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王 桂山堂
求仁其要莫如克己復禮見賓承祭至其於一事一
理而盡之者要以去私主敬爲本此從仁之體言者
也其要又莫如不欲勿施己立己達至其於一人一
物一家一邦而推之者要以盡己及物爲功此從仁
之用言者也孟門兼言仁義其言仁人心也強恕而
行擴充惻隱善推所爲與孔門言仁其體用亦復如
是然而孔門弟子人人求仁以仁許者惟顏子三月
不違其他皆謂不知其仁甚矣仁之克全其體之難
也至若仁之見於一事一理而稱之者如殷有三仁

伯夷求仁得仁下至管仲伯功稱仁志士殺身成仁
此但從仁之見於用者許之較仁之克全其體而許
之者未可比而論之也蓋仁之體量至大而仁之功
用其大亦如之孔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以有聖
人之德斯有仁人之功盡仁人之極功斯全聖人之
至德子貢言博施濟衆夫子以堯舜猶病難之非以
堯舜聖猶未至其施濟猶未及也自古聖帝明王能
造聖之極而不能滿仁之量其功用原自如此故唐
虞之咨嗟夏商之罪已周文武之視民如傷過在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四 桂山堂
人以天生大聖人之至德命以有天下之大權早潦
災傷救援水火養之育之如不足教之化之如不足
始於家邦被於四海究其功效亦不過曰老吾老以
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而已亦不過曰制田
里教樹畜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鰥寡孤獨
皆有養而已故堯舜禹湯文武當其在位不能無咨
警之憂必世百年不能保久長之效甚矣仁之功用
難窮仁之體量難盡亦大可見矣橫渠讀書學道求
仁者有年一旦有見於天地之大德帝王之至仁人

若與天下人無貴無賤其之不過以天下疲瘵殘疾
 鰥寡孤獨引為兄弟以足吾言同胞之義而吾之視
 民父如吾父視民子如吾子與視民父不必如吾父
 視民子不必如吾子初未嘗一言及之也今即所謂
 理一而分殊者解之是必截老吾老而言親民父不
 必同於親吾之父截幼吾幼而言親民子不必同於
 親吾之子其理已與民吾同胞有殊矣此可謂仁之
 分殊矣而可謂仁之理一乎苟民父民子必不得比
 於吾父吾子如吾與民為兄弟是有同胞之名不必
 有同胞之實其虧吾至仁之體量先從吾私吾父吾
 私吾子始矣又安取乎分殊之說為哉如謂即同胞
 之民而分殊之鄉國天下同一民也以遠近而分殊
 之乎以貴賤而分殊之親疎而分殊之乎苟不免於
 遠近貴賤親疎而分之殊之又何取乎同胞之說與
 鄉國天下如足如手之情究不能一體以致之乎由
 此而推之吾父吾子欲有所及而又有不敢及推
 之吾兄吾弟又若有所及又必有所不能及又不得
 不言理一不得言分殊是會不若孟子所為親親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七

桂山堂

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孔子所為仁者人也親親為大
 親親之殺禮所生也其言有條而不紊而仁之理有
 何不一仁之分有何不殊仁之體量有何不足仁之
 功用有何不全也哉

聖賢言道直捷了當無不通曉如行通衢惟異端
 說理本無幽深藏頭露尾通此塞彼作者既多破
 綻述者便費補湊皆因道一兩字未曾透徹耳西
 銘言仁是聖學第一大本然止就仁論仁自不免
 先將孔孟鐵案掀翻以求超出千古論仁所未發
 伊川紫陽雖力為補奏其缺陷豈可得哉桂山字
 字通徹語語痛快一以孔孟為宗主然其藏頭露
 尾通此塞彼處無不曲折洗發之朱子讚西銘筆
 力何人及得他移讚此篇可以不愧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八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

然此猶為理一分殊之言欲為民胞物與解而不能為民胞物與解者言之也至民胞物與之言不惟古聖賢言理必不言之理言仁亦必不言之仁也今夫人之為人也有聖賢大小之不同矣有貴賤勢分不齊矣一家之中吾同胞者二三兄弟耳無論聖人賢人大人小人貴者賤者有勢分者無勢分者必推吾父母之一本衣食甘苦休戚死生如吾一身焉吾高曾而下其族屬吾不得比而同之矣况鄉國天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九

桂山堂

之人乎長一鄉者始得問一鄉之疾苦令一邑者始得問一邑之疾苦猶必請恩澤於吾君吾相而後有以及之至有國有天下者始得引國與天下之疾苦如痼疾乃身而計所以安全之天之生人有聖有賢有大有小有貴賤勢分非吾存諸心有是仁施諸事即有是仁可以吾之仁即天地之仁而天地之仁即為吾之仁也顏子在陋巷視禹稷之已飢已溺如鄉隣有關閉戶而不以為忽然者顏子視天下之民猶天下之民未嘗敢引為同胞之兄弟也如顏子引如

同胞之兄弟必且惻惻然如同室之人憂之計之而引為已飢已溺矣孔子周流列國以救安天下為志其言志也亦止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必不敢曰老者吾安之朋友吾信之少者吾懷之豈孔子之至德猶有所不及哉不敢以吾之志遂謂吾之事也夫聖如孔子賢如顏子吾猶得以有其志有其事而信之者且然而况其他乎故聽其言信其行雖細行小節猶難之况其言天地帝王大德至仁之事乎伊尹之言曰予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

桂山堂

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三聘後相湯伐桀救民水火之言非耕莘野時一介不與一介不取之言也故任伊尹之任其救民也雖過于同胞之迫切而止言救民不得以吾同胞之義分屬之者不以仁民之仁同吾親親之仁也且聖人言仁之功必以所成之大小論其功故管仲亦得稱仁聖人言仁之志不必以所願之大小論其志故子貢不許其能及况視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當于仁即視天下之老如吾老視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即當于仁不視

天下之民如兄弟而未必不當于仁不視天下之老
如吾老視天下之子如吾子而未必不當于仁也孔
子教弟子求仁子貢博施濟衆力固不及何妨勉以
及之乃必歸諸堯舜且謂堯舜猶病仁之爲體求之
一心至微不至隱終其身能存諸心者幾人仁之爲用
推之天下至廣至大施諸事能盡其量者幾人非可
以知及之遂謂仁亦能及之能知帝王之仁即可以
及帝王能知天地之仁即可以及天地也子貢不欲
無加夫子以爲非所及他日問一言終身行亦止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一 桂山堂

欲勿施爲仁爲恕一理而已孔子教之勉以及也子
貢言之警以所不及况民吾同胞之語爲何語假令
橫渠以斯言質于聖門孔子肯以不輕許子貢者以
其言尤大而意尤切歎爲從古聖人所不能及而輕
許之乎此其理余謂古聖賢人必不言之理者是也
至所爲必不言之仁者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孟子
謂孩提親長爲仁爲義蓋人于父母兄弟屬毛離裏
分形同氣以來其恩勤愛戀之情根于至性而不能
已推而上之至高會始祖推而下之至伯叔兄弟其

用情必有降殺焉非有所強而爲之也至于鄉國天
下之人其老其長推愛敬以及之其降殺自必有在
矣然此猶合仁與義禮而分殊之也至休惕惻隱發
于自然莫如拯人于溺救赤子入井使遇吾父兄溺
于水吾赤子將入于井其迫切號呼雖忘其身以拯
救之而有所不暇顧以視他人之父兄赤子迫切號
呼忘身以拯救之必有間矣此可知仁之分殊原本
自然非必仁無分殊而必以義爲分殊禮爲分殊亦
可以曉然而喻矣今橫渠父天母地民胞物與原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一 桂山堂

天地萬物一體爲仁無所分殊而始大也以無所分
殊爲大自必以有所分殊爲小矣以有所分殊爲小
自必以各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矣以各
親其親各長其長各子其子爲小自必以聖人之老
吾老以及人老長吾長以及人長幼吾幼以及人幼
有分殊而若無所分殊爲大矣以有所分殊而若無
所分殊爲大自必以天地之視萬民如一民視萬物
如一物無所爲人親人長人幼無所爲吾親吾長吾
幼分殊于其間者爲尤大矣推橫渠之意以仁之爲

言公也。至公者莫如天地。反而言之。為無私。無私者莫如天地。人苟一理而不以大公盡之。則非天地之仁矣。苟一事而不以無私推之。則非天地之仁矣。非天地之仁。即非吾體天地之仁。以為仁矣。使橫渠必如是而言仁。辟猶人不能以四海兄弟言仁。吾獨能以四海兄弟言仁。人不能以吾翁即若翁。若母即若母。言仁。吾獨能以吾翁即若翁。若母即若母。言仁。不問其言之以何而有。是言有不以其言非仁之言。不問其理以何而有。是理有不以其理非仁之理者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且以其言為仁之至。其理為仁之至者乎。而不知必如是而言仁。不可以言仁。如是而言仁之至。不可以言至也。前之人言之者。墨氏之言仁也。後之人言之者。釋氏之言仁也。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也不特非仁。非仁之至也。由其所能及之仁。推其所不能及之仁。是塞吾仁者也。從其所不能及之仁。舍其所能及之仁。是賊吾仁者也。蓋以前之墨氏。後之釋氏。其言仁也。不知仁之理者也。其言仁不知仁之理者。由其不知公之。所以為公而無私之。所以為無私。

也。不知公之所以為公者。不知至公之如不公也。不知私之所為無私者。不知至無私之如至私也。堯之傳賢公也。禹之傳子私也。亦公也。虞不郊。賈公也。夏后郊。蘇私也。亦公也。周公誅管公也。舜封有庠私也。亦公也。衛伋與壽俱死公也。伍員不與尚俱死私也。亦公也。由是言之。公者固公。其公而似私者非公矣。而孰知其私之為公也。似私而公者固公矣。而孰知私之至之為公之至。且為大公而至無私也。故人至於父子兄弟之間。不患其私。患其不私耳。不患私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至。患其私之不至耳。夫私而至於父子兄弟。不謂之私。而反謂之公者。以父子兄弟之私。乃天性之私耳。猶天地無私。而私善人。天地私善人。尤私孝子。悌弟之為善人也。夫天地且為善人。為孝子。悌弟之為善人。易其無私之大德。而獨私之。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今夫人之為仁。發而為愛之理。施而為愛之事。以無所不愛為公。尤以有所愛有所不愛為公。此惟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之說也。以兼所愛為無私。尤以專所愛為無私。此仁者人也。親親為大之說也。今墨

氏釋家之徒以愛吾親不同於他人遂若愛之有私是止知仁之爲仁。不過愛之爲愛。本吾愛之理以行吾愛之事。非極乎愛之量者。卽不足以盡仁之量。豈惟人爲天所生之人。以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卽物亦爲天所生之物。不以愛人親。如愛吾親。無差等。無人我相者愛之。亦不得謂極乎愛之量。卽不得謂盡乎仁之量者也。是止知愛之爲仁。不愛之爲非仁。無不愛之爲公。而無私有愛有不愛之爲私。而非公。又安知有好有惡之爲仁。有等有殺之仁。爲至公無私之仁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五

桂山堂

從古聖賢教人爲仁之方至詳至悉。未嘗不合仁之體用而統論之。孟夫子闢墨氏最嚴。然其時未至。如今日佛教大行。聖人之仁道幾於泯滅。不存若是之甚也。桂山本四子已言不言之精蘊。而貫徹論之。孔子之道著而揚墨之道不熄。有是理乎。

太極圖說辨仁論二十一

或曰伊川有取乎西銘仁體之大。答龜山書既曰理一而分殊。又曰分殊之弊。私勝而失仁。又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此其說亦若不能強爲之解也。伊川既以西銘不言分殊而言分殊。明以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爲不易之理矣。今又曰分殊之做以人之宜分殊而不能分殊爲做。可也。若宜分殊而能分殊。又何做之有哉。苟以聖人之分殊有做。是聖人分殊之做。卽聖人爲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五

桂山堂

仁之做矣。如以聖人之分殊本無做。從聖人而分殊之人。其流入於有做。此其做當於其人之仁。不仁求之不當於分殊求之也。苟於分殊求之。豈以天下之人必有能親親不能仁。民能仁民不能愛物者爲有做耶。不知人患不能親親耳。不患不能仁。民患不能仁民耳。不患不能愛物。堯舜之道。孝弟而已。老老幼幼。推以及物。運天下如反掌。况在邦在家。而有不足乎。若以天下之人又必有能愛物不能仁。民能仁民不能親親所厚者薄。所薄者厚。爲有做。必無所不愛。

以勝其私此其人世亦庸有之然此皆不仁之人失其本心之過非分殊之過也今既以分殊為仁又慮分殊之私勝而失仁亦不過謂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其流必至視民如路人視物如異類苟以是而為私必求其無私以是為失仁而必求其無失自必從墨釋二家無差等無人我相以求免於私勝失仁而後可勢必視人父如已父視人兄如已兄情有所不及必強吾情以致之力有所不逮必殫吾力以赴之勢必謂他人父不得不忘吾父雖父母在許人死可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七 桂山堂

謂他人昆不得不舍吾昆視兄弟如路人視行道如同氣可也夫聖人止教人以各親其親各子其子以存吾天性之仁而推及於人猶有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不敬其兄而敬他人以行其悖德悖禮之事况教以民胞物與舉天地間有知有覺同類異類一如吾以天性行於一家者然此雖大聖人與天地同體者有所不能盡也西銘必以是為無忝吾仁以無忝吾事天不亦過乎今天下有求仁之人當其觀仁於靜一切平等如在我和氣中此即萬物一體氣象也謝

氏謂其靜時心虛氣平自是如此必應事時有此氣象始為得之此亦指徒為仁言不能仁理者言之耳以語聖人則不然靜時所見如此動時應事自必如此故聖人靜時見萬物一體一民一物不在所愛中吾之仁雖放之四海極之天覆地載以一民一物故如日月之蝕而虧其全體者然此即所為靜時春意一切平等之氣象也及其應事而推之親吾親愛吾子自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為之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為之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為之夫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加也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損也蓋聖人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猶天地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也天地之愛物未嘗不欲如愛民者愛之然物則猶是物也不可強而為民者也亦惟以愛物者愛之而已天地愛愚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末 桂山堂

為之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亦本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而為之夫親吾親以及人愛吾子以及人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加也親吾親不必親人親如吾親愛吾子不必愛人子如吾子於吾靜時所見一體之仁非有所損也蓋聖人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猶天地之視一民一物無不在所愛之中也天地之愛物未嘗不欲如愛民者愛之然物則猶是物也不可強而為民者也亦惟以愛物者愛之而已天地愛愚

不肖之民未嘗不欲如愛賢知者愛之然愚不肖則猶是愚不肖也亦惟以愛愚不肖者愛之而已是天之於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何嘗一體愛之而吾謂其一體愛之者以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不一體愛之者乃人與物賢知愚不肖之本不可一體而愛之非吾一體之仁分其為人爲物爲賢智愚不肖不可一體而愛之也故吾以人與物賢智與愚不肖無不在吾所愛之中而愛人者自在人愛物者自在物愛賢智者自在賢智愛愚不肖者自在愚不肖以吾本然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九

桂山堂

體之仁行吾一體之愛非以吾本然一體之仁行吾二體之愛此其爲天地之大德大仁也聖人之於民物何獨不然今橫渠必言民胞必言物與是猶天地必引物之蠢愚皆得比民之秀靈而後謂之無不愛之仁聖人必引物之微賤皆得比於人之貴重人之踈遠皆得比於人之親近而後謂之無不愛之仁此天地所不能爲聖人所必不爲者也宜乎墨氏之無差等自謂其仁過於聖人釋氏之無人我相自謂其仁大於天地也然則橫渠以胞與言仁徒以靜時無

所爲而爲之心論仁不可以應事時有所爲而爲之事論仁也徒以仁所及廣狹厚薄之事論仁不以仁所及廣狹厚薄之理論仁也故民胞物與之言似可言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言也民胞物與之理似有其理而不可爲理也有所著之理也有所著之言通諸此而可言通諸彼而不可言也有所著之理施諸此而爲理施諸彼而不爲理也苟慮人之視民如路人言仁民不足必言民胞視物如異類言愛物不足必言物與而天下之視民如同胞者莫不有加於仁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十

桂山堂

民天下之視物如吾與者莫不有加於愛物聖人亦何惜而不以視民父一如吾父視民子一如吾子以是而幸天下之人其爲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不更大於天地而爲之亦何不可之有哉嗟乎聖如堯舜如天好生四海之養止及其親有庫之封止及其弟其於九族親之而已其於百姓平章而已其於萬邦協和而已猶不能使逆命之三苗同於於變不才之八子化於昭明豈惟堯舜即天無私覆地無私載能生賢智不能不生愚不肖之人能生秀靈不能不生蠢

頑之物能以聲名文物及中國不能及薄海以外之人所謂天地之大人猶有憾從事聖人之徒徒知萬物一體之言不察萬物一體之理又何暇論其能體而行之不能體而行之豈聖人教門弟子以求仁之方乎嗟乎余之推論及此亦以西銘好仁之過即孔子所為好仁之蔽之過也使非從事佛氏之教又安得有是言乎蓋佛氏之為佛氏其教本無與於仁者也舍色身空人世以生為幻以死為真彼烏知仁為何物者耶今釋氏之徒日以慈悲為仁矣吾謂其不知仁為何物者以其於仁之大本茫然一無所知者也所謂大本者乃天地大德帝王至仁之大本非彼異域之人所能通貫而默喻之也其所為慈悲度世以人不知色身之幻度之出世而証無生與天地生物帝王育物之至仁相背而馳者也其言放生亦所謂不揣其本而求其末耳彼以一切含靈皆有佛性放之生之自一二以至十百自千萬以至億萬亦與天地生人等耳放一物則一物生放百千萬億物則百千萬億之物生遂以物之不殊於人至百千萬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吾能如天地生物而生之雖天地亦孰有過於吾仁者乎西銘言物與其言尤繆於民胞不足論也然非本佛氏割已肉以餵饑鷹及四生輪迴食吾父母之說安得有是言耶嘗試與子罕譬而喻之天下無賢智愚不肖之人猝然而見鳥之飢而待斃獸之殼觶而就刑未有不怵惕惻隱思所以救之者使聞佛氏割已肉悲輪迴之說彼賢智之君子自必強其說而不為彼愚不肖之小人莫不踴躍讚嘆忘其身以徇之然未有不始信之而終疑之者也以世之飢鷹無窮而已之肌肉有盡一割再割而不已鷹未飽而身已亡矣吾止一父母也吾能知輪迴中此二物是吾父母吾哀而舍之可也吾又安知百千萬億物日在輪迴中何者是吾父母何者非吾父母而皆如吾父母哀而舍之耶夫推釋氏之言仁不過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之說耳其言豈不加於君子遠庖厨之仁哉然究不免於君子之嗤而小人之疑者亦以其徒言不可言之仁言不可行之仁理而已矣乃世之儒者猶以民胞物與是從萬物一體言仁而曲為解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殊不知萬物一體可言而民胞物與不可言者其言
萬物者物也其言一體者已也以萬物之體與一已
之體而一之者以已與物相對而言之也人之不仁
莫大於有已尤莫大於止知有已不知有物已所不
欲勿施於人去已私斯能公萬物所謂萬物者不論
其物之為親為疎為貴為賤苟不能去已私必不能
公萬物而一體之也苟能去已私公萬物而無不推
已之一體而體之其所體之親者自以親體之疎者
自以疎體之貴者賤者自各以貴賤體之者自若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山堂

故對已而言以其有已也可言一體一體者已之一
體也舍已而言以其皆物也不可言一體一體者也以已
之一體推以與萬物是萬物之一體非我之一體也
以一已萬物為萬物一體是不以萬物與一體分已
與物而言之也我視兄弟兄弟一物也民亦一物也
我視朋友朋友一物也物亦一物也我視父母父母
亦物也猶天地亦可言物父母亦萬物之一物也苟
舍已而言物皆以萬物一體視之無非吾父母兄弟
朋友矣雖欲推以及之必有不能及之者矣此墨釋

二氏之言仁止知理一而不知分殊止知言分殊之
微不足以盡仁而不知其言理一之微雖求為分殊
之仁而不可得者哉惟聖人以我對萬物言之則我
亦一物也物亦一我也我之體猶物之體也物之體
猶我之體也我所不可加於物猶物所不可加於我
也物所不能受於我猶我所不能受於物也克已而
物一體矣推已而物一體矣至能克之而能推之又
何有民之父母兄弟朋友而不能由一已而推以及
之哉若徒以物視物不言仁民則已苟言仁民必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山堂

如同胞始足以仁民不言愛物則已苟言愛物必視
如吾與始足以愛物是止知有物而不知有已止知
有同胞吾與之物吾胞與之而有當於仁不知有同
胞吾與之已吾不胞與之而非無當於仁胞與之而
非有當於仁雖子貢博施為仁宰我從井為仁夫子
猶弗許之而况西銘之言尤與孔孟參差安能不引
賢知之過為橫渠之過也哉
看得聖人仁道如寶珠光明四面澄徹雖纖塵掃
淨况翳蔽如泥滓而能容之耶至言止知分殊之
微不知理一之微求為分殊而不可得雖使伊川
見之亦應心折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二

或曰程氏言性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豈非以孔子不恆言性孟子言性止言情而云不容說耶又謂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孔孟論性未嘗及氣質如繼善成性天命謂性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以性論性而已程氏必兼論氣質吾子謂與孔孟參差殆以是歟余曰固也程氏兼氣質言性紫陽亦謂其發于古聖人未盡之意似以其說為至精至密矣而不知其所謂精密乃愈流於粗疎亦賢知之過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孔孟言性之理勿合也何以言之孔孟止從人性淺露言之所以有不可聞之說不知不言深微而深微在其中程氏必指人性深微言之所以有不容說之說止知深微是性不知淺露是性於淺露失之并深微而失之矣書曰維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恆性此言性之本也詩言天生蒸民有物有則禮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孔孟本此言性千古聖賢如合一轍自子貢有不可得聞之言遂謂性道精微非言說可盡而不知非此之謂也天下有一人具一性百千萬

億人各具一性天之生人不齊生物亦不齊均賦性於有氣有質之中雖無知如草木亦若有之而况於人乎故仰而可見者天也俯而可見者地也人之生受天而有氣受地而有質受天地所自為命而賦人者為性能知能覺者性也能運能動者氣也質也經書所說何其明白了徹如此有何不容說之有哉夫舍明白了徹之說不說而反從異端曲學之說說之牽引糾纏比擬較量究不能了之徹之反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豈從古聖人言性止能言人生而靜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以後之性不能言人生而靜以前之性乎且聖人既已言人生以後之性矣所言之性是性耶則人生以後是性人生以前之性亦即是性矣如非性耶則人生以後所說者非性即推之人生以前所不說者亦非性矣天下真有絕知大過前人之入正當取人生以後之說明非言性之至而取人生以前所不容說者說之使天下共明惟此為言性之至此其為發前聖所未發有功於性教為甚大若止以人生而後言性為未足而吾所為人生而靜以上者吾能言其不

容說不能知其不容說而說之亦何取乎不容說及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語以疑天下言性之人且疑天下本從古聖人言性之說乎况人生而靜以上從古聖人既已說之矣豈降衷恆性繼善成性諸說皆非溯本窮源之說俱屬尋流逐末之說乎如徒以子貢不可聞爲口實不知子貢所爲不可聞不過以性與天道不若夫子威儀文辭一本詩書執禮時得而言之時得而聞之豈真以夫子有所隱秘而不輕以示人也耶且夫子所爲性與天道卽降衷恆性繼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毛

桂山堂

成性天之賦人人之受天止此一理而已人但當於人倫天德孝弟忠信自弟子以至成人終其身由之是卽性與天道也其知者能知之謂之知性知天可也其愚者不知之苟其所爲自在性與天道中不著不察亦可也其賢者能行之謂之存心養性以事天可也其不肖者不能行之苟其所爲不越性與天道外終身由之不知其道亦可也聖人之教及門如此其教天下人亦如此而不知教人以性與天道已盡於此矣使聖人必日提其門弟子而誨之曰此性也

此命也此天道也雖累數百千萬言究不出古聖人相傳一二語之大旨而謂又別有所爲不輕示之言不易傳之理吾得而言之發之必無之事也故孔子生平論說志道據德皆言性也求仁徙義皆言性也入孝出弟皆言性也忠君信友皆言性也齊治均平皆言性也以至一事一理一言一動隨所當爲而爲之皆言性也是夫子無日不言性無日不言天道無事不言性無事不言天道徒以子貢一語遂以爲精微不言之理而疑之不已惑乎自堯舜禹湯文武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毛

桂山堂

作孔孟之道中衰小儒曲學見天下由道者少畔道者多爲善固天性習惡若自然告子荀卿之徒不能窮天道之大原通人性之大本執文武與民好善幽厲與民好暴之見遂以性爲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當之執堯爲君而有象瞽爲父而有舜之見遂以有性善有性不善當之有見於矯揉之爲性也則以杞柳湍水喻之有見於生之謂性也則不難以犬性猶牛牛性猶人比而同之有見於性爲渾淪之物也則以無善無不善歸之以至言性惡言善惡混游談談

說紛紜莫定數百千年以來求如孟子與時人反復辨難卒歸於孔子繼善成性而正之者不可復得矣有宋諸儒論性其有見於孔孟真傳無疑似夾雜者如天賦為命人受為性與五經四子書不悖者固多其他與孔孟論性若合若離由其徒以言語窺測聖人信所言不能信所不言疑所不言遂至并疑所已言非真有聖人不惑之知解如快刀利刃遇百家之糾紛繆亂劃然剖之此程氏論性與橫渠所見畧同反為異端曲學牽引之明驗也且從來言性諸儒旁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无

桂山堂

見側出不能直見性體者止知氣質而不能知性止見性於氣質之中而不能見性於氣質之外今張程揭出氣質二字當知氣質與性譬若淄澠涇渭同一水而清濁自分使孔孟言性不言氣質言氣質不言性之故曉然其明而諸家小智穿鑿之說雲消霧釋性理千古常明於天下矣不意程氏反欲合性與氣質為一而論之橫渠亦於氣質下加之性二字紫陽不得不以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為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之說解之推其論性之所本不過從告子生之謂

性○及○無○善○無○不○善○之○說○似○出○孟○子○言○性○諸○儒○言○氣○質○之○上○又○若○佛○氏○能○空○其○性○為○獨○得○之○遂○有○味○乎○其○言○而○取○以○立○說○噫○過○矣○夫○從○古○聖○賢○論○性○如○降○衷○恆○性○蒸○民○物○則○人○生○而○靜○繼○善○成○性○性○相○近○也○天○命○謂○性○乃○若○其○情○人○無○不○善○皆○言○性○不○言○氣○質○以○言○性○不○可○兼○氣○質○而○言○之○也○如○生○知○學○知○困○而○知○之○安○行○利○行○勉○強○而○行○上○知○下○愚○中○人○上○下○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堯○舜○性○之○湯○武○反○之○行○之○不○著○習○矣○不○察○皆○言○氣○質○不○言○性○以○言○氣○質○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故○言○性○可○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性論性性止一性與氣質無與也言氣質不可合上知中人下愚而言者以氣質論氣質不止一氣質與性無與也性者氣之主也人之有性猶天之有命也天以命主乎氣日月不過四時不忒其恆久也如是然日月有時而薄蝕四時有時而災沴亦其氣為之而天之所以為天雖變而不易其常有命以主宰之也人受天之氣地之質而為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天雖欲均之齊之而不能均之齊之者亦無可如何之勢也然天以自主之命

流行於人生氣質之中。使有是性以主之。雖明與強之人。得之而為君子。即昏與弱之人。得之而不為小人。此豈與所受於天之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者乎。如性與氣質可比。勢齊量而論之。是何異國不統於君師。不統於帥。古聖人本天言道。首以率性教人。不可為訓於天下矣。此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性不兼氣質而言之說也。若夫人之有氣。猶天之有氣也。以氣視質。氣為精微矣。以性視氣。性尤為精微矣。然而性非氣不足以行。非質不足以立。是性與氣質又相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合而不可離者矣。不知性與氣質本相合而不可離。性與氣質又相反而不可雜者也。譬諸烟生於火。而足以滅火。冰生於水。而足以滯水。氣質之為性。累又無可如何者也。惟以性為主。能帥吾氣質而從之。不以氣質為主。反得帥吾性而從之。斯天下之明者益明。強者益強。而為君子。昏不終昏。弱不終弱。而不終流於小人。故氣質之於人。如分定而限之者。天無如人何也。人亦無如天何也。雖上而帝王下而聖人。無如天何。亦無如人何也。然性與天命。同出一原人之

能自主者。惟此帝王聖賢。能教人以自主者。惟此。雖有聖人至明至強。一以道心制人心。雖甚庸人至昏至弱。一以天理防人欲。苟能予性以權。而主之。氣質之美惡不足言也。人止知氣質與性俱來。而不知其為必變必化之物。非若吾性可率可由之物也。此氣質之所以不可兼性而言之也。惟兼性而言之。所以有性善性不善之說。有性可為善性可為不善之說。遂有無善無不善之說。此皆天下言性之人也。皆天下兼氣質言性之人也。且直以氣質為性而言之之

本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人也。使其說中於人心。而莫為正之。雖有帝王之治。無以為治。雖有聖人之教。無以為教。邪說誣民。人欲熾而天理滅。不至同人道於牛馬。比父子有何親。不止矣。自晉魏以來。人心放失。至於今而未有已。乃從事孔孟之徒。猶欲以性合氣質而說之。亦獨何哉。此余所謂從古聖人言氣質不兼性而言之之說也。
聖賢性道教人真如大路一條。直指無隱異端。曲學吞吐。曲折示人以難。二氏為尤甚。宋儒言語極分明。處必帶模糊。墜入二氏窟中。不自覺也。桂山於千古蒙茸一道。披荆剪棘。剗然剖開。此等筆力。直是鉅靈神斧。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三

或曰程氏必以氣質言性者奈何余曰程氏所本不過告子言性之說而已其言曰生之謂性氣即性性即氣生之謂也是以性與氣二名而同實殊用而一體矣又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是不以性言善惡而以氣言善惡矣不以性之是善是惡明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直以氣之有善有惡分善惡以善惡之理屬之矣又曰不是性中原有兩物相對而生是言性中無善無惡惡固不從性來善亦不從性來也又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有自幼而善自幼而惡取后稷羊舌氏二人實之明氣稟之生而有之也以氣稟之生而有之即可謂性之生而有之也故直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性以人之氣稟自幼已然氣稟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稟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人生氣質為主而性亦隨之也止言氣質而不及性也雖及之猶不及也蓋程氏自有所謂性之為性者故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也然而告子言性猶知以知覺說性運動說氣程氏直以人生氣稟理有善惡不獨

惡不屬性善亦不屬性矣夫聖人言性善異端言性惡其旨相反從未有不屬性而言之從未有屬氣質而言之者也蓋氣質者無知之物也性者有知之物也天之氣天之命主之人之氣人之性主之也以草木無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氣質則有知之氣質似靈矣以人物有知之氣質視人物有知之性覺則性覺尤靈而不知氣質亦何知之有哉氣質之知知于性覺耳此可知人之不能舍性覺之有知如無知而以氣質之無知為有知可知矣故孟子言性善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徒以性之本善歸之即以性之能善歸之即以性之知善歸之荀卿雖反性言惡其背道為甚猶知以性之本惡歸之即以性之能惡歸之即以性之知惡歸之今程氏以善惡歸氣質不徒以性之本善本惡歸之即以性之能善能惡亦歸之性之知善知惡亦歸之矣夫氣質之為氣質何為者耶人受天地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其質為耳目口體其氣為臭味聲色其大端不離乎飲食男女者近是其為物也豈有知有覺之性可得比而論之者耶不可得比而論之者耶從

氣之輕清言之則為善矣。從氣之重濁言之則為惡矣。從其與性相資言之則為善矣。從其與性相反言之則為惡矣。然此亦止可以美惡言。不可以善惡言。即以此善惡言亦止就氣質之本體而言。氣質善。氣質惡而已。猶人一身。頭目手足皆氣質也。頭目輕清而居上。以貴與美屬之。手足重濁而居下。以賤與惡屬之也。非謂氣質中原有此善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為善。人原有此惡之理。能使人受之而為惡。人也。若以理有善惡屬之。是氣質善者不必有性。而自善。氣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惡者即有性而亦不必善矣。又僅以后稷羊舌氏自幼善惡者言之。一似氣質生而天定。與性若無與焉者。舉天下幼而后稷長而未必不羊舌幼而羊舌長而未必不后稷。不知是其人之氣質自變自化。而然耶抑亦別有性以變之。化之而然耶。又恐天下之言性者。未必不以人之為善為惡。終不得徒屬之氣質也。不得不由氣質之善。而推以與性曰善。固是性。又不得不由氣質之惡。而推以與性曰惡。亦不得不謂之性。嗚呼。善固是性者。聖人之言也。有善有惡。有惡

無善無惡。無善無惡者。異端曲學之言也。程氏本無善無惡。言性安得不以有善有惡歸氣質。歸氣質而氣質不任受也。又安得不仍歸諸性。歸諸性而性任受善不任受惡。又安得獨以任受善者歸之。而以不任受惡者不歸之。勢不得不分性而二之。一為不任受善。一為不任受惡之性。一為任受善并任受惡之性。哉。噫。從古大聖賢人止言性。不言氣質。而程氏言性必兼氣質。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以善歸性。今程氏言性并以惡歸性。從古大聖賢人言性以一性明性之理。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圭 桂山堂

有餘。今程氏言性以二性明性之理。而不足。豈其然哉。然程氏終以性為不容說。故雖說猶不說也。又言曰。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孟子曰。人性善是也。所謂繼之者。善猶水流而就下也。其言凡人天下之人也。以明非程氏之說性也。夫水流而就下。孟子之以水喻性也。水也者。性之喻也。下也者。善之喻也。故曰。人無不善。水無不下。今程氏之言水流就下。其言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污。不煩人力者。一水也。有流而未遠則已漸濁者。

一水也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者一水也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皆水也夫一水猶一性也性止一性水止一水也若此分清分濁水有數水是性有數性矣孟子言性止一水言善止一下故性如一水不問其水之清濁止知水之清者是性而濁者非性以濁者原非水之原本也善如一下不問其水之遠近止知水之無遠無近上而不下其清而無污者是水之善清而為所污者非水之不善以清而為所污者亦非水之原本也故博而過潏激而在山有所使之遠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

桂山堂

而自清近而即濁亦有所使之皆與水無與與性無與也今言在清則水清在濁則水濁不以遠近之清濁論清濁而反以水之本清流遠流近而水亦因之有清濁者一歸諸水而言水之清并言水之濁程氏之以水喻性雖曰言性直言氣質而已矣是則以其人氣質之不善遂以其性與同罪而無以別之不可也若以其人為不善乃氣質使然與性無與而必不以罪歸之是性也雖欲委氣質而逃其罪焉又烏可得哉故曰濁者不可不為水猶言不善亦不可不為

性云爾自不得不曰必加澄治之功夫言必澄必治猶言必變必化亦止為氣質言之者也若程氏以水喻性其言澄治猶言性之必加澄治也從古大聖賢人言性止言知其性養其性盡其性不問言變化其性也嗟乎性之為性猶水之為水是必澄之治之而始為水變之化之而始為性者哉又不得不言其澄之治之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濁來置在一隅苟如是而言澄治又不歸諸性而歸諸氣質矣然則其澄之治之猶言變之化之非以其人有善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美

桂山堂

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自必以其人有善有惡氣質之性自變化其氣質以復其性矣夫以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自變化其氣質其氣質之善者固不足恃其氣質之惡者尤不足恃此必無之理也惟借有善有惡之性猶有清有濁之水所為氣質之性者予以變之化之之權庶幾可收澄治之效耳夫人之有是氣質也其所稟善者未必不終惡所稟惡者未必不終善猶可以言澄之治之者以其本無知也今乃以無知之物而又以有知之性入之自必視氣質之

無知者有加矣。人生有此無知之氣質，其為不善也。雖有有知之性，在吾氣質之外，尚不足以變之化之。今既入之氣質之中，不徒曰氣質，而曰氣質之性。是氣質與性合而為一矣。氣質之有善有惡，即性之有善有惡矣。氣質之不得與性比勢而齊量者，亦可得比勢而齊量矣。其助吾氣質為善，必不足而助吾氣質為不善，且有餘。然則程氏之言澄治，亦徒言澄治而已。烏足以變之化之哉。自不能不取所為澄治者而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三九

桂山堂

為思之自不能不取所為天地之性在氣質之性之外者。非此變之化之，必不可得而變之化之矣。蓋以人之性固生而有之，氣質亦生而有之。生而有知者，謂之性生而無知者，謂之氣質。不謂之性，故以有知治無知而有知，不淪於無知。以無知受治於有知而無知，且化於有知。自非程氏所為天命之性，不為功矣。乃程氏所言天命之性，又不容說之性也。所謂性中原無善惡兩物相對而生，猶水之本清，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不是將濁來取置一隅，是無善無惡纖毫。

不染之性，非從古大聖賢人所為有善無不善之性。止有性之本善，治不善之性，乃一無思無為寂然不動。必氣質已澄，已治之後，而自見之性也。故又申言水之清，性之善也。不是善惡兩物相對在性中各自出來。此理即天命我無加損焉。引舜有天下而不與以明吾天地之性，本無加損而無所與焉者也。及問人性本明，何以有蔽，又止言氣稟不齊，亦不過學以勝其氣，復其性而已。終不言勝之復之，以何為主。而本以為學者安在也。夫從古聖賢言變化氣質之理。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四

桂山堂

所謂學以勝之而復之者，其功無所不至。一惟天命之性為主，以勝之復之。今程氏止言學以勝之復之，終不以勝之復之之權歸天命之性以為之主者。以彼之所謂天命之性，乃告子無善無不善之性。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之性，可言學以勝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勝之，可言學以復之，不可言本吾無善無不善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性，以復之，以無善無不善之性，無所加於勝之復之心無。

其心性無其性之性無所與於勝之復之者也。所謂纔說性便已不是性之說也。然而天下之氣質未有不學而能勝之者也。天下之性未有不學以勝之而能復之者也。其所為勝之復之者果安在乎。亦不過謂人有生來止有識取無善無不善之性以存吾本覺。至其所為耳目口體臭味聲色一切有為與生俱來者。亦如釋氏惟禁之絕之。祛之掃之一念不動。湛然守之而已。有澄治之名。不必有澄治之實。無澄治之多方。收澄治之捷效。此禪家所為直指人心坐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見性之大旨。程氏本告子言性自為得其義。蘊發從古聖賢所未發者此也。

自孔孟而後言性無一是者。皆由不識氣質二字。宋儒言性頗欲將性字剔出氣質外。止因不識氣質是無知之物。遂將能運動認作能知能覺。遂將性字硬推入氣質中。又將佛氏性空認為說性最上妙旨。不欲推入氣質中。反復糾纏。何異認賊作子。桂山一一翻剝。將氣質之性從空提出。層層剝透。使無一字依傍着落處。而性自性。氣質自氣質。始明真性理中。最上乘文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四

然則程氏本此以言性明與孔孟有殊旨。亦何所見而必如是。以立言耶。余曰。自古大聖賢人之以善歸性而言之也。豈其明知性為有善有不善。無善無不善之物。而必以善之一言盡之哉。而不知善之為言。言之至善之為理。理之至也。其為言之至理之至者。非徒以人之性言人之性也。推本於天之命而言之也。人不能信人性無不善。有不信天之命無不善者。乎。非徒以人之性言人之性也。推其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本於天之日月四時恆久不已而言之也。人不能信吾人倫天德之無不善。有不信天之日月四時不滅如是其恆久不已而無不善者乎。且言性善者古之帝王大聖賢人無不如合轍而言之。使其所為善者堯舜如是。湯武未必如是。是湯武之性必有不如堯舜之處。雖相去無多。亦必有微。其性體者矣。推之賢智之與愚。不肖上知之與下愚。其相去之分。又可以道里計哉。乃聖如堯舜視天下智愚賢不肖其人不必如吾之人。其性無一不如吾之性。况湯

武○之○反○之○者○乎○使○天○下○之○人○有○一○不○如○堯○舜○之○性○何○
以○堯○舜○為○聖○人○不○過○自○盡○其○孝○弟○天○下○之○人○豈○必○皆○
堯○舜○亦○必○使○盡○其○孝○弟○何○以○堯○舜○為○聖○人○不○過○自○盡○
其○仁○義○天○下○之○人○豈○必○皆○堯○舜○亦○必○使○盡○其○仁○義○所○
為○能○盡○其○性○必○能○盡○人○之○性○以○親○九○族○而○九○族○親○以○
平○百○姓○而○百○姓○平○以○和○萬○邦○而○萬○邦○和○豈○堯○舜○一○人○
之○性○可○以○率○天○下○億○萬○人○之○性○哉○亦○億○萬○人○自○率○其○
性○而○已○亦○億○萬○人○一○如○堯○舜○之○性○能○如○堯○舜○之○自○率○
者○有○以○率○之○而○已○即○瞽○之○不○慈○象○之○不○弟○丹○朱○商○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之○不○肖○而○底○豫○者○底○豫○忸○怩○者○忸○怩○朱○均○不○肖○不○足○
傳○天○下○終○不○得○以○性○惡○歸○之○夫○是○以○聖○人○在○上○自○一○
家○以○至○一○國○以○至○天○下○蠻○貊○島○服○之○人○無○不○遵○其○道○
而○率○之○聖○人○在○下○自○賢○智○以○及○中○才○以○及○顛○蒙○椎○魯○
之○徒○莫○不○從○其○教○以○成○之○古○之○聖○人○亦○何○所○恃○而○能○
如○是○哉○恃○人○與○吾○同○此○性○焉○耳○同○此○善○焉○耳○今○儒○者○
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而○後○又○本○天○道○人○道○而○
言○性○命○必○不○以○言○善○言○無○不○善○言○性○而○必○以○有○善○有○
不○善○無○善○無○不○善○諸○說○言○性○吾○不○知○其○何○疑○於○性○何○
非○真○疑○真○疑○此○非○疑○之○言○

惡○於○性○抑○何○疑○於○天○何○惡○於○天○而○必○與○古○聖○人○言○性○
如○分○道○而○馳○者○亦○獨○何○哉○究○之○諸○儒○雜○說○反○復○求○之○
有○何○說○為○明○心○見○性○之○說○何○人○為○明○心○見○性○之○人○耶○
然○人○止○謂○其○不○知○性○之○為○性○而○已○而○不○知○其○并○不○知○
氣○質○之○為○氣○質○為○何○如○也○人○止○謂○其○不○知○氣○質○之○善○
惡○非○性○之○善○惡○而○已○而○不○知○并○性○與○氣○質○所○為○善○惡○
之○善○惡○亦○未○嘗○知○之○也○子○以○人○生○所○謂○善○之○為○善○何○
如○者○耶○夫○善○之○為○善○非○天○之○所○為○善○人○雖○以○為○善○非○
善○也○人○之○善○即○天○之○善○人○人○得○而○有○之○者○也○其○所○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桂山堂

惡○者○非○謂○善○之○本○天○而○有○之○惡○亦○本○天○而○有○之○也○所○
謂○惡○者○反○乎○善○之○謂○也○反○乎○天○之○善○即○為○惡○之○謂○也○
莫○大○於○從○人○欲○而○反○天○理○之○謂○也○人○孰○不○知○天○理○之○
謂○善○人○欲○之○謂○惡○乎○人○欲○之○大○莫○如○飲○食○男○女○人○讓○
一○食○則○為○善○矣○人○奪○一○食○則○為○惡○矣○人○却○一○色○則○為○
善○矣○人○攘○一○色○則○為○惡○矣○夫○辭○讓○之○心○受○惡○受○下○人○
皆○有○之○民○之○失○德○乾○餓○以○愆○飢○寒○迫○之○者○多○矣○羞○惡○
之○心○父○母○媒○妁○人○皆○有○之○人○之○無○良○鴉○奔○鶴○驅○怨○曠○
使○之○者○多○矣○即○人○自○孩○提○愛○敬○良○知○良○能○人○皆○有○之○

及其長大私妻子而不顧其養未有不_{指點如是能令頑石點}由食色而喪其天良者也如人性果有善有不善是少時有知愛知敬之孩提少時即有不知愛不知敬之孩提不待貨財妻子而失之矣是一人有知讓知却有是良心一人有不知讓不知却無是良心不待飢寒怨曠而失之矣然後知天之為天一有善無不善之天也人之為人一有善無不善之人也以命之為命性之為性一有善無不善之性命也乃諸儒紛紛然終若不能無疑於性無惡於性而訾議未有已者亦徒為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性山堂

生之氣質不可得而齊一者遂謂人生之有性亦不可得而齊一耳夫氣質之所為氣質不過此耳目口體大欲存焉者推其與生俱來雖不得與性論善不善然亦未可遽謂之惡也古之聖人知其與性相資則為君子與性相反則為小人然亦知其與性相資而為君子者惟此性足以制之與性相反而為小人者亦惟此性足以制之也以人之性自有此惻隱辭讓羞惡是非發乎至性之中行乎大欲之內未有不足以主之而制之者也其不能主之而制之非性之

過氣質之過也非氣質從欲之過乃人不能從性而從欲之過也然而聖人知人之多不能自主而自制之也又必代為之主而制之以養以教所為因其性以變化其氣質者又何如也惟在上之人失其所以養之教之而後蚩蚩之民無以養其欲而給其求求之不得而貪生貪之不得而忍生忍之不得而殘殺生不流於元惡大慾而不已非獨其性之本然失之即氣質之本然并失之矣古之大聖賢人終不以其性之失由氣質之故而歸獄之也必曰民之為道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聖 性山堂

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陷罪而刑之必引而責之已者非恕從欲之惡人哀其人以不變不化之故喪其良心而入於禽獸也由是觀之人之有性亦豈有纖毫不善夾雜於性中者哉大欲之所存大爭之所在即大慾大惡大兵大獄之所從出也天下之大慾大惡莫甚於臣弑君尤莫甚於子弑父如春秋蔡般莒僕楚商臣之徒有不由嬖寵內亂構此彌天大孽者乎聖人歎其由來者漸辨之不早辨其大旨反若尤其君父者非寬元惡大慾亦謂極人欲

之凶禍不遇矣。天理之歸防，苟能從所由來而早辨之，必不至潰亂若此之甚也。此可知從古聖人雖極惡之人，終不以其人之氣質為必不可變化之物。而孳孳然有望於人者，非為其性之本善而若是哉。而程氏之論性論氣質與橫渠氣質之性之說明，與聖人相刺繆，此為告子佛氏之說說牽引而不知其非則何也。

極平實之言至切當之理，疊疊言之，如聞所未聞。吾嘗讀其文而譬之，真如世人終其身，俛首在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四

七

桂山堂

下行止見光明而已，不知此光明從何處來，只煩桂山向上一指，即此便是，乃始見日真可歎也。



太極圖說論卷之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五

或曰：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未嘗直取其說而破之。佛氏心無其心性，無其性，孔孟千數百年後其說始入中國，未嘗奉教於大聖賢人，正其迷繆。諸儒遂若前古聖賢猶未見及此，本以立說。吾子稱引五經四子書辨之，此固張程所傳習久矣，豈其一聞未達明與孔孟立說有殊，自謂發從來未盡之意，假使起張程而面質之，能令心折焉否？耶。余曰：泰山之高也，遠而望之耳，非身登其巔，不可謂真知其高也。至中坂有巔，為無以復加而止焉。人止知其蔽于中坂之巔，不知由其不能真知泰山之巔，見中坂之巔，遂有觀止之歎也。此其說即余前言諸儒信而好古，不及孔子之說也。故其本無善無不善論性，不獨從其說而有疑于性，且從其說而若有甚惡乎性者。然如程氏言禽獸與人絕相似，然其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如管巢養子之類，人雖甚靈，斲喪極多，惟嬰兒飲乳是自然，非學其他皆誘之也。夫以人性受于天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一

桂山堂

本于命其知覺之靈始于孩提愛敬之良知良能極于聖人贊育之大德大業何一不本吾性之自然而有之今止以飲乳一事為自然其他皆誘之是人自免懷以後愛親敬長參天育物皆非自然皆可謂誘之矣誘之為言以其非本自然而為之必教之學之勉然而為之也誘之為言即老氏人性所為一切皆偽之說也即釋氏人性所為一切皆妄之說也彼二氏以有生來一切本吾性所為皆偽皆妄自必以彼有生以前有生以後一切無為皆真皆實矣程氏論

性至此不覺喟然太息于人之性反不如禽獸之性也禽獸不待教不待學人必待教待學禽獸營巢養子莫非不教不學之知能人舍飲乳孰非必教必學之知能禽獸終其身為禽獸乃不斲不喪其天真之禽獸人終其身為人乃日斲日喪其天真之人故禽獸生死一無善無不善之禽獸人之生死一有善有不善之人以禽獸無誘而人皆有以誘之也故人之為人其為聖人為君子為賢智之人皆有所誘之而為善之人其為惡人為小人為愚不肖之人皆有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二

桂山堂

誘之而為不善之人而性之所為無善無不善者自若也為此說者止因告子無善無不善之說孟子既未嘗一取而論辨之而告子又未嘗直指此性本來所以無善無不善之故止能言杞柳為栝樛湍水決東西生之謂性食色性也諸說無非指人生而後所謂非本然而誘之者言之孟子亦即以人生而後是本然而非誘之者折之耳今程氏既主其說不得不取一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自必本佛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即心尚無心性尚無性况六根八識尤為人生孽障之說說之蓋佛氏之教其弟子亦如程氏所為不容說而不說者也故其弟子之能悟者亦其師以為悟而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悟而可之也其疑者亦其師以為疑而不可之非人人皆得知其疑而不可之也所為無上秘密之旨可以口傳可以心傳而不可以語言文字傳一切呪術多胡語不可翻譯皆不可說而說之即說之而猶夫不可說也程氏以為吾欲本其旨以發其義又安可徒如佛氏說猶不說無所徵驗之言以說之自非取一可徵可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者言之其事其理如指諸掌何以使人曉然心悟而
悅服之耶故特以人與禽獸相比使禽獸之本來
無善無不善見人之本來無善無不善亦見而佛氏
心無其心性無其性之說亦見矣余嘗由其言而推
之彼以營巢養子言禽獸之性然可也言禽獸性之
有知而然亦可也以言禽獸有此性此知即謂禽獸
此性此知之善不善而然不可也如鳩之不能營巢
鶴之不能養子不可遂謂禽獸有性不善即莫不營
巢不若鳩之不能營巢莫不養子不若鶴之不能養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四

桂山堂

子○遂○謂○禽○獸○有○善○無○善○亦○不○可○也○以○營○巢○養○子○可
以○性○言○不○可○以○善○不○善○言○也○人○之○嬰○兒○飲○乳○自○然○非
學○雖○謂○之○出○于○性○出○于○性○之○知○不○得○以○性○之○善○不○善
言○之○亦○猶○是○也○蓋○飲○乳○自○然○固○不○可○歸○之○不○善○性○本
無○不○善○也○若○即○歸○之○以○善○是○性○又○本○善○矣○此○程○氏○不
從○人○生○後○誘○之○者○說○而○從○人○生○初○自○然○無○所○誘○者○說
使○人○知○嬰○兒○飲○乳○而○外○不○獨○知○愛○知○敬○非○生○而○有○之
凡○嬰○兒○之○知○覺○運○動○古○人○所○稱○生○而○知○之○安○而○行○之
稍○一○涉○善○與○不○善○皆○非○生○而○自○然○無○始○以○來○之○本○然

矣嗟乎千古聖賢言性其言有善無不善如此而程
氏言性必本無善無不善如此程氏豈未嘗取而反
復深思發為此論使人讀其書一如讀告子佛氏之
書而信者半疑者半耶嗟乎此其說以言人生本無
善不善未為不可然非并性而無之并性之知而無
之猶未可言也夫飲乳雖出自然猶是嬰兒之性猶
是嬰兒之性之知是嬰兒自無始來不能不具此性
此知而來由飲乳而充之其性必非飲乳之性而已
也由飲乳而充之其性之知必非飲乳之知而已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五

桂山堂

人徒見嬰兒自飲乳而後由弟子以迄成人知識日
益長行能日益茂雖至為君子為聖人曾有一事如
嬰兒飲乳不待教不待學自然之知能可比類而稱
道之耶是止以嬰兒論嬰兒不可以少長論嬰兒不
可以成人論嬰兒矣夫少長即嬰兒之少長成人即
嬰兒之成人而必不可以少長成人與嬰兒並論者
以少長成人之知能非嬰兒之知能也夫少長成人
之知能固非嬰兒之知能豈少長成人之性覺亦非
嬰兒之性覺耶乃必謂飲乳一事是自然其他皆誘

之說亦不必然之理也。今夫木之為物其始一仁而已。豈有所為含苞有所為吐花有所為結實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萌芽甲折而含苞者含苞吐花者吐花結實者結實此可為仁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為仁中自具之物耶。鳥之為物其始一卵而已豈有所為羽毛有所為血肉有所為皮骨可得而指數者耶。及其精滿氣足而羽毛者羽毛血肉者血肉皮骨者皮骨此可為卵中自具之物耶不可為卵中自具之物耶。人自嬰兒離母腹時混沌無知其神完其天全謂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木 桂山堂

飲乳為自然固自然也。然飲則知飽而不飲則知飢不飲而飢則知啼飲而既飽則知笑者不可謂非嬰兒知覺之性之所由始。其他特蘊而未發耳。自是而教以愛親從兄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愛之從之其心若有安焉者一如飲乳之笑不愛不從其心若有不安者一如不飲之啼誰為為之耶。自是而教以謹言信行不可謂非教以誘之使然也。然謹之信之其始若有所不能及一如不飲之啼謹之信之其後又若有所不能已一如飲乳之笑又誰為為之

耶。自是而一年離經辨志三年敬業樂羣九年知類通達純乎教而學之矣。然紛華靡麗誘而去之者多矣。其不為所誘而強立不反者此其人徒恃有生口耳之功乎。抑不能不恃生初性覺之力乎。自是而其德為人倫天德之德其業為成已成物之業其人為至聖至誠之人其與嬰兒相去萬萬矣。乃孟子猶追而稱之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孔子猶謹而重之曰蒙以養正聖功也亦獨何哉。由是言之人之嬰兒猶木之始生于仁禽之始生于卵飲乳而後無一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七 桂山堂

是嬰兒之事無一非嬰兒自具之事無一是嬰兒之理無一非嬰兒自具之理其事其理無一非嬰兒待教而知待學而能之事理又無一非嬰兒教亦教其天性自有之知學亦學其天性自有之能之事理也。猶木之不見含苞吐花結實于仁中而無不在仁中鳥之不見羽毛血肉皮骨于卵中而無不在卵中耳。然此猶就人性之本善者見之更有為不善而不失其本善尤足以見之人自孩提以後物欲誘之孟子所謂喪其良心斧斤伐木萌芽殆盡矣而平坦之氣

好惡近人從何而生使非本孩提自有之性而欲于物欲充塞中求之必不可得之數矣又若反道敗德九刑不忘一旦悔禍自怨自艾如竺景秀所為浣灰滌腸抽刀刮胃卒成善士為世稱歎此又非孩提良知未泯未絕又安有終其身為不善一旦能悔能遷如是耶此可知人性之有善無不善不以生初而有不以老死而無不以孩提無誘而有不以長大日誘而無此又夫人而知之夫人而能言之也論者謂天地初闢悶悶淳淳一如嬰兒及其風氣漸開真朴日散老莊之徒皆造物之不仁詆聖人之作偽造為塞人聰明愚人耳目之說以挽之苟如是自渾敦氏以來其人之元本日斲日喪如江河日下而流于異類不知于何底止矣且風氣之日漓如是生人之日漓如是其生嬰兒之日漓亦復如是矣乃即天地生嬰兒者觀之由今茲以溯邃古其神完而天全初未嘗以風氣日開少變其始至于淳粹之君子朴茂之小人何時無之何地無之此亦足以見天之生物人之受生萬古一日無始無初可類而推之矣由是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八

桂山堂

程氏何嘗以嬰兒之性說嬰兒哉亦徒以嬰兒之氣說嬰兒而已矣若如老氏還淳反樸復歸嬰兒之說自必人生終其身為嬰兒以保其無善無不善之性一日不為嬰兒則一日有善有不善一日不得有其性矣而老氏陰狡悖逆生于心而發于言者又何多乎哉其能歸嬰兒與不能歸嬰兒又當何如也凡執一事一理論人論物不能通徹言之皆由見理不真桂山無一語一言不通徹止以一理貫之橫行倒撞頭頭是道此通儒之所以難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九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六

或曰程氏言犬牛人性不害為一旦有鉛鐵性殊點
化為金之說夫禽獸與人其性殊絕矣雖有聖人不
能以變化人性者變化之豈佛氏以一切含靈皆有
佛性禽獸死生悉能度之而云然耶余曰儒者而信
佛氏之說亦徒以其言無而信之耳從事聖人之門
止能信聖人言有不能信聖人不言無者為有是無
耶抑無是無耶故二氏言虛言無一若信其理之本
有者然夫既已信之則彼之所為無者信之矣即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十

桂山堂

之所為無而有者亦信之矣即於彼所為無而有有
而無者亦無不信之矣凡物之性吾儒亦未嘗不以
與人近者言之然其氣質與性究不可以人之聖凡
智愚相去無幾者比而論之也聖人能盡物性能使
物自遂其生自全其性而已佛氏于禽獸其生也謂
能馴之化之其死也謂能超之度之其所為馴之化
之者如鳥之食其掌巢其頂人雖神其說然亦不過
如劉累之豢龍海客之狎鷗而已耳至禽獸而度為
人有自化馬王物亦成佛諸說佛氏從有言無從無

言有無不可隨其意所欲言而言之犬牛人性不害
為一鉛鐵性殊點化為金不過取以証其說之不誣
耳然而天之生人生物輕清重濁相去不啻倍蓰矣
天不能使物不從重濁之氣而為物佛氏獨能使物
入輕清之氣而為人是天能生物佛氏能化物天一
日不知生幾千萬億物而不能使一物化而為人佛
氏一日不知化幾千萬億物而能使無物不化而不
為物然而天之生人與物百千萬億年如斯矣人猶
是人也物猶是物也生者可見而化者不可見人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十一

桂山堂

由其言無而于其凡言無者無不信之子又何必以
吾為不然而始信之耶或曰程氏又言人之于性猶
器之受光于日日本不動之物夫人之為人猶日之
有體也其有性也猶日之有光也體與光二而一者
也今以人如器器之受光莫如鏡天命之性如日之
光賦人于氣質之中一如鏡受之而有光是人之氣
質非天之氣質猶人之器非天之器也其性乃天之
性非人之性猶鏡之光乃人之光而日之光乃天之
光也天與人若無與也天之性與人之性又若無與

也此從古言性所未曾有之喻言也嘗有問黃勉齋
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則天地之性乃在未受生以前
可謂天之命不可謂人之性勉齋答以天命之性未
嘗不寓氣質之中或以既有此性在氣質中何以形
而後有之性又有善惡之不同勉齋答以氣有偏正
性亦隨而偏正或又以如此則性既隨氣質而善惡
自不復有天地之性矣子思子何以又有未發之中
之說勉齋又以性固為氣質所雜矣方其未發此心
湛然氣雖偏而理自正及感物而動雖至善之理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十一 桂山堂
命于氣而善惡判矣其說如此愚謂程子受光之說
明以器之光日之光而二之矣即所謂天命之性氣
質之性是也勉齋以為天命之性原在氣質之中氣
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天命已隨氣質而變又安
得復有天命本善仍在氣質中耶故以未發為中詰
之勉齋又謂未發自正感物而偏是天命之性在氣
質中止可未發而靜則有之已發而動則此性既隨
氣質而善惡矣是徒以一動一靜分氣質天命為二
性而言之勉齋為張程解不本張程之旨解之蒙有

惑焉願聞其說余日子于受光之辨可謂明且哲矣
此正張程分性而二之之本旨也或人問勉齋辨析
純正而勉齋所答絕非張程本旨張程本分性為二
而論之勉齋仍歸性于一而解之是以已之可解解
張程之不可解猶紫陽無形有理為圖說解伊川理
一分殊為西銘解也蓋自有天地生人生物以來氣
與質為類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之為氣而可以質
為氣不識質之為質而可以氣為質性與氣質為類
者也然從未有不識氣質之為氣質而可以性為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十二 桂山堂
質不識性之為性而可以氣質為性雖小儒曲學紛
紜雜出而論性究不能出從古大聖賢人言性而自
立一說者也惟張程論性自謂能發孔孟所未盡總
緣惑于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說不知氣質之
為氣質遂以氣質無知而為有知之物不能以性之
有知表而出乎氣質之上使性得而主之反以性之
有知推以入乎氣質之中使氣質得而主之惑于佛
氏自無始來本無一物與告子無善無不善有合也
并不知性之為性遂以性為有知而反若無知之物

不能于性之惺然而覺存條有理而本存者求之必于性之冥然而寂渾淪無物雖有而若無者求之此其視氣質之能運動不得以不善歸之也必矣又安得以性之能知能覺入乎能運動之中止歸之以善不歸之以惡者哉是其視氣質之能運動固已惡之矣况以性之能知能覺入其中而與為不善有不惡之尤深者乎又安肯以與氣質為不善之知覺反而入彼無善無不善自然之性覺可與證本來之果者耶故從佛氏之本旨謂人自無始來賦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古 泰山堂

運動之氣質即賦此知覺之性而為人使人自以其知覺知覺其運動自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不過為能知覺能運動之人自成其為人而已我獨不以人之氣質為氣質即不以人之運動為運動不以人之性為性即不以人之知覺為知覺不以人之知覺止知覺其運動人之運動止運動其知覺而以舍吾氣質之運動而求其不運動舍吾性之知覺而求其無知無覺舍吾天所已付之氣質而求吾未賦氣質之先舍吾天所已付之性而求吾未賦性之始吾視

吾與人同付之氣質其能運動直臭腐視之而已吾視吾與人同付之性其能知能覺如器之受光非日之本光直糟粕棄之而已矣張程有味乎其旨故不惜以入氣質之性為非性委而棄之以歸于氣質自求其所為無善無不善之性于氣質之外以為此真天命之性也告子之言佛氏之說豈欺我哉又安有如子所言人之有氣質猶日之有體人之有性如日之有光不欲以一性分而二之哉至氣質之性形而後有之說使未受生之前更無有性則可如其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古 泰山堂

之是形而未有的先又有一性矣夫形而後有即嬰兒出離母腹時有是形即有是性者也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以前必在嬰兒未離母腹時先有之是天地原有二性賦人一則未形以前賦之一則有形以後賦之雖天下至愚之人有不知必無是理者乎或人求其說而不得以氣質之性形而後有歸諸人以天地之性在未受生前歸諸天故曰性固善矣于何預此亦可謂善疑亦可謂善論矣然張程本旨正欲以形而後有歸人受生以前歸天分而二之不以

爲怪者也。勉齋乃以天地自然之性卽在氣質之中。是又取其所分之性而一之也。何以解或人之疑哉。故又以天地自然之性既在氣質中自必有善無不善矣。然其有善有不善者氣質而非性也。勉齋又以氣質有偏正性亦隨而偏正是氣質善惡與性若無與。但氣質既有善惡性亦隨而善惡是性以氣質故一如爲法受惡性亦何所辭哉。乃此時何以反舍天命之性不問又止執所爲氣質之性別爲一性而歸獄之。是一人之身一與氣質爲類而受惡之性一不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末

桂山堂

氣質爲類而不受惡之性。天下之言性其穿鑿更有甚于此者耶。夫從古大聖賢人之言性也以人生本正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相近者也。由是而善天命之性。未有不居其功。若本偏之氣質此與天地之性不相近者也。由是而不善天命之性。自不得辭其責。以天命之性能與氣質爲善亦能不與氣質爲不善者也。如亦與氣質爲不善其罪又安所逃哉。乃何以按其罪又必別立一氣質本無之性。名之以性而坐之。而天地之性其爲過之尤而罪之首。反若一無所。

與焉者。此理之不可解者也。或人自必以氣質之不正此時天命之性復何在乎。以子思未發之中詰之。勉齋不得已而止。就己發未發論之。夫子思之所爲已發未發是君子戒懼慎獨爲中爲和存心養性後驗之者也。勉齋乃就凡人言其未發此心湛然氣正而性自正及其已發聽命于氣氣偏而性亦隨之。且謂先師所云未發已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爲解不知此特孟子所謂平旦之氣好惡近人旦書所爲特亡已盡論氣而已。與子思言修道君子已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末

桂山堂

未發爲中爲和了無干涉。余謂勉齋解二性之說以一性解之猶紫陽之解圖說伊川之解西銘不解其近二氏之說而徒以孔孟之解解之者也。凡爲異端下針砭必使異端之病根無不發露然後以聖賢國工之手針砭之。宋儒攻二氏止以我攻二氏不能以二氏攻二氏。輪桂山一着在此。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七

或曰橫渠說氣質加之性二字乃又有天地之性之說究竟氣質是何性不與天地俱來者耶天地是何性不與氣質俱來者耶又云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存焉則是天地之性本在吾氣質中反之養之即變之化之之說也不獨氣質無知之物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即氣質本無知加以有知謂之性者未有不從吾天地之性而變之化之矣乃又云惡盡而善亡不言善而止言性與程氏言性同而言繼善成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太

桂山堂

性則尤異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橫渠既以性屬氣質又言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存是以氣質之性不可謂性必天地之性始可謂之性也夫氣質無知本不可言性之物而亦以性言是不過以性與氣質同賦于天有是氣質即有是性有是氣質之運動即有是氣質之知覺既以不知氣質者屬之以性自必以不知知覺之屬性者并以屬氣質焉耳余姑舍氣質之無知覺即以彼言有知覺者論之夫天地既賦人以有知有覺之性變化吾氣質矣又有一有知有

覺氣質之性與吾天地之性相持于變之化之之間人心道心交戰于胸中有二性即有二心譬諸兇暴之小人與善柔之君子交手相搏其不勝也必無幸矣是天下之性未必不皆為有惡而無善之性又未必不皆為有惡而無善之人亦已久矣然則從古聖人于冥冥陰陽中識取天止一命人止一性所為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豈其止能識取天地之性不能并氣質之性而識取之恐亦必不然之理也乃又曰性未成善惡混夫此未成之性必非人生以前未受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九

桂山堂

之性此時天命之性安在為所混不為所混果何如者耶且謂變遷而繼其善吾不知善惡混時必求善而繼之憑何性而繼之苟天地之性吾生而未受之則與吾本無與者也苟生而已受之則與吾氣質之性一善一惡並立其間自非本吾天地之性以制吾氣質之性戰克而為主于中未有能變遷而繼其善者也如是則天地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善可知矣氣質之性在吾性中其為本不善可知矣以善制不善則善為主而吾性之本善可知矣以吾性有知之

一書〇〇〇 丹黃參日華全書 萬 4 反之內

善制吾氣質無知之不善。卽制吾氣質本無知。又有性而有知之不善。則以吾有知之善爲主。無論氣質中有知無知之不善。孰敢不變而爲善。而吾性之本善。又可知矣。何以又云惡盡去。則善因以亡。又云舍曰善而曰成之者性。夫性未成。善惡混時。尚欲繼善以去惡。使性成其善。豈有惡盡繼善若此。惡既盡矣。性已成矣。純乎善矣。何以反云善因以亡。然則吾惡盡繼善所繼之善。其善安在。而可云亡耶。是明以性未成。善惡相對混而不分。見惡斯見善。而善可見。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手

桂山堂

善不亡。及惡盡去。獨有善。止見善。不見惡。惡既不可見。善從何見。善猶無善。不亡亦亡。亦不過明無善無不善一語而已。夫性之本善。非惡可混。夫人而知之。乃云善惡混。徒以氣質混之也。以氣質之混。故云惡今疊疊而繼其善。善繼而惡去。惡盡去而純乎善。此正性成之時。無論其所謂成者是天地之性耶。是氣質之性耶。卽可以善名。卽可以善名。乃橫渠又若止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者。此又何說耶。如以天地之性不可以善名。此告子佛氏之本旨。告子佛氏言之可

也。若氣質之性。張程之言也。其始之善惡混者。今則不混矣。且惡盡去而純乎善矣。其善養善。反用力亦已至矣。何惜乎善之爲善。不予氣質之性。必云善因以亡。必云舍曰善而止曰性。嗟乎。此張程以人生之性。乃善惡混之性。卽善惡終不混。不得歸之以性。卽欲歸之以性。亦必歸之天命之性。而後可謂之性也。所云善反善養。則人盡而天者。可以性名。不可以善名。終不欲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歸之以善之本旨。不已情見乎辭哉。由其說而推論之。其所謂天地之性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手

桂山堂

卽佛氏湛然。宋然不落陰陽。獨存本覺者是也。其所謂氣質之性。卽吾儒降衷恆性。有物有則。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是也。佛氏之性。但從無始。認取本來一切六根八識。止須屏之絕之。彼所爲從火坑而吐青蓮者是也。吾儒之性。去欲存理。戒懼慎獨。以言氣質。必變之化之。以言心性。必操之存之。彼所爲淘沙而見金。鑿石而得玉者是也。取二家而較論之。從吾儒者。用力苦而登岸難。一似強勉而爲之者也。從佛氏者。見功速而取徑捷。一似自然而得之者也。儒者惑

其說不獨張程為然矣。故分天地之性氣質之性而
 二之。明以天地之性歸佛氏而以氣質之性歸吾儒
 以吾儒即由戒懼慎獨以致中致和。不過以氣質之
 性自治其氣質而已。必至善反善養則天地之性自
 存。終不以天地之性屬吾儒之本旨也。終不以佛氏
 無善無不善之性而又入乎有善有不善氣質之中
 又為善反不善反善養不善養而受其功過之本旨
 也。故雖儒者性成必舍善而言性以明儒者言性必
 通乎無善無不善之佛性始為性又安用徒以性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善而言之哉。又恐世之訾其以儒而逃墨也。故一性
 也。分天地氣質為二以別之。其旨肆而隱其辭曲而
 游。無非發明告子未盡之言。佛氏已洩之秘。與孔孟
 立說迥別。不得已又止以孔孟論性乃極本窮源一
 語推而遠之。而自伸其說者也。

橫渠繼善成性之說。宋儒皆議甚多。紫陽直以不
 知性非之。然止非其與吾聖人言性相悖。而不
 知其暗入二氏窠臼。中雖明與聖人相悖。而不
 惜者也。若留一字疑義。不為洗滌淨盡。雲霧千重
 即從一字起障。不至無天無日。不止千疊苦心。萬
 疊苦言。吾讀盡古今萬卷書。不有此等又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八

或曰橫渠宋之大儒。其格物窮理必造其極。豈真無
 見於告子佛氏之說。超出孔孟之上。肯舍從古大聖
 賢人言性特立二性之說。以疑天下之人乎。余曰氣
 質而加之以性。考諸三王而繆。俟之百世聖人而感
 有所不能免者也。其不免於惑且繆者。由其不知氣
 質之為氣質。即不知性之為性耳。夫氣質之為氣質
 天下至愚之人。誰不知之。吾謂其不知者。以無知之
 物而題之。以有知。是以謂之不知也。非徒不知氣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而已也。并不知善惡何以謂之不知氣質也。以無知
 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性之有知者。反使氣質得而
 操權。譬猶莽操篡漢。閏位餘分。而以正統歸之也。何
 以謂之不知善惡也。以無知之物而題之。以有知。是
 性之純乎善者。反使氣質之不純乎善者。與為同過
 譬猶大禹神智。疏河濬川。而亦以祀族棄之也。余前
 言已論之矣。今不得已。更以氣質之為氣質。與子言
 之人之有氣。非人之氣。天之氣也。人之有質。非人之
 質。地之質也。人之有性。非人之性。天之命也。氣質性

命天與人合而有之氣質非先性命而有性命亦非先氣質而有所爲二而非一又一而非二不可須臾離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天一混沌之物耳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地一塊然之物耳人有氣質而無性一血肉蠕動之物耳故天與地雖分人與天地雖分而性命氣質合則有而分則無者也天有氣而無命固不可以爲天天有命而無氣亦不可以爲天地有質而不以天之命爲命固不可以爲地地以天之命爲命而無其質亦不可以爲地人有氣有質而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五

桂山堂

其性固不可以爲人人有性而無其氣與質亦不可以爲人此性命與氣質天地與人一有而無不有必無先有天地與人而後有性命先有性命而後有天地與人自然之理也今橫渠以性未成立說是以人性有成時有未成時言矣而不知性之在人不可以成未成而言者也其以成未成言者乃受性以後人之事而非天之事也人受天所付之氣而以耳目口體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即受天之性而以仁義禮智付之未嘗缺一而付之天爲付性之天人爲受性

之人既已付之受之而有之矣又何未成之存哉若舍天無所爲而爲之成言人有所爲而弗爲之未成止可言人未成不可言性未成此聖人所以繼即言善成即言性中庸所以命即謂性率即謂道者是也故曰誠者自成也苟其人不能以自成者成之直謂之不誠而已直謂之不誠無物而已於性之本成何與乃欲以天之付有是性而亦以未成言之不亦繆乎然則性未成之言自必其人繼善成性之物不繫之人不繫之天繫之非天非人之間虛其位而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五

桂山堂

所爲人生而靜以上一本無之性不可以善名不可以惡名之性非人生而後有善必繼疊疊然銖積寸累而始繼之善有性必成疊疊然爲仁爲義爲孝爲弟而始成之性亦猶夫告子杞柳湍水之說而已此余之不能爲橫渠解者也且人之有是氣質即有是耳目口體其欲之大者莫如飲食男女雖天地之大無是氣質則已有是氣質其不能與人二之者必然之理也二氣感應網繼化醇天資地而不亢地資天而不孤化神奇爲臭腐化臭腐爲神奇亦猶人之有

飲食男女而後有生成之功也。故人之有是氣質，即有昏明強弱之不齊。未有本陰陽五行純雜之氣而有之者也。即在天亦有晝夜晦明之不時在地亦有山川風土之不一。人之氣未有不因天之氣人之質未有不因地之質而有是昏明強弱之分殊者也。然此固不可以善言亦未可遽以惡言也。即以昏明強弱之不齊耳。目口體之有欲謂之善惡混猶可也。若性則繼陰陽之道而成之本無不善而云性未成善惡混者。性即是氣氣即是性之說也。夫性不可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美

桂山堂

氣質氣質不可為性而言善惡混者亦不過以性與氣質生初同賦即以混氣質者混之耳。夫氣質雖有性不變不化可以混言性雖有氣質能變化其氣質而不為氣質所變化不可以混言者也。豈非不知氣質無知而性有知徒以其不可離即為本可雜之明驗耶。凡人之氣質其為昏明為強弱亦猶耳目口體之附身而不自知者也。使無是性與之俱賦而來其與草木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亦復何殊其明與強者自明自強亦不得而知其明與強也。其昏

與弱者自昏自弱亦不得而知其昏與弱也。惟有是知覺之性與氣質同具於陰陽之中故均是人也。與之明理此能明而彼不能即明始得以昏別之與之行事此能行而彼不能即行始得以弱別之然其分自在氣質與本然之性覺無與也。賢知之明與強由吾本然之性覺而能益明益強亦氣質之輕清而明且強耳其視昏且弱者雖過焉其過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與也。愚不肖之昏與弱雖由吾本然之性覺而不能遠明遠強亦氣質之重濁而昏且弱耳其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毛

桂山堂

明且強者雖不及焉其不及焉者自在氣質與性無與也。呂與叔云三人一目而別乎色一居密室一居帷帳一居大庭所見不同蔽於厚薄耳蓋言明止一明猶性止一性其昏明之不同由氣質之不同耳故耳目口體人之所為足以累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為不足以累性昏愚柔弱人之所為不足以達性者也。古之聖人則以為為無不足以達性橫渠乃執一性未成善惡混之人使之蠢蠢而繼其善必俟惡已盡善并亡而始見天地之性是天地之性真所為無善

無不善其然寂然一無所爲之性而已矣其言繼善
既不本此性繼之以此性爲性之用其言成性亦不
本此性成之而反以此性爲性之體此又余之不能
爲橫渠解者也且古之聖人其教人以復其性也未
嘗以分氣質者分其性亦以氣質無知之物苟能以
性之知覺爲主而變化之性雖不與氣質同體而氣
質且能與性同用者也故古之聖人不徒以人之道
教人一本乎天之道教人者也天之生人必有是耳
目口體而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飲食男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无

桂山堂

而有以生之使人又有以生之也天之生人必有是
非止明聖道與二天對其奇
昏明強弱之人使強與明者有以生之必使昏與弱
者莫不有以生之也天地生物之情在是天地生物
之道亦在是也夫天之生人有以生之如是生之而
又使自生之如是生之而莫不有以生之如是而無
是性是心以爲之主而僅有以生之則亦猶夫草木
之自生自長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故有是性有是
心而後耳目口體有視聽言動存焉即有明聰恭從
存焉有是性有是心而後飲食男女有飢則思食壯

則思室存焉即有食則有其力室則有其別存焉有
是性有是心而後昏明強弱有其知共由存焉即有
生安困勉存焉此聖人本天道而爲之即本天之成
人與人之自成之道而爲之者也故天生人有是欲
而無主以制之不能無自亂之勢天生人有是氣質
而無主以變之化之不能無自棄之憂天若曰吾與
萬物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誰爲雖天與
地同一道也天亦不能讓於地而獨有之是以言氣
質雖合天地言之言性命之理必歸之天而曰天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无

桂山堂

聖人若曰吾與人同此氣質同此性命非吾爲主而
誰爲雖聖人與人同一道也聖人亦不能讓於人而
獨有之是以言人以均是性命均是氣質言之而言
盡性至命之天道必歸之聖人而曰聖人之道聖人
尊天而不敢自卑其已有其形必踐是形有其欲必
正是欲有其性必盡是性以成已又盡是性以成物
能使天下有欲一如無欲有氣質一如無氣質人人
有其性一如吾一人有其性所謂經大經立大本知
化育推聖德之極至曰至誠誠之爲言實也有也真

之謂也。反言之為無妄妄之為言虛也。無也偽之謂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天命之不已。至誠之無息之謂也。又曰不誠無物。命之不已而可已。誠之不息而可息之謂也。不已不息。其為物也。至實至真。無時不有矣。又何終始之有窮。有極哉。可已可息。其為物也。一聞之虛。虛則無矣。一毫之偽。偽則無矣。尚何物之有。尚何終始之有哉。此聖人教人復其性人之從聖人而復其性。未有不以去不善而存善為旨者也。惡去而善存。善存而性盡。性盡云者。盡其有善無不善。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至誠無妄之實有者而已。今橫渠云性之成也不曰惡去善存。反曰惡去善亡。不以有誠無妄可言善者言性。乃反以無誠無妄不言善者言性。吾不知橫渠以有誠為善。無誠為善耶。有妄為善。無妄為善耶。以至實至有為成性耶。以至虛至無為成性耶。此佛氏以吾儒之實為虛。以彼之虛為實。以吾儒之有為無。以彼之無為有。以吾儒之真為偽。以彼之偽為真。總之以吾儒之至誠為妄。以彼之至妄為誠而已。儒者惟不能知吾之至實。至有不能不信彼之至虛。至無

苟能知吾儒至實至有之誠。而不妄。自不信彼至虛至無之妄。而不誠。其於性與天道。可謂能知之者矣。又何至如佛氏今日斷六根。祛八識。而曰是皆妄也。明日言心有其心性。有其性。而曰是皆妄也。而不自知其所為妄者。非妄真者。非真。徒自反天道背聖人。終其身自以為道而已矣。

發明氣質與性二義。直從有天地以來。至實至有之理。不徒說性為至實至有之理而已。也能知天地之氣質。不與性離。不與性雜。始知得聖人易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太極四字

太極圖說辨性論二十九

或曰佛氏以吾之有為妄以彼之無為真故人止知彼以吾之有為妄而已從未有取彼之所為真者反從而妄之也吾子之言不幾如昔人庸詎知彼之所為妄者非真彼之所為真者非妄以資口辨云爾耶余曰非也告子之論說彼自見為真而不妄矣孟子止以切實不虛者折之今其書具在人人讀而知之也此豈昔人堅白之辨所可比論者耶佛本身毒國之人其人物風土與西域諸國略同天子彼國生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一人亦可為超乎其族類者矣彼習見其風土喜淫好殺多由飲食男女而起因貪而生與因嗔而生癡相爭相殺而無已究不免于生老病死為人世虛生之人故其教以不茹腥不畜室為大一切耳目口體謂之六賊設為五戒自守以教人此其視天生耳目口體如蠹賊之食苗心者然必欲除而去之者也豈復有與人同此飲食婚宦之情者哉其視一身虛幻猶復厭而苦之又安知人倫為何物肯過而問之然彼雖不知有身而舍其身不知有君親而背其君親

未嘗不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者也彼既

知彼之有心有性不可舍而背之又豈不知彼之此心此性與吾中國聖人此心此性亦豈有二哉彼知彼之心性與中國聖人同自常與中國聖人存此心養此性與中國聖人亦有何殊彼惟不知聖人以吾一身所有本諸天地吾本天地之以命主乎氣者以其性主乎氣不惟不知且不能為也不得不出于舍色身而求心性之一法使其所求于心性者亦如吾所求于心性以求其心性則彼之所求于心性者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三

桂山堂

不可得而求矣吾儒之心性必有是仁義禮智之根于心者也必有是人倫有是成已成物之全乎性者也彼方棄其身如棄臭腐割其愛如割贅疣而反肯以吾性之所本有奪彼心之所欲無其視之也一如六賊之賊其性者等耳故空一身之色相必空一心之色相自謂性之為性寂然不動湛然常明而後彼之所認為本無之體者自在也彼又以人之生死雖殊神常不滅吾能以吾淨修之力自制于生時不能自主于死後是徒能了生不能了死凡吾之為此非

徒為生而為之為死而為之者也故必使六根斷入
識空獨存其本覺而後可以出輪迴証無生故佛氏
之道不徒無色無相為空而已也苟無其心無其性
猶若有心性存焉者亦不可謂之真空也然彼之所
為無其心無其性者不過取彼心性中實有之理一
切空之謂之無心無性耳謂能并取彼心性之知覺
而空之謂之無心無性并其知覺而無之可乎不可
乎故以彼所為空虛者論之則不獨色相可空即心
性亦可空矣以彼所為寂滅者論之則不獨色相歸
寂滅心性歸寂滅即知覺亦歸寂滅而後可謂之寂
滅也何者色相不寂滅固不可言無心性不寂滅亦
不可言無知覺不寂滅亦不可言無無之為道一無
而無不無者也有其一不無不止一不無而已也而無
之道非矣苟自謂無一不無而有一不無此一不無
即一有矣彼猶以無言其言妄而非真矣彼猶以無
為旨其理亦妄而非真矣乃佛氏之道則又色相可
無心性可無而知覺必不可無者也夫知覺之不可
無吾亦知彼知覺之必不可無也豈徒佛氏自以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知覺為不可無哉故佛氏從色相所有而無之從心
性所有而無之此從生而有者空其有而無之也至
其死而無矣色相無而色相之根不無心性無而心
性之根不無以此知此覺在也此非徒從生而有者
無之必從其死而無者并無之而後所為無者斯為
真無矣佛氏曰吾涅槃時寂然不動一真自如吾于
一無而無不無亦何有哉然此亦彼自以為無而已
矣亦自以不無為無而已矣而不知其必不能以不
無而入吾真知白也
無而無之者以此知覺非佛氏自性中之知覺猶是
天命人性共有之知覺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無不
有之者也吾天命人性通乎幽明死生鬼神而有之
者非有靜無動之性命非有靜無動之知覺非有存
無發之性命非有存無發之知覺也其靜也寂然不
動其動也感而遂通其靜而存也湛然而自存其動
而發也充然而自發其湛然而自存者所謂誠而有
其明之道也其充然而自發者所謂明而有其誠之
道也天與人同此一道也今佛氏生平之所修所証
知靜而不知動其寂乃無所為通之寂而不可以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圭 桂山堂

寂也。知存而不知發。其明乃無所為。誠之明不可以為明也。而欲以彼知覺入之。天命之不已而獨已之。至誠之無息而獨息之。自歸于空虛寂滅之中。吾有以知其不能也。此其生時說法。以一大事提人。死後說法。又以一大事提人。如滅度後。為母切利天說法。為帝釋坐孤山石室說法。又有生而吹藥度人。死而卓錫度鬼。干與人世諸說。又有未生前在兜率天率其徒降生而為人。既死而天地災劫後。又復率其徒出世而教化人。諸說所求脫輪迴而證無生者云何。

太極圖說論

卷之五

美

桂山堂

乃生求出世。死又入世。生求無生死。復有生。豈其生而之。死空心性。冥知覺與世人無與者。此心此性。此知此覺。為之。死而之。生。心性不空。知覺不空。干與人世者。非此心此性。此知此覺。本無者。為之。又別有一心性。知覺本有者。為之。耶。亦何暇問其說之欺誑與否。而佛氏一切空無。存此性。覺究不能空之。無之。其為真為妄。必有能辨之者矣。

佛氏以無為旨。其勢必并心性知覺空之。已破其中堅。又必并使無住脚處。讀其文。篇篇可作觀止。數而不可作觀止。數方許讀其文。

太極圖說論卷之六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

或曰。余嘗讀佛氏書。未嘗不疑之。然未敢遽以為欺。妄者以言。心言性。其教或有在耳。今充類至盡。所為空無。究不能空無。而立教詭秘。付屬隱密。意旨其道本無所有。徒以煽惑人心。有王者作人。其人火其書。取其教而廢之。而後可耶。余曰。昔夫子有言。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夫人至索隱行怪。天下之人。知其背於大道。而不為者也。其無述焉。必矣。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一

桂山堂

反謂其有述。必其有可述。而述之也。夫可述而述之者。隱也。怪也。此其視魯之聞人。齊之華士。在四殺之律者。相去不遠矣。孔子聖人也。非若世之惑其說而述之之人也。苟非可為。而弗為。聖人亦何必言。吾弗為之。吾由其言。推之。此其言。諸子百家。不足以當之。惟老氏庶足當之。惟佛氏尤足當之。孔子生春秋時。不知有佛。然其言。一若為佛氏而發。知天下必有索。是至隱之理。必有行。是至怪之事。必有是相。率而述之之人。蓋佛氏之言。空無也。非謂其不空。不無言空。

無而非之也。其所能空無者，亦惟人生一切人我色相而空無之耳。此人我色相，人生大欲之所存放，辟邪侈之所由起，天下無智愚賢不肖之人，所不能空之無之，而彼獨能空之無之，亦自以為至難矣。至其心性之所有，彼本不能空之無之者也。然心則有真有妄，旋起旋滅者也。真則起滅猶可，妄則起滅不可。不為為一氏指迷，吾真亦不出此。矣。此其所為心無其心者，非為真而無之為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性則無妄有真，動靜如一者也。心真性亦真，可靜而可動者也。心妄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二

桂山堂

性即不與俱妄，可靜而不可動矣。此其所為性無其性者，非為真而無之，亦為妄而無之。然非并其真而無之不能無也。故其心與性必至真妄俱無而後始言有其心與性。夫真妄俱無，是無心無性矣。而彼自謂有，亦有其無而已。非有其有也。借曰有之，亦有其頑冥不靈之物而已矣。夫以不頑不冥至靈之心性，反令其頑冥不靈而不顧者，亦為此。人我色相在吾心性中，不能無起滅動靜，而空之無之，非吾心吾性之本空本無而空之無之也。然而心之與性，有起滅

動靜，吾猶可得而主之，而制之者也。吾能起而不起，則不滅而滅矣。吾能不靜而常靜，則動而不動矣。若夫知覺在吾性中，此固吾儒所為不觀而戒不聞而恐，所為常惺惺者也。可以不起而不能滅者，也可以常靜而不能無動者也。其在吾心性中，滅時亦若起靜時亦若動者也。無論佛氏不能并此而空之無之，佛氏即并此而空之無之，以反於本無知覺之先，而証其果佛氏之道，亦自謂死而不生，不生而長，死之道而已矣。此佛氏之徒，必稱佛氏滅度後，居寂滅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天行不寂不滅之事，幾於充塞幽明，彌漫沙界。其說之為欺為妄，有何足論。縱使其人死而猶生，其道滅而猶存，有不由知覺之不能空無，即心性之不能空無而一切有為不能作夢幻泡影觀者，本如是者耶。以故終日言天而不知天之為天，終日言人而不知人之為人，不知天之為天，又安知命之為命，不知人之為人，又安知性之為性，惜乎不得大聖人一指示之，以其淨修之苦行，求吾性覺之本然，使知本無隱之可索，無怪之可行，雖世世有述，而聖人必弗為者。

乃不足為者也

此已并無之界是其安身立命處即為身不安
命不立之處自非本聖賢至道指點之必不能令
其僥首至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四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一

或曰昔象山與王順伯論佛謂與吾儒所見略同止
義利公私不同耳紫陽以吾儒萬理皆實釋氏萬理
皆虛其源頭便不同非之愚謂吾儒之道有無虛實
莫不該之豈充類至義之盡止歸實有別無所為虛
之無之者乎余曰吾儒之道通天人死生鬼神而為
道一事一理其為實有者無不知為實有豈一事一
理其為虛無者有不知為虛無者耶惟知虛無之為
實有而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非徒以虛無為虛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桂山堂

無也○惟知實有之為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
之非徒以實有為實有也○所謂知虛無之為實有而
後虛無者乃得而虛無之何也○人之有是形氣人之
實有也而修短不齊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
倫物人之實有也而聚散不常非實有而虛無者乎○
人之有是心是性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存養之死不
得而存養之非實有而虛無者乎○人之有是富貴動
各人之實有也○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非
實有而虛無者乎○此非佛氏虛無吾不以為虛無者

也使天之生我止有此實有之事與我更無盡其實有之理與我雖佛氏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不舉而虛無之哉惟天有是事與我即有是盡其實有之理與我吾能以理盡吾之事則一事一理皆不虛不無至實至有之事理吾不得以為虛無而以為實有自然之理也使吾有是實有之理吾反欲從而虛之無之無論其不可虛之無之且不能虛之無之是徒見吾之所為虛無者與為虛無不見吾之所為實有而非虛無者亦與為虛無其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為道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六

桂山堂

即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為道矣此以虛無為虛無者不能為虛無惟以虛無為實有者能於吾實有盡之即于吾虛無無不盡之矣所謂知實有之為虛無而後實有者乃得而實有之何也人之形氣修短不齊人之所為虛無也大舜永年無忝其生顏子蚤夭無愧其死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倫物聚散何常人之所為虛無也人有無其親而事之者矣有其親而事之幸而為舜為文可也○不幸而為申生孝已亦可也○人有無其君而事之

者矣○有其君而事之○幸而為皇為堯可也○不幸而為龍逢比干亦可也○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心性○生得而存養之○死不得而存養之○人之所為虛無也○戒懼慎獨以全其所受於生○曳杖逍遙以歸其所賦於死○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人之富貴動名○生得而吾有之○死不得而吾有之○人之所為虛無也○大行不加窮居不損禹之功能○不爭不伐舜有天下○不有與知所為虛無而盡之○斯能於所為實有者盡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七

桂山堂

此非吾儒實有佛氏不以為實有者也○使天之生我有是實有即虛無之事與我更無有是盡實有即盡其虛無之理與我雖佛氏舍實有而虛無之○吾亦何必止言實有哉○惟天有是盡其事○即盡其理之道在我○我即有是盡其實有○即盡其虛無之道在我○則一事一理○吾能知其虛無而必盡之○始能踐其實有而無不盡之○自然之理也○使吾知有虛無之事理○吾究不能從而實之有之○無論其不能不實之有之○且不可不實之有之○是徒見吾也○所為實之有之者○止於

實有者實之有之不見吾之所為實之有之者已於
虛無者無不實之有之亦與人道背而不可以為人
道即與天道背而不可以為天道矣此以見實有為
實有者未能有其實有惟以見虛無為實有者能于
吾虛無有之乃能于吾實有無不有之矣今佛氏所
為虛無者不過一切色相庸衆人所不能虛無者彼
欲虛之無之耳至言心言性言知言覺雖欲一切虛
之無之必不能虛之無之是其虛無非真虛無其寂
滅非真寂滅而後知此性覺者乃天人性命之本源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八 桂山堂

也乃人倫天德盡人盡物之本源也佛氏生而為教
無一非背人倫棄天德忘人物之事及其死而為說
無一非盡人倫合天德成人成物之事無論其說不
足信假使就其說而詰之此非其性覺為之抑非其
性覺為之耶是必生不能為惟死乃能為之生而以
虛無為實有不能為之死而以虛無為虛無乃能為
之耶然則吾聖人生而踐形色盡人倫達天德成已
成物贊天地通幽明死生鬼神莫不本吾實有以推
致於虛無化行于百年道存於萬世是止于實有盡

之者歟抑并其虛無而無不盡者歟乃象山論佛不
以有無虛實明其與吾儒不同而以義利公私明其
與吾儒不同紫陽不即以義利公私折其與吾儒不
同而止以有無虛實折其與吾儒不同雖能別二氏
之非亦各以所見而非之者也夫道至有無虛實之
不同則義利公私不足言矣何者有無虛實顯而大
者也義利公私微而曲者也象山不從此論止從彼
論之象山能識佛氏入道之根源乃有此義利公私
之說耳夫道至義利公私之不同則有無虛實又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九 桂山堂

足言矣何者義利公私道之反而非道者也有無虛
實道之蔽而非道者也紫陽不從此折之止從彼折
之紫陽止識吾儒入道之根源乃有此有無虛實之
說耳二子之論各自言其所見不能通彼我以為見
其為異為同自是如此佛氏言虛言無又加以私利
之心其與吾儒直如火水矣而猶以畧同言之象山
從性之知覺入道者也止知其言性覺有同耳不知
自私自利并其性覺亦私自利之性覺矣於性覺
何有哉吾儒之言實言有莫非公義之心其與佛氏

於天下○天必生如堯舜孔子之人以常存之○卽不必
生如堯舜孔子其人○亦足以常存之○卽不必有其
人而吾道自常存於天下○佛氏以非存吾一己之神
必不能存吾一己之道○使一世二世十世百世無不
由吾黃面瞿曇出世教人而後可公乎私乎義乎利
乎○至其他科教經懺誇誕無稽其爲利而非義私而
非公抑又不足言矣○此余所謂象山能識佛氏入道
之根源在公私義利之不同○使自私自利而可爲道
卽欺人妄人而亦可爲道矣○紫陽舍此不一窮詰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十一

桂山堂

而止以有無虛實其源頭顯然與吾道殊者折之吾
所謂紫陽止識聖人入道之根源者此也

闢佛而有是有非不能服佛氏者非佛氏不能闢
也我是非之人不能信我之是非之也非人不能
信我之是非我是非佛氏而不能自信其是者果
是非者果非又安望人之信我况望佛氏之服我
乎桂山不求人信不求佛服惟求自信卽以信聖
人者自信而已有無虛實義利公私剖析至此佛
氏可以卷舌聖人必從吾言何况其他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二

或曰紫陽氣質之性是從夫子性相近習相遠上知
下愚不移未爲無本吾子非之其故可得而聞歟余
曰此夫子言人非言性也言人之習而及性非言人
之性而及習也張程止截上句言性與已言氣質之
性若有合焉遂引爲夫子言性亦有不相近之說耳
如止此一言諸儒謂夫子言性余獨謂夫子非言性
而言人雖百口不能爭之矣從古聖人作君作師以
率天下之人一日性天之事也一日教人之事也性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十二

桂山堂

則曰存曰養若無事者也教則曰學曰反必有事者
也必學之反之之功至而後存之養之之事成聖人
教人窮理盡性人已交治去不善而就善之道盡于
此二者而已至習之爲言與學反相近而不相近者
也學之反之以去惡從善而言習則兼善惡而言以
其人生平所自爲而言之亦兼風土俗尚而言之也
如里之有仁鄉之有互南方之柔弱北方之剛勁或
知其善而不爲或不知其不善而爲之一人然人人
然少而然至老而然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

者是也。惟善與不善，未有不本其人生平所自為而成之。故略其風土而專以其所自為而論之也。以故

習于善也難而常少，習于不善也易而常多。雖兼而言之而此則又若偏于不善而言之，所謂習與性成

者是也。然又非從其所習之始，即以善惡為一成不變而論定之。必俟所習已成，終于不變而始論定之

也。由其始而為善，善進善不善，蔑由至始得稱之曰此習為善之人。始為不善，不善進不善善，亦蔑由至

始得稱之曰此習為不善之人。故以無良之人加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古

桂山堂

習之染自少至老耳濡目剽，無非怙惡蔑終之事。人乃得而責之曰：均是人也，何至善惡之分途哉！然與人如是其相遠哉！豈天生是兩種人，其性之殊絕一至此乎？不知乃其人之習為之，非其人之性為之也。若性則未有相近者也，乃追而論之之詞也。近之為言，因遠而言之也。相之為言，因人之一遠一近比而論之也。是論習而及性，非論性而及習也。今以夫子言近必有，不近者存，是不以性與習相遠之人言遠近而止，以性與性相近之人言遠近矣。苟必舍相

遠之人不論而必取相近之人而求其不近者論之

是性之不能無差等可知矣。湯武之性必不及堯舜之性，中才之性必不及湯武之性，下愚之性必不及

中才之性，性之不能不分上下而為本善之性，即不能不分上下而為本惡之性矣。使夫子言性肯如是

而言性，則維皇降衷，蒸民物則夫子不本而言性矣。一陰一陽繼善成性，子思孟子必不本而言性矣。天

命謂性，性無不善。漢唐宋元明諸儒必不本而言性矣。而後世曲學陋儒言善言惡紛紛言性，皆得託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古

桂山堂

人相近一言亦何不可之有哉！今張程止知性有不近，乃氣質為之，使人知氣質之不相近，性亦有不相近者耳。然則千古聖賢之言性，既明言性，千古聖賢之言氣質，又明言氣質，而千古聖賢之論性，不論氣質論氣質，不論性以氣質本，有善有惡，可言與性本有善無惡，可言如合一轍。又何嘗以氣質善惡加以性而論其善惡者哉！乃必以夫子言氣質之不近，即性之不近為說，既增氣質于性中，又牽性于氣質中，必如是而言性，吾亦安能復起聖人而折衷之。惟即

張程言氣質之性本夫子相近一言而言者言之性者人之相近者也氣質者人之不相近者也以上知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其為善不必言矣苟上知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不能為善如上知或且為不善如下愚是其為不善原在氣質而不在性以下愚之性而稟下愚之氣質其為不善不必言矣苟下愚之性而稟上知之氣質不惟不為不善如下愚或且為善如上知是其為善亦原在氣質而不在性而性之本無近不近自在也與氣質何與焉如謂人氣質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末

桂山堂

者性亦善氣質惡者性亦惡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皆其人有善有惡之氣質為之即其人有善有惡之性為之即其人受之於天有善有惡之天命為之是天下有善有惡之人無一不本於天命之有善有惡為之雖其人為之實天為之也從古帝王必以法制強惡人而為不惡之人從古聖賢必以教育勸不善人而為善人勢必至帝王無以為治亦相率而為老氏之治聖賢無以為教亦相率而為佛氏之教矣奈何必推不相近之氣質入相近之性中使天下為善

為不善之人既得自寬于氣質之不相近又得自寬于性之不相近而樂其有是言是張程欲為聖人解性不相近之是適足以証聖人性不相近之非而已矣乃諸儒求夫子性相近之說而不得必從張程之說說之吾不知其所疑於相近是以其性之善與善者疑相近耶譬如善信美大聖神善雖不同而同為善即無不可同為善之人矣乃其中或有習而為不善是其人習之過非性之罪也聖人又何必以其人之性自有此善之大小上下不同為此不相近之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七

桂山堂

為習為不善人解耶如以善與惡同出於性止以同出為相近耶是合智愚賢不肖之人止可言相遠不可以相近言者也而亦以相近言之其習為善者固賢知之性生為之習為不善者亦愚不肖之性生為之矣聖人止教人以慎所習人猶自諉於無才况追論其性之本不相近而徒以慎習教之有不人人自諉而自棄者亦罕矣使聖人欲兼善惡言性亦如小儒善惡混以性論性可也何乃論人所習之相遠更指一本不相近之性以示之警之耶勸之耶即紫陽

解性之善惡謂其初本不相遠如是至習之久而如是
是以明性本相近之說然而人性善者其人初為善
維日孳孳終成其為吉人不必言矣若夫性之惡者
其人初為不善亦維日孳孳而終成其為凶人去性
初之惡不啻什伯千萬矣帝王之刑法天地鬼神
之誅責尚不足以轉移之乃徒追而論之謂爾性初之
惡不如是之甚也○不足以警之更足以勸之○有必然
者矣○論語二十篇○聖人言性止此一言如聖人止以
性論性以性為善自言性善以性為不善有不善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六

桂山堂

言有善有不善以性為無善無不善自言無善無不
善聖人言性以教及門而垂訓萬世者也○今相近之
說無善惡之說而若有善惡之說後人遂以善惡入
之無氣質之說而若有氣質之說後人遂以氣質入
之○若無習相遠一語為上文性相近申論而剖析之
不幾以聖人言性乃模稜之詞○鶴突之旨使天下紛
紛論性各憑一說以立言而性之裂於天下不巳久
乎○惟言遠言近聖人亦言人之遠近言性言習聖人
亦言人之性人之習言性之相近習之相遠聖人亦

言此人之性與彼人之性相近此人之習與彼人之
習相遠以一為不善之人與一為善之人本不相遠
之人由其習之成而比論之其人之相遠可不謂至
相遠者乎○以一為善之人與一為不善之人至不相
近之人原其性之始而比論之其人之相近可不謂
本相近者乎○此雖以堯舜之聖與桀紂之狂從其聖
狂之已成而以性以習比而論之亦不過就其相遠
相近如是而比論之已耳○况天下同類之人乎○聖人
如是論習猶恐人之不慎所習至其習惡已成而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六

桂山堂

可如何又從而申之曰人苟不至習之已成皆可移
而善不可移而不善乃人之不移一善一惡必至相
遠如是者惟上知與下愚其人乎一則習為善必不
可移而不善一則習為不善必不可移而為善其相
遠如是吾未如之何也已矣此即承上習善習惡之
人言之更不復言性而必曰氣質之性中又有此二
種人美惡一定非習之所能移何也苟如是是此二
種人真性生而有然者矣是真少而如是長而如是
雖至老而亦如是其不移者矣嗟乎聖人望天下人

之去不善而就善爲此言者亦謂天下不思不勉生
知安行之聖人能有幾耳其他學知困知利行勉行
莫不有能移之才即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未嘗以其
無才不能移而棄之也若羊食我其人生而即知其
氣質如是然移之而有以移之豈無其人移之而終
不可移亦豈無其人而必以不可移言者何爲也哉
且天下始而習爲不善其繼移而爲善如太甲之自
艾又或始而爲善其繼移而爲不善如齊桓之鮮終
故人雖上知苟非終其身不爲不善人雖下愚苟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山堂

終其身必不爲善聖人終不以不移限其爲人使必
以聖人言習之不移是爲生而上知生而下愚立說
爲惟此兩種人自少至老必不能移之人亦必俟終
其身不移而後言之可也如徒以生而后稷即知其
性之善即以不移限之生而羊食即知其性之不善
即以不移限之此張程二子從氣質之性所定之人
而聖人論天命之性之人從未有舉此兩種人而
限之定之者也上知如堯舜其維危維微如此而臯
益諸正猶以儆戒競業進之未嘗一日不懼其移也

况下此者乎下愚如桀紂其爲暴爲虐如此而湯文
服事龍比進言日以悛心改過望之未嘗一日忘其
一移也况不至此者乎使夫子見一上知之人不俟
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惡者也見一下愚之人
不俟終於不移而曰此必不移於善者也天下之上
知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不善之人天下之下
愚多矣終其身不必皆不移於爲善之人聖人未揣
其未先齊其始以限天下之人以定天下人之性此
可謂之聖人之言乎不可謂之聖人之言乎或曰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山堂

則夫子有是不移之說矣吾子必有意義存焉者安
在乎余曰使必以氣質善惡言性又從善惡中特揭
此兩種人以明性之木有善惡則是夫子之言不徒
大謬於聖道且大謬於天道矣吾知聖人必不如是
而立言也其言上知下愚亦言習也非言性也上言
性近者以明習之遠也此言習之遠者由可移而不
移因言習之不移者以補上言相遠之不移必如此
兩種人始可言不移其餘皆無不可移之人何至必
令其習之相遠一至此極也子以上知之人其習於

善也必自少至老不移于不善而言不移者耶上知如顏子夫子謂其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顏子三月不違可為純乎仁矣三月之後猶不能無不善惟其未嘗不知未嘗復行則雖移而不移者自若也如是而能不移三月之後可以三年可以三十年可以終其身保其不移矣夫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取易之不遠復無祇悔當之夫子之所為惟上知不移者此類是也子以下愚之人其習于不善也自少至老必不移于善為不移者耶下愚如盜賊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 桂山堂

必不可移者矣然如奪姜肱衣被而不取遇朱暉諸母而舍之未嘗無可移者存焉惟世有復惡已甚如高伯怙惡不悛如晉靈與語之言說而不釋法語之言從而不改頻復頻失一暴十寒此其人吾知其為善之無成而積惡之自斃亦何必俟終其身而始決之聖人未嘗不為之咨嗟痛惜為吾末如何雖欲不謂之下愚不可得矣不謂之不移不可得矣聖人所為惟下愚不移者此類是也且子以天下為惡之人皆生而下愚之人為善之人皆生而上知之人乎榮

紂之智拒諫如流盜跖之口飾非自喜充其性生之才為上知而有餘者也至如申生之孝尾生之信鮑焦申屠狄之疾世殺身比諸飾行盜名之徒真天性至愚至顛不聰不慧之已極者也一則雖諛以上知而必不移于善一則雖詆以下愚而必不肯移于不善以此論之天下之人可以上知下愚分善惡而謂其一本於天性然歟否歟子今而後可以知夫子之言不移是言習而非言性矣可以知上知之人不必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真不移于不善者也知莫知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圭 桂山堂

此上莫上于此矣下愚之人不必不移而終於不移斯真不移于為善者也愚莫愚於此下莫下于此矣而奈何必以此兩種人為性生而以善不善之不移歸之彼中才之人可移而善可移而惡者是亦一性也昌黎所謂性有三品者非耶而諸儒又從而非之者何也

今人頗解

桂山嘗言凡明天下之理道求之聖人所已言而不得求之聖人所不言而得之求之聖人所不言而不得仍求之聖人既以言之而何以又有所不言自以有以得之此真能窮理之妙訣世儒知之者罕矣讀此篇百遍而不厭能無三復其言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三

或曰聖賢言性孟子為多然既以孟子性善為言性之原本又謂其難指言但從所發之才與情言之致使後儒參差其說蘇子由且謂孟子性善是學子思而漸失之何耶余曰自古聖賢言性從未有如孟子之言性至精至切通乎天人之原本而言之者也雖起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一堂而論之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孟子豈欺我哉蓋言性至天之命而性之原本已盡矣使必于天之外求之自必以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桂山堂

二氏之言無而言性者言性矣人之有性原本于天文情互理曲折共意發則直達發千古奇文天者吾仰而可見者也命者吾求而可知者也而二氏必從天之上不可見不可知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而彼與我無二道無二天也吾何必止言吾可見可知之天而不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惟吾以可見可知而為有彼以不見不知而為無吾安能舍吾可見可知之天而言彼不見不知之天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可見可知之天為有即不見不知之天亦為有吾之所有吾之有

也彼之所無亦吾之有也吾雖兼彼而言之可也惟彼以不見不知之天為無彼以吾可見可知之天為非無彼之所無彼之無也吾之所有又彼之所無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必不可也此其說余非以彼之言性亦必有之理而取以為言也子以孟子言性猶未精一似二氏為尤精故取而復論之以明孟子言性之原本舍此無可復言而已至孟子言性之發見直指性之情與才而性之發見已盡矣使必于性之外求之自必如張程以氣質言性即以氣質言情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桂山堂

才一性而二之矣人之有情與才而發見于性性者吾性之靜存而可知者也情與才吾性之動發而可識者也張程以氣質言性即以氣質言情言才此從性之外取其自為知而言知自為識而言識者也張程必欲取而言之亦謂其必有是理而推論之也有是理而推論之吾與彼無二情無二才即無二性也吾何必止言吾所知所識天命之性而不言彼所知所識氣質之性惟吾以所知所識有善無不善之性而言情言才彼以所知所識有善有不善之氣質

而言情言才吾安能舍吾所知所識之天命而言彼所知所識之氣質此必然之理也况吾以所知所識之性為情與才即發見于彼所知所識之氣質亦為情與才吾性所發見之情此情此才也彼氣質所發見之情亦此情此才也吾雖兼性與氣質而言之可也惟彼以所知所識之氣質非發見于吾所知所識之性而為情為才彼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有不善之情與才也吾性所發見之情與才有善無不善之情與才也彼雖欲兼吾而言之不可得也此其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非謂彼言性言情與才有從同之理而取以為言也子以孟子言情與才猶未切一似張程為尤切以明孟子言性之發見舍此無復可言而已蓋從古聖賢言性不恆言者也無所庸其恆言也不深言者也無所庸其深言也性之理發于情而統具于心非盡其心者不足知其性也今之人孰不能言性不可謂之知者以不能盡其心也盡其心則性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即一仁之必盡存其仁不仁之必盡去其不仁而知之也故知其性則天不求知而自知之矣命不

求知而自知之矣人學聖人之所學修君子之所修操得舍失存誠閑邪已立已達以廣仁不欲勿施以行恕終其身求其身之無疚心之無間如不及者此真盡其情與才而能窮理盡性至命斯為聞道之人孔孟之門其人亦未易枚舉而稱之矣奈何曲學小儒不能學聖人之所學且不能明聖人之所為教而曰聖人教我不過人人所知如所為文行忠信者而已至性與天道聖不恆言雖子貢尚不可得聞喟然而歎曰吾不得比于朝聞夕死之人曾不如釋氏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語參提一朝省悟之為快也不亦大可哀也哉自古聖人日教人以盡心知性之實事而學者自憚于存心養性之實功告子苟卿之徒昧性命之本原循氣質之美惡始分善不善言性執一端指一事引喻粗鄙立說支離顧愚之輩鄙陋之夫從而師之習之既無古聖人作君作師以正其統二氏之教充塞仁義流傳而莫能止從事聖門之徒喜其推論之虛無指歸之幽渺反疑聖人於彼氏言說秘而不發一似不能深言而彼能深言者然又以天下之人原有此善

惡之人。原有此善惡之事。原有此善惡之氣質。原有此善惡之性命。而古之聖賢必以善之一字歸性而言之。豈性為天所賦之性。而氣質非天所賦之氣質乎。其所為之善惡。非本性與氣質所為之善惡乎。勢必至言性為有惡而不惜。言性為有善有惡而不惜。言性為有二性而不惜。又求其說而不能盡得也。不得不言性為無善無惡。而亦有所不惜矣。嗚呼。此可謂深言性乎。此可謂聖人不深言性。而彼能深言者乎。嗟乎。古今聖賢言性。猶有過于孟子言性之精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桂山堂

是而與孟子于時去孔子纔百有餘歲。已若別一世界矣。使僅以孔子教及門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以教天下。而天下知愚賢不肖之人。方且疑性有善惡。道無仁義。安望其盡能知之。如曰仁。人性也。天下之為仁者。有不知其為仁而為之者乎。而天下之為不仁者。有不知其為不仁而為之者乎。知其為仁而為之者。曰性也。知其為不仁而為之者。亦曰性也。如曰義。人性也。天下之為義者。有不知其為義而為之者乎。而天下之為不義者。有不知其為不義而為之者乎。知其為義而為之者。曰性也。知其為不義而為之者。亦曰性也。此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說。紛紛而起也。孟子不得已。知以仁義言性。猶未足而以性所發之情與才言之。如言赤子入井。怵惕隱之心。言箪食豆羹。得生失死之心。又以乍見言其猝然以乞人。不屑言生死不能奪。此其情與才之流露于性中。人所不及。知不及。計不待思。不待勉。自然而發見之情。與才。辟諸草木。一絲之萌芽。一縷之枝葉。莫不從根本而發之者。以為此天下無知愚賢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五

桂山堂

肖○人○人○有○之○不○必○為○仁○為○義○賢○人○君○子○始○有○之○也○天
下○言○性○之○原○本○其○精○切○有○過○于○此○者○誰○氏○之○言○耶○天
下○言○情○與○才○之○發○見○其○精○切○有○過○于○此○者○又○誰○氏○之
言○耶○如○此○而○言○性○言○情○猶○欲○兼○氣○質○而○言○之○雖○天○下
百○千○萬○億○之○人○有○百○千○萬○億○之○氣○質○亦○何○與○于○吾○之
言○性○言○情○而○必○兼○而○言○之○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
哉○然○而○人○人○有○是○四○端○之○情○而○自○暴○者○不○能○充○也○人
人○有○是○為○四○端○之○才○以○充○四○德○之○性○而○自○棄○者○不○能
充○也○終○成○其○為○不○可○與○言○不○可○與○為○之○人○豈○非○所○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特○之○反○復○夜○氣○不○足○以○存○違○禽○獸○不○遠○者○耶○人○皆○為
善○彼○獨○為○惡○苟○非○性○生○何○以○人○禽○相○去○若○是○其○殊○絕
哉○告○子○之○徒○曰○吾○言○性○有○善○有○不○善○良○不○誣○也○張○程
從○而○解○之○曰○此○非○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苟○卿○之
徒○曰○吾○言○性○惡○良○不○誣○也○張○程○又○從○而○解○之○曰○此○非
性○之○過○氣○質○之○性○之○過○也○張○程○止○知○人○以○氣○質○故○別
立○一○性○為○天○地○之○性○解○耳○而○不○知○帝○王○聖○人○於○此○等
人○不○惟○不○以○氣○質○正○其○罪○不○惟○不○以○性○之○溺○于○氣○質
正○其○罪○直○以○受○天○地○之○性○而○滅○天○地○之○性○執○其○人○而

大○正○其○滅○性○之○罪○者○也○故○人○之○為○惡○未○有○不○起○于○氣
質○是○首○惡○者○氣○質○也○舍○是○不○誅○而○反○坐○性○而○誅○之○者
人○之○有○身○猶○人○之○有○家○國○身○之○有○心○而○載○性○以○行
猶○家○之○有○主○國○之○有○君○也○人○之○有○氣○質○猶○家○之○有○奴
隸○國○之○有○臣○僕○也○身○統○于○心○家○統○于○主○國○統○于○君○天
道○之○常○也○人○道○之○正○也○今○以○氣○質○役○于○吾○性○者○反○使
吾○性○從○而○受○役○焉○是○猶○家○不○統○于○親○國○不○統○于○君○而
為○人○臣○子○反○挾○制○其○君○親○惟○吾○所○欲○為○雖○欲○其○不○為
亂○臣○賊○子○不○可○得○矣○所○謂○辨○不○蚤○辨○以○致○于○此○是○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三

桂山堂

之○過○歟○帝○王○之○刑○人○刑○故○無○小○而○怙○終○賊○刑○雖○殺○之
而○不○怨○者○非○此○也○耶○聖○人○之○棄○人○知○過○不○改○而○復○惡
已○甚○雖○棄○之○絕○之○而○無○辭○者○非○此○也○耶○故○人○而○不○失
其○性○無○論○其○為○上○知○下○愚○莫○不○有○變○化○其○氣○質○以○復
其○性○之○才○人○而○苟○失○其○性○無○論○其○為○上○知○下○愚○莫○不
有○縱○恣○其○氣○質○以○賊○其○性○之○才○惟○行○不○著○習○不○察○終
身○由○之○不○知○其○道○之○人○有○其○情○與○才○不○能○為○善○亦○不
能○為○惡○者○此○皆○功○罪○之○所○不○及○也○嗚○呼○亦○惟○天○下○之
人○如○是○者○衆○也○此○人○類○之○所○以○異○于○禽○獸○者○也○孟○子

之言性言情言才而不言氣質以氣質無與于性而
不言一何深切著明也哉

孟子一書諸儒習讀之書至言心性字字與孔
子相發明譬諸孔子言心性之本根孟子悉取本
根之枝葉花實而發揮無餘乃讀之者反謂孟子
說得淺說得粗安得不謂二氏說得深說得精嗚
呼孟子爲孔子功臣安得不謂桂山爲孟子功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四

或曰諸儒言性有善有惡固無所遁其詞矣至無善
無不善其說猶遁于天命之初人未曉然于必無是
理吾子卽從程子所謂人生而靜不容說者說之使
天命人性如日月昭揭于中天不亦可乎余曰從古
聖賢言性至矣備矣吾本聖賢所言天命人性無不
一歸于有亦至矣備矣今無善無不善之說告子能
言之佛氏能發之天下之人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
信彼之言無不能信聖賢之言有自不能不信彼之

言無彼遁于天命之初而言無者推測之言也吾追
求于天命之初而明吾之有彼亦以吾爲推測之言
也○世○好○辨○哉○不○得○已○也○孟○子○之○言○九○也
也吾言仰而可知可見之天彼猶遁于不可見不可
知之天人信者半疑者半况吾又以吾之推測而推
測彼不可見不可知之天明吾有而正其無彼獨無
所爲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
有無也者而遁之耶人卽不信彼其與不信吾均之
不信耳雖然聖人言性未嘗于不可見不可知言之
雖異說紛紜吾終得引聖賢而正其說者彼以不可

見不可知言之。吾惟從聖賢可見。可知言之。自足以正之耳。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故而已矣。無已亦取其故而言之，可乎？然吾言天，彼亦言天；吾言命，彼亦言命。人人可見可知者，皆故也。惟吾言性之有善無不善，彼言性之無善無不善，吾以為故，彼亦以為故。吾言吾之故，不以彼之無善無不善為故，彼亦言彼之故，不以吾之有善無不善為故。吾亦無如彼何也。今吾不得已而仍取吾言，故與彼言，故之同者而言之，則舍天與命言之不能也。吾為子言，有善無不善。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萬

桂山堂

仍于天與命言之，而能明吾說，則彼之無善無不善，庶幾不辨而亦自明矣。今夫天地之為天地，二氣而已。其氣之輕清者為天氣，之重濁者為地。是同一氣，而天之氣必有異乎地之氣矣。故言氣，則地之氣既以重濁不得與天比；至言質，則天若無與焉，而一歸于地。以氣與質二者較之，地氣之重濁不得與輕清比，而地質之重濁不特不能與天氣之輕清比，且不得與地氣之重濁比矣。故天之氣輕清者也，地之氣重濁者也；地之質尤重濁者也。又可知矣。人非氣不

生而人之氣合陰陽而有之，必統而歸其氣于天。以天之氣統乎地之氣而有之也。人非質不生，而地之質合陰陽而有之，必舉而歸其質于地。以地之質本乎天之氣以成其質而有之也。此人生分天地而有氣質之說也。若夫有是氣必有是理，氣以理為體而主乎內，理以氣為用而行乎外，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生天地之中，不得謂氣止天之氣，理止天之理者，即不得謂性止天之性命，止天之命也。然而止言天之性，不言地之性；止言天之命，不言地之命。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萬

桂山堂

天地有二氣，有二理也。以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輕清，天與地同是氣，而天獨以其理載于輕清之氣中，非地之氣可得比之。况地之質可得而比之乎？故地之理，即天之理，而天之所不有也。地之氣，即天之氣，而天之所不言也。天之所不有者，地之重濁，猶以有天之輕清，而地之氣若忘其重濁，即地之質亦若忘其重濁也。若天之輕清，雖有地之重濁，必不少移于其重濁之氣。况少移于其重濁之質乎？此天之所以有地，不能有所而地之所有，天雖有之，亦天之自有。

之非以地而有之也故天與地雖以二氣言之止一氣而已一氣者天之氣也止一理而已一理者天之理也言天之命者止言天言人之性者止言天不得以地之氣與天並之亦不得以天之理與地之理並之亦不得以天地之性與天命之性並言者也故言道則博厚高明可言天地之道言德則資始資生可言天地之德至于言命則顧誕天之明命不言地而言天言性則維皇降衷若有恆性不言地而言天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桂山堂

是言之天之氣統乎地與萬物之氣氣之人原也天之理統乎地與萬物之理理之大本也人之性不本于天則已本于天而有善無不善是天抑無善無不善是天乎人之性不本于天之命則已本于天之命而有善無不善是命抑無善無不善是命乎且彼所謂無善無不善者乃二氏游遊之辭一如無極而太極之說也既曰無不善則善可知矣既曰無善則不善又可知矣今即天之命與彼推而論之彼以何者為無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為者為無善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有所為無所為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為

天以已為不善以不已為善者也而謂之無善可乎彼以何者為無不善耶自必以天之無所為者為無不善矣其道不二生物不測有所為無所為乎此可知天之所以為天非以其真之無不善為天抑以昭昭之無不善為天而徒謂之無不善可乎且無善無不善合而言之不過有物混成之說耳亦不過以性之初本混成言性不過如嬰兒離母腹時其混成猶在耳過此則無非鑿破混沌之時矣是必人生而嬰兒死而嬰兒而後混成之性復還混成之天斯可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桂山堂

其無善無不善之說者矣不則嬰兒以後稍有知識日鑿一窳日失一混沌七竅鑿而混沌死其性死而其人存猶弗存也自必閉目塞兌形若槁木心如死灰而後復吾嬰兒以還吾混沌之性于天而不自知其所為混沌者乃氣也非道也嗚呼如是而言道如是而言天是徒欺天之無言而言天欺道之不言而言道豈非聖人所謂不知天命而不畏反中庸而無忌憚之小人耶今即天地之間自人類以及鳥獸草木芸生類聚如是其無窮也有一非天為之有一非

天○之○道○為○之○耶○是○天○之○為○天○雖○盡○天○下○人○之○心○神○氣○
 力○窮○極○工○巧○不○能○及○化○工○萬○一○之○天○非○冥○然○上○浮○無○
 思○無○為○無○知○無○識○而○自○抱○混○成○之○天○可○知○已○以○人○身○
 之○一○端○言○之○九○官○百○骸○眩○而○存○焉○缺○其○一○固○不○可○以○
 為○人○矣○至○于○心○腹○腎○腸○養○以○飲○食○療○以○醫○藥○入○于○其○
 然○不○知○不○見○之○中○分○陰○陽○五○行○以○達○于○官○骸○莫○不○有○
 條○有○理○而○不○可○紊○此○人○之○為○耶○天○之○為○耶○夫○天○于○人○
 之○一○身○其○安○排○造○作○一○出○于○自○然○而○然○若○此○而○得○于○
 天○所○賦○之○性○存○于○人○心○大○之○察○天○地○小○之○明○庶○物○神○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六 素 桂山堂
 化○無○窮○者○必○以○天○為○混○沌○無○知○無○善○無○不○善○者○當○之○
 豈○非○不○以○性○言○性○而○不○知○言○氣○非○言○性○即○以○性○言○性○
 而○不○知○無○氣○亦○無○性○不○惟○不○能○言○人○所○知○所○見○徒○能○
 言○人○所○不○知○不○見○不○惟○不○能○言○人○所○不○知○不○見○徒○能○
 言○已○所○不○知○不○見○為○所○知○所○見○以○欺○天○下○之○人○者○耶○
 古○今○言○性○者○雖○有○諸○家○及○二○氏○之○不○同○其○言○有○善○有○
 惡○者○固○不○知○氣○質○與○性○之○分○殊○而○一○之○至○二○氏○亦○不○
 知○氣○質○與○性○之○分○殊○乃○欲○以○認○氣○為○性○者○言○性○以○離○
 氣○為○性○者○言○性○苟○能○知○氣○自○氣○質○自○質○性○自○性○則○天○

命○人○性○不○難○一○而○貫○之○不○為○二○氏○而○為○聖○人○之○徒○矣○
 或○曰○人○之○善○惡○由○氣○質○而○有○較○然○若○此○諸○儒○窮○理○猶○
 未○明○于○此○何○耶○余○曰○聖○賢○之○言○氣○質○亦○未○嘗○即○以○善○
 惡○歸○之○也○其○言○氣○質○亦○徒○以○美○惡○別○之○耳○惡○之○為○言○
 亦○對○美○而○言○之○猶○言○純○疵○之○謂○也○故○從○乎○天○之○氣○無○
 不○美○從○乎○地○之○氣○不○能○無○不○美○者○輕○清○重○濁○之○分○也○
 從○乎○天○之○氣○如○日○月○之○運○行○星○辰○之○列○行○四○時○之○不○
 或○歲○月○之○有○常○不○可○不○謂○美○而○善○者○也○從○乎○地○之○質○
 如○金○之○有○金○鐵○金○固○美○矣○鐵○雖○不○美○亦○未○為○惡○也○木○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六 素 桂山堂
 之○有○良○散○良○固○美○矣○散○雖○不○美○亦○未○為○惡○也○水○之○有○
 清○濁○清○固○美○矣○濁○雖○不○美○亦○未○為○惡○也○土○之○有○玉○石○
 玉○固○美○矣○石○雖○不○美○亦○未○為○惡○也○從○乎○天○之○無○不○美○
 自○無○不○善○從○乎○地○之○有○美○有○不○美○而○不○能○無○有○善○有○
 不○善○也○以○氣○質○分○言○之○猶○若○此○况○于○性○之○獨○本○于○天○
 者○乎○即○張○程○言○天○地○之○性○亦○非○善○言○性○者○也○終○不○若○
 聖○人○言○天○命○之○性○之○為○至○也○然○人○之○氣○質○雖○有○昏○明○
 強○弱○之○不○齊○聖○人○必○不○遽○以○善○惡○歸○之○者○不○過○以○氣○
 質○美○者○其○從○善○也○易○氣○質○不○美○者○其○從○善○也○難○而○從○

不善易耳必俟其為不善而以不善歸之此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不亦情見于詞哉余前言人性何嘗本有不善亦不過反乎善不得以惡歸之亦不過飲食男女之欲反其善而為不善以至惡極而不可解者如是耳故人雖聖人不過曰敬勝怠者吉怠勝吉者凶人雖凡人亦不過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而已古之帝王所由以天下之人不能順其欲復其性而引為已過者亦獨何哉嗚呼人性之有善無不善如是諸儒窮性命之理必求其性之惡而歸之求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聖

桂山堂

性之惡歸之不得又不肯以其性之善歸之又必以無善無不善歸之即程氏以性即理也之說不以性之有恆性之有則而歸之以善者惟不知聖賢言性善非若槩言事物之理之善乃以性之有條有理可指可數無不備美之善歸之者也而程氏徒以理槩之是豈灼見性體之言哉亦猶未離乎二氏混成之說而已矣

孟子一書從來是非不一以其較孔子發泄無餘世儒不能從其與孔子貫通處說乃以自不能取

孟子貫通孔子處反舍孔子而專摘孟子多以已意不能與彼貫通處非之亦足慨已桂山洗發意義莫不縷屢析毫讀吾友紫臣評桂山諸論謂孟子為孔子功臣桂山為孟子功臣二語真為確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六

聖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七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五

或曰紫陽以知覺運動為氣仁義禮智為性從古聖賢未有以知覺屬氣立言者豈無所本而然歟余曰氣質之說儒者多以前古聖賢不言而不知非不言也如生安困勉上智下愚雖愚必明雖柔必強之類皆言氣質也然皆從人受生以後言之多合性與氣質而論人其分性與氣質而以性論性以氣質論氣質者少耳如曰生而知之生言氣質知言性也因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一

桂山堂

知之困言氣質知言性也安而行之安言氣質行言性之行其所知也勉言氣質行亦言性之行其所知也其他類推莫不皆然然而聖人合而言之又未嘗不可分而言之也人惟不知聖人可合言者自可分言止知合性與氣質追論受生以前與生俱生性猶氣質也氣質猶性也漫曰生之謂性以為氣質者運動之物也性者知覺之物也以其知覺知覺其運動以其運動運動其知覺皆與生俱來者也知覺是性運動獨非性乎知覺可言性運動獨不可言性乎不

知聖人言生安困勉是就其人之氣質已定有美有惡無可如何非若性之有善無惡不雜氣質而不雜氣質之中生固知之困亦知之安固行之勉亦行之知行不一而成功則一者氣質不一而性一故也諸儒惟知性與氣質可合而言遂有主張氣質太過如氣質善者性亦隨之而善氣質惡者性亦隨之而惡以人之善惡全由氣質而性亦隨之彼倡此和相習不察使氣質與性如膠投漆不可分解耳吾子以知覺運動言性乃合性與氣質而言者也孟子止與言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二

桂山堂

性不與言氣質以故告子言生言性兼性與氣質言孟子止以犬性牛性人性言雖兼氣質而專以性言者也告子言食色又言仁義亦兼性與氣質言孟子不言食色止言仁義不言仁又止言義是專以性之一端言之而性之四端不言而一如言之也即推之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諸說人之以氣質言性者孟子亦止言性之情性之才以見性之善終不一及氣質以氣質無知性有知人苟有性雖氣質蠢頑如禽獸亦若有不足言者其意良深遠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六

或曰饒氏雙峯有人性精神魂魄屬乎氣而佛氏亦有作用是性之說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人生有是氣質即有是性與生俱生者也以氣質論之其生而能運動與死而不能運動之氣質一耳其能運動亦乘其入之生氣為之生氣盡亦與俱盡不復能為之矣惟其有是性以入于氣質之中有口知視又知勿視有耳知聽又知勿聽有口知言又知勿言有體知動又知勿動知有飲食又知不飲不食知有男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有女又知男女有別止以有此性之知覺不徒以氣質之運動為運動也如徒以氣質之運動即為氣質之知覺是人有耳目止知視聽不知有勿視勿聽止知言動不知有勿言勿動縱耳目口體之欲而無所不為者必有知其非氣質為之而知其是知覺為之且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知覺為之矣更即人之有耳目而知視聽且知勿視勿聽有口體而知言動且知勿言勿動必不縱耳目口體之欲使其不善為之而善為之者亦必有知其非氣質為之而知其是知覺

為之且知其可為而為知其不可為而不為之知覺為之矣今饒氏以精神魂魄俱屬乎氣不過為氣質之性添一註脚耳不知精可屬氣神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魄可屬氣魂不可屬氣而屬性者也人之氣為呼吸質為血肉其生而存者精其死而遺者魄皆氣質也非若人之生而存者神死而存者魂皆存乎性者也非氣質可比而論之也至釋氏作用是性之說紫陽謂彼直指示人見性與孟子形色天性可合而論之夫釋氏以耳目口體屬性而言之也乃至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六

桂山堂

至鄙之論不知耳目口體乘人生氣而運動者不可遂謂之作用者也有是知覺以主之而後耳目口體視曰能視聽曰能聽言曰能言動曰能動其作用始見今夫赤子之始生也一血肉蠕動之物耳其飲乳也必以口受之而不以他受之其不飲知飢飲而知飽飢則知啼飽則知笑是其血肉之運動為之耶是其性靈之知覺為之耶况自赤子以迄成人其作用為何如者耶釋氏本以耳目口體能運動害吾性而仇之疾之比諸六賊乃反云作用是性使以此

耳目口體本無知覺今以性故有此知覺既有知覺
即有作用既有作用即有是非是以性之從賊為賊
而賊之可也今不以性之賊為賊乃以耳目口體之
賊為賊是真以此六賊者皆有知有覺能作用各
有一性吾能滅此六賊即是佛性人不能滅此六賊
喚作精魂耳嗟乎佛氏謂耳目口體為賊吾豈以此
六賊如良人如善人必不謂之賊哉然必此六賊者
捨其為善人為良人之作用而從其不善不良之作
用吾始得以賊目之苟其所作所用既良且善直謂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七 桂山堂
之佛性不謂之精魂矣且此耳目口體以不為良為
善而為不良不善故不能不謂之賊亦賊之未滅者
也賊之為從而非為主者也且不徒未滅也即未滅
罪之非其罪者也猶賊必有兵刃而為賊此猶兵刃
也賊必有甲冑而為賊此猶甲冑也若再未滅之直
謂之無罪可也何者以主乎為賊而發縱指使者性
也性本不為賊能使耳目口體不為賊者也今性本
不為賊而為賊見耳目口體一如見羣賊焉或相率
而為賊焉或相從而為賊焉即以罪性兼罪氣質者

罪之此所謂為從不為主未滅者也氣質無知以性
之有知相連而坐之者也性本不為賊而為賊見耳
目口體一如見兵刃甲冑焉或憑之藉之真謂匪險
而為大賊焉或挾之持之殺人無賴而為小賊焉以
其罪知覺兼罪運動者罪之所為從未滅而又滅之
也氣質之作用本無知徒以性之有知而作之用之
相收而及之與以無罪可也乃釋氏直以作用是性
所謂不揣其本而循其末其與食色為性氣質為性
及知覺運動為氣精神魂魄為氣俱以言性者言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八 桂山堂
質其指則一耳或曰然則從古聖人言氣質無知性
有知者亦有其說乎余曰人之有耳目口體無時而
不見不聞不知味者也迺亦有視之不見聽之不聞
食而不知其味時者何也以心不在焉故也心之不
在即知覺之所不在雖有耳目口體如無耳目口體
矣耳目之官司視司聽豈肯為物所蔽哉其不免于
蔽而為所引者不思也耳目血氣惟不能思其能思
而不為所蔽者心實司之思則心得而耳目亦得不
思則心不得而耳目亦不得此皆聖賢不言氣質無

知其為無知灼然可見者也且人之晝而作也其有
作有用有一非耳目口體所作所用者乎及其夜而
寢也耳目口體猶然能能用之物也世有閉目而
睡之人一無所見世無掩耳而臥之人一如無聞豈
非其心神冥而耳目口體亦與為俱冥之明驗耶且
此耳目口體惟無知無覺故心神冥而亦與俱冥耳
若心神則有知有覺雖與耳目口體俱冥而不冥者
也魂交為夢或噩或喜無色而見色無聲而聞聲與
耳目口體絕無所與且多占驗而有微不尤足見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九

桂山堂

質無知之說為聖賢所不言而言之義乎
極淺近平實之理經曲學異端憑臆見一說使如
雲霧千層徒障人目桂山只是明白正大極尋常
話雖有彌天作霧之伎倆一掃立消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七

或曰紫陽以形色天性為釋氏作用是性引而証之
其義何居余曰釋氏之說似與孟子合實與孟子相
反者也大聖賢人發論其意義自有所在豈異端之
流所能引以為証者哉形色者耳目口體也色者耳目
且體之所發若有容輝者然斯謂之色也以其理言
之則恭也從也明也聰也肅也乂也哲也謀也皆所
發之色也以其欲言之則知味也辨色也審聲也別
香臭與勞佚也亦皆所發之色也其形雖為氣質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十

桂山堂

所有其色又皆吾性發于其形而有之徒以其形自
天有之其色亦自天之有形而有之耳故不言色止
言形則形止血肉之形既言形又言色則形為根性
之形故不曰形天性也必曰形色天性也是以知覺
之性入氣質運動中言者也其言踐者本言踐其色
不曰踐色而曰踐形形者能視聽能言動人人自謂
踐之人人不可謂踐者以人人不能以踐其色者踐
其形雖謂之踐形不可謂之踐形惟聖人然後可謂
之踐形耳不曰踐其形色而止曰踐形以聖人能從

其形所發之色無一不如吾天性所發而踐之故人
人有其耳目口體不可謂成其為人惟聖人始可謂
有其耳目口體而成其為人成其為盡性之聖人也
此孟子與釋氏所說迥乎不同者也蓋佛氏之視耳
目口體而仇之疾之不惟知味辨色審聲別香臭勞
佚是賊即為恭從為明聰為肅又為哲謀皆耳目口
體自有之理佛氏亦與賊同類而仇疾之者也其以
從欲為賊者辟諸小人止知有作用而不知吾有性
之賊也其以從理為賊者辟諸君子知有作用能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士

桂山堂

為所作所用而自作自用是止知吾性為有不知吾
性為無以其有賊吾無之賊也故其言作用是性亦
惟不識耳目口體是無知認為有知一切作用皆賊
性之具仇之疾之必斷而絕之而後吾性淨而不染
寂而不動便是佛性耳此其知見粗淺道力卑下即
彼一生苦行不過截去從欲一段尚爾百千強勉萬
種苦難即至真能截去亦不過僅免于從欲之小人
而已其于向上一着本從理君子至精至微至密至
察之識力皆非吾性所有一切空之直置不問故老

民必使耳目口體如槁木如死灰而後其性歸混沌
佛氏使六根六塵了無罣礙以冥其心性者自謂有
其心性其旨略同耳古之聖人其爭向上一法亦惟
以氣質無知不於氣質爭之于氣質爭之如以灰滅
火以土塞水終是向下一截故聖人修己治人止言
性不言氣質以有知治無知不以無知役有知通天
命之至極而立言非異端曲學所能贊一辭參一說
者也若以孟子言形色與彼言作用並論辟翁引伸
手避兄老不食與伯夷耻周之不食同類而道之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三

桂山堂

食則同其所以不食者迥乎不同矣不特此也即口
之于味一節亦不可與彼作用並言者也孟子以味
與聲臭言性非止以耳目口體言形亦以味與聲臭
言色而以其知覺屬性言之雖屬性之從欲言之然
安得謂從理者是性之知覺為之從欲者非性之知
覺為之故曰性也既謂性矣又謂弗性以性之從欲
而謂性非欲之即性而謂性也從古大聖賢人其立
言不苟如此橫渠言氣質之性亦言君子弗性其言
則孟子之言其旨非孟子之旨也孟子之言性難以

性入味與聲臭之中言性不以味與聲臭入性中而
言之者也性也之言借詞也弗謂性之言正詞也橫
渠以性推入氣質中言性即以氣質推入性中言氣
質之性其言氣質也既以性委之而弗惜矣又言弗
性并其性又棄之而弗惜者也其棄之而弗惜者以
其有二性也性天地之性弗性氣質之性此余所為
與孟子之旨迥乎不同者也

近時四書講章幾于充棟能採此一篇入之則如
畫龍點睛鬚髯鱗甲冲天奮飛雖蒙師之言皆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三

桂山堂

人之言壁上之龍皆雲中之龍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八

或曰釋氏言作用是性豈不知耳目口體是形非性
特以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作能用謂之性猶張程
言氣質有是性之知覺入之能運能動謂之性耳佛
氏不說理止以作用言性張程窮理之人亦止以氣
質言性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吾非必謂釋氏不識
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以作用歸之而言是性也使
佛氏能識耳目口體是無知之物不可以作用歸之
而言性則不以耳目口體言性直以性言性矣不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四

桂山堂

在曰曰視在耳目曰聞在鼻臭香在口談論言作用是
性直以性之作用無所不作用是性不獨以耳目口
體之作用而言作用是性矣夫人生而有是氣質有
是耳目口體而成其為人無論言性言氣質合是不
言更從何言余謂聖人論人合氣質言性不論人論
性必合氣質止言性此子之疑予言而更求其說也
昔夫子語顏淵為仁以克己復禮其目即視聽言動
何嘗舍氣質言之然人亦止知夫子與顏淵論仁耳
因仁而論禮耳不知此即夫子論性也即夫子論氣

質也。仁者已性之所發也。禮亦已之性與仁俱有而發之者也。視聽言動，即已之氣質所為能作能用者也。夫子以性與氣質皆吾一已之性與氣質也。以氣質為已者，克之以性為已者，由之一已耳。克已言已，由已亦言已。同為一已，若有二體，非克者一已，復者又一已也。所克之已耳，也目也，口與體也，皆氣質也。無知之物也，所由之已，仁也禮也，即皆性也。有知之物也，從古聖賢言身言心，皆言氣質。言修言正，皆言性。言耳目小體，皆言氣質。言心思大體，皆言性。無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以有知有覺之性，率此無知無覺之氣質，以有知有覺之性，治此無知無覺之氣質，此人有體而勿之，惟吾得而勿之，人有禮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也。子取四子書一一貫通而思之，無不如是者也。今佛氏視人之耳目口體，皆指為賊，彼不知耳目口體無知，以吾性之知覺從之，而為賊，非滅此有知有覺之賊，而吾道必不成。一旦仇之疾之，無不如吾意而盡滅之矣。賊固滅矣，問此賊之知覺是誰之知覺，耶是賊之知覺，賊滅而賊之知覺亦與俱滅者，耶苟以為賊之

知覺而既已滅之矣。自必反而求所為不入吾耳目口體，與借為賊所為本然之知覺者，吾始得而有之。為問此本然之知覺是六賊之知覺耶，非六賊之知覺是吾本然之知覺耶，如以此為六賊之知覺而非吾本然之知覺也。吾苟有此本然之知覺，彼六賊者雖有知有覺，亦六賊之知覺耳。與吾本然之知覺何與吾自以本然之知覺為知覺，而不以六賊之知覺為知覺，六賊其如我何。然必使吾與六賊了無交涉，則可苟六賊不能與吾不交涉，即不能不相持而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六

桂山堂

相下又必使吾本然之知覺自能勝六賊之知覺，則可苟不能勝彼而滅彼，且反為彼所滅。如王莽之茂子嬰、曹操之制漢獻，雖欲滅此六賊而不知此六賊者既已入吾室而操吾戈，上吾牀而顛倒吾冠裳之賊矣。是即氣質與吾性同體而共為人之賊，是即亂臣賊子與君父共此國與天下，而奪吾權之賊也。安得不滅此而使此賊不復為人，雖然吾懼賊固不復為人，吾亦不得復為人矣。從古篡弑之賊，雖誅之滅之不復，令有國與天下，吾之國破家亡而身亦隨之

亦○猶○是○也○嗚○呼○佛○氏○而○必○滅○此○六○賊○六○賊○之○氣○質○滅○而○六○賊○之○性○亦○滅○而○吾○性○已○滅○矣○吾○性○縱○不○滅○吾○性○必○不○可○復○與○氣○質○俱○存○之○性○矣○此○其○道○不○徒○以○虛○無○為○本○尤○必○以○寂○滅○為○歸○佛○氏○而○愚○人○也○佛○氏○而○非○愚○人○有○不○憬○然○而○悟○以○此○六○賊○之○知○覺○非○六○賊○之○知○覺○即○吾○本○然○之○知○覺○者○耶○苟○知○六○賊○之○知○覺○即○吾○本○然○之○知○覺○為○六○賊○所○據○而○用○之○直○以○吾○本○然○之○知○覺○取○此○六○賊○之○知○覺○如○反○掌○止○在○使○吾○性○本○然○之○作○用○自○作○自○用○不○從○耳○目○口○體○為○作○用○斯○已○耳○以○是○而○取○張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七 桂山堂

程氣質之性推論之有不曉然自喻者即天子之語
淵淵以人能由已而由禮即自然而仁之仁人其不能由已而克已不能由禮而復禮者亦不失為勉然而仁之仁人蓋人有體而勿之惟吾得而勿之人有禮而復之惟吾得而復之其為有知治無知之道如是也佛氏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外而止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之中惟不能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本無所害之先而惟見吾心吾性于耳目口體必有所害之後遂以若屬皆不善不良之

物憑知覺而無賴縱運動而無狀而為害無已時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覓使吾心吾性不知于何而安自不得不出於仇之疾之斷之絕之一法此猶失性之人見已之影疑其為鬼疾呼狂走而不知其所止者也及其氣定神息寂然照之乃始喟然而嘆曰此吾昔之所為不認得喚作精魂非佛性者今乃認得是佛性者即是精魂非此也耶然佛氏以是立教引人一生苦行為之而不知其非者亦止未嘗說矣吾中國大聖賢人與聞大道之原本自以知見所及而為之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七 桂山堂

桂山讀佛氏書讀一部如讀其一語推而知讀百部千部亦如讀一部之一語故其千枝萬葉如藤如蔓牽連無已者一語斷之無不分作兩截其反復論難而不能已已者不得已之苦心世之能知之者亦罕矣

太極圖說辨性論三十九

或曰釋氏以精魂佛性分識與不識似與人心道心本無二心之旨亦若無殊吾子無取其說此意可得而問歟余曰釋氏之徒有達磨者以佛氏生平苦行目為笨伯一切掃之有直指此心俾人見性之說作用是性乃彼初見國王說法語今由彼言而求之止彼謂功其曰大向作用上覓性不向作用上覓性耶抑不向作用上覓性更向不作用上覓性耶彼只是論識得不識得不論如何是識得如何是不識得究不過直冥耳目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口體無所用之便為識得猶未離乎是賊之旨而已矣不知佛氏以耳目口體為賊也此以斷截耳目口體為安心之一法也宗門不以耳目口體為賊而為佛性此以不必斷截耳目口體而安心之一法也由佛氏安心論之其視人之有是作用也一如殺人之水火而必滅之然其滅之也亦不過以灰過火以土塞水止從空耳目口體者空吾心吾心空而吾性見耳由宗門安心而論之其視人之有是耳目口體亦如殺人之水火而不必汲汲然滅之在能知其為火

而不踏之能知其為水而不赴之不必從耳目口體求之從吾性求之而吾性見吾之耳目口體不求空于吾心而吾心自空耳此二釋以言安心未嘗非安心以求安心未嘗安之而心不安然徒知以安心為安心不知以耳目口體為安心并不知其能安吾耳目口體者是真能安吾心此所以終其身外於吾道也吾聖人安心之道亦豈有他哉亦惟安吾耳目口體一如安吾心焉耳亦惟以吾心安吾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之安一如吾心之安焉耳天之生人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是耳目口體即有是耳目口體之用而始成其為聰明恭從之人有是心思即有是心思之用而始成其為作睿作聖之人天不欲人盡其性之知覺則已苟至平至性之理在人○口○內○在○人○無○人○道○性○欲盡其性之知覺自必盡其耳目口體之用而吾性始有所用之苟無是耳目口體之用徒欲盡其性之知覺雖欲用之吾烏乎用之故有是耳目口體一如無是耳目口體者無所用吾性也有是性一如無是性者無所用吾耳目口體也無耳目口體亦無性無性亦無耳目口體此宗門以用耳目口體即非佛性

不用耳目口體。即是佛性之大意。有何秘密不宜之。旨為人所不能知而不能言者哉。且吾欲用吾耳目口體以盡吾性之用者。非直取天生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而用之也。釋氏徒以不變不化之耳目口體。自真于無所用之地。亦不過儻不同于禽獸之求食求偶而已。而吾本心性之知覺于吾耳目口體。作之用之。以發其光明俊偉之體量者。冥然一無所見焉。其與草木土石山海蠕動之物。抱此塊然長存天地相法。亦何必有間耶。故吾有目而不視。不聽則已。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之聽之必聰。必明。吾有口體而不言。不動則已。言之動之必恭。必從。以吾耳目口體本有之作用。皆吾心吾性為睿為聖。所本有于耳目口體而作之用之者也。且不特此也。吾有是耳目口體。即有嗜有慾。吾不能于耳目口體去其是。欲存其是。理去其不能去之。欲存其不能存之。理使吾性入吾耳目口體中。一如有知覺之耳目口體。使吾耳目口體入吾性中。一如無私欲之性。譬如天日以其氣載其命。以流行而天之氣。不以累其命。天之命。足以化其氣。氣與命本分

而無所分。命與氣本合。而又不能合。始得而歸之曰。天道不則。可言天。不可言道。可言道。不可言天。而天之道。不可歸之于天矣。以是而推之。聖人以道而配天。亦若是而已矣。晉就二釋之所見論之。佛氏以一根不斷。即受一根之賊。而相緣無已。此亦中智一流。心未明性未見。必求所以斷之。截之。而吾心吾性寂然而始靜。湛然而始明。雖用其力于虛。無然不可謂用于虛。無者非其實力也。若宗門直指心性。以向上。一着為要。歸不復。以佛氏苦行為培築根基之實力。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其流遂有毀戒滅律。不畜室而畜室。不茹葷而茹葷。以掃之者。破之人。徒以宗門掃佛氏為過之。不知其不及佛氏者遠矣。嗟乎。此二釋者。終其身止知有之。為無而蔽于無之。為有即知無之。為有又蔽于無之。必不可復有從天地至有之中。僅識得一無字。便自謂天上地下。惟吾獨尊。及其徒起而掃之。亦不過于至無之中。識得無而不無。一有字。遂謂真能出師頭地。輒言撲殺此律。止堪何大。辟諸一炬火光。不過照耀一室。不復知高天大地。尚有日月者。然嘗即由其

斷截口體以求安心充類至盡而言之如飲食一端
 饑則不能不乞不乞不能不饑倘值霖雨兼旬子桑
 閉戶而處大雪填門袁安開徑無人縱能不為生死
 饑驅謂其一無所動于心則吾不能知也苟以吾不
 能知遂謂必無動心之事飲食之與男女則一也楞
 嚴首載阿難攝入姪席何至幾毀戒體亦不過十年
 二十年一念不起之時偶一起耳以視柳下季魯男
 子之徒終其身為飲食男女之人而坐懷不亂閉戶
 不納非一念不動而能然哉要而論之去垢以求淨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山堂
 者人之所知也人垢而能淨人不得而知之矣祛妄
 以求真者人之所知也即妄以見真人不得而知之
 矣故求淨見淨不可復見垢以求淨時止見淨而不
 見垢直以垢真之而已不知垢本非垢可與淨同體
 而為淨者耶以真求真不可復見妄以其求真時止
 見真而不見妄直以妄真之而已不知妄本非妄可
 與真同體而為真者耶如二釋者以彼所求得彼所
 欲自不得不為寂滅其性之人求不滅其性之鬼而
 已又烏知天與聖人生生之道立法象而定三才為

何如者耶
 此篇推究耳目口體可謂充類至義之盡無復纖
 毫剩義矣紫陽論太極只無形有理一言尚語象
 山云只恐知道者嫌其洩漏太甚嗟嗟天地包藏
 至秘至密之理無不昭昭在人耳目之間人自不
 察耳止為世人立兩岐三叉路上終日傍皇不知
 從何下脚桂山萬語千言嘔盡心血無微不顯無
 隱不彰縱謂泄盡天機只說得明明一個道字亦
 有何嫌亦有何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

或曰吾子論氣質充類至義之盡乃不善之人雖非性生一如性生雖氣質所移一如非氣質所移諸儒明以孔孟言性止從原本立論而兼論氣質補所未備大要從人之不齊與物之不齊推其氣質偏全性亦因而欠闕愚竊以人生善惡自聖人生知安行以下皆不能率其本然性固不可謂之不善然其所為善者亦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善非可與為善必不可與為不善之善此佛氏不使六根緣六塵止從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心性求其明且見焉亦似有見乎人生一落氣質中其能超凡入聖者鮮耳由是言之性之為性善之為善愚亦不能無疑于天人賦受之初安得遂謂無少殊乎哉余曰孔子以繼善言性孟子即以性善言之推天人之極至通古今千聖百王立言之大本以垂訓于天下使善之為言後之人猶有說焉可得起而增之益之孔孟之言性不俟今日而增益之矣且可得而增益之亦可得而裁損之矣子讀諸子百家書其言心言性能出孔孟論說外奉為定論是誰一家

可尋章摘句而指數之者耶惟諸子百家或接孔孟之教或讀孔孟之書知其一言一義必不能有所以增之益之乃徒以其私智小見反從而裁之損之如老聃荀况之徒欺聖王之不作膽口說而無忌以其言簧鼓一世之愚人為索隱行怪之鼻祖吾儒徒能守其所行之怪斥之不能于其所索之隱挾之舍吾道而研求其旨趣而若有所獨得焉者余固已言之矣不得已而言聖人所言亦言聖人所不言吾自知言聖人所不言以明吾聖人所言猶未足而謂吾能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五

桂山堂

有一言半詞能增益吾聖人豈非天下大惑之人耶乃子猶固請而求其說吾學識淺陋不敢竊比諸儒然苟有所未發而推求以發之非有所畏於發而不發不知當仁不讓之說而不敢發也又非有所戒于發而不發不知能言距楊墨之說而不欲發也吾論太極而及性與天道累數十萬言子未嘗不疑吾亦如諸儒發聖人所未發者然而不知吾于諸儒凡言發聖人所未發者多不然其說從而辯析之吾敢自以其所見必與諸儒相齟齬而徒逞其說也耶亦以

諸儒既嘗折衷于聖人所已言。明知與聖人相齟齬。而猶委曲以自申其說。吾安得不本孔孟所已言于其言有盡而意未盡者。反復而辯析之。以不敢齟齬。聖人者。齟齬諸儒而有所不惜焉。亦使天下後世聖人之徒。執兩端而辨其是非。必有較然不易者耳。今諸儒多以孔子繼善言。天成性言。人又以孟子從本源言性。從發用言善。遂有孔子言性兼氣質。孟子言性專主善之說。是皆取孔孟言性之言。自明其言性之旨。非從孔孟言性之言。而明孔孟言性之旨者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毛

性山堂

故聽其言。雖若與孔孟同堂而言之。究其旨。又若與孔孟分門而言之。不知孔子言繼之者善也。以繼之者實善而始以善言之也。孟子之道性善也。以性之止可以善道。必不可以不善道。而始以善道之也。其言一而不可二之言。其旨一而不可二之旨也。故其言一陰一陽之道。是從天言之者也。其言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從人言之者也。繼者乃人之繼乎陰陽也。善則非言所繼之陰陽矣。是言其所繼乎陰陽之道也。成者乃人之成乎陰陽也。性則非言所成之陰

陽矣。是言其所成乎陰陽之道也。乃人人能言其義而不能明其義者。以未明乎善之為善。因未明乎性之為性也。所謂善之為善者。非善與惡對之善。是大學止至善之善。乃純粹以精之謂也。謂其性之純而不雜。粹而無疵。精且至焉者而已矣。故落陰陽二氣中。而能為陰陽二氣主。陰陽二氣必有是以主之。天得之而為命者。人得之而為性。其善之所為善如此。此可與惡對言者。耶。不可與惡對言者。耶。無論天之陰陽。不必無善不善。即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毛

性山堂

雜粹而無疵之命。為哉。人之氣質。不必無善不善。即有善不善。亦何與于純而不雜。粹而無疵之性。為哉。故人有是性。雖落氣質之中。幸是性而為之者。謂之善。不幸是性而為之者。謂之惡。能幸是性而不為氣質所蔽者。謂之善。不能幸是性而為氣質所蔽者。謂之惡。是善惡相對之言。乃從人繼善成性後。見仁見智與日用不知之人。始可分知。分愚。即所云為與所動。作而以善惡相對言之者也。今諸儒言性多不本孔孟之言性者。言性自必不本孔孟之言善惡者。言善

惡乃又以言善言惡是本孔子性相近者言善惡又以言善不言惡是本孟子言性之原本者言善不言惡嗚呼一聖一賢言性言善如合一轍乃徒自以所見而二之于孔孟何有哉今夫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二氏也不能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者諸儒也二氏不本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理雖與孔孟絕殊其言去孔孟似未遠諸儒以孔孟之理言性言善其言雖與孔孟未遠其理反與孔孟絕殊老氏言道曰混成夫混成之為言以其如嬰兒如混沌耳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无

桂山堂

不言善而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反若以其為善之至者然言嬰兒亦言其性之無偽也言混沌亦言其性之未鑿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養氣存神為道以是言性亦以長生不死為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佛氏言道曰冥寂夫冥寂之為言以其為空無為寂滅雖不言善而未嘗言不善不惟不言不善亦若以其為善之至者然言空無以其所為有者而空無之也言寂滅以其所為無者而寂滅之也惟其以是言道亦以守寂存真為道以是言性亦以

不生不滅為性而非吾聖人之性與天道耳諸儒既本吾聖人言道言性矣老氏言不偽不鑿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乃諸儒反以善固是性惡亦不可不謂之性釋氏以空無寂滅言性吾猶以不能知聖人以至善言性者非之諸儒反以人生善固是天理惡亦不可不謂之天理推其意是性之必兼惡言而猶以善言者亦不得已而言之耳嘗覽紫陽善惡一圖性字下並列善惡二字以天下為惡人于本性中發不中節乃偏于惡一邊以故謂之惡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无

桂山堂

是天下為善人于本性中發皆中節是偏于善一邊始謂之善矣然則性中原有善惡舉足左右便有輕重性之為性不徒不能為主于氣質而有餘且為奴于氣質而不足甚矣氣質之性之說之陷溺人其言之流弊一至于此可謂長大息者也或曰然則繼善以前之善與成性以後之善亦有不同乎余曰非也辟之于水性善者源之清率性而為之其流之清豈有殊于源之清哉故天下有其源清其流不清猶不得以流之不清疑之况其流清其源之清不問可知

而反以其流入于不清并其源之不入于不清者疑
 之此可為善言性者乎以天道言之言命之至善其
 如元亨利貞是至善之所流行也然天之命雖統元
 亨利貞而有之不可止以元名命亨名命利貞名命
 而必取其乾體之剛健中正純粹而至精者言命以
 人道言之言性之至善莫如仁義禮智是至善之所
 發用也然人之性雖統仁義禮智而有之不可止以
 仁言性義言性禮言性而必取聖德之聰明睿智
 純粹而至精者言性故天本其命以流行所謂乾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能以美利利天下雖百千萬善皆天命之至善為之
 人本其性以發用所為智周萬物而道濟天下雖百
 千萬善皆聖性之至善為之耳如程氏云性中只有
 仁義禮智而已曷嘗有孝弟來苟性止有仁義禮智
 而無孝弟是孝弟在性外矣孝弟在性外仁義禮智
 亦可在性外如佛氏言性本空寂曷嘗有仁義禮智
 來亦何不可之有哉使能知性所存之善自能知性
 所發之善能知性所分殊而發之之善即能知性所
 統一而存之之善惟濂溪言性以純粹至善為得之

諸儒從形而後有言善言惡者皆未足與言性者也
 性善二字諸儒亦多以純粹言者終牽于氣質之
 性仍從善惡相對糾纏不解如此剖析猶執已見
 桂山亦未如之何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七

圭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卷之八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一

或曰然則李延平謂世之所為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于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可見矣求真于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于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愚嘗思之亦可謂善言性者矣吾子未以為然何耶余曰此非善言性者也延平以世之所為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動靜真偽善惡似為得之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言求靜于未始有動求真求善于未始有偽有惡之先是不知性之為性豈可謂善言性者哉人生有是氣質必有是動靜真偽善惡相對而言之以從氣質言者指以言性而延平非之此吾所謂似為得之者也若延平求見性而言性猶兼動靜真偽善惡而言未始有動未始有偽有惡之先是性之為性止可從其先而言之不可從其後而言之矣豈非不知性之為性而言性豈善言性者哉蓋性之為性無所為舍動而求靜并無所為舍偽而求真舍惡而求善之說

也性之為性雖若可以靜言不可以求靜而不可動者也若真與善則又不同矣真則止可以真言不可以求真而又以偽言善則止可以善言不可以求善而又以惡言者也吾為子先取所為動靜而言之聖人之見性而言性也亦于冥冥陰陽中若有動靜而不可以動靜言者以性不可先動而言靜先靜而言動者也以言乎靜而不已不怠在其中以言乎動而無思無為在其中故不以動靜言并不以先後言也其言動靜無論先動而靜先靜而動皆從人氣求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桂山堂

不從人性求之猶言其靜專其動直其靜翁其動闢止從乾坤求之不從太極求之也惟氣有動靜性亦與為動靜一如性之動靜焉耳今延平從靜而求見性乃二氏清靜無為以求明心見性之說不知吾聖人不從乾坤不言動靜之至理者也然則記所云人生而靜天之性感物而動性之欲非以性言動靜之明驗耶余曰此正聖人從氣質言動靜不從性言動靜之明驗也諸儒誤認樂記所云紛紛以靜言性如胡廣仲以靜形容天性之妙紫陽答書辯難謂性乃

動靜兼該若止以靜說性是未感物前渾是天理言靜則可其辨折是矣然猶未離乎性之分固屬乎靜之說也抑知樂記所云非以性言性也以人言性也其言人生明以人有生而後言之是從有氣有質已生之人言之非若延平廣仲諸儒一本程氏求性于人生而靜以上言性者也樂記所云乃于人有生以後有靜時說性未嘗于人未生以前性自有靜時說性也蓋惟人生而後有是氣質有靜時即有動時性在人生氣質中安得不以氣質之動靜亦與為動靜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王

桂山堂

耶安得止屬氣質言動靜不屬諸性而言動靜者耶若從人生以前言性是即程氏所謂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所謂不容說者有何不容說哉亦以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靜不容說動而已以人生而靜以後一落氣質中不能無動動則不能有真而無偽有善而無惡不可以靜言即不可以說性矣故曰纔說性便已不是性此諸儒止知本程氏言性不知即本二氏言性之大旨也若記之所為人生而靜乃對感物而動言也其以人生言天性乃槩天下賢智愚不肖

有氣有質之人皆有是生皆有是性皆有是靜非若諸儒言靜說玄說妙之言靜也以人生未為物感吾性若無所欲而靜焉者及為物感而吾性若有所欲而動焉其言性之欲者亦以吾性為其所感而吾性若有所欲欲之為言即情之為言也非言私欲之欲也言吾性為所感而吾性之有知有覺一若有所欲言焉一若有所欲為焉而不能無動者乃性之欲也夫既以感矣動矣物已至吾前矣吾之性又已知之覺之而欲有所言欲有所為矣吾本吾知吾覺知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四

桂山堂

可好而好之知其可惡而惡之節于內而不誘于外靜亦不失吾天性動亦不失吾天性斯為賢知之人吾不本吾知吾覺知其可好而不好之知其可惡而不惡之無節于內而誘于外既失吾天性于動并失吾天性于靜斯為愚不肖之人是其言靜與程氏言人生而靜以上亦有何涉紫陽折廣仲止折其說玄說妙雖取樂記言靜折其言靜又徒以性之本靜屬之此諸儒立說紛紛而未有已也然則人生而靜以上其為性也靜既不可言靜動亦不可言動必兼動

靜而渾言之是先靜而動抑先動而靜耶抑不必以
 先後言之物必以先後言之物耶余曰此聖人之所
 不言吾烏得而言之然而乾坤之大其為氣也有陰
 有陽其言陰陽也必先陰而後陽其言乾坤之專且
 直翁且開亦先靜而後動而天之命行乎陰陽之中
 亦與陰陽二氣之先後言先後而已猶人之性行乎
 氣質之中亦與氣質之動靜言先後而已人必從天
 人性命之後推之天人性命以前先靜後動而言之
 亦何不可言然而聖人終不以動靜言并不以先後
 言也子必從動靜先後求之吾不得不從聖人所已
 言求之其言性也亦止知言其動不言其靜而已矣
 從其先而求之亦止知言動于先從其後而求之亦
 止知言動于後終不先言靜而後言動終不先言動
 後言靜而已矣如言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如言至誠
 無息不息則久終不先靜言動之說也如言戒慎不
 睹恐懼不聞如言造次于是顛沛于是終不後動言
 靜之說也蓋氣之有陰有陽亦如一吸一呼苟以氣
 之呼吸而見其有動有靜也遂謂天人性命亦如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之以呼吸為動靜是天命之不已必一已一不已至
 誠之無息必一息一不息而後可以從靜言動也是
 所睹所聞可以有戒懼不睹不聞可以無戒懼造次
 顛沛可以必于是非造次顛沛可以不必于是而後
 可以從動言靜也然而聖人之言性也止從其不已
 不息之動而可見者言之後之人猶有以先陰而後
 陽先靜而後動之說似以聖人從動言性為未足况
 諸儒不從聖人不已不息言性一若不已不息之性
 本有已息求諸未始有動之先娓娓然以靜言之
 何怪乎二氏之徒不徒以言動非聖人且以不主靜
 非聖人而聖人之言性不可以為訓于天下不俟二
 氏之徒昨而去之乃吾聖人之徒已先昨而去之矣
 嗟乎自有天地以來以迄于今不知幾何年矣而天
 之為天其運行不已如是是其氣為之是徒以其氣
 為之耶亦其命之不已為之耳人之為人其生生不
 已如是是其氣為之是徒以其氣為之耶亦其性之
 無息者為之耳而諸儒必以靜求性是必求天于無
 天之先其命必有已而後有不已求人于無人之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六

桂山堂

其性必有息而後有不息如是而言窮理不如不窮之為愈也能不為之三歎者耶然此又不止延平廣仲為然也即伊川言性本真而靜紫陽以未發解之皆未離乎求靜之說者也諸儒遂多以已發未發論性而不知其非者徒以二氏之言靜求諸聖人之言無一可強借以言之惟已發未發與彼言靜言動若有合焉遂不顧其有當與否輒取而附會其說如黃勉齋稱其先師論未發以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無惡而不知所為已發未發絕非中庸之言已發未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七

桂山堂

也中庸之言已發未發亦指人之氣言之非指人之性言之也中庸以天命為性率性為道是以道即性性即道也故下直接道不可離即性不可離不睹亦戒不聞亦懼如是其不離無所為未發即無所為未發而靜之說也又言隱而若見微而若顯如是其不離無所為未發無所為發猶未發亦無所為未發而靜之說也此皆言性即言道言道即言性可以從天之命而言性可以從人之性而言道可以從人之道而言修皆以性言性不以氣言性之至理也惟君子

于道其加修如此其全乎天之命又如此吾性之為性必有從而驗之自必從吾性之情而驗之所謂已發未發非言性言情也是以性而驗其情即以情而驗其性也人之情不過喜怒哀樂而已小則一身一家驗之大則國與天下驗之莫不本是情而見諸其事本是事而見諸其理本是理而見其中與不中之節惟修道之君子全乎性與道之功其情之為喜怒哀為哀樂未接于事是其氣之有靜之時也斯為未發若常人之未發吾不知其為中焉否也君子之未發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八

桂山堂

雖未發而吾知其必中而可謂之中且可謂之大本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根吾性之情而有以存之者也其情之為喜怒哀樂既接乎事是其氣之有動之時也斯為已發若常人之已發吾不知其為和焉否也君子之已發發必中節吾知其必和而可謂之和且可謂之達道以天下萬事萬理無不山吾性之情而有以通之也故下直曰此皆君子戒懼慎獨有以致之而然也諸儒何所見而必以未發為性之本體且以未發為性靜之本體言之夫中庸之言未發

明以喜怒哀樂繫之。以其氣之未發言靜。即其情之未發言靜而已。雖情亦性中自具之情。言情即言性。然大聖賢人言性。自言性。言情。自言情。若以人生而靜。不言氣而言性。此直言未感之性矣。未感之性。雖可言喜怒哀樂。亦何必言喜怒哀樂。雖未可謂之不中而未可即謂之中。如言人之率性。謂道性。即是道而已。吾不知其能戒慎。能不離。是道。即不能戒慎。不能不離。而非道。即苟必以人生而靜。未發時。私欲未形。純乎天理。不可不謂之中。天下愚夫愚婦。偶發而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八 九 桂山堂

中節者。亦不可不謂之中矣。然愚夫愚婦。其發不中節者。多矣。亦可謂之中乎。即欲以人生而靜。私欲未形。純乎天理。言舍未感之情。不言而言未感之性。此時雖無不中之可言。亦未有中之可言。無喜怒哀樂之可言。又何喜怒哀樂謂中之可言。如是而言性。直以天命謂性。言其純粹以精之至善可也。又何庸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止從人性之發。而為情者。言之。其特指喜怒哀樂之情。而言未發者。乃專就喜怒哀樂未發而言。即專就喜怒哀樂未發之一時而

言之耳。故言未發。即言發。言未發。為中。即言已發。中節。為和。已發。未發。未嘗不可以動靜言。亦以一時之動靜言。即如以一息之動靜言也。若延平言性。求靜于未發之先。自必如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斯為從靜中來矣。自必如聖人之不思不勉。從性中來。斯為從靜中來矣。然以是未發之靜。歸嬰兒。嬰兒不受也。嬰兒之良知良能。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良知良能。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動而已發見之也。嬰兒之為嬰兒。其良知良能。可知

本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 桂山堂

嬰兒之不為嬰兒。此良知良能。猶不可知也。以是未發之靜。歸聖人。聖人不受也。聖人之不思不勉。亦從性中來。不從靜中來。苟從靜中來。是不思不勉。止可于靜而未發見之。不可于動而已發見之也。聖人之為赤子。此不思不勉。可知聖人之不復為赤子。此不思不勉。猶未可知也。又安得如中庸言修道之君子。有不發不發。自中有不發。發則自和。而為天下之大本。達道如是也。哉。諸儒止為真靜二字。求真必求靜。求靜必求真。本二氏之旨。而求聖人之言。以質之。此

余之不能不為曲折而辯之也豈得已哉

此篇將諸儒入二氏魔障而不能出者桂山單刀
匹馬從百匝重圍提而出之真轉旋乾坤大手歎
絕歎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一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二

或曰延平求靜之說既得而聞命矣至求真之說吾
子亦謂其非善言性可得而聞其說歟余曰此其說
雖與求靜似殊而其不可以是而言見性則一也真
之為言猶吾儒誠之為言也與二氏言真則同其旨
不同耳夫性之為性有真而無妄者也不可兼妄而
言真者也誠者天之道也無妄元亨天之命也故性
之為性有何誠于先而不誠于後必從未始有妄之
先求之性之為性有何不妄于先而妄于後必于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一

桂山堂

始有妄之先見之若止于有誠無妄見性而于有妄
無誠不見性性之不可以誠專屬之久矣止于有誠
而未始有妄之先見性而于有妄而無復有誠之後
不見性性之不可專以誠屬之更不可以無妄專屬
之久矣今延平止于未始有妄之先求性之誠不言
誠而誠自見也又何必求而後見之哉惟于既已有
妄之後性已不誠而不可見矣性不可見而性之可
見者自在斯可謂真能見性耳延平徒知所為真者
性也所為妄者氣質也求真于未始有妄之先猶求

靜于未始有動之說也。故求靜于未動之先，有真無妄而性可見。求性于靜而有動之後，有妄無真而性不可見。苟如是而言性，自必終其身靜而真可有，有一息之動而真不可有。終其身靜而真存，真存而性存。一息之動而真亡，真亡而性亦亡。將必使其人為有靜而無動之人，斯為有真而無妄之人。斯其人必為有性而無氣質之人，而後可也。嗟乎！人之生而有氣，有質與性俱來者，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惟知性不受役于氣質，而氣質受役于性，止見性之真，不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氣質之妄。乃吾儒之見性，非二氏之見性也。不知氣質不受役于性，性反受役于氣質。止能見氣質之妄，自不能見性之真。乃二氏之見性，非吾儒之見性也。故二氏必于靜求之，不可于動求之。而吾儒不必于靜求之，而于靜見之。不必于動求之，而于動見之。二氏可于真求之，不可以其真入妄而求之。吾儒于真求之，可以其真入妄而見之。于妄求之，亦可以其真去妄而見之。此延平能言靜言真于先，不能言動言妄于後。與二氏言性見其偏而不能見其全相去，何

必有間哉。亦不過本伊川言真而靜，明道言人生而靜之說，不足與聖人言誠言無妄一致而同歸者也。二氏見真不見妄之說，此所為似是而非。非見性之言，乃賊性之言也。性若止可靜而有其真，此性直如嬰兒如混沌一無所用之物，何以立法象而定三才成此生生不已之世界耶。千百年愚天下之人，而不知其非，亦徒為二氏不死無生以氣言性而塞盡天下人性靈之竅耳。非桂山持巨靈斧，此障何時鑿開快絕快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四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三

然則延平善惡之說亦猶真妄之說耶。余曰：延平以真妄相提而言，猶以性之見于靜而存者言也。若以善惡相提而言，直于性之見于動而發者言之矣。彼言世之善惡相對，非性之善惡，似乎猶知性為無對之善，自當于善之無對求性，又何善惡先後之可言哉。乃猶曰：未始有惡，是其所為惡者，乃先未有于性中，而後有于性中之惡矣。猶程氏言：未有惡之性，止可說天命之性，不可說人受之性，有惡之性，止可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人受之性，不可說天命之性，其義一也。嗚乎！夫古今大聖賢人，皆以明白正大人，人皆得而見，人人皆得而聞之理。一指以示人，世之人習而不察，止一性善之善字，苟能知其為無對之善，自不肯與氣質之有善有惡者相提而並論矣。惟不知其為無對之善，自必以氣質有對之善，與天命無對之善相提而並論矣。諸儒之求見性者，既以天命無對之善言，又復以氣質有對之善分先後，而以惡言之。既以氣質有對之善言，又復以天命無對之善分先後，又分

有分無以先有善，後有惡言之。既曰天命之性自在，氣質之外，又曰天命之性即在氣質之中。既曰氣質之性形而後有天命之性不存焉，又曰善反之則天命之性存焉。譬諸失路之人，立岐旁之地，莫知所適，且前且却，終不知于何歸宿而已矣。北溪陳氏解性字，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者，理是汎言，性字從生，從心，專指人生具是理于心而言之者也。北溪解字義，惟從聖賢所已言明之，故其言從生從心生之為言，統人而言之，心之為言，從人之血肉而言之，以有氣有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六

桂山堂

質之人，有是血肉之心，賦之以性而存主于其中，正從形後有說性者也。蓋天既命人以性，未有不從人形而後有說性而反從人生而靜以上以說天命為說人性而說之者也。嗟乎！如此明白淺近之字義，習而不察，言性言氣質無一了然，自不得不為二氏引而去之。其言則依附聖人之言，其旨則根本二氏之旨耳。故其言耳目口體未嘗不以能運能動以氣質歸之言，心未嘗不以能知能覺以性歸之。然亦止知耳目口體之有異于心，而不知心之不異于耳目口

體也。蓋耳目口體一血肉之物，心亦一血肉之物也。夫以一血肉塊然之心，二氏之徒求其見此性而有以見之，使此性之知覺與吾血肉塊然之心化為一體，而曰吾心明而吾性見矣。至耳目口體亦血肉塊然之物也。二氏必斷之截之，必不使吾心吾性化為一體，徒以其能賊害吾心性而仇疾之，豈非其所為性之知覺止能化吾血肉之心為性，而以善歸之，必不能化吾血肉之耳目口體為性，而必以惡歸之。明驗耶？夫既不能本聖人之見性言善惡，自必本二氏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七 佳山堂

之見性言善惡，遂以氣質為惡而未已也。且以氣質惡性亦隨之惡而未已也。并以性隨氣質而善者，固為性之善性隨氣質而惡者，亦不可不謂性之惡。然以是言性而終若有所未安也。自不得不歸諸無善無不善而後已者。此二氏之所為明心見性，吾不知有何明何見之可說，而必以為舍此更無可說，不亦天下大惑不解之人耶？抑知古聖賢言性善，亦言無對之善而已。不論其在天而未落氣質之先，在人而既落氣質之後，無在非純粹以精而無對者也。非若

諸儒指借天地之性，徒以一善字不知其位置何處，而虛以名之，徒為求真求靜之地而已也。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性，恆之為言常也。久也。聖人以其言常也，推恆而言之曰庸，推衷而言之曰中，以其言久也，推之天而言不已，推之人而言不息，此皆未嘗以善名而未嘗不可以有善，無不善名未嘗不可以純粹以精之至善名也。故孔子始言繼之者善，孟子始本孔子而言性善，而不知孔孟從古人言恆而言中言庸言不已言無息，乃統而名之曰善，為其為言之至理之至也。蓋善之為善，有舉其統而言之有從其端而言之。孔孟之所為性善，亦從其統而言之，不從其端而言之者也。從其統而言之，則仁義禮智孝弟忠信，雖百善萬善，莫不皆備于吾性中，有何惡之可對而言哉？及其落氣質而有為也，雖堯舜生知安行，與湯武之反之，其為仁為義為孝為悌，能如堯舜盡此純粹于性中，不能如堯舜盡此純粹于性中，尚未可知也。而况大賢以下之不遠復者乎？而况中才以下之頻復頻厲者乎？由是以性之能率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大 佳山堂

不能率能盡與不能盡取善惡相對者而言之耳今
 儒者以人生純粹以精天賦人于氣質中謂之性者
 推而遠之以歸于天指為不容說之性反以與性俱
 來之氣質于人率是性時因而有善有惡者為氣質
 之性謂之纔說性便已不是性由其言而推之是天
 地間止有二氏說靜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兼動而說
 靜之性止有二氏說真之性必無大聖賢人去妄而
 說真之性止有二氏說無善無不善之性是性必無
 大聖賢人說有善無不善之性是性矣此所為不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九

桂山堂

天而自為知天徒以有善無惡歸諸天而曰天之命
 不知人而自為知人遂以有善有惡歸諸人而曰人
 之性夫不知人性之為性又安知天命之為命不知
 天之命有善而無惡之為命又安知人之性有善而
 無惡之為性哉嗚呼吾為性善一言與子反復辨論
 舌傲筆秃而不能已子未嘗不喟然太息更端以請
 而弗倦焉亦若以吾之所言惟子得而知之非人人
 皆得而知之者也吾又安能不以人人皆得而知之
 者言之夫天之上而高明也如此地之在下而博

厚也如此人類居其中而芸生也如此使非有一至
 善之物為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
 之物又有一不善之物亦得為主于其間而三才必
 無與立矣使有一至善之物與一不善之物皆得為
 主于其間而三才無與立者又有一無善無不善之
 物為主于其間使有善有不善之物皆退而聽命而
 三才始有與立則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也且
 不俟終日而無之亦已久矣又何並立之可言哉蓋
 天地與人之為三才也以止有一至善之物無古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十

桂山堂

今並立而為三假使有一至善之物又有一不善之
 物並列于其間則天地與人之並立而為三者一有
 善有不善之天一有善有不善之地一有善有不善
 之人是天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高明地亦無所
 用其至善而主乎博厚人亦無所用其至善而主乎
 芸生惟彼無善無不善之物可以舉天地與人之善
 不善而盡無之而天地冥若虛無人物歸于何有于
 是時而求一獨存于古今上下無窮無極之間惟彼
 氏一人而已矣豈非三才之不立不徒不立而已不

俟終日而已無之之說耶吾儒乃云恐人死執孟子性善之說遂以氣質之性為聖賢不發之秘以纜說性便有氣質纜說氣質雖有性安得無善不善是諸儒止能說孟子死執說性不說氣質為非而不知諸儒不以性說性止能死執氣質說性為絕非此余每讀其書未嘗不為之三太息者也又安得不更取其死執氣質說性者與子明之今夫天之高明而在上地之博厚而在下人之芸生而居其中皆三才之所為氣質者是也天之四時有時而無序地之五行有時而無紀人之萬類有時而失其常此諸儒皆得指為不善之物之為之者也然而天之有時而無序者終于有序地之有時而無紀者終于有紀人之有時而失常者終于不失其常此豈不善之物既已反其道又能復其道而主之者耶抑惟此至善之物既能使其常者不反其道又能使其變者必反其常而主之者耶此所為不獨吾與子知之人人皆得而知之也嗚呼自開闢以迄于今天地與人有是性命有是氣質有是有善無不善有是有善有不善既已如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矣吾不知彼二氏者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至善之物耶夫天地有是至善之物是天地之命也人有是至善之物是人之性也無三才至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性命也性命無而三才亦無矣將以無善無不善之物無吾不善之物耶夫天地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天地不能無氣質也人本無不善之物而亦若有之者是人不能無氣質也無三才不善之物是無三才之氣質也氣質無而三才亦無矣夫天地與人並立而三自開闢以來無二氏無善無不善之說而天地與人之為三才未嘗不為三才其並立未嘗不並立如是其恆久而不已者以天地與人各自有至善之物以無其不善之物氣也質也可以變而化之者也命也性也可以率之由之而恆久不已者也即有彼氏無善無不善之物雖欲用之又烏乎用之乃諸儒必死執氣質說性一若欲取彼無善無不善之性而用之者然究不知何所用之乃徒以有善無不善之性虛以與人以無善無不善之性推以歸天嗚呼以是歸天而天肯受之否耶亦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1. 5. 0.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錄彼氏受之而已矣

千古善惡二字從氣質說者諸儒必竟要從性說
千古善惡二字從性之入氣質說而不入氣質者
自在人而不在天諸儒必竟要從性之入氣質者說
性又必從不入氣質者另說性而性遂不在人而
在天矣桂山苦心筆筆血縷所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四

或曰然則性之為言止可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非
人生心而有者不可以言性矣乃或本天而言其原
以命為性者有之或從人而言其流以氣質為性者
有之皆非從人生心而有者言之耶余曰然自古大
聖賢人苟非以人之為人有是心之為心即有是性
之為性必不言之矣使言人而不必止言其有心言
人之有心不必止言其有性則大聖賢人亦必不直
指其心而名之以性矣苟不必直指其心而名之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五

桂山堂

性則性之為性何以必別乎天所賦之初不名之曰
命而名之曰性亦如張子天地之性之說何不可之
有哉又何必別乎人已受之後不名之曰道而名之
曰性如程子性即理也之說何不可之有哉從古大
聖賢人惟知性既本乎天而已屬乎人性既受于人
而已屬乎心止從人之為人言心言性如是其慎重
真切而言之耳書曰維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恆
性此可知性為下民言性而言之也書曰天生蒸民
有物有則此可知性為蒸民言性而言之也記曰人

生而靜天之性也。此可知性為人人有生言性而言之也。性相近習相遠。此可知性為習善習惡之人相去遠近而言之也。即天命謂性繼善成性。不過從人生以上而及人生以後言之耳。若止從人生以上言之。是言未受于人。直謂之命。不謂之性矣。止從人生而後言之。是言率于人。直謂之道。不謂之性矣。必指人生而靜以上言性。猶之舍性言命。猶之舍人言天。必以性即理也。言性猶之以天混人而言。性即人以人混天而言。命如此而言性。又安知聖賢言性之慎重真切而漫以率略無當自伸其說而已哉。且從人生而上言命者。言性既以天與人相去一間。而言性自必以人生而後言。氣質者言性亦以氣質與性相去一間而言性。不知以命與性相去一間。猶可以一間言。若以氣質與性俱來而以一間言性。所去之一間。直有毫釐千里之迥絕者矣。此其不得不死執人性一落氣質。必不可以說性。天下必有執而問其維天降衷。若有恆性者。安在乎。自不得不以人生而靜以上所為天命者。指以示之而已矣。而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善

性山堂

之為人。必有是性。求之于受性之先。以命為性。而性無所得焉。求之于受生以後。以氣質為性。而性又無所得焉。是從古聖人所為。根于性而為心。發于心而為性。以成其有氣有質而為人者。求之天人相與之際。乃一無所歸着之物。又何庸于聖百賢遞相祖述。如是其慎重真切而言之哉。嗚呼。天下之言性者。必舍大聖賢人言性。而自謂善言性。亦未嘗反復而深思之耳。或曰。吾子言性。可謂深切著明矣。然則主心為性之說。止可從人言之。即物亦不得而言之乎。余曰。人之性。固不可與物比而言之。然人為天所生之人物。亦天所生之物。均有氣質。均有是性。雖聖人言盡人性。亦未嘗不言盡物性。聖人以物之性。其與人絕殊者。自在不必與物相提而並論也。乃諸儒必相提並論。比擬牽引。遂與從古聖人言人言物。迥乎不同。推其故。亦止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言性。之過也。惟不以氣質言氣質。而必以氣質說性。故不以性說性。而以理說性。謂氣質偏者。理亦因而欠闕。苟如是物之氣質。必不及人。愚不肖之氣質。必不及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善

性山堂

賢知之人以故言氣質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猶之言性有偏全理亦因而欠闕也由其說而推之不以理說欠闕而以性說欠闕必有不可以說性者不得不舍性而說理耳而不知大聖賢人說性從無以理為性者紫陽以為自古無人敢道惟程氏發前人所未發者此也夫從古大聖賢人未嘗不以人與物比而論之然亦止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處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氣質有欠闕不同之處必不言人之與物其氣質欠闕不同者即其性亦欠闕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毛

桂山堂

不同猶言聖人之與庸人其欠闕不同者即其性亦欠闕不同者何也以氣質之為氣質其欠闕可得而言之性之為性其欠闕不可得而言也故其言人物之性相去絕殊者亦就性之賦于人人已成其為人

與物之性同賦于天人得無殊之性為人物得無殊

之性為物人與物無殊而如是其絕殊者非性為之

直氣質為之耶余曰性之為性止一性而已猶命之

為命止一命而已雖有萬物不可以一物有欠有闕

言之不惟人之性不可以有欠有闕言之者也天下

至微之物莫如螻蟻其有君臣也非其性之有知有

覺為之耶然螻蟻有君臣亦不過螻蟻之君臣而已

人類之君臣乃參天贊化之君臣豈螻蟻可得而比

方之哉第其性之所發有是君臣之義于螻蟻氣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毛

桂山堂

中不可謂與人類所發之義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固非可以大語之而不可以小語之者也燕雀之父

子其有父子也非其性之有知有覺為之耶然燕雀

之有父子亦不過燕雀之父子而已人類之父子乃

明天察地之父子豈燕雀可得而比方之哉然其性

之所發有是父子之仁于燕雀氣質中不可謂與人

類所發之仁以大小而區分之也性固非可于大語

之而不可于小語之者也今儒者亦言螻蟻燕雀能與人倫相近謂人與物各得是性矣何以又言螻蟻

燕雀只占得一點子。遂將人類稟得一偏類而推之。謂慈愛之人少。決斷決斷之人少。慈愛不惟物得一點之性。多欠闕之理。卽人得一偏之性。亦多欠闕之理。明與人物各得是性。自相矛盾而言性者。何哉。由是言之。人以螻蟻之有君臣。徒以庶物知有君臣者少。一若惟彼知有義而歸之耳。若止以其一點之明。卽以人之見義不見仁。見仁不見義亦然。是真以螻蟻止知有君臣而已。謂其無生育之父子。可乎。謂其無配偶之夫婦。可乎。謂其有小有大。而無長幼。可乎。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堯

桂山堂

謂其相呼相引。而無朋友。可乎。是性之所為。有規有別。有序有信。皆為所蔽而不發。乃鳥獸之屬。以有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各取一物而當之者矣。又莫不以此物之與此倫相近者。稱之以為人與物。同稱性之一証。今必謂其止此一點之明。其他皆為所蔽。豈螻蟻有君臣。而飛鳥之于鳳皇。走獸之于麒麟。鱗介之于蛟龍。獨非君臣乎哉。東觀漢記。鳳皇集穎川。羣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小鳥多至。餓死不敢離而守之。此亦見君臣之義之出于性者。

莫不有之。凡有血氣之物。既皆有性。亦皆有人倫之知覺在其中。卽巢居知風。穴居知雨。鳥鵲營巢。向背得乎。此者。關乎彼得乎。彼者。關乎此。遂以人生稟得一偏。為說有惻隱。無羞惡。有羞惡。無惻隱。且不以為善。而以為惡。指之又善惡。皆天理。惡本非惡。或過或不及。皆可謂惡之說。發明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不已過乎。至其言草木也。既言草木之性。與人物有別矣。及言枯槁之物。均有此木然之性。如大黃性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辛

桂山堂

附子性熱。且言木燒為灰。灰陰為土。有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紫陽以徐子融謂枯槁之物。止有氣質之性。無本然之性。為非以陳才卿枯槁之物。各自有本然之性。為是夫。以草木無知。而謂有本然之性。自不得不以。一草一木。各有一性。各有一理。理卽性。性卽理。天下無二理。自無二性。以混于言理者。可混于說性也。答余方叔書。又以瓦礫比附子。大黃亦各有性。亦各有理。推而及于竹椅舟車。亦各有理。以明天。下無理外之物。卽天下無性外之物也。是天下之人。

與物鳥獸與草木生有生氣死無生氣者不可謂之
無理即不可謂之無性也人苟言枯稿無性即是枯
稿無理矣苟言枯稿有理即是枯稿有性矣從古聖
賢止言天命言人性由人性推而及物性終不以人
與物相提並論况以枯稿無知比擬牽引而說哉此
以理字易性字立說推其流禍雖滅性而無存亦于
是乎在矣

儒者說性必將大聖賢人言性舊案翻得淨盡即
一氣質之性說到草木無知枯木死灰都是性又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恐說不去將理字換却性字說總緣惑于佛氏將
性字擡入虛無去說說得無影無踪便是至玄至
妙儘將大聖賢人性字推入氣質去而佛氏斷截
氣質真真是見性之人異端曲學之流害至此桂
山字字將性字本來面目刻畫精明如生人一般
活現一个耳目口體與異端曲學畫人畫鬼了無
把捉不同鑊盡心神一讀三歎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五

然則吾子以螻蟻君臣燕雀父子推之人倫之理亦
莫不有以明人與物止此一性有此知覺而物之無
知覺者不與焉然則人與物同此知覺相去絕殊是
真氣質為之而與性無與者可得而竟其說歟余曰
子徒執氣質之偏理亦因而欠闕以疑氣質者疑性
而未有已耳今天之有日月星辰天之氣質也地
之有山川五行地之氣質也人之有耳目口體人之
氣質也鳥獸鱗甲之有飛走游行萬物之氣質也各
有氣質各有性而始成其天地人物以充塞乎兩間
人與物雖各受于天而為性惟人能體天道而並立
為三才不必言矣至于物不問其大小莫不有一倫
之可見推之又若無一倫之不可見與人亦無殊焉
者性為之也至飲食男女趨生避死其知覺與人無
殊者亦其性所發之情無小無大莫不從其物之所
得而發之物之大小殊而性之大小無殊以物之大
小而見其大小而已故非獨人與天地稱三才即物
與人亦得與人連類而稱萬物者亦可得而知其故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矣故天之為天生物育物技埏內外莫不覆之而人
雖聖人其生物育物光被所及九州而已豈人之受
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人之氣質比諸
天不能如其廣大者非其性有欠闕而若是也使
人之受性必有欠闕于天之處天之生物育物輔之
相之猶恐不足况能裁之成之綽乎有餘制其過而
補其不及以左右斯民乎人之為人五倫四德智愚
賢不肖莫不備之而物雖麟鳳以靈稱首四焉而已
豈物之受性于天有所欠闕而然耶未有不知物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氣質比諸人不能如其備美者非物之性有欠闕
也。使物之受性必有欠闕於人之處人之五倫四德
推而求之麟鳳之靈猶恐不足况推而求之蟲鳥之
蠢反若有餘知倫理而識趨避以自成其類乎嘗試
取而譬之屋漏之明昭昭之多耳可與天地之無窮
比量耶然而無窮者天之明昭昭者亦天之明以昭
昭之小與無窮之大分大小而言天可也以昭昭之
天之明非即無窮之天之明分大小而言明可乎把
注之水一勺之少耳可與大海之不測比量耶然而

不測者海之水一勺者亦海之水以一勺之少與大
海不測之多分多少而言海可也以一勺之海水非
即不測之海水分多少而言水可乎使必以物之氣
質其小如是必不能如人以小氣質者小其性是性
之大莫載者小亦能破矣彼君臣之義是何義乃至
螻蟻而有所不能已父子之仁是何仁乃至燕雀而
有所不能忘螻蟻燕雀竭其力致其身於其君親亦
螻蟻燕雀之大忠大孝耳夫螻蟻之氣質止能為螻
蟻之忠孝其視人之不忠不孝且有加焉使必以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有愧于人之忠孝而少之亦未通乎畛域之外而為
說者矣此足以見氣質之有大小美惡可以分人分
物言之而性之無大小美惡不可以分人分物而言
之自然之理也况乎人之為人與聖人同類之人即
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其性本無欠闕其理亦本無欠
闕而必以氣質偏而理欠闕為說可謂天下之善言
性者哉若草木無知不可以性言止可以氣質言者
以草木本乎地而生其氣與質即地之氣與質也地
得天之氣而有陰陽草木亦得地之陰陽又分陰陽

而有之地得天之氣而有五行草木亦得地之五行
又分五行而有之故地之有氣質而有草木猶人有
氣質而有爪髮也地本天之命為命能通于有氣質
之人與禽獸而不能通于有氣質之草木猶人本天
之性為性能通于氣質之耳目口體而不能通于氣
質之爪髮其義一也然而草木無知亦若有知以其
為枝葉為花萼為果實一如有所安排品定而燦然
于四時皆地本陰陽五行之氣為之一似有其性為
之耳乃以其有是生意亦本生之謂性之說易性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八

三

桂山堂

理而言之不可不慎于立說哉

上篇言人與物絕殊在氣質而不在性然初學尚
不能通悟必有此篇雖販夫販婦皆能通曉而况
讀書明理人吾讀性理書凡四五遍從無此種文
字人不從桂山遊亦虛生人耳

太極圖說論卷之九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六

或曰然則孟子言性未嘗不以山之性水之性言何
哉余曰此正孟子所謂不善說詩必以文害辭辭害
志之說也人亦未免有不善讀書之謂耳孟子與告
子論性本以水喻性耳非言人物有知之性而及山
木無知之性也特借水以喻人耳水之無不下者水
之氣也水之決東而東流決西而西流者亦水之氣
隨所決而下之勢也告子以水之勢東西無分者喻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一

桂山堂

性之無分其意在水之勢與水之無分耳不在以水
之勢說水之性水之無分說水之性也孟子亦以水
之氣下而不上如火之氣上而不下喻人性之有定
○其意在木之氣與木之下而不上不在以水之氣說
○水之性水之有定說水之性也水之本一定而下者
○有時不一定而上而曰是豈水之性哉亦以水喻性
○卽以喻性者說水之性耳不虞後之人害辭害意遂
○以為口實而言之也如必害辭害意如此孟子豈不
○能易水之性為水之氣易水之下而不上口是豈水

之氣哉然既與告子借水喻性又何必不借可使為不善之人仍借水以言性哉此其言牛山之木以山之性言亦猶是也木之美本山之氣而生今美者不美而濯濯無材如此亦以文不害辭辭不害志不曰是豈山之氣而曰是豈山之性豈不知言山之氣更切于言山之性亦以人喻山以材喻性方借山木以說人性即借性而說山木不徒以山木說山木從彼言氣為切而以人性說山木從此言性為尤切耳大聖賢人見性之至明而出詞之不苟也今世之人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二

桂山堂

天地有氣有質本來生成之物借性以言者多矣其言物也如金之性剛木之性柔鳥董之性惡參芥之性善其言人也南人性弱北人性強此人天性急而少和柔此人天性緩而少強敏無論有知無知莫不指氣質之本來借天性而言之皆此類也若六聖賢人言性必不借氣以言性如言強則言南方北方言而強南方北方言風氣而強言性如言勇則北宮黜孟施舍言血氣曾子大勇言性不分氣與性而分氣與性自在其中世之人習而不察認氣質為天性者

多指以為口寔無論草木鳥獸有知無知無不假借而言之譬猶道為天道德為天德此道德所由名也至言事論物不得不指借而言之如言君子之道亦言小人之道言君子之德亦言小人之德雖性之為性有時如道德虛位借而言之然從古聖人說性止說性論氣質止言氣質必不以氣質混性而言性性混氣質而言氣質者也知此而執一理字以草木鳥獸有知無知之氣質而言性又推及于人之氣質而言之其害性也必矣且理之為言與道之為言亦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堂

有分焉者也道者指其理之統而言之理者指其道之端而言之也可以道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道而言之者也猶之性可該理而言之不可以理該性而言之也故諸子百家以氣質有知之物言性者亦庸有之至以無知之物直以性言者無之矣惟道家剛說言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直以金性剛木性柔言之而不以金質剛木質柔言之者是也惟佛氏言心言性止知以金剛不壞言性不知以天德之剛言性以金剛能碎一切物與道家以五行言性略同猶

以耳目口體言作用是性一也亦不足為不知性而說性之一証耶

此篇專為借性言性之說不明特為一一指點是桂山訓詁四書文字其妙絕如此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四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四十七

或曰蔡氏季通輩主張氣質以下愚不肖終難變化然自古及今善人少而不善人多人生氣質其勢極重紫陽亦謂氣雖理所生既生此氣氣能用事理亦管攝不來陳了翁以氣質之用狹道學之功大紫陽云何故天生止有幾聖賢人由是言之聖賢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及人皆可為堯舜亦大概以理言之不必人人能為之者然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自古大聖賢人言率性言盡性非為人人足以為主于氣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五 桂山堂
質中而率之盡之止為一二賢人君子言是不知人心危而道心微必使天下凡有是性之人皆以至微之理制至危之微究不能收成功則一之效大聖賢人亦何所見而必為已甚之說如此哉今吾儒言性止見性之不能率即見性之不能盡止見氣質之能主于性中即見性之不能為主于氣質中故不復以大聖賢人之說性者說性也雖然性之為性有知有覺而已非不可以有為然亦未可即謂有為者也夫啟亦無此精警子亦嘗有非道弘人之說矣若氣質則有動有作不

可聽彼有為而可聽我有為者也。以有動有作合有知有覺而成其為人。如是以弘之乃足以弘之。此夫子有人能弘道之說也。苟徒以氣質為主能與吾性並立不相下不能使性之知覺為主勝其氣質而率之以成其為弘道之人雖百世而一聖千里而一賢亦必不可得之數也。此吾儒舍知覺不論止見氣質之明者可以與知而昏者不可以與知止見氣質之強者可以與能而弱者不可以與能而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也明矣。止見氣質之明與強者尚不足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六 桂山堂

知與能而為善見氣質之昏與弱者益不足與知與能。不惟不為善且為不善而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也明矣。以至下愚不肖其為不善也若止有氣質而無性者然教之不改而誅之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也尤明矣。于是求其說而不得不溯其始生之初必有是羊食越椒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不能變之化之又不得不究其末終之日必有是桀紂盜跖之氣質不可謂其無是性也而終不能變之化之而性之不足為主于氣質也明矣。此紫陽亦謂

纔說性即有氣質在其中。纔說氣質有駁有雜。即性亦有欠有闕在其中。而性與氣質如水之與火相攻相尅于天地生成此一人之身而未有一已。嗚呼。苟如是而言性是止知性之不能為不足為主于氣質中。聖人嘗以非道弘人言之矣。而不知性之不能為而自足以為主于氣質中者。聖人又未嘗不以人能弘道者言之也。此古之大聖賢人其為人之氣質慮之深而計之遠者亦已久矣。以為人之生也。使自是知而無是氣以運用之。則知亦隱而無所見之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七 桂山堂

矣。有是知而無是質以動作之。則知亦虛而無所為之物矣。故氣與質皆吾性之所必資以為行之之具者也。性也。氣質也。與生俱生。不可以先後言者也。紫陽必以有是理有是氣為說。謂理既生氣。理亦管攝不來。張程必以有是氣而有是理為說。遂謂形而後有氣質。善性亦隨之。善氣質惡性亦隨而惡。是徒知說性說氣質說先說後。與大聖賢人言性言氣質一無當焉者也。夫既以氣從理生為說。是即氣之所生。生于性之說也。氣生于性。性為氣本矣。天下有本性

之氣而氣之為氣不一如性之為性者乎氣即不能如性之明覺而明覺所生之氣非昏濁之氣可知矣乃何以氣之清純者一如明覺之所生氣之昏濁者一如非明覺之所生乃云性生氣後性亦管攝不來是猶父既生子無論其肖與不肖未有子不聽命于父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性必不能管攝天下人之氣猶天下人之子必不聽命于天下人之父以是而為氣質主張如此而天下之人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之可說乎夫既以形而後有為說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凡

桂山堂

即性之有有于氣質之說也性有于氣氣為性配矣天下有配性之氣而性之為性有不幸乎氣之為氣者乎性即不有氣之駁雜而氣則必有性之靈覺其非一無靈覺也可知矣適何以性止能從氣之純粹者與為純粹不能從氣之駁雜者不與為駁雜且云形而後有君子弗性焉是猶夫既有婦無論其淑與不淑未有不受制于夫者也今以天下人之氣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性猶天下人之婦必不受制于天下人之夫亦不得不言君子弗性而已而天下之人

尚有何性可主天下之言性尚有何性可說乎所以然者亦惟理生氣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老氏道生天地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老氏說道止有一混成無為之物其他仁義禮知皆非其道所有亦不過天下有氣有質之人鑿是混成之物為之耳其所為善者亦鑿是性而為之凡其所為不善者非鑿是混成而為之耶紫陽亦不得不徒委之管攝不來而已矣形而後有之言非大聖賢人之言乃佛氏作用是性之言也以之說性勢必如佛氏說性止有湛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九

桂山堂

宋然之心其他耳目口體皆非其性所有亦不過下有氣有質之人含湛宋之心而徇之耳其所為善者亦此作用是性為之况其所為不善非此作用是性為之耶橫渠亦不得不徒委之君子弗性而已矣夫紫陽先氣而言性非卑性而言之可謂尊性而言之矣及一言氣而性之尊者反為所絀而漫云管攝不來橫渠後氣質而言性非貴性而言之可謂賤性而言之矣故其言性既以此性在人而賤之自有彼性在天而貴之而漫云君子弗性皆由不取大聖賢

人言性言氣質自以其言性者言性言氣質者言氣質不自知其不入老即入于佛而已矣又安得不取大聖賢人之言性者言之其言性也不過言其為有知之物而已雖天之為天亦惟言其知始不言其作成雖人之為人亦惟以性之誠而明者言知不以效之明而誠言能所以然者以是性之良知必兼是氣之良能以成其為人苟徒以是性之良知而不兼是氣之良能以求其為成人亦未有能成其為人者也人止知孟子言性有良知亦有良能而不知氣質雖

本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 桂山堂

無良知亦有良能孩提之童非不知有他人而止知有親是為良知非不能愛他人而止能愛其親即為良能此其性之良為何如者哉即其氣質之良為何如者哉由是而知聖人之以變化氣質為先者即于孩提之良能而已變化之化之而性之良知又何至不可為主于性也哉故聖人視氣質之于性也猶天之必有地君之必有臣夫之必有婦也有天之知始而無地之作成而天道不可成矣有君之首出而無臣之輔相而君道不可成矣有夫之倡率而無婦之順

承而人道不可成矣故性本乎天而為良知氣質資于性而為良能人苟能從性之率于天與氣質之率于性而求之所知良所能良本是知而知之本是能而行之有何善非性之善有何善非氣質之善乎然而大聖賢人言性直以善言性言氣質不直以善言氣質以性本乎天之命不雜于陰陽五行氣質本天地之陰陽五行不能如性之本于天命純而不雜其理本如是也然而聖人非不知有是雜而不純之氣質一若不可以變化之化之者終不以其雜而不純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一 桂山堂

棄之也如言民有三疾以其雜而不純也而以疾稱之其疾之流而為肆為廉為直雜則雜矣去純猶未遠也迺疾之可治也惟有是氣質而不變不化既不

能變而為善自必變而為不善為蕩為詐為忿戾豈復如昔之可治而治之者哉聖人於此不徒以其疾之有加于昔一如嘆有疾者嘆其有以其已變于今反以嘆其有者嘆其亡是豈徒嘆氣質之亡而已哉直嘆并其性而亡之矣蓋狂之為肆不過好為苟難行不掩言而已變而為蕩則登木而歌裸體而飲無

不爲之矣。矜之爲廉。不過一介不取。有所不爲而已。變而爲忿戾。忤物疾人。犯難殺身。無所不至矣。愚之爲直。攘羊而証。責善則難而已。變而爲詐。則王莽之比。周公曹操之稱。西伯無所不用其極矣。聖人以爲昔之疾。乃天之生。是使疾也。辟如人有癩疣。決之潰之。則爲無疾人矣。今日無之。有是疾。一如無是疾。其爲蕩也。人不知其蕩。彼且自以爲肆。其爲詐爲忿戾也。人不知其詐與忿戾。彼且自以爲廉。爲直。充其人之所爲。大慙元惡之所爲。無不能爲之。聖人于此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一

桂山堂

不徒以罪氣質者罪之。雖欲不以罪首惡者罪之。不可得也。今吾儒徒以性之本善。不敢以罪氣質者罪性。亦徒以性本善。而又以爲不善。罪之。是性又可以爲不善之性矣。不知性本不爲不善之物。而吾以不善爲之。辟如桀紂。天所命之共主。以其能率天下以仁也。今不帥以仁。而帥以暴。直以殘賊一夫目之。而不爲過者也。彼世之徒罪氣質。而不敢罪性者。亦可憐然而悟矣。吾儒徒以氣質之不善。不敢以罪性者。敢于罪氣質。亦止以氣質不善。而不以爲不善。罪之。

是氣質之本。可爲不善者。無不爲之矣。不知氣質本可爲不善之物。亦可爲善之物。辟如由余百里。皆虞戎贊命之所資也。彼棄其才。而吾使各用其才。直以伯臣良佐稱之。而不爲過者也。彼世之敢于歸罪氣質。而不敢歸功于氣質者。亦可憐然而悟矣。

此專爲諸儒死執氣質不善性。亦不善。糾纏無已。桂山說盡性無不善。不將氣質亦本非不善。揭出言之。使其一無倚牆靠壁之處。真神識真神識。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十一

桂山堂

氣質不可以昏弱言所分者不在氣質在能變化與不能變化而已矣此吾以天生氣質屬良能而言者亦從其能與為善而言非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也若從其能與為不善而言是從其不與性為善而言也豈徒指其氣質而疾之惡之并指其性而疾之惡之矣此其性聖人豈真與所言繼善率性有二性哉亦以自棄其性自蔑其性一如不得復有其性者耳豈以其人自失其性又從而罪其性之本不善哉豈以道不能弘人者又因人之不能弘道而并罪道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六

桂山堂

不能弘人哉且人之有性既已得之而又失之是性亦可得可失不可終以善言之矣而聖人終必本天而言善者何哉下愚不肖惡極罪大一旦能悔能改而自復其初行道乞人羞惡猶存有時得生失死而不易其志苟性之為性非本有是善既從其人陷溺時失之何以又從其人陷溺後復之亦可知矣然則孔子言人性為貴亦指其能知言之耳吾子謂其兼良能言之亦有說歟余曰乾雖至尊止言知始不兼坤之作成言之是坤與乾亦兩大並立優此而絀于

彼優彼而絀于此之物矣何以言道止言天道言性止言天性其至尊無上如此哉不知乾之至尊而無上者坤之能未有不資乾之知以為主者此人之所得而知之也而乾之知不必資坤之能以其知之自有其能而主之者其知其能皆乾之統而自有之此人之所不得而知也使乾以其知資萬物之始其資之者必待坤之能而始有以資之是乾之知不過止于知之而已而不知乾知之有其能者自在也故曰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言乾之知即言乾之能也又曰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言乾之知即言乾之能也雖若兼乾之氣言之實本乾之道而言之也聖人言天之命如是言人之性亦如是者也聖人不思不勉言知也而從容中道其知之能也君子本天而有覺言知也而率之即道者其欺獨言慎獨者其知之能也雖若兼人之氣質言之實本人之性而言之亦猶是也然則乾以其始之美利利天下而有其能似亦不可不言坤之能矣而不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七

桂山堂

有乾之知始又以其能始資之而後坤之資生一惟
 順承而為之是又坤以其自有之能合德于乾而成
 載物之功也知此而性之良知不獨先氣質而有之
 性之良能亦先氣質而有之矣人之一身更有何者
 哉人之性哉乃儒者必以氣質善性亦隨之而善
 氣質惡性亦隨之而惡止以性為無為之物而不知
 性乃有為之物止以氣質為從惡如崩之物而不知
 氣質亦從善如登之物苟性與氣質之孰重而孰輕
 猶未分明况能知與行之孰強而孰弱以盡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大 桂山堂
 弘道之功亦何可得哉

儒者論知能不能通徹究竟而論之皆由不能從
 聖人言語內反復求之執一語一事論一語一事
 此聖人有不啓不復予欲無言之歎也知有良能
 本在聖人尋常言語中非桂山創為此說一一從
 聖人言語拈出示人桂山嘗自言吾著論三十餘
 萬言何能于聖人所言增益一字至哉言乎

太極圖說辯性論四十九

然則聖人言知及之人雖得必失其于行之重也如
 是子言性之知有其能似以苟能知之行亦非難此
 象山有專主德性之說也紫陽以問學力行與象山
 辯難互有異同其說可得而聞歟余曰從事聖人之
 徒各就其才識所近而專主一說即為入道專主之
 說而不知皆諸子自主其說以為入道之說雖由其
 說以入道未嘗不可以入道而非聖人必專主是說
 為入道之說也中庸言誠者天之道也不思而得不
 勉而中從容中道夫不思不勉而從容如是固從吾
 性本然之生知言之而得與中道人止知從氣質之
 安行言之而不知中庸以言誠言性亦止從生安之
 性言之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亦言性之有是良知
 必有是良能本如是也蓋誠之為言真實無妄之謂
 也天之道也人以真實無妄為道其得也得此真實
 無妄之理必待思而始得之耶其中也中此真實無
 妄之理必待勉而始得之耶其從容而自中于道也
 必待馴而習之久而化之由不從容而始從容以中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大 桂山堂

之耶此天之道所以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
聖人同憂也中庸指天之命言之即指人之性言之
指天之有知言之即指人之有覺言之指天命自然
之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即指人性自然之
良知本有是自然之良能言之不兼天之氣而言之
不兼人之氣質而言之也人止知中庸言誠未有
不兼生安之氣質言之而不知不兼生安之氣質言
之者以性可以誠言理也非氣也可以誠言者也氣
質不可以誠言氣也非理也不可以誠言者也苟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子

桂山堂

性言誠而氣質亦與性俱言誠是天下人之性皆有
其誠之性天下人之氣質亦皆有其誠之氣質亦何
異氣即性性即氣之說又何庸分性于氣質而二之
以明人之不能無聖在賢否相去若是其甚也哉故
以誠言誠則曰自誠明謂之性此雖以性之良知言
即以性之良能言非兼氣質而言良能以其由誠而
明乃自然而誠自然而明謂之性也以誠之言誠則
曰自明誠謂之教此雖以性之良知言亦未嘗不以
性之良能言而未可即以性之良能言者以其猶有

是必變必化之氣質必變化而始能不若生安之不
變化而自能故誠者能自成而誠之者必合人與已
而始成乃勉然而誠亦勉然而能謂之教也乃人止
知聖人之氣質有是生安之美能率其性而知之行
之如是不知聖人之性有其誠率其生安自然之知
而知之即率其生安自然之能而行之特有是生安
之氣質與性俱率而知之耳非即是生安之氣
質不必本性之自然能率而知之行之如是者也
如天之有命其運行不已之道本如是特以其有是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子

桂山堂

輕清之氣高高在上運行而不已非高高在上輕清
之氣不必有是運行不已之道而運行不已也嘗試
與子取孟子養氣之說而推論之夫志氣之帥也故
志一則動氣也志者心之所發性之所生也志為氣
帥以性率氣之謂也志一動氣志之所至氣亦至焉
亦以性率氣之謂也若夫氣不過體之充焉而已雖
氣一動志亦志不足以帥之而然耳其以能養稱者
不獨孟子而已北宮黝孟施舍皆與孟賁同類之人
也孟子所養至大至剛塞于天地如是而與舍之

徒不過刺葛乘敵三軍而已。其差別豈在乎氣哉。孟子配義與道以志帥之。二子不能配義與道以氣養之。以氣帥之而已。豈孟子天稟之氣獨異乎。二子耶。此亦可知。性之良能志一動氣之良能乃本然之良能。氣質之良能氣一動志之良能未嘗不本性之良能以為良能。其相去有天壤之別者。亦猶是耳。孟子以不得于心勿求于氣而可之者。以心之不動不必定求于氣。此即余性有良能之說也。又曰持其志。暴其氣能養其氣而心之不動益大益剛。此即余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堂

有良能之說也。人惟以良能乃生安之氣有之不知生安之性能有之。彼至聖至誠亦有是至美之氣質。而見其良能亦至聖至誠以其性之良能率之。而氣質與為同功焉耳。苟非吾性之良能率之。人心一入允執無由。即至粹美之氣質亦如頑冥之氣質。其能未嘗不在也。又何良之足云哉。行道乞人有是至不美而不可用之氣質。而不見其良能亦行道乞人失其性之良知。無以率之。而氣質與同過焉耳。苟以吾性之良知率之。呼爾蹴爾生死不屑。即至不美之氣

質亦如高昧之氣質。其能又未嘗不在也。又何不良之足云哉。知此而性之足以為主于氣質者何如。又豈獨氣質之無知。以吾性之良知主之而已。或即氣質之本有其能。亦以吾性之良能為主。而為之。然乎其有餘矣。諸儒必死執昏明強弱以區別其氣質者。區別其性。豈得為善言性者耶。

講至誠者之良能不屬生安之氣質。此真析毫。塵之知量矣。至性可以誠言。氣質不可以誠言。千古至理。包藏聖人不言中。而桂山發之。至孟子養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堂

氣至精至粹之論。非經桂山一闢發讀。孟子真如雲霧中見日。那能見日之真體。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

然則象山尊德為主亦必有見于此而紫陽力行是尚亦似以變化氣質為難皆有所主以入道後之學者多左朱而右陸何耶余曰聖人教人必有次序亦因乎其人與因乎其時故其先知而後行先行而後言教及門以教天下各有所為而為之者也伊尹曰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聖人教人莫先于知豈有二耶然而三代以上之民風猶淳其君子樸而直其小人愿而信上之人以言語文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五

桂山堂

辭教人少一以身先之上作下效風行草偃此觀于鄉而知王道之易易如是也其能率者禮樂足以齊之其不幸者刑罰足以防之其時行不著習不察終身不知其為道皆由不可知之民也故三代之聖君賢相必以覺民為先三代而後聖君賢相不能相繼而作書詩禮樂雖極明備作師之道不復統于上而移于下人自為師家自有術鄉社國學蔚蔚彬彬豈乏秀民上無身教之君下無身教之師能言而行不逮之人不復得而愧厲之矣加以曲學異端言麗

行雜引而去之豈徒五禮六樂不足以閑之即五刑

三千亦不足以制之矣孔子生其時立教誨人不過言行二者而已即其及門弟子誰非秀出人羣之輩而言過其實亦多有之不患其不能知而患其不能行此亦其時有不同而其人亦有不同如是也使孔子徒以性與天道日與弟子諄諄然說之此亦何異後世聚生徒立講堂不過發明性道著為語錄豈必無裨于人心無補于世教而為之哉其于致知力行希賢希聖無愧孔孟之教旨以造就人才亦已疎矣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五

桂山堂

此聖人于訥言敏行耳提面命至再至三而不能已也然而聖人之教以力行豈徒若上之人教天下之凡民規規然從之經經然守之苟能行之不必其知之也耶雖日以行教之未嘗不日以知教之也雖日以所未知教之未嘗不日以所未行教之也非若後世講學聚徒止問其人之能知與不能知不問其行之能行與不能行徒以知可驟及行必漸進以藉其口為寬假之地而已矣故教以今日之所知即為今日之所行今日一事一理之所知即為今日一事

一理之所行今日之知亦三隅反之知也必非後日之所行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後日之行亦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之行也必非今日之所知如是而已者也吾惟以今日之行行其所知而已雖有聞一知二之賜聞一知十之回亦就其能行所聞而許之不就其能知所聞而許之此終日與言即許其足發終身教恕不許其能及此皆聖人因其人與其時通變而為之者如是耳至其主以教入力行者無論中人上下不問其氣質如何使盡其自有之良能至真切而慎且重者莫大于求仁亦莫先于求仁蓋仁之為仁其見于事者莫不從存于心而發之入有終日為仁無一非仁之事退而自省○一○即○論○語○外○傳○教○行○竟○何○煩○更○從○聖○人○言○外無一不是仁之心故聖人教人無一人不教以求仁而○增○益○一○字無一人許以能仁以仁之理存于心非由心而發者不可謂之仁之理仁之力亦存于心非由心而致者不可謂之仁之力心者統乎性之理而有之而主乎眾理者莫大于仁故曰仁人心也又曰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心者又統乎性之力而有之而率之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桂山堂

有其能者莫先于仁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夫聖門弟子孰不求仁顏子而外無一許焉其難能如是乃曰欲仁仁至力無不足又易若反掌者何哉以性之有心心之有力以是心是力而求仁乃由已而求之非由人而求之之可比也以是心是力而為仁乃由已而為之非由人而為之之可及也故曰仁者人也猶言仁者已也人之為人猶言已之為已也為人由已而由人乎哉象山知良知不能本是良能而實致之不免行不逮言之過此世以宗門之言心性求明求見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紫陽知良能不能推其良知而極至之不免能立而不能不惑之過此世以西河之于聖人篤信謹守而謂道在是者比之也余所為從事聖門各主一說自以為入道者也苟能知吾性之自有其知能以其力推致之以求至乎其極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又何徒指生安自委于無能坐使困勉之徒收成功則一之效者不復可見豈非諸儒主張氣質太過者為之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桂山堂

桂山堂

此皆孔孟大聖賢教人精微至蘊日在口中提醒
然人讀者習而不察桂山非聖門過來人安得有此
堯舜人皆可為

必謂氣質

所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无

桂山堂

太極圖說辨性論五十一

然則夫子既言生安困勉成功則一孟子亦言聖如
堯舜人皆可為紫陽乃以世之大聖賢人能有幾人
必謂氣質使然何耶余曰孔孟之為是言豈其以人
所不能為之事託之空言以勉人而已哉亦以天下
知愚賢不肖之人有是可為之理即有是可為之事
前此作君之聖人能使民為之而效後此作師之聖
人能使人為之而無不效而始有是言耳三代以上
賢聖之君皆因其民未失其良知良能率而教之故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无

桂山堂

三代以下孔孟之師不問其良知良能失與未失而
教以復之故生安困勉可為堯舜之說其效于後者
亦如是其易也世之儒者求其民未失之良心欲如
三代以上率之而不能率者既無以得之求其人已
失之良心欲如三代以下復之而不能復者又無以
得之徒執生斯世為斯世之人不獨愚不肖之性不
能率之復之而教之即賢知之性亦若不能率之復
之而教之者以為天之生是氣質使然吾如彼何哉

是○徒○就○一○已○所○值○之○時○與○其○人○就○一○已○所○能○教○以○教○
 人○者○論○之○說○之○未○嘗○追○論○三○代○以○上○之○君○師○因○人○性○
 自○有○之○良○知○良○能○所○以○率○之○復○之○者○深○思○之○耳○夫○既○
 不○能○深○思○而○得○之○而○不○以○其○自○為○論○說○者○論○之○說○之○
 雖○無○三○代○以○上○之○聖○人○能○及○其○民○未○失○之○性○率○之○而○
 教○之○猶○望○天○下○後○世○在○上○者○苟○有○堯○舜○禹○湯○文○武○其○
 人○一○旦○能○立○其○教○而○率○之○安○知○唐○虞○三○代○之○治○化○不○
 復○見○于○今○日○哉○即○終○無○其○人○其○治○化○終○不○可○復○見○而○
 其○因○民○未○失○是○性○率○而○教○之○道○自○在○如○日○星○之○炳○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山堂

化○其○弟○子○徒○執○一○氣○質○之○說○以○限○天○下○有○是○良○知○良○
 能○之○人○以○沒○天○下○有○是○良○知○良○能○之○性○三○代○作○君○之○
 道○徒○使○晦○塞○而○不○明○三○代○作○師○之○道○亦○疑○迂○疎○而○無○
 實○祇○謂○數○千○百○年○以○來○大○聖○大○賢○非○人○所○及○下○愚○不○
 肖○天○實○為○之○其○于○論○世○論○人○既○已○疎○忽○如○此○而○盡○性○
 至○命○見○性○明○心○自○謂○探○索○有○加○亦○執○理○而○未○能○窮○理○
 之○過○也○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是○謂○困○勉○之○庸○人○
 其○成○功○也○一○如○生○安○之○聖○人○耶○聖○如○堯○舜○人○人○可○為○
 是○謂○百○千○萬○億○之○庸○人○其○能○為○也○無○非○百○千○萬○億○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圭山堂

知之者。聖人豈徒虛以下人。不自滿。假如是哉。不知聖人知庸人之有性。一如吾之有性。此不加增。彼不加損。徒以人之爲人。惟性之爲貴。始成其爲人。非氣質之爲貴。而始成其爲人也。吾安得獨有其氣質。而遂成其爲人哉。辟如唐虞三代之聖人。身居天子之尊。自視直如匹夫。舜以有虞之帝。未嘗自忘其深山之野人。禹以夏后氏之王。未嘗自忘其蛇族之罪人。以吾爲天子。與野人罪人不同。而吾爲聖人。則不以天子而爲聖人。野人罪人而不爲聖人。則同也。故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

人之不以天子有加于人。一如不以氣質有加于人。類如是也。古作君作師之聖人。其教賢知之人。以幸其性。與教愚不肖之人。以復其性。如射之有鵠。無知愚賢不肖之人。莫不教以引弓。貫矢而射之。其能中者。固中道之人。其或過或不及。而不能中。亦皆引弓貫矢。望鵠而思中之人也。聖人能引而發之。不能引而中之。豈堯舜禹湯文武孔孟大聖賢人。其教人也。必能使之無一不爲大聖賢人。始爲修道。謂教也。乎哉。虞廷之五臣。吾不得而差次之矣。九官十二牧。八

元八愷之儔。能與五臣無差次。允執厥中。而無愧者。耶。孔門如顏曾弟子。吾不得而差次之矣。四科之人。七十子之徒。能與顏曾一無差次。傳一貫而無愧者。耶。且唐虞擊壤之民。鼓腹之老。歌不識。不知帝力何有者。非終身由道之民耶。其在聖門。宰我之不仁。子禽之不知。樊遲之呼小人。冉求之力不足。豈皆不列于宮牆之內者耶。從古作君作師之人。能取人人自有之。知而引之。即能取人人自有之力。而引之矣。能取人人日用常行之道。而引之。即能取人人。事天立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三

桂山

命之性。而引之矣。辟如同爲行百里之人。或至焉。或不至焉。其爲百里七八十里五六十里不同。而其皆由是道而求至之人。則一也。顏冉之早夭。不得爲聖人。其爲聖人。則已。有餘矣。樂正子之爲善人。信人未得。爲美大聖神之人。而能爲美大聖神。其始基。則已。正矣。然則孔子以生安困勉。成功則一。雖魯哀之愚柔。而能明能強。舉文武之政。亦無愧乎文武之人。孟子以聖如堯舜。人皆可爲。雖曹交之服其服。言其言。而能孝能弟。行堯舜之道。亦何愧乎堯舜之人。乃儂

者言帝王必以堯舜為主言聖賢必以孔孟為歸不問其能及不能及與有及有不及必引繩切墨而論之徒謂生民以來有幾堯舜幾孔孟其人哉孔子教人成功則一而不及孔子教人者必曰成功必不一孟子教人可為堯舜而不及孟子教人者必曰堯舜必不能為徒執一天生智愚賢不肖自然一定之人謂其受生以來本是如此吾如彼何以維天賦是性于先使率是性而為之者直置不問且以聖人立是教于後使修是道而為之者亦直置不問自古大聖

太極圖說論

卷之九

語

桂山堂

人有性又有教又有性由吾儒言之必使無性亦無教無教亦無性而後已既不能令人自成其已又不能以我兼成其人又何取氣質之說之陷溺人心流禍一至于此也耶

桂山論性三十篇十餘萬言皆為氣質言性痛哭流涕而論之止因將釋氏無心無性擡入空虛寂滅中說得無聲無臭妙不可言遂以知覺運動混入氣質亦如彼言作用是性墜其塵霧中迷而不悟為補聖賢說性所未備說而又訛謬而又移每讀一篇較手錄之雖十日讀猶不能已也

太極圖說論卷之十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二

或曰康節所著書本大易推衍而成紫陽謂其學出希夷止是術數二程亦似以術數輕之吾子所為邵子象數與孔孟參差者殆以是歟余曰大易一書四聖人所發揮乃天地自然之理數也豈徒占驗推算之小道云爾哉蓋易書本由數起者也然非以數為數而已也其理即數而具備焉非數先而理後也有是數即有是理也大易理數之原本也安得以聖人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一

桂山堂

所成之易書止以術數比之哉伏羲之畫卦有畫而無辭數也而理在其中文周孔子繫之以辭合天地萬物幽明死生而有之理也而數在其中故伏羲畫卦以來文周未始有辭即以所畫卦爻起數定吉凶未嘗不可也惟夏有連山之名商有歸藏之號自古又未始無辭也猶龜之卜不過兩霽蒙釋克亦可占也此數也理在其中之說也文周繫卦爻之詞孔子衍十翼之義以理道發卦畫之蘊往來屈伸天道人事皆備于此以數推理而理益明以理推數而數益

著決天下之疑定天下之業猶龜卜用五後此繇詞相繼續而成書此理也而數在其中之說也然而河圖卦畫其彌綸天地之道也大矣豈徒為揲筮而立卦生爻也哉以數揲筮特其一端耳聖人以天下賢知之人明于天道民故者少而愚不肖之徒日用云為莫知所趨嚮者多也且天下大小之人凡理在兩可之間事無一定之際決嫌疑定猶豫人謀鬼謀必交盡而後行之可以無憾也夫天下之事亦決于一理而已矣愚者舉事詢之智者而定焉不肖者成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二 桂山堂

吝之賢者而判焉而必質之至幽至隱之鬼神者以聖人查卦合陰陽之道通幽明之理而有之其理之明而屬乎陽者人主之其數之幽而屬乎陰者鬼神主之也洪範七稽疑有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而後謀及卜筮事苟無疑以人之理為主而不及卜筮苟其有疑則以卜筮為主而仍以理參斷之一從一逆古卜並違則又有內外動靜之用其敬慎也如此蓋聖人畫卦以教天下法天地而順動合日月而貫明循四時而有是通鬼神而知吉凶者皆

在陰陽卦畫中苟能通之豈徒探著求卦之一端而已哉探著求卦與神物以前民用又若為不著不察之人決疑定業居多耳周禮筮人掌三易九筮之名必死無而後卜貞悔二占自合古法春秋以前不可概見左傳所載多本義理以斷卦爻如卜徒父卜偃史墨蔡墨楚丘父史趙史墨史龜之屬能發明意義他如陳文子子太叔子服惠伯以理決事其應如嚮下至穆姜婦人陽虎作亂之徒亦能觀象占而知存亡進退之理古之人以理自斷而以上筮斷于鬼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三 桂山堂

順則從逆則否非專以上筮為準也順則從者如晉文筮勤王而從納王之吉占是也逆則否者如邾子卜遷釋而不從不利于君之凶卜是也其明于死生禍福一以理道為主者大率如此後世人心瀆亂史失其官穆卜枚占謀及鬼神不以背義趨利為凶而以逃難免死為福抱筮者忘其瀆亂布筮者言多游移幾于有鬼道而人道可以不言者然雖鬼神亦且厭而不欲告之矣其道流矣有驗有不驗士君子鄙為術數而羞稱之其人比于史祝巫醫之人其學列

于農圃星相之學。然其事至于今不廢。雖殊方之上不用龜筮。或責象于木石之微茫。或取類于牛羊之朽骨。亦可知陰陽鬼神無感弗通。所在皆然也。大易一書。自商瞿至田王孫。未聞有所傳至施孟梁丘。始以學名。而其學已亡于西晉。京房自云授易焦延壽。以占驗見長。不類聖人之道。漢世別為立學。又漢初有費直得古文易書行于人間。陳元鄭眾傳之。以及馬融作傳。鄭玄為註。王肅王弼之徒。從而揚其說。以義理為歸。天下宗之。此京焦王鄭分象數義理。若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四

桂山堂

為一家者也。惟康節學于李挺之。其授受本陳搏所自來。合象數義理而通之者也。皇極經世乃推測步算之數也。而觀物內外篇。天人性命之理存焉。夫學聖人之學。自必得聖人指歸之所在。河圖起于數。謂聖人不言數。可乎。然聖人言數。亦止言大衍之數。探著求卦之法而已。伏羲畫卦。倚數而起。天地萬物鬼神陰陽變化。幽明屈伸之至理。後之聖人。莫不于八卦一爻中發揮之。帝王之參天贊地。以治天下國家。聖賢之盡性至命。以正心修己。兼該悉備于此。其指

歸途所在。亦從可識矣。學易之君子。誠能居而安者。易之序樂而玩者。久之詞體乾坤。易簡之德。知幽明死生鬼神。究理道濟天下樂天知命。旁行不流。新日新之盛德。有富有之大業。其居中守正。進退存亡。盡性至命。窮神知化。以盡陰陽不測之神。有終其身觀象玩詞。親變玩占。不能已已者。雖極天下莫窮。其盡之數。無不統諸吾心。而不出其範圍。又何庸舍此而更求之哉。後世諸儒學易。失其指歸。于聖人卦爻十圖中所詳。洋洋灑灑而言之者。反謂吾既已知之矣。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五

桂山堂

於聖人探著求卦之外。謂其數若有所未盡。而反復推求之。如揚子雲之太玄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君實之潛虛五十五行。其言理言數。有增于大易。有裨于大易者。安在耶。亦徒見其闕畧。補湊且多。謬戾而已矣。至如京氏之學。分卦直口。其後管輅郭璞。占驗奇中。自為至精。卒如延壽所歎。得吾道以亡身。可謂學易而得其數矣。可謂之學易而得其理者乎。今天下星禽納甲相術。祿命葬書。形法八門。握奇諸書。窮巧極算。支衍條析。皆不外陰陽五行

爲之豈易與。天地有二陰陽五行哉。然而易之陰陽五行數也。理在其中。理見而數可以不見者也。術家之陰陽五行數也。而理不必在其中。數見而理不必見。諸地術家各以一術求之。自以爲與易之陰陽五行各耳。非易之陰陽五行。一如術家之說。而術家能取而有之也。世之學者必明易之數。自必以易之理爲數。易之理包乎數。乃數從理。非理從數者也。雖極術家之智巧推測之。其理苟不合其數。亦小數而已。故既多不可施之于事。又有驗有不驗。鄙陋之徒習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六

桂山堂

之又附會其說以炫世。而求術之易行。此其所以愈流愈卑而不足數也。康節以元會運世論天地之始終及紀帝堯至五代。以天時驗人事。人事驗天時。以陰陽剛柔窮聲音律呂及動植飛走之數。述皇帝王霸陰陽消長古今治亂。明大中至正之道。苟非于天地萬物之理。數默有體會。康節又何庸出而訪道歸洛。三十年環堵蕭然。躬養以養其親。及居百源。夜不設寢。坐不再食。久而學成。所爲探賾索隱。鈎深致遠。無六不歷。歷指數而言之。哉。然西山蔡氏稱康節自

爲一家古所未有。明道以盡其所學。須二十年。伊川紫陽雖極口推服。終以術數目之。而宋世諸儒又莫不以老宿尊之者。以其觀物內外篇。頗得易書精微之旨趣也。夫其言理之精微。不出易書之理。其言數之深隱。亦不出易書之數。可知矣。余於象數無所指授。嘗讀其書而歎之。以爲天地之大理與氣而已。理無窮。盡氣亦無窮。盡必以元會運世窮天地之始終。何爲乎。孟子言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五百年必有五者。與卽云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亦大畧言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七

桂山堂

耳。必以會經運以運經。世紀帝堯至五代。離合典廢。以天時驗人事。以人事驗天時。何爲乎。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帝王聖人以是歸諸天道而已。而參贊化育。裁成輔相。其道不在乎此也。而必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寒暑晝夜風雨露雷變化生成。以盡萬物之性情形體飛走草木。又以音聲律呂窮萬物之數。何爲乎。自古聖人以大中至正之道於皇帝王霸辨其治亂盛衰。判然可見。今必以陰陽消長窮天地萬物者。述而論之。何爲乎。康節不過謂易書言天地萬

物之理其不離乎數者四聖人已盡其蘊矣易書言天地萬物之數其不離乎理者吾輩思日夜以發其蘊以求補四聖人所未備耶今其書具在無論能通其意如王諫季通僧宗之輩究未得其要指而傳之即其書果傳其與大易河圖四象八卦六十四卦相合與否未可知即其象數與河圖相合然與四聖人言理言數所為觀變立卦發揮生爻和順道德窮理盡性以至命一若無所與焉即雜之大易範圍天地曲成萬物帝王之盛德大業聖人順性命象三才之

大極圖說論 卷之十 八 桂山堂

理亦無所補益于其間亦自成其為康節之易書而已且其書又不無與太玄潛虛諸書牽合補湊以成其說者諸儒雖謂其幽深秘奧不得而知然如皇帝王霸必配以易書詩春秋謂昊天盡物聖人盡民以春之生夏之長秋之收冬之藏為天地之四府以易之生書之長詩之收春秋之藏為聖人之四府又若唐堯起于月巳星癸推而上之得天地之中數為極盛之治然自堯之上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之者概不啻得而知自堯之下推之豈無中數如堯之當

之者又不可得而知或不及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過乎堯之中數而天又生堯或天止生一堯唯當○中○數○而○終○不○生○堯○必○以○一○堯○之○中○數○明○其○盛○亦○其○數○適○合○則○有○之○非○必○自○然○之○理○數○也○而○伯○溫○引○孔○子○贊○堯○如○天○以○明○之○夫○孔○子○贊○堯○以○則○天○無○名○孟○子○引○孔○子○贊○堯○以○為○天○下○得○仁○若○以○常○中○數○引○而○稱○之○不○幾○以○堯○之○極○治○雖○堯○自○為○之○亦○若○天○為○之○者○耶○至○于○八○卦○之○止○分○太○少○陰○陽○四○象○之○為○水○火○土○石○龜○山○亦○謂○以○十○數○分○配○八○卦○惟○艮○坎○同○為○三○數○星○日○氣○候○小

大極圖說論 卷之十 九 桂山堂

布諸爻其八卦與文王不同莫能通曉此其為說不免牽合補湊如太玄潛虛與納甲飛伏諸家言五行生尅皆附大易以自神其說者其術數之大小或不○同○其○不○必○祖○述○義○孔○諸○聖○人○而○自○為○象○數○之○術○以○傳○于○世○則○一○也

自古相傳易為卜筮之書四聖人亦以卜筮繫詞然天地人物之至理莫不包括其中非夫子十翼反復言之誰能發其精蘊後世數學推康節得其傳亦較術家推測為尤精能以四聖人發揮義理通之也若離理而言與術家相去會幾何桂山將理數本原剖析無剩義可謂包舉大易一書

太極圖說理數論五十三

或曰上蔡謂堯夫精于易數人事之成敗始終禍福修短推測無差而二程輕之何哉余曰夫子言作易之聖人曰神以知來智以藏往言學易之君子曰數往者順知來者逆且制為卜筮以前民用非可以前知何以見聖人吉凶同患之情哉天地之間有理必有數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邵伯溫系述曰數者道之運也理之會也陰陽之度也萬物之理也定于幽而驗于明藏于微而著于顯此亦言數之至也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十

程山堂

矣夫以天地間必有之數而聖人于易衍之儒者必以數非所尚而少之是不惟不知天地之數即天地之理亦必有未能通貫者矣二程之不欲學之且若輕之者非謂有理可無數而輕之也蓋理者行乎陽而數在其中人主之者也數者行乎陰而理在其中鬼神主之者也君子以理為數不以數為數理之所在即數之所在也故行乎陽也一若有理而無數者非無數也鬼神以數為理不以理為理數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故行乎陰也一若有數而無理者非無

理也蓋嘗推其所自生氣以理為主數以氣為主理能包氣數而主之數不過本氣而有之本理而行之耳此伊川問堯夫知易數為知天知易理為知天堯夫對以知易理為知天能知其說者可以知理能包數數不能包理斯真通乎易道之原本者矣今康節之數當世所稱神妙莫加焉者如云占屋知成毀占雷起何方靡不奇中然嘗仰天官一家言之其推步天體星日如示諸掌猶不免有過有差有驗有不驗今以天下之大事之成敗終始人之禍福修短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十

程山堂

經推算毫髮不爽無論其不能無過差與驗不驗即能無過差無驗不驗康節一人也變化之道知神之所為而為之人也而鬼神矣居一鄉一鄉之人從而咨之訪之居一國一國之人從而咨之訪之聞于時而升于朝君臣上下決大疑斷大策莫不咨之訪之是聖人能教人以理不能教人以數者康節能教之聖人止能以上筮之數使人乞靈于枯骨腐草者康節能以上筮之數使人乞靈于講道修德之人且康節生平為人德氣粹然亦吉凶與民同患之人也行

遊城市中士大夫聽其車音倒屣迎致兒童奴隸皆
知歡喜卽庚桑楚之居畏壘尸而祝之不是過也乃
康節終不欲如嚴君平司馬季主卜筮謀食寧躬爨
以養其親者何耶豈以數往知來其道近鬼犯陰陽
鬼神之忌故不爲耶嗟乎天之有數其在世紀治亂
人事禍福卽天之有命也天賦以理謂之性以數謂
之命人之有性卽人之有理也人之有命卽人之有
數也無論其道近鬼犯忌與否卽無其忌而布之者
笑宣之話言人歎其先覺家奉爲如神然亦止能如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鬼神先知之而已不能使其違鬼神而逃之也能知
其吉凶禍福教人修德以免之改行以回之而已其
能免能回與否在其人自爲之非吾能言之吾又能
使免之回之吾能有所與焉者也是人之有數一如
人之有命所爲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者非耶人之有
理一如人之有性所爲惠施則吉從逆則凶者非耶
然則古之聖人教人以敬勝吉而怠勝凶從欲凶而
從義吉不俟卜筮而趨避之道一言一動無不有以
自主雖鬼神亦無所用其佑之者其視人終身質質

然一旦有事抱筮問易吉凶既兆而始求所以趨之
避之不已未乎且聖人卽因卜筮而教以趨之避之
鬼神亦以卜筮告人以趨之避之究之其能趨避與
否在其人自爲之雖鬼神亦無如何自然之理也聖
人惟同患之心無已作爲卜筮著之象詞以斷人之
疑而成人之務學易之人亦以同患之心無已因所
問而告所占與子言孝與臣言忠禍則勉之以修福
則持之以敬無非本天道以歸于人道其言數終十
乎理而已矣故聖人以理言數此不必卜筮而可以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前知者也一言一動方輿而知其必敗未遇而知其
必昌是也以數言理此以上筮而使人前知者也一
卦一爻非德而吉不爲吉是德而凶未爲凶是也或
曰然則數之有定若此而又制爲卜筮所爲不疑何
卜殆以是歟余曰然聖人非徒教人不疑則不卜而
已也子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聖人于
神之所爲亦既已知之矣豈必康節有所傳而始盡
其妙歟然聖人知之若不知之其理可窮一若不
必窮之者聖人以爲必知必窮其爲鬼道之害猶小

而○為○人○道○之○害○為○大○也○天○之○生○是○人○也○非○謂○止○予○以○富○貴○不○予○以○貧○賤○也○止○予○以○安○樂○不○予○以○患○難○也○然○人○生○氣○數○中○在○富○貴○天○即○與○以○處○富○貴○之○理○在○貧○賤○天○即○與○以○處○貧○賤○之○理○未○嘗○以○富○貴○者○生○而○有○以○安○其○富○貴○貧○賤○者○生○而○無○以○安○其○貧○賤○也○其○在○安○樂○天○即○與○以○處○安○樂○之○理○在○患○難○天○即○與○以○處○患○難○之○理○未○嘗○以○履○順○者○得○其○所○享○處○困○者○失○其○所○享○也○故○有○德○與○命○而○富○貴○無○德○與○命○而○貧○賤○天○之○所○為○也○有○德○無○命○不○以○其○道○而○貧○賤○不○敢○不○安○其○貧○賤○無○德○有○命○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西

桂山堂

不○以○其○道○而○富○貴○不○敢○自○安○其○富○貴○人○之○所○為○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有○才○與○時○自○致○其○安○樂○無○才○與○時○自○嬰○其○患○難○天○之○所○為○也○有○才○無○時○不○以○其○道○而○患○難○不○敢○不○行○乎○患○難○無○才○有○時○不○以○其○道○而○安○樂○不○敢○自○有○其○安○樂○人○之○所○為○也○又○何○怨○尤○之○有○哉○故○古○之○聖○人○有○德○有○才○則○升○之○庸○之○無○德○無○才○則○絀○之○置○之○君○子○在○上○勞○心○以○治○人○小○人○在○下○勞○力○以○事○人○上○下○辨○民○志○定○以○齊○人○事○之○不○齊○以○齊○天○道○之○不○齊○知○有○理○而○不○知○有○數○而○數○在○其○中○知○有○性○而○不○知○有○命○而○

命○在○其○中○使○之○並○生○並○育○于○久○安○長○治○之○天○下○此○立○人○之○道○之○所○以○大○也○其○時○之○君○子○富○貴○而○處○安○樂○也○為○忠○臣○為○孝○子○其○處○患○難○也○臣○死○忠○子○死○孝○苟○貧○賤○而○在○下○讀○書○修○行○無○所○改○吾○安○樂○也○避○屯○遇○蹇○無○所○避○其○患○難○也○至○于○小○人○則○父○子○夫○妻○戮○力○安○家○是○為○安○樂○矣○凶○荒○死○亡○仰○事○俯○育○有○所○不○足○是○為○患○難○矣○在○上○之○人○既○有○以○豫○防○之○又○有○以○補○救○之○人○人○各○盡○其○性○即○人○人○各○順○其○命○也○人○人○各○得○其○道○即○人○人○各○安○其○數○也○雖○世○有○污○隆○之○不○同○人○有○賢○否○之○不○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五

桂山堂

事○若○廢○而○終○不○能○廢○其○道○若○缺○而○終○不○能○缺○焉○昔○古○今○如○一○日○也○世○教○凌○夷○流○極○不○反○君○子○憚○操○存○而○樂○放○縱○小○人○厭○勤○苦○而○求○便○安○見○義○不○為○走○利○如○鶩○加○以○二○氏○之○教○惑○盪○人○心○棄○實○有○而○談○虛○無○舍○聖○賢○而○事○神○鬼○變○養○性○存○神○之○道○求○長○生○不○死○之○方○濁○亂○陰○陽○墮○壞○倫○紀○其○人○自○為○越○神○聖○之○人○其○道○自○為○小○天○地○之○道○內○無○主○持○敬○慎○之○心○外○有○肆○無○忌○憚○之○教○使○天○下○之○民○汲○汲○皇○皇○惟○已○是○利○何○論○君○子○小○人○皆○可○富○而○不○可○貧○可○貴○而○不○可○賤○可○存○而○不○可○亡○可○生○而○

不可死可與其安樂而不可與其患難之人嗚呼人心風俗一至于此是誰之過歟大易一書言理莫如乾之首卦潛見惕躍各以其時至于亢戒以進不知退存不知亡得不知喪不徒以進與存與得為吉而利退與亡與喪為凶而不利也今則惟知利則為進不利則為退利則為存不利則為亡利則為得不利則為喪其進與存與得而不失其正者已無之矣况於退與亡與喪而求不失其正者猶豈有其人乎若氏之道以退為進以亡為存以喪為得佛氏之教無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末

桂山堂

進亦無退無存亦無亡無得亦無喪此其所以終流于胡廣之中庸馮道之長樂老人而已矣生平修身立行非諉于有命即諉于無才一旦臨去取決從違見利則趨知害則避其明于悖德悖禮雖吉亦凶死孝死忠雖凶亦吉即令簪尹司馬季主端茨拂龜而告以趨避亦奈之何哉且聖人所為數者即見神所為理也人以為命聖人不以為命人以為數聖人不以為數涉天下之險難而能通處天下之困窮而能變此所謂有理無數而非無數者也命在天鬼神奉

天之命為命數在天鬼神奉天之數為數豐于德者膏于遇而不能移膏于德者豐于遇而不能易此所謂有數無理而非無理者也故數之為數原本乎天雖鬼神莫能逃况于人乎即能以其數知人死生禍福因占以告其應如嚮終不能先事而為之必事後而見之故其數之已定雖十年百年可以先知如元會運世一本陰陽五行生尅變化於易書乘除推之而非聖人之所尚也此吾所為學易者必得聖人之指歸而後可也後世京焦管郭精于推算而鍾昱語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七

桂山堂

景純曰吾命付天顏舍對公明日自有性命亦可云知理之不惑者矣近世以上筮占驗未足炫人如李少尹新垣平假鬼神術以眩人求自全一身而不足况求其有裨于人之毫末哉適足為人道之害而已矣程子言數至康節始一本于理故其言數雖精終不自炫其所長未嘗指授其門人以傳于世讀其觀物內外篇言天地之理亦至精矣而數不足多也使言數必如言理聖人於易書蚤已言之矣
上篇言理數之原本此篇言理數之條目支節通

徹合一詳悉論之惜乎聖人繫十翼時有請益如
或問者使其言與桂山相印證然桂山自言言所
不言亦從聖人已言得之真心得之學詣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大

桂山堂

太極圖說論儒論五十四

或曰周程張邵有宋大儒至言性言仁言理言數亦
如言有言無與孔孟多殊旨諸儒願學孔子而猶若
此其于聞道為何如者耶余曰諸儒于孔孟之門皆
能知能行之人也其淵源所自吾不知果出何人亦
其深造而自得之耳然以比于曾子子貢親承一貫
並稱問道之人百世而下亦未敢以為然也道可與
知未可與行謂之不能行則不可并謂之不知也
可與適道未可為問道者謂其未能問道則不可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九

桂山堂

謂其所行於道遠而遠之者也蓋間有淺言之
者多聞多見是也聞有深言之者初聞夕死是也聖
人之學至四十而始不惑以其知至不惑也豈前此
十五志學三十能立非知而何以學非知而何以立
耶不惑之知聖人窮理已至之知也五十而知天命
以其知至天命也豈前此四十不惑猶未能知天者
耶知天之知聖人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之知也此子
貢之多識不至一貫不可謂之問道曾子之忠恕不
至一貫不可謂之問道也假使子貢曾子生周程張

邵之時本吾聖人之道取百家二氏之說一一推求
 之有指而斥之者矣寧有進而與之者乎有辨其非
 而獨明其是者矣寧有疑其是而謂未盡非者乎使
 二子而於吾所為道吾所為天之外猶有一毫有無
 疑信之間一若推而遠之一若引而近之是必以聖
 人之道猶未至而所謂道一者猶未為定論也以是
 而親承一貫可謂之問道之人不可謂之問道之人
 耶此可以明四儒學問知行分量之所及矣昔程子
 語介甫曰公之談道如說十三級塔上相輪對望而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辛 桂山堂
 言極其分明如某則上尋相輪辛苦登攀直至十三
 級雖未見相輪能如公所言然我在塔中去相輪漸
 近此喻聖門學道之人為甚切蓋能知之人不可即
 謂能行之人能知能行之人未可即為問道之人故
 一貫之說人人皆聞其不知者固有其知之一如不
 知者自古及今不獨孔門一堂為然也乃程子又言
 介甫只是說道纔說道便不是道夫說道而不是道
 五經四子書無一字一言不是道謂之無一字一言
 是道可乎此與伊川言道而可樂則顏子不樂之說

一也蓋道之有說即學之有講也不講不味求知之
 一法也於道之得不得何礙焉且得道而樂為非樂
 樂何事耶色耶聲耶貨耶利耶道之所不有也功名
 耶事業耶欲之樂之非性分之樂也君子所性仁義
 禮智根于心其面粹然其背盎然四體不言而喻樂
 則生生則鳥可已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斯真性
 分不屬風千古若論有樂能道之
 分之樂也即欲以浴沂風舞活潑潑地當之然其樂
 亦從性分之源本所流行而見之者也今反舍其源
 本而但尋其末流可乎不可乎孔子浮雲富貴以其
 不義也不義而不樂義則不富不貴而吾之所樂自
 在義中苟舍仁義禮智根心根性而非樂必以心無
 其心性無其性為極樂其樂非吾儒之樂其道非吾
 儒之道矣孔顏果別有所樂是孔顏獨樂之樂不與
 人共樂之樂數千百年不傳之秘妙七十子之徒終
 日親炙而不能得之者必俟後儒等求而始得之亦
 必不然之理矣紫陽嘗非象山似禪宗以其說到指
 歸只是不說象山口舌機鋒秘而不發此宗門誑人
 之餘伎耳程子只認向上一着聖人不會說不肯說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壬 桂山堂

所以有予欲無言之歎不知聖人未言予欲無言以
前既言予欲無言以後無日不欲無言無日不能無
言雖至老而剛書贊易無一非言無言一歎亦吾無
隱爾無行不與之義耳即四時行百物生不言之言
如子貢自能喻之若乃學道之人功候已至一呼一
唯原無多言又豈掃却語言文字而始然不掃却語
言文字而不然者耶宗門翻釋迦之案立頓悟之法
於吾道了無干涉今必以纒說道便不是道纒說性
便不是性纒說樂便不是樂為聖人亦有向上一着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掃却語言而不知願學孔子之人苟于參平湯也一
以貫之如此直捷示人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如此痛
切戒人不能合其意旨而深喻之其于道之聞不聞
未可知也嗚呼聖人往矣不得而見之矣皆由不從
聖人所已言求之反從聖人所不言求之之過也故
胞與言仁何嘗非言仁而不得為聖人之言仁氣質
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嘗非言性而不得為聖人
之言性皇極言數何嘗非言數而不得為聖人之言
數且胞與言仁何必以釋氏言仁而不知其入于釋

氏之仁氣質言性無善無不善言性何必以告子釋
氏言性而不知其入于告子釋氏之性皇極言數何
必本道家言數而不知其入于道家言數豈真以釋
氏告子陳搏之徒所授受有加于聖人之言耶惟其
生平學識所到見聖人理一分殊為是又見民胞物
與為是遂若墨氏兼愛釋氏平等其論仁未盡非也
于是西銘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吾自
論其仁見聖人言人性本善為是又見氣質之性為
是遂若告子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釋氏心無其心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性無其性其論性未盡非也于是遺書言聖人所不
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其性見聖人大易言數
為是又見天地陰陽萬物變化一一有數為是遂若
希夷之所指授李种之所通傳其數未盡非也于是
皇極經世言聖人所不言發聖人所未發而謂自論
其數故凡四子所論說而著為成書非謂知其道為
曲學異端而必有取乎爾也亦非謂知其道為曲學
異端而必無取乎爾也亦若以吾于曲學異端棄其
粗而擇其精斥其非而存其近是以補古聖所未全

昔賢所未備自以為見道之至而立言者也而不知道一而已矣開天之聖人聰明睿智天資稟之究性命之根源窮道理之極至于聖以是傳心百王以茲立教歷數千百年來使堯舜於是道猶有所未全必俟禹湯從而全之文武于是道猶有所未備必俟孔孟從而備之則是開天之聖人於性命未問之先究其根源猶非根源于理道無名之始窮其極至猶非極至于聖百王通相祖述原有未全未備必俟數千百年後又有過于開天之聖人別立一大于吾道大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西 佳山堂

下吾天者吾從而資之取之以補吾道所未全吾天所未備嗚呼豈非天下大惑不解之人耶不問程張邵諸儒考其生平致知力行以存誠主敬為木出處語默卓然師表從遊弟子信若尼丘私淑諸人流風仰止雖遭逢非時邪正水火指為偽學斥為黨人至今尊之信之望為守先傳後之人者惟至于天人性命之本源必與孔孟有殊旨當時猶有未信後世不免疑之乃四儒著論立說天下非之而不顧者亦不過惑于二氏之言虛言無一若實有其理為前聖不

傳之秘旨耳所以然者由有宋諸儒未嘗以從事老佛為諱雖曰求之無所得舍而去之究于有無虛實之間不能破其樊籬決其根底斬關而出獨立無倚為聖門砥柱人耳昔孟子之闢楊墨也不過為我兼愛之說耳乃至比于無父無君斥為禽獸而距之豈其無所為而然耶四儒於二氏未嘗不辯而闢之亦惟曰吾但取其迹而闢之已足以闢之矣至其言心言性是何心何性亦徒相與推而入于虛無寂滅無窮無極中指一無以示之使人終其身于杳冥昏默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求之了無歸着既不能破而出之自必折而入之亦其勢使然也周邵論釋氏絕少多本道生天地立言故周子無極之說棄而猶存邵子太極之旨推而益上彼四儒之闢二氏豈不知孟子之闢楊墨如是其甚耶天下之理疑于彼者必其不能信于此也執其兩者必其不能致其一者也故聖人之上達止于下學達之而諸儒必于上達求之聖人之不言無即于言有有之而諸儒必于言無求之誠能不惑于二氏之能滿信吾聖人其于二氏之旨又豈必聖人呼之

而後知不呼而不知之耶○余嘗謂有宋諸儒其能篤信聖人者惟紫陽一人而已○非徒集註經書一字一語闡明道理而言也○卽其推崇諸儒所著成書必廣引曲解○求無倍謬于聖人○尤足以見之○如民胞物與○伊川爲其理一分殊○紫陽卽以理一分殊解之○張程○天地之性氣質之性○紫陽卽以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解之○邵子推步之學○鮮能通曉○紫陽卽以生死盛衰○自有此理解之一如無極○太極終以無形有理爲解○不欲使人顛撲破碎而後已○然究竟于無極未嘗不○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桂山堂

疑○二○程○不○說○微○意○論○理○一○而○分○殊○未○嘗○不○知○人○須○于○意○言○之○外○求○之○論○氣○質○之○性○未○嘗○不○以○天○地○之○性○卽○墜○在○氣○質○之○中○論○繼○善○成○性○未○嘗○不○謂○橫○渠○見○解○有○差○論○康○節○更○易○四○象○未○嘗○不○云○彼○要○如○此○說○終○以○術○數○歸○之○此○非○篤○信○聖○人○安○能○于○可○以○引○歸○孔○孟○處○無○不○引○歸○其○不○能○引○歸○孔○孟○處○又○未○嘗○曲○爲○引○歸○而○微○以○已○意○申○說○之○豈○紫○陽○智○識○學○力○能○遠○過○四○先○生○哉○亦○其○篤○信○孔○孟○之○道○至○切○至○實○故○于○疑○似○之○間○一○一○

說○而○又○信○之○真○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或○曰○吾○子○論○紫○陽○有○功○于○聖○門○其○傳○道○解○惑○較○周○程○張○邵○爲○尤○大○而○象○山○之○徒○多○以○紫○陽○晚○年○反○約○追○悔○前○非○近○世○儒○者○又○多○以○紫○陽○註○書○執○已○見○說○詩○論○易○增○補○聖○言○移○易○章○句○嘗○議○未○有○已○何○耶○余○曰○五○經○四○子○漢○儒○止○有○詁○訓○使○人○自○通○曉○其○義○理○而○已○至○宋○儒○始○取○其○義○理○而○發○明○之○如○周○程○張○邵○所○著○成○書○多○發○其○精○蘊○又○各○立○講○堂○教○授○生○徒○孔○孟○之○道○大○著○于○天○下○紫○陽○又○從○而○向○櫛○字○比○爲○之○集○註○無○非○使○後○生○小○子○習○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桂山堂

讀○而○知○其○意○旨○之○所○存○卽○有○增○補○移○易○以○已○意○爲○聖○賢○伸○說○非○如○漢○儒○擬○經○作○傳○自○出○已○見○不○知○而○作○者○可○比○也○卽○解○易○多○主○君○臣○立○說○亦○本○二○與○四○三○與○五○貴○賤○遠○近○不○同○言○之○凡○諸○卦○爻○說○象○數○少○說○理○道○多○亦○本○夫○子○贊○易○以○明○理○爲○主○惟○解○詩○舍○小○序○而○鄭○衛○多○歸○淫○詩○馬○氏○端○臨○論○辨○最○爲○精○析○雖○執○已○見○亦○爲○後○學○講○解○惟○求○不○悖○于○理○而○已○矣○後○儒○摘○其○一○字○一○語○詆○毀○不○已○又○援○引○古○本○以○更○定○爲○非○蓋○自○秦○火○焚○書○經○子○諸○書○散○失○紊○亂○考○訂○敘○次○意○在○嘉○惠○後○人○苟○

于○道○理○無○乖○離○自○執○已○見○如○馬○端○臨○論○詩○序○委○曲○詳○盡○而○論○辨○之○假○使○紫○陽○得○見○是○書○未○有○不○俛○首○歎○服○舍○已○而○從○之○者○也○觀○其○收○大○學○誠○意○章○始○眼○目○其○虛○心○查○志○以○求○無○憾○而○後○即○安○孟○子○而○後○篤○信○聖○人○亦○罕○其○倫○擬○已○後○儒○不○察○猥○以○晚○年○與○象○山○書○侮○其○前○此○聞○見○着○方○此○乃○從○事○象○山○之○徒○以○管○窺○之○見○而○附○會○其○說○耳○紫○陽○生○平○非○博○學○于○文○安○得○反○約○而○弗○昨○于○道○學○問○有○進○有○舍○自○是○如○此○何○悔○之○有○象○山○尊○德○性○為○主○自○視○智○力○高○于○紫○陽○以○程○子○與○介○甫○說○相○論○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禾 桂山堂

言之恐亦未能免此後之人奉孔孟之教而論定諸儒學力以紫陽賢于象山亦非阿私所好者也嗟乎孔孟而下二氏之教浸淫千七八百年吾儒之傑出者無不出入二教中宋如象山明如文成不免為人所指摘然亦終不能奪所守若明世陋儒作原道評論推諸聖人之上而尊崇之甚矣吾聖人之道如日月之不可踰天之不可階而升于此不尤信哉

三程張朱闢佛氏之說甚多止能闢其與聖人顯

然異者耳至其心之所許為畧同者自在也然終

不若明世沈士榮管志道直以佛為聖老為智聖為仁之謬妄一至于此也讀此篇論當知辨其非又明其是非責備賢者又為賢者諱也專為閑先聖放淫辭而發其心良苦當仁不讓聖人有言豈若左程朱而右王陸山奴入主之言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禾 桂山堂

太極圖說明道論五十五

或曰吾道之大一本于天孔子謂一以貫之孟子謂道一而已百家之說亦稱小道於道亦必有所本二氏之徒言道德言心性未嘗不言天使道有二道則天有二天命亦有二命聖有二聖性亦有二性以之治已則學有二學以之治人則教有二教而天地何可以恆久民物何可以生生夫子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者不其然乎吾子以吾道之實有斥二氏之虛無乃二氏又未嘗不言彼之實有人信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言虛無已若此况彼言實有而不尤信之自非更言彼之實有亦非吾之實有可得入吾道而亂之而吾道之為一道雖孔孟未嘗親見二氏而放之斥之一如孔孟之放之斥之而吾道自嘗尊于天下余曰吾道之嘗尊于天下由堯舜禹湯文武以來自天子以至庶民無不其知之而其由之者也然堯舜禹湯文武之世其常尊于天下始可謂之常尊于天下非堯舜禹湯文武之世未嘗不常尊于天下而不可謂之常尊于天下其源流本末豈無故而然哉以堯舜

禹○湯○文○武○之○世○自○天○子○以○至○于○庶○人○無○不○其○知○之○而○其○由○之○者○也○堯○之○傳○舜○人○知○堯○知○舜○為○聖○人○而○傳○之○也○不○知○陶○唐○氏○之○民○無○知○愚○賢○不○肖○莫○不○知○舜○之○為○聖○人○而○樂○其○傳○之○也○舜○之○傳○禹○人○知○舜○知○禹○為○聖○人○而○傳○之○也○不○知○有○虞○氏○之○民○無○智○愚○賢○不○肖○莫○不○知○禹○之○為○聖○人○而○樂○其○傳○之○也○堯○崩○而○舜○繼○之○舜○崩○而○禹○繼○之○堯○舜○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舜○避○堯○子○于○南○河○禹○避○舜○子○于○陽○城○堯○與○舜○不○得○而○知○之○而○主○之○者○也○而○天○下○之○朝○覲○者○訟○獄○者○謳○歌○者○不○之○堯○舜○之○子○而○之○舜○禹○此○非○其○民○人○知○其○為○聖○人○莫○不○敬○而○信○之○而○能○如○是○乎○至○禹○之○傳○子○既○嘗○薦○益○于○天○禹○之○所○得○而○知○之○主○之○者○也○而○天○下○卒○為○啓○有○禹○之○所○不○得○而○知○之○主○之○者○也○天○下○之○朝○覲○訟○獄○謳○歌○者○不○之○益○而○之○啓○豈○非○其○民○人○人○皆○知○益○之○賢○不○必○加○于○啓○莫○不○以○啓○為○吾○君○之○子○相○率○而○奉○之○乎○至○于○湯○之○放○桀○武○之○伐○紂○此○二○王○者○皆○奉○天○而○行○者○也○乃○天○下○之○民○東○征○西○怨○崩○角○稽○首○如○是○者○非○人○人○知○其○能○為○生○民○主○翁○然○而○從○之○乎○以○至○舜○之○側○微○河○濱○雷○澤○從○而○化○之○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秦伯逃荆蠻徙而歸者數千百人類如是也由是言之唐虞三代之民無智愚賢不肖有一人不明于大道而能如是乎故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夫民也而至以天歸之亦以民之心即天之心民之道即天之道而已矣且不特此也伊尹之放太甲也非臣道之常也其放之而又復之也亦非臣道之常也民何庸知之放之而大悅反之而又大悅後人論之尚有其君不賢臣可放廢為疑而當時之民豈無見乎韋顧昆吾無君臣上下如後世操莽篡弒之所為而人人信伊尹之志如信其家人父子而能如是乎且不特此也古之帝王以此道修其身即以此道教其民無二道也上則有師保以論是道于朝下則有學校以施是道于下故人主聽政自公卿者艾而下瞽史朦腹獻箴獻典以至百工庶人執藝傳語豈有他哉上下相知相守一道而已是道則從非道則逆所謂一道德而同風俗者非歟下至春秋天子失德列國雄長齊桓晉文猶假王道以維持之道墜教淫禍亂滋熾弒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雖亂臣賊子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隨天而為之未有不因其君無道民弗堪命而得行其志者也至戰國殺人如刈草孟子猶得而稱之曰民為貴得乎丘民而為天子以其民雖非如聖人之徒行仁行義知性達天之民其于人倫天德成已成物必道未嘗不大明于天下也子於此而推論之雖世之治亂人君之賢否有不同而道之為道有二道乎無道道自在上者失其道統而教統亦失既不足以為君又何足以作師大道不明人心放軼處士橫議學術獨邪穿一隙之小明測天地之廣大執一端之知術迂聖人之化神欺天侮聖惑世誣民嗟乎使春秋戰國時必俟堯舜復生禹湯再出而無孔子繼其統于前孟子明其教于後舉天下之民不至流于異類者幾希矣然而孔孟之所承者師統也非君統也堯舜禹湯文武作君而作師養之教之其不率不勉者變化之其奇袤左道者誅之戮之其時上下之人奉一道德而循行一路而已孰敢不由焉其化天下猶化一鄉而已安有不成焉至于孔孟修身立行著聞于一邦漸被于四國本先王所傳之道法明時君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圭

桂山堂

反正內

所布之政教以行其道于天下又安得如堯舜禹湯
之爲君天下之人無作奸而遵王路端拱于上而化
成于下哉然其所以敬承道統憂世覺民一若死生
以之者惟在黜異端排邪說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
學者而已故夫子於圍匡之日未嘗知其不死于患
難而不畏之也喟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
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于斯文其生死任
道也如此其時之百家小道亦間有之而二氏之教
漸有其端如子桑伯子之簡近于黃老或人以德報
怨之說近于釋氏孔子已斷斷然戒之不曰攻乎異
端斯害也已卽曰索隱行怪吾弗爲之不曰小人之
中庸小人而無忌憚卽曰小人不知天命狎侮大人
其所上告君卿下訓弟子者有一不本于千聖百王
相傳之一道而爲道者乎至孟子則無一不願學孔
子而爲之者也以距詖行放淫詞楊墨之道不息孔
子之道不著致痛于人之入禽獸以天之生民有我
則治無我則亂當之而不辭者亦以此道爲天之道
聖人之道天下人古今其由之道天之生我舍我其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語

桂山堂

誰而使一二詖行邪說之徒一言得而入之一教得
而繼之不獨上愧守先待後之古人天下後世必有
謂吾執德之弗弘信道之不篤不得爲聖人之徒不
俟人之追論而懼之矣今吾子猶以吾之實有卽能
勝彼之虛無未必能勝彼之實有吾又安從舉大聖
賢人不言之道于道之先不言之天于天之上取彼
所爲實有者而破之乎古之聖人莫如庖犧氏非夫
之聖人乎於河之出圖不過點畫而已仰而觀象日
月星辰而已然豈徒日月星辰而已哉俯而觀法
川草木而已然豈徒山川草木而已哉又觀鳥獸之
文與天地之宜然豈徒文與宜而已哉又近取諸身
遠取諸物然豈徒身與物而已哉雖神明之德可通
又何有于可聞可見者乎雖萬物之情可類又何有
于不聞不見者乎夫以一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天生
特出之一人盡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
之義理于卦畫因重之中莫不有以傳之而示之使
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可測之義理未經宣洩必
俟又有聖人補其未備發其未言是此易之卦畫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語

桂山堂



ZW 21181888772582

2121.5
156 (933)

止上古相傳不全不備之書而已矣何以夏之連
山商之歸藏相傳而迄于文王繫卦周公繫爻
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
無窮之外而發明之使于天之上地之下更有可窮
可測之義理未盡宜洩又必俟後有天生聖人補其
未備發其未言知三聖所成之易猶為不全不備之
書何以孔子象象十翼中又無一義一理出于天地
萬物幽明死生鬼神變化無窮之外不過舉三聖所
畫所繫之成書一一取而發揮之而一言以蔽之曰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美

桂山堂

易有太極乃二氏之徒有何知何識能窺測吾聖人
是何意旨徒指聖人于天地之先未嘗不言太極生
兩儀與彼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說亦復何殊嗟乎
彼華山道士鶴林老僧皆二氏傑出之徒也使二氏
果有是有生于無真存于空之道二氏之徒自能言
之自能發之又何取乎孔子太極一語而剽圖剽說
以明之且二氏之徒指虛無而談玄妙極其意之所
至何所不言又何取此一語強為孔子亦言太極何
必不言無極而繆引以相矜重乎此可知其舍吾實

有而言虛無自知其言虛無必有所不足也不得不
舍虛無而言實有又自知其言實有亦必有所不足
也○不○得○不○強○引○聖○人○之○一○言○以○証○之○亦○可○曉○然○而○喻
矣○子○必○以○彼○之○言○實○有○取○吾○之○實○有○而○破○之○吾○終○不
與○子○言○則○吾○向○所○為○道○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道○天
之○外○更○無○空○虛○寂○滅○之○天○子○之○惑○終○無○已○時○無○已○又
安○得○不○即○彼○所○自○言○之○實○有○以○破○其○實○有○苟○人○知○二
氏○之○實○有○亦○二○氏○之○實○有○非○吾○儒○之○實○有○庶○二○氏○之
虛○無○亦○二○氏○之○虛○無○非○吾○道○之○虛○無○吾○道○之○止○有○實

太極圖說論

卷之十

美

桂山堂

有而更無虛無吾道之為一道從可知矣
要破二氏之實有先明吾道之實有以實有較實
有其實有可破又何所容其虛無哉立言有本桂
山自占地步着實處